

碧岩录小参

【宋】圆悟克勤 著

心中心弟子参学

《碧岩录小参》

2024 年 2 月排版



以般若为宗 以总持为法 以净土为归

目 录

序	1
【一】达磨廓然无圣	17
【二】赵州至道无难	37
【三】日面佛月面佛	65
【四】德山挟复问答	83
【五】雪峰打鼓普请	103
【六】云门日日好日	114
【七】法眼汝是慧超	127
【八】翠岩眉毛在么	132
【九】赵州四门开也	138
【一〇】睦州被汝一喝	149
【一一】黄檗只是无师	156
【一二】洞山贴麻三斤	169
【一三】巴陵银碗盛雪	176

【一四】云门对一说教	181
【一五】云门倒一说禅	189
【一六】镜清得活也无	207
【一七】香林坐久成劳	216
【一八】国师化无缝塔	226
【一九】俱胝只竖一指	237
【二〇】龙牙无祖师意	245
【二一】智门出叶入花	266
【二二】雪峰南山毒蛇	275
【二三】保福妙峰孤顶	286
【二四】铁磨机锋峭峻	291
【二五】庵主横担直入	299
【二六】百丈独坐雄峰	313
【二七】云门体露金风	320
【二八】涅槃不为人说	329

【二九】大隋随他去坏	337
【三〇】赵州亲见南泉	343
【三一】麻谷振锡卓立	350
【三二】临济一掌托开	364
【三三】资福画一圆相	372
【三四】阇黎不曾游山	381
【三五】文殊前后三三	389
【三六】长沙随草逐花	400
【三七】盘山何处求心	418
【三八】风穴铁牛之机	429
【三九】云门清净法身	444
【四〇】南泉如梦相似	454
【四一】投子不许夜行	462
【四二】庞老好雪片片	468
【四四】禾山四解打鼓	482

【四五】赵州七斤布衫	493
【四六】镜清门外何声	501
【四七】云门六处不收	506
【四八】上座翻却茶铫	513
【四九】三圣透网金鳞	521
【五〇】云门尘尘三昧	531
【五一】岩头末句之后	536
【五二】赵州渡驴渡马	545
【五三】马祖百丈野鸭	554
【五四】云门展手便打	563
【五五】道吾生死不道	568
【五六】钦山一镞三关	575
【五七】赵州唯嫌拣择	586
【五八】赵州分疏不下	591
【五九】赵州何不引尽	596

【六〇】云门拄杖化龙	605
【六一】风穴垂语兴亡	612
【六二】云门秘在形山	624
【六三】南泉斩猫息诤	633
【六四】赵州戴履息见	650
【六五】世尊良久不语	665
【六六】岩头收得剑么	671
【六七】大士挥案竟经	686
【六八】三圣惠寂惠然	691
【六九】南泉道得即去	696
【七〇】汾山壁立千仞	701
【七一】五峰照用同时	706
【七二】云岩自救不了	709
【七三】马祖藏白海黑	712
【七四】金牛因斋庆赞	720

【七五】 乌臼消得恁么	726
【七六】 丹霞问僧具眼	755
【七七】 云门糊饼之谈	782
【七八】 楞严妙触宣明	788
【七九】 投子闻声便打	794
【八〇】 赵州急水打毬	802
【八一】 药山看箭射麋	813
【八二】 大龙坚固法身	822
【八三】 云门南云北雨	841
【八四】 维摩不二法门	848
【八五】 桐峰便作虎声	855
【八六】 云门厨库三门	865
【八七】 云门药病相治	869
【八八】 玄沙三种病人	873
【八九】 道吾通身手眼	880

【九〇】智门蚌月兔胎	897
【九一】盐官扇子犀牛	902
【九二】文殊白槌如是	908
【九三】大光与僧作舞	912
【九四】楞严见与不见	920
【九五】长庆说如来语	926
【九六】赵州真佛不渡	932
【九七】雪窦明珠在掌	938
【九八】天平早知两错	947
【九九】国师十身调御	959
【一〇〇】巴陵珊瑚撑月	966
《碧岩录》后序	971

序

至圣命脉，列祖大机，换骨灵方，颐神妙术。其惟雪窦禅师，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不露风规；秉烹佛锻祖钳锤，颂出衲僧向上巴鼻。银山铁壁，孰敢钻研；蚊蛟铁牛，难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粤有佛果老人，住碧岩日，学者迷而请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渊源，剖析底理，当阳直指，岂立见知。百则公案，从头一串穿来；一队老汉，次第总将按过。须知：赵璧本无瑕颡，相如谩诳秦王；至道实乎无言，宗师垂慈救弊。傥如是见，方知彻底老婆。其或泥句沉言，未免灭佛种族。【普照】幸亲师席，得闻未闻。道友集成简编，鄙拙叙其本末。

时建炎戊申暮春晦日。

参学嗣祖比丘【普照】谨序。

自四十二章经入中国，始知有佛。自达磨至六祖传衣，始有言句。曰“本来无一物”为南宗，曰“时时勤拂拭”为北宗，于是有禅宗颂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然所谓第一义，焉用言句！雪窦圆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炬丙之

矣。嵎中张炜明远，燃死灰复板行，亦所谓老婆心切者欤。

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癸丑。

紫阳山方回万里序。

碧岩集者，圆悟大师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禅师，乃焚弃其书。世间种种法皆忌执着，释子所归敬莫如佛，犹有时而骂之，盖有我而无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徇物，必至于失己。夫心与道一，道与万物一，充满太虚，何适而非道？第常人观之，能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求之于人，而人语之，如东坡日喻之说，往复推测，愈远愈失。自吾夫子体道，犹欲无言，而况佛氏为出世间法，而可文字言语而求之哉。虽然亦有不可废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学者少未学者多。大藏经五千余卷，尽为未来世设。苟可以忘言，释迦老子便当闭口，何至如是叨叨。天下之理，固有不离寻常之中，而超出于寻常之表。虽若易知，而实未易知者，不求之于人，则终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则万人之杰也。太阿之剑，天下之利剑也。登山则戮虎豹，入水则割蛟龙。人之知之，尽于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战，顺风而挥之，三军为之大败，流血赭乎千里。是岂可以一己之所

能，而尽疑之哉。自吾闻有是书，求之甚至，嵎中张氏，始更刻木，来谋于予，遂赞而成之，且为题其首。

大德九年岁乙巳三月吉日。

玉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驰书于钱唐观桥寓舍。

或问：碧岩集之成毁孰是乎？曰：皆是也。齷齪来东单传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归空诸论，果谁为之哉？古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于卷帘、闻板、竖指、触脚之际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来，门竿倒却之后，才涉言句，非文字无以传，是又不可废者也。尝谓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牒语。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盘之星难明，野狐之趣易堕。具眼为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见实诣，如老吏据狱谳罪，底里悉见、情款不遗。一也。其次：则岭南初来，西江未吸，亡羊之岐易泣，指海之针必南，悲心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证悟。如廷尉执法平反，出人于死。二也。又其次：则犯稼忧深，系驴事重。学奕之志须专，染丝之色易悲。大善知识为之付嘱，俾之心死蒲团。一动一参，如官府颁示条令，令人读律知法。恶念才生，旋即寝灭。三也。具方册，作案底，陈机境，为格令，与世间所谓金科

玉条清明对越诸书，初何以异！祖师所以立为公案留示丛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末法以来，求妙心于疮纸，付正法于口谈。点尽鬼神，犹不离簿。傍人门户，任唤作郎。剑去矣而舟犹刻，兔逸矣而株不移。满肚葛藤，能问千转，其于生死大事，初无干涉。钟鸣漏尽，将焉用之？乌乎！羚羊挂角，未可以形迹求。而善学下慧者，岂步亦步、趋亦趋哉！知此则二老之心皆是矣。圆悟顾子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经，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尔来二百余年，嵎中张明远复镂梓，以寿其传，岂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数乎？然是书之行，所关甚重。若见水即海、认指作月，不特大慧忧之，而圆悟又将为之去粘解缚矣。昔人写照之诗曰：“分明纸上张公子。尽力高声唤不应。”欲观此书，先参此语。

大德甲辰四月望。

三教老人书。

编者注：虚线下是心密弟子和齐老师《佛法心中心》论坛内讨论摘录。lvm 是齐志军老师网名。

【心明】：时时觉察，是否也是“时时勤拂拭”？

【心明】：呜呜，没有一个答理俺要饭的，俺饿了八天了

【lvm】：这八天里，你是怎么“时时觉察”的呢？

【心明】：哎呀，俺原来没注意自己口袋还有烧饼，光想着向外人要啦。

还是“拂拭”多事，好情境多了把扫帚。

【lvm】：那烧饼不是画的吧！

【求教诸方】：你画来我看！

【lvm】：拿样本来，我比着画一个。

【求教诸方】：接着！

【lvm】：落地了。

不怪你没抛好，只怪我没接好。

【善财】（接【lvm】：拿样本来，我比着画一个。）：待俺双手作一个O，请师画来～

【lvm】：画毕。

【李无忧】：LVM 老师将烧饼抛出如大地般大，却不知怎生下嘴？

【善财】：师兄莫贪，且随分饮啄可也！

【痴人说梦】：拍落！

【善财】：哈哈！你好毒辣，夺人口中食。

【心明】（接【lvm】：那烧饼不是画的吧。）：应该不是画的。理属顿悟无时时，事应渐除恰时时。老师您看，俺的烧饼是不是画的？

【lvm】：这是画的，真烧饼理事一如——既能看又能吃，绝不分成两个。

【xinming】：老师给详细讲讲“理事一如”吧！

【lvm】：最好的办法是：

把“理事一如”这个词条打入搜索器……后面的操作您都知道。

【xinming】：我并不想在概念上搞，老师能不能举些例子让学生体会体会。。。。。。

老师！我知错了。

【lvm】：比如：有人讲起三世因果的道理振振有辞，甚至可以讲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有一天他突然病了，便疑神疑鬼，甚至可能去求“大仙”们，把三世因果的道理忘光了。象这样理是理、事是事，往哪儿找“一如”啊。

【悠然而过】：老师，为什么会有理是理事是事的事情发生呢？怎么才能做到理事一如呢？弟子孽缘深重，虽然有时自责也悔的泪流连连，但却总也无法保持修行的

决心。学佛皈依多年，至今仍然在尘世中打滚，以至修行每每中断。思生命短暂，无常迅速，弹指间三十已过，而至今却于佛法，解脱毫不沾边。更不用说完成自己曾在佛像前所发救渡众生出离苦海的誓言，只怕风火散时，自己亦是地狱中人！弟子自从您处灌顶归来，对您深具信心，信依您教言而行定得解脱，望老师慈悲，施权巧法，救弟子出离。更希望能您能做弟子现实世界中的上师，求您板子打醒弟子。

顶礼！

【lvm】：那就先把三世因果的道理落实在事上吧。

【悠然而过】：可是，弟子无时无刻不在因果里啊

【lvm】：对呀！谁都是这样，包括不信佛的。

【xinming】：问一句题外话：

有几次面对对佛法有点兴趣的人，碰到三世因果这个话题，我就词穷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让我证明，我又拿不出他们认可的证据；和他们说一些故事，人家又怀疑真实性。

我是不是该闭嘴了？

【lvm】：如今是信息社会，他早就知道你的论点，可能他早就不同意。所以，你闭不闭嘴，效果都一样。

【xinming】：那我的毛病是不是在于不辩来者之机？

【lvm】：学人才是来者。

他不是学人，你应当尊重他才是。

【莲明】：元音师尊讲述的《碧岩录》序说：

《碧岩录》讲座

前二则连载于《禅》刊一九九二年第一至四期，后四则整理于一九九八年

序说

今天我开始讲《碧岩录》的公案，这是禅宗的语录，或许有人要问：我们修的是心中心密法，不是禅宗，为什么要讲宗门公案？因为心中心密法是与禅宗同一鼻孔出气的，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之禅，不是禅定的禅。禅定分为四禅八定，是渐次法；而禅宗是达摩祖师所传，叫祖师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圆顿法门，不是一步步走的渐次法。我们所修的心中心密法，也同样是直接打开本来，彻见本性的。不是转弯抹角地从观想或观相成就，再破相见性的有相密。所以它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的，是以密法来证禅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禅宗只接上根人，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最初的禅宗根本没有什么参话头，都是当下直指见性成佛的，不用参一则固定的话头。譬如“念佛是谁？”“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这个拖死尸的是谁？”“如何是诸佛生处？东山水上行。”等等的话头。只就来问者语脉上下搭，指他个入处，令他当下自荐就是了。比如学人来参祖师，学人问：“如何是佛？”祖师直指道：“即心是佛！”“清谈对面，非佛而谁？”或者说：“我对你说恐你不信！”学人说：“师父说真话，学人焉敢不信！”师父说：“即汝便是！”提问的学人一听就开悟承当了。更有的师父就问“如何是佛”时，喝他一声名字，等他答应后便直示道：“即此便是，余无他物！”问者即于言下悟去。请看，这是多么便捷痛快！早期的禅宗都是这样直指见性成佛的。

又比如六祖得衣钵离开黄梅之后，有很多人要追赶抢夺。有一个叫惠明的，未出家前是个将军，有武功，跑得比别人快，他第一个追上六祖。这时六祖想：“我这衣钵是表法信的——就是表示得了心法的物证，哪可用武力抢呢？”于是六祖把衣钵摆在大石上，自己隐在草莽中，看你怎么处理。惠明追到，见衣钵放在石上，心想：“这下衣钵随手可得，祖师的宝座归我们了。”哪知用手一拿，却拿不动。为什么拿不动呢？关于这点众说纷纭。有人说，衣钵是传法的信物，惠明没有得法，护法神不许，所以拿不动。又有人说，不是这样，惠明也知道衣钵是传法的，不能用武力抢，自己还没有得法，纵然用武力抢来了，不过虚有其表，而且是恶行，内心有愧，就再也拿不动了。说法虽有不同，但归根结底“法信”是不可用武力抢夺的。所以惠明悔悟说：“我为法来，不为衣来。”于是六祖大师出来对惠明说：你为法来，我为你说法：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你好的也不想、坏的也不想。我们的思想都不过在善、恶、美、丑这二方面转，离开这二方面妄念就不行了。所以六祖说：你好的既不想，坏的也不要想。就是叫他不要动念头。这样，惠明良久——心念一动也不动了——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六祖指示他道：“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一念不生时，那了了分明的灵知是什么？不是你本来面目又是什么？这一点，大家当下可试验。一念不生时，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是不是像木头石头一样没知觉？显然不是。一念不生时，心是了了分明的。比如大家在这房间里面，一念不生，心无所住，样样东西都在各人视线之内，清清楚楚如镜照物，了无分别。假如心有所住呢？这是什么？是伞啊！更进而想是尼龙伞还是自动伞？心念一起，有所住着，只见此物，别的东西就不见了。当心无所住，空空荡荡，一切都看见，而一切又似乎没看见的时候，这像镜子一样朗照无住的是谁？用功人就在这关键时刻，回光一鉴，猛着精彩，就豁开正眼了。所以六祖指示

惠明：你在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时那朗照无住的是谁？这就等于告诉他，那了无分别的神光就是你本来面目啊！因为此时除此之外，无有别物，所以惠明当下悟去。禅宗就这样直截了当。在各大宗派中，禅宗独称宗下，以其快捷简便非余宗所能企及。

但是后来人因各人的知见不同，对六祖大师指示“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的“那个”二字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出不同的见解。有的说“那个”是问话，是问惠明，当一念不生时哪一个是你本来面目，相当英文的“what”；有的说“那个”是直指，是直接指示惠明，那个一念不生时的神光，就是你本来面目，相当英文的“that”。在禅宗里有很多人为这两个字打“笔墨官司”，各说各有理，互不相让。其实不用打官司。如果在六祖直接指示下，你即豁开正眼明白这一念不生而又了了分明的就是我本来面目，因为这时除了我本性外别无他物！自肯承当，不再生疑，就是直指了。反过来，你不知道，糊里糊涂地问：“咳，这一念不生的是哪一个啊？”更或在这里猜疑这个本来面目总该有一个面目啊！这一念不生时，虽了了分明，但是没东西呀，这如何是呢？总得有玄妙奇特才对呀，不是说法性身是功德无量、妙用无边、神通广大么？我现在怎么一点神通也没有啊？这恐怕不是吧？那么“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呢？”这么一来就变成问话了。

其实，我们的佛性，是神妙无比、具足万能、功德无量的。但是你现在刚刚见到本性的时候，不过是等于刚刚离开娘胎落地的婴儿。这时他能起作用吗？能吃饭穿衣吗？能做事吗？显然一样都不能！所以刚见性的人只不过是素法身，没有玄妙奇特，要等待婴儿长大——就是要经过一段韬光养晦、保护长养的时间，把旧时习气都消光，长成大人之后，才能起妙用，才能显发神通。所以修道要

知先后，不是一悟便休的。最初要认识它，继而保任它，而后方能渐渐圆满成就。

我们现在讲这本《碧岩录》，目的就是要修心中心法的人先行打开本来，于见到自性后，要进一步保护它，使其长养壮大，不能够得少为足。不要认为：我已经打开了，见道了就好了。那还差得很远，只不过才到法身边，自救不了，还要由见道位，经修道位，到证道位，历过这三个阶段；才能圆满成就。比如曹洞宗，它讲五位君臣，也讲这三个阶段。临济宗讲三玄三要，也是讲这三个阶段；乃至沩仰宗，讲九十六个圆相，也不离这三个阶段。因为没有天生释迦——试看释迦佛的历史，他也是多生历劫修行成道而不是一悟即成的。因而我们见道之后，于肯定不疑之外，还要绵密保护，使它长养壮大，不能一悟便休。所以讲《碧岩录》是藉鉴古人用功的方法和经历，敦促大家进一步用功。

为什么叫《碧岩录》呢？宋代有一位圆悟勤禅师，是禅宗的大手笔宗师，住在宜州（今湖南）的夹山上，山上有一块方丈大小的石头，叫碧岩石，他的丈室就以碧岩为名。夏季给学生讲禅宗公案，策励学人用功精进，学生记录下来，结集成书就叫《碧岩录》。

圆悟勤禅师是根据雪窦祖师的一百则公案《颂古》讲的。《颂古》是颂古人悟道的因缘、证悟的境界和问答言句中的幽微奥义，并于公案中结角清讹处，在节骨眼上点示学人；更或别出手眼，从另一角度颂自己的心得，补前人的不足。公案乃从上佛祖之垂示，宗门正令，以判迷悟邪正者，有如公府之案牘律令（即今法院据以判案之法律），拿来以判是非曲直，至尊至严而不可犯。本来至理绝言，惟对迷者，事不获已，才假言说以显道。复次，诸祖问答机缘，也只为判断迷悟生死。后人乃将这些垂示机缘唤作公案，用以对照自己的功夫。像照镜子一样，看看

自己的修证功夫是不是相当？是不是和古人一致？功夫如有出入，即从中吸取养分以修证；未臻究竟者，经印证后，藉以开发般若，上上升进。雪窦禅师把从上诸祖悟道因缘的一百则公案拿来歌颂一番，像我们作诗歌一样，把这些公案里面的结角清讹与玄奥之处宣示出来，俾后人容易从中吸取养分豁开正眼，亲证本来。但是颂出来后，意义仍很深奥，很幽隐，一般人还不容易懂。所以圆悟勤禅师再来烘云托月，旁敲侧击地评唱一番。他分三个层次来阐述：前面是垂示，就是在每一个公案之前他要讲一些与这公案有关的要紧话；其次把公案举出来，加以评论分析一下，把深奥之处分疏宣唱出来；最后再就雪窦禅师的颂古进行评唱一番。让后人明白无误地深切了解其中奥义，藉以不懈用功，深入堂奥。所以古来称为宗门第一书。

今天我给大家讲这本《碧岩录》，帮助大家用功，藉禅宗的开示，助心密同仁直证心源。心中心密法是无相密，是直下见性的，它不和黄教、红教的有相密相同，而和禅宗倒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人皆称为禅密。有相密先要住相修习，等相修成功后，再把相化空，才能见性，比我们多跨了一道门槛。所以无相密不和有相密共。我们心密的修法虽和禅宗有些不同，但它讲的佛法大意与所证境界完全和禅宗一模一样。修到最后，咒也不要念，观也不要观，什么也不要做，就是这么宽宽坦坦、现现成成，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寒来穿衣、饥来吃饭而已。这功夫既平常而又很深。有人要问：“穿衣吃饭就是，谁不会穿衣？谁不会吃饭？那么人人是佛吗？”我不禁向他笑道：不仅人人都是佛，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可惜大家不知道、不认识，只在声、色里打滚。穿衣时，不好好穿衣，在那里挑、拣，什么式样好，什么料子好，什么是新潮，什么是过时；吃饭呢？也不好好吃饭，也在这里挑精拣肥，什么菜好吃，什么菜不好吃。吃荤的还嫌死的不鲜，活的才鲜，就是这么造业受报。将一尊大好的天真

佛，埋葬在六道轮回里，岂不可惜！假如我们心空无住，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任运随缘，无拘无束，既不住空，也不著有，那就证入无为大道了。所以庞居士的女儿庞灵照说：“饥来吃饭困来眠。”这是真正到家人语。在这之前，她父母各颂了一首偈子。庞居士先颂说：“难、难、难，十担麻油树上摊。”意思说，学佛修道很难很难，就像将麻油往树上摊，摊得上去吗？才摊上去油就流下来了。为什么难呢？因为修道人历劫多生着相惯了，碰到什么东西，他的心就粘上去了，碰到好的境界他就哈哈大笑，碰到逆的境界，他就很忧烦苦恼。其实境界都是假的，都是莫须有，都是空的，世人都不知道，认为是真实的，追求执着不放。犹如穿着棉絮在荆棘林中走路一样，东一碰扎上去了，西一碰也扎上去了。所以说学道是“难、难、难”，难得很啊！其实难吗？不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是佛，不是把凡夫变成佛。你只要不迷于假的外境，心常凛觉，意常无守，你就成佛了！所以六祖说：“前念迷是凡夫，后念觉就是佛。”很快，很快！故此庞婆说：“易、易、易，百草头上西来意！”意思说学佛修道没有难处，容易得很。“百草”表示一切事物，在一切事物的“头上”，意思即离开一切事物。即物而离物时还有什么东西呢？心空无住是西来大意啊！也就是《金刚经》所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们不要着在相上，离开相见，事事物物就是大道，有什么难的？所以我们学佛成道不难，不要怕，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要你放下，不着相，这了了分明的一念清净灵光不是佛是什么？所以这佛性不在别处，就在诸位面前放光啊！但是，庞居士与庞婆两个人一个说难，一个说易，还有所住，未曾究竟。因为我们的真智是一法不立，一丝不挂的。说难不对，说易也不对。所以他们的女儿庞灵照说：“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扫去这难易之迹，归于无住。你肚子饿了吃饭，困来睡觉就是了。放任自在，安然受用，才是天真佛啊！有的人说成道了，就可以

不吃饭不睡觉了，如果你还吃饭睡觉，大概你还没成道。其实错误了。只要我们吃饭时不作吃饭想——终日吃饭没有咬着一粒米；睡觉时不作睡觉想，尽管睡得呼呼响，还是了了分明，不是幻梦颠倒就是了。这事只有自己知道，所以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道无道，自己知道”。而不是常坐不睡才成道。六祖说得很好：“生来坐不卧，死时卧不坐。”你生的时候坐着不睡，你死的时候就倒在那里不能坐了。“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过？”一具臭皮囊有什么功，有什么过呢？假如立功过的话，功过在心而不在身。泯绝功过，处处自在才是佛，处处拘谨了，着相了，那你自讨苦吃，不是佛！所以成佛要成活佛，要能起妙用，得真实受用。不是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就能成道的，坐在黑山背后是不能成道的。

我今天讲这些公案就是帮助大家，用古人的用功过程和悟道因缘来对照一下，反证自己的功力，从中找出差距，吸取经验教训，用以提高自己，由法身边而向上，进而圆证菩提。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我来讲第一则公案，题目叫《圣谛第一义》。

【天地否】：齐老：您何时能出碧岩录讲解的书，就像“宗门武库”一样？我们翘首以盼！！！！

【lvm】：《碧岩录》的印板曾被大慧宗杲禅师一火焚之呢。

【一一】：老师不讲解这《碧岩录》，将来人家又烧什么呢？！

【lvm】：《碧岩录》已经是公案讲解了呀。

【一一】：可是此文现代人读起来很吃力的。老师若是能续元音上师之后，依现在大众的根基讲解此文，那将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

【lvm】：这样行不行：

咱们从“【五】雪峰打鼓普请”起，逐则公案来个“七嘴八舌《碧岩录》”，大家都充分发表意见。每则公案讨论过后，就总结成一篇文章，作者就是“《佛法心中心》论坛集体创作”。同意者请跟贴。

【菩提树】：太好了！

【翁阿轰】：好呀！！！！

【小東】：同意同意！！

【牧牛娃】：“垂示云：.....。”这是谁说的？什么意思？

紧接下来是正文，其中括号里的是老师的言句，是么？首段过后是老师的详解是么？

【lvm】：没有我的事。都是圆悟禅师所作的《碧岩录》原文。

① 垂示

② 举公案（加著语）

③ 提撕公案

④ 举《雪窦颂》（加著语）

⑤ 评唱《雪窦颂》

【牧牛娃】：不好意思！我的文言文太菜.....我竟然拿不准哪几步是老师写的！哪些是原著，？？：（

【lvm】：全是原著。

【一】达磨廓然无圣

垂示云：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举一明三，目机铢两，是衲僧家寻常茶饭。至于截断众流、东涌西没、逆顺纵横、与夺自在，正当恁么时，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看取雪窦葛藤：

【一】举：

梁武帝问达磨大师：【说这不唧溜汉。】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是甚系驴橛？】

磨云：“廓然无圣。”【将谓多少奇特。箭过新罗。可煞明白。】

帝曰：“对联者谁？”【满面惭惶强惺惺。果然摸索不着。】

磨云：“不识。”【咄！再来不值半文钱。】

帝不契，【可惜许。却较些子。】

达磨遂渡江至魏。【这野狐精，不免一场懣罗。从西过东，从东过西。】

帝后举问志公，【贫儿思旧债。旁人有眼。】

志公云：“陛下还识此人否？”【和志公赶出国始得。好与三十棒。达磨来也。】

帝云：“不识。”【却是武帝承当得达磨公案。】

志公云：“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胡乱指注。臂膊不向外曲。】

帝悔，遂遣使去请。【果然把不住。向道不唧溜。】

志公云：“莫道陛下发使去取，【东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一时赶出国。】

阖国人去，他亦不回。”【志公也好与三十棒。不知脚跟下放大光明。】

达磨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来，单传心印，开示迷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若恁么见得，便有自由分，不随一切语言转，脱体现成。便能于后头与武帝对谈，并二祖安心处自然见得。无计较情尘，一刀截断，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失。虽然恁么，能有几人！

武帝尝披袈裟自讲放光般若经，感得天花乱坠、地变黄金。辨道奉佛，诰诏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谓之“佛心天子”。

达磨初见武帝，帝问：“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磨云：“无功德。”早是恶水蓦头浇。若透得这个无功德话，许尔亲见达磨。且道，起寺度僧，为什么都无功德？此意在什么处？

帝与蒯约法师、传大士、昭明太子，持论真俗二谛。据教中说：真谛以明非有，俗谛以明非无。真俗不二，即是圣谛第一义。此是教家极妙穷玄处。帝便拈此极则处，问达磨：“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磨云：“廓然无圣。”天下衲僧跳不出，达磨与他一刀截断。如今人多少错会，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无圣！”且喜没交涉。五祖先师尝说：“只这廓然无圣，若人透得，归家稳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与他打破漆桶--达磨就中奇特。所以道：参得一句透，千句万句一时透，自然坐得断、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达磨劈头与他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见故，再问：“对联者谁？”达磨慈悲忒杀，又向道：“不识。”

直得武帝眼目定动，不知落处是何言说。到这里有事无事，拈来即不堪。端和尚有颂云：

一箭寻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饶。

直归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

复云：谁欲招？

帝不契，遂潜出国。这老汉只得憊罗，渡江至魏。时魏孝明帝当位，乃此北人种族，姓拓跋氏，后来方名中国。达磨至彼，亦不出见，直过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号为壁观婆罗门。

梁武帝后问志公，公云：“陛下还识此人否？”帝曰：“不识。”且道与达磨道底，是同是别？似则也似，是则不是。人多错会道：“前来达磨是答他禅。后来武帝是对他志公，乃相识之识。”且得没交涉。当时志公恁麽问，且道作麽生祇对？何不一棒打杀，免见搽胡！武帝却供他款道：“不识。”志公见机而作，便云：“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溜。当时等他道“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亦好揜他出国，犹较些子。

人传：志公天鉴十三年化去，达磨普通元年方来，自隔七年，何故却道同时相见，此必是谬传，据传中所载。如今不论这事，只要知他大纲。且道达磨是观音？志公是观音？阿那箇是端的底观音？既是观音，为什么却有两箇？何止两箇，成群作队。时后魏光统律师、菩提流支三藏，与师论议，师斥相指心。而徧局之量，自不堪任，竞起害心，数加毒药。至第六度，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不复救，端居而逝，葬于熊耳山定林寺。后魏宋云奉使，于葱岭遇师，手携只履而往。

武帝追忆，自撰碑文云：“嗟夫！见之不见，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复赞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且道：达磨即今在什口处？蹉过也不知！

圣谛郭然，【箭过新罗。咦！】

何当辨的。【过也。有什么难辨！】

对联者谁，【再来不直半文钱。又恁口去也。】

还云不识。【三个四个中也。咄！】

因兹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别人穿。苍天苍天！好不大丈夫。】

岂免生荆棘。【脚跟下已深数丈。】

阖闾国人追不再来，【两重公案。用追作麼？在什麼处？大丈夫志气何在？】

千古万古空相忆。【换手槌胸。望空启告。】

休相忆，【道什麼？向鬼窟里作活计。】

清风匝地有何极！【果然。大小雪窦向草里辊。】

师顾视左右云：这里还有祖师麼？【尔待番欵那？犹作这去就。】

白云：有。【塌萨阿劳。】

唤来与老僧洗脚。【更与三十棒赶出，也未为分外。作这去就。犹较些子。】

且据雪窦颂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剑相似，向虚空中盘礴，自然不犯锋鋟。若是无这般手段，才拈着便见伤锋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掇，一褒一贬，只用四句，揩定一则公案。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欵结案而已。雪窦与他一拶，劈头便道：“圣谛廓然，何当辨的。”雪窦于他初句下，着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毕竟作麼生辨的？直饶铁眼铜睛，也摸索不着。到这

里，以情识卜度得麼！所以云门道：“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这箇些子，不落心机意识情想。等尔开口，堪作什麼！计较生时，鹞子过新罗。雪窦道：尔天下衲僧，何当辨的！“对朕者谁”着个“还云不识”。此是雪窦忒杀老婆，重重为人处。且道：廓然与不识，是一般两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喻。若是未了底人，决定打作两橛。诸方寻常皆道：雪窦重拈一遍。殊不知，四句颂尽公案了。

后为慈悲之故，颂出事迹。“因兹暗渡江，岂免生荆棘。”达磨本来兹土，与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铲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当时，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数丈。“阖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相忆。”可杀不丈夫！且道：达磨在什麼处？若见达磨，便见雪窦末后为人处。雪窦恐怕人逐情见，所以拨转关捩子，出自己见解云：“休相忆，清风匝地有何极！”既休相忆，尔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窦道：即今箇里匝地清风、天上天下，有何所极！雪窦拈千古万古之事，抛向面前。非止雪窦当时有何极，尔诸人分上亦有何极。

他又怕人执在这里，再着方便高声云：“这里还有祖师麼？”自云：“有。”雪窦到这里，不妨为人赤心片

片。又自云：“唤来与老僧洗脚。”太杀减人威光！当时也好与本分手脚。且道，雪窦意在什麼处？到这里。唤作驴则是？唤作马则是？唤作祖师则是？如何名邈？往往唤作雪窦使祖师去也，且喜没交涉。且道，毕竟作麼生？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

【心明】：廓然无圣，为什么大家不说祖师爷落在无上？

【痴人说梦】：不然！

【善财】：难道真的就没有人再问一句么？

【终不说】：他的不然正为汝设，呵呵

【善财】：呵呵，俺的再问一句不知是为谁设？

【终不说】：他的设是为而不为，汝的设是情识具执

【善财】：打鼓来看！

【痴人说梦】：狗舔热铛，无处下嘴。

【心明】：哈哈，您不幸被他钩住了，快逃！

【痴人说梦】：哈哈，这下如何脱身？

【丁零】：哪个缚你啦？

【痴人说梦】：干屎橛

【丁零】：赚我来，赚我来。

【xinming】：您倒是很会脱身啊？

【丁零】：嘿嘿，怎么个脱法？

【xinming】：

问：“哪个缚你啦？” 答“干屎橛”

【痴人说梦】：干屎橛

【xinming】：仔细喔

【终不说】：好

【lvm】：然也。

【李无忧】：廓然！！！！

【丁零】：喝！

第一则达摩廓然无圣 元音老人讲述

第一则 圣谛第一义

佛教中有‘真谛’、‘俗谛’的义理，‘谛’就是真理的意思。真谛明空，俗谛明有，真俗不二是圣谛第一义。这是教家穷玄极妙处。教家在精研教理时，把教分为五类。一是小乘，二是大乘。大乘又分始、终、顿、圆四教，合共五教。小乘为有义，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大乘始教，从有入空，为大乘渐次教之开始，明一切皆空，但未显一切众生悉具佛性之义；大乘终教为渐次教之终了，说真如缘起之理，倡一切皆成佛者，明非空非有之义；大乘顿教，以顿彻理性，当下明心为教，乃即空即有义；大乘圆教俱赅一切，圆融具德，乃非空而非有，非有而非空义，即‘说有之时，纤毫不立，说空之时，周遍法界’也。教家持论教义，先讲真谛、俗谛，就是先明

空、有之义。最后才讲第一义谛，那是最高的——空亦不可得，有亦不可得，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上乘义理。因此是教家最高原则。这是公案中梁武帝问达摩大师的问话，集结者就拿它作为本公案的题目。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第一个就是去看梁武帝。梁武帝是我们中国信佛的第一个皇帝，他是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丞相），名字叫萧衍，他度很多人出家为僧，建塔、造寺、塑像装金，自己还披袈裟上座讲《放光般若经》，人称佛心天子。所以达摩第一个去看他。但梁武帝不是上上根器的人，而禅宗只接上上根人，中下根人就难以接受，因为它全凭自己极强的智慧打开本性，根器较差就难于语下开悟。

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曰：廓然无圣！

梁武帝一见达摩，就把这教下最玄妙的极则问题提出来问：圣谛第一义是怎么一回事？考考达摩，看看这位圣僧答得对不对。哪知这天下衲僧跳不出凡、圣、真、俗的圈绩，到大宗师手里，轻轻一捏，便粉碎无余。达摩应声答道：‘廓然无圣！’我们如在这句话下荐得，便归家稳坐，饥来吃饭，倦来打眠，自在受用，不用在这里分是分非，说长道短了。其或未然，请听葛藤。‘廓然’，乃像虚空一样辽阔，广大无边，清虚灵明，不动不摇也。这是暗示我们的心性犹如虚空一样，辽阔虚明，清空廓彻。

‘无圣’，这里面既像虚空一样的灵明廓彻，一样也没有，当然没有圣，也没有凡了。但须注意，虽然一切没有，这知道没有的是谁？达摩大师把这无法形容、比拟的妙明真心巧妙地托出给梁武帝看。可惜俏媚眼做给瞎子看。武帝只知持论教义，说凡道圣而不明心性。不知道这说无的是谁，道有的又是谁，而当面错过。禅师家犹如善舞太阿剑的能手，轻轻一挥，就把你心中的凡圣、真俗等等葛藤，齐根斩断，直下指点你见性。一切众生本具如

来智慧德相，只因迷于声色而不识，果能一切放下，不随声色物相迁流，这妙明真心犹如辽阔的太虚空一样，哪里有圣有凡？就在这一切无有，根尘脱落时，回光一瞥，猛著精彩，即见本来！诸位，参禅已打开本来的人知道，当修法修到相当时刻，忽然卒地折、爆地断，打开本来时，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齐消殒无余，哪里有圣人——佛、菩萨？又哪里有凡夫——张三李四？虽然一切没有，但非同木石，而了了分明。这知道没有的是谁？就是达摩祖师当时指点梁武帝见道的‘廓然无圣’的妙明真心啊！假如我们著相，心中存有圣凡见，就不能见道，要离相离见才能入道。但禅师不能像我们这样滔滔不绝地打葛藤，他只在节骨眼上点示你一句，你如能当下醒悟承当就是了。如点你还是不知道，那非但辜负了师家，也辜负了自己。殊不知，我们的本性廓然无物，一样东西都没有的。虽然无有一物，但了了分明，非同木石，这就是妙明真心。我们修法，千万别著相，不要以为有什么可得，假如要什么东西——要神奇、玄妙、神通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尤其初见性的人是素法身。素者是无花色之谓，是没有什么玄妙奇特的。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神通发现而不认法身，错过见性的良机。正当打开时，是无所见，无所闻，无所住，一物都没有的历历孤明！这是最要紧的千钧一发时机！学者如不瞥地，错过这段光景，那就白费功夫了！所以我们说，尽管你前后际断——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起的真空刹那——也不一定见性，为什么？当这时如果你不认识，错过了这段光景，岂不前功尽弃？如果在这时候一把抓住它……噯！你们要问抓什么东西？用手拿住它吗？不是的，这里没有手，也没有东西，抓个什么？这个抓是当这瞥然即逝的千钧一发时机，灵光一瞥而神会醒悟的意思。这在宗下，叫‘圆’的一声，转过身来，觐体承当，就是认识本性开悟了。千万别以为有一个东西，被擒住了，抓住了，那就错会了。

所以，达摩祖师说‘廓然无圣’，是要梁武帝跳出有、无、凡、圣的窠臼而当下见性。而梁武帝呢？是著相的人呀，你说廓然无圣，连圣也没有岂不落空？可人家说你是圣人呀！你怎么说圣人也没有呢？

于是帝继问曰：对朕者谁？摩曰：不识。

梁武帝在有‘圣’上著眼，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廓然’二字“所以接下就问：‘对朕者谁？’以为这下子抓住了要害，你说‘无圣’，那么，站在对面的是谁？人家说你是圣人，若无圣，你又是谁呢？看你怎么抵对！

这句话有两重意义，一者站在我对面的是谁，二者和我对话的是谁？梁武帝的本意只是第一重，站在我对面的是谁？但在宗下就不这样，而是取第二重，问这能对话的是谁？就像我们现在参禅问：念佛是谁？拖死尸的是谁？讲话是谁？听话又是谁？这个‘谁’就有分量，像是问话，却是直接指示你见性。这句话不这么好答，不是见性人，就不免眼目定动，手足无措，不知落处。但是达摩祖师是大宗师，他明知你是第一重问义，死马权作活马医，强作第二重问义答道：‘不识。’达摩祖师这句答话真疑杀天下人，你是悟道宗师，怎么说不识？是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不是！不是！在认识不认识上著眼都不是。有一位禅师说得好：缺齿胡僧拿泥弹子到震旦斗宝，被梁武帝‘是谁’这骊珠宝光一照，逼得他退避三舍，慌说：‘不识。’这‘不识’二字，如棉里针，一捏就刺手。从表面看，似乎是不认识，但实际是直示真心酬对他是谁的‘谁’字。这能问和能答的东西，有相可见吗？有能所相对吗？无相无能所，有谁认识谁呢？当我们打开本来之际，身心世界都没有，只是一片虚明，没有色相，没有相对的二者，有谁认识谁？譬如我们二人相对有认识不认识之别，现在只是一个绝对真心，没有识别的

物件，所以说‘不识’。这个‘不识’有如千钧之重，如会得，则当下悟去；如轻率地只当认识不认识会，则错过了也。或者有人说：‘认识对呀，认识就是认识佛性呀！’不对！正当打开时是不能起念的！那时能所双亡，什么都没有，若起一认识之念，则被它影子所惑，失去开悟的良机。况且本性既无相，也无声，又认个什么？再进一步说，彻悟的人，空却一切，心无所住，见犹不见，如有所重，著在性上，即成窠臼。宗下谓之圣堕，便不为见性的人了。比如灵云禅师见桃花开悟后，洪觉范颂云：‘灵云一见不再见！’为什么不再见呢！原来灵云祖师参禅，参了三十年不开悟。有一年春天，桃花开得正好的时候，他打开山门，蓦见千万丛桃花开得如火如荼，宛如一片香火海，当下身心脱落，尘识皆消，豁开本来面目。说偈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请看，古人用功，多么恳切，三十年如一日，孜孜参究，一旦时节因缘到来，一触即发，打开玄关识锁，亲证本来。现在的人如也能与么孜孜不倦地精神修习，何患不即生成就！后来玄沙评论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为什么说未彻呢？因为还有一个‘见’和不疑在！尾巴未净，所以不彻。这是教导参学人，于参悟时，只时到神知，而不可住在‘性’上。后来洪觉范为之挽救云：‘灵云一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著花。’就是说，一见之后，不再著在‘见’上了，尽管有红的白的桃花现前，也不再著桃花之见了。也就是说不再著在性上而泯去开悟之迹了。见性的人就是如此胸怀坦荡，无所住著。所以达摩祖师说‘不识’，就告诉他真心无物，何有相对？这里没有谁认识谁的。

帝不契，达摩遂渡江至魏。

梁武帝虽信佛，但般若根器很差，不知达摩在点示他，还以为达摩祖师真正不认识，没有什么本事。所以

‘帝不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就不睬达摩回后宫去了。达摩祖师呢，你不睬我，我也无法度你。因为禅宗是接上上根器人的，要悟当下悟，不是拖泥带水的说教。在两三句问答之中，语不投契，只有另找门路，所以‘达摩遂渡江至魏’了。不是有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么？达摩踏著一根芦苇就渡江到魏国去了。

帝后举问志公，志公曰：陛下还识此人否？帝曰：不识。

这梁武帝回到后宫去问宝志公。因为梁武帝面前有两位大师，一个是傅大士，一个是宝志公禅师。这两位大师都是从兜率天宫下降来度梁武帝的。梁武帝就把这段公案（与达摩祖师的对话）告诉宝志公。志公就问梁武帝，你还识得达摩吗？帝曰：‘不识。’这里梁武帝也同样说不认识，和达摩祖师说的‘不识’，是同是别？诸仁还知么？这里面大有文章在！达摩祖师所说的‘不识’，不是认识不认识，而是把真心活泼泼地全盘托出给你看，指点你当下见性；而梁武帝说的‘不识’呢，只是我们世俗所说的不认识而已。但是在宗下如问你二个‘不识’是同是别？你像上文这么回答，就要吃棒。要怎么答呢？父母所生口，终不向你道！

志公曰：这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

志公说，这个达摩是观音大士，前来传佛心印的。佛的心印就是我们的自性，以心印心，叫你当下见性。不需要像我们现在要修什么法，要打多少坐。他只说一句话，在节骨眼上一点，叫你当下豁开正眼，明见本性，叫单刀直入，很快很快。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修道人根机钝了，像一把刀不快了。不要说一点，千点万点也点不开。

豁开正眼就是打开般若，这是任何一宗都切切需要的，没有智慧绝不能成道。或许有人说修净土宗不要吧！

不然！假如不要，为什么净土功课每一次最后要念一声‘摩诃般若波罗密’呢？假如没有智慧，怎么能看破世上的一切色相而放下这世界往生西方呢？好多修净土宗的人到最后生不到西方，就是因为无有智慧，看不破这个生于斯、食于斯、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这里的爱恨世界，放不下，舍不得离开，而不能去。假如明白所有妻财子禄都是梦幻泡影，舍得放下，那就千修千人去，万修万人去了。

志公说观音大士传佛心印。观音大士太慈悲了，处处闻声救苦，加被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菩萨与此世界众生缘深，所以释迦佛临圆寂时，托付观音菩萨照顾娑婆世界的众生使大家免遭苦难。《法华经·普门品》就是宣说菩萨的伟大、愿深、慈祥、德隆与功力深厚的。大家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非但不论什么样的障碍灾殃都能化为乌有，连一些不顺遂的事也都能消除。我们要努力修行，不要辜负佛菩萨的恩典。修成之后，还要代佛菩萨来宣扬、说法，接引后进，使佛法振兴起来，使大家都能出离苦海。

帝悔，遂遣使去请。

梁武帝听志公禅师说，这是观世音菩萨，来传佛心印的，而自己不认识，怠慢了他，让他走了。梁武帝深悔自己无状，轻慢了达摩，使他悄然离去，所以要差他的使臣去把达摩祖师请回来。

志公曰：莫道陛下发使去请，阖国人去，他亦不回！

宝志公说，不用说你陛下遣一个使臣去请达摩祖师回来，就是你把全国人发动去请达摩，达摩祖师也不回来了。这为什么呢？因为达摩祖师是来传佛心印，度有缘众生的，不是来受你供养的，你根基不相当，就无福接受禅门的法宝。宗下所谓：‘不是知音，徒劳侧耳。’他更不需要名誉，只要得一个半个开悟之士能接法，绍隆佛种就

是了。所以达摩祖师是‘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他是再也不肯回来的。达摩祖师渡江至魏后，居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得神光大师，彻悟心源而传法。其余在他名下的人也很多，但是他们只得禅宗的皮、肉、骨，而不能得髓。所以达摩祖师只传神光一个人做第二代祖师。达摩原以为梁武帝是中国信佛的皇帝，大概有相当的根基，哪晓得这皇帝不行，只在名相上著眼，不是上上根人，不能传付，所以不辞而别。那么，学禅这么难，值兹末法时代，岂不要断绝佛种吗？不！末法时代也有正法根器人，广大佛子中，上上根人，大有人在。只要有心人提倡弘扬，禅门是会兴隆的。因为有佛、菩萨的伟大慈悲力量加被，只要深信不怠，天天朝于兹、夕于兹，流连于兹、颠沛于兹，不断地前进，自有水到渠成之日。假如疑疑惑惑地在这里猜疑，我能行吗？佛菩萨会加被我吗？恐怕业障重不成功吧？……那就坏了！因为一疑惑力量就不足了，修起来就打‘格顿’，不能奋勇地一往直前、奋斗到底完成艰巨伟大的任务。只要我们信心足，不怕路远险阻，把全身力量扑上去奋力前进，就一定能排除艰难证成大道！上面说过，我们于悟道后，不是一悟就休，还要好好地保护它，长养它，把习气除尽，犹如婴儿成长为大人了，那时候才能随心所欲放手空行。于初悟时不保是不行的，怎么保呢？一面上座养定，一面在日常事务中磨练培养，既不住空，也不住有，一切随缘，任何工作都能做，虽做而不著做，毫无爱恶之心。宗下所谓：‘于心无事，于事无心！’终日忙碌，而心中无事；心中无事，而不妨终日忙碌是也。假如做事时被事做了去，那就不行，要赶快拉回来，放下来，勤于觉照，精于锻炼；假如自觉力量不够，那就要多打坐。为什么呢？因为打坐能培养定力，使你在境界之中有主宰，有力量。你不打坐，定力不够，在境界中锻炼的时候，一浑就浑掉了，被境界拖著走了，落于悟后迷，就不行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复次，刚刚打开本来时，是没有什么奇特的。修行人往往不识，以为没有什么神奇，不是自性，而忽略错过，哪知这灵妙真心是一丝不挂、一法不立的绝相妙体。初见性时，习染尚在，只是素法身，一无所有。须待修者于识得后，勤于磨练，将无始旷劫的妄习消尽，方能显发神用。故修行人须弄清修行的次第，千万不要因暂时未发神通，不敢承当而错过开悟的良机，更不要因自己不识而以讹传讹，贻害他人。其实开悟见性并非难事，因为这妙明真心不在别处，镇日在各人自己面门放光，无有丝毫离异，只是人们迷相著境忽略不识罢了。

傅大士《传心颂》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你看说得多少明白清楚，从这里悟去，多少庆快。再向别处去寻，找到弥勒佛降生，也无有是处。

或有人说，保宁勇禅师昔曾说过：‘从此偈瞥地者固多，但错会者也不少。’还有玄沙禅师也曾评论此偈说：‘大小傅大士只识个昭昭灵灵。’恐怕此偈有毛病，不确切吧？

我不禁笑答道：此偈说得如此亲切明白，虽下根人亦能闻之悟得。既能从此会得，为什么有错误呢？又错在哪里呢？保宁勇未曾指出，使后来人疑窦不少，我今不妨补叙出来，为诸君祛疑。盖错者不在此偈，而在会的人鲁莽，以为即此能言会道、举手投足的，便是自己天真佛。犹如有人错解了《圆觉经》那段精辟经文‘知幻即离，不假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一样，以为觉了便成佛，不须再用功精修，勤除妄习，保护本真，以达不动究竟之地。哪知这才是始觉，不是本觉，尚须依于本觉，勤苦修习，如子依母，子母相合，融为一体，始成大觉。岂可得少为足，自以为是，不改旧习任性非为，著境住相，将一尊大好的天真佛，仍旧堕落在六道轮回里，岂不大错，岂

不冤屈？！而玄沙禅师说的昭昭灵灵呢？这妙明真心原本昭昭灵灵，不是起心动念有意地去昭昭灵灵。假使有一点著意就不对了，比如明镜高悬，自然朗照，不是用力不用力，有意不有意而照。只在你自然而然，不费丝毫力，现现成成，任运而用，既不住执它，也不认著它便是。不是硬要把这昭昭灵灵打杀、磨灭才是。而且这昭昭灵灵任你怎样用力打，用力磨，也打杀不得，磨灭不得，而且愈打磨愈昭昭灵灵，更不是离此昭昭灵灵别求一个道理才是。

有人虽修行多年而不悟者，都是为自己所瞒，以为发神通才是，而不知所谓神通者，就是日常动用。若不是神通怎会说话、工作？怎会穿衣吃饭？又怎会嬉笑怒骂？在在处处都是它的神用而不自知，偏偏要个奇特，自遭败屈，岂不冤苦？有些人自己不识，甘愿在苦海中头出头没也只罢了，还要贻害别人，说未发神通为未开悟，开悟的人是六通俱全的。他哪里知道悟道在先，发通在后的序次。《大日经》云：‘菩萨住此（即见道位）勤苦修习，不久即五通齐发。’悟道后还需经过一番打磨，将历劫多生的妄习消尽，方能显发神通。

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要自暴自弃，于初打开时，识得它，当仁不让，敢于承当。不为神通奇特所淆惑，然后勤于保养，尽除妄习，不久将来，自然神通大发。又因修行人根机各各不同，也有先通后悟的，但现在这种人并不多见。现在有些特异功能的人，也没有经过修行，就有了神通，这是报得的神通，是暂时性的，过后就慢慢地消失了。我们佛教所说的神通有好几种：有报得的、修得的、证得的与依得的种种不同。修得的，是用一种法专修一种通，密宗修神通的法就很多；依得的是依靠外来的助力，如神、鬼、妖等而得的通。但这些都不究竟，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没用处，还是在生死轮回中，不出苦海。只有证得的通才是真正的通，那是我们见性人经过事上的磨

练，消尽了习气，恢复了本性的功能，焕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神通，它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而且尽管妙用无边而不著神用，镇日如痴如呆相似，诚所谓大智若愚者也。

后来雪窦禅师就此公案颂云：‘圣谛廓然，何当辨的？对联者谁？还云不识！因兹暗渡江，岂免生荆棘？阖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相忆。休相忆，匝地清风有何极？’师顾视左右云：‘这里还有祖师么？’自云：‘有！唤来与老僧洗脚。’

圆悟勤禅师云：‘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雪窦颂此公案，劈头便道‘圣谛廓然，何当辨的？’这就说明寥廓如万里无云晴空一般底一真法界——圣谛，是一丝不挂、一法不立的绝对真心，如何容你计较思量，分是分非，辨得辨失！到这里，直饶铁眼铜睛也摸索不著，岂可以情识卜度辨得？云门云：‘参禅到紧要处，如击石火、闪电光，不落心机意识、情尘意想。计较生时，鸽子早过新罗（今名朝鲜）了也。’所以雪窦说天下的衲僧何当辨的？！

‘对联者谁，还云不识。’这是雪窦重重为人处，上面说圣谛廓然，一法不立，是无相对的绝对妙体，既是绝对的妙体，有谁识谁呢？雪窦重在这里恐人磋过‘廓然’，提醒众人道：‘还云不识。’著个‘还云’二字，就是警告大众廓然中连圣也没有，还有识与不识吗？白云端禅师曾有颂云：‘寻常一箭落一雕，更加一箭已相饶。’这是古人老婆心切处，重重为人，不惜浑身落草。到这里整个公案已颂毕。

但雪窦为慈悲故，再将这公案的事迹颂出：‘因兹暗渡江，岂免生荆棘？’达摩本为人解粘去缚，刈除荆棘而来，因何却道生荆棘？盖非但修道人纷纷讨论这则公案

的是非得失，即至而今广大的参玄人也不为之辨得辨失，所以圜悟勤说：‘即今诸人脚下已草深数丈。’

‘千古万古空相忆。’是的，自此公案延衍至今，道中人无不为之惋惜，又无不思念达摩。武帝于达摩圆寂后，自撰碑文云：‘嗟夫，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圜悟勤著语云：‘太煞不丈夫，诸仁还知么？’又道：‘达摩在什么处？诸人还见么？一落思量，早错过了也。’

雪窦恐人著情见，所以拨转话头，出自己见解昭示后人道：‘休相忆，匝地清风有何极？’识得自己脚跟下的立处，即时与达摩和雪窦把手同行，用何寻思忆念？因此妙明真心不在别处，即在各人自己面门放光，寻常之极，犹如铺天盖地的清风，人人都受其吹拂，人人都受其薰育，人人都以之成就各种事业，有什么高不可攀、登峰造极之处呢？

最后，雪窦恐人迷恋祖师，依倚祖师，不自省，不自立，著在这里，便如灵龟曳尾，自扫行迹一般，更出方便为人，顾视左右问道：‘这里还有祖师么？’自应云：‘有！’更自云：‘唤来与老僧洗脚！’雪窦禅师为什么这样毁损祖师威光呢？因妙明真心是无师智，无依倚，无所知，无名貌，你唤作什么？一有所立，一有所著，早错过了也。

复次，天上天下无一物不是它的显现，无一法不是依它而立，你唤它作祖师？著在这里得么？如僧问黄檗，大唐国里还有禅师么？黄檗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即此意也。

我们修行人应从此公案中吸取教训，初须知有，更须绵密保护，此是初善；次须放任，不守住它，此是中善；末后连不守之心也无，此是后善。望诸仁珍重！

【二】赵州至道无难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直饶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也未当得向上宗乘中事。设使三世诸佛，只可自知；历代祖师，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诠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这里，作么生请益。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惭惶。久参上士不待言之，后学初机直须究取。

【二】举：

赵州示众云：【这老汉作什么。莫打这葛藤。】

“至道无难，【非难非易。】

唯嫌拣择。【眼前是什么？三祖犹在。】

纔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两头三面。少卖弄。
鱼行水浊，鸟飞落毛。】

老僧不在明白里。【贼身已露。这老汉向什么处去。】

是汝还护惜也无？”【败也。也有一个半个。】

时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也好与一拶。舌拄上腭。】

州云：“我亦不知。”【拶杀这老汉。倒退三千。】

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
【看走向什么处去。逐教上树去。】

州云：“问事即得，礼拜了退。”【赖有这一着。这老贼。】

赵州和尚，寻常举此话头，只是唯嫌拣择。此是三祖《信心铭》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纔有是非，是拣择，是明白。纔恁么会，蹉过了也。较钉胶粘，堪作何用！州云：是拣择，是明白。如今参禅问道，不在拣择中，便坐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汝等还护惜也无？汝诸人既不在明白里，且道。赵州在什么处？为什么却教人护惜？五祖先师当说道：“垂手来，似过尔。”尔作么生会？且道，作么生是垂手处？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

这僧出来，也不妨奇特。捉赵州空处，便去拶他。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赵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若不是这老汉，被他拶着，往往忘前失后。赖是

这老汉，有转身自在处，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禅和子，问着也道：我亦不知不会。争奈同途不同辙！这僧有奇特处，方始会问：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更好一拶。若是别人，往往分疏不下。赵州是作家，只向他道：问事即得，礼拜了退。这僧依旧无奈这老汉何，只得饮气吞声。

此是大手宗师，不与尔论玄论妙、论机论境，一向以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骂饶尔接嘴，相唾饶尔泼水。殊不知，这老汉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语，只是天下人不奈何。盖为他平生无许多计较，所以横拈倒用，逆行顺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会得，只管道：赵州不答话，不为人说。殊不知当面蹉过。

至道无难，【三重公案。满口含霜。道什么！】

言端语端。【鱼行水浊。七花八裂。搽胡也。】

一有多种，【分开好。只一般，有什么了期】

二无两般。【何堪！四五六七。打葛藤作什么？】

天际日上月下，【覲面相呈。头上漫漫，脚下漫漫。
切忌昂头低头。】

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还觉寒毛卓竖
么？】

髑髅识尽喜何立？【棺木里瞠眼。卢行者是它同
参。】

枯木龙吟销未干！【咄！枯木再生花，达磨游东
土。】

难！难！【邪法难扶。倒一说。这里是什么所在，说
难说易！】

拣择明白君自看。【瞎！将谓由别人，赖值自看。不
干山僧事。】

雪窦知他落处，所以如此颂：“至道无难”，便随后道：“言端语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窦道：“一有多种，二无两般。”似三隅反一。尔且道：什么处是言端语端处？为什么一却有多种，二却无两般？若不具眼，向什□处摸索？若透得这两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旧见山是山、水是水、长是长、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时唤天作地，有时唤地作天，有时唤山不是山，唤水不是水。毕竟怎生得平稳去？风来树动，浪起船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则此四句颂顿

绝了也。雪窦有余才，所以分开结裹算来也。只是头上安头道：至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虽无许多事，天际日上时月便下，槛前山深时水便寒。到这里，言也端、语也端，头头是道。物物全真。岂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处？

雪窦头上太孤峻生，末后也漏逗不少。若参得透、见得彻，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见七花八裂，决定不能会如此说话。“髑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干”，只这便是交加处。这僧怎么问，赵州怎么答。州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纔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护惜也无？时有僧便问：既不在明白里，又护惜个什么？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州云：问事即得，礼拜了退。此是古人问道底公案，雪窦拽来一串穿却，用颂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今人不会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这般说话。不见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云：“枯木里龙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严云：“髑髅里眼睛。”僧后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云：“犹带喜在。”“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云：“犹带识在。”僧又问曹山：“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山云：“血脉不断。”“如

何是髑髅里眼睛？”山云：“干不尽。”“什么人得闻？”山云：“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僧云：“未审龙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复有颂云：

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

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

雪窦可谓大有手脚，一时与尔交加颂出。然虽如是，都无两般。雪窦末后为人处，更道：难难！只这难难，也须透过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语言，山河大地，一一转归自己。雪窦凡是一拈一掇，到末后须归自己。且道，什么处是雪窦为人处？拣择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颂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教尔自看。且道，意落在什么处？莫道诸人理会不得，设使山僧到这里。也只是理会不得。

【骊珠】：老师我看不懂古文，怎么办呢

【lvm】：其实，这还算不上古文，只是古代的白话文。

【骊珠】：我怎么这么笨呢！

【lvn】：只是接触得少，不太熟悉，未必是笨。

【xinming】：第二则赵州至道无难 元音老人讲述

第二则赵州至道无难

在上一讲中，我已把第一则公案——圣谛第一义，作了发挥性的讲述。讲是讲过了，但禅不在语言文字里，诸位还须透过义理名相，直会自心始得。那么，如何是禅宗的根本宗旨？祖师又是如何方便接人的？我人应怎样体取？如果诸位仍未理会得，且听我再扯第二则葛藤——赵州至道无难。

赵州是唐末禅门的著名大德，是一位大手笔宗师。他不与人谈玄说妙、言机论境，也不行棒行喝，只以本分事用平常言语接人，如“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吃茶去”等话，以接来者，形成了独特的“赵州门风”。此等言句，看似平常，无甚奇特，但内蕴深长，犹如绵里针，着不得，捏不得，一着一捏即伤身刺手。此老能如是平易自如地横拈竖弄、逆行顺行得大自在，盖他计较已尽，炉火纯青，才能由浓而转为平淡。

我们学禅修道，先须有悟由，而悟由的关键在于善知识的开发。赵州和尚也不例外。他在师事南泉禅师时，一日问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指示说：“平常心是道。”这“平常心”三字就是指平常日用事，即是大道之所在。其或不然，一息不来时，躯壳尚在，怎么不会言笑运动？庞居士悟道偈云：“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神通与妙用，运水与搬柴。”可见举凡嬉笑怒骂，譬歆掉臂，无一非真心妙用，只是世人迷于色相而不自知罢了。次就字面说来，平者不曲，常者不断，禅者之心如能做到时时平直无曲，处处相应不断，那当体呈现的光明与自在

的妙用，也就是道了。这样也将就说得过去，但非宗门的正说。

但此道又在何处？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证取？因此赵州又问：“还可趣向否？”南泉答道：“拟向即乖！”意思说，如意有拟议，心有趣向，即与道相背，怎能悟道？盖大道无形，大音希声，无可拟向攫取，息念即昭昭在前，生心即为影遮，故无可趣向也。可惜许多学佛修法人，都落在拟议趣向上。看经听法时，认为有实法可得；修法用功时，又以为有圣境可取。纷纷为趣向忙碌，徒自辛劳，宁不冤苦？！其实，道本现成，不属修证，而且人人不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因此古德讲：道在悟而不在修。

那么，不用思想去拟议，怎么知道是道呢？故赵州又问：“不拟怎知是道？”

南泉答道：“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耶？”

大道虚廓，宛如虚空，一法不立，一丝不挂，了了分明，妙用无边。有知则头上安头，面目全非；无知则如木石，不起妙用。就宗说来，不属知，乃官不容针；不属不知，系私通车马。既知与不知俱无立脚处，还说什么道不道、佛不佛与是非得失呢？

赵州在南泉指示下，悟明禅理。我们学佛修法的人，也应如此。以理明心，以心显理，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那么道即在其中矣。

在未讲公案前，我们先讲圆悟勤祖师的垂示：

“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

乾坤就是天与地，天地是一念心的显现。乾坤窄，就是指我们的心量狭窄。我们学佛的人心量要大，才能于事无住，安然入道。假如心量狭窄，就常与事物粘缠不清，放不下空不掉，与道就不相应了。为人的心量如何，对修道的成败大有讲究。有很多没有修法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信佛，平时就是心情豪放，慷慨激昂，乐善好施，不造诸恶，到了临命终时，同样也能预知时至，清清楚楚地安排后事，潇潇洒洒地走了。反过来，有些信佛修法的人，要死时，非但不能预知时至，反而痛哭流涕，悲伤得舍不得走。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前者心量广大，慷慨豪放，提得起，放得下，虽不信佛，但与道契合，如止水生光，心明慧生，故能预知时至；而后者心量狭窄，处处计较，事事摆在心上放不下，虽然信佛、念佛、持斋打坐，但心不明慧不生，如何能预知时至而潇洒往生呢？心量狭窄的人，临死预知时至也不能，遑论了道成佛！所以说“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一切都完了。圆悟勤接着说：

“直饶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也未当得向上宗乘中事。”

心量狭窄的人，纵然遇到明师，就是棒如雨点、喝似雷奔般的与他撒困，也当不得向上宗乘事——不会开悟的。

这为什么？德山棒、临济喝是宗下出名的接人手法，能使学人棒头明心，喝下得旨。既有如此妙用，为什么又当不得向上宗乘之事呢？盖学人心量狭窄，就事事摆在心里，牢不可拔，任你怎样棒喝与其撒困也无济于事。譬如我们说业障本来空，你们在禅堂里似乎承当认可“业障本如空花水月，非为实有”，心里轻松了。但是有些人出了禅堂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心里不免又变得沉重起来，觉得业障重了。这就是住在相上的心太厉害，执着心太重了。虽然在禅堂里受了些微的般若薰陶，但薰不动执着的

老根子，还是为这莫须有的业所障碍。殊不知所谓业障者，就是心动住相，造业受报。而一切事相都是真心所显现的妙用，皆是影子，根本没有实质。《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哪里有真实的事物？物境既不可得，你还愚痴地执着它干什么？心空境亡，业障就无立脚之处了。宗门云：“了则业障本来空。”相反，你执为实有，粘着不放，就变成“不了应须还宿债”而业障重重了。

比如人患病时把心执在病上，就会觉得这里痛、那里痒，难过得要死。假如你放下来，不把病放在心上，所谓痛痒，不过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多背了一个包袱。这样心里就安稳得多，病也容易好。有二位生癌症的病人，一个心情开朗豁达，不把病放在心上，照样快快活活地生活、工作，病反而慢慢地好转了。而另一个呢？日夜愁苦烦恼，不多久即死亡了。由此可见一切沾染执着皆是自讨苦吃，自寻烦恼。就道说来，身本无有，病从何来？连包袱也不背。所谓：生病不作生病想，吃饭不作吃饭想，穿衣不作穿衣想。什么都不可得，不去管它，那还有什么业障不业障。所以，我们要时时心空无住，才能真正证得无为大道。

我们修法从有为到无为，要历过六地、七地、八地。到第八地才真入无为位。到第七地时，虽证无为，还有个无为在，非真无为。要到第八地，无为影响消亡，才真正不动，所以八地又称不动地。

我们学佛的人，一切不执着，心空无住，心量不求广阔而自广阔，不求开悟见性而自开悟见性。这样才能当得起向上宗乘的大事。否则呢，总是记言记语，求玄求妙，把事情摆在心里，放不开，那怎么打得开这玄关识锁，见到本性呢？所以圆悟勤祖师说，你心量一狭窄，虽有祖师

在你面前棒喝交驰也无用。因为你执着太深，纠缠过甚，祖师也无能为力了。

我们修任何宗法，净土也罢，禅宗也罢，密宗也罢，都要一切放下。不放下，法修不成。或许有人要说，念佛的人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用不着放。是吗？如果念佛的人爱根不断，放不下这娑婆世界的妻财子禄、功名富贵，也能往生吗？恐怕佛力再大，也不能接引往生吧！？何以故？因为你这只臭粪船的缆绳紧系在岸边的桩上——恋着娑婆，虽有机动力——佛力，叫他如何开得动呢？！由此可见，放下一切，一心用功，才能有所成就，不是什么投机取巧可以得逞的。

圆悟勤接下又垂示说：

“设使三世诸佛，只可自知。”

斯道，即如三世诸佛，也只能自知，无法开口，就像哑子做梦一样，无法向人说。我们的本来面目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仿，没有一样物件和它相似，所以也就无法向人讲，只可自知了。宗门云：“妙高峰顶，不容商量！”故三世诸佛，有口难开。

你们今后不必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这无知之灵知，无法描绘，怎么向你道？纵或遇到明眼人，也不过旁敲侧击，烘云托月，以心印心。你心未明，说也不会。宗下所谓：“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假如说你见到什么，那你见鬼，不是见道。《金刚经》说得很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佛见光都不是，凡所有见，皆非真见。《楞严经》说得更清楚：“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有所见的都不是。所以你们今后不要向别人打听，还是自己用功，打开本来，自证自知，才不为别人所瞒。打开之后，向过来人印证倒是可以的。在此之前打听别人最坏：

一、看人家有什么境界，从而衡量人家是不是开悟，妄下定论。二、妄长知见，以为开悟是某种境界，自己也想于此得个消息。此见一起，非但不得消息，反而定也不能入。因为要得消息的这一念，即是妄心，妄心纷起，还能入定吗？三、人家有境界了，我怎么没有？衷心忧急，坐不安席；或自甘卑劣，不思上进，忧伤悲叹，用功无力；更或嫉妒人家，中伤别人，那就更不好了。

一真法界是什么形象，确实不好说。故三世诸佛到这里无开口处，只好自己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历代祖师，全提不起。”

过去各代大祖师，对于这件事，都无法全体描绘出来，拿给你看。因为它言语不能到，思想不能及，无开口处。一有言说，便有落处，而非真空无住的一真法界了。如赵州大师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连佛也不立，可谓干净剿绝了。但后人指出：“尚有不喜在！”可见这真空绝相的妙有，宛如虚空，是任何人无法措手的，又怎么能拈提呢？任凭你横说竖说，妙语如珠，也只是半提，而不能全张。但如遇颖悟之士，言下得旨，亦能由半提而张为全提；反是，即全提亦沦为半提矣。如五祖演大师语一士子云，有一首小艳诗颇相近：“频呼小玉原无事，只欲檀郎识得声！”士瞠目不会。圆悟勤在旁闻之，步出方丈，适闻金鸡喔喔啼午，豁然大悟云：“这不是《声》么？！”可见半提全提都由当人自己转换，祖师是不能代劳的。

“一大藏教，诠注不及。”

三藏十二部经文，也无法把它解释出来。这就等于善于画图的人，也没法把一种峻拔飘逸的意境画出来一样。宗下有句术语说：“好个风流画不成。”这段无尽风流的大好风光，叫人从何下笔，怎么描绘呢？只好隐隐约约烘

云托月地说个梗概，由你自悟。譬如说：“绿荫深处是晨曦”，用以比方秘在形山的天真，这个蕴藏在绿荫深处的曦微晨光——真心，你纵使请善于画山水的妙手王维来画，他也无从握笔临池。又比如宗下的名句“棋逢绝处着方妙，梅到寒时香愈清！”这种清越峻拔的意境，除了你自己心领神会之外，又怎么描绘？故一大藏教到这里也无法把它注释出来。世尊末后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以传此不传之秘，怎奈人天罔措，无有入处。幸赖金色公破颜微笑，以心印心，所谓教外别传的这盏光耀大千、腾辉千古的心灯，始得代代延绵不绝地衍传至今。此无说之说，无注解之解乃广博无比、深妙无边之说之注解也。

“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这里作么生请益。”

般若如大火聚，撻之则燎，纵是明眼道人也不能依倚，无法拈取，是为自救不了。这样一来，大道似乎可望而不可即，无从下手了。但道贵回光转机，不可往死胡同里钻。古人诗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在哪里呢？就在放舍生命，“回眸一笑百媚生”处。古德云：“不可得中这么得，无可取处如是取。”只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自能取得骊龙颌下之珠。虽然如是，怎奈斯道莫可言宣，无能传授，后生小子又怎能向之请教获益呢？上面说过，这涅槃妙心虽无法描绘，但可开一线，略露风光，方便权说，俾颖悟者有个入处。故大心菩萨不惜浑身落草，指东话西，教益众生，而不事自救。这是自救不了的又一面。但一有落处，自命不凡，高人一等，能教化众生，便真的生死不了了。

尤有进者，假如我们真正理悟了本来面目，而不绵密保任，更就法身，努力向上精勤锻炼，将旧习除尽，圆证本来，道眼虽不无明亮，也不能自救。因此时见惑虽了，

思惑未尽，见可欲境，尚不能无动于衷，故于生死岸头，仍不得自由。

龙牙禅师云：“学道先须有悟由，竞渡还如赛龙舟；虽是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就是教导我们于悟道后还须如龙舟竞渡一样奋力前进，勤除习气，完全恢复本性光明，方始完成渡过生死苦海的大业。

印光大师曾再三说：“修净土好，净土稳当。禅宗虽好，但危险。”就是怕我们悟了一些道理，自以为是，不精进除习，结果对境生心，生死还是不了。关于了不了这一着是假不来的。假如你说假话骗人，没用处，不过骗了你自己，骗不了人。所以我们应勤苦修持，勤除习气，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得少为足。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还不如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好。这是站在净土宗的立场来讲的。如依禅宗来说，我们果真打开本来见性了，真种子就种下去了。哪怕这一生未了，来生一出头来即一闻千悟，当下打彻。我们初心修道应发大誓愿：“为使众生出苦海，故不畏艰辛，不怕路远，一定要成佛，广度众生！”深深种下这颗菩提心种，就永远不会消失，生生世世能起大作用，此所谓愿力不可思议也。故见性后虽习气最深厚的人，也不过七生天上，七返人间，生死就完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宿愿，应随顺各人的根性来修法，而不能一刀切。因此，如果你不怕生死，可以在业海里滚，出生入死，自利利他。假如惧怕，就求生极乐世界。佛就不同根性的众生说不同的法，没有定法。各随志愿修与自己相应的法而不用勉强。

圆悟勤最后垂示道：

“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惭惶。”

说一个佛字，已经污染了，因为它是一法不立、一丝不挂的，哪有佛菩萨的名字。所以在禅堂内道个佛字，要挑三担水打扫禅堂。说一个禅字也就为禅所缚，本来面目清虚廓彻、无得无失，哪有这些闲名。你如有所得，有个禅在，那你该满脸惭惶才是。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空净，还有一物当前，不能与道相应。真正到家的人整日如痴如呆，没有佛，没有禅，连个没有也没有，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如果还有一个佛、禅在，就必须把它打扫干净，方为绝学无为闲道人。佛既不可得，禅也无有，还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真正彻悟空净了，时间与空间皆是虚语。我们前次谈到一个公案，一个说修道中有佛最亲切，一个说无佛最亲切。其实，有佛无佛都不对，还着在佛之有无间，不无落处。如果你有个念头：“我修禅，证道，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那你该多么羞惭、无地自容啊！

“久参之士，不待言之；后学初机，直须究取。”

久参之士是指修禅已经很久，本性打开来，保任到家的人。他们大事已毕，哪要我们多嘴饶舌？然而刚刚进门的后学初机，未曾见道，就须要真参实究，努力用功精勤取证了。参究什么呢？请看下面的公案。

赵州示众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护惜也无？”

一日赵州上堂开示大众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这二句是三祖僧璨大师的《信心铭》中开头语。《信心铭》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这就毫无遮掩明白地告诉我们，要证悟至高无上的大道没有什么难处，只要我们在日常动用中不去分别挑选，不要爱憎取舍，直心而应，无所住着，大道就在目前了。赵州和尚寻常用这二句开示大众，指示大家直下见

道。由此看来，学道很便当，没有难处。只要我们勇于牺牲世间的虚名假利，放舍贪恋幻境的旧习，当下脱体现成。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只为迷于色相，恋着尘境，掩盖了本性的光明与神用而沦为凡夫，所以不须用力寻取，更不要向外追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苦不自知，向前趣境，造业受报，枉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宁不冤屈？假如我们在日用中，不去拣择分别，也不爱憎取舍，一切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随缘穿衣，任运吃饭，心里空荡荡的，净裸裸的，一法也不立，那你就是一尊活佛。所以说，修道没有难处。

修道既如是容易，为什么大家又说难呢？盖难在不肯放也！大家假如肯放，个个都是现现成成的佛，不用向外求取。一般俗人，自不待论，而广大学佛参禅的人，又迷于神通妙用而不自知。其实，我们知道冷、知道暖、知道饿、知道饱、知道长、知道短，就是现成的神通妙用，不须另外别求。假如这不是真心的神用，上面说过，你一息不来，还能动用自如吗？盖所谓神者，妙用无边；通者，无有阻碍。我们的灵妙真心无所不能，无可阻隔，故谓之神通。而现在有所局限者，因旧习未尽，如乌云遮日，光芒不能大放。一俟习染销除，乌云散尽，光芒自然大放，神用自然全张。故我们用功的诀窍，就在一切放下，无所住着。因此僧璨大师开头就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二句话八个字蕴育在胸中，处处提高警惕，不事分别取舍，成道就无难了。反之，如果畏难不前，或别求玄妙，就难上加难了。庞居士讲：“难、难、难，十担麻油树上摊！”盖形容不知诀窍、修道之难和不肯死心塌地勇猛精进也。庞婆接云：“易、易、易，百草头上西来意。”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真心妙用，现现成成，俯拾即是，容易得很，有什么难处？

修道就是闹革命，是革自己的命，不是革他人的命。要把自己执着物欲的命革掉。王阳明先生说“格物致知”，就是格除物欲之私而致良知——显发真心。学道人之所以不肯革自己的命，袒护执着心，关键在于放不下。你执住不放，保得住吗？人总是要死的，现在不放，最后还是要放下。与其最后舍不得放而不得不放，做个守财鬼，倒不如聪明些当下一切放下，做个超脱生死的道人了。更有愚痴透顶的人把生前的爱物存放在棺材里，这有何用，能带走吗？徒然引起宵小觊觎财物、掘坟盗墓的盗窃丑行而已。这些愚痴的举动，说来真令人可悲可笑。我们现在应有智慧，及早一切放下，乐得逍遥自在，何必自寻烦恼，粘着不下，而落个六道轮回、生死不了的冤鬼呢？

赵州和尚接下来说：“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话，不是说长道短，便是分是分非。有些老太太一边念佛，一边说媳妇怎么坏，女儿怎么好，此固不足论。就是我们修心地法门的人，也同样在辩论，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某某人开悟了，某某人还未开悟。这不也是无事生非在拣择吗？其实法法平等，无有高下，都是好的。而所谓不好，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如吃药，病不同，应吃不同的药，不能千篇一律，只修一种法。一切众生本具佛性，只要好好修法，皆能开悟。不可拣择或住在什么境界上，如见光、见佛，或似有一物在前，推也推不开，离也离不去等等。这些境界，不管怎么好，都是假相，总是阴境，不可着取。真境界是无境界的境界，落个无境界，还是拣择住着。真正证道的人是无境界可得，无话可说的。

古德云：“举心便错，动念即乖！”又云：“凡有言说，俱无实意。”现在所说的都是事不获已落二落三之言。所以赵州和尚说“才有语言是拣择”也。

那么，明白又有什么不好？也要否定呢？世人所谓的明白，不过是世智辩聪，耍耍小聪明而已。这些都是后天的，随境界转的意识分别，而非先天的般若大智。搞小聪明，就世法说来，也非好事。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难得糊涂”吗？就是教人不要逞聪明，争强好胜，须耐气让人，以免惹是招非。对修行人说来搞小聪明，更是大忌。因为一搞小聪明，便不能死心塌地地老实修行，而想搞花招，找窍门，虚应故事了，甚至于未得谓得，不是谓是，从而葬送了自己悟道的光明前程。修行人用功多年而不能证道的，毛病即在于此。

复次，世智愈聪，知道得愈多愈坏。因为知见一多，意识分别就更甚，法见也随之更浓而不易除。即使将来能除人我执，因所知障之故，法我执也除不了。故净土宗也说，惟大智大愚的人，念佛可以成功，原因即在于此。

昔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说：“掊击尔智！”不也是教孔子放舍世智辩聪，才可以入道吗？所以要入道，一定要否定“明白”，心中放教空荡荡底，般若大智才能生起。修心到家的人，不与世争，整日如痴如呆，哪会说长道短，故大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

大师这句话，是老婆心切，不惜拖泥带水痛切为人处。所语“明白”也不立，看似剿绝干净，无有丝毫沾染，但一有言说，便有落处。说个不在“明白”里，正有“明白”在。假如真的没有“明白”，说什么在与不在？

《心经》第一句“观自在菩萨”（一般说，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别称。但《心经》是教导学人用心地法门功夫的，不是专指哪一位菩萨，而是泛指用观心法门证道的大菩萨）。“观”就是观照，“自”是自性，不是色身，“在”是要住本位。这是说起初用功要时时处处观照自己的本性，要住本位而不移；功夫渐熟，“观”不要了，

“自”在本位不动摇；更进一步，“自”也不要了，自他合为一体，“自”自然化去；最后，功夫转深，化一为零，无在无不在，“在”也无处立脚了。今大师说“不在明白里”，正是有在处，漏逗不少。圆悟着语云：“贼身已露！”良有以也。

因此语有空处，已启问难之机，后面这句“是汝还护惜也无？”就更全身委地了。六祖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无有一物，护惜个什么？今教人护惜，岂不着在物上，不更遭人检点吗？故圆悟着语云：“败也，正好与一拶！”老和尚岂不自知？难道是失于检点，自讨苦吃吗？非也，大宗师纵横自在，收放自如，不怕虎口里横身，送给你咬，自有临危解脱之方，绝处逢生之机。不然，说什么神通广大、妙用无边呢？请看下文，自见分晓。

时有僧出，问云：“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

果然，问罪之师来了。捏住你胳膊，看你往哪里走？用功人既然到了净裸裸、赤洒洒，一无所“知”的地步，还保个什么？又惜个什么呢？这对一般人说来，是无法回避、无言可对。但到大宗师手里，自有转身吐气之能，化险为夷之功。

州云：“我亦不知。”

妙哉！看似已到绝处，却又退步阔宏。圆悟着语云：“倒退三千！”是褒，是贬，诸仁还知么？

你们听了，休错认老和尚这下完了，被这僧问倒了，连圆悟也说倒退三千，大概是甘拜下风，不得不自供“我亦不知”了。那你们就被赵州和圆悟瞒了。他说的不知，是说这里无能知、所知，一丝不挂，一法不立，没有东

西，叫我向你道个什么？复次，自性当体是灵知，若再加“知”，便是头上安头，面目全非了。故知也要铲除。

关于“知”之一字，神会大师曾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教大家识取这能生起知饥、知寒的“灵知”，就是我人的佛性，只要绵密保护它，不粘物、情，知而无知，无知而知，就证道了。后来祖师们见广大禅和子着在此“知”上，堕在窠臼里，为救众人出离缠缚故，改为：“‘知’之一字，众祸之门。”由此可见是祸是福，是智是愚，不在言说、文字，而在当人会与不会、荐与不荐了。

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何却道不在明白里？”

这僧也是作家，知道赵州命意之所在。但你这么一说，又露出更严重的败阙来，得理不让人，哪容赵州回避。逼问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这一拶非同小可，没有相当的功底也问不出，直教人难以置答。圆悟着语云：“逐教上树去！”可见其转身回避之难。

是呀！你既然到了无能知与无所知的地步，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说个不在明白里，不正是有所知吗？你有所知说无所知，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一问假使问着你们，真要哑口无言了。但是，请注意！所谓无知不是真个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是非长短都不识，那还是佛、菩萨吗？不见六祖谓永嘉云：汝甚得无生之意。永嘉云：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当分别？永嘉云：分别亦非意。可见无知是知而不知，不知而无所不知。无知者是无所住，不着相，任何事情毫无沾染，过去就算了；无所不知者，样样事情都知道，山是山、水是水、长是长、短是短，虽亦分别而不着意，犹如虚空包容万象，无有挂碍，而不是死的无知无物。昔六祖

说的“本来无一物”，祖师们恐人误会，着在顽空里，增益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本性是神用无边、灵妙无方的，不是冥顽不灵的。假如是死空，无相用、无知觉，佛教有什么价值，还能延绵至今吗？

这僧不是不明斯理，一来要和赵州大师靛面相见，二来要将功夫微细、幽隐处显豁出来，留传后世，以作典范。故在关节上捏住赵州空处，逼他道出末后句来。

州云：“问事既得，礼拜了退！”

大师自有临危不惧、倒转乾坤的手段，在看似无法闪躲，要被顶死的刹那，却能巧避锋芒，安然无恙地轻易走过。这是什么功夫？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能有这样轻灵飘逸的手脚吗？真了不起！圆悟到这里也不得不赞赏道：“这老贼，赖有这一着！”这是哪一着？诸仁还知道吗？咄！磋过也不知！

到这里是：“云散水流去，人寂天地空！”消息已尽，大事已毕，不消再问了。故大师云：礼谢之后，回去休息吧。这无言说的言说就是末后句啊！而不会者，咸谓赵州不答话，宁不冤屈！

昔五祖演会下有一僧请益五祖：“如何是末后句？”祖云：“你师兄会末后句，问他去。”僧问师兄，适逢游山回，僧为打水洗脚次，进问云：“如何是末后句？”师兄以脚挑水洒其面斥云：“什么末后句？！”僧哭诉祖，祖云：“我向你道，他会末后句！”僧于言下大悟。请看！这末后句多么幽默，又多么巧妙！这僧悟来多么轻快！禅宗就是这样俊捷，诚非它宗可比，诸仁还会么？

本公案问话之僧也不是等闲之辈，大有经天纬地之才，敢捋虎须，与大宗师法战一场，精彩纷呈，甚为了当，我等于中获益非浅。看公案犹如照镜子，看看自己的

功夫到了什么地步，和古人是否有出入，如有偏差，好及时纠正；如功夫未到，看不懂，也无关紧要，只要照公案的指示摆正路线，对准方向，将来功夫一到，自然契合，而不致误入歧途。

由于这则公案的一场精彩法战，我们收到的教益，归纳起来，有如下列：

一、悟道没有什么难处，只要确认一切物境，宛如空花水月，不可得，无可取，心中放教空荡荡地，无丝毫沾染住着，切莫爱憎取舍。

二、做功夫要能收能放，日常动用更要灵活运用，不要呆板；时时反省，处处返照。

三、见道后要绵密保任，不要荒废。但做保任功夫，也不可有所住，不能为保任而保，要灵活，似保非保，保任圆熟，保既无有，任也不见。如灵训参归宗，悟道后，问归宗：“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华乱坠。”就是说，有个保任在，犹如翳在目，就非是了。

四、虽然无知，不是落于无记，死在那里不动。如园头问梁山：“家贼难防时如何？”山云：“识得不为冤！”头进问云：“识得后如何？”山云：“贬向无生国里。”头更进问云：“莫非这就是安身立命处么？”山云：“死水不藏龙！”死在那里不动就完蛋了。

公案讲完，请看下面雪窦禅师的颂：

至道无难，言端语端。

一有多种，二无两般。

天际日上月下，槛前山深水寒。

髑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干。

难难！拣择明白君自看！

雪窦禅师开头把至道无难提示出来，随后便道言端语端，就是教我们不要把大道看远了，把悟道看难了，它不在别处，就在目前——言之端、语之端——就是在语言未形之前，也就是一念未生之前。你如在此时回光一瞥，“这是什么？”当下猛省，就悟道了，没有什么难处。

这“言端语端”一句似乎另有一重意义，就是说“至道无难”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端正无误的。但我们为了适合禅机，还是采用前一种说法较为适当。

从前有一位师父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参了多年，未能开悟。后来碰到一位大德，请他慈悲指示个方便。大德问：“你参什么话头？”他答道：“我参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大德道：“你参得太远了，应向近处看。”他问：“怎么向近处看？”大德道：“不要看父母未生前，须看一念未生以前是什么？”禅者言下大悟。

大家坐在这里，请看这一念未生前是什么？它在各人面门放光，朗照一切而毫无粘着，无知无见而又非同木石，这是什么？就在这里猛着精彩，就是悟道。所以说“至道无难，言端语端”啊！

下面说：“一有多种，二无两般。”为什么说一却有多种，而二无两般呢？盖一者是唯一真心；二者乃千变万化的色相也。千差万别之境相皆一念真心之所现，故二无两般；唯一真心，妙用无边，能生万法，故一有多种。语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即斯义也。真证道者心境俱忘，打成一片，头头是道，物物全真，斯真入不二法门者也。

既然“一有多种，二无两般”，打成一片，就天下太平，无有事了。修道人计较净尽，无不返朴归真，纯任自然。所以道：“天际日上月下，槛前山深水寒。”天上的太阳升起，月亮便西沉了；门外的山愈高深，水便格外寒冷。这种毫无造作，纯系自然的景象，正是修道人心空无住、随缘起居的无作妙用。圆悟道：“修道人怎么始得平稳去？风来树动，浪来船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不也就是纯任自然，无所造作吗？！修道人到这里随你唤天作地，唤地作天，也言端语端，无所不是了。下面：

髑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干。

这两句是借古人问道公案的语句，交织起来颂本公案“知而无知，无知而无所不知”的。昔有僧问香严禅师：“如何是道？”严云：“枯木里龙吟。”僧进问云：“如何是道中人？”严云：“髑髅里眼睛。”僧不悟，举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云：“犹带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云：“犹带识在。”僧仍不悟，又举问曹山：“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山云：“血脉不断。”僧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山云：“干不尽。”僧云：“什么人得闻？”山云：“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僧云：“未审龙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复又颂云：“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识尽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浊中清？”

这则公案所说的枯木龙吟与髑髅眼睛，系表真空妙有的大道无言而无所不言，无识而无所不识，与石霜、曹山二位禅师的开示交加起来，便般若味重重，风光无尽了。兹将其含义略分析如下：

一、无说是正说，无闻系正闻；无知是真知，无见乃正见。

二、一说龙吟、鬪眼，便有无言之言与无识之识在，犹如眼里着沙，非为净目。

三、尽管大道虚旷，无声无息，无言无识，但非如木石无知，而系妙用无边。

四、初悟道人不无喜悦，故初地菩萨名欢喜地。此时习染未尽，妄识犹存。

五、悟道后如堕在圣境上，着在窠臼里，也是不剿绝。

六、妙高峰顶固官不容针，不许商量，但第二峰头，为接引初机，不妨私通车马，略露风光。

有这许多意义在，故石霜与曹山说“犹带喜在”、“血脉不断”与“干不尽”也。

雪窦有大才，把这问道的语句，一串穿来，用颂本公案，确是神偷妙手。鬪髅（骷髅头）分别妄识已尽，有什么喜与悲？枯木龙吟——无情说法——是炽然说，无间说，销不干的。这就与本公案虽不在明白里，而不是无说、无知的旨意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关于无情说法，昔洞山祖师参沩山和尚问曰：“顷闻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某未究其微。”沩曰：“阇黎还记得么？”师曰：“记得。”沩曰：“试举一遍看。”师举毕。沩曰：“我这里也有，只是罕遇其人。”师曰：“我未明，乞师指示。”沩竖起拂子曰：“会么？”（竖拂的是谁？不正是无声之说——无情之说法吗？）师曰：“不会。”（可惜许，磋过了也。）师后参云岩问：“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岩曰：“无情得闻。”（妙哉！妄尽情消是什么人？）师曰：“和尚得闻否？”岩曰：

“我若闻，汝即不闻我说法。”此语较幽隐，似须稍注释一下：

一、我若闻，非但有能闻与所闻在，更有法在；能所相对，法见未除，即非道人，何能据师位说法？

二、我若闻即同无情，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也。

三、我若闻即齐诸圣，而圣者之报化非真，亦非说法者，我今为子说，凡固不居，圣亦不可得。

洞山师曰：“我为甚不闻？”岩亦竖起拂子问曰：“还闻否？”师曰：“不闻。”（犹自不惺惺）岩曰：“我说法，汝尚不闻，何况无情说法乎？”师曰：“无情说法，该何典教？”岩曰：“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树林悉是念佛念法。’”师于此有省。（已迟八刻）乃迷偈曰：“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

这无情无说之正说，非耳听可得，故曹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而闻者皆丧（丧生失命）也。”在座诸仁还识得在目前的纷扰尘境中存在着绝言说、断听闻的玄虚大道——浊中清吗？

无情说法也无甚难会。参究玄机到精微处，非言语所能表，只有心领神会，世间的事到微妙处，不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与“此时无言胜有言”吗？这就是“眼处闻声方得知”的注脚啊！

百丈禅师尝曰：“一切语言，山河大地，一一转归自己始得。”雪窦将公案颂完，最后也转归自己，为人道：

难难！拣择明白君自看！

庞婆云：“易、易、易，百草头上西来意！”本颂开头不也说：至道无难，言端语端。历代祖师直指见性的语句更不胜数，悟道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又说难呢？盖悟道不是徒托空言，须要与事相应。其间不无难处，兹略举十端如下：

一、疑情难起，妄念难息。参禅不起疑情，即无开悟之日，应抱定一则透不过的话头，吐又吐不出，吞又吞不落，极力追究，直至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方能相应。持咒念佛，须心念耳闻，极力追顶，才能化妄念于无形。

二、大道即在目前，学人就是不识。古德云：只为亲切甚，转令荐得迟！非虚语也。

三、聪慧者，流于文字、口头，不务实修；老实者又多死于句下，此宗风所以不振也。

四、真伪难辨。玄沙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在识神里用事而谓悟道，今人尤甚。

五、死水不藏龙。学者往往因乐于安住定境，落入无记，坐在鬼窟里而不知。

六、住着定境自以为得。学者于定中偶得一圣境，自以为得，守住不放而死于境下。如守住“乐”者，即不能出欲界；守“明”者，不出色界；守“空”者，不出空界等。

七、功夫与悟道混为一谈。众多学者不识功夫与悟道的区别，误将发了某种神通或气脉通畅了，以为悟道；反之，即非悟道。不知神通再大，功夫再好，不识真心，终有落处，生死不了，绝非悟道。

八、骄躁难戒。学者于悟道前，多急于求成，失之在躁；悟道后，又因欣喜而失之在骄。躁则易折，骄则易狂，俱为学者之大忌，故亟宜戒除。但学人往往不自觉或护短而不之顾，故多流于始勤终惰或狂妄不羁，此岂非今日修道者多而证道者少症结之一欤？

九、保任精进，消除旧习难。要将多生历劫着相的旧习一下消光，确非易事。俗语云：“江山好改，习气难移。”如不时时觉照，护惜本真，勤于改造，实难有净尽之日。但学者往往得少为足，以为一悟便是，不事改造，非但无以进证后得智，且有堕入“悟后迷”之危险，可不慎哉？！

十、圆证无住难。众多学人往往以为悟得此能言会道、罄欬掉臂的是自己天真佛，便已到家，如再用功，就是执法了。殊不知此只是始觉，不是本觉，尚须以之依于本觉，精勤修习，始成大觉。更有学人着于性体，住在证境上，不自觉的堕于圣域而不离窠臼，此皆不能圆证菩提之大咎也。

以上这些都是在修行过程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大难处，还有其他较为次要枝节的，就不一一再举了。以有这许多难处，所以雪窦说：“拣择明白君自看。”叮嘱大家自行反省，看自己立在什么处：是在分别拣择某法、某人、某事，还是坐在明白里逞识神；是着在某种阴境上自以为得意，还是弄精魂搞神通玄奇；是骄傲自满，落于疯狂，还是堕在空、乐、明里作活计？……好彩须自看，不得颠预笼统。请大家自己检点，有偏差迅速改正，以免入宝山空手回而虚度一生，则幸甚矣！

【三】日面佛月面佛

垂示云：一机一境、一言一句，且图有个入处，好肉上剜疮，成窠成窟。大用现前，不存轨则。且图知有向上事，盖天盖地，又摸索不着。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太廉纤生。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涂，如何即是？请试举看：

【三】举：

马大师不安。【这汉漏逗不少。带累别人去也】

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四百四病一时发。三日后不送亡僧。是好手。仁义道中】

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可杀新鲜。养子之缘】

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如何得此道光辉？此个公案，若知落处，便独步丹青。若不知落处，往往枯木岩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这里，须是有“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底手脚，方见马大师为人处。如今多有人道：“马大师接院主。”且喜没交涉。如今众中多错会，瞠眼

云：“在这里：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口交涉？驴年未梦见在！只管蹉过古人事。只如马大师如此道，意在什么处？有底云：“点平胃散一盏来。”有什么巴鼻！到这里，作么生得平稳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只这日面佛月面佛，极是难见。雪窦到此，亦是难颂。却为他见得透，而尽平生工夫指注他。诸人要见雪窦么？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开口见胆。如两面镜相照，于中无影像。】

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莫谩他好。可贵可贱。】

二十年来曾苦辛，【自是尔落草，不干山僧事。哑子吃苦瓜。】

为君几下苍龙窟。【何消恁么。莫错用心好。也莫道无奇特。】

屈！【愁杀人！愁人莫向愁人说。】

堪述。【向阿谁说？说与愁人愁杀人。】

明眼衲僧莫轻忽。【更须子细。咄！倒退三千。】

神宗在位时，自谓此颂讽国，所以不肯入藏。雪窦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么生？适来已说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钓四海，只钓狞龙。只此一句已了。后面雪窦自颂他平生所以用心参寻：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似个什么？一似人入苍龙窟里取珠相似。后来打破漆桶，将谓多少奇特，元来只消得个“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窦语落在什口处？须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见得他落处。岂不见：兴阳剖侍者答远录公问：“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鸟王当宇宙，个中谁是出头人！”远云：“忽遇出头，又作么生？”剖云：“似鹞捉鸠君不信，髑髅前验始知真。”远云：“恁么则屈节当胸，退身三步。”剖云：“须弥座下乌龟子，莫待重遭点额回。”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见雪窦意，只管道讽国。若恁么会，只是情见。此乃【禅月】题《公子行》云：

锦衣鲜华手擎鹞，闲行气貌多轻忽。

稼穡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雪窦道：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轻忽。多少人向苍龙窟里作活计。直饶是顶门具眼、肘后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这里也莫轻忽。须是子细始得。

【xinming】：第三则 日面佛月面佛 元音老人讲述

第三则 日面佛月面佛

教是佛口，禅是佛心。禅宗是佛法的正宗，是源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一脉真传。当年灵山会上，释迦文佛拈花，迦叶尊者微笑，佛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故迦叶尊者为第一代祖。以后辗转相传，至菩提达摩尊者为第二十八代祖。此为“西天四七”（盖四七二十八也）。时值我国文明大著，善根成就，解脱缘熟，故感达摩祖师渡海西来，为东土初祖。先见梁武帝（见前文“圣谛第一义”），帝不契，遂渡江至魏，面壁九年，遇神光大师，传为第二代祖。以后辗转相传，至惠能大师为第六代祖。此为“东土二三”（二三得六）。六祖以后，便分灯而传，主要有两大支：一支是青原行思，一支是南岳怀让。本公案中的“马大师”就是南岳怀让禅师的嗣法弟子。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俗姓马，世称“马大师”，他早年修行非常用功，只管打坐。怀让禅师知他是法器，问他坐禅图什么？他说：图作佛。怀让禅师就拿一块砖头在他坐禅的地方磨，嚓啦！嚓啦！那噪音使马祖不耐烦，干扰得他打不成座。马祖起坐问：你磨砖作什么？怀让禅师答：我要把它磨成镜子。马祖说：砖头能磨成镜子么？怀让禅师就等他这句话，立即借机反问：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

怎么能成佛呢？这一问非同小可，直下震醒了马祖的迷梦！修行成道单靠打坐是不行的，打坐用功消除妄想，还要在各种境界中锻炼磨净习气。单靠打坐是除不尽习气的，一定要在种种顺的逆的境界中磨炼，习气才可以除尽。而且单靠打坐，把心坐死，入灭尽定，非但不能成佛，落入土、木、金、石倒有份在！马祖根性大利，言下知非，就向怀让禅师请教：那怎样做才对呢？怀让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启发学人有非常的手段，就反问马祖：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对，还是打牛对？

怀让禅师意在何处？为什么这么问呢？车，比喻身体；牛，比喻佛性。你要修行成佛就必须证到佛性。把身体拘在那里不动，就是打车。心性才是牛，心动身体才会动，要修心才对。（有人插话：哦！要打牛才对。）哈哈，你答打牛也不对！有牛可打，就落到一边了。前则公案讲的“鬲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干。”，你还没有明白呀。（有人问：那怎么答才行？老人说：怎么问的？那人问：打车还是打牛？老人厉声喝道：打你！）有一个“牧牛图颂”，图文并茂，讲的就是修行保任的过程。找到牛之后（比喻见性之后），这牛的性子还很野（比喻习气尚重），还要拉紧缰绳，高举鞭子看好它（比喻除习气保任的过程），到最后人也没有，牛也没有，才算真正了手。

马祖经怀让禅师的启发开示，言下大悟，心意超然。从此跟随怀让禅师，随侍左右达九年之久，深得心印。后出世说法度众，法席大盛，座下出八十余位善知识，遍布各地。早在怀让禅师跟随六祖之时，六祖就告诉怀让：“西方般若多罗（达摩祖师的师父，西天第二十七代祖）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踏杀天下人，就是说培育出很多很多大善知识，教化天下。本公案中的“马大师”就是这位马祖禅师。

马大师不安。

不安，就是生病了。诸位可能感到奇怪，像马祖这样了不起的大祖师，已经开悟成道了，怎么还会生病呢？其实，病都是夙障，是过去世久已造下的业，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要造点业。所以，纵是开悟的大祖师，也免不了要生点病。但是，开悟了，犹如大梦醒来，过去现在所作所为皆如梦幻，了不可得，即使身患重病，因心空不作病见故，亦不为病所苦。假设我们身体有了病，不要时时刻刻想着病，不为病所苦，业障即当下瓦解冰消。假如你时刻记着病，那就痛苦了，难过死了！开悟成道的人不把病摆在心上，你看着他病了，他自己可跟没病一样。宋朝的慈明禅师晚年中了风，嘴都歪了。他的侍者急得跺脚：这可怎么办？你平生呵佛骂祖，现在报应了不是？禅师说：不要发愁，我给你弄正它就是了。说着用手一推，嘴就正了，跟没病一样。业障到祖师身上，如热汤销冰。业障好比债务，在祖师那里，要还就还，要不还就不还，还也不作还想，不还也不作不还想。马祖是大祖师，别人看他生病了，他自己并不作病想，没什么痛苦，没什么不安。

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

院主，就是寺院里的当家师。和尚，是梵文的音译，中文意思是亲教师，就是最亲最尊的老师。当家师来慰问马祖：您近来身体怎么样啊？

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指白天，月面指晚上。白天晚上都是佛，就是说白天晚上都一样。没病是这样，有病是这样，有病没病都一样。

佛者，觉也。须觉破一切事物，皆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觉有照意，要时时用心观照，不可疏忽。我们平时说话、走路、工作，都是佛性的作用。须用功绵密，观照保护它。不能逐境生心，有所住着。须健康不作健康想，生病不作生病想，穿衣不作穿衣想，吃饭不作吃饭想，如此绵密用功，心里放教空空净净、坦坦荡荡地，还怕不能成道吗？修净土的人一天要念数万佛号，心系阿弥陀佛，无暇生起妄想；参禅的人贵在起疑情，疑情一起，妄想自然不生；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座上咒语不停，座下绵密观照，左右照顾着这个心，不令外驰，故皆有所证入。禅、密、净都是佛说的法，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证到都是一样的。不能说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门户之见，分河饮水，害人害己呀！应该“日面佛，月面佛”才对。

这个公案就这么简单。下面是圆悟勤禅师对这个公案的评论：

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如何得此道光辉？

祖师，就是马大师。本分事，就是时时不离自性。以本色、自在、随顺、自然的真心相见，也就是时时刻刻以“明心见性”提示学人。假如时时刻刻以“相”提示学人，时时刻刻着神通，引人入邪道，那怎么能得“此道光辉”呢？怎么能“日面佛，月面佛”而不被病魔压倒呢？我们修道，也应当如此，时时刻刻以本分事相见，不要着境、着相、着神通。要从两头考察自己，看功夫是否有所增进：一头是烦恼时，一头是喜欢时。烦恼来了，心里很痛苦，念佛的人能不忘佛号吗？参禅的人能提起话头吗？我们修心密的人还能如法打坐、绵密观照吗？高兴事来了，升官发财、被人称赞、受人尊重，喜欢得不得了，一下子想不起佛号了，提不起话头了，忘掉打坐、观照了，为境所转，何能成道？修行应该八风不动才对。八风当中，四个是顺境，四个是逆境，逆境粗，顺境细，粗的还

容易觉察，细的就不易应付了。诸位应从这两头考察自己，“日面佛，月面佛”，高兴是佛，烦恼也是佛。有没有功夫就从这里看。

此个公案，若知落处便独步丹霄。若不知落处，往往枯木岩前差路去在。

“知落处”就是知道马祖说“日面佛，月面佛”的含义。丹霄就是明朗、绚丽的天空，比喻心地光明。独步丹霄，就像在彩虹一样绚丽的天上独步空行，没有妄想执着；心量犹如虚空，顺也不可，逆也不可，健康也不可，生病也不可，舒服也不可，痛苦也不可，如此潇洒自如，即所谓“断除烦恼，得大自在”也，欲不“独步丹霄”可得乎！若不知落处，假如不能领会“日面佛，月面佛”的含义，往往就坐成“枯木禅”了，那是一条叉路，修死定，若不知回头，最后会变成土木金石的。

若是本分人到这里，须是有“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的手脚，方见马大师为人处。

耕夫就是种地的农民。过去农民用牛耕地，若把他的牛驱赶走，他就没法耕地了。饥人，肚子饿，他正要吃饭，若把他的食物夺走，他就吃不成了。手脚就是手段，这是什么样的手段呢？这就是禅宗的“恶辣钳锤”，所谓“杀人刀、活人剑”里的杀人刀。用这种手段，叫你死透了再活。就是把你所有的妄念、所有的凡情统统去掉，去得一丝不剩，要死透，不死透复苏不了。若未死透便轻许复苏，即轻率地印证学人证道，结果必是“半青半黄”，这叫“药水汞”，不是真金，遇火即飞，遇境即倒，何能敌得生死！我们修心中心法，到根尘脱落的时候，身、心爆裂，如天塌地崩！不要怕，这是修法的力量。一怕就退回来，死不透，身、心、世界化不空，就不能见性了。谚云：“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们经过这

一番刻苦用功，大死大活后，到圆寂的时候，就安然自在了。如果现在不肯做功夫，到死时就会痛苦难过。而且作不得主，便又六道轮回去了。奉劝各位，好好用功，手痛腿痛忍耐一下，功不唐捐，将来就会大自在、大安乐、大逍遥。

如今多有人道：“马大师接院主”，且喜没交涉。

接，是接引的意思。如今有许多人这样说：马大师讲“日面佛月面佛”是接引院主成道的，这都是胡揣摩，无端生出许多道理来，全都是妄想。禅之所以为禅，是本色自在，随顺自然，一丝不挂，一尘不染的。有个法在，有个接引，或有个佛成，都不相干。这样的“聪明”人还是少知道点道理好，道理越多越误事。昨天，瑞安的几位居士找我谈禅，我问他们参什么话头，他们一个也没参话头，都在研究禅宗义理。研究文字义理有什么用？都是打妄想。还是提起个话头来参究，隔断妄想，倒容易成就。修净土也一样，要是不打妄想，专心念佛。有个“聪明”人破念佛，他说：比如儿子一直喊“妈妈、妈妈”，母亲心里不烦吗？你整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也烦死了吗？说这话的人好像很聪明，很懂道理，其实这不是真聪明，全是妄想。一、他不知道，佛与凡夫不同，佛是无心相应，哪有烦恼？二、他不知道念佛的落处，念佛不是喊阿弥陀佛，而是仗佛号洗心革面，密密转移妄念，令心空净，心即是土，土即是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日久功深，必得生极乐净土，亲见阿弥陀佛。“聪明”人讲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什么用？还不如老公公、老婆婆一心念佛的好。

所以圆悟勤禅师说“且喜没交涉”。没交涉，就是扯不上关系、毫不相干。

如今众中多错会，瞠眼云：“在这里！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么交涉？驴年未梦见在！只管蹉过古人事。

众，指学禅的大众。错会，就是错误理解。他们瞪瞪眼睛说：禅就在这里啊，“日面佛”是左眼，“月面佛”是右眼。这全是错误理解，胡说八道！看来不但是现在，从古就有这样的人，不去真参实究，参禅不起疑情，不用功，尽打妄想、说道理。所以圆悟勤禅师说：“有什么交涉？驴年未梦见在！只管蹉过古人事。”蹉过古人事，是指落入意识分别，错过了藉古人因缘而自己悟道的机会。说到这里，不免有人要问：“禅不是在日常动用中吗？一切作用，皆是佛性的妙用呀！怎么说不是呢？”是的，一切日用，都是佛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认作他、住着他，一有所住便成窠臼，就不是了。

只如马大师如此道，意在什么处？

这样理解也不对，那样理解也不对，那么马大师说“日面佛，月面佛”，到底意在何处呢？到底意在什么处，诸仁还会么？问着圆悟也张口不得！

有的云：“点平胃散一盞来”，有什么把鼻？到这里，作么生得平稳去？

平胃散，是过去一种平常的药，治胃病的。有的人只图口头油滑，不老实参禅，搜集一些禅语，学着打机锋，见马祖说“日面佛，月面佛”，就来上一句：拿一碗平胃散来给大师喝。这种不契实意、乱打机锋的毛病最坏。所以圆悟勤禅师说：有什么把鼻？比方一把瓷壶，旁边安个把手，古时叫“把鼻”。没有把手就没捞没摸，比喻没有摸索着真意，没有着落。这种人只是口头油滑，其实心里乱得很，一点也不安稳。所以圆悟勤禅师说：“作么生得平稳去？”

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

识得本来，只到法身边。亟须绵密保任、时时观照、念起不随、无所得、无所求、二六时中历历孤明，方入法身正住。更须向上，孤明也不可得，亲证报、化，才能圆成佛果。“向上一路”，就是指法身向上之事，此事千圣不传。为什么不传？因为没办法传。这不是一件东西，我把它交给你就算传给你了。法身向上之事，只能自证自悟、通身放下、桶底打穿，别人用不上劲。修净土也是这样，并不是佛把你拉到净土去。你的心好比一潭水，水面平静（比喻没有妄想执着），天上的月亮（比喻佛）就会清晰地映在水里。你心里有佛，定会与佛感应道交，这就叫蒙佛接引。

“学者劳形”，学者指修行人，形指身体，劳形就是使身体很疲劳。就像马祖年轻的时候，只管打坐，那就是学者劳形。“如猿捉影”——就像猴子捞月亮一样。大家一定知道猴子捞月亮的故事。“高高山顶上，孤月照寒潭”，水中的月亮，亮晶晶的，很好看。一群猴子挂在树上一只连接着一只吊下去，要把水中的月亮捞出来，那能捞得到吗？“水中且无月，月是在青天”，其实根本用不着捞，月亮本来就好好地在天上挂着，猴子本来就美美地沐浴在月光中。这很像骑着马找马。砖头不能磨成镜子，水中的月亮也捞不出来，所以怀让禅师提示马祖：磨砖既不成镜，坐禅怎么能成佛呢？

有些人要升官、要发财，不惜杀人害命办坏事。金钱、地位、名誉、面子，都是水中的月影啊，都了不可得，一口气不来，半点也带不去。为此而不择手段，岂不是“如猿捉影”么？到头来“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还要随业受惨厉的恶报。

只这“日面佛，月面佛”极是难见。雪窦到此，亦是难颂。却为他见得透，用尽平生功夫指注他。诸人要见雪窦么？看取下文：

雪窦重显禅师是云门宗第四代祖师。雪峰禅师的弟子云门文偃创立云门宗，偃传香林澄远，远传智门光祚，祚传雪窦重显。雪窦禅师拈出一百则公案，为启发学人透脱，在每则公案后面都写了一个颂，这就是《颂古百则》。后来，临济宗的圆悟勤禅师为了进一步启发学人，逐条讲解《颂古百则》，由学人记录，结集成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碧岩录》。圆悟禅师说：这则“日面佛，月面佛”公案很是难透（极是难见），雪窦禅师到这里，也难以写颂。但他见得透、悟得彻，用尽平生功夫，直下指出，为公案作了注解。各位要见识雪窦禅师的境界么？请看下文。

下面就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

五帝三皇已成为历史陈迹，过眼云烟，了不可得。而佛性却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亘万古而长存，历沧桑而不变。昔嵩岳元圭禅师打坐时，见一帝王，形貌非常奇伟，率随从威风凛凛而来。禅师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你难道连我也不认识吗？禅师说：我观佛与众生都是平等的，对您能另眼看待吗？那帝王说：我是岳神，掌握着人类生死的大权，能让人活，也能令人死，你怎么能用平常的眼光看我呢？禅师说：我本来就不曾生，你能令一个无生的人死吗？在我看来，身体和虚空不二，我和你不二，你能让虚空和你损坏吗？就算你能损坏虚空和你，我却是不生不灭的，你尚且没有证到这个“我”，又怎么能让我生让我死呢？禅师讲的这个“我”，便是法身，便是明心见性的性，这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那岳神

却是根性大利，竟能言下知归，他原不知道有法身不生不灭之事，经禅师开示，却顿然明白了。他向禅师顶礼，恭敬地说：我比别的神正直，也比别的神有智慧，谁知您的智慧更为广大。请您传授给我正戒，使我也能得度。

所以雪窦禅师为“日面佛，月面佛”写颂，便直下指注：“五帝三皇是何物”。宋朝的神宗皇帝认为这一句不好，说这个颂“讽国”，为此不允许把《颂古百则》收进大藏经。可见皇帝的私心颇大。唐朝的宣宗是一代英明君主，信仰佛教，拥护三宝，修复旧寺，广兴佛法。他未做皇帝之前，遭武宗猜忌，便诈死潜逃，到香严禅师门下剃发作沙弥。香严禅师为庐山瀑布题诗：“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沙弥随口续上两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他是一心要作皇帝的哟。后来沙弥到盐官齐安禅师那里参禅，当时黄檗希运禅师在那里作首座。沙弥见黄檗禅师拜佛，便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禅师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礼如是事。”禅师洒脱，不作拜佛想，却是常拜。沙弥说：“用礼何为？”此语已落断灭空，这也是着相，着了非法相。禅师打了他一掌，他说：“太粗生！”他没在这一掌下开悟，反说禅师太粗暴了。禅师说：“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随后又打两掌。后来沙弥作了皇帝，还没忘这个茬。黄檗禅师圆寂后，宣宗竟谥他“粗行禅师”。宰相裴休是黄檗禅师的入室弟子，知道这三掌的故事，便向皇帝上奏：“三掌为陛下断三际也。”宣宗毕竟是信佛的皇帝，就改谥“断际禅师”。

唐宣宗是有名的信佛皇帝，尚这样自私，况宋神宗乎？宋神宗只认为“此颂讽国”，却不知道“五帝三皇是何物”这句话早就有了，雪窦禅师是借来引用。过去禅月禅师写过一首诗——《题公子行》：“锦衣鲜华手擎鹖，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穡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鹞是一种比鹰还凶的猛禽，用鹞毛做的扇子异常名贵。看这公子哥，穿着鲜丽的衣服，手里摇着鹞毛扇子，没事闲逛，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不但不务正业，而且不学无术。不但不知道农民种地的辛劳，而且一点也不懂历史，不知道“五帝三皇”是怎么回事——五帝三皇是何物？

雪窦禅师引用了这句诗，将这句诗赋以新意，直下为“日面佛，月面佛”作了注解。一句“五帝三皇是何物”就把此公案注解完了。那么雪窦禅师意在何处？诸位要见雪窦意么？须要向后退身、截断我执、泯除意识分别才行。昔远录公问兴阳剖侍者：“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娑竭，是海龙王的名称。覩面相呈，比喻自性朗然现前，又比喻两个见性的面对面问答。自性朗然现前之时，就像龙王出海一样，乾坤为之震动。现在我们俩覩面相呈，要说句亲证自性的话，又怎么说呢？剖云：“金翅鸟王当宇宙，个中谁是出头人！”金翅鸟以龙为食，金翅鸟王是鸟中之王，它拿龙王当点心吃。当宇宙，就是正在宇宙中翻飞。你用“龙王出海”作喻，我就用“金翅鸟王当宇宙”相比。此时谁敢出头！此时还有“覩面相呈”吗？还有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印证吗？前则公案讲过“髑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干”，还在欢喜，那就是意识分别尚未除尽。枯木里还有龙吟之声，还没有销干净啊。至此远录公仍不惺惺，又说：“忽遇出头，又作么生？”他还在抱着见性的境界不放，落在光影里还不自知。剖云：“似鹞捉鸬君不信，髑髅前验始知真。”鸬是斑鸬，是一种体形不大的鸟。真的见性必定能扫荡一切意识分别，就像凶猛的鹞抓斑鸬一样容易。我已经给你作了“金翅鸟吃龙”、“宇宙装海”的比喻，你还不信那？还要强出头啊？你若还抱着“见性”的概念（这正是意识分别）不放，到生死关头现前的时候，就考验出您的真假了！远云：“恁么则屈节当胸、退身三步。”远录公到这里却退缩了，可见他当面错过，并未一把擒来。到这里须

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始得，酬他“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也须是“打死了喂狗”方可，这才叫“一把擒来”，才算得上“真报佛恩”。若证不到这里，就不可能领会得“日面佛，月面佛”的真意。剖云：“须弥座下乌龟子，莫待重遭点额回！”须弥山很大，山腰是四王天，山顶是忉利天。拿须弥山当座位，比喻法身广大无边。须弥山下有个乌龟，时时伸出头来，一点它的头，立即就缩回去了。诸位，兴阳（地名）剖侍者的这句话，是比喻什么，我想大家该明白了。所以“五帝三皇是何物？”这一句话就把“日面佛，月面佛”颂尽了。下面是雪窦禅师讲自己刻苦修行的心路历程：

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

这里所说的“君”，就是指明心见性的“性”，法、报、化三身的“法身”，彻悟本来的“本来”。刚才讲过嵩岳元圭禅师的襟怀，以启大家对“了生脱死”的正解。若非彻悟本来，襟怀何能如是博大？何能如是潇洒自在？为了彻悟本来，雪窦重显禅师历尽艰辛，苦修了二十年。几度丧身失命，都是为了它呀！都是为了这个“君”。骊龙颌下有珠，异常珍贵。雪窦禅师用骊龙之珠比喻这个“君”。下苍龙窟里摘取骊龙之珠，比去老虎嘴上拔毛更为艰辛，需要何等的坚强意志、需要何等的毅力才行啊！我们呢，才做了一年功夫，就叫苦连天：哎呀！怎么还没有消息呀？是这个法不灵吧！换个法修修。要是这样，到弥勒佛下生，也无了期。当年二祖见初祖，白雪齐腰。达摩祖师在洞里坐着不动，二祖也不敢讲话，就站在洞外等，雪下得很大，都埋到了腰部。这是何等的毅力？“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能历此等艰辛，能有此等毅力，你的好消息就来了，结果就圆成了。

修任何法门，都要能耐艰辛、发长远心才行。修净土就要长远地不离佛号，参禅就要长远地不离话头。禅宗的

公案很多，取一则透不过的公案长远地挂在心头，如鸡抱卵，不得暂离。当年三峰禅师已识得本来，看到“德山托钵”公案仍透不过去。“德山托钵”公案是这样的：德山禅师座下有两个出众的弟子，师兄是岩头全豁，师弟是雪峰义存。当时雪峰禅师在众中作饭头，给大众做饭。有一天饭熟得晚了点，德山托着饭钵来吃饭，雪峰看见师父来了，便说：“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德山没说话就低头回方丈去了。一会儿岩头来了，雪峰把刚才的事告诉岩头，岩头说：“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大德山是指德山禅师，小德山是指雪峰禅师。他这话是说师父和师弟都没有透彻“末后句”。德山知道了，把岩头喊来，问：“汝不肯老僧那？”你不承认我吗？岩头“密启其意”——秘密地、悄悄地告诉德山。德山禅师第二天上堂说法，就与往常不同了。岩头听了，拍手大笑：“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不奈伊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此后，德山果然只活了三年就圆寂了。

三峰禅师透不过这个公案：难道是师父不行吗？一定要徒弟告诉他吗？“密启其意”启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三年，德山就活三年，难道他给德山授记吗？这么许多问题都透不过去。透不过就参哪！参得“头面俱肿”——头、脸都肿起来了。就这样久久坚持，疑情不断，艰苦受尽，触机遇缘，好消息就要来了。有一天，三峰禅师到后院去，听到劈竹子的声音，“啪！！”一下子就打开了。我们修行，不能一下子修黄教，一下子修红教，一下子又改念佛、或是参禅。见异思迁，就一事无成了。修任何法门都应该持之以恒。要像雪窦禅师那样，二十年如一日，不怕艰难困苦，“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

屈！堪述。

屈，就是冤屈。冤枉啊！为什么冤枉？啊！原来我们本来是佛啊。我们原先不知道，为此事历尽艰辛，修啊！

修啊！噢！原来如此！此事与苦修竟然毫不相干，原来竟是白费劲！诸位，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佛性时时都在你面前放光，是你自己不肯承当啊。不肯承当，就是有妄想，有执着。释迦牟尼佛夜睹明星成道时就说：“奇哉！一切众生俱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们只要放下妄想执着，当下就是佛，何用“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这不冤枉吗？所以叫屈！

堪述，就是也值得说说。这辛苦没有白受，值得一提。为什么呢？明白了宇宙、生命的本源，超脱了一切束缚，不再为生死所拘，自在逍遥，无往不利了。我们修道见性，有三种不同情况：

一、参禅念佛几十年。

二、修心中心法三年。

三、直指你当下见性。

三种荐得的本性都一样，但力用却不同。第一种力量最大，第三种力量最小。第三种得来容易，未曾费力，不知道珍重保护，常常轻忽，守不住而流浪。更或以为平常，未发神通，而怀疑。他不知道这平常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佛，总在神通上追究。殊不知，神通是枝末，悟道是根本。根本既得，只绵密扫荡习气，神通不求而自得。所以当面对错过：这种人，就像前面说的纨绔子弟，浪荡公子，祖上留下的基业，得来容易，不知护守，轻易地给糟蹋了。又像《法华经》里所说的呆公子，不知自身的尊贵，而流落街头乞讨，岂不冤屈！第一种，参禅念佛，得来不易，历尽艰辛，几经生死，经过几十年的持续磨练，才得见性，所以力量大，遇事不惑，透得过一切顺逆境，不为生死所染。

明眼衲僧莫轻忽。

明眼衲僧，是指彻悟本来的人。彻悟本来，就能洞察一切，不为所拘，这叫“顶门具眼”。彻悟本来，就会善观机缘，以非常的手段启发学人，这叫“肘后有符”。就算你是顶门具眼、肘后有符的明眼衲僧，到了“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这里，也不可轻轻放过（轻忽就是轻轻放过），大须仔细！“明眼衲僧莫轻忽”是雪窦颂的最后一句，他为什么这样说呢？若不仔细，岂不成了“远录公第二”，所谓“颯预佛性、笼统真如”，怎能敌得生死？！当远录公说完见性的境界，“覲面相呈”时，剖侍者讲的“金翅鸟王当宇宙，个中谁是出头人”，旨在启发远录公不能着在“乾坤震，覲面相呈”的光影里。远录公说“忽遇出头，又作么生？”竟是抱着光影不放。“似鶻捉鸛君不信，髑髅前验始知真。”指出生死事大，又加一重钳锤。“恁么则屈节当胸、退身三步。”远录公不得不放下光影（应在前句放下，至此已迟八刻），却又落在概念里。这真是：落进落退，难脱滞碍，放下光影，捡起布袋，有心可心，仍是捏怪，生死门头，岂能自在！正当“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之时，确是“轻忽”不得的。所以说：“须是仔细始得”。珍重！

【四】德山挟复问答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东划西。时节因缘，亦须应病与药。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试举看：

【四】举：

德山到泐山，【担板汉。野狐精。】

挟复子于法堂上【不妨令人疑着。纳败缺。】

从东过西、从西过东，【可杀有禅！作什么？】

顾视云：“无无。”便出。【好与三十棒。可杀气冲天。真师子儿，善师子吼】

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错。果然。点。】

德山至门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收来。头上太高生，末后太低生。知过必改，能有几人。】

便具威仪，再入相见。【依前作这去就，已是第二重败缺。嶮！】

汾山坐次。【冷眼看这老汉。捋虎须，也须是这般人始得。】

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改头换面。无风起浪。】”

汾山拟取拂子，【须是那汉始得。运筹帷幄之中。不妨坐断天下人舌头。】

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见解：这一喝也有权、也有实、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拿云攫雾者。就中奇特。】

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错。果然。点。】

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风光可爱，公案未圆。赢得顶上笠，失却脚下鞋。已是丧身失命了也。】

汾山至晚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东边落节，西边拔本。眼观东南，意在西北。】

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灵龟曳尾。好与三十棒。这般汉脑后合吃多少。】

汾山云：“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贼过后张弓。天下衲僧跳不出。】

雪窦着语云：雪上加霜！【错。果然。点。】

夹山下三个点字，诸人还会么？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

德山本是讲僧，在西蜀讲金刚经。因教中道：金刚喻定，后得智中，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然后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说即心是佛。遂发愤，担疏钞行脚，直往南方，破这魔子辈。看他恁么发愤，也是个猛利底汉。初到澧州，路上见一婆子卖油糍。遂放下疏钞，且买点心吃。婆云：“所载者是什么？”德山云：“金刚经疏钞。”婆云：“我有一问，尔若答得，布施油□作点心。若答不得，别处买去。”德山云：“但问。”婆云：“《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上座欲点那个心？”山无语。婆遂指令去参龙潭。

才跨门便问：“久向龙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龙潭和尚于屏风后引身云：“子亲到龙潭。”师乃设礼而退。至夜间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帘而出。见外面黑，却回云：“门外黑。”潭遂点纸烛度与山。山方接，潭便吹灭。山豁然大悟，便礼拜。潭云：“子见个什么？便礼拜。”山云：

“某甲自今后，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头。”至来日，潭上堂云：“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异日，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钞，于法堂前，将火炬举起云：“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烧之。

后闻汾山盛化，直造汾山，便作家相见。包亦不解，直上法堂，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顾视云：“无无。”便出。且道，意作么生？莫是颠么？人多错会，用作建立。直是无交涉。看他恁么，不妨奇特。所以道：

出群须是英灵汉，敌胜还他师子儿。

选佛若无如是眼，假饶千载又奚为！

到这里须是通方作者，方始见得。何故？佛法无许多事，那里着得情见来。是他心机那里有如许多阿劳。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到这里亦无得失是非，亦无奇特玄妙。既无奇特玄妙，作么生会他从东过西、从西过东？且道，意作么生？汾山老汉也不管他。若不是汾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汾山老，作家相见，只管坐观成败。若不深辩来风，争能如此。雪窦着语云：勘破了

也！一似铁橛相似。众中谓之着语，虽然在两边却不住在两边。作么生会他道“勘破了也”？什么处是勘破处？且道勘破德山、勘破沩山？

德山遂出，到门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与沩山掀出五脏心肝法战一场，再具威仪，却回相见。沩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沩山拟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杀奇特！众中多道：“沩山怕他。”有甚交涉！沩山亦不忙，所以道：智过于禽获得禽，智过于兽获得兽，智过于人获得人。参得这般禅，尽大地森罗万象、天堂地狱、草芥人畜，一时作一喝来，他亦不管。掀倒禅床、喝散大众，他亦不顾。如天之高，似地之厚。沩山若无坐断天下人舌头底手脚，时验他也大难。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识，到这里也分疏不下。沩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么生？尔道德山是胜是负？沩山恁么，是胜是负？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见透古人聾讹极则处，方能恁么。不妨奇特。讷堂云：雪窦着两个勘破，作三段判，方显此公案。似傍人断二人相似。

后来，这老汉缓缓地至晚方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沩山云：此

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汾山老汉不是好心。德山后来呵佛骂祖、打风打雨，依旧不出他窠窟。被这老汉见透平生伎俩。到这里唤作汾山与他受记得么。唤作“泽广藏山、理能伏豹”得么？若恁么，且喜没交涉。雪窦知此公案落处，敢与他断，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来教人见。若见得去，许尔与汾山德山雪窦同参。若也不见，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言犹在耳。过。】

二勘破，【两重公案。】

雪上加霜曾嶮堕。【三段不同。在什么处？】

飞骑将军入虏庭，【嶮！败军之将，无劳再斩。丧身失命。】

再得完全能几个。【死中得活。】

急走过，【傍若无人。三十六策。尽尔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过，【理能伏豹。穿却鼻孔。】

孤峰顶上草里坐。【果然穿过鼻孔。也未为奇特。为什么却在草里坐？】

咄！【会么？两刃相伤。两两三三旧路行。唱拍相随。便打。】

雪窦颂一百则公案，一则则焚香拈出，所以大行于世。他更会文章，透得公案，盘礴得熟，方可下笔。何故如此？龙蛇易辨，衲子难瞒。雪窦参透这公案，于节角聱讹处着三句语，撮来颂出。雪上加霜，几乎险堕。只如德山似什么？一似李广天性善射，天子封为飞骑将军。深入虏庭，被单于生获。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遂诈死。睨其傍有一胡儿骑善马，广腾身上马，推堕胡儿，夺其弓矢，鞭马南驰，弯弓射退追骑。以故得脱。这汉有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窦引在颂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见。依旧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见到、说到、行到、用到，不妨英灵。有杀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杀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问着，头上一似衲僧气概，轻轻拶着，便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离，浑无些子相续处。所以古人道：相续也大难！

看他德山汾山如此，岂是灭灭挈挈底见解。再得完全能几个！急走过——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广被捉后设计，一箭射杀一个番将，得出虏庭相似。雪窦颂到此，大

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这老汉依旧不放他出头在。雪窦道：不放过——汾山至晚间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汾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几曾是放过来！不妨奇特。到这里，雪窦为什么道“孤峰顶上草里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么处？更参三十年！

【xinming】：第四则德山挟复问答 元音老人讲述

第四则德山挟复问答

我们已经讲过三则公案了。可以看出，悟道的大祖师胸怀坦荡，赤裸裸，净洒洒，更无一丝一毫的挂碍。好比云散长空，青天澈露，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正当此时，古往今来、上下十方，任君纵横，时时处处平等无碍，岂有好与坏、是与非、有与无、对与错之隔？倘稍涉趣向，略有取舍，便成滞碍。所以说“青天白日，不可更指东划西”，此谓之“把定”。

禅者会面，语默相对，覲面相呈，作家相见，当此时节，逢此因缘，岂能乱打机锋，胡说八道！必是函（盒子）盖（盒盖子）相投，应机酬唱。或擎拳竖拂，或戏笑呵骂，或语或默，或动或静，自有其落处。如箭锋相拄，恰到好处。所以说“时节因缘，亦须应病与药”，此谓之“放行”。

所谓“官不容针”者，乃“把定”也，岂容你指东划西，自讨没趣；所谓“私通车马”，大须“放行”，不然失却一只眼也。那么，放行怎么放？把定怎么把？何处应放行？何时须把定？放行好，还是把定好？请看《碧岩录》第四则“德山挟复问答”：

德山到洵山，挟复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顾视云：“无！无！”便出。（雪窦著语云：勘破了也。）

“德山棒，临济喝”誉满禅林，德山、临济两大禅德，是禅宗里棒喝交驰的两位大祖师。德山宣鉴禅师，俗姓周，二十岁出家，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他原在四川讲《金刚经》，时称“周金刚”，著书注解《金刚经》，书名《青龙疏钞》。他听说南方禅宗倡导“见性成佛”，顿悟本来，当下是佛。他以为是“魔说”。依教下的理论，须要千劫学佛的威仪，万劫学佛的细行，然后成佛。他南方魔子，竟敢说即心是佛！于是他便发奋，担着《青龙疏钞》，直往南方，去破这些魔子。走到澧洲这个地方，见一位老婆婆在路边卖油糰。油糰是当时的一种食品，类似于现在糯米做的汤团。他走得肚子饿了，便放下担子，要买油糰作点心吃。老婆婆问他挑的是什么，他说是《青龙疏钞》，解释《金刚经》的。老婆婆说：“我有一个问题，你若答得出来，我就布施油糰给你作点心；若答不出来，就请你到别处去买。”德山说：“可以，你问吧。”老婆婆说：“《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上座您要点哪个心呢？”德山善于讲《金刚经》，原以为自己通达经中奥义，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得住他，谁知到这里却被一个老婆婆问倒了。他干瞪眼答不出话来，老婆婆就指示他去参问附近的龙潭崇信禅师。

德山到了龙潭禅师那里，一进门就说：“早就向往龙潭，谁知到了龙潭，潭也不见，龙也不现。”龙潭和尚从屏风后走出来，说：“你已经亲自到了龙潭了。”诸位，“潭也不见，龙也不现”怎么会是“亲到龙潭”呢？这就是接引他。《金刚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假如见潭、见龙，那就着相了。不见潭、不见龙，正好离相而见本性。再者，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离相的啊，“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龙潭禅师是一语双关！但周金刚当时心粗，没有当下契入，只是依礼貌顶礼而退。到了晚上，德山入室参问，他善讲《金刚经》，讲了很多《金刚经》的义理，龙潭禅师只是唯唯噢噢应付。天已经很晚了，龙潭和尚说：“夜已深，你下去休息吧。”德山就道个珍重，揭帘而出。他一看外面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便又退回，说：“外面黑。”龙潭禅师就卷了个纸卷当蜡烛，点着了递给德山。德山刚接到手里，龙潭禅师却“扑”地一下把火吹灭了。德山豁然大悟，立即向龙潭禅师礼拜。“吹烛”怎么就能悟道？这里面有什么道理？若诸位在这里透不过，回去好好参一参。龙潭和尚说：“你见了个什么，便礼拜？”德山回答说：“从今以后，我再不怀疑天下老和尚说的话！”

第二天，龙潭禅师上堂云：“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自老婆婆始，早已两棒三棒了也！）。他时异日，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德山把《青龙疏钞》堆在法堂前，举着火炬说：“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从这种词语里，可以看出德山禅师的文彩，那《青龙疏钞》一定写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太虚、巨壑（大海）比喻佛性，玄辩就是玄妙的思辩，枢机比喻聪明智慧。穷尽了玄妙的思辩，也只像一根毫毛放在太空里；竭尽了世间的聪明才智，只好比一滴水投入大海。佛性就是如此广大无边。德山禅师竟把他沥尽心血写成的《青龙疏钞》付

之一炬。“吹烛悟道”之后，德山禅师听说泐山的道风很高，座下有一千五百人，便要“作家相见”，来参泐山。

泐山灵佑禅师，是泐仰宗的创始人，乃百丈禅师的法子，马祖禅师的法孙。百丈禅师座下有一司马头陀，善观地理，他告诉百丈禅师，湖南境内有一山，名曰大泐，风水很好，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当时，灵佑禅师在百丈那里作典座，百丈禅师就遣典座去住大泐山。泐山山势险峻，渺无人迹，灵佑禅师与猿猴为伍，采橡栗充饥，一住就是六七年，却无人上山。灵佑禅师想：我住这里，本是为了利益学人，今无人往来，何必在这儿作自了汉？便离开草庵，准备下山到别处去。走到山口，看见许多狼虫虎豹拦住去路，灵佑禅师说：“你们不用拦我。我若与此山有缘，你们就各自散去；我若无缘，你们不用动，我向前走，任你们吃。”话刚说完，狼虫虎豹就四散而去，泐山禅师便又回庵。又过了不到一年，懒安上座领了十多位僧人，从百丈禅师那里来，辅助泐山禅师。此后山下居民逐渐知道了，就帮着修建寺院。学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不但地方官支持，就连宰相裴休也曾上山问法，很快就成了一千五百众的大道场。

德山到了泐山，挟复子于法堂上。复子是僧人行脚用的包裹，挟复子就是拿着包裹。他连包裹也不解开，背着包裹就上法堂了。从东过西，从西过东。他来回走动，要做什么？禅者风范，一举一动都在说法，不一定非要说话才是说法。顾视云：“无！无！”顾视就是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没有！没有！你们法堂上什么都没有，就连我走来走去都没有，他这是表示彻底悟道了。说完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法堂而去。雪窦禅师在这里着语“勘破了也”，勘破就是看透了你的行藏。诸位，是德山看透泐山，是泐山看透德山，还是雪窦看透了他们俩？你们说说看，你们能不能也看透雪窦？凡是下语，都有尾巴，雪窦在这里已是草丛里露身了也！真见道人，一法不立、一丝不挂、赤

裸裸、净洒洒，方与自性相应。你若是有个“看透”在，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沩山禅师是大手笔宗师，坐着不动，也不管他，看他有什么伎俩！这就是“官不容针”之处，在这里有一点点伎俩，就是“半青半黄”，有一点东西就不彻。法战的第一个回合，德山吃了个败仗。

德山至门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仪，再入相见。沩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沩山拟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雪窦著语云：勘破了也。）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

德山走到门口，却说：“也不得草草。”不能这样马马虎虎，吃了败仗就走啊，他还要回去翻翻本。具威仪就是具有行为规范，要有礼貌啊。沩山是一山的祖师，客人来了，要向祖师磕头礼拜的。坐具，是僧人专用的、有一定规格的方布。打坐时铺着，礼拜时作拜垫。沩山在法堂上坐着，德山按规矩礼拜完了，提起坐具，说：“和尚。”德山要用语言挑动沩山，使沩山有所举动，他要引人下水。沩山就要去拿拂子，拂子就是拂尘，要拿拂尘打他。你来翻本，用语言挑逗，要引人下水，就该吃打。德山便喝，德山好快啊！你想拿拂尘打我，我先喝你，不等你打，拂袖而出。喝也有喝的道理：你还有这个在呀！还要拿拂子啊！这就是主人和客人的转换。作家相见，应机转换，不然就死在边上了。雪窦禅师在这里又着语“勘破了也”，诸位，这又是谁勘破谁呢？德山背对着法堂，穿上草鞋就走了。法战的第二个回合，德山讨到了便宜。沩山落败了么？沩山是大作家，他自有出身之路。

沩山至晚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沩山云：“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雪窦著语云：雪上加霜！）

沕山并不忙，缓缓地到了晚上才问首座：“刚才新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啊？”首座说：“当时就背对着法堂，穿上草鞋走了。”沕山说：“这个人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沕山话里有刺：你见我取拂尘，急忙就喝；讨了便宜，匆匆就走啊，狐狸尾巴早露出来了。这就像“灵龟曳尾”，扫去了足迹，又留下扫迹。沕山禅师是大作家，不慌不忙地到了晚上，抓住这狐狸尾巴轻轻一提，就打完了这场法战的第三个回合，圆了这个公案。以后德山禅师手提大棒，孤峰据坐，呵佛骂祖，打风打雨，也没有跳出沕山禅师这句不疾不徐的话。所以雪窦在此着语：“雪上加霜。”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险堕。

这则公案可分三段：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

“一勘破”，是指德山无风三尺浪、平地起骨堆，要与沕山“作家相见”，挑起一场法战，交流交流心得。怎奈沕山禅师稳坐钓鱼台，不为他所动，德山不得不败阵而归。当年南泉山下有一庵主，别人告诉他：“近日南泉和尚在山上聚众说法，你怎么不去拜见他啊？”庵主说：“别说是南泉和尚，就是千佛出世，我也不去。”看来他已经很有把握了，能不为一境界所动。南泉禅师听到了这件事，就派他的弟子赵州禅师去勘一勘真假。赵州见了庵主便礼拜，庵主看也不看。赵州又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颇似德山），庵主还是看也不看。赵州没办法了，把门上的帘子拽下来，说：“草贼大败！”意思是说：你打了败仗，你不敢讲话。庵主还是不理他。赵州彻底没辙，只好狼狈而去（这与德山的第一个回合大败而归，何其相似）。赵州败阵回山，将此事告诉南泉，南泉说：“我从来疑着这汉。”他要亲自去勘一勘（也要翻本）。第二天，南泉禅师带着沙弥，提了一壶茶，拿了三只碗，来到

庵里，往地上一放，便说：“昨日的，昨日的。”庵主说：“昨日的，是什么？”（庵主上钩了也。这与德山挑逗沕山取拂尘，又何其相似）南泉拍了拍沙弥的背，说：“赚我来，赚我来。”拂袖便回。

“二勘破”，是指德山不甘落败，还要回去翻本，礼拜了，叫一声“和尚”，挑逗沕山拿拂子打他，仗着年轻，眼明嘴快，脚也利索，喝一声便走，讨得了便宜，胜了第二个回合。得意不可再往，便背向法堂，穿上草鞋，匆匆下山去了。好险哪！要不是眼明、嘴快、脚也快，拂子就打在了身上了。这就是雪窦颂里的“曾险堕”。雪窦禅师是三段一气颂来，把“曾险堕”放在句后，既脉络清楚，念起来又朗朗上口。可见雪窦禅师不但见地透彻，而且文才不俗。

“雪上加霜”，是指沕山禅师极其稳健，不慌不忙，贼过后再张弓，也能准准中的。缓缓地到了晚上才问首座，稳稳地对着大众评论德山。要不是他一千五百人的善知识，怎能有如此手段？沕山禅师岂是泛泛，他创立了沕仰宗，是大手笔的开宗祖师。德山禅师能从这里讨得便宜，已经是很难得了。

飞骑将军入虏庭，再得完全能几个？

飞骑将军，是指汉武帝时代的“飞将军李广”。李广武艺高强，勇猛善战，尤精骑射。有一次，他带着人马巡逻，巡到山麓，遥望有一只猛虎在草丛中蹲着。他急忙张弓搭箭，向老虎射去。他有百步穿杨的绝技，箭不虚发，当然射中。谁知走近草丛，仔细一瞧，并不是虎，而是一块大石头。箭透石中，羽露石外，用手拔箭，竟拔不出来。李广颇觉奇怪，再射这块石头，一点也射不进去了。心力不可思议，就像鸠摩罗什举鼎一样。鸠摩罗什小的时候，跟他母亲去寺里拜佛，看见一个大铁鼎，他过去一举

就举起来了。举过后，他觉得奇怪，心想：我小小年纪，怎么能举起这么重的铁鼎呢？再举，就举不动了。心一起分别，力量就不足了。若没有这分别心，神通就发现了，举鼎射石，都不在话下，嗖！一箭就能射进石头里去。

虏庭，是指匈奴的地盘。入虏庭，就是深入到匈奴的占领区。有一次，李广奉命出雁门关抵抗匈奴。匈奴的首领单于，设计层层埋伏，李广寡不敌众，竟被生擒活捉。李广假装伤重而死，他们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之间的网兜里。李广偷眼看见旁边有一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就突然腾身跳上那马，将匈奴兵推落马下，并夺了他的弓箭，快马加鞭，向南回奔。匈奴追赶，李广箭不虚发，射退追骑，竟然脱身逃回。能有几个武将有这等死里逃生的本领啊？所以说：“再得完全能几个？”

“飞骑将军入虏庭，再得完全能几个？”是比喻德山禅师，不甘法战落败，再回去相见，仗着手眼灵活，讨得了便宜。就像飞将军李广死里逃生一样。

急走过，不放过，孤峰顶上草里坐。咄！

急走过，是说德山禅师讨了便宜之后，着草鞋便行，急急地下山去了。不放过，是说沩山禅师不放过他，缓缓地到晚上才评论他：“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说他以后会“孤峰顶上草里坐”。为什么说“草里坐”呢？这叫“落草为人”，开堂说法、接引大众、弘法利生，就是落草。本来任何事情都没有，你还要“早上堂、晚入室”啊。早上上堂，是对大众普讲，普遍性的开示；晚上入室，因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晚上个别引导。晚入室又叫“请益”，去请师父开示，可使自己进步。接引大众总要讲话，这样讲、那样讲，说来说去都是白说。但有言说，都无实义，真实意义不在言处，真实

的佛性是无话可说、意想不到的。指东划西地说啊、说啊，岂不就是“落草”么！

咄！本来海清河晏、世界清平，你在那里指东划西、说三道四干什么！

雪窦禅师所写的颂就讲到这里，下面是圆悟勤禅师对该颂的评唱：

雪窦颂一百则公案，一则则焚香拈出，所以大行于世。

雪窦禅师为《颂古百则》写颂，把紧要的地方，把公案的隐晦处，呕心沥血，剖析出来。用自己的心得，引导大众，所以说“一则则焚香拈出”。就像供养佛一样，供养大众。因此大行于世，广为流传。那时《颂古百则》风靡禅林，禅宗学子纷纷学习、研究。但宋神宗却不许入藏，不允许把《颂古百则》收进大藏经。他以为“五帝三皇是何物”（见前则公案“日面佛月面佛”）这句话“讽国”，讽刺国家，不把国家的皇帝放在眼里。他不是修行人，太自私了。但他却挡不住《颂古百则》大行于世。

他更会文章，透得公案，盘雕得熟，方可下笔。何故如此？龙蛇易辨，衲子难瞒。

雪窦重显禅师不但文化水平很高、文章写得很好，而且见地透彻、透得过公案。能够左盘右旋、左绕右弯，用画龙点睛之笔，将不落语言、不犯思惟之处，和盘托出。他自己反覆推敲，到非常熟练的时候，才下笔写颂。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龙蛇易辨，衲子难瞒”哪。龙，比喻开悟的人；蛇，比喻未悟的人。开悟不开悟倒容易辨别，但要写颂，必用语言文字，而佛性却是不落语言、非关文字的。用“有言”烘托出“无言”，谈何容易！弄得不好，自己也落进去了，怎么能瞒得过开悟了的明眼衲僧呢？就

像舞动太阿宝剑一样，不但要舞得圆团灵妙，还要绝不伤锋犯手才行。

雪窦参透这公案，于节角聱讹处，着三句语，撮来颂出。雪上加霜，几乎险堕。

雪窦禅师参透了“德山挟复问答”，在这公案的转折处，着了三句语。节角聱讹处，就是公案里错综复杂的转折处。三句语，就是两句“勘破了也”，一句“雪上加霜”。撮来颂出，就是三句语连起来，一气成颂：“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险堕。”

只如德山似什么？一似李广天性善射，天子封为飞骑将军。深入虏庭，被单于生获。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遂诈死，睨其傍有一胡儿骑善马，广腾身上马，推堕胡儿，夺其弓矢，鞭马南驰，弯弓射退追骑，以故得脱。这汉有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窦引在颂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见，依旧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见到、说到、行到、用到，不妨英灵。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的人，自然杀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

杀人不眨眼，就是要杀死诸位的妄情，杀死诸位意识卜度，杀死诸位的取舍之心。把这些杀尽，妄心死透，再活转来，就救了你的法身慧命。当年云门禅师参访睦州禅师，睦州一见他来，就把门关上。云门在外面敲门，睦州问：“作什么？”云门说：“已事未明，乞师指示。”睦州开门一见，便又立即关上。一连三天都是这样。第三天，云门等他刚一开门，就跳了进去。睦州还是不放过云门，一把揪住：“快说！快说！”云门拟议（拟议就是考虑考虑怎么说），睦州一下子把他推出去，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挤伤了云门一只脚。云门痛极了，一时妄念顿空，竟于此时豁然大悟。这杀人不眨眼的手段就如此厉害。现

在的人，说他说得重一点，他就不满意了，怎能与道相应呢？若也能像古人那样诚心诚意地用功，今生成道有什么难处？我们若是真肯用功，吃得菜根香、穿得布衣暖就行了，不必欲望太高。若忙忙碌碌，向外求取，死期到来，什么也带不走，那就叫“弄精魂”，是造生死之业啊。奉劝诸位，自己本来是佛，时时观照，不要着相，心、境都不可得，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才能逍遥自在——“方有自由自在分”。

如今人有的问着，头上一似衲僧气概，轻轻拶着，便腰作段、股作截，七支八离，浑无些子相续处。所以古人道：“相续也大难。”看他德山、汾山如此，岂是灭灭挈挈的见解？再得完全能几个！

如今的人啊（宋朝时），你问到他，开头还有点衲僧气概，像是个开悟的人。再往下接着问，逼得稍稍一紧（轻轻拶着），就腰一段、股一截，七零八碎，不成人样了。宋朝的时候尚有这样的人，现在如何呢？这叫做“虾蟆禅，只跳得一跳。”所以古人说：“相续也大难。”能够不被语言卡住，就像水上葫芦，按着便转，并且恰如其分，这就叫“相续”。能够如此，谈何容易！现在举一则古人的公案，看看古人相续：梁山缘观禅师座下，有个园头，是管菜园子的，种菜供大家吃。他是个开悟的人。有一天，有个僧人去挑逗他，要他露个消息。说他：“你怎么不去问堂头和尚？问一、二则话，结结缘嘛。”园头说：“除非我不去问，我要去问，须教堂头和尚下禅床立地在！”第二天，梁山禅师上堂，园头站出来问：“家贼难防时如何？”就是说，妄念纷飞，不可收拾的时候，怎么对付？梁山说：“识得不为冤。”意思是，你既已知道妄念纷飞，不必睬它，任它自生自灭，不跟它跑。跟它跑是流浪，压制它是“搬石头压草”，都不行。跟它跑、压制它，都是用的冤枉功夫，认识清楚，不跟它跑，就不冤枉了。园头说：“识得后如何？”认识清楚了，怎么处理

这妄念啊？梁山说：“贬向无生国里！”本来无生，有就是没有，不睬它就是了，久久妄念自然不起，这就是贬向无生国里。园头说：“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么？”意思是，妄念不起就是安身立命处吗？这样就究竟了吗？梁山说：“死水不藏龙。”意思是，死住于念头不起的境界，是走了错路。死定就像一潭死水那样，不藏龙——没有什么用处。园头说：“如何是活水里龙？”梁山说：“兴波不作浪。”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兴波”。但毫无挂碍，一点也不往心里挂，做了就等于没有做，这就是“不作浪”。园头接着说：“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倾湫倒岳，把山岳都冲倒了，好大的波浪啊！就是说忽然大发脾气，怎么样啊？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来，一把抓住园头，说：“闍黎！莫教湿着老僧袈裟角。”发脾气只是“菩萨心肠罗刹面”，吓吓对方，教育他人而已，毫无嗔怒之心。看似倾湫倒岳之势，还不曾弄湿袈裟角呢！看他古人一问一答，相续得恰如其分，如箭锋相拄。若非见地透彻，焉能如是？

“急走过”——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广被捉后设计，一箭射杀一个番将，得出虏庭相似。雪窦颂到此，大有功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这老汉依旧不放他出头在。雪窦道“不放过”洵山至晚间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洵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几曾是放过来？不妨奇特！到这里，雪窦为什么道“孤峰顶上草里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么处？更参三十年！

“咄！”就是雪窦禅师在颂后的一喝，这一喝落在什么处啊？圆悟勤禅师评唱完毕，我也该讲完这则公案了。圆悟勤禅师不是真的让你再去参三十年，参一参“咄！”落在何处。这是一句激励的话，激励你要见当下便见，不要拖泥带水。诸位还见么？

(振威一喝) 参!

【五】雪峰打鼓普请

垂示云：大凡扶竖宗教，须是英灵底汉。有杀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时、卷舒齐唱、理事不二、权实并行。放过一着，建立第二义门。直下截断葛藤，后学初机难为凑泊。昨日恁么，事不获己。今日又恁么，罪过弥天。若是明眼汉，一点谩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里横身，不免丧身失命。试举看：

【五】举：

雪峰示众云：【一盲引众盲。不为分外。】

“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是什么手段？山僧从来不弄鬼眼睛。】

抛向面前，【只恐抛不下！有什么伎俩？】

漆桶不会。【倚势欺人。自领出去。莫谩大众好。】

打鼓普请看。”【瞎！打鼓为三军。】

长庆问云门：“雪峰与么道，还有出头不得处么？”
门云：“有。”庆云：“作么生？”门云：“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

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余。我更与尔打葛藤，
拈拄杖云：还见雪峰么？咄！王令稍严，不许搀夺行市。”

大沲哲云：“我更与哲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
“看，看，雪峰向诸人面前放屙。咄！为什么屎臭也不知。”

雪峰示众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处。只是不妨辛勤，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处作饭头，也只为透脱此事。及至洞山作饭头，一日洞山问雪峰：“作什么？”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齐去。”山云：“大众吃个什么？”峰便覆盆。山云：“子缘在德山。”指令见之。

才到便问：“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打一棒，云：“道什么？”因此有省。

后在鳌山阻雪，谓岩头云：“我当时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脱相似。”岩头喝云：“尔不见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须是自己胸中流出，盖天盖地，方有少分相应。”雪峰忽然大悟，礼拜云：“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

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后人依规矩。若恁么，正是谤他古人，谓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岂以一言半句，以当平生！若扶竖宗教、续佛寿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处。看他此个示众，盖为他曾见作家来，所以有作家钳锤。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机意识思量、鬼窟里作活计，直是超群拔萃、坐断古今、不容拟议。他家用处，尽是如此。

一日示众云：“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取。”时稜道者出众云：“恁么，则今日堂中大人丧身失命去在。”

又云：“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汝等诸人，向什么处厠？”

又云：“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时保福问鹅湖：“僧堂前即

且置，如何是望州亭、乌石岭相见处？”鹅湖骤步归方丈。

他常举这般语示众。只如道“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这个时节，且道，以情识卜度得么。须是打破罗笼，得失是非一时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缳，方见他用处。且道，雪峰意在什么处？人多作情解道：“心是万法之主，尽大地一时在我手里。”且喜没交涉。到这里，须是个真实汉，聊闻举着，彻骨彻髓见得透，且不落情思意想。若是个本色行脚衲子，见他恁么，已是郎当为人了也。

看他雪窦颂云：

牛头没，【闪电相似。蹉过了也。】

马头回，【如击石火。】

曹溪镜里绝尘埃。【打破镜来与尔相见，须是打破始得。】

打鼓看来君不见，【刺破尔眼睛。莫轻易好。漆桶有什么难见处！】

百花春至为谁开？【法不相饶。一场狼籍。葛藤窟里出头来。】

雪窦自然见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割，与他颂出“牛头没，马头回”，且道说个什么？见得透底，如早朝吃粥斋时吃饭相似，只是寻常。雪窦慈悲，当头一锤击碎，一句截断，只是不妨孤峻。如击石火、似闪电光，不露锋铓，无尔凑泊处。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么？此两句一时道尽了也。雪窦第三句却通一线道，略露些风规，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会，不唯带累老僧，亦乃辜负雪窦。

古人句虽如此，意不如此，终不作道理系缚人。“曹溪镜里绝尘埃”，多少人道：“静心便是镜。”且喜没交涉，只管作计较道理，有什么了期！这个是本分说话，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头没，马头回”，雪窦分明说了也，自是人不见。所以雪窦如此郎当，颂道“打鼓看来君不见”痴人还见么？更向尔道“百花春至为谁开”可谓豁开户牖，与尔一时八字打开了也！及乎春来，幽谷野涧，乃至无人处，百花竞发。尔且道，更为谁开？

【xinming】：就算是漆桶，也可以“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呀。

【lvm】：谁都能“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

漆桶不是不能撮来，而是不能领会——“漆桶不会”。

【xinming】：那漆桶要是领会了呢？

【lvm】：既已领会，便非漆桶。

【xinming】：那又是什么？

【花好月圆】：漆桶！

【xinming】：换个名字如何？比如“玻璃桶”？

【lvm】：我也来抢答一句：还是漆桶！

【李无忧】：请问 LVM 老师，望洲亭乌石岭是指何所言？

【lvm】：应是当时与会大众都知道的地名。

【李无忧】：那‘南山鳖鼻蛇’说的又是啥？

【lvm】：鳖鼻蛇是毒性最烈的一种毒蛇。这里是比喻。

触着丧身失命！

【李无忧】：善哉此蛇！也非常人所能见。

【李无忧】：LVM 老师，请您讲讲这几句话好吗？

昨日恁么，事不获已。今日又恁么，罪过弥天。

何为‘出头不得处’？

王令稍严，不许撓夺行市。

牛头没，马头回。

【lvm】：

昨日恁么，事不获已。今日又恁么，罪过弥天。

*昨日恁么，你那么问，我只好那么说，故称“事不获已”——不得已，只好应问而答，如虚钟应扣而响，响过便休，不留痕迹。

*今日又恁么，今日你没那么问，我若还那么说，那是我多事，不干净，不剿绝，徒乱你的心神，故称“罪过弥天”。

何为‘出头不得处’？

*是这段吗：长庆问云门：“雪峰与么道，还有出头不得处么？”门云：“有。”庆云：“作么生？”门云：“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

*长庆和云门都是雪峰的高足弟子。雪峰是地名，古人不直呼其名，而呼地名，这是尊敬。“雪峰与么道，还有出头不得处么？”——雪峰那么说话，可有站不住脚的地方么？“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绝非骂雪峰。这是云门的禅风。就象那“打死喂狗”绝非骂世尊，而是将“惟我独尊”和盘托出一样，在这里也是把雪峰之意和盘托出。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长庆面前。

王令稍严，不许撓夺行市。

✱跟那“官不容针”同义。（哈哈！我这已经是“私通车马”了。）

牛头没，马头回。

✱意即：前生张三死，后生李四生，头出头没。

【李无忧】：感谢您慈悲当机开示，再请您对大家讲讲：如何才能不向纸上寻张公子？

【桃子】：不寻就是不寻了嘛，还问个P。罗里罗嗦的。

【lvm】：不用“如何”，先别在坛子上寻吧。

【李无忧】：后呢？在哪里寻也不得啊！

【lvm】：分明纸上张公子，尽力高声唤不应。

【hs】：下面这几个句子现代文怎么解释？

事不获已

王令稍严，不许换夺行市

无尔凑泊处

且喜没交涉

【善财】：这几个句子都算是古代的口语，所以语意随着语境口气的不同会有许多丰富的含义，即便勉强解释一下，还是不如原句生动活泼哦：

下面这几个句子现代文怎么解释？

◎还是要结合原文里的环境通盘理解。

事不获已

◎事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

“……昨日恁么，事不获已。今日又恁么，罪过弥天。……”

以前种种方便权说，实在是应对初机，不得以而为之，如果因为这个，现在就进而墨守成见，把方便当成究竟，何异于认贼为父！……

王令稍严，不许撓夺行市

◎王令者，般若正见，不容拟议，所以稍严，若还有人在知见上争长论短，就象在菜市场中小贩们吵吵嚷嚷的分辨不休，更应休止。

无尔凑泊处

◎没有你落脚处

且喜没交涉

◎这句话公案里用的频率比较高。

一种意思是说“幸好远远与作者本意无关”，

还有一种意思是指，“大好大好，相不互干，宾归宾位，主归主位，各自相安无事也！”

诸位，在本文中，宾主各是哪一个？两者又有何区别？

◎呵呵，如果解释的不对，还请师兄们更正。

【柏树子】：《汉典》解释：【凑泊】1.亦作"凑泊"。亦作"凑拍"。2.凝合；聚合。3.凑合；拼凑。4.促成；形成。5.附着。6.凑巧。

【大手老人】：善财柏树子，其理皆是。须知真如，带理皆妄。自心无相，妙用岂成著？

【善财】：所以说是七嘴八舌，说三道四。

——且喜没交涉。

【心明】：山云：“大众吃个什么？”，请大家接一句如何？

原文：一日洞山问雪峰：“作什么？”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齐去。”山云：“大众吃个什么？”

【lvm】：“青原白家酒三盞，吃了犹道未沾唇。”

【善财】：嘻嘻，跳一跳，是蛤蟆，跳两跳，——还是蛤蟆。

雪峰一句：“沙米一齐去。”，足见脚不点地，就是四句五句说过来，也是枉然！

不得已，俺来改编一下，大伙看看：

一日洞山问雪峰：“作什么？”

峰云：“淘米。”

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

峰捻一粒砂示山云：“供养舍黎。”

山云：“大众吃个什么？”

峰道：“青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呵呵～二老别怪俺^0^

【lvm】：覆盆打棒是德山的作略，雅句成颂是曹洞的风格。

【善财】：呵呵～这祝酒歌莫非也是曹洞老师的手笔？

确实不错，句义隽永，意味绵长。

【lvm】：《无门关》第十则：

曹山和尚因僧问“清税孤贫，乞师赈济。”

山云：“税阁梨！”

税应：“诺！”

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无门曰：清税输机，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来机。然虽如是，且道，哪里是税阁梨吃酒处？

颂曰：贫似范丹，气如项羽。活计虽无，敢与斗富。

【善财】：哈哈～

【六】云门日日好日

【六】举：

云门垂语云：“十五日已前不问汝，【半河南，半河北。这里不收旧历日。】

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不免从朝至暮。切忌道着。来日是十六。日月如流。】

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收。虾跳不出斗。谁家无明月清风。还知么？海神知贵不知价。】

云门初参睦州。州旋机电转，直是难凑泊，寻常接人，才跨门便搥住云：“道！道！”拟议不来，便推出云：“秦时镀轳钻。”云门凡去见，至第三回，才敲门，州云：“谁？”门云：“文偃。”才开门便跳入，州搥住云：“道。道。”门拟议，便被推出门，一足在门闩内，被州急合门，拶折云门脚。门忍痛作声，忽然大悟。后来语脉接人，一摸脱出睦州。后于陈操尚书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峰处去。至彼，出众便问：“如何是佛？”峰云：“莫寐语。”云门便礼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问：“子

见处如何？”门云：“某甲见处，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

灵树二十年不请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复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钟，三门前接首座，众皆讶之。云门果至，便请入首座寮解包。灵树，人号曰“知圣禅师”，过去未来事皆预知。一日，广主刘王将兴兵，躬入院，请师决臧否。灵树已先知，怡然坐化。广主怒曰：“和尚何时得疾？”侍者对曰：“师不曾有疾。适封一合子，令俟王来呈之。”广主开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广主悟旨，遂寝兵，请云门出世，住灵树，后来方住云门。

师开堂说法，有鞠常侍致问：“灵树果子熟也未？”门云：“什么年中得信道生？”复引刘王昔为卖香客等因缘。刘王后谥灵树为知圣禅师。灵树生生不失通。云门凡三生为王，所以失通。一日刘王诏师入内过夏，共数人尊宿，皆受内人问讯说法，唯师一人不言，亦无人亲近。有一直殿使，书一偈，贴在碧玉殿上，云：

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宜默不宜喧。

万般巧说争如实，输却云门总不言。

云门寻常爱说三字禅：“顾、鉴、咦！”又说一字禅：僧问：“杀父杀母，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向什么处忏悔？”门云：“露。”又问：“如何是正法眼藏？”门云：“普。”直是不容拟议。到平铺处，又却骂人。若下一句语，如铁橛子相似。后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门宽、德山密、香林远，皆为大宗师。香林十八年为侍者，凡接他，只叫“远侍者”。远云：“喏。”门云：“是什么？”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门云：“我今后更不叫汝。”云门寻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难为凑泊，有抽钉拔楔底钳锤。雪窦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

垂个问头示众云：“十五日已前不问汝，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坐断千差，不通凡圣。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前，这语已坐断千差。十五日已后，这语也坐断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后人只管随语生解，有什么交涉！他云门立个宗风，须是有人为人处。垂语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语通贯古今，从前至后，一时坐断。山僧如此说话，也是随语生解。他杀不如自杀，才作道理，堕坑落堑。云门一句中，三句俱

备，盖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语，须要归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无许多论说。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见古人意旨。看取雪窦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穴，向什么处去？放过一着。】

拈得七，【拈不出，却不放过。】

上下四维无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是地，东南西北与四维，有什么等匹！争奈拄杖在我手里。】

徐行踏断流水声，【莫问脚跟下。难为体究。打入葛藤窟里去了也。】

纵观写出飞禽迹。【眼里亦无此消息。野狐精见解。依前只在旧窠窟里。】

草茸茸，【脑后拔箭，是什么消息？堕在平实处。】

烟幂幂，【未出这窠窟。足下云生。】

空生岩畔花狼籍。【在什么处。不唧溜汉。勘破了也。】

弹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尽法界向舜若多鼻孔里道将一句来。在什么处！】

莫动着！【前言何在！动着时如何？】

动着三十棒。【自领出去。便打。】

雪窦颂古，偏能如此。当头以金刚王宝剑挥一下了，然后略露些风规。虽然如此，毕竟无有二解。

“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算数会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窦蓦头下两句言语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见。“去却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计。何故？胡饼有什么汁！人多落在意识中。须是向语句未生已前会取始得。大用现前，自然见得也。所以释迦老子成道后，于摩竭提国，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我宁不说法，疾入于涅槃。”到这里觅个开口处不得，以方便力故，为五比丘说已。至三百六十会，说一代时教，只是方便。所以，脱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义门中浅近之处，诱引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尽大地无一个半个。且道，作么生是第一句？到这里，雪窦露些意教人见。尔但上不见有诸佛，下不见有众生，外不见有山河大地，内不见有见闻觉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长短好恶，打成一片，一一拈来，更无异见。然后应用，不失其宜，方见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若于此句透得，直得上下四

维，无有等匹。森罗万象，草芥人畜，着着全彰自己家风。所以道：

万象之中独露身，惟人自肯乃方亲。

昔年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

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风行草偃、水到渠成。

“徐行踏断流水声”，徐徐行动时，浩浩流水声也应踏断。“纵观写出飞禽迹”纵目一观，直饶是飞禽迹，亦如写出相似。到这里，镬汤炉炭吹教灭，剑树刀山喝便摧，不为难事。雪窦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无事界中，复道：“草茸茸，烟幂幂”，所以盖覆却。直得“草茸茸，烟幂幂”，且道是什么人境界？唤作“日日是好日”得么？且喜没交涉！直得“徐行踏断流水声”也不是，“纵观写出飞禽迹”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烟幂幂”也不是，直饶总不恁么。

正是“空生岩畔花狼籍”，也须是转过那边始得。岂不见，须菩提岩中宴坐，诸天雨花赞叹。尊者曰：“空中雨花赞叹，复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释。”尊者曰：“汝何赞叹？”天曰：“我重尊者善说般若波罗蜜

多。”尊者曰：“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汝云何赞叹？”
天曰：“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
又复动地雨花。雪窦亦曾有颂云：

雨过云凝晓半开，数峰如画碧崔嵬。

空生不解岩中坐，惹得天花动地来。

天帝既动地雨花，到这里更藏去那里？雪窦又道：

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

忙忙扰扰知何穷，八面清风惹衣袂。

直得净裸裸赤洒洒，都无纤毫过患，也未为极则。且
毕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弹指堪悲舜若多”，梵语
“舜若多”，此云“虚空神”，以虚空为体，无身觉触，
得佛光照，方现得身。尔若得似舜若多神时，雪窦正好弹
指悲叹。又云：“莫动着”，动着时如何？白日青天，开
眼瞌睡！

【李无忧】：lvm 老师，这十五日以前与十五日以后
是指何所言啊？

【lvm】：如果云门这么自问自答，是不是就会好懂些：

云门垂语云：“威音王佛已前不问汝，威音王佛已后道将一句来。”自代云：“佛佛是好佛。”

【李无忧】：句句是好句！

那一和七又指何啊？

【lvm】：您是否看出“日日是好日”含“万法归一”之意呀？

我们来看雪窦颂：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

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迹。

草茸茸，烟幂幂，空生岩畔花狼籍。

弹指堪悲舜若多，……………（莫动着！动着三十棒。）

在说这个雪窦颂之前，先来一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去却一，——收起你那“一归何处？”

问：那么，“万法归一”后如何？此后万法就断灭了么？

答：绝非断灭，而是一体全彰、无处不在。

拈得七，——只有收起你那“一归何处？”才能拈得起这个“七”，才能拈得起这个“无处不在”。

上下四维无等匹。——上下思维都是“处”。并非“一归何处”，而是何处都归这个“一”。

那么，“万法归一”后究竟如何呢？

徐行踏断流水声，——散步溪畔，不会被流水声所转。

纵观写出飞禽迹。——放眼长空，不会被飞鸟引了去。

哦！活脱脱地“不为境迁”哪。

草茸茸，烟幂幂，空生岩畔花狼籍。——草茸茸任它茸茸，烟幂幂任它幂幂，正如须菩提宴坐，一片空寂，感得天帝雨花赞叹。

能与天帝对话，死寂一片么？不是的。此时有念就是无念。对话任它对话，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活脱脱地“不随念转”哪。

弹指堪悲舜若多——圆悟禅师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梵语“舜若多”，此云“虚空神”，以虚空为体，无身觉触，得佛光照，方现得身。尔若得似舜若多神时，雪窦正好弹指悲叹。

悲叹什么？下一句便要答出了么？

…………——至此言语道断，已经开不得口了也！

啊？？

“啊”什么？别动着！

动着就怎么了？

哈哈！雪窦的“三十棒”与圆悟的“白日青天，开眼瞌睡”是同是别？若再不会，真的是白日青天，开眼瞌睡了。直饶棒如雨点、喝似雷奔，累死雪窦也枉然。那就当真是“堪悲”了也！

【李无忧】：顶礼赞叹古德之行持，也赞叹 LVM 老师于开口不得处合盘托出。

还可这样解么？我发现这偈子后一句总可注释前一句：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迹。草茸茸，烟幂幂，空生岩畔花狼籍——弹指堪悲舜若多——……………。

【lvm】：您再看看，前句是否也可注解后句呀？

【李无忧】是啊，原来这偈前句也可注解后句，后句又可注解前句，真是妙啊！

【lvm】：三藏十二部都是这个的注解，岂不更妙。

【李无忧】无处不是春，一切一切皆这个！

看了您上一贴，笑得半天合不住嘴。

【lvm】：“莫动着”的，正是这个。

《六祖坛经》云：

……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荷泽神会给“这个”安名，动着了也。所以六祖大师呵责他。

【李无忧】：加上一字即不中，又如蚊子上铁牛，至此以张嘴不得。

然也有丈夫为人落草，应病与药，说而无说也。

【lvm】：对呀！老人不惜落草为人的一句就是：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

老人并未立这个“灵知”，而是随说随扫。

【李无忧】：师尊的大恩又如何可报得万中之一。

若真从此句契入，即无能入，又无所入，连灵知也是不可得，但非断灭。如此方是不负师恩啊！再去做事情，好也如此，坏也如此，逆也如此，顺也如此，倒霉时也如此，享福时也如此，如此方是不负师恩啊！

【lvm】：对！老人常说“灵知也不可得”。

【李无忧】：无奈众生执指为月之习牢固，金铢虽贵，入眼成翳。

我等没信佛时自是遇名染名，遇色染色，遇利染利。如今修证佛法了，却又是遇佛染佛，遇法染法乃至遇灵知染灵知。此是众生颠倒妄想作怪，又关善知识指向明月的手指何事啊！所以众生难度也。

末学以为，有人从此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会入，自是比那心无主张，东奔西走盲修瞎练要强上千百倍了，到时只须扫净灵知之见即归家稳坐了，话又说回来，真会入此句又怎会再给‘这个’加上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的标签呢！

【丁零】：有佛处急走过，无佛处莫停留。

【憨村傻大姐】：看得我垂涎三尺，不垂涎也未必是。

自己不知在哪里卡住了，总不对劲儿。

【lvm】：在“是、不是”那儿卡住了。

若挣脱了这个“卡住”，哪还容得“是”与“不是”！

【憨村傻大姐】我怎么觉得自己就是“知解宗徒”啊？只是比神会乖一点，没给这个起名字而已。

【lvm】：起名字轻，落进去重。

待你从“是、不是”里脱出时，就知道了。

【xinming】：从前往后看似答“一归何处”，从后往前看却浑然一体，没我下口处。

【lvm】：借你这句，下口就是动着。

【xinming】：这些我都不想管了，打算彻底重头来过。

【lvm】：别“打算”就是“从头”。

【xinming】：其实我找了找，也没什么头不头的。

【xinming】：“莫动着”？什么叫动着啊？是不是“触着丧身失命”的意思？

【痴人说梦】：这就是动着呀！

【lvm】：是啊！雪窦宁缺一句，也不动着。

【痴人说梦】：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迹。
动是不动？

【lvm】：莫动着！

【痴人说梦】：足见雪窦颠语！

【lvm】：哈哈！雪窦也是大段作怪。

【七】法眼汝是慧超

垂示云：声前一句，千圣不传，未曾亲觐，如隔大千。设使向声前辨得，截断天下人舌头，亦未是性燥汉。所以道：天不能盖，地不能载，虚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无佛处独称尊，始较些子。其或未然，于一毫头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纵八横，于法自在自由，信手拈来，无有不是。且道得个什么，如此奇特？复云：大众会么？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论盖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窦公案又作么生？看取下文：

【七】举：

僧问法眼：【道什么。檐枷过状。】

“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道什么。眼睛突出。】

法眼云：“汝是慧超。”【依模脱出。铁餽馅。就身打劫。】

法眼禅师，有啐啄同时底机，具啐啄同时底用，方能如此答话。所谓超声越色，得大自在，纵夺临时，杀活在

我，不妨奇特。然而此个公案，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会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直下拨开一条正路。后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会，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么答。”有者道：“大似骑牛觅牛。”有者道：“问处便是。”有什么交涉！若恁么会去，不惟辜负自己，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见他全机，除非是一棒打不回头底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向言外知归，方有少分相应。若一一作情解，尽大地是灭胡种族底汉。

只如超禅客于此悟去，也是他寻常管带参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脱相似。只如则监院在法眼会中，也不曾参请入室，一日法眼问云：“则监院何不来入室？”则云：“和尚岂不知，某甲于青林处，有个入头。”法眼云：“汝试为我举看。”则云：“某甲问：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来求火。”法眼云：“好语。恐尔错会，可更说看。”则云：“丙丁属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觅佛。”法眼云：“监院果然错会了也。”则不愤，便起单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则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识，岂可赚我耶？”遂回再参。法眼云：“尔但问我。我为尔答。”则便问：“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则

于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会。所谓彼既无疮，勿伤之也。这般公案，久参者，一举便知落处，法眼下谓之箭锋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简，直论箭锋相拄，是他家风如此。一句下便见，当阳便透。若向句下寻思，卒摸索不着。

法眼出世，有五百众。是时佛法大兴，时韶国师久依疏山，自谓得旨，乃集疏山平生文字顶相，领众行脚，至法眼会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参徒随众入室。一日法眼升座，有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在众闻之忽然大悟。后出世，承嗣法眼，有颂呈云：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法眼印云：“只这一颂，可继吾宗。子后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么悟去，是什么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说，须是自己二六时中打办精神，似恁么与他承当。他日向十字街头垂手为人，也不为难事。所以僧问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负

处？不见云门道：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雪窦后面颂得不妨显赫，试举看：

江国春风吹不起，【尽大地那里得这消息？文彩已彰。】

鹧鸪啼在深花里。【喃喃何用？又被风吹别调中。岂有恁么事。】

三级浪高鱼化龙，【通这一路。莫谩大众好。踏着龙头。】

痴人犹戽夜塘水。【扶篱摸壁，挨门傍户。衲僧有什么用处？守株待兔。】

雪窦是作家，于古人难咬、难嚼、难透、难见、节角諠讹处，颂出教人见，不妨奇特。雪窦识得法眼关楔子，又知慧超落处，更恐后人向法眼言句下错作解会，所以颂出。这僧如此问，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此两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江西江南多作两般解会，道：“江国春风吹不起”，用颂“汝是慧超”。只这个消息，直饶江国春风也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用颂诸方商量这话，浩浩地，似鹧鸪啼在深花里相似。有什么交涉！殊不知，雪窦这两

句只是一句，要得无缝无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语也端，盖天盖地。他问“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窦道：“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向这里荐得去，可以丹青独步。尔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

雪窦第三、第四句，忒杀伤慈，为人一时说破：超禅师当下大悟处，如“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禹门三级浪，孟津即是龙门，禹帝凿为三级。今三月三，桃花开时，天地所感，有鱼透得龙门，头上生角，昂鬣鬣尾，擎云而去。跳不得者点额而回。痴人向言下咬嚼，似戽夜塘之水求鱼相似。殊不知，鱼已化为龙也！端师翁有颂云：

一文大光钱，买得个油糍。

吃向肚里了，当下不闻饥。

此颂极好，只是太拙。雪窦颂得极巧，不伤锋犯手。旧时庆藏主爱问人：如何是三级浪高鱼化龙？我也不必在。我且问尔，化作龙去，即今在什么处？

【八】翠岩眉毛在么

垂示云：会则途中受用，如龙得水，似虎靠山。不会则世谛流布，羝羊触藩，守株待兔。有时一句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句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句坐断天下人舌头，有时一句随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别机宜，识休咎，相共证明。若也世谛流布，具一只眼，可以坐断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且道凭个什么道理？还委悉么？试举看：

【八】举：

翠岩夏末示众云：“一夏以来，为兄弟说话，【开口焉知恁么！】

看翠岩眉毛在么？”【只赢得眼睛也落地，和鼻孔也失了。入地狱如箭射。】

保福云：“作贼人心虚。”【灼然！是贼识贼。】

长庆云：“生也。”【舌头落地，将错就错。果然。】

云门云：“关！”【走在什么处去。天下衲僧跳不出。败也。】

古人有晨参暮请。翠岩至夏末，却恁么示众。然而不妨孤峻，不妨惊天动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说心说性、说顿说渐，还有这个消息么？一等是恁么时节，翠岩就中奇特。看他恁么道，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古人垂一钩，终不虚设，须是有个道理为人。人多错会道：“白日青天说无向当话，无事生事。夏末先自说过，先自点检，免得别人点检他。”且喜没交涉！这般见解，谓之灭胡种族。历代宗师出世，若不垂示于人，都无利益，图个什么！到这里见得透，方知古人有“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手段。如今人问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计。看他屋里人，自然知他行履处。千变万化，节角聩讹，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与他酬唱。此语若无奇特，云门、保福、长庆三人，咂咂地与他酬唱作什么。

保福云：“作贼人心虚。”只因此语，惹得适来说许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么生？切忌向句下觅他古人，尔若生情起念，则换尔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转语，截断翠岩脚跟。

长庆云：“生也。”人多道：长庆随翠岩脚跟转，所以道“生也”。且得没交涉！不知长庆自出他见解，道“生也”各有出身处。我且问尔：是什么处是生处？一似作家面前，金刚王宝剑直下使用。若能打破常流见解，截断得失是非，方见长庆与他酬唱处。

云门云：“关！”不妨奇特，只是难参。云门大师多以一字禅示人，虽一字中，须具三句。看他古人，临机酬唱，自然与今时人迥别。此乃下句底样子。他虽如此道，意决不在那里。既不在那里，且道在什么处？也须子细自参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直下八面玲珑。雪窦为他一个“关”字，和他三个穿作一串颂出：

翠岩示徒，【这老贼。教坏人家男女。】

千古无对。【千个万个，也有一个半个。分一节。】

关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特。若是恁么人，方解恁么道。】

失钱遭罪。【饮气吞声。雪窦也不少。和声便打。】

潦倒保福，【同行道伴。犹作这去就。两个三个。】

抑扬难得。【放行，把住，谁是同生同死？莫谤他好。且喜没交涉。】

唠唠翠岩，【这野狐精，合取口好。】

分明是贼。【道着也不妨。捉败了也。】。

白圭无玷，【还辨得么？天下人不知价。】

谁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从来无眼。碧眼胡僧。】

长庆相谮，【是精识精。须是他始得。未得一半在。】

眉毛生也。【在什么处？从顶门上至脚跟下，一茎草也无。】

雪窦若不恁么慈悲，颂出令人见，争得名善知识。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获已。盖为后学着他言句，转生情解，所以不见古人意旨。如今忽有个出来，掀倒禅床，喝散大众，怪他不得。虽然如此，也须实到这田地始得。雪窦道：千古无对。他只道：看翠岩眉毛在么？有什么奇特处，便乃千古无对？须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来，不是造次，须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窦着一言半句，如金刚王

宝剑，如踞地狮子，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若不是顶门具眼，争能见他古人落处。这个示众，直得千古无对，过于德山棒、临济喝。且道雪窦为人，意在什么处？尔且作么生会？

他道“千古无对。关字相酬，失钱遭罪。”这个意如何？直饶是具透关底眼，到这里也须子细始得。且道是翠岩失钱遭罪，是雪窦失钱遭罪，是云门失钱遭罪？尔若透得，许尔具眼。

“潦倒保福，抑扬难得。”抑自己、扬古人，且道保福在什么处是抑，什么处是扬？

“唠唠翠岩，分明是贼。”且道他偷什么来，雪窦却道“是贼”。切忌随他语脉转却，到这里须是自有操持始得。

“白圭无玷”，颂翠岩大似白圭相似，更无些瑕翳。
“谁辨真假”，可谓罕有人辨得。

雪窦有大才，所以从头至尾，一串穿却。末后却方道：“长庆相谮，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么处？急着眼看！

【善财】：拿笔来~~~待俺替老汉添一道眉毛！

【开妙】：回复:呈上朱笔一管，请——

【LVM】：哈哈！朱笔不行，他要的是墨笔。

【善财】：^o^，正是所谓：将谓胡须赤，更有赤胡
须～

【九】赵州四门开也

垂示云：明镜当台，妍丑自辨。镢钁在手，杀活临时。汉去胡来，胡来汉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这里又作么生？若无透关底眼、转身处，到这里灼然不柰何。且道如何是透关底眼、转身处？试举看：

【九】举：

僧问赵州：“如何是赵州？”【河北河南，总说不着。烂泥里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

州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开也。相骂饶尔接嘴，相唾饶尔泼水。见成公案，还见么？便打。】

大凡参禅问道，明究自己，切忌拣择言句。何故不见赵州举道：“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又不见云门道：“如今禅和子，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地，便道：这个是上才语句，那个是就身处打出语。”不知古人方便门中，为初机后学未明心地、未见本性，不得已而立个方便语句。如祖师西来，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里如此葛藤？须是斩断语言，格外见谛，透脱得去。可谓如龙得水，似虎靠山。久参先德，有见而未透、透而未明，

谓之请益。若是见得透请益，却要语句上周旋，无有凝滞。久参请益，与贼过梯。其实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云门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何须达磨西来！”

汾阳十八问中，此问谓之“验主问”，亦谓之“探拨问”。这僧致个问头，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赵州，也难抵对他。这僧问：如何是赵州？赵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僧云：“某甲不问这个赵州。”州云：“尔问那个赵州？”后人唤作“无事禅”，赚人不少。何故他问赵州，州答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所以只答他赵州。尔若恁么会，三家村里汉。更是会佛法去，只这便是破灭佛法，如将鱼目比况明珠，似则似，是则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无事？也须是子细始得。远录公云：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指南之旨，不在言诠。十日一风，五日一雨。安邦乐业，鼓腹讴歌。谓之太平时节，谓之无事。不是拍盲，便道无事。须是透过关捩子，出得荆棘林，净裸裸，赤洒洒，依前似平常人。由尔有事也得，无事也得。七纵八横，终不执无定有。有般底人道：本来无一星事，但只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此是大妄语！谓之“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元来不曾参得透，见人说心说性，说玄说妙，

便道只是狂言，本来无事。可谓一盲引众盲！殊不知，祖师未来时，那里唤天作地，唤山作水来！为什么祖师更西来？诸方升堂入室，说个什么，尽是情识计较？若是情识计较，情尽方见得透。若见得透，依旧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到这个田地，自然净裸裸、赤洒洒。若极则理论，也未是安稳处在。到这里，人多错会，打在无事界里，佛也不礼，香也不烧。似则也似，争奈脱体不是。才问着，却是极则相似。才拶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处，及到腊月三十日，换手捶胸，已是迟了也。

这僧恁么问，赵州恁么答，且道作么生摸索？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毕竟如何？这些子是难处，所以雪窦拈出来当面示人。赵州一日坐次，侍者报云：“大王来也。”赵州矍然云：“大王万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来也。”参到这里，见到这里，不妨奇特。南禅师拈云：“侍者只知报客，不知身在帝乡。赵州入草求人，不觉浑身泥水。”这些子实处，诸人还知么？看取雪窦颂：

句里呈机劈面来，【响。鱼行水浊。莫谤赵州好。】

烁迦罗眼绝纤埃。【撒沙撒土。莫带累赵州。捞天摸地作什么！】

东西南北门相对，【开也。那里有许多门？背却赵州城，向什么处去？】

无限轮锤击不开。【自是尔轮锤不到。开也。】

赵州临机，一似金刚王宝剑，拟议即截却尔头，往往更当面换却尔眼睛。这僧也敢捋虎须致个问头，大似无事生事，争奈句中有机。他既呈机来，赵州也不辜负他问头，所以亦呈机答。不是他特地如此，盖为透底人自然合辙，一似安排来相似。不见有一外道，手握雀儿，来问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儿，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骑门阃云：“尔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竖起拳头云：“开也？合也？”）”外道无语，遂礼拜。此话便似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断。所以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

雪窦如此见得透，便道：“句里呈机劈面来”，句里有机，如带两意，又似问人、又似问境相似。赵州不移易一丝毫，便向他道：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烁迦罗眼绝纤埃”，此颂赵州人境俱夺，向句里呈机与他答。此谓之有机有境，才转便照破他心胆。若不如此，难塞他问头。烁迦罗眼者，是梵语。此云坚固眼，亦云金刚眼，照见无碍。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决正，辨得失，别机宜，识休咎。

雪窦云：“东西南北门相对，无限轮锤击不开。”既是无限轮锤，何故击不开？自是雪窦见处如此。尔诸人又作么生得此门开去？请参详看。

【心明】：“赵州矍然”，矍然是个什么表情？是个什么心态？

【LVM】：“矍然”就是惊惧的样子。

赵州一日坐次，侍者报云：“大王来也。”

赵州矍然云：“大王万福。”

侍者云：“未到，和尚。”

州云：“又道来也。”

佛果禅师云：“参到这里，见到这里，不妨奇特。南禅师拈云：‘侍者只知报客，不知身在帝乡。赵州入草求人，不觉浑身泥水。’这些子实处，诸人还知么？”

据灯录记载，曾有两个大王——燕王和赵王，他们因赵州禅师而息战火，并同时拜赵州禅师为师。

真定帅王公携诸子入院，师坐而问曰：“大王会么？”

王曰：“不会。”

师曰：“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

王尤加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

侍者曰：“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甚么却下禅床？”

师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

师因赵王问：“师尊年，有几个齿在？”

师曰：“只有一个。”

王曰：“争吃得物？”

师曰：“虽然一个，下下咬着。”

师寄拂子与王曰：“若问何处得来，但说老僧平生用不尽者。”

【丁零】：请教老师：师寄拂子与王曰：“若问何处得来，但说老僧平生用不尽者。”此话怎讲？

【LVM】：今后要是有人问你：这个拂子是从哪里来的？你就这样回答他：这是赵州和尚一生都没有用尽的。

【丁零】：噢，原来如此，这也是小子俺生生世世都用不尽的。

【LVM】：识得不为冤。

【袋子】：赵州老也是忒慈悲那个赵王了，虽送他一把扇子，自己眉毛怕是已经拖到地面上去了。

不过赵王也是实在很好的福报啊，能得赵州为他将这无上法门如此殷情托盘而出，这也应当是多生多世的缘分吧

【LVM】：不但用不尽，而且给不尽，他至少还给过这七个人呢：

严阳善信尊者、光孝慧觉禅师、国清院奉禅师、木陈从朗禅师、婺州新建禅师、杭州多福和尚、益州西睦和尚。

【梦眼未开】：给不给都是自家现成的，但还要顶礼谿禅师慈悲，磨破多少草鞋！

【LVM】：赵州八十犹行脚，只因心头未悄然。

及至遍参无一物，始知空费草鞋钱。^o^

【袋子】：哦，想必这几人接扇子的时候也是作略非凡，未曾辜负了赵州老吧？

老师干脆将这些禅师的作略搜集一二，令我等瞻仰瞻仰吧！

【LVM】：《五灯会元》里是这么记载的：

赵州谿禅师法嗣

严阳善信尊者

洪州新兴严阳尊者，讳善信。

初参赵州，问：‘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曰：‘放下着。’师曰：‘既是一物不将来，放下个甚么？’州曰：‘放不下，担取去。’师于言下大悟。

住后，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土块。’曰：‘如何是法？’师曰：‘地动也。’曰：‘如何是僧？’师曰：‘吃粥吃饭。’

问：‘如何是新兴水？’师曰：‘面前江里。’

问：‘如何是应物现形？’师曰：‘与我拈床子过来。’

师常有一蛇一虎，随从手中与食。

光孝慧觉禅师

扬州光孝院慧觉禅师，僧问：‘觉华才绽，遍满娑婆。祖印西来，合谈何事？’师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师曰：‘汝披甚么衣服？’

问：‘一棒打破虚空时如何？’师曰：‘困即歇去。’

师问相国宋齐止曰：‘还会道么？’宋曰：‘若是道，也着不得。’师曰：‘是有着不得，是无著不得？’宋曰：‘总不恁么。’师曰：‘着不得底！’宋无对。

师领众出，见露柱，乃合掌曰：‘不审，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师曰：‘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

问：‘远远投师，师意如何？’师曰：‘官家严切，不许安排。’曰：‘岂无方便？’师曰：‘且向火仓里一宿。’

师到崇寿，法眼问：‘近离甚处？’师曰：‘赵州。’眼曰：‘承闻赵州有“庭前柏树子”话，是否？’师曰：‘无。’眼曰：‘往来皆谓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曰：“庭前柏树子。”上座何得言无？’师曰：‘先师实无此语。和尚莫谤先师好。’

张居士问：‘争柰老何？’师曰：‘年多少？’张曰：‘八十也。’师曰：‘可谓老也。’曰：‘究竟如何？’师曰：‘直至千岁也未在。’

俗士问：‘某甲平生杀牛，还有罪否？’师曰：‘无罪。’曰：‘为甚么无罪？’师曰：‘杀一个，还一个。’

国清院奉禅师

陇州国清院奉禅师，僧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雨滋三草秀，春风不裹头。’曰：‘毕竟是一是二？’师曰：‘祥云竞起，岩洞不亏。’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台盘倚子，火炉窗牖。’

问：‘如何是出家人？’师曰：‘铜头铁额，鸟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师曰：‘早起不审，夜间珍重。’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为甚么百鸟衔花？’师曰：‘如陕府人送钱财与铁牛。’曰：‘见后为甚么不衔花？’师曰：‘木马投明行八百。’

问：‘十二时中如何降伏其心？’师曰：‘敲冰求火，论劫不逢。’问：‘十二分教是止啼之义。离却止啼，请师一句。’师曰：‘孤峰顶上双角女。’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释迦是牛头狱卒，祖师是马面阿旁。’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东壁打西壁。’

问：‘如何是扑不破底句？’师曰：‘不隔毫牦，时人远向。’

木陈从朗禅师

婺州木陈从朗禅师，僧问：‘放鹤出笼和雪去时如何？’师曰：‘我道不一色。’

因金刚倒。僧问：‘既是金刚不坏身，为甚么却倒地？’师敲禅床曰：‘行住坐卧。’

师将归寂，有偈曰：‘三十年来住木陈，时中无一假功成。有人问我西来意，展似眉毛作么生。’

婺州新建禅师

婺州新建禅师，不度小师，有僧问：‘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师曰：‘有瞽瞍者为吾讨来。’

僧辞，师问：‘甚处去？’曰：‘府下开元寺去。’师曰：‘我有一信附与了寺主，汝将去得否？’曰：‘便请。’师曰：‘想汝也不柰何。’

杭州多福和尚

杭州多福和尚，僧问：‘如何是多福一丛竹？’师曰：‘一茎两茎斜。’曰：‘学人不会。’师曰：‘三茎四茎曲。’

问：‘如何是衲衣下事？’师曰：‘大有人疑着在。’曰：‘为甚么如是？’师曰：‘月里藏头。’

益州西睦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举手曰：‘和尚便是一头驴。’师曰：‘老僧被汝骑。’士无语，去后三日再来。白言：‘某甲三日前着贼。’师拈杖趁出。

师有时募唤侍者，者应诺。师曰：‘更深夜静，共伊商量。’

【智书】：请师父讲讲四门好不好？弟子一个门也摸不着。

【LVM】：不用摸！不用摸！现在四个门都开着呢。雪窦那时候才是“无限轮锤击不开”呢。佛果禅师时，已经四门大开了。

【袋子】：昨天给人问古人格调颇是不同的现象给问倒了，如楼上赵洲老的绵密朴实，雪峰的雷厉风行....一生不变。请教老师，这种不同的风格是否是法执呢？

【LVM】：绵密朴实也无一法可得，雷厉风行也无一事可滞。本来无法，执什么呀？

【善财】：绵密朴实和雷厉风行就比如东门南门西门北门，都是随方施設而已，只是……究竟通了个什么消息，呵呵，还要问取 lvm 老师了！

【LVM】：呵呵！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却往我这里推。

【一〇】睦州被汝一喝

垂示云：恁么，恁么。不恁么，不恁么。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所以道：若向上转去，直得释迦弥勒，文殊普贤，千圣万圣，天下宗师，普皆饮气吞声。若向下转去，醯鸡蠛蠓，蠢动含灵，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万仞。傥或不上不下，又作么生商量？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试举看：

【一〇】举：

睦州问僧：“近离甚处？”【探竿影草。】

僧便喝。【作家禅客。且莫诈明头。也解恁么去。】

州云：“老僧被汝一喝。”【陷虎之机。獠人作么！】

僧又喝。【看取头角，似则似，是则未是，只恐龙头蛇尾。】

州云：“三喝四喝后作么生？”【逆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头。入那里去？】

僧无语。【果然摸索不着。】

州便打云：【若使睦州尽令而行，尽大地草木，悉斩为三段。】

“这掠虚头汉。”【放过一着。落在第二。】

大凡扶竖宗教，须是有本分宗师眼目，有本分宗师作用。睦州机锋，如闪电相似，爱勘座主。寻常出一言半句，似个荆棘丛相似，着脚手不得。他才见僧来，便道：“见成公案，放尔三十棒。”又见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汉。”又示众云：“未有个入头处，须得个入头处。既得个入头处，不得辜负老僧。”睦州为人多如此。

这僧也善雕琢，争奈龙头蛇尾。当时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乱一场。只如他问：“近离什么处？”僧便喝，且道他意作么生？这老汉也不忙，缓缓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领他话在一边，又似验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这僧又喝，似则似，是则未是，被这老汉穿却鼻孔来也。遂问云：“三喝四喝后作么生？”这僧果然无语。州便打云：“这掠虚头汉。”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可惜许！这僧无语，惹得睦州道“掠虚头汉”。若是诸人，

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后作么生？”合作么生抵对，免得他道“掠虚头汉”？这里若是识存亡、别休咎、脚踏实地汉，谁管三喝四喝后作么生！只为这僧无语，被这老汉便据欸结案。听取雪窦颂出：

两喝与三喝，【雷声浩大，雨点全无。自古至今，罕有人恁么。】

作者知机变。【若不是作家，争验得！只恐不恁么。】

若谓骑虎头，【嚯！瞎汉。虎头如何骑？多少人恁么会，也有人作这见解。】

二俱成瞎汉。【亲言出亲口。何止两个。自领出去。】

谁瞎汉？【教谁辨。赖有末后句。泊乎赚杀人。】

拈来天下与人看。【看即不无，觑着即瞎。阁梨若着眼看，则两手揅空。恁么举，且道是第几机。】

雪窦不妨有为人处。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乱喝。所以古人道：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时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兴化道：

“我见尔诸人，东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乱喝，直饶喝得兴化上三十三天，却扑下来，气息一点也无。待我苏醒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兴化未曾向紫罗帐里撒真珠与尔诸人在，只管胡喝乱喝作什么？”

临济道：“我闻汝等总学我喝，我且问尔：东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两个齐下喝。那个是宾？那个是主？尔若分宾主不得，已后不得学老僧。”所以雪窦颂道：“作者知机变。”这僧虽被睦州收，他却有识机变处。且道什么处是这僧识机变处？鹿门智禅师，点这僧云：“识法者惧。”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黄龙心和尚道：“穷则变，变则通。”这个些子，是祖师坐断天下人舌头处。尔若识机变，举着便知落处。

有般汉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么，只管喝将去。说什么三十二喝，喝到弥勒佛下生，谓之“骑虎头”。若恁么知见，不识睦州则故是，要见这僧太远在。如人骑虎头，须是手中有刀，兼有转变始得。

雪窦道：若恁么，“二俱成瞎汉”。雪窦似倚天长剑，凛凛全威。若会得雪窦意，自然千处万处一时会，便见他雪窦后面颂，只是下注脚。

又道：“谁瞎汉？”且道是宾家瞎，是主家瞎，莫是宾主一时瞎么？“拈来天下与人看。”此是活处。

雪窦一时颂了也，为什么却道“拈来天下与人看”？且道作么生看？开眼也着，合眼也着，还有人免得么！

佛果圓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一（终）

【丁零】：请教老师：“拈来天下与人看。”此是活处。此话怎讲？

【LVM】：哈哈！那你来回答“谁瞎汉”这个问题：“且道是宾家瞎，是主家瞎，莫是宾主一时瞎么？”答不出，就死在这儿了。“谁瞎汉”下一句就应该是答案啊。“拈来天下与人看”，死中得活。

【丁零】：俺只是奇怪，为什么上句是“谁瞎汉？”紧跟着下句便是“拈来天下与人看。”？

【看即不无，觑着即瞎。阇梨若着眼看，则两手揜空。恁么举，且道是第几机。】“揜”，字典里查不到这个字呀，是通假字吗？

【LVM】：莫奇怪。

为什么上句是“谁瞎汉？”紧跟着下句便是“拈来天下与人看。”？

***一问一答嘛。**

【看即不无，觑着即瞎。阇梨若着眼看，则两手掇空。怎么举，且道是第几机】“掇”，字典里查不到这个字呀，是通假字吗？

***意即两手搏空。**

【丁零】：哦~

“谁瞎汉？”——截断众流

“拈来天下与人看。”——涵盖乾坤

【LVM】：若谓骑虎头，二俱成瞎汉。——随波逐浪。

【丁零】：领。

【心明】：请教：“这掠虚头汉【放过一着。落在第二。】”

这第一着，看下面还是不明白。

如果这个僧“无语”，本是作“言语道断，不立言语”之义，（我和他）算不算瞎汉？

【LVM】：哈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切莫道这僧皮下无血。

【丁零】：“识法者惧”咋说呢？

【LVM】：有言则触、无言则背，又该如何呀？

雪窦颂道：“作者知机变。”这僧虽被睦州收，他却有识机变处。且道什么处是这僧识机变处？鹿门智禅师，点这僧云：“识法者惧。”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黄龙心和尚道：“穷则变，变则通。”这个些子，是祖师坐断天下人舌头处。尔若识机变，举着便知落处。

所谓“识法者”，当然是指“举着便知落处”的明眼人。问曰：“且道什么处是这僧识机变处？”这就是要点出这僧“转处”。这个问题，直答则触，不答则背，又该如何是好啊！故曰“惧”。

【丁零】：苍天！苍天！

【心明】：睦州就是那个指引临济、云门两宗开山祖师的？

有材料这样记载：

临济禅师开始学习多年，睦州问：开悟否？答没有。

睦州说：为何不去问？

【LVM】：是啊！睦州禅师，尝令临济往返、曾轹云门脚折。

【一一】黄檗只是无师

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机，全归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闲一句一言，惊群动众。一机一境，打锁敲枷。接向上机提向上事。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还有知落处么？试举看：

【一一】举：

黄檗示众云：【打水碍盆。一口吞尽。天下衲僧跳不出。】

“汝等诸人，尽是嗜酒糟汉。恁么行脚，【道着。踏破草鞋。掀天摇地。】

何处有今日！【用今日作什么。不妨惊群动众。】

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老僧不会。一口吞尽。也是云居罗汉。】

时有僧出云：“只如诸方匡徒领众，又作么生？”
【也好与一撈。临机不得不恁么。】

槩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直得分疏不下。
瓦解冰消。龙头蛇尾汉。】

黄槩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游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捐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蹶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

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堂，從什麼處來？”槩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為何事？”槩云：“不為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槩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黃槩怎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愿聞舉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竖起拂子。我問云：即此用？离此用？祖遂挂拂子于禅床角。良久，祖却问我：汝已后鼓两片皮，如何为人？我取拂子竖起。祖云：即此用？离此用？我将拂子挂禅床角。祖振威一喝，我当时直得三日耳

聋。”黄檗不觉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后莫承嗣马大师么？”檗云：“不然。今日因师举，得见马大师大机大用。若承嗣马师，他日已后丧我儿孙。”丈云：“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智过于师，方堪传授。子今见处宛有超师之作。”诸人且道：黄檗怎么问，是知而故问耶，是不知而问耶？须是亲见他家父子行履处始得。黄檗一日又问百丈：“从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可教后人断绝去。”百丈云：“将谓汝是个。”遂乃起，入方丈。

檗与裴相国为方外友，裴镇宛陵，请师至郡，以所解一编示师。师接置于座，略不披阅。良久乃云：“会么？”裴云：“不会。”檗云：“若便怎么会得，犹较些子。若也形于纸墨，何处更有吾宗？”裴乃以颂赞云：

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

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

八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

师亦无喜色，云：

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

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揖等闲人。

檠住后，机锋峭峻。临济在会下，睦州为首座。问云：“上座在此多时，何不去问话？”济云：“教某甲问什么话即得。”座云：“何不去问：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济便去问，三度被打出。济辞座曰：“蒙首座令三番去问，被打出，恐因缘不在这里，暂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须辞和尚去，方可。”首座预去白檠云：“问话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凿，教成一株树去，与后人为阴凉。”檠云：“吾已知。”济来辞，檠云：“汝不得向别处去，直向高安滩头见大愚去。”济到大愚，遂举前话，不知某甲过在什么处？愚云：“檠与么老婆心切，为你彻困，更说什么有过无过！”济忽然大悟云：“黄檠佛法无多子。”大愚搥住云：“你适来又道有过，而今却道佛法无多子。”济于大愚胁下筑三拳。愚拓开云：“汝师黄檠，非干我事。”

一日，檠示众云：“牛头融大师，横说竖说，犹未知向上关捩子在。”是时石头、马祖下，禅和子浩浩地，说禅说道。他何故却与么道？所以示众云：“汝等诸人尽是嗜酒糟汉，恁么行脚，取笑于人。但见八百一千人处便

去，不可只图热闹也。可中总似汝如此容易，何处更有今日事也。”唐时爱骂人作嚏酒糟汉，人多唤作黄檗骂人，具眼者自见他落处。大意垂一钩，钓人问。众中有不惜身命底禅和，便解恁么，出众问道：“只如诸方匡徒领众，又作么生？”也好一拶。这老汉果然分疏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且道意在什么处？他从上宗旨，有时擒，有时纵，有时杀，有时活，有时放，有时收。敢问诸人，作么生是禅中师？山僧恁么道，已是和头没却了也。诸人鼻孔在什么处？良久云：穿却了也。

凛凛孤风不自夸，【犹自不知有。也是云居罗汉。】

端居寰海定龙蛇。【也要别缁素。也要皂白分明。】

大中天子曾轻触，【说什么大中天子，任大也须从地起，更高争奈有天何。】

三度亲遭弄爪牙。【死虾蟆多口作什么！未为奇特，犹是小机巧。若是大机大用现前，尽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尽在黄檗处乞命。】

雪窦此一颂，一似《黄檗真赞》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赞”会。他底句下，便有出身处。分明道，“凛凛孤风不自夸”，黄檗恁么示众，且不是争人负我，自逞自

夸。若会这个消息，一任七纵八横，有时孤峰顶独立，有时闹市里横身，岂可僻守一隅。愈舍愈不歇，愈寻愈不见，愈担荷愈没溺。古人道：“无翼飞天下，有名传世间。”尽情舍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时放下，却较些子，自然触处现成。雪窦道：“端居寰海定龙蛇。”是龙是蛇，入门来便验取，谓之定龙蛇眼、擒虎兕机。雪窦又道：定龙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机不全。

又道：“大中天子曾轻触，三度亲遭弄爪牙。”黄檗岂是如今恶脚手！从来如此。大中天子者，续咸通传中载：唐宪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爱跏趺坐。穆宗在位时，因早朝罢，大中乃戏登龙床，作揖群臣势。大臣见，而谓之心风，乃奏穆宗。穆宗见，而抚叹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于长庆四年晏驾。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继父位，二年内臣谋易之，文宗继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唤大中作痴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戏登父位，遂打杀致后苑中，以不洁灌而复苏，遂潜遁在香严闲和尚会下，后剃度为沙弥，未受具戒。后与志闲游方到庐山，因志闲题瀑布诗云：“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闲吟此两句，伫思久之，欲钓他语脉，看如何。大中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

涛。”闲方知不是寻常人，乃默而识之。后到盐官会中，请大中作书记，黄檗在彼作首座。檗一日礼佛次，大中见而问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礼拜当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礼如是。”大中云：“用礼何为？”檗便掌。大中云：“太粗生。”檗云：“这里什么所在，说粗说细。”檗又掌。大中后继国位，赐黄檗为粗行沙门。裴相国在朝，后奏赐断际禅师。雪窦知他血脉出处，使用得巧。

如今还有弄爪牙底么？

便打。

【永寿童子】：黄檗时期，不是无禅，只是无师；现在，不是无师，只是无禅！

【心明】：黄檗时期，不是无禅，只是无师；现在，不是无师，只是无 ren！

【善财】：无师是夺人，无禅是夺境，无 ren 是夺口。^o^

【永寿童子】：请问老师，这个难道不是师？到底哪个是师？

【lvm】：哈哈！这个若是师，那你是什么？

【永寿童子】：我把蒲扇插到后腰带上，好腾出双手，整整抓髻，向老师行合掌礼。

【永寿童子】：要紧的问题被解决了，还有个不要紧的问题：

文殊是七佛之师，却作了释迦的弟子。啊呀，文殊的资格可是老过释迦的啊！可见佛法与世间法不同。就是“遇缘则有”的道理吧。

就好比永寿童子也是老师，现在手下有九十几个学生，个个都棒（比马祖道一还多几个呢！）。而且我这个师还拿工资呢，这就是“遇缘则有”，象马祖道一就没有课时费，他就是“没缘则无”。

从教理上讲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_^！

【lvm】：不坏世间相，而行出世法。

【丁零】：请教老师：此处“禅师放下拂子，叉手。”

表示连法也不立，不堕坑落栈？

【lvm】：说成表示“法也不立，不落坑坎”也不是不可以。

【丁零】：换成“夜深谁共御街行”如何？叩问老师，小子要怎样才能除去理论思辨的习气？

【lvn】：哈哈！怪不得你说“夜深谁共御街行”呢。原来还有“要怎样”在！若无这个“要怎样”，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有没有人共，都不妨你御街行。

【丁零】：那小子就不没事找事了，禅师放下拂子，叉手。——水晏河清

【李心明】：拿起拂子/抚掌大笑/……也一样水晏河清

【茫然若失】：老师直示本源，再三顶礼！下愚虽若略有所悟，但依旧有些茫然。以下愚愚见，老师在上面几个回复中只是要打消童子师兄与丁零师兄的“疑问”（用“疑根”也许更恰当），使当下不再牵缠，撒手稳坐。但是，扔掉这个疑问，不再理会它，心如墙壁一般，却依然对祖师的“和盘托出”茫然不懂啊。所以，怎样才算是真正扔掉这个疑问啊？自己也知道不能在问题本身牵缠，回归自心，但如果依旧不懂祖师摆下的“哑谜”，心中又何以能真正踏实下来呢？烦请老师再为开释，下愚再拜！！！！

【丁零】：小弟不吝冒昧，仅供师兄参考：祖师那里一法也无，哑谜又从何安立？！

您问：怎样才算是真正扔掉这个疑问啊？

——立断妄执便是和盘托出啊！

您也可以找一个适合您的法门，一门深入，直至再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所瞒。

【茫然若失】：谢师兄指点！祖师虽一法也无，学人却不无障碍，哑谜不是安在这里吗？

是！齐老师所示，本来令小弟心有所悟，顿然若失，但回头再看祖师的“和盘托出”，又不觉茫然了。

【lvm】：这个问题，我想听听您的高见。也请其他师兄发言。

【茫然若失】：哪敢说什么高见，俺心里正迷着呢。下愚对“一念顿断”稍有领悟，本当闭口，何以又会念念舍不得祖师的“和盘托出”呢？显然未能真做到“顿断”。

心里常有这样的想法：“疑问除尽，一念断处，心空无物，自能领会祖师作略”，把这个断掉妄执当做一种玄妙的境界，以这种有所希求之心，又何以能够“顿断”？

若说“祖师何曾有什么作略”，心中虽能领悟，却依旧感觉这个领悟有些太“草草”。

上面乱七八糟的言语，也说不清是问是答，只将心中的“道理”、疑问尽力陈述，请老师能够对症下药！

【lvm】：请举出“祖师和盘托出”之一例。

【李心明】：就象您现在

【寐语】：若论见性，一切现成。于一言一机处悟得就慢了一拍了。

【茫然若失】：

比如上面童子师兄所举：

有僧人问：文殊是七佛师，文殊有师否？

禅师说：遇缘即有。

僧曰：如何是文殊师？

禅师竖拂子示之。

僧曰：莫这个是吗？

禅师放下拂子，叉手。

禅师如此，何以能打消僧人“文殊有师否”的疑问吗？

茫然若失自言自语：俺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无事生非了，但又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

【lvm】：这两者是同是别：

①问：“文殊有师否？”答：“说有说无都是戏论！”

②如童子所举。

【永寿童子】：老师这一总结很关键。谢。

【茫然若失】：

我的“理解”：二者相同。

对童子师兄所举公案，不论做何种解释，如您在①中所答，都是戏论。既然也知道是戏论，何以自己对禅师的“表演”，毫无会心呢？

【lvm】：若不会心，怎知是戏论！

①有明显的讲理论痕迹，为古禅师所忌。

②才是和盘托出。

【永寿童子】：妙答。

【茫然若失】：我却常常以①解②。死死抱着个“理”字，让这个理字缠得好紧！

【永寿童子】：我也差不多。小尾巴长习惯了。

【雪山童子】：“不道无禅，只是无师”和祖师的“匡然无圣”是同是别？【直得分疏不下。瓦解冰消。龙头蛇尾汉。】此龙头蛇尾汉是说黄檗禅师吗？若是，为何有如此说？

【lvm】：你认为是同是别？

*那么，“打死了喂狗”是说世尊吗？若是，为何如是说？

【丁零】：请老师赐教吧！

【lvm】：我只好将口挂壁。

【雪山童子】：我以为是同。

【lvm】：慢说“是同”，即使“是别”，也会有你的道理。

【雪山童子】：哎吆！吃了一棒。老师是要我不要知解，直向此会去？（是同是别，又与本分事何干。）

【lvm】：伶俐童子。

【雪山童子】：老师莫夸，童子还未真正入的门来。

【lvm】：何不道“莫压良为贱”！

【雪山童子】：嘻嘻！老师是老婆心切。

【丁零】：受教，顶礼老师！

【雪山童子】：哈哈！我岂肯自甘下劣。

【心明】：却道：“谢谢您逼贱从良”。

【lvm】：^o^

【心明】：老师对一说教。

【lvm】：哈哈！那你何不倒一说禅。

【一二】洞山贴麻三斤

垂示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亦今时之枢要。若论杀也不伤一毫，若论活也丧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传，为什么却有许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试说看。

【一二】举：

僧问洞山：“如何是佛？”【铁蒺藜。天下衲僧跳不出。】

山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树骂柳树为秤锤。】

这个公案，多少人错会。直是难咬嚼，无尔下口处。何故淡而无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话，或云：殿里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断古人舌头。人多作话会道：洞山是时在库下秤麻，有僧问，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问东答西。有底道：尔是佛，更去问佛，所以洞山绕路答之。死汉更有一般，道：只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没交涉！尔若恁么去洞山句下寻讨，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未梦见在。

何故？言语只是载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么巴鼻！不见古人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忘言。若到这里，还我第一机来始得。只这麻三斤，一似长安大路一条相似，举足下足，无有不是。这个话，与云门糊饼话是一般，不妨难会。五祖先师颂云：

贱卖担板汉，贴秤麻三斤。

千百年滞货，无处着浑身。

尔但打叠得情尘意想，计较、得失、是非一时净尽，自然会去。

金乌急，【左眼半斤。快鹞赶不及。火焰里横身。】

玉兔速，【右眼八两。姮娥宫里作窠窟。】

善应何曾有轻触。【如钟在扣，如谷受响。】

展事投机见洞山，【错认定盘星。自是阇黎恁么见。】

跛鳖盲龟入空谷。【自领出去。同坑无异土。阿谁打尔鹞子死。】

花簇簇，锦簇簇，【两重公案。一状领过。依旧一般。】

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案。头上安头。】

因思长庆陆大夫，【懒儿牵伴。山僧也恁么，雪窦也恁么。】

解道合笑不合哭。【呵呵。苍天。夜半更添冤苦。】

咦！【咄！是什么？便打。】

雪窦见得透，所以劈头便道：“金乌急，玉兔速”。与洞山答麻三斤，更无两般。日出月没，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乌是左眼，玉兔是右眼。才问着，便瞪眼云：在这里有什么交涉。若恁么会，达磨一宗扫地而尽。所以道：垂钓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己。雪窦是出阴界底人，岂作这般见解。雪窦轻轻去敲关击节处，略露些子教尔见，便下个注脚道：“善应何曾有轻触。”洞山不轻酬这僧，如钟在扣，如谷受响，大小随应，不敢轻触。雪窦一时，突出心肝五脏，呈似尔诸人了也。雪窦有《静而善应颂》云：

觌面相呈，不在多端。

龙蛇易辨，衲子难瞒。

金锤影动，宝剑光寒。

直下来也，急着眼看。

洞山初参云门，门问：“近离甚处？”山云：“渣渡。”门云：“夏在甚么处？”山云：“湖南报慈。”门云：“几时离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门云：“放尔三顿棒，参堂去！”师晚间入室亲近，问云：“某甲过在什么处？”门云：“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洞山于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无人烟处，卓个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常接待往来十方大善知识，尽与伊抽却钉、拔却楔，拈却胭脂帽子、脱却鹞臭布衫。各令洒洒落落地，作个无事人去。”门云：“身如椰子大，开得许大口。”洞山便辞去。他当时悟处，直下颖脱，岂同小见！

后来出世，应机“麻三斤”语，诸方只作答“佛”话会。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丙丁童子来求火，只管于“佛”上作道理。雪窦云：若恁么作“展事”与“投机”会，正似“跛鳖盲龟入空谷”，何年日月寻得出路去！

“花簇簇，锦簇簇”，此是僧问智门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门云：“花簇簇，锦簇簇。会么？”僧云：“不会。”智门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举似洞山。山云：“我不为汝说，我为大众说。”遂上堂云：“言无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雪窦破人情见，故意引作一串颂出。后人却转生情见，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锦簇簇，是棺材头边画底花草。”还识羞么！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与“麻三斤”，只是阿爷与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转语，决是意不恁么。正似雪窦道“金乌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宽旷。只是金钊难辨，鱼鲁参差。

雪窦老婆心切，要破尔疑情，更引个死汉，“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论他颂，只头上三句，一时颂了。我且问尔，都卢只是个麻三斤，雪窦却有许多葛藤，只是慈悲忒杀，所以如此。陆亘大夫，作宣州观察使，参南泉，泉迁化。亘闻丧，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云：“先师与大夫，有师资之义，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院主无语。亘大哭云：“苍天苍天！先师去世远矣。”后来长庆闻云：“大夫合笑，不合

哭。”雪窦借此意大纲道。尔若作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

是即是，末后有一个字，不妨聱讹。更道“咦！”，雪窦还洗得脱么？

【永寿童子】：不会。童子请齐老师回来后提示提示。

【lvm】：哈哈！不会最亲切。

【心明】：您知道题目为什么用：“贴”字吗？嘘---

【lvm】：因为“贱卖担板汉，贴秤麻三斤”啊。

【lvm】：贴秤，现在叫做搭配奉送。你竟然提这么愚痴的问题！把你这担板汉贱卖了省心。谁买？跳楼价！搭配奉送麻三斤。

【善财】：哈哈，宾夺主，主入宾，何人举得麻三斤？

【lvm】：^o^

【心明】：有送就收，送多少收多少。劈天盖地，芥子纳须弥。

【禅地衣】：呵呵，有时也要走一走。

【禅地衣】：洞山初参云门，门问：“近离甚处？”山云：“渣渡。”门云：“夏在甚么处？”山云：“湖南报慈。”门云：“几时离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门云：“放尔三顿棒，参堂去！”

天下禅客很少从这里下转语---近离甚处？结夏在甚么处？几时离那里？

【心明】：请禅兄下转语。

【禅地衣】：下不了。我最近哪儿也没去，不知道那渣渡是什么地方啊。

【善财】：阳关大道上淹死个呆汉～

【智书】：哈哈，这僧被洞山脱得一丝不挂，还不识羞！

【Daisy】：数人同登舟，共访欧阳修。

【lvm】：^o^

【一三】巴陵银碗盛雪

垂示云：云凝大野，遍界不藏。雪覆芦花，难分朕迹。冷处冷如冰雪，细处细如米末。深深处佛眼难窥，密密处魔外莫测。举一明三即且止。坐断天下人舌头，作么生道？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试举看：

【一三】举：

僧问巴陵：“如何是提婆宗？”【白马入芦花。道什么？点。】

巴陵云：“银碗里盛雪。”【塞断尔咽喉。七花八裂。】

这个公案，人多错会道：“此是外道宗。”有什么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数。因见第十四祖龙树尊者，以针投钵，龙树深器之，传佛心宗，继为第十五祖。

《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个为主。诸人尽是衲僧门下客，还曾体究得提婆宗么？若体究得，西天九十六种

外道，被汝一时降伏。若体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么生？若道言句是，也没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没交涉。且道马大师意在什么处？

后来云门道：“马大师好言语，只是无人问。”有僧便问：“如何是提婆宗？”门云：“九十六种，汝是最下一种。”

昔有僧辞大隋，隋云：“什么处去？”僧云：“礼拜普贤去。”大隋竖起拂子云：“文殊、普贤，尽在这里。”僧画一圆相，以手托呈师，又抛向背后。隋云：“侍者，将一贴茶来，与这僧去。”

云门别云：“西天斩头截臂，这里自领出去。”又云：“赤旛在我手里。”

西天论议胜者，手执赤旛。负堕者，返披袈裟，从偏门出入。西天欲论议，须得奉王敕，于大寺中，声钟击鼓，然后论议。于是外道于僧寺中，封禁钟鼓，为之沙汰。时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难，遂运神通，登楼撞钟，欲擒外道。外道遂问：“楼上声钟者谁？”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谁？”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谁？”婆云：“我是尔。”外道云：“尔是谁？”

婆云：“尔是狗。”外道云：“狗是谁？”婆云：“狗是尔。”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负堕伏羲，遂自开门。提婆于是从楼上持赤旛下来。外道云：“汝何不后？”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贱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转酬问，提婆折以无碍之辩，由是归伏。时提婆尊者，手持赤旛，义堕者旛下立，外道皆斩首谢过，时提婆止之，但化令削发入道，于是提婆宗大兴。雪窦后用此事而颂之。

巴陵，众中谓之鉴多口，常缝坐具行脚，深得他云门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后出世，法嗣云门，先住岳州巴陵，更不法嗣书，只将三转语上云门：“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剑？珊瑚枝枝撑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盛雪。”云门云：“他日老僧忌辰，只举此三转语，报恩足矣。”自后果不作忌辰斋。依云门之嘱，只举此三转语。然诸方答此话，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么道，极是孤峻，不妨难会。亦不露些子锋铍。八面受敌，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机，脱人情见。若论一色边事，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了，却须是遇人始得。所以道：

道吾舞筇同人会，石巩弯弓作者谳。

此理若无师印授，拟将何法语玄谈。

雪窦随后拈提为人，所以颂出：

老新开，【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多口阿师。】

端的别，【是什么端的？顶门上一着。梦见也未？】

解道银碗里盛雪。【虾跳不出斗。两重公案。多少人丧身失命。】

九十六个应自知，【兼身在内。阇黎还知么？一坑埋却。】

不知却问天边月。【远之远矣。自领出去。望空启告。】

提婆宗，提婆宗，【道什么？山僧在这里。满口含霜。】

赤旛之下起清风，【百杂碎。打云：已着了也。尔且去斩头截臂来，与尔道一句。】

“老新开”，新开，乃院名也。“端的别”，雪窦赞叹有分。且道什么处是别处？一切语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说话，成什么道理去！雪窦微露些子意，道：只是

“端的别”后面打开云：“解道银碗里盛雪。”更与尔下个注脚：九十六个，应自知负堕始得。尔若不知，问取天边月。（古人曾答此话云：问取天边月。）

雪窦颂了，末后须有活路，有狮子返掷之句。更提起与尔道：“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风。”巴陵道“银碗里盛雪”，为什么雪窦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风”？还知雪窦杀人不用刀么！

【活稀泥】：为啥“银碗里盛雪”也落得个“赤旛之下起清风”呢？

【lvm】：那就“青旛之下起绿风”。

【一四】云门对一说教

【一四】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时教？”【直至如今不了。座主不会。葛藤窠里。】

云门云：“对一说。”【无孔铁锤。七花八裂。老鼠咬生姜。】

禅家流，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谓之教外别传，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释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会，开谈顿、渐、权、实，谓之一代时教。这僧拈来问云：“如何是一代时教？”云门何不与他纷纷解说，却向他道个“对一说”。

云门，寻常一句中须具三句，谓之：“函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放去收来，自然奇特，如斩钉截铁，教人义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个字。四方八面，无尔穿凿处。

人多错会，却道：对一时机宜之事，故说。又道：森罗及万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谓之“对一说”。更有道：

只是说“那个”一法。有什么交涉！非唯不会，更入地狱如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不妨奇特。

如何是一代时教？只消道个“对一说”。若当头荐得，便可归家稳坐。若荐不得，且伏听处分：

对一说，【活泼泼。言犹在耳。不妨孤峻。】

太孤绝，【傍观有分。何止壁立千仞。岂有恁么事！】

无孔铁锤重下楔。【错会名言也。云门老汉，也是泥里洗土块，雪窦也是妆饰】

阎浮树下笑呵呵，【四州八县，不曾见个汉。同道者方知。能有几人知？】

昨夜骊龙拗角折。【非止骊龙拗折。有谁见？还有证明么？哑。】

别！别！【赞叹有分。须是雪窦始得。有什么别处？】

韶阳老人得一橛。【在什么处，更有一橛。分付阿谁？德山、临济，也须退倒三千，那一橛又作么生！便打。】

“对一说，太孤绝”，雪窦赞之不及。此语独脱孤危，光前绝后，如万丈悬崖相似。亦如百万军阵，无尔入处，只是忒杀孤危。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问在答处，答在问端。直是孤峻，且道什么处是孤峻处？天下人奈何不得！这僧也是个作家，所以如此问。云门又恁么答，大似“无孔铁锤重下楔”相似。

雪窦使文言，用得甚巧：“阎浮树下笑呵呵”，《起世经》中说：须弥南畔，吠琉璃树，映阎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树为名，名阎浮提。其树纵广七千由旬，下有阎浮坛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从树下出生故，号阎浮树。所以雪窦自说，他在阎浮树下笑呵呵。且道他笑个什么？笑“昨夜骊龙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赞叹云门有分。云门道：“对一说。”似个什么？如拗折骊龙一角相似。到这里，若无恁么事，焉能恁么说话。

雪窦一时颂了，末后却道：“别！别！韶阳老人得一橛。”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橛？且道：那一橛在什么处？直得穿过第二人！

【永寿童子】：幼稚园发问，问意：“对一说”可是
接头一闷棍，使情识俱死？还是别有意蕴？

“对一说”三字似乎没有字面意思？

僧人那么一问，云门那么一答，雪窦就罗罗嗦嗦夸了
他半天，是夸他老师门风孤峻，神鬼莫测，是么？

我戴了头盔，准备吃棒！

【lvm】：“对一说”就是不用闷棍，不劳费力，砸
你一头盔是也。

【永寿童子】：请问老师如何得到童子的头盔？

【lvm】：头上安头作么？！

【永寿童子】：原本提防老大虫演武生戏，没想到他
唱了个文角！滑头老大虫！

【永寿童子】：幼稚园发问，问字：什么叫“泥里洗
土块”？

什么叫无空铁锤？

什么叫老鼠咬生姜？

【lvm】：本来是想洗干净的。泥里洗土块——越洗
越脏，事与愿违。

无孔铁锤——没法安锤柄。（安锤柄就叫“下楔”）

老鼠咬生姜——下不得口。（生姜太辣了）

【永寿童子】：哦。还真生动。可不洗不出个所以然来，再洗就成活稀泥啦！

【心明】：昨夜骊龙拗角折，比喻什么？

昨夜骊龙拗角折。【非止骊龙拗折。有谁见？还有证明么？哑。】

非止骊龙拗折，言外之义是什么？

“哑”，是什么，挂壁？

【lvm】：一代时教之真实义本不落语言，云门却道“对一说”，正如同折龙角、拔虎牙。

【心明】：咳，不说不行，说了不行，真难做人呀。

【lvm】：你就说：我不曾见 lvm 。

【心明】：呵呵呵，现在俺才会过味来。

【Daisy】：莫草草。

【康康】：请教 LVM 老师““别！别！韶阳老人得一椽。”是什么意思？

【lvm】：这是雪窦禅师赞叹他自己的太师公。

【康康】：原来“得一椽”是赞语啊，

我还以为说那韶阳老人（不知是指云门）因认取个什么，有所粘着而象驴一样被拴在橛上了呢。古人说“一句合头语，万世系驴橛”，即是此橛吧？

那要是赞语，这一橛还拴在弟子打字的指头上呢。

不过雪窦说“直得穿过第二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三句中的第二句，随波逐浪句，是不是指云门应机为学人去粘脱缚？随波---应学人着处，逐浪---去其粘着。总之是不是赞云门兴波不作浪？

【lvm】：只是赞云门，却不知那发问者能否脱得此橛。

我还以为说那韶阳老人（不知是指云门）因认取个什么，有所粘着而象驴一样被拴在橛上了呢。古人说“一句合头语，万世系驴橛”，即是此橛吧？

***云门道“对一说”后，未见那僧说话，能不能系住他，就难说了。**

那要是赞语，这一橛还拴在弟子打字的指头上呢。

***哈哈！却是系不住你。**

不过雪窦说“直得穿过第二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直得穿过第二人”是佛果说的，听他讲《碧岩录》者，若不会，便是被橛子钉上的第二人。嘿！第三、第四……还大有人在呢。**

另外，三句中的第二句，随波逐浪句，是不是指云门应机为学人去粘脱缚？随波---应学人着处，逐浪---去其粘着。总之是不是赞云门兴波不作浪？

***有道理！有道理！然而，也可以这么看：**

***对——随波逐浪句。**

***一——函盖乾坤句。**

***说——截断众流句。**

【活稀泥】：一掇已多余，若道全得，越发不值一文也。

【lvm】：哈哈！若道不得，值几文？

【李心明】：打烊喽！

【活稀泥】：师问值几文，山上草更深，弟子无以报，敬上茶一盏。

【lvm】：吃茶归吃茶，却要弄个明白才行。

【活稀泥】：若道不得，连茶也没的吃。

【二五眼】：“全得”中间加个字

就是“全聚德”，那一掇可能就是雪窦要奖赏自己的太师公一只烤鸭翅。

这只烤鸭翅端的是与众不同，啧啧.....

【lvm】：哈哈！果然二五眼。

【二五眼】：嘻嘻嘻，您请吃另一撮。

【lvm】：但你要让我明白，哪能不明不白的呀！

【二五眼】：老师您饶了我吧，叫我上哪给您弄这个明白去啊？

【lvm】：可也该弄明白呀。

【二五眼】：嘿嘿，您弄您的明白，我糊涂我的。

【一五】云门倒一说禅

垂示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是今时之枢要。且道，如今哪个是杀人刀、活人剑？试举看：

【一五】举：

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

【亭跳作什么！倒退三千里。】

门云：倒一说。【平出？款出？囚人口。也不得放过。荒草里横身。】

这僧不妨是个作家，解恁么问。头边谓之请益，此是呈解问，亦谓之藏锋问。若不是云门，也不奈他何。云门有这般手脚，他既将问来，不得已而应之。何故？作家宗师，如明镜临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何故？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从上诸圣，何曾有一法与人，那里有禅道与尔来。尔若不造地狱业，自然不招地狱果。尔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业缘，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尔道：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更何用祖师西来！前头道“对一说”，这里却道“倒

一说”，只争一字，为什么却有千差万别？且道。磬讹在什么处？所以道：法随法行。法幢随处建立。

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只消当头一点。若是具眼汉，一点也谩他不得。问处既磬讹，答处须得恁么。其实，云门骑贼马赶贼。有者错会道：本是主家话，却是宾家道，所以云门云“倒一说”，有什么死急。这僧问得好：“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云门何不答他别语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说”？云门一时打破他底。到这里道“倒一说”也是好肉上剜疮。何故？言迹之兴，白云万里，异途之所由生也。设使一时无言无句，露柱灯笼，何曾有言句！还会么？若不会，到这里也须是转动，始知落处。

倒一说，【放不下。七花八裂。须弥南畔。卷尽五千四十八。】

分一节，【在尔边？在我边？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

同死同生为君诀。【泥里洗土块。着甚来由。放尔不得。】

八万四千非凤毛，【羽毛相似。太杀减人威光。漆桶如麻如粟。】

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将难求。野狐精一队。】

别！别！【有什么别处！少卖弄。一任孛跳。】

扰扰匆匆水里月。【青天白日，迷头认影。着忙作什么。】

雪窦亦不妨作家，于一句下，便道分一节，分明放过一着，与他把手共行。他从来有放行手段，敢与尔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窦恁么颂。其实无他，只要与尔解粘去缚、抽钉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转生情解。只如岩头道：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若非全机透脱，得大自在底人，焉能与尔同死同生？何故？为他无许多得失是非渗漏处。故洞山云：若要辨认向上之人真伪者，有三种渗漏：情渗漏、见渗漏、语渗漏。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情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此三渗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这境界，全机大用，遇

生与尔同生，遇死与尔同死，向虎口里横身，放得手脚。
千里万里，随尔衔去。何故？还他得这一着子始得。

“八万四千非凤毛者”，灵山八万四千圣众，非凤毛也。南史云：宋时，谢超宗，陈郡阳夏人，谢凤之子，博学。文才杰俊，朝中无比，当世为之独步，善为文，为王府常侍。王母殷淑仪薨，超宗作诔奏之，武帝见其文，大加叹赏曰：“超宗殊有凤毛。”古诗云：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如今有凤毛。

昔日灵山会上，四众云集，世尊拈花，唯迦叶独破颜微笑，余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窦所以道：“八万四千非凤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难问迦叶云：“世尊传金襴袈裟外，别传何法？”迦叶召阿难，阿难应喏。迦叶云：“倒却门前刹竿着。”阿难遂悟。已后祖祖相传，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争得虎子。云门是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

宗师为人，须至如此。据曲录木床上坐，舍得教尔打破，容尔捋虎须，也须是到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随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不足者与之。在孤

峰者，救令入荒草。落荒草者，救令处孤峰。尔若入镬汤炉炭，我也入镬汤炉炭。其实无他，只要与尔解粘去缚、抽钉拔楔，脱却笼头、卸却角驮。平田和尚有一颂最好：

灵光不昧，万古徽猷。

入此门来，莫存知解。

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机。雪窦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机，莫随他语句。尔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如今作么生得平稳去？放过一着。

【康康】：求教老师：“放过一着”是什么意思？

【lvm】：“如今作么生得平稳去？”“放过一着。”

雪窦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机，莫随他语句。尔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

如今作么生得平稳去？放过一着。

【康康】：再求教：“若不会，到这里也须是转动，始知落处。”转动是什么意思？

【lvm】：“转动”就是不在好肉上剜疮。

这僧问得好：“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云门何不答他别语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说”？云门一时打破他底。

到这里道“倒一说”也是好肉上剜疮。何故？言迹之兴，白云万里，异途之所由生也（不立有言）。设使一时无言无句，露柱灯笼，何曾有言句（不立无言）！

还会么？若不会，到这里也须是转动，始知落处。

【康康】：“转动”是不是也有“流水不腐”的意思？

【lvm】：本含无量义，故不做定解。

【永寿童子】：老师，解字，我得有例子才能明白：

雪窦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机，莫随他语句。尔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

#永寿童子看了雪窦的语句，便拿了一个和南竹师兄的问答来询问，就是内心不踏实，即“随他”，这就是“扰扰匆匆水里月”吧？

如今作么生得平稳去？放过一着。

#怎样内心平稳？且放下这个，问即不问。

“放过一着”就是放下心安的意思？

【lvm】：我却不在明白里。

【永寿童子】：您倒解得字！只是有些滑头耶！

【丁零】：嘻嘻，童子兄当面错过

【永寿童子】：错过错过，有得可错过，那错过的可就不只一次了。

【丁零】：嘻嘻，粘着语言就是错过。

【如梦尘缘】：冤枉冤枉。老师句句掏心窝啊。

【永寿童子】：师兄冤枉我。

【lvm】：天已不早，该休息了。

依文解义，三世佛冤！

【永寿童子】：还问。

宗师为人，……具七事随身，可以同生同死。

- 1，高者抑之，
- 2，下者举之，
- 3，不足者与之。
- 4，在孤峰者，救令入荒草。
- 5，落荒草者，救令处孤峰。

6，尔若入镬汤炉炭，我也入镬汤炉炭。

其实无他，只要与尔解粘去缚、抽钉拔楔，脱却笼头、卸却角驮。

老师，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很容易明白，“不足者与之”，是指什么？

“入镬汤炉炭”，是不是胡搅蛮缠之类？

【lvm】：老人所说的“离念灵知”，就是给我们这些不足者止啼。

“入镬汤炉炭”，并非指胡搅蛮缠之类（此类应属“一阐提”，解脱缘未熟。佛也不度无缘之人呢）。对比一下这两句话吧：

①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②尔若入镬汤炉炭，我也入镬汤炉炭。

【永寿童子】：问义。

关于三渗漏，我曾看过多种版本的解释，都不能完全理解，甚至都记不得，老师能不能举些例子讲讲？

1，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

离什么位？“毒海”是指什么？是不是说横生知见，左右拘泥？

2，情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

“向背”之说，可得闻乎？

“偏枯”是指怎样的错误？

3，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

为甚么“体……”叫语渗漏，而不叫“见渗漏”。

【lvm】：三种渗漏：

1，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

离什么位？“毒海”是指什么？是不是说横生知见，左右拘泥？

*例如：“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若答：“鱼龙虾蟹向何处着！”便是机不离位。这并非横生知见、左右拘泥，而是不能离开“西江水”之语脉，这就是机不离位。因为见地不真，眼光不明，不能洞察言句真实义，才会如此，故谓之见渗漏。

2，情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

“向背”之说，可得闻乎？

“偏枯”是指怎样的错误？

*例如：说到“一真一切真”，便放纵贪欲，立论求取，此谓之“向”；说到“一假一切假”，便力图断念，排斥一切，此谓之“背”。都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知道“皆是虚妄，凡所有相”么？怎么能见到“虚妄”呢？正是这些相啊！若如此，便不偏枯。为什么会偏枯呢？只因情见未尽。故谓之情渗漏。

3，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

为甚么“体……”叫语渗漏，而不叫“见渗漏”。

*例如古之“心性禅”，讲心说性，指为妙体，左说右说，横说竖说，分明立了一法，不能“阿谁见余开口来”。所说之“体”，其实非体，而是光影或者概念。因未见体，故不名“见渗漏”。他要立言，故谓之语渗漏。

【永寿童子】：这次明白了。有一题，请老师回答：这次明白了。有一题，请老师回答：

这是我和南竹师兄问答玩耍的两句：

南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却是进到哪里？

永寿：闲时到心密论坛上与南竹师兄问法！

老师瞅瞅，这是什么渗漏？！抑或是没有渗漏？！抑或是没有渗漏的资格？！

【lvm】：原本没渗漏，你这么问却整出渗漏来了：

“这是什么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

“抑或是没有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

“抑或是没有渗漏的资格？！”——体妙失宗，机昧终始。

【心明】：您这样抓狐狸尾巴，不怕惹手上骚吗？

让我闻闻您的手——

【康康】：那边是空手抓狐尾，这边是自惹一身骚。

【心明】：这不，您也沾光了。

【康康】：同喜，同喜！

【永寿童子】：师兄够狠！

再执著一次文字：

“惹手上骚”似应写成“惹骚上手”。

【心明】：解的切

1、我的理解是否歪了？

为何叫“渗”漏？---是超高手对高手的评价

见渗漏，缘木求鱼，出网入笼

情渗漏，剪有剪空，谁剪剪刀

语渗漏，即空即有，亦是戏论

2、阿难，这不在灵山会上就开悟了，为什么其他书上说，不让他参加汇集经典---他还没有开悟，还是他还没有达到（？）的资格？

3、倒一说，对一说，没有区别吧？我看都是杀人刀，杀人刀就是活人剑吧？

【lvm】：请进：

1、我的理解是否歪了？

为何叫“渗”漏？---是超高手对高手的评价

***莫如说：是超越高低者对“高手”的评价。**

见渗漏，缘木求鱼，出网入笼

***如麻似粟。**

情渗漏，剪有剪空，谁剪剪刀

***扔了剪刀可也。**

语渗漏，即空即有，亦是戏论

***为何戏论？只因立论。**

2、阿难，这不在灵山会上就开悟了，为什么其他书上说，不让他参加汇集经典----他还没有开悟，还是他还没有达到（？）的资格？

***不让他参加汇集经典，是说他未证阿罗汉果，并没说他未证须陀洹果。**

***盯死“开悟”一词，反不容易开悟了。**

3、倒一说，对一说，没有区别吧？

***那么，“一代时教”和“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有没有区别？**

我看都是杀人刀，杀人刀就是活人剑吧？

***杀人刀——斩断一切世间情见。**

***活人剑——应机起无量无边妙用。**

【永寿童子】：老师，我问字。

什么叫“孛跳”？

什么叫“同条生，不同条死”？

什么叫“平出？款出？囚人口”。

我觉得，杀人刀，活人剑，是指度生的方法？

什么叫“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

【lvm】：何止是问字。

什么叫“孛跳”？

***现在叫做“上窜下跳”。**

什么叫“同条生，不同条死”？

***比如一根枝条上结了两个苹果——同条生。一个被人摘去供佛，另一个被虫子啃光了——不同条死。**

什么叫“平出？款出？囚人口”。

***款，有“敲打”之意。**

***平出？款出？——“倒一说”，是平铺直叙呢？还是旁敲侧击？**

***囚人口——捂人嘴巴，让人没法开口讲话。**

我觉得，杀人刀，活人剑，是指度生的方法？

***杀人刀，活人剑，是无生可度的方法。**

什么叫“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

***将，就是拿。拿着个问题来问，并不亲切。发自肺腑的，才亲切。**

【丁零】：小子是笨牛，请老师原谅。

云门“对一说”和“倒一说”各应什么机？

阿罗汉果与须陀洹果有何区别？

岩头为何道“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

“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那么就只能将口挂壁了？

“不偏枯”谓真假俱不立？不落语言、思维？（不好意思，俺即落语言，又落中道。）饿了吃饭，困了眠？

【lvm】：笨牛哪会如此问：

云门“对一说”和“倒一说”各应什么机？

***应的都是“如何”机。一个是“一代时教”——教，一个是“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禅。**

阿罗汉果与须陀洹果有何区别？

***阿罗汉是四果，须陀洹是初果。**

岩头为何道“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

***虽与我同条生——虽然同出德山一门。不与我同条死——为人的手段并不相同。**

“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那么就只能将口挂壁了？

***不将问来问，也未必将口挂壁。**

“不偏枯”谓真假俱不立？

***偏真偏假都是偏枯。**

不落语言、思维？（不好意思，俺即落语言，又落中道。）

***粘着语言思维，是偏枯。排斥语言思维，也是偏枯。**

饿了吃饭，困了眠？

***饿了不吃、困了不睡，是偏枯。吃饭时百种须索、睡觉时千般计较，也是偏枯。**

【丁零】： 哐~

云门“对一说”和“倒一说”各应什么机？

***应的都是“如何”机。一个是“一代时教”——教，一个是“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禅。**

那么，云门这样答就不行了吧：

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门云：“对一说。”

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时教？”云门答：“倒一说。”

“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那么就只能将口挂壁了？

*不将问来问，也未必将口挂壁。

可是，凡有言说，皆是戏论。该怎么办？

【lvm】：^o^

云门“对一说”和“倒一说”各应什么机？

*应的都是“如何”机。一个是“一代时教”——教，一个是“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禅。

那么，云门这样答就不行了吧：

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门云：“对一说。”

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时教？”云门答：“倒一说。”

*在云门，这样答未必不行。在我们，这样依文解义却不行。

“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那么就只能将口挂壁了？

*不将问来问，也未必将口挂壁。

可是，凡有言说，皆是戏论。该怎么办？

***正言说时，又何曾开口。**

【丁零】：小子还有疑，请老师继续赐教！

云门“对一说”和“倒一说”各应什么机？

*应的都是“如何”机。一个是“一代时教”——教，一个是“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禅。

那么，云门这样答就不行了吧：

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门云：“对一说。”

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时教？”云门答：“倒一说。”

*在云门，这样答未必不行。在我们，这样依文解义却不行。

云门端的厉害呀，“倒一说”，那僧若是伶俐汉，当下透脱，脚跟点地。——设使一时无言无句，露柱灯笼，何曾有言句？还会么？若不会，到这里也须是转动，始知落处。

下面的还不懂：

分一节，**【在尔边，在我边。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

同死同生为君诀。**【泥里洗土块。着甚来由。放尔不得。】**

【lvn】：停！且缓缓，此案先悬在这里。

待你无疑时，再向你道。

【丁零】：顶礼老师！小子告退。

【一六】镜清得活也无

垂示云：道无横径，立者孤危。法非见闻，言思迥绝。若能透过荆棘林、解开佛祖缚，得个稳密田地，诸天捧花无路，外道潜窥无门，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说而未尝说。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机、用杀活之剑。直饶恁么，更须知有建化门中一手抬、一手搦，犹较些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没交涉。作么生是本分事？试举看：

【一六】举：

僧问镜清：“学人啐，请师啄。”【无风起浪作什么？尔用许多见解作什么？】

清云：“还得活也无？”【割。买帽相头。将错就错。不可总恁么。】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带累。撑天拄地。檐板汉。】

清云：“也是草里汉。”【果然。自领出去。放过即不可。】

镜清承嗣雪峰，与本仁、玄沙、疏山、太原孚辈同时。初见雪峰，得旨后，常以啐啄之机开示后学，善能应机说法。示众云：“大凡行脚人，须具啐、啄同时眼，有啐、啄同时用，方称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啄。”有僧便出问：“母啄、子啐，于和尚分上，成得个什么边事？”清云：“好个消息。”僧云：“子啐、母啄，于学人分上，成得个什么边事？”清云：“露个面目。”所以，镜清门下，有啐啄之机。这僧亦是他门下客，会他家里事，所以如此问：“学人啐，请师啄。”此问，洞下谓之“借事明机”。

那里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时。镜清也好，可谓拳踢相应，心眼相照。便答道：“还得活也无？”其僧也好，亦知机变，一句下有宾有主、有照有用、有杀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里汉。”一等是入泥入水，镜清不妨恶脚手。这僧既会恁么问，为什么却道“也是草里汉”？所以作家眼目，须是恁么，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构得构不得，未免丧身失命。若恁么，便见镜清道“草里汉”。

所以南院示众云：“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不具啐啄同时用。”有僧出问：“如何是啐啄同时用？”南院云：

“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时失。”僧云：“犹是学人疑处。”南院云：“作么生是尔疑处？”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赶出。僧后到云门会里，举前话，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么处？其僧却回见南院，院适已迁化，却见风穴。才礼拜，穴云：“莫是当时问先师啐啄同时底僧么？”僧云：“是。”穴云：“尔当时作么生会？”僧云：“某甲当初时，如灯影里行相似。”穴云：“尔会也。”且道是个什么道理？这僧都来只道“某甲当初时，如灯影里行相似”，因甚么风穴便向他道“尔会也”？后来翠岩拈云：“南院虽然运筹帷幄，争奈土旷人稀，知音者少。”风穴拈云：“南院当时待他开口，劈脊便打，看他作么生！”若见此公案，便见这僧与镜清相见处。诸人作么生免得他道草里汉？所以雪窦爱他道“草里汉”，便颂出：

古佛有家风，【言犹在耳。千古榜样。莫谤释迦老子好。】

对扬遭贬剥。【鼻孔为什么却在山僧手里？八棒对十三。尔作么生。放过一着。便打。】

子母不相知，【既不相知，为什么却有啐啄？天然。】

是谁同啐啄？【百杂碎。老婆心切。且莫错认。】

啄，觉，【道什么。落在第二头。】

犹在壳。【何不出头来。】

重遭扑！【错。便打。两重公案。三重四重了也。】

天下衲僧徒名邈。【放过了也。不须举起。还有名邈得底么。若名邈得，也是草里汉。千古万古黑漫漫。填沟塞壑无人会。】

“古佛有家风”，雪窦一句颂了也。凡是出头来，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则万里崖州。才出头来，便是落草。直饶七纵八横，不消一捏。雪窦道“古佛有家风”，不是如今恁么也。释迦老子初生下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道：“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机，皆是古佛家风。若达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踢踢翻鹦鹉洲。如大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如太阿剑，拟之则丧身失命。此个唯是透脱，得大解脱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滞句，决定构这般说话不得。

“对扬遭贬剥”，则是一宾一主、一问一答。于问答处，便有贬剥，谓之“对扬遭贬剥”。雪窦深知此事，所以只向两句下颂了。

末后只是落草，为尔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母虽啄，不能致子之啐。子虽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相知，当啐啄之时，是谁同啐啄？若恁么会，也出雪窦末后句不得在。何故？不见香严道：“子啐母啄，子觉母壳。子母俱忘，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脚。”雪窦不妨落草，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颂镜清答道“还得活也无”。“觉”，颂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

为什么雪窦却便道“犹在壳”？雪窦向石火光中别缁素，闪电机里辨端倪。镜清道：“也是草里汉。”雪窦道：“重遭扑。”者难处些子，是镜清道“也是草里汉”。唤作“镜清换人眼睛”得么？这句莫是“犹在壳”么？且得没交涉！哪里如此！若会得，绕天下行脚，报恩有分。

山僧恁么说话，也是草里汉。“天下衲僧徒名邈”，谁不是名邈者？到这里，雪窦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镜清作么生是为这僧处？天下衲僧跳不出。

【心明】：看不懂：遭扑！【错。便打。两重公案。三重四重了也。】

【LVM】：遭扑，字面意思是跌了一跤。重遭扑，重重地跌了一跤。

【心明】：后面的意思呢？

【LVM】：你先说说前面的意思。

【心明】：我理解该颂的意思是：

话说本来天下太平无事。后来莽莽荡荡鸡飞狗跳没有素净日子，这时候，呼——生出一个佛来，好说歹说说太平时节想让大家过原来的太平日子，他的孝子贤孙也唠唠叨叨使尽办法，可是大家都不听呀。

有很少个别人（号称佛弟子）将信将疑想：过去的太平日子是个啥样呀？然后，佛与他的传人们就描绘了；；；；；（都是瞎描绘，那个图纸就是太平日子吗？！）

这些弟子们，看到这些图画这样庄严、壮丽，有伶俐的就跟师傅说，我还有个别地方不清楚呀，您能不能再描绘的逼真些？师傅就涂上黄金色等逼真的颜色。（咳，这样的弟子固然好，这样的师傅固然也苦心，无求不应，有求必应，可听说过“粉饰太平”？！）

佛、师傅们描绘的和照相一样逼真，目的无非是；；；；可弟子们却研究的研究，临摹的临摹；太平日子就更加遥远了——

呜呼！是画的罪？还是师傅的罪？还是弟子的罪？

都有罪！

【LVM】：忆得当年画模则，几番红来几番黑。而今归去老还乡，哪管当年得不得！

【心明】：模则，是什么东东？

【LVM】：我借用此偈，“模则”是指当时所理解的“离念灵知”。

其实，老人所讲的灵知，既称离念，那便是超语言绝思维的，唯证乃知。任你从任何角度去理解，只要是理解，便未超思维，便不会是老人的本意。老人的本意是什么？既超语言，我就不再罗嗦了。只是当年老人曾不止一次地呵斥我：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

【雪山童子】：如今犹在画模则，不黑不白乱涂抹。未知何时归乡去，不管此刻得不得？请师接引。

【LVM】：还得活也无？

【雪山童子】：如何能脚尖点地？

【LVM】：脚跟做什么用啊？

【雪山童子】：站稳了！

【LVM】：原来是个伶俐童子。

【雪山童子】：昨夜深闺弄女红，绣对鸳鸯共枕同。而今正踏归家路，哪管他日同不同！谢了！老师。

【雪山童子】：哎！这些都不过是世间乾慧，事关生死，焉不知是患是福？然不会言会，直下地狱。罪过！罪过！我哪里是伶俐童子，或许是地狱种子也不知。

（好象有点影子，知道如何去用功，又不是很确切，总之，我先用几个月的功，坐上专持六字明，坐下按老师您讲的去实践。途中有不懂的我会认真参看老人的著述，并向您讨教）

【雪山童子】：看了老师所贴，心里一直在想：“老师此举何为呢”？后，便终于明白了，此也是老师“打水碍盆”，无事找事。也更透出老师的用心良苦。

1、原本是“学人啐，请师啄”，（意为学人由里向外透，老师便可由外向里接），今学人不啐，老师无奈，便“打水碍盆”，无事找事。和黄檗的“汝等诸人，尽是啜酒糟汉”，异曲而同功也。

2、就文字而言，只要多读多想，再参看一些书籍，似乎并非太难理解。但古人分明向尔道：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更何用祖师西来！只文字解有如何呢？古人是要我们透过言句，寻一个入处。此为雪窦禅师立此公案之意，也是老师举此公案之意。

3、禅宗公案，本就其意悠远，而雪窦禅师又斧底抽薪，隔靴（因为我辈不会）捎痒。（挠痒道是挠到了实处，可惜我们是一些“啜酒糟汉”）对我们而言真是：本就无穷远，又隔万重山。看了那么多，不用说寻个入处，连一个象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不能说不是我辈的悲哀。学人不啐，老师连一个下口（啄）地方都没有，这也是老

师的一个悲哀。作为我辈更愧对老师的一片心意。不说了，不说了。自己就是一个“嗜酒糟汉”，叹只叹：呜呼，吾无有出期，岂不悲哀。

【LVM】：怎会无有出期！不用啄，啐便可出。

【雪山童子】：师已啄。

【LVM】：你若不想出，啐它干什么？

【雪山童子】：某不啐，师何知吾欲出？

【LVM】：那就“犹在壳”吧。

【雪山童子】：噢！“呼之欲出”原来可以这么解。

【一七】香林坐久成劳

垂示云：斩钉截铁，始可为本分宗师；避箭畏刀，焉能为通方作者。针劄不入处，则且置，白浪滔天时如何？试举看：

【一七】举：

僧问香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大有人疑着。犹有这个消息在。】

林云：“坐久成劳。”【鱼行水浊，鸟飞落毛。合取狗口好。作家眼目。锯解秤锤。】

香林道：“坐久成劳。”还会么？若会得，百草头上，罢却干戈。若也不会，伏听处分：

古人行脚，结交择友，为同行道伴，拨草瞻风。是时云门旺化广南。香林得得出蜀，与鹅湖、镜清同时，先参湖南报慈，后方至云门会下，作侍者十八年。在云门处，亲得亲闻。他悟时虽晚，不妨是大根器。居云门左右十八年，云门常只唤远侍者，才应喏，门云：“是什么？”香林当时，也下语、呈见解、弄精魂，终不相契。一日忽

云：“我会也。”门云：“何不向上道将来。”又住三年。云门室中，垂大机辩，多半为他远侍者。随处入作，云门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远侍者处。香林后归蜀，初住导江水晶宫，后住青城香林。智门祚和尚，本浙人，盛闻香林道化，特来入蜀参礼。祚乃雪窦师也。云门虽接人无数，当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

归川住院四十年，八十岁方迁化。尝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众云：“大凡行脚，参寻知识，要带眼行，须分缁素、看浅深始得。先须立志，而释迦老子在因地时，发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后来僧问：“如何是室内一盏灯？”林云：“三人证龟成鳖。”又问：“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腊月火烧山。”

古来答“祖师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则，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计较作道理处。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林云：“坐久成劳。”可谓言无味、句无味。无味之谈，塞断人口，无尔出气处。要见便见，若不见切忌作解会。香林曾遇作家来，所以有云门手段，有三句体调。人多错会道：“祖师西来，九年面壁，岂不是坐久成劳？”有什么巴鼻？不见他古人得大自在处！他是脚踏实

地，无许多佛法知见道理，临时应用。所谓法随法行，法幢随处建立。雪窦因风吹火，傍指出一个半个：

一个两个千万个，【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粟、成群作队作什么？】

脱却笼头卸角驮。【从今日去，应须洒洒落落。还休得也未。】

左转右转随后来，【犹自放不下。影影响响。便打。】

紫胡要打刘铁磨。【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行此令。贼过后张弓。便打。嶮！】

雪窦直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拶出放教尔见。聊闻举着便会，始得。也不妨是他屋里儿孙，方能恁么道。若能直下便恁么会去，不妨奇特。“一个两个千万个，脱却笼头卸角驮。”洒洒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圣凡情解所缚。上无攀仰，下绝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窦相似。何止只是千万个，直得尽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后佛，也悉皆如此。

或于言句中作解会，便似紫胡要打刘铁磨相似。其实才举，和声便打。紫胡参南泉，与赵州、岑大虫同参。时

刘铁磨在汾山下卓庵，诸方皆不奈何他。一日紫胡得得去访，云：“莫便是刘铁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转？右转？”磨云：“和尚莫颠倒。”胡和声便打。香林答这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却云“坐久成劳。”若恁么会得，左转右转随后来也。且道雪窦如此颂出，意作么生？无事好！

【心明】：白浪滔天时如何？---坐久成劳。这个回答可以吗？

【lvm】：抛向无生国里！

【丁零】：死水不藏龙哪！

【lvm】：没在这里安身立命啊。

【丁零】：这里是哪里呀？

【lvm】：是【丁零师兄】忘不掉的地方。

【丁零】：那您也不得无份！

【lvm】：忘了它吧。一法也不可立。

【丁零】：是，小子知错了。

【xinming】：老师好，既然死水没藏龙，那活水呢？

【lvm】：古禅师早就告诉你了：兴波不作浪。

【小東】：“LVM: 抛向无生国里！”——老师，您的意思是妄本无根吗？

【lvm】：您的意思呢？

【小東】：妄本无根啊。

【lvm】：那么，“真”有根么？

【小東】：坐久成劳。

【lvm】：三人证龟成鳖。

【小東】：老师，那“腊月火烧山”是比喻什么呢？---又问：“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腊月火烧山。”

意思是照天照地么？那不成“尤是阶下汉”了吗？

【lvm】：融却雪峰！比喻荡尽一切妄执。

【小東】：“LVM: 那么，“真”有根么？”——这里还是不会，请老师开示。

【lvm】：说真说妄都是应机而起的方便。若及根本，本无真妄。

【小東】：顶礼受教——每次您讲话都能解决我的问题。

【永寿童子】：老僧四十年才打成一片，请问成片的什么？

【lvm】：成片的“带眼行”。

【永寿童子】：参寻善知识，如何“带眼行”？

【lvm】：那你须带上一杆称量善知识的秤才行。

【永寿童子】：秤若都有了，还参寻善知识作么？

【lvm】：称量一下他的分量啊。这便是“学人眼”。

【xinming】：怎么称啊？

【lvm】：Xin 半斤，Ming 八两。称毕。（注：F 网名为 XINMING）

【丁零】：老师，三人证龟成鳖喻什么？

【lvm】：有僧问：“如何是室内一盏灯？”香林云：“三人证龟成鳖。”

室内，指的是心里。一盏灯，指的是心灯。室内一盏灯，用老人的话说，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此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本自具足，非从外得，人人都有，个个不无，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然而，由于众生妄执，迷头认影，背觉合尘，喧宾夺主，唤奴作郎，埋没了这大好的佛性。你看这僧，平白地多出一个“如何”来，就这么一“如何”，污染了清净，背离了本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认取这“室内一盏灯”，也只能是相似，所谓“颺预佛性、笼统真如”是也。若不颺预笼统，就会明明历历，当下现成，哪里还有“如何”的余地！然而，错会者大有人在，只得相似者大有人在，所以香林禅师说：“三人证龟成鳖。”

【丁零】：受教，谢谢老师！

【杀糊】：请问，老兄拿什么受呀？

【丁零】：于诸妄心，亦不息灭。

【小東】：师兄我一直有个问题啊，这也有关坐下观照的，可是我一直不得其门。

如果说不去“看”或者说“感觉”这个念的话，怎么会知道它是“妄心”呢？但如果去看的话，本身不就已经被念所转了么？如果不看的话；那甚至连“觉”都没有，就更糟糕了。

这个“看”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呢？如果说“念起即觉，一觉则放”，那到底怎样才能让“觉”在“念起”的时候就“觉”而不是没有目的的乱“觉”呢？我总感觉，这好象是守株待兔一样，始终必须“守”在那里，“念”一起就觉，然后不理睬它，但是“守”在那里不是一个妄念么？讲到这里又想起一个问题，“观”和“照”是同是别呢？心密不说“观”念头，而说“寂照”，我总认为“观”是因地上的修，“照”是果地上，但是二者都不外乎要有一个“明”在，不是说“觉明为咎”么？还是此处意思不是“明”有错，是“觉明”有问题？但倒过来想，白天黑夜各有各的好，昨日老师也开示我真妄本无，那就是说“觉明”本身是没有错的，“觉明”本身也无咎，那么“为咎”和“不为咎”就是相对两头的东西了，绝对的是什么呢？

【丁零】：

这也有关坐下观照的，可是我一直不得其门。如果说不去“看”或者说“感觉”这个念的话，怎么会知道它是“妄心”呢？但如果去看的话，本身不就已经被念所转了么？如果不看的话；那甚至连“觉”都没有，就更糟糕了。

——观照并非是个东西，莫执实。妄念来了马上不理，是名观照。若连妄念起了都不知道，那就多打坐培养定力。

这个“看”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呢？如果说“念起即觉，一觉则放”，那到底怎样才能让“觉”在“念起”的时候就“觉”而不是没有目的的乱“觉”呢？我总感觉，这好象是守株待兔一样，始终必须“守”在那里，“念”一起就觉，然后不理睬它，但是“守”在那里不是一个妄念么？

——没事莫造作，是名“寂照照寂，切忌用力”。

讲到这里又想起一个问题，“观”和“照”是同是别呢？心密不说“观”念头，而说“寂照”，我总认为“观”是因地上的修，“照”是果地上，但是二者都不外乎要有一个“明”在，不是说“觉明为咎”么？还是此处意思不是“明”有错，是“觉明”有问题？

——本来是明，勿需再明。观照是以妄治妄，称“学观照”，因为有病就得吃药。真观照：本来是佛，观什么照。

但倒过来想，白天黑夜各有各的好，昨日老师也开示我真妄本无，那就是说“觉明”本身是没有错的，“觉明”本身也无咎，那么“为咎”和“不为咎”就是相对两头的东西了，绝对的是什么呢？

——您早已错过，未从老师的指示会去。

俺是初学，胡诌一气。您若有问题，还是请教老大虫老师最稳当。

【小束】：这前边两个问题我是合在一起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平时不用力，什么都没有，妄念来了怎么

“观”，妄念依执着而起，“观”哪里来呢？若是“观”依妄起，那不是有先后了么？而且这里就与老人说的“观”似乎不同。

老人说的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主观的，从内而起，本无而造作出来对治妄念的，没有妄念的时候这个也不要。

可如果是依妄而生的话，就不是主观的，岂不是“心外有物”？

我总觉得要“妄”起要知道，就要有一个“要知道”的念在知道之前，而且是恒常的，所以我自己如果坐下观的话，老会有“守”和“警觉”这样的观念隐藏着，这样好象就不彻底了。

讲到这里又想起一个问题，“观”和“照”是同是别呢？心密不说“观”念头，而说“寂照”，我总认为“观”是因地上的修，“照”是果地上，但是二者都不外乎要有一个“明”在，不是说“觉明为咎”么？还是此处意思不是“明”有错，是“觉明”有问题？

——本来是明，勿需再明。观照是以妄治妄，称“学观照”，因为有病就得吃药。真观照：本来是佛，观什么照。

//哦~~那就是说，真观照就是明？如果是这样的话，上面那个问题也解决了，因为明本含那个在里头，是一体的。

但倒过来想，白天黑夜各有各的好，昨日老师也开示我真妄本无，那就是说“觉明”本身是没有错的，“觉明”本身也无咎，那么“为咎”和“不为咎”就是相对两头的东西了，绝对的是什么呢？

——您早已错过，未从老师的指示会去。

//哦~~~~~我忽然想到，没有觉明就是根本啊~

【lvm】：手捉苹果梨，是青还是黄？掂算即不得，知味须亲尝。

【小東】：原来都不是啊~~那只有自己尝拉，谢谢老师指点啊~

【杀糊】：（接 LVM：有僧问：“如何是室内一盏灯？”香林云：“三人证龟成鳖。”）那如果有僧问：“室内一盏灯？”如何答呢？

【善财】：“犹是门外汉。”

【lvm】：“室内一盏灯？”——这是问话么？

【杀糊】：是问话。

【lvm】：天上一轮月。

【妙高峰】：屋倒灯灭、天塌月暗时如何？

【lvm：】那就去妙高峰顶商量。

【妙高峰】：那到想知道，老兄凭什么本事上妙高峰呀。

【lvm】：就凭你那“屋倒灯灭、天塌月暗”。

【一八】国师化无缝塔

试请举看：

【一八】举：

肃宗皇帝【本是代宗，此误。】问忠国师：“百年后所须何物？”【预搔待痒。果然起模画样。老老大大作这去就。不可指东作西。】

国师云：“与老僧做个无缝塔。”【把不住。】

帝曰：“请师塔样。”【好与一劄。】

国师良久云：“会么？”【停囚长智。直得指东划西、将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檐。】

帝云：“不会。”【赖值不会。当时更与一拶，教伊满口含霜，却较些子。】

国师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谙此事，请诏问之。”【赖值不掀倒禅床。何不与他本分草料！莫搽胡人好。放过一着。】

国师迁化后，【可惜。果然错认定盘星。】

帝诏耽源，问：“此意如何？”【子承父业去也。落在第二头、第三头。】

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两两三三作什么！半开半合。】

（雪窦著语云：独掌不浪鸣。）【一盲引众盲。果然随语生解。随邪逐恶作什么！】

中有黄金充一国。【上是天，下是地，无这个消息。是谁分上事？】

（雪窦著语云：山形拄杖子。）【拗折了也。也是起模画样。】

无影树下合同船，【祖师丧了也。阇黎道什么？】

（雪窦著语云：海晏河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犹较些子。】

琉璃殿上无知识。”【咄！】

（雪窦著语云：拈了也。）【贼过后张弓。言犹在耳。】

肃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孙。为太子时，常爱参禅。为国有巨盗，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长安，为安禄山僭据。后都洛阳，肃宗摄政。是时忠国师在邓州白崖山住庵，今香严道场是也。四十余年不下山，道行闻于帝里。上元二年，敕中使诏入内，待以师礼，甚敬重之。尝与帝演无上道，师退朝，帝自攀车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国师具他心通，而先见圣奏曰：“我在天帝释前见粟散天子，如闪电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临御，复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载，随机说法。至大历十年，迁化。山南府青锺山和尚，昔与国师同行。国师尝奏帝，令诏他，三诏不起，常骂国师耽名爱利、恋着人间。国师于他父子三朝中，为国师。他家父子，一时参禅。据传灯录所考，此乃是代宗设问。若是问国师“如何是十身调御”，此却是肃宗问也。

国师缘终，将入涅槃，乃辞代宗。代宗问曰：“国师百年后，所须何物？”也只是平常一个问端。这老汉无风起浪，却道：“与老僧造个无缝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么？做个塔便了，为什么却道“做个无缝塔”？代宗也不妨作家，与尔一拶，道：“请师塔样。”国师良久云：“会么？”奇怪！这些子，最是难参。大小大国师，被他一拶，直得口似匾檐。然虽如此，若不是这老

汉，几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国师不言处，便是塔样。”若恁么会，达磨一宗扫地而尽。若谓良久便是，哑子也合会禅。

岂不见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礼拜。赞叹曰：“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后，阿难问佛：“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人多向良久处会，有什么巴鼻？五祖先师拈云：“前面是珍珠玛瑙，后面是玛瑙珍珠，左边是观音势至，右边是文殊普贤，中间有个旛子，被风吹着，道：胡卢胡卢。”

国师云：“会么？”帝曰：“不会。”却较些子。且道这个不会，与武帝不识，是同是别？虽然似则似，是则未是。国师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谳此事，请诏问之。”雪窦拈云：独掌不浪鸣。代宗不会则且置，耽源还会么？只消道个“请师塔样”，尽大地人不柰何。五祖先师拈云：“尔是一国之师，为个什么不道，却推与弟子？”

国师迁化后，帝诏耽源问：“此意如何？”源便来为国师胡言汉语说道理，自然会他国师说话，只消一颂

【《祖庭事苑》出，齐时。】：“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

耽源，名应真，在国师处作侍者，后住吉州耽源寺。时仰山来参耽源，源言重、性恶，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参性空禅师，有僧问性空：“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绳，出得此人，即答汝西来意。”僧云：“近日湖南畅和尚，亦为人东语西话。”空乃唤：“沙弥！拽出这死尸着！”【沙弥：仰山】山后举问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痴汉！谁在井中？”仰山不契，后问洩山，山乃呼：“慧寂。”山应诺，洩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处得体、洩山处得用。”

也只是这一个颂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错会道：“湘是相见，潭是谭论，中间有个无缝塔。所以道：中有黄金充一国。帝与国师对答，便是无影树下合同船。帝不会，遂道：琉璃殿上无知识。”又有底道：“湘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颂官家。眨眼顾视云：这个是无缝塔。”若恁么会，不出情见。只如雪窦下四转语，又作么生会？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尔作么生会？“中有黄金充一国”，尔作

么生会？“无影树下合同船”，尔作么生会？“琉璃殿上无知识”，尔作么生会？若恁么见得，不妨庆快平生。

“湘之南，潭之北”，雪窦道“独掌不浪鸣”，不得已与尔说。

“中有黄金充一国”，雪窦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识得拄杖子，一生参学事毕。

“无影树下合同船”，雪窦道“海晏河清”，一时豁开户牖，八面玲珑。

“琉璃殿上无知识”，雪窦道“拈了也”，一时与尔说了也。不妨难见！见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错认处，随语生解。至末后道“拈了也”，却较些子。

雪窦分明一时下语了，后面单颂个无缝塔子：

无缝塔，【这一缝，大小大？道什么！】

见还难，【非眼可见。瞎！】

澄潭不许苍龙蟠。【见么？洪波浩渺，苍龙向何处蟠？这里直得摸索不着。】

层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么！】

影团团，【通身是眼。落七落八。两两三三旧路行，左转右转随后来。】

千古万古与人看。【见么？瞎汉作么生看？阍黎觑得见么？】

雪窦当头道：“无缝塔，见还难”，虽然独露无私，则是要见时还难。雪窦忒杀慈悲，更向尔道：“澄潭不许苍龙蟠。”五祖先师道：“雪窦颂古一册，我只爱他‘澄潭不许苍龙蟠’一句，犹较些子。”多少人去他国师良久处作活计，若恁么会，一时错了也。不见道：卧龙不鉴止水，无处有月波澄，有处无风浪起。又道：卧龙长怖碧潭清。若是这个汉，直饶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里许蟠。

雪窦到此颂了，后头着些子眼目，琢出一个无缝塔。随后说道：“层落落，影团团，千古万古与人看。”尔作么生看？即今在什么处？直饶尔见得分明，也莫错认定盘星！

【善财】：呵呵，何不道琉璃殿上打谷子！

【心明】：会吗？我还是回答：不会！

【LVM】：哈哈！不会最亲切。

【丁零】：老师，啥叫“直饶尔见得分明，也莫错认定盘星！”？——澄潭不许苍龙蟠。

依义不依语，俺可什么都没立哦。

【善财】：试答：也许是因为“只因分别甚，反使荐得迟”吧？

【LVM】：换句话说，就是“切忌认着，认着便瞎！”

——澄潭不许苍龙蟠。依义不依语，俺可什么都没立哦。

***哈哈！青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丁零】：是，老师。无处有月波澄，有处无风浪起。

【LVM】：犹较些子。

【雪山童子】我来接茬，请老师接着骂：我们通常讲的“认识”法身，是对觉性即法身的认知。比如我认为您是老师（“认识”法身），但只是认知，仍然是黑漆桶一个，因为未见过您。

但“认识”法身以后，修道便有了目标，不会三心二意，不会朝三暮四，更不会以为得道以后既有所得。即所有的修道行为都是围绕着“熟识”法身而已，但仍不得亲切。如现在和您网上请教，语音聊天等等，慢慢对您有所了解，但说似一个即不中（才有不会最亲切一说），因仍未亲见。（切忌认着，认着便瞎！嘻嘻！若真认着了，恐怕亲见您了，也会错过。）

……待机缘成熟，一旦和您见面，“噢，老师原来是这样”。亲见本来。即识得拄杖子，一生参学事以毕。后还有事吗？哈哈！怎会无事？请您灌顶，修心中心法也。

【LVM】：刹那断了见惑，谓之“认知法身”；进而断了思惑，谓之“熟识法身”。

【雪山童子】：此“识得拄杖子，一生参学事毕”的“识得”是熟识以后的事了？

【LVM】：在这个“识得”处，容不得道什么“认知、熟识”！

【雪山童子】：噢……再顶礼老师！

【xinming】：那哪些事儿属于“参学事”？

【LVM】：参学什么内容？

【xinming】：不知道才问您的

【LVM】：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xinming】：哪些事属“参学事”？

【LVM】：现在是什么事？

【xinming】：现在么，——是您在生事儿！

【LVM】：哈哈！你倒会找垫背的。

【雪山童子】（C：哪些事属“参学事”？）——我也问一句：哪些事不属“参学事”？

【LVM】：你现在可有什么事？

【雪山童子】：道不得有事无事。

【LVM】：那么，道不得的事不属参学事。

【雪山童子】：谢老师！顶礼！

E：这里的拄杖子指什么？和“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没有拄杖子，我夺你拄杖子”所说的是同一根拄杖子吗？（老师，这句找不到）

【LVM】：古人道：识得拄杖子，一生参学事毕。

【心明】：“湘之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两两三三作什么！半开半合。】---要怎样，才能把的住？

【LVM】：不要怎样，才能把得住。

【心明】：“湘之南，潭之北”和“东家作牛，西家作马”都是“半开半合”吧？

【LVM】：慢说半开半合，即使全开全合，也不在言句里。

【心明】：“如何是十身调御”？

【LVM】：哈哈！你现在是几身调御？

【心明】：三身调御呀。

【LVM】：如何是三身调御？

【心明】：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脸上贴金，逆水行舟。我的意思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为聊以度日，为化身调御。

脸上贴金--众善奉行；逆水行舟---诸恶莫作；为报身调御。

法身无所谓调御。

【LVM】：法身向上才谈得上“调御”。

【心明】：法身向上还要“调御”吗？是指应用吗？

【LVM】：你在《佛学大辞典》里搜索“调御”词条看看。

【心明】：【调御】《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术语）一切众生，譬如狂象恶马。佛譬如象马师而调御之也。无量义经曰：‘调御大调御，无诸放逸行。犹如象马师，能调无不调。’智度论二曰：‘佛法为车弟子马，实法宝主佛调御。若马出道失正辙，如是当治令调伏。’又佛十号之一曰调御丈夫。

【一九】俱胝只竖一指

垂示云：一尘举，大地收。一花开，世界起。只如尘未举、花未开时，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斩一綫丝，一斩一切斩。如染一綫丝，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将葛藤截断，运出自己家珍。高低普应，前后无差，各各现成。傥或未然，看取下文：

【一九】举：

俱胝和尚，凡有所问，【有什么消息？钝根阿师。】

只竖一指。【这老汉也要坐断天下人舌头。热则普天普地热，寒则普天普地寒。换却天下人舌头。】

若向指头上会，则辜负俱胝。若不向指头上会，则生铁铸就相似。会也恁么去，不会也恁么去，高也恁么去，低也恁么去，是也恁么去。非也恁么去。所以道，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一花欲开，世界便起。一毛头狮子，百亿毛头现。圆明道：“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山河大地，下彻黄泉。万象森罗，上通霄汉。且道，是什么物，得恁么奇怪？若也识得，不消一捏。若识不得，碍塞杀人。

俱胝和尚，乃婺州金华人。初住庵时，有一尼，名实际，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锡绕禅床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是三问，俱胝无对，尼便去。俱胝曰：“天势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胝又无对，尼便行。胝叹曰：“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遂发愤要明此事，拟弃庵往诸方参请。打叠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须离此，来日有肉身菩萨，来为和尚说法，不须去。”果是次日，天龙和尚到庵，胝乃迎礼，具陈前事。天龙只竖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是他当时郑重专注，所以桶底易脱。后来凡有所问，只竖一指。

长庆道：“美食不中饱人吃。”玄沙道：“我当时若见，拗折指头。”玄觉云：“玄沙恁么道，意作么生？”云居锡云：“只如玄沙恁么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头？若不肯伊，俱胝过在什么处？”先曹山云：“俱胝承当处莽卤，只认得一机一境，一等是拍手抚掌，见他西园奇怪。”玄觉又云：“且道俱胝还悟也未？为什么承当处莽卤？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头禅不尽。且道曹山意在什么处？”当时俱胝实然不会，及乎到他悟后，凡有所问，只竖一指。因什么千人万人，罗笼不住，扑他不破？尔若用作指头会，决定不见古人意。

这般禅易参，只是难会。如今人才问着，也竖指竖拳，只是弄精魂。也须是彻骨彻髓，见透始得。

俱胝庵中有一童子，于外被人诘曰：“和尚寻常以何法示人？”童子竖起指头，归而举似师。俱胝以刀断其指，童子叫唤走出。俱胝召一声，童子回首。俱胝却竖起指头，童子豁然领解。且道见个什么道理？及至迁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平生用不尽。要会么？竖起指头，便脱去。”

后来明招独眼龙问国泰深师叔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么生与他拈却三行咒？”深亦竖起一指头。招云：“不因今日，争识得这瓜州客。”且道，意作么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杈。打地和尚，凡有所问，只打地一下。后被人藏却他棒，却问：“如何是佛？”他只张口。亦是一生用不尽。无业云：“祖师观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单传心印，指示迷涂。得之者不拣愚之与智、凡之与圣，且多虚不如少实。大丈夫汉，即今直下休歇去、顿息万缘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纵有眷属庄严，不求自得。”无业一生，凡有所问，只道：“莫妄想。”

所以道，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一机明，千机万机一时明。如今人总不恁么，只管恣意情解，不会他古人省要处。他岂不是无机关转换处？为什么只用一指头？须知俱胝到这里，有深密为人处。要会得省力么？还他圆明道：“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山河大地，通上孤危，万象森罗，彻下嶮峻。什么处得一指头禅来？

对扬深爱老俱胝，【癡儿牵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机一境。】

宇宙空来更有谁？【两个三个。更有一个，也须打杀。】

曾向沧溟下浮木，【全是这个。是则是，太孤峻生。破草鞋有什么用处！】

夜涛相共接盲龟。【捞天摸地，有什么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据令而行，赶向无佛世界。接得阇黎，一个瞎汉。】

雪窦会四六文章，七通八达。凡是謠讹奇特公案，偏爱去颂。“对扬深爱老俱胝，宇宙空来更有谁。”今时学者，抑扬古人，或宾或主，一问一答，当面提持，有如此为人处。所以道，“对扬深爱老俱胝”。且道雪窦爱他作

什么？自天地开辟以来，更有谁人，只是老俱胝一个。若是别人，须参杂。唯是俱胝老，只用一指头，直至老死。时人多邪解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饶宇宙一时空来，只是俱胝老一个。”且得没交涉！

“曾向沧溟下浮木”，如今谓之生死海，众生在业海之中，头出头没，不明自己，无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于生死海中，用一指头接人，似下浮木接盲龟相似，令诸众生得到彼岸——“夜涛相共接盲龟”。法华经云：“如一眼之龟，值浮木孔，无没溺之患。”大善知识接得一个如龙似虎底汉，教他向有佛世界，互为宾主；无佛世界，坐断要津。接得个盲龟，堪作何用？

【心明】莫妄想——这里是我葬身之地。

【LVM】那咱都别打妄想了。——无业一生，凡有所问，只道：“莫妄想。”

【永寿童子】老师，啥叫“互为宾主”？

【LVM】雪窦说：夜涛相共接盲龟。

佛果说：大善知识接得一个如龙似虎底汉，教他向有佛世界，互为宾主；无佛世界，坐断要津。接得个盲龟，堪作何用？

他二人所说是同是别？若能判断得出，你是主，他是宾；若也判断不出，他是主，你是宾。

【永寿童子】两个和尚都不为度生所瞒。

【LVM】那么，你也未被两个和尚所瞒。

【rj】您能使唤那两个和尚吗？

【LVM】你怎么不问：你能使唤【rj】吗？

【rj】LVM 老师有把力气！

【丁零】请问老师，“俱胝承当处莽卤，只认得一机一境”，曹山意在何处呢？

【LVM】意在言外。若误以为是曹山不肯俱胝，那就落在言内了。

【丁零】哦，曹山与玄沙“我当时若见，拗折指头。”同出一辙。

【LVM】对呀！也须打杀。

【丁零】老师呀，“宇宙空来更有谁？”为何道：两个三个？

【LVM】说的是“打杀”。宇宙空来更有谁？【两个三个。更有一个，也须打杀。】

不但那“两个三个（万象森罗）”须打杀，更有一个（浑然一体），也须打杀。

【丁零】唉，惭愧，小子不是如龙似虎底汉，一个、两个、三个一概拖泥带水，无脸见老师。

【LVM】识得不为冤。

【一滴水】：如果做一个统计，可以发现，您对【丁零】兄说“识得不为冤”的宾率比较高，这是为什么？

【LVM】：因为他识得一滴水，只是渴了也不喝。

【丁零】：请教老师，三行咒指什么？

【LVM】：比如有人说：某某只读过两页书就夸夸其谈。这“两页书”指什么？

【丁零】：难怪道：一指头拈却三行咒。老师，瓜州客和破草鞋喻什么？

【LVM】：若也识得，不消一捏。若识不得，碍塞杀人。

【丁零】：噫！小子一旁歇着去。

【LVM】：哎！对了。这个“一旁”喻什么？

【丁零】：老大虫老师真正厉害呀，又被他抓到狐狸尾巴啦。

【rj】：“识得不为冤”。

【LVM】：^o^

【小束】：请问老师：“美食不中饱人吃”一句是什么意思？

【LVM】：即使是美食，饱人也不吃。比喻：再好的名相，明眼人也不会着。

别着相啊！

【小東】：哦~谢老师指点，险些又着上了。

【二〇】龙牙无祖师意

垂示云：堆山积岳，撞墙磕壁，伫思停机，一场苦屈。或有个汉出来，掀翻大海，踢倒须弥，喝散白云，打破虚空，直下向一机一境，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近傍处。且道从上来，是什么人曾恁么？试举看：

【二〇】举：

龙牙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诸方旧话。也要勘过。】

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用禅板作什么？泊合放过。噉！】

牙过禅板与翠微。【也是把不住。驾与青龙不解骑，可惜许。当面不承当。】

微接得便打。【着！打得个死汉济甚事，也落在第二头了也。】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这汉话在第二头。贼过后张弓。】

牙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诸方旧公案。再问将来，不直半文钱。】

济云：“与我过蒲团来。”【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沈。一状领过，一坑埋却。】

牙取蒲团过与临济。【依前把不住，依前不伶俐。依稀越国，仿佛扬州。】

济接得便打。【着。可惜打这般死汉。一模脱出。】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灼然在鬼窟里作活计。将谓得便宜。贼过后张弓。】

翠岩芝和尚云：当时如是。今时衲子，皮下还有血么！

汾山哲云：翠微、临济，可谓本分宗师。龙牙一等是拨草瞻风，不妨与后人作龟鉴。住院后，有僧问：“和尚当时还肯二尊宿么？”牙云：“肯即肯，只是无祖师西来意。”龙牙瞻前顾后，应病与药。大汾则不然，待伊问“和尚当时还肯二尊宿么？”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竖翠微、临济，亦不辜负来问。

石门聪云：龙牙无人拶着犹可，被个衲子挨着，失却一只眼。

雪窦云：临济、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开。我当时如作龙牙，待伊索蒲团禅板，拈起劈面便掷。

五祖戒云：和尚得恁么面长。或云，祖师土宿临头。

黄龙新云：龙牙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既明则明矣，因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会么？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

大凡激扬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机下明得，可以坐断天下人舌头。傥或踌躇，落在第二。这二老汉，虽然打风打雨、惊天动地，要且不曾打着个明眼汉。古人参禅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气，经历山川，参见尊宿。龙牙先参翠微、临济，后参德山，遂问：“学人仗镆铘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德山引颈云：“囗[口中力]！”牙云：“师头落也。”山微笑，便休去。次到洞山，洞山问：“近离甚处？”牙云：“德山来。”洞山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举前话。洞山云：“他道什么？”牙云：“他无语。”洞山云：“莫道无语，且试将德山落底头呈似老僧看。”牙于此有省，遂焚香遥望德山礼拜忏悔。德山闻

云：“洞山老汉不识好恶，这汉死来多少时，救得有什么用处！从他担老僧头绕天下走。”

龙牙根性聪敏，担一肚皮禅行脚，直向长安翠微，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取禅板与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取蒲团与临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

他致个问端，不妨要见他曲录木床上老汉，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谓言不虚设，机不乱发，出在做工夫处。不见五泄参石头，先自约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头据座，泄拂袖而出。石头知是法器，即垂开示。泄不领其旨，告辞而出，至门，石头呼之云：“阇黎。”泄回顾，石头云：“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更莫别求。”泄于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锡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绕床振锡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谷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脱此一件事。如今人，才问着，全无些子用工夫处。今日也只是恁么，明日也只是恁么。尔若只恁么，尽未来际，也未有了日。须是抖擞精神，始得有少分相应。尔看龙牙发一问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翠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与微，微接得便打。牙当时取禅板时，岂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会。为什么却过禅板与他？且道当机承当得时，合作么生！他不向活水处用，自去死水里作活计，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又走去河北参临济，依前恁么问。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过与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为什么答处相似、用处一般？须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乱施为。

他后来住院，有僧问云：“和尚当时见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则肯，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烂泥里有刺，放过与人，已落第二。这老汉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临济门下，须知别有生涯。若是山僧则不然，只向他道：“肯即未肯，要且无祖师西来意。”不见僧问大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梅云：“西来无意。”盐官闻云：“一个棺材，两个死汉。”玄沙闻云：“盐官是作家。”雪窦道：“三个也有。”只如

这僧问祖师西来意，却向他道西来无意。尔若恁么会，堕在无事界里。所以道，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龙牙恁么道，不妨尽善。古人道“相续也大难”，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乱施为，前后相照，有权有实，有照有用，宾主历然，互换纵横。若要辨其亲切，龙牙虽不昧宗乘，争柰落在第二头。当时二尊宿索禅板蒲团，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胸襟里事。虽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龙牙恁么问，二老恁么答，为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到这里，须知别有个奇特处，雪窦拈出令人看：

龙牙山里龙无眼，【瞎！谩别人即得。泥里洗土块。天下人总知。】

死水何曾振古风。【忽然活时无奈何，累及天下人出头不得。】

禅板蒲团不能用，【教阿谁说！尔要禅板蒲团作什么？莫是分付闍黎么？】

只应分付与卢公。【也则分付不着。漆桶！莫作这般见解。】

雪窦据款结案，他虽恁么颂，且道意在什么处？甚处是无眼？甚处是死水里？到这里，须是有变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许苍龙蟠，死水何曾有狞龙！不见道“死水不藏龙”，若是活底龙，须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处去。此言龙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招得雪窦道“死水何曾振古风。”虽然如此，且道雪窦是扶持伊？是减他威光？人多错会道：为什么“只应分付与卢公”？殊不知，却是龙牙分付与人。大凡参请，须是向机上辨别，方见他古人相见处。

“禅板蒲团不能用”，翠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与他，岂不是死水里作活计！分明是驾与青龙，只是他不解骑，是不能用也。“只应分付与卢公”，往往唤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与人。若道分付与人，要用打人，却成个什么去！昔雪窦自呼为卢公，他题《晦迹自贻》云：

图画当年爱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

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卢公倚石屏。

雪窦要去龙牙头上行，又恐人错会，所以别颂，要剪人疑解。雪窦复拈云“这老汉，也未得剿绝”，复成一颂：【灼然。能有几人知。自知较一半。赖有末后句。】

卢公付了亦何凭，【尽大地讨恁么人也难得。教谁领话？】

坐倚休将继祖灯。【草里汉。打入黑山下坐，落在鬼窟里去也。】

堪对暮云归未合，【一个半个。举着即错。果然出不得。】

远山无限碧层层。【塞却尔眼，塞却尔耳。没溺深坑。更参三十年。】

“卢公付了亦何凭”，有何凭据？直须向这里恁么会去，更莫守株待兔。髑髅前一时打破，无一点事在胸中，放教洒洒落落地，又何必要凭！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将继祖灯”，雪窦一时拈了也。

他有个转身处，末后自露个消息，有些子好处道“堪对暮云归未合”，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暮云归欲合未合之时，尔道作么生？“远山无限碧层层”，依旧打入鬼窟里去。到这里，得失得非一时坐断，洒洒落落，始较些

子。“远山无限碧层层”，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贤境界耶？是观音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

佛果圓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二（终）

【小東】：

请教一下老师，洞山云：“莫道无语，且试将德山落底头呈似老僧看。”老师他说的是啥啊？

【Lvm】：

他不是要仗镢鋤剑拟取德山头么？德山的头在哪里呀？若摸索得着，许他善用镢鋤剑。若摸索不着，也是草里汉！

【小東】：

谢老师指点，洞山的话，倒正中我疼处。老师，您若是龙牙，怎样答德山的话呢？（后参德山，遂问：“学人仗镢鋤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德山引颈云：“圆[□中力]！”牙云：“师头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Lvm】：

哈哈！我根本就不用答。因为我不会“仗镢鋤剑拟取德山头”。

【小東】：

哦！是啊！我又着相了。谢谢老师指点。

【心明】：

雪窦云：“临济、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开。”要如何才放开？

“我当时如作龙牙，待伊索蒲团禅板，拈起劈面便掷。”掷后，您如何答？

五祖戒云：“和尚得恁么面长。”或云：“祖师土宿临头。”不懂，什么意思？

龙牙恁么问，二老恁么答，为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也是打？

“二尊宿，又不同法嗣，为什么答处相似、用处一般？须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乱施为。”一家佛？

【Lvm】：

你莫进，进则丧身失命！（也许可供别人参考）【编者注：这里的“进”是指进去看下面问答。】

“雪窦云：临济、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开。”要如何才放开？

*** “禅板蒲团不能用，只应分付与卢公。”放开了也！**

“我当时如作龙牙，待伊索蒲团禅板，拈起劈面便掷。”掷后，您如何答？

*** 恐怕没有掷后，若看他能掷，必不会索取蒲团禅板。**

五祖戒云：“和尚得恁么面长。或云，祖师土宿临头。”不懂，什么意思？

*** “恁么面长”——挂得住事，有“脸皮厚”之意。
“土宿临头”——灰头土脸，也有“脸皮厚”之意。**

“龙牙恁么问，二老恁么答，为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也是打？

***哈哈！该打的是你。**

“二尊宿，又不同法嗣，为什么答处相似、用处一般？须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乱施为。”一家佛？

***你是哪家？**

【永寿童子】：

老师，我发觉上上网就变得“面长”了。

【Lvm】：

哈哈！土宿临头。

【永寿童子】：

老师请解解这个。当时二尊宿索禅板蒲团，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胸襟里事。虽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

【Lvm】：

不用解释，只是古今用语不同。请看：

当时二尊宿索取禅板蒲团，龙牙不可能不知道二尊宿之意，这是龙牙要借机展示自己胸襟里的事。虽然如此，这个弯子未免转得太陡了。

【永寿童子】：

^_^。老师有意思。我是问：为什么说他弯子转得太陡了？不是说他太死嘛？

【Lvm】：

哦？太陡、太死都是比喻，其实质还有什么不同么？

【永寿童子】：

哦。这倒是头次听说。

【Lvm】：

千七百则公案，也无不同。

【永寿童子】：

请问同在什么处呢？不会都是草花2吧！

【lvm】：

哈哈！“无不同”便是“同”吗？千七百则公案，无同，也无不同。

【心明】：

“无同，无不同。”这样脚踏两只船，就不怕掉下水吗？

【雪山童子】：那么《金刚经》、《心经》是同还是不同？

【常如】：

嘻嘻，说同怕谤着佛，说不同怕谤着你。

【lvm】：

落在“同、不同”两边才会掉下水。

【永寿童子】：

老师我有三只船：所谓草花2，即非草花2，是名草花2。

【lvm】：

嗯，是需要三只船。

【丁零】：

老师，为啥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lvm】：

因为章敬所示并非“风力所转”，不会“终成败坏”。

【丁零】：

南泉咋知麻谷的是风力所转？

【地天泰】：

因为南泉眼花，麻谷耳聋。

【蝉】：

俺咋觉着南泉说“不是”跟马祖让人对大梅说“非心非佛”、药山说“于家汉让紫玉山埋了”有异曲同工之妙？

【lvm】：

对呀！争奈麻谷的悟处不在这里。

【雪山童子】：

通过老师这几天提示，试解此公案。不当之处，繁请老师指正。

1、我认为凡公案前的“垂示”，极为重要，可以说是此公案的总纲，提示了参此公案的要点。“掀翻大海，踢倒须弥，喝散白云，打破虚空，直下向一机一境，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近傍处”则是本公案所要提示的要点。

2、我认为此时的龙牙也尚处于“解悟”之时（担一肚皮禅行脚），并且对什么是佛法大意存有片面的理解，或者说理解的仍不透澈（偏空）。于是参请翠微和临济，而翠微和临济都是大作家，一眼便看透龙牙的悟处。所以翠微和临济的回答并无实意，只是为了坐断龙牙的舌头，打破龙牙执着。若龙牙此时能猛着精彩，一念回机，那么当下即是。可惜龙牙当面错过，竟道：“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灼然在鬼窟里作活计。将谓得便宜。贼过后张弓。】所以说是【也是把不住。驾与青龙不解骑，可惜许。当面不承当】。其实翠微和临济所答和石头云：“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更莫别求。”之意也是一般无二。又岂只是二尊宿，又不同法嗣，为什么答处相似、用处一般？

3、麻谷和龙牙似乎又有不同，他似乎解悟了这个即是，所以敬云：“是，是。”但脚跟不点地。而南泉识得……故有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试南泉语，没想一试即中）和：“章敬即是，是汝不是。”之说。

4、通过公案中几个故事，无非是要告诉学人“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更莫别求。”之佛法真谛。

【lvm】：

看过这个公案，再去读《略论明心见性》，试试如何？

【雪山童子】：

好的，谢谢老师！至此以后不再东家长，李家短。可是从门入者不得家珍，其力不充也。此时不是更应该坐上如法修行，坐下如实观照……以期实证之？只是现在不应再以有得之心行无得之事（更无别事），但行“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快乐地做一个骑在牛背上，吹着牧笛的童子而已。不再为途中的风景所迷惑（凡有所见、所闻、所觉……即有能所的相对在，都不过是一道风景而已），不为所得喜，不为所失忧，一切由比量而现量，由生转熟，自然（不待）瓜熟而蒂（粘着）落也。

锦绣乾坤似奕棋，

人天福德枉成痴，

原来佛法无多子，

脱缚离黏说向谁。

原来佛法无多子，脱缚离黏说向谁。顶礼根本上师元音阿闍黎，顶礼 LVM 老师。

【地天泰】：

好童子！纵然解得公案三千，与本分亦毫不相干。如今常听人说：其力未充。却不知为何会其力未充？

【雪山童子】：

此话虽然也是，却也不尽然……须知古之公案也是指导学子脱缚离黏的工具，你若执着于解得公案，不但与本分无干，与公案本身也无干系。如解得公案，又能在佛法实践中，时时检点自己，并于佛法实践中实践之，此才是不粘着公案而又真正的解得公案。若能如此，有怎能说与本分亦毫不相干呢？古德即便有“纵然解得公案三千，与本分亦毫不相干”一说，也是叫学人不要本末倒置而已，并非历数解得公案本身。否则老师又何必贴此公案呢？更何况行的一分，便解得一分，正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看公案本身，也是检点自己修行，老人不也是把一本《宗门武库》放置床头并眉批之，评点其精妙吗？

试答其力未充：因多生累积的妄执蒙蔽（犹如久年未洗的茶壶，其茶垢非一力而尽除），初见性时（老人谓之素法身，犹如刚出生的婴儿）力量不足，不能彻底打破无明，故曰其力未充。但王骧陆上师《印心语录》说的好：“修道人虽已见性，习气未除，但与未见性人不同，以有办法也。然他人不测，每不信其见性而非难之；若自己见而未彻，亦往往疑及根本，以其力未充，遂云所证非是。此大误也。”

解

【地天泰】：

童子兄说得好。：）

【雪山童子】：

老师！请进。【编者注：这里的“进”是指进去看下面问答。以后不再一一注。】

上午所述，老师久未作答。此事横在胸中，今天又不免揣揣。回家的路上，忽而觉得我的落处？哈哈！既然

“不再东家长，李家短”，还道什么“以期实证之”？这分明就是“已有得之心行无得之事”，还道什么“更无别事”？

什么是在圣不增？什么是在凡不减？一下释然。回目自瞥，

我本圆成，佛性又何曾离我远去（所谓道不远人，人自远之）？我之佛性又何曾缺少一点？更道得什么“以期实证”！即便有什么“发光动地”，什么“粉碎虚空，大地平沉”，也是一“呸”了之。嘻嘻！这不是“粉碎虚空，大地平沉”又是什么？！

这几天，我再把老人和祖师的书好好再看几边。一定努力修习，这样才不负人，不负己。

【lvm】：

上午所述并非疑问，所以我未插言讨论。现在所述也非疑问，我又能说个什么呢。

【雪山童子】：

说来真是有点奇怪……老师！请进：读罢上师的《略论明心见性》，特别是写上述文字时，心里真是清晰无比，觉得自己真的一点也不缺少什么。什么“粉碎虚空，大地平沉”一时便知也是瞒人的戏言。（可笑以前以为真的还有个“粉碎虚空，大地平沉”），可第二天竟又有点糊涂了（也不是全糊涂，只是不清晰）。老师！为什么会一会儿清晰，一会儿糊涂呢？

【小束】：

师兄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哦！

我是看《大手印》的时候，觉得非常清晰，看到“头头放光”等等的时候，简直疑惑一点都起不来。但过了一阵子，又模糊了些。我觉得问题出在“觉明”上吧，觉便明了，明上加明，不是要迷进去了么？

师兄我有个体会，不知道对不对，只莫在分别处找，那明也好，模糊也好，并不在外，倘若要再求一个，哪还有呢？只不理它，明也好，模糊也好，别落进去。

我是由此行，前日吃饭时候，忽然疑惑妄念落开了一下，忽然一切都变得极平淡，淡到极点，吃饭便是吃饭，说不出来的滋味，但是过了两三个小时，欢喜的心就来了，加上我忙着整理资料，忙这忙那，然后烦恼又来了，之后我又去“找”那个，更找不到了。再放下来好了。

正要发信给老师听听老师的意见，请老师指点一下。老师常与我提起“寂子，莫入阴界”。一去分别，就落进去了。——老师，对吗？

【雪山童子】：

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也可能是不熟，多生的惯性使然。想听一听老师的意见。

【lvm】：

“色受想行识”五种阴界，只说“受阴”和“想阴”吧：

执取“粉碎虚空，大地平沉”之类的感受与排除这些感受，都是落入受阴。受阴不无，然却无常。执取者最终保不住，排除者最终赶不走。有时对执取者说扫荡、对排除者说认取，只是一期应病与药。但有言说，皆无实义。

本来如此，当下现成。无须执取（建立），无须排除（诽谤）。《楞伽经》云：菩萨离开两边——建立与诽谤，是名菩萨入欢喜地。（凭记忆，未必准确。若哪位师兄查到原经文，请贴在这里。）

“一去分别，就落进去了”，病在分别。分别，便落入想阴。分别者，最终陷入因自己误解而假设的悖论里而难以自拔。

这些都是陷入“见惑”所致。病在执取者——见取见；病在排除者——戒禁取见；病在分别者——边见。

心密行人，座下绵密观照，座上如法修持，久久触机遇缘，见惑自有刹那断尽之妙。此时，不执取感受而感受不无，不排除感受而感受不有；无分别而头头分明，有分别而浑然一体。“说有说无，都是戏论”一句，此时方能真正明白。

【照光居士】：

“心密行人，座下绵密观照，座上如法修持，久久触机遇缘，见惑自有刹那断尽之妙。此时，不执取感受而感受不无，不排除感受而感受不有；无分别而头头分明，有分别而浑然一体。“说有说无，都是戏论”一句，此时方能真正明白。”功夫至此，这时才是真正登上见道位吧？

【lvm】：

无位可登，是名“登见道位”。

《金刚经》云：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

实无往来。是名斯陀舍。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

【lvm】：

若非落入想阴，哪来的“清晰”和“糊涂”？

【雪山童子】：

噢！其实无论是“清晰”还是“糊涂”，只是当时的觉受，因觉受本无常，所以“清晰”不能永远清晰，“糊涂”也不能永远糊涂。若去分别拣嫌，既落入想阴了。老师说的对极了！若非落入想阴，哪来的“清晰”和“糊涂”呢？“清晰”和“糊涂”不过是：天晴和下雨，并不碍虚空。谢谢老师！

【lvm】：

天晴和下雨，并不碍虚空。

【小東】：

老师，我觉得不单落入想阴，更是错认了定盘星。

因为吾人着相习气极重，在不知觉中，便跟着“思维意识”跑了，在这种时候，本性虽已认得，但却是一句空话了。回想起来我好象一直都在犯这样的错误，其实是自己和自己兜圈子，自己瞄错了靶子！

本性根本没有糊涂不糊涂，而吾人因执相之习惯，去抓另一个东西，错认了一个生灭的东西，因抓不到，反生疑惑，因疑惑而生烦恼。

其实既知“糊涂”，那便是本性朗朗光照，那糊涂也好，清晰也好，不过如风吹月，毫无干系。

老师，您一开始回给我的信，我其实到现在才看明白啊！

【lvm】：

可曾听说过“认着便瞎”么？其实，不关“认”的事，只是不能“着”。

【小東】：

对呀，老师，认也无所着！

【lvm】：

若这么讲，已着了也。

【二一】智门出叶入花

佛果圓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锦上铺花；脱笼头，卸角馱，太平时节。或若辨得格外句，举一明三。其或未然，依旧伏听处分。

【二一】举：

僧问智门：“莲花未出水时如何？”【钩在不疑之地。泥里洗土块。那里得这消息来？】

智门云：“莲花。”【一二三四五六七。疑杀天下人。】

僧云：“出水后如何？”【莫向鬼窟里作活计。又恁么去也。】

门云：“荷叶。”【幽州犹自可，最苦是江南。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

智门若是应机接物，犹较些子。若是截断众流，千里万里。且道这莲花出水与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么见

得，许尔有个入处。虽然如是，若道是一，颠预佛性，儻侗真如；若道是二，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么歇期！且道古人意作么生？其实无许多事。所以投子道：尔但莫著名言数句。若了诸事，自然不着，即无许多位次不同。尔摄一切法，一切法摄尔不得。本无得失，梦幻如许多名目，不可强与他安立名字。诳尔诸人得么！尔诸人问故，所以有言；尔若不问，教我向尔道什么即得。一切事皆是尔将得来，都不干我事。

古人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不见云门举“僧问灵云”云：“佛未出世时如何？”云竖起拂子。僧云：“出世后如何？”云亦竖起拂子。云门云：“前头打着，后头打不着。”又云：“不说出与不出，何处有伊问时节也？”古人一问一答，应时应节，无许多事。尔若寻言逐句，了无交涉。尔若能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机中透得机，放令闲闲地，方见智门答话处。问“佛未出世时如何？”“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斑石内混沌未分时如何？”“父母未生时如何？”云门道：从古至今，只是一段事，无是无非，无得无失，无生与未生。古人到这里，放一线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篱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莽荡荡荒然处去。若是得

底人，二六时中，不依倚一物。虽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机一境，作么生摸索他！

这僧问道：“莲花未出水时如何？”智门云：“莲花。”便只挡问一答，不妨奇特。诸方皆谓之颠倒语，哪里如此！不见岳头道：“常贵未开口已前，犹较些子。”古人露机处，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学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论出水与未出水，有什么交涉！不见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门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门云：“兔子怀胎。”看他如此对答，天下人讨他语脉不得。或有人问夹山道：“莲花未出水时如何？”只对他道“露柱灯笼。”且道与莲花是同是别？“出水后如何？”对他道：“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尔且道是不是？且莫错认定盘星！

雪窦忒杀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颂出：

莲花荷叶报君知，【老婆心切。见成公案。文彩已彰。】

出水何如未出时。【泥里洗土块。分开也好，不可儻侗去也。】

江北江南问王老，【主人公在什么处？问王老师作什么？尔自踏破草鞋。】

一狐疑了一狐疑。【一坑埋却。自是尔疑。不免疑情未息。打云：会么？】

智门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参香林。既彻，却回住隋州智门。雪窦是他的子，见得好穷玄极妙，直道“莲花荷叶报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时。”这里要人直下便会。山僧道：“未出水时如何？”“露柱灯笼。”“出水后如何？”“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尔且莫错认定盘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么限！尔且道出水时是什么时节？未出水时是什么时节？若向这里见得，许尔亲见智门。

雪窦道，尔若不见，江北江南问王老。雪窦意道：尔只管去江北江南，问尊宿出水与未出水，江南添得两句，江北添得两句，一重添一重，展转生疑。且道何时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听水声，若不鸣方可过河。参学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几时得平稳去！

【丁零】：请教老师，

1、“幽州犹自可，最苦是江南。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是啥意思呀？

2、为啥说“前头打着，后头打不着。”？

3、“露柱灯笼”喻什么呀？

4、“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咋说呢？

【lvn】：

只须联系上下文。

1、“幽州犹自可，最苦是江南。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是啥意思呀？

*若说“莲花犹自可，最苦是荷叶”，是否就好懂些？这不就是“两头三面”么。

2、为啥说“前头打着，后头打不着。”？

*竖起拂子，打着未出世，打不着出世。

3、“露柱灯笼”喻什么呀？

4、“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咋说呢？

*“或有人问夹山道：‘莲花未出水时如何？’只对他道‘露柱灯笼。’且道与莲花是同是别？‘出水后如何？’对他道：‘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尔且道是不是？且莫错认定盘星！”你先说说这里的“夹山”是指谁？然后接着讨论。

【丁零】：回老师，

夹山就是那个说“法身无相，法眼无碍”的禅师吧。

【lvm】：

在这里，“夹山”是本书作者圆悟禅师的自称。

打开《碧岩录》，就可以看到：

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一

师住泮州夹山灵泉禅院

评唱雪窦显和尚颂古语要……………

古禅师习惯以地名称呼或自称。再看师尊元音老人的《碧岩录》讲座：

“为什么叫《碧岩录》呢？宋代有一位圆悟勤禅师，是禅宗的大手笔宗师，住在宜州（今湖南）的夹山上，山上有一块方丈大小的石头，叫碧岩石，他的丈室就以碧岩为名。夏季给学生讲禅宗公案，策励学人用功精进，学生记录下来，结集成书就叫《碧岩录》。”

【丁零】：那么，圆悟禅师为何道“露柱灯笼”、“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

【lvm】：不说“露柱灯笼”，改说“锅碗瓢盆”，是否好懂些？

还有：“出水后如何？”

出水后——杖头挑日月。

如何？——竟然问“如何”，脚下太泥深！

【丁零】：

老师，真不好意思，小子是笨蛋。这灯笼、锅碗都喻什么呀？

若问到俺，花未出水时如何？答：杖头挑日月。

【lvm】：“真不好意思”喻什么呀？脚下太泥深！
或曰：沙子拧不出水！

【丁零】：顶礼老师！

俺下了，请老师早些休息。

【lvm】：晚安！

【发呆】：听军一席话，发呆几分钟。网前一过客，不会深禅趣。愿老师教导我。

【lvm】：岂敢！岂敢！只怪我多口。

【发呆】：耽误您休息，谢！

【二一】举：僧问智门：“莲花未出水时如何？”
【钩在不疑之地。泥里洗土块。那里得这消息来？】

老师能否把括号里的话改成现代的大白话好吗？

【lvm】：

别客气！

僧问智门：“莲花未出水时如何？”【钩在不疑之地。泥里洗土块。那里得这消息来？】

*未必是个“钩”字。原文印刷模糊，我用放大镜也没看出清晰的笔画来。哪位网友若有清晰的版本，请贴在这里。

*这是对“莲花未出水时如何？”这个问题的三句“著语”，也可以说是三句评价之语：①不疑之地——心地若不疑，便会……（关乎“钩”这个看不清的字）。②泥里洗土块——越洗越脏，糊涂一团，意思是“这么问，问不出个所以然”。③哪里得这消息来——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问题呀？

【心明】：

经查询：您的放大镜没有出错，的确是“钩”。

【发呆】：

【二一】举：僧问智门：“莲花未出水时如何？”
【钩在不疑之地。泥里洗土块。那里得这消息来？】

智门云：“莲花。”【一二三四五六七。疑杀天下人。】

僧云：“出水后如何？”【莫向鬼窟里作活计。又恁么去也。】

门云：“荷叶。”【幽州犹自可，最苦是江南。两头三面，笑杀天下人。】

僧问：性如何见？回：自性见，见即性。又问：见后如何？上师对弟子曰：保任！上师对师傅和盘托出。

【lvm】：这段文出自何处：

僧问：性如何见？回：自性见，见即性。又问：见后如何？上师对弟子曰：保任！

【发呆】：夜也能见佛

老师，这是我根据上文杜撰的，我看了大珠老师的悟道入门后，心生感慨，愿步其后尘，他教导后学人以无心用事，日夜见佛。我看元音老师的自传，愚师问其真，其和盘托出。但元音老师写书要后学加保加任，再添枝叶。

【lvm】：什么叫“见佛”？

“僧问：性如何见？回：自性见，见即性。又问：见后如何？上师对弟子曰：保任！上师对师傅和盘托出。”

这段话，若从“黄叶止啼”的角度，常听如是说；若从“不疑之地”的角度，分明大远在！

【发呆】：烦老师教导

我是指老师不顾疲倦深夜教导我，我如同夜见佛面；我见到老师指出我黄叶止啼，忽然问不能答，为之思塞，前后际断，见佛法身，故如同夜见佛面。

【lvm】：哦！原来是指法身佛。

【发呆】：明师罕遇，人生难得，求师指正。

老师，我有一7旬大妈得咽喉恶性肿瘤疼痛吐血，药不能及，近日危急，但她多年学佛，愿从容西去，为后学做榜样，可生难忍，死又不速，辗转缠绵，每日卧听六字洪名佛乐，不知如何生西见佛。

【lvm】：你告诉她：

只管生西，别管从容，不从容也能生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从容吧。

【二二】雪峰南山毒蛇

垂示云：大方无外，细若邻虚。擒纵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缚，直须削迹吞声。人人坐断要津，个个壁立千仞。且道是什么人境界？试举看。

【二二】举：

雪峰示众云：南山有一条鳖鼻蛇。【见怪不怪，其怪自坏。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

汝等诸人，切须好看。【囟[口中力]！一场漏逗。】

长庆云：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普州人送贼，以己方人。】

僧举似玄沙。【同坑无异土，奴见婢殷勤。同病相怜。】

玄沙云：须是棱兄始得。虽然如此，我即不恁么。【不免作野狐精见解。是什么消息？毒气伤人。】

僧云：和尚作么生？【也好拶着这老汉。】

玄沙云：用南山作什么！【钓鱼船上谢三郎。只这野狐精，犹较些子。丧身失命也不知。】

云门以拄杖擗向雪峰面前，作怕势。【怕他作什么？一子亲得。一等是弄精魂。诸人试辨看。】

尔若平展，一任平展；尔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峰与岩头、钦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后参德山，方打破漆桶。

一日率岩头访钦山，至鳌山店上阻雪。岩头每日只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禅。岩头喝云：“嚏！眠去！每日床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峰自点胸云：“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瞒。”头云：“我将谓尔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播扬大教。犹作这个语话！”峰云：“某甲实未稳在。”头云：“尔若实如此，据尔见处，一一通来。是处我与尔证明，不是处与尔铲却。”峰遂举，见盐官上堂举色空义，得个入处。头云：“此去三十年，切忌举着。”峰又举，见洞山过水颂，得个入处。头云：“若与么，自救不了。”后到德山，问“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山打一棒：“道什么！”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头遂喝云：“尔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后如何即是？”

头云：“他日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峰于言下大悟，便礼拜。起来连声叫云：“今日始是鳌山成道！今日始是鳌山成道！”后回闽中，住象骨山。自贻作颂云：

人生倏忽暂须臾，浮世那能得久居。

出岭才登三十二，入闽早是四旬余。

他非不用频频举，已过应须旋旋除。

奉报满朝朱紫贵，阎王不怕佩金鱼。

凡上堂示众云，一一盖天盖地，更不说玄说妙，亦不说心说性。突然独露，如大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似太阿剑，拟之则丧身失命。若也伫思停机，则没干涉。

只如百丈问黄檗：“甚处去来？”檗云：“大雄山下采菌去来。”丈云：“还见大虫么？”檗便作虎声。丈便拈斧作斫势。檗遂打百丈一掴。丈吟吟而笑，便归，升座谓众云：“大雄山有一大虫，汝等诸人切须好看，老僧今日亲遭一口。”

赵州凡见僧便问：“曾到此间么？”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总云：“吃茶去。”院主云：“和尚寻常

问僧，曾到与不曾到，总道吃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主应诺。州云：“吃茶去。”

紫胡门下立一牌，牌上书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头，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拟议则丧身失命！”或新到，才相看，师便喝云：“看狗！”僧才回首，师便归方丈。

正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正当恁么时，尔作么生祇对？不蹶前踪，试请道看。到这里，也须是会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语言，举得将来，便知落处。看他恁么示众，且不与尔说行说解，还将情识测度得么？是他家儿孙，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言须有格外，句须要透关。若是语不离窠窟，堕在毒海中也。

雪峰恁么示众，可谓无味之谈，塞断人口。长庆、玄沙，皆是他家屋里人，方会他恁么说话。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诸人还知落处么？到这里，须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见真净有颂云：

打鼓弄琵琶，相逢两会家。

云门能唱和，长庆解随邪。

古曲无音韵，南山鳖鼻蛇。

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

只如长庆恁么祇对，且道意作么生？到这里，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方可构得。若自纤毫去不尽，便构他底不得。可惜许，人多向长庆言下生情解，道：“堂中才有闻处，便是丧身失命。”有者道：“元无一星事，平白地上说这般话疑人。人闻他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尔便疑着。”若恁么会，且得没交涉，只去他言语上作活计。既不恁么会，又作么生会？

后来有僧举似玄沙。玄沙云：“须是棱兄始得。虽然如是，我即不恁么。”僧云：“和尚又作么生？”沙云：“用南山作什么！”但看玄沙语中，便有出身处，便云“用南山作什么！”若不是玄沙，也大难酬对。只如他恁么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且道在什么处？到这里，须是向上人，方会恁么说话。古人道：钓鱼船上谢三郎，不爱南山鳖鼻蛇。

却到云门，以拄杖擗向雪峰面前，作怕势。云门有弄蛇手脚，不犯锋铓。明头也打着，暗头也打着。他寻常为人，如舞太阿剑相似。有时飞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时飞向三千里外取人头。云门擗拄杖作怕势，且不是弄精魂？他

莫也是丧身失命么？作家宗师，终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计。雪窦只为爱云门契证得雪峰意，所以颂出：

象骨岩高人不到，【千个万个。摸索不着。非公境界。】

到者须是弄蛇手。【是精识精，是贼识贼。成群作队作什么！也须是同火始得。】

棱师备师不奈何，【一状领过。放过一着。】

丧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科。带累平人。】

韶阳知，【犹较些子。这老汉只具一只眼。老汉不免作伎俩。】

重拨草，【落草汉有什么用处。果然！在什么处？便打。】

南北东西无处讨。【有么有么！阇黎眼瞎。】

忽然突出拄杖头，【看高著眼。便打。】

抛对雪峰大张口。【自作自受。吞却千个万个，济什么事。天下人摸索不着。】

大张口兮同闪电，【两重公案。果然。赖有末后句】

剔起眉毛还不见。【蹉过了也。五湖四海，觅恁么人也难得。如今在什么处？】

如今藏在乳峰前，【向什么处去也？大小雪窦也作这去就。山僧今日也遭一口。】

来者一一看方便。【瞎！莫向脚跟下看。看取上座脚跟下。着一箭了也。】

师高声喝云：看脚下！【贼过后张弓。第二头、第三头？重言不当吃。】

“象骨岩高人不到，到者须是弄蛇手。”雪峰山下有象骨岩。雪峰机锋高峻，罕有人到他处。雪窦是他屋里人，毛羽相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须是通方作者共相证明。只这鳖鼻蛇，也不妨难弄，须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被蛇伤。五祖先师道：此鳖鼻蛇，须是有不伤犯手脚底机，于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与老僧把手共行。

长庆、玄沙，有这般手脚。雪窦道“棱师备师不奈何”，人多道：“长庆玄沙不奈何，所以雪窦独美云门。”且得没交涉！殊不知三人中，机无得失，只是有亲疏。且问诸人，什么处是“棱师备师不奈何”处？“丧身

失命有多少”，此颂长庆道“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到这里，须是有弄蛇手。子细始得。

雪窦出他云门，所以一时拨却，独存云门一个，道：“韶阳知，重拨草。”盖为云门知他雪峰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落处，所以重拨草。雪窦颂到这里，更有妙处，云：“南北东西无处讨。”尔道在什么处？“忽然突出拄杖头”，元来只在这里。尔不可便向拄杖头上作活计去也。云门以拄杖擗向雪峰面前，作怕势，云门便以拄杖作鳖鼻蛇用。有时却云：“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处得来？只是一条拄杖子，有时作龙，有时作蛇。为什么如此？到这里方知，古人道“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颂道：“抛对雪峰大张口。”

“大张口兮同闪电”，雪窦有余才，拈出云门毒蛇云：只这大张口兮，同于闪电相似。尔若拟议，则丧身失命。“剔起眉毛还不见。”向什么处去也？雪窦颂了，须去活处为人，将雪峰蛇自拈自弄，不妨杀活临时。要见么？云“如今藏在乳峰前”，乳峰乃雪窦山名也。雪窦有颂云：“石总四顾沧溟窄，寥寥不许白云白。”长庆、玄沙、云门，虽弄得，了不见。却云：“如今藏在乳峰前，来者一一看方便。”

雪窦犹涉廉纤在，不言使用，却高声喝云：“看脚下！”从上来有多少人拈弄，且道还曾伤着人？不曾伤着人？师便打。

【小東】：“长庆云：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老师，长庆所对是何意？

【lvm】：长庆是雪峰家儿孙，自然道得恰好：

鳖鼻蛇是毒性剧烈的毒蛇。

雪峰示众云：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

长庆云：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

圆悟说：雪峰怎么示众，可谓无味之谈，塞断人口。长庆、玄沙，皆是他家屋里人，方会他怎么说。

雪峰抛出无味之谈，塞断人口。长庆所对若另有“意”在，还怎么“道得恰好”呢！圆悟说：“只如长庆怎么祇对，且道意作么生？到这里，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方可构得。若自纤毫去不尽，便构他底不得。可惜许，人多向长庆言下生情解……”那么，如今我等，就别去长庆言下生情解咯。

“只如长庆怎么祇对，且道意作么生？”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小東】：哦，是冲着那毒蛇去的呀！

我总觉得长庆所答，解做与【囙[□中力]！一场漏逗。】异曲同工，也无不可。

但若一想……哎呀！我也丧身失命拉！

【lvm】：**豎鼻蛇——犯之者丧身失命！看，长庆是否道得恰好啊？**

“我总觉得长庆所答，解做与【囙[□中力]！一场漏逗。】异曲同工，也无不可。”

***也可！也可！**

“哎呀！我也丧身失命拉！”

***恭喜！恭喜！**

【小東】：“恭喜！恭喜！”老师您这是恭喜我什么呀？

向老师做抛掷状。老师您接吗？您怕犯那豎鼻蛇吗？

【lvm】：你不是说“与【囙[□中力]！一场漏逗。】异曲同工”么。

【丁零】：老师，南山是地名吗？

【善财】：雪峰放出个毒蛇，长庆露现个毒牙，
和和，不知谁会来捉他个七寸？

哦哦，险啊

【lvm】：玄沙拣除南山，云门拄杖示怕。

看，他们这一家人热闹成啥了。

【xkyq】：善财兄布陷阱，老师埋地雷，这也挺热闹的。

【Lvm】：海里加水，锦上添花。

【xkyq】：哈！顶礼老师！

【二三】保福妙峰孤顶

垂示云：玉将火试、金将石试、剑将毛试、水将杖试。至于衲僧门下，一言一句、一机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见深浅、要见向背，且道将什么试？请举看。

【二三】举：

保福、长庆游山次。【这两个落草汉。】

福以手指云：只这里便是妙峰顶。【平地上起骨堆。切忌道着。掘地深埋。】

庆云：是则是，可惜许！【若不是铁眼铜睛，几被惑了。同病相怜。两个一坑埋却。】

雪窦著语云：今日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不妨减人斤两。犹较些子。傍人按剑。】

复云：百千年后，不道无，只是少。【少卖弄！也是云居罗汉。】

后举似镜清。【有好有恶。】

清云：若不是孙公，便见髑髅遍野。【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愁杀人。奴见婢殷勤。设使临济德山出来，也须吃棒。】

保福、长庆、镜清，总承嗣雪峰。他三人同得同证、同见同闻、同拈同用，一出一入，递相挨拶。盖为他是同条生底人，举着便知落处。在雪峰会里，居常问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卧，以此道为念，所以举着便知落处。

一日游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这里便是妙峰顶。”如今禅和子，恁么问着，便只口似匾檐，赖值问着长庆。尔道保福恁么道，图个什么？古人如此，要验他有眼无眼。是他家里人，自然知他落处，便对他道：“是即是，可惜许！”且道长庆恁么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么去也。似则似，罕有等闲无一星事，赖是长庆识破他。

雪窦著语云：“今日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且道落在什么处？复云：“百千年后，不道无，只是少。”雪窦解点胸，正似黄檗道“不道无禅，只是无师。”雪窦恁么道，也不妨险峻。若不是同声相应，争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谓之著语，落在两边。虽落在两边，却不住两边。

后举似镜清，清云：“若不是孙公，便见髑髅遍野。”孙公，乃长庆俗姓也。不见僧问赵州：“如何是妙峰孤顶？”州云：“老僧不答尔这话。”僧云：“为什么不答这话？”州云：“我若答尔，恐落在平地上。”

教中说，妙峰孤顶德云比丘，从来不下山。善财去参，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别峰相见。及乎见了，却与他说一念三世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德云既不下山，因什么却在别峰相见？若道他下山，教中道“德云比丘从来不曾下山，常在妙峰孤顶。”到这里，德云与善财，的的在哪里？自后李长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峰孤顶，是一味平等法门，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向无得无失、无是无非处独露，所以善财不见。”到称性处，如眼不自见、耳不自闻、指不自触，如刀不自割、火不自烧、水不自洗。

到这里，教中大有老婆相为处，所以放一线道，于第二义门立宾立主，立机境，立问答。所以道：“诸佛不出世，亦无有涅槃。方便度众生，故现如斯事。”且道，毕竟作么生免得镜清、雪窦恁么道去？当时不能拍拍相应，所以尽大地人髑髅遍野。镜清恁么证将来，那两个恁么用将来，雪窦后面颂出，更显焕。颂云：

妙峰孤顶草离离，【和身没却。脚下已深数丈也。】

拈得分明付与谁。【用作什么？大地没人知。干屎橛
堪作何用！拈得鼻孔失却口。】

不是孙公辨端的，【错！看箭！着贼了，也不知。】

髑髅着地几人知。【更不再活。如麻似粟。阇黎，拈
得鼻孔失却口。】

妙峰孤顶草离离。草里辊，有什么了期！拈得分明付
与谁。什么处是分明处？颂保福道“只这里，便是妙峰
顶。”不是孙公辨端的。孙公见什么道理，便云“是则
是，可惜许”？只如“髑髅着地几人知”，汝等诸人还知
么？瞎！

【丁零】：老师，“百千年后，不道无，只是少。”
喻啥？

【Lvm】：这不是喻。现在就是“百千年后”，多
吗？

【心明】：善财能在别峰相见。请问此处别峰喻什么？【编者注：黑体字表示发言者的文章标题（以下不再另作说明）】

原文：

教中说，妙峰孤顶德云比丘，从来不下山。善财去参，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别峰相见。及乎见了，却与他说一念三世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德云既不下山，因什么却在别峰相见？若道他下山，教中道“德云比丘从来不曾下山，常在妙峰孤顶。”到这里，德云与善财，的在哪里？自后李长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峰孤顶，是一味平等法门，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向无得无失、无是无非处独露，所以善财不见。”到称性处，如眼不自见、耳不自闻、指不自触，如刀不自割、火不自烧、水不自洗。

是指方便法门吗？

【lvm】：哈哈！到这里哪还有什么“方便”、“究竟”！

【心明】：昨日游山，不觉已骷髅着地。谢老师搭救！

【善财】：桥上但见驴马迹，何人敢向御街行！

大雄峰，喻实际究竟理地，自是一法不立，不可见见，不可知知；别峰，喻万行方便门中，略可私通车马，所以许德云善材共见商量。

虽然如此，还须方便中透出究竟，究竟中融入方便，正可以独坐大雄峰的同时，普在别峰现身教化。

呵呵~——也是葛藤。

【二四】铁磨机锋峭峻

垂示云：高高峰顶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觑不见。直饶眼似流星、机如掣电，未免灵龟曳尾。到这里合作么生？试举看。

【二四】举：

刘铁磨到汾山。【不妨难凑泊。这老婆不守本分。】

山云：“老特牛，汝来也？”【点！探竿影草。向什么处见聾讹！】

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箭不虚发。大唐打鼓新罗舞。放去太速，收来太迟。】

汾山放身卧。【中也！尔向什么处见汾山？谁知远烟浪，别有好思量。】

磨便出去。【过也。见机而作。】

刘铁磨，尼也。

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拟议则丧身失命。禅道若到紧要处，哪里有许多事！他作家相见，如隔墙见角，便知是

牛；隔山见烟，便知是火。拶着便动，捺着便转。汾山道：“老僧百年后，向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左肋下书五字云‘汾山僧某甲’。且正当恁么时，唤作汾山僧即是？唤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问着，管取分疏不下。

刘铁磨久参，机锋峭峻，人号为刘铁磨，去汾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访汾山，山见来，便云：“老牯牛，汝来也？”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汾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尔看他一如说话相似，且不是禅，又不是道。唤作无事会，得么？汾山去台山，自隔数千里。刘铁磨因什么却令汾山去斋？且道意旨如何？这老婆会他汾山说话，丝来线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两镜相照，无影像可观。机机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回头。这老婆，一点也瞒他不得，这个却不是世谛情见。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

如今只管做无事会。四祖演和尚道：“莫将有事为无事，往往事从无事生。”尔若参得透去，见他恁么，如寻常人说话。一般多被言语隔碍，所以不会。唯是知音，方会他底。只如乾峰示众云：“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着，落在第二。”云门出众云：“昨日有一僧，从天台

来，却往南岳去。”乾峰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请。”看他两人，放则双放，收则双收，洵仰下谓之“境致风尘草动，悉究端倪。”亦谓之“隔身句”，意通而语隔。到这里，须是左拨右转，方是作家。

曾骑铁马入重城，【惯战作家，塞外将军，七事随身。】

敕下传闻六国清。【狗衔赦书。寰中天子。争奈海晏河清。】

犹握金鞭问归客，【是什么消息？一条拄杖两人扶，相招同往又同来。】

夜深谁共御街行？【君向潇湘我向秦。且道行作什么】。

雪窦颂，诸方以为极则。一百颂中，这一颂最具理路。就中极妙，贴体分明颂出。

曾骑铁马入重城，颂刘铁磨恁么来。

敕下传闻六国清，颂洵山恁么问。

犹握金鞭问归客，颂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

夜深谁共御街行，颂汾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

雪窦有这般才调，急切处向急切处颂，缓缓处向缓缓处颂。风穴亦曾拈，同雪窦意，此颂诸方皆美之：“高峰顶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觑不见。”看他一个放身卧，一个便出去。若更周遮，一时求路不见。

雪窦颂意最好，是“曾骑铁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证，焉能恁么？且道得个什么意？不见僧问风穴：“汾山道‘老特牛，汝来也？’意旨如何？”穴云：“白云深处金龙跃。”僧云：“只如刘铁磨道‘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里玉兔惊。”僧云：“汾山便作卧势。意旨如何？”穴云：“老倒疏慵无事日，闲眠高卧对青山。”此意亦与雪窦同也。

【永寿童子】：老师，“往往事从无事生”何意也？

【Lvm】：因为他“只管做无事会”，已经生事了也。

【永寿童子】：会得灵龟曳尾，才知向上事。

【小東】：恭喜师兄得台山大会斋请東，去还是不去呢？

【永寿童子】：灯歇人悄，正宜夜读。

【Lvm】：好句！好句！

【永寿童子】：老师我晚上看书不吃夜宵。

【Lvm】：别被夜宵吃了就行。

【永寿童子】：不好，我被苹果吞下去了。二毛师兄救我！！

【善财】：呵呵～再来一只梨子！

【心明】：“放去太速，收来太迟”指啥意思？

【lvm】：沟山放去，刘铁磨收来。

山云：“老牯牛，汝来也？”——当下就到眼前了，不“速”么？

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沟山距离台山，相隔数千里路，不“迟”么？

【心明】：为何用个“太”字？不应该是贬义呀。

【Lvm】：没说是贬义呀。

【永寿童子】：是不是要表达一种纵横捭阖的气势呀？

好像禅师语录的辑录者喜欢这样，为文有生气，动作带夸张，是为了起到棒喝的作用吗？

【lvm】：那就提撕、著语对比着看吧：

圆悟提撕云：“这老婆会他汾山说话，丝来线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两镜相照，无影像可观。机机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回头。这老婆，一点也瞒他不得，这个却不是世谛情见。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

圆悟著语云：“箭不虚发。大唐打鼓新罗舞。放去太速，收来太迟。”

这老婆，一点也瞒他不得，这个却不是世谛情见。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是他知有向上事——此即“箭不虚发”。

这老婆会他汾山说话，丝来线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两镜相照，无影像可观。机机相副，句句相投。

汾山一放“老牯牛，汝来也？”——此即“大唐打鼓”

刘铁磨一收“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此即“新罗舞”。

若照今人理解，便是这样的对话：“放下便是，更无别事。”“领。”然而，若如此说，不正是“莫将有事为无事，往往事从无事生”么！看他们两位古人，和盘托出了这个真实义，未留丝毫痕迹呢。

明乎此，再看“放去太速，收来太迟”，那里还有褒贬哪，别有一番韵味呢！

附录《宗门武库》锯解：

〔公案原文〕

悟后住昭觉，有长老问“刘铁磨到汾山问答”并“雪窦《御街行颂》”，未审此意如何？悟曰：“老僧更参四十年，也不到雪窦处。”长老叹曰：“昭觉和尚犹如此说，况余人耶！”

〔锯解秤砣〕

后来，圆悟禅师住持昭觉寺。有个长老举出“刘铁磨到汾山问答”并“雪窦《御街行颂》”，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雪窦颂古》第二十四则：

【二十四】举：

刘铁磨到汾山。

山云：“老牯牛，汝来也。”

磨云：“来日臺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

汾山放身卧，磨便出去。

雪窦《御街行颂》：

曾骑铁马入重城，勅下传闻六国清。犹握金鞭问归客，夜深谁共御街行。

曾骑铁马入重城——刘铁磨到汾山。

勅下传闻六国清——“老牯牛，汝来也。”

犹握金鞭问归客——“来日臺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

夜深谁共御街行——汾山放身卧。磨便出去。

颂与公案丝丝相扣，圆悟禅师说：“一百颂中，这一颂最具理路。就中极妙，贴体分明颂出。”圆悟禅师在

《碧岩录》里讲这则因缘，讲得淋漓尽致。现在有长老来问这个，圆悟并没有拿《碧岩录》里的话做答，却这样说：“老僧更参四十年，也不到雪窦处。”他若真的不到雪窦处，怎能把雪窦颂讲得淋漓尽致？他为什么这么说？注意这里：是“更参四十年”哪！参，便是修行。道在悟而不在修啊！这位长老并没有领会圆悟禅师的意思，还以为圆悟真不知道，叹息着说：“连大名鼎鼎的昭觉和尚都这么讲，何况其他的人了！”他总觉得这里头一定另有玄妙之处，既如此，哪就老老实实在地“更参四十年”吧。

【二五】庵主横担直入

垂示云：机不离位，堕在毒海；语不惊群，陷于流俗。忽若击石火里别缁素、闪电光中辨杀活，可以坐断十方、壁立千仞。还知有恁么时节么？试举看。

【二五】举：

莲花峰庵主拈拄杖示众云：【看！顶门上具一只眼。也是时人窠窟。】

“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不可向虚空里钉橛。权立化城。】

众无语。【千个万个如麻似粟。却较些子。可惜许。一棚俊鹞。】

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若向途中辨，犹争半月程。设使得力堪作什么！岂可全无一个！】

复云：“毕竟如何？”【千人万人只向个里坐却。千人万人中，一个两个会。】

又自代云：“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也好与三十棒，只为他担板。脑后见腮，莫与往来。】

诸人还裁辨得莲花峰庵主么？脚跟也未点地在！

国初时在天台莲花峰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后，茅茨石室中，折脚铛儿内，煮野菜根吃过日。且不求名利，放旷随缘。垂一转语，且要报佛祖恩，传佛心印。才见僧来，便拈拄杖云：“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前后二十余年，终无一人答得。只这一问，也有权有实、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缊，不消一捏。尔且道因什么二十年如此问？既是宗师所为，何故只守一橛？若向个里见得，自然不向情尘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与他平展下语呈见解，做尽伎俩。设有个道得，也不到他极则处。况此事虽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见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所以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无他，只要见尔知有不知有。

他见人不会，所以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机，几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如今人只管撞将去便了，得则得，争柰颞顛儻侗。若到作家面前，将三要语印空、印泥、印水验他，便见方木逗圆孔，无下落处。到这里讨一

个同得同证，临时向什么处求！若是知有底人，开怀通个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怀之。且问尔诸人，拄杖子是衲僧寻常用底，因什么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实，金屑虽贵，落眼成翳。

石室善道和尚，当时遭沙汰，常以拄杖示众云：“过去诸佛也恁么，未来诸佛也恁么，现前诸佛也恁么”。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众云：“这个只为中下根人。”时有僧出，问云：“忽遇上上人来时如何？”峰拈拄杖便去。云门云：“我即不似雪峰打破狼籍。”僧问：“未审和尚如何？”云门便打。大凡参问，也无许多事。为尔外见有山河大地，内见有见闻觉知，上见有诸佛可求，下见有众生可度。直须一时吐却，然后十二时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虽在一毛头上，宽若大千沙界。虽居镬汤炉炭中，如在安乐国土。虽居七珍八宝中，如在茅茨蓬蒿下。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实处，自然不费力。

他见无人搆得他底。复自征云：“毕竟如何？”又柰何不得。自云：“榔撚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这个意又作么生？且道指什么处为地头？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岂不见严阳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么？”僧云：“不识。”严

云：“一条拄杖也不识。”严复以拄杖，地上割一下云：“还识么？”僧云：“不识。”严云：“土窟子也不识。”严复以拄杖担云：“会么？”僧云：“不会。”严云：“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雪窦有颂云：“谁当机？举不赚，亦还希。摧残峭峻，销铄玄微。重关曾巨辟，作者未同归。玉兔乍圆乍缺，金乌似飞不飞。卢老不知何处去，白云流水共依依。”

因什么山僧道“脑后见腮，莫与往来”？才作计较，便是黑山鬼窟里作活计。若见得彻、信得及，千人万人，自然罗笼不住、奈何不得。动着拶着，自然有杀有活。

雪窦会他意道“直入千峰万峰去”，方始成颂。要知落处，看取雪窦颂云：

眼里尘沙耳里土，【懵懂三百檐。鶻鶻突突有什么限！更有恁么汉。】

千峰万峰不肯住。【尔向什么处去？且道是什么消息？】

落花流水太茫茫，【好个消息！闪电之机，徒劳伫思。左顾千生，右顾万劫。】

别起眉毛何处去？【脚跟下更赠一对眼。元来只在这里。还截得庵主脚跟么？虽然如是，也须是到这田地始得。打云：为什么只在这里！】

雪窦颂得甚好，有转身处，不守一隅，便道“眼里尘沙耳里土”，此一句颂莲花峰庵主。衲僧家到这里，上无攀仰，下绝已躬，于一切时中如痴似兀。不见南泉道：

“学道之人，如痴钝者也难得。”禅月诗云：“常忆南泉好言语，如斯痴钝者还希。”法灯云：“谁人知此意？令我忆南泉。”南泉又道：“七百高僧，尽是会佛法底人，唯有卢行者不会佛法，只会道，所以得他衣钵。”且道佛法与道相去多少？

雪窦拈云：“眼里着沙不得，耳里着水不得。或若有个汉，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瞒，祖佛言教是什么热碗鸣声！便请高挂钵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员无事道人。”又云：“眼里着得须弥山，耳里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汉，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龙得水，似虎靠山。却须挑起钵囊，横担拄杖，亦是一员无事道人。”复云：“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然后没交涉。”

三员无事道人中，要选一人为师，正是这般生铁铸就底汉。何故？或遇恶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

皆如梦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饶到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处去。也须是有转身一路始得。不见古人道：“莫守寒岩异草青，坐却白云宗不妙。”所以莲花峰庵主道：“为他途路不得力。”

直须是千峰万峰去始得。且道唤什么作千峰万峰？雪窦只爱他道“榔撚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所以颂出。

且道向什么处去？还有知得去处者么？“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纷纷，流水茫茫。闪电之机！眼前是什么？

“剔起眉毛何处去？”雪窦为什么也不知他去处？只如山僧道“适来举拂子”，且道即今在什么处？尔诸人若见得，与莲花峰庵主同参。其或未然，三条椽下，七尺单前，试去参详看。

【心明】：“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

老师，为什么古今人不肯住？是不是有一类人在附近徘徊不敢住，另有类人再此歇脚后知不是久留地又离去前行？

【善财】：“有佛处急走过，无佛处莫停留。”

【lvm】：《金刚经》云：

菩萨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生无所住心。

【善财】：先问三个：

1) “……若到作家面前，将三要语印空、印泥、印水验他……”这里的三要语，就是临济老祖的三要么？

2) “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既然路途不得力，为什么却不歇者，还是不肯住？

3) “诸人还裁辨得莲花峰庵主么？脚跟也未点地在！”这个未点地，是指庵主脚跟未点地，还是诸人即若辨得，也是个脚跟未点地？

呵呵～还有三个下节课面再问。

【lvm】：

1) “……若到作家面前，将三要语印空、印泥、印水验他……”这里的三要语，就是临济老祖的三要么？

***印空、印泥、印水，便是三要语。**

2) “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既然路途不得力，为什么却不歇者，还是不肯住？

***若会“途中即家舍”，便知本非二事。**

3) “诸人还裁辨得莲花峰庵主么？脚跟也未点地在！”这个未点地，是指庵主脚跟未点地，还是诸人即若辨得，也是个脚跟未点地？

***若辨得，便是庵主脚跟未点地；若辨不得，便是诸人脚跟未点地。**

【善财】：接着问：

1) “……若到作家面前，将三要语印空、印泥、印水验他……”这里的三要语，就是临济老祖的三要么？

***印空、印泥、印水，便是三要语。**

◎如何是印空、印泥、印水？愿闻其详。

2) “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既然路途不得力，为什么却不歇者，还是不肯住？

***若会“途中即家舍”，便知本非二事。**

◎既云“途中即家舍”，为何还要路途得力不得力？

3) “诸人还裁辨得莲花峰庵主么？脚跟也未点地在！”这个未点地，是指庵主脚跟未点地，还是诸人即若辨得，也是个脚跟未点地？

***若辨得，便是庵主脚跟未点地；若辨不得，便是诸人脚跟未点地。**

◎诸人脚跟且置，庵主为什么却也脚跟未点地？

【lvm】：哈哈！只好扯扯葛藤了：

1) “……若到作家面前，将三要语印空、印泥、印水验他……”这里的三要语，就是临济老祖的三要么？

*印空、印泥、印水，便是三要语。

◎如何是印空、印泥、印水？愿闻其详。

*印空——看他是否“说来句句空，行时处处有”。其实，只这“说来句句空”就已经是“有”了，有个“空”在。

印泥——痕迹宛然！比如：“我开悟了”（悟迹宛然）或者“我没开悟”（迷迹宛然）。

印水——落在“无事甲”里，乃至以为不存在“解脱”这回事，象流水一样，见低处就停滞。这种人不适合修无上道，不能跟他讲无上佛法。《涅槃经》云：为非器众生说无上道，是菩萨谬。

以三要语印他，若真，必不落空有，必不滞两边，必不迷有无，如“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头朝下。若也不信，问取东村王大姐”。若假，“便见方木逗圆孔，无下落处。”

2) “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既然路途不得力，为什么却不歇者，还是不肯住？

*若会“途中即家舍”，便知本非二事。

◎既云“途中即家舍”，为何还要路途得力不得力？

*哈哈！因他先有“肯不肯住”，故有“得不得力”。如镜照物罢了。

3) “诸人还裁辨得莲花峰庵主么？脚跟也未点地在！”这个未点地，是指庵主脚跟未点地，还是诸人即若辨得，也是个脚跟未点地？

*若辨得，便是庵主脚跟未点地；若辨不得，便是诸人脚跟未点地。

◎诸人脚跟且置，庵主为什么却也脚跟未点地？

*岂不闻“落草为人”乎！若论这种手段，雪峰是专家。^o^

【心明】：如此这般揭底，您这不是要砸那些魔术师的饭碗嘛？

【lvm】：没砸！没砸！谁家的饭碗要是破了，可别怪我。

【hs】：LVM 老师及善财兄好！请问：

1、“壁立千仞”是什么意思？很多地方看到过，却不知其义。

2、又自代云：“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这句中说“去”是不是“住”了？是不是有自了汉的嫌疑，因此脚跟也未点地在？

【lvm】：

1、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意思很明白了吧。

2、“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没有自了汉的痕迹呀！

【hs】：再请问老师：这里的“千峰万峰”是“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这一句里的“这里”，也即是拄杖，可不可这样意会？

【lvm】：如果能拈一根拄杖做丈六金身，便可以这样意会。

【nm213】：请问老师：“途中即家舍”和“落草为人”之意

1、落草为人是不是指弄些第二义逗引第一义？

2、途中即家舍与过程重于结果的命题等价吗？

【lvm】：明知开口即错，不讳言语示人，叫做“落草为人”。

临济禅师上堂云：“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那个合受人天供养？”便下座。

【善财】：再申三问，老师师兄请：

1) 一个是语义上的：【千个万个如麻似粟。却较些子。可惜许。一棚俊鹘。】明明说了较些子，为什么又叹可惜许？

2) 二个是句义上的：“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庵主严阳同道此语，二人脚程是同是别？请老师开示。

3) 三个却是不论什么劳什子义：若一日忽然莲花峰庵主现身拈拄杖示 lvm 云：“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老师如何抵对？ ^_^

【lvm】：哈哈！你不仅善财，而且善问：

1) 一个是语义上的：

众无语。【千个万个如麻似粟。却较些子。可惜许。
一棚俊鹞。】

千个万个如麻似粟。

***别忽略“众无语”，如麻似粟之众。**

却较些子。

***也许会有明眼不说话，看他如何收场。无语却较些子。**

可惜许。一棚俊鹞。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这一群人都是大眼瞪小眼，就象“一棚俊鹞”一样。**

明明说了较些子，为什么又叹可惜许？

***不能较些子，所以可惜许。**

2) 二个是句义上的：“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庵主严阳同道此语，二人脚程是同是别？请老师开示。

***这可不是句义上的。与你脚程不别。**

3) 三个却是不论什么劳什子义：

若一日忽然莲花峰庵主现身拈拄杖示 lvm 云：“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老师如何抵对？

***只因为你住在这里。**

【善财】：善财善问，估计庵主却不善与。

1) ^) ^

2) ^ (^

3) ^ o ^

若一日忽然莲花峰庵主现身拈拄杖示 lvm 云：“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老师如何抵对？

*只因为你住在这里。

◎庵举杖做打势。

【lvm】：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心僧】：不想今日被您倒打一耙

【善财】：打人是犯法的，接接虎须可以吧？
886~~

【二毛】：老师，严云：“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是赞那僧脑后见腮吧？

【lvm】：这里是说“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这句话的出处：

他见无人搆得他底。复自征云：“毕竟如何？”又柰何不得。自云：“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这个意又作么生？且道指什么处为地头？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岂不见严阳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么？”僧云：“不识。”严云：“一条拄杖也不识。”严复以拄杖，地上劄一下云：

“还识么？”僧云：“不识。”严云：“土窟子也不识。”严复以拄杖担云：“会么？”僧云：“不会。”严云：“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原来是莲花峰庵主引用了严阳尊者之语。

【二毛】：恳请老师慈悲扯段葛藤，

岂不见严阳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么？”僧云：“不识。”严云：“一条拄杖也不识。”严复以拄杖，地上刮一下云：“还识么？”僧云：“不识。”严云：“土窟子也不识。”严复以拄杖担云：“会么？”僧云：“不会。”

【lvm】：既然他不识也不会，这葛藤也就不扯了。

^o^

【永寿童子】：榔揲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此谓也。

【lvm】：^o^

【二六】百丈独坐雄峰

【二六】举：

僧问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响，句里呈机。惊杀人！有眼不曾见。】

丈云：“独坐大雄峰。”【凛凛威风四百州。坐者立者，二俱败缺。】

僧礼拜。【伶俐衲僧！也有恁么人，要见恁么事。】

丈便打。【作家宗师！何故来言不丰？令不虚行。】

临机具眼，不顾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争得虎子。”百丈寻常如虎插翅相似，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须，便问：“如何是奇特事？”这僧也具眼，百丈便与他担荷云：“独坐大雄峰。”其僧便礼拜。衲僧家须是别未问已前意始得。这僧礼拜，与寻常不同，也须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胆向人倾，相识还如不相识。”

只这僧问“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独坐大雄峰。”僧礼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则一时俱是，收来则扫踪灭迹。且道他便礼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么？若道是不好，他礼拜有什么不得处？到这里须是识休咎、别缁素，立向千峰顶上始得。这僧便礼拜，似捋虎须相似，只争转身处。赖值百丈顶门有眼、肘后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来风，所以便打。若是别人，无奈他何。这僧以机投机，以意遣意。他所以礼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贤，昨夜三更，起佛见法见，各与二十棒，贬向二铁围山去也。”时赵州出众云：“和尚棒教谁吃？”泉云：“王老师有什么过？”州礼拜。

宗师家，等闲不见他受用处。才到当机拈弄处，自然活鱖鱖地。五祖先师常说“如马前相扑相似”。尔但常教见闻声色一时坐断，把得定、作得主，始见他百丈。且道放过时作么生？看取雪窦颂出云：

祖域交驰天马驹，【五百年一间生。千人万人中有一个半个。子承父业。】

化门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渠依得自由。还他作家手段。】

电光石火存机变，【劈面来也。左转右转。还见百丈为人处也无？】

堪笑人来捋虎须。【好与三十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免丧身失命。放过闍黎一着。】

雪窦见得透，方乃颂出。天马驹日行千里。横行竖走，奔骤如飞，方名天马驹。雪窦颂百丈于祖域之中，东走向西，西走向东，一来一往，七纵八横，殊无少碍。如天马驹相似，善能交驰，方见自由处。这个自是得他马祖大机大用。不见僧问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尔，天下人笑我去在。”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云：“近前来，向尔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谋。”看他恁么得大自在。

于建化门中，或卷或舒，有时舒不在卷处，有时卷不在舒处，有时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途不同辙。此颂百丈有这般手脚。

雪窦道“电光石火存机变”，颂这僧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只在些子机变处。岩头道：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雪窦道：机轮曾未转，转必两头走。若转不得，有什么用处！大丈夫汉。也须是识些子

机变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欸，被他穿却鼻孔，有什么了期！这僧于电光石火中，能存机变，便礼拜。

雪窦道“堪笑人来捋虎须”。百丈似一个大虫相似，堪笑这僧去捋虎须。

【libo】：老师，若是换成：丈云：“独坐大雄峰。”这僧便打，百丈祖师会如何？

【lvm】：争奈勺柄不在这僧手里。

【永寿童子】：这僧脚慢，还在这里犹疑。

行礼毕，还不赶紧拂袖走了，免吃一棒。

【lvm】：是没有德山腿快。

【hs】：请问老师：

1.[南泉云：“文殊普贤，昨夜三更，起佛见法见，各与二十棒，贬向二铁围山去也。”时赵州出众云：“和尚棒教谁吃？”泉云：“王老师有什么过？”州礼拜。]这里赵州为什么问和尚棒教谁吃，后来为什么又礼拜？赵州礼拜和那个僧礼拜有相似处吗？

2.马祖说的六耳不同谋是什么意思？

【lvm】：以机投机，以意遣意。

1.[南泉云：“文殊普贤，昨夜三更，起佛见法见，各与二十棒，贬向二铁围山去也。”时赵州出众云：“和尚棒教谁吃？”泉云：“王老师有什么过？”州礼拜。]这里赵州为什么问和尚棒教谁吃，后来为什么又礼拜？赵州礼拜和那个僧礼拜有相似处吗？

***那我就落草一回吧：**

***南泉**：你们若起佛见法见，便不能成就。**赵州**：和尚你这算什么见？**南泉**：因你起佛见法见，我才这么说。有错吗？**赵州**：学生受教了。

***“和尚棒教谁吃”绝非争胜负，乃画龙点睛之笔也。——官不容针！后来又礼拜——所有的言句都是应病与药，何曾粘着！——私通车马。**

2.马祖说的六耳不同谋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六耳便是三个人。两人说密意，不入六耳。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云**：“近前来，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谋。”——看来这僧已得祖师西来密意。

【hs】：老师落草为人，后学受教了。谢谢老师！

【笨笨虫】：老师，我好笨...

“（公案）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听法，随众散去。一日不去，丈乃问立于前者何人。老人云：某甲，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有学人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无？

某甲答他道：不落因果。后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某甲下一转语，使脱野狐身。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礼拜曰：某甲既脱野狐身，遂住在山后，依亡僧之事例。师使维那白槌告众曰：食后送亡僧。大众言议，一众皆安，涅槃堂亦无病人，何故如是。食后只见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拄杖指出一死狐，依法火葬之。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黄檗便问古人错对一转语，五百生堕野狐身。欲转转不错，作个什么？师曰近前来，与偈道。槿遂近前，师与一掌。师打手笑曰：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见会元三，大智章，从容录八则，无门关二则。”

其中，答“不落因果”，即已被因果所惑；“不昧因果”，即是不被因果所昧之意！是么？

【lvm】：是他自己怀疑自己的“不落因果”之语。疑，便与野狐响应。

前百丈有疑者，心疑也，心外无疑在，心外也无野狐在。

后百丈直射前百丈心中的疑团：“不昧因果！”——你那样答，并没昧却因果，而是将因果和盘托出了。你一直疑个什么劲儿啊！于是，前百丈言下心开意解，贵脱野狐身。

【莲明】：“前百丈言下心开意解，贵脱野狐身。”-----老师用这几个词一讲，还是留着狐狸尾巴呀。也许老师是暗指这个吧：“老人于言下大悟，礼拜曰：某甲既脱野狐身，遂住在山后，依亡僧之事例。”——这狐还有这个在啊。

如果是俺，就换成：于是，前百丈言下大悟，得脱野狐身（那贵字，其实也没是啥贵的呀）。

*哈哈！你也有这个在。（那贵字，其实也就是当时的口语而已，没啥金贵的。）

【二七】云门体露金风

垂示云：问一答十，举一明三。见兔放鹰，因风吹火。不惜眉毛则且置，只如入虎穴时如何？试举看：

【二七】举：

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是什么时节？家破人亡，人亡家破。】

云门云：“体露金风。”【撑天拄地，斩钉截铁。净裸裸，赤洒洒。平步青霄。】

若向个里荐得，始见云门为人处。其或未然，依旧只是指鹿为马，眼瞎耳聋。谁人到这境界？

且道云门为复是答他话，为复是与他酬唱？若道答他话，错认定盘星；若道与他唱和，且得没交涉。既不恁么，毕竟作么生？尔若见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旧打入鬼窟里去。大凡扶竖宗乘，也须是全身担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横身，任他横拖倒拽。若不如，争能为得人！

这僧致个问端，也不妨峻峻。若以寻常事看他，只似个管闲事底僧。若据衲僧门下，去命脉里觑时，不妨有妙处。且道“树凋叶落”是什么人境界？十八问中，此谓之辨主问，亦谓之借事问。云门不移易一丝毫，只向他道：

“体露金风。”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负他问头。盖为他问处有眼，答处亦端的。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若是知音底，举着便知落处。尔若向云门语脉里讨，便错了也。只是云门句中，多爱惹人情解。若作情解会，未免丧我儿孙。

云门爱恁么骑贼马趁贼。不见僧问：“如何是非思量处？”门云：“识情难测。”这僧问：“树凋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句中不妨把断要津，不通凡圣。须会他举一明三，举三明一。尔若去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箭。他一句中须具三句：函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自然恰好。云门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试辨看。颂曰：

问既有宗，【深辨来风。箭不虚发。】

答亦攸同。【岂有两般！如钟待扣。功不浪施。】

三句可辨，【上中下，如今是第几句？须是向三句外荐取始得。】

一镞辽空。【中！过也。[祝/土]着磕着。箭过新罗。】

大野兮凉飏飒飒，【普天匝地。还觉骨毛卓竖么！放行去也。】

长天兮疏雨蒙蒙。【风浩浩，水漫漫。头上漫漫，脚下漫漫。】

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更有不唧溜汉，带累杀人。黄河头上，泻将过来。】

静依熊耳一丛丛。【开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里作活计。眼瞎耳聋。谁到这境界？不免打折尔版齿。】

古人道：“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古人言不虚设。所以道，大凡问个事，也须识些子好恶。若不识尊卑去就，不识净触，信口乱道，有什么利济！凡出言吐气，须是如钳如铗、有钩有锁，须是相续不断始得。这僧问处有宗旨，云门答处亦然。云门寻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极则也。

雪窦颂这公案，与颂大龙公案相类，三句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则透出三句外。一镢辽空，镢乃箭镢也，射得太远，须是急着眼看始得。

若也见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开展大千沙界，到此颂了。雪窦有余才，所以展开颂出道：“大野兮凉飏飏，长天兮疏雨蒙蒙。”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隐藏，古今常显露。”他问“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道“体露金风”，雪窦意只作一境：如今眼前，风拂拂地，不是东南风，便是西北风。直须便恁么会始得。尔若更作禅道会，便没交涉。

“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达磨未归西天时，九年面壁，静悄悄地。且道是树凋叶落？且道是体露金风？若向这里，尽古今凡圣、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见云门雪窦的的为人处。

“静依熊耳一丛丛”，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丛万丛，后山也千丛万丛，诸人向什么处见。

还见雪窦为人处么？也是灵龟曳尾！

【柏子树】：“体露金风”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lvm】：就是“树凋叶落”的意思。

【柏子树】：哦，知道了

也可以这样说：

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

云门：哦，化为尘土了。

哈哈，自然规律嘛！

【lvm】：那只是“随波逐浪”，还有“涵盖乾坤”：体露金风——真光发露之意。

【柏子树】：如何是“涵盖乾坤”，还请老师讲解。

【lvm】：“体露金风”就是涵盖乾坤：

如来藏妙真如性真光发露，无量无边世界海如同片云点太清里，岂不是涵盖乾坤么。

【柏子树】：就这个“涵盖乾坤”啊，云门未必有这么想。

【lvm】：是啊！云门也没有说过他的一句话里含有三句话。

“他一句中须具三句”是佛果禅师说的。

云门说的是“我有三句话”——师云：我有三句话，示汝诸人：一句涵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浪，若辩得出，有参学分。若辩不出，长安路上辊辊地。

【善财】：一句该三句的不会，一个公案提三个问题吧：

（一）……不惜眉毛则且置，只如入虎穴时如何？……“不惜眉毛”与“入虎穴”别在何处？

（二）如何是“体露金风。”之云门三句，请老师再演义一下则个……

（三）一镢辽空。【中！过也。[祝/土]着磕着。箭过新罗。】一镢辽空，为什么中了，又过了？

【lvm】：“截断众流”在这里：

问既有宗，答亦攸同。

三句可辨，一镢辽空。

大野兮凉飏飏，长天兮疏雨蒙蒙。

君不见，

少林久坐未归客，静依熊耳一丛丛。

【善财】：云门三句跟临机老的三玄三要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哦。

【lvm】：是啊！宗旨一样，只是各宗的宗风不同。

【永寿童子】：都说是“云门天子，临济将军”，原来皇帝是这等风度。

【lvm】：也有说“云门宗红旗闪烁，临济宗电光石火”，意思也一样呢。

【小豆丁】：说的啥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555...

【lvm】：说的是宗风。

【善财】：红旗闪烁，提领宗纲；电光石火，把断当阳。

【波旬】：俺就不懂，不懂省心省力。各有各的好处吗！

【永寿童子】：（接**【lvm】**：也有说“云门宗红旗闪烁，临济宗电光石火”，意思也一样呢。）那老师就是“断碑横古路”了。

【lvm】：那你就是考古工作者了。^o^

【金洲】：红旗闪烁是什么样？电光火石又是什么风光？

老师能举一个例子，对照的讲一下吗？

【柏子树】：是啊，红旗闪烁见识过了，电光火石又是什么风光？

老师举个例子喂喂我们吧！

【lvm】：这却是“只许用，不许卖”的。

临济禅师应机多用喝，会下参徒亦学师喝。师曰：“汝等总学我喝，我今问汝，有一人从东堂出，一人从西堂出，两人齐喝一声。这里分得宾主么？汝且作么生分？若分不得，已后不得学老僧喝。”

【柏子树】：这一声震地有人都耳聋三日了，还怎么分宾主呀？

【lvm】：“四宾主”可是临济宗的专利呀。

【雪山童子】：老师！什么是脑后拔箭？

【lvm】：此类言句都是比喻，个中含义，须联系上下文，看是在那里出现的了。

【雪山童子】：哦，老师我这次问的仅指这里：

云门爱恁么骑贼马趁贼。不见僧问：“如何是非思量处？”门云：“识情难测。”这僧问：“树凋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句中不妨把断要津，不通凡圣。须会他举一明三，举三明一。尔若去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箭。他一句中须具三句：函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自然恰好。云门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

尔若去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箭。是不是说如果若在三句中求，则会死于句下。

【lvm】：古人的弓箭，弓挂在马上，装箭的袋子挂在身后。手向脑后一伸，正好可以拔出箭来。

左手持弓，右手伸向脑后拔出箭来，紧接着就要拉弓射箭了。是比喻什么？知道了吧。

【雪山童子】：哦！既然要射箭，也一定是看到了猎物了。

那么这句“尔若去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箭”。在这里若翻译成白话却可这么说了：“你若去他三句中求，那么还算有眼力。”

【lvm】：前面已说过“云门爱恁么骑贼马趁贼。”（趁，追赶的意思。）

那么，“脑后拔箭”就已经是“贼过后张弓”了。

【二八】涅槃不人为说

【二八】举：

南泉参百丈涅槃和尚。

丈问：“从上诸圣，还有不人为说底法么？”【和尚合知。壁立万仞。还觉齿落么？】

泉云：“有。”【落草了也。孟八郎作什么？便有恁么事。】

丈云：“作么生是不人为说底法？”【看他作么生。看他手忙脚乱。将错就错。但试问看。】

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纳败阙。果然漏逗不少。】

丈云：“说了也。”【莫与他说破，从他错一平生。不合与他恁么道。】

泉云：“某甲只恁么，和尚作么生？”【赖有转身处。与长即长，与短即短。现长则就。】

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看他手忙脚乱。藏身露影，去死十分。烂泥里有刺！恁么那。赚我。】

泉云：“某甲不会。”【乍可恁么。赖值不会，会即打尔头破！赖值这汉只恁么。】

丈云：“我太杀为尔说了也。”【雪上加霜！龙头蛇尾作什么？】

到这里，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从顶至足，眉毛一茎也无，犹较些子。即心非心，寿禅师谓之表诠遮诠。

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禅师也，昔时在百丈作西堂，开田说大义者。是时南泉已见马祖了，只是往诸方决择。

百丈致此一问，也大难酬。云“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底法么？”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这老汉一场懔懔。若是作家，见他恁么问，便识破得他。

南泉只据他所见，便道“有”，也是孟八郎。

百丈便将错就错，随后道“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底法”。

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汉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丈云：“说了也。”可惜许！与他注破。当时但劈脊便棒，教他知痛痒。虽然如是，尔且道什么处是说处？据南泉见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说着。且问尔诸人，因什么却道“说了也”？他语下又无踪迹，若道他不说，百丈为什么却恁么道？

南泉是变通底人，便随后一拶云：“某甲只恁么，和尚又作么生？”若是别人，未免分疏不下。

争柰百丈是作家，答处不妨奇特，便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

南泉便道个“不会”，是渠果会，来道不会？莫是真个不会？

百丈云：“我太杀为尔说了也。”且道，什么处是说处？若是弄泥团汉，时两个漚漚[ㄣ + 盾][ㄣ + 盾]。若是二俱作家，时如明镜当台。

其实，前头二俱作家，后头二俱放过。若是具眼汉，分明验取。且道作么生验他？看雪窦颂出云：

祖佛从来不为人，【各自守疆界。有条攀条。记得个元字脚在心，入地狱如箭！】

衲僧今古竞头走。【踏破草鞋，拗折拄杖，高挂钵囊。】

明镜当台列像殊，【堕也！破也！打破镜来，与尔相见。】

一一面南看北斗。【还见老僧骑佛殿出山门么！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未打鼓。】

斗柄垂，【落处也不知。在什么处？】

无处讨，【瞎！可惜许！碗子落地，櫟子成七八片。】

拈得鼻孔失却口。【那里得这消息来？果然恁么。便打。】

释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说一字。“始从光耀土，终至跋提河。于是二中间，未尝说一字。”恁么道，且道是说是不说。如今满龙宫盈海藏，且作么生是不说？岂不见修山主道：“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说。达磨不西来，少林有妙诀。”又道：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

人。但能观众生心，随机应病，与药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实，祖佛自古至今，不曾为人说。只这“不为人”，正好参详。山僧常说：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观来，正是毒药。若是劈脊便棒，蓦口便掴，推将出去，方始亲切为人。

“衲僧今古竞头走”，到处“是”也问，“不是”也问，问佛问祖，问向上问向下。虽然如此，若未到这田地，也少不得。

如“明镜当台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万象及森罗，一法之所印。又道：森罗及万象，总在一个中圆。神秀大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大满云：他只在门外。雪窦恁么道，且道在门内在门外？尔等诸人，各有一面古镜，森罗万象，长短方圆，一一于中显现。尔若去长短处会，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窦道“明镜当台列像殊”。

却须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为什么却看北斗！若恁么会得，方见百丈南泉相见处。此两句颂百丈挨拶处。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雪窦到此颂得。

落在死水里，恐人错会，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尔更去什么处讨！尔才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蝉】：什么是斗柄垂？是指没了方向？

【lvm】：星辰也是东升西落。

北斗的斗柄垂下，就要落下了。所以，斗柄垂，无处讨。

“斗柄垂，无处讨，拈得鼻孔失却口。”这里是比喻。不是要“面南看北斗”么。即今目前“斗柄垂”，尔更去什么处讨！尔才“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现在知道“扫除悟迹”的重要了吧。

【蝉】：哦，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啊

现在知道重要了。^-^

【骊珠】：什么重要？

【蝉】：你比我清楚哦。

【骊珠】：瞒你不得。

【蝉】：好伶俐的珠珠。

【永寿童子】：老师讲讲：“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说。达磨不西来，少林有妙诀”。

【lvm】：这是浓缩了的语言，也就是语言的精华。

释迦世尊应缘出世度人，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说大说小、说偏说圆，无非是应病与药、解粘去缚。八万四千法门，就象药性各异的八万四千味草药，味味都是祛病的好药。然而，却须对症下药才行。释迦世尊是对症下药的“大医王”。在治身病，称为对症；在治心病，称为对机。若不问病症，只管鼓吹一味药，乃至力图消灭其他药。释迦世尊便对他们说：我四十九年未说一字！

……帖子不能写得太长。我不接着说，你也明白了吧？

【nm213】：哎哟，好大的曲折，费了一番劲才似乎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呢？

【lvm】：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

【fy】：请问老师：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为何感觉隔着一层，不太亲切。

【lvm】：刹那打破隔着的那一层，就会感觉到好亲切呀！

为了形容这个亲切，古人喻为：好比十字路口遇见亲阿爹。

【fy】：老师：

刹那打破隔着的那一层，既是无妄念，既是十字街头见到了亲爹，是这样吗，老师？为何遇事还粘着，好象力量不够。

【lvm】：遇事还粘着，是无始习气所致。目前力量不够，坚持久久，必能断除。

【fy】：谢谢，老师！

【libo】：老师：这里孟八郎何喻，有何典故吗？

【lvm】：就象张三、李四、王五、马六一样。

然而，“孟八郎”却含孟浪、莽撞之意。

【Libo】：谢老师，俺又孟八郎一回了。

【二九】大隋随他去坏

垂示云：鱼行水浊，鸟飞毛落。明辨主宾，洞分缁素。直似当台明镜、掌内明珠，汉现胡来，声彰色显。且道为什么如此？试举看。

【二九】举：

僧问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这个是什么物？这一句，天下衲僧摸索不着。预搔待痒。】

隋云：“坏。”【无孔铁锤当面掷。没却鼻孔。未开口已前勘破了也。】

僧云：“恁么则随他去也。”【没量大人。语脉里转却。果然错认。】

隋云：“随他去。”【前箭犹轻后箭深。只这个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长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随他去，在什么处？若道不随他去，又作么生？便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禅师，乃东川盐亭县人，参见六十余员善知识。昔时在沔山会里作火头。一日，沔山

问云：“子在此数年，亦不解致个问来，看如何？”隋云：“令某甲问个什么即得？”洩山云：“子便不会问如何是佛？”隋以手掩洩山口。山云：“汝已后觅个扫地人也无。”后归川，先于棚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来，凡三年。后方出世，开山住大隋。

有僧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这僧只据教意来问，教中云：成住坏空，三灾劫起，坏至三禅天。这僧元来不知话头落处，且道这个是什么人？多作情解道：这个是众生本性。隋云：“坏！”僧云：“恁么则随他去也。”隋云：“随他去。”只这个，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随他去，在什么处？若道不随他去，又作么生？不见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

后有僧问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山主云：“不坏。”僧云：“为什么不坏？”主云：“为同于大千。”坏也碍塞杀人，不坏也碍塞杀人。

其僧既不会大隋说话，是他也不妨以此事为念。却持此问，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问：“近离甚处？”僧云：“西蜀大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举前话。投子焚香礼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

复回至大隋，隋已迁化。这僧一场懺罗。后有唐僧景遵，
题大隋云：

了然无别法，谁道印南能。

一句随他语，千山走衲僧。

蛩寒鸣砌叶，鬼夜礼龕灯。

吟罢孤窗外。徘徊恨不胜。

所以雪窦后面引此两句颂出。如今也不得作坏会，也不得作不坏会。毕竟作么生会？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问端，【道什么！已是错了也。】

衲僧犹滞两重关。【坐断此人。如何救得。百匝千重，也有脚头脚底。】

可怜一句随他语，【天下衲僧作这般计较，千句万句也不消得。有什么难！截断他脚跟处。】

万里区区独往还。【业识茫茫。蹉过也不知。自是他踏破草鞋。】

雪窦当机颂出，句里有出身处。“劫火光中立问端，衲僧犹滞两重关”，这僧问处，先怀坏与不坏，是两重关。若是得底人，道坏也有出身处，道不坏也有出身处。

“可怜一句随他语，万里区区独往还。”颂这僧持此问投子，又复回大隋。可谓万里区区也。

【善财】：呵呵～好个“万里区区独往还”！

竟让人想起了当年碧眼祖爷爷会梁武，守石窟，末了孤零零拎着只鞋子回老家的情景。哈哈～

【lvm】：这可是两码事。

碧眼祖师爷爷已把菩提种子撒满震旦，当度者已度，当传者已传。然后就示现中毒身亡，再只履西归显示给使者宋云，以坚定学禅者的信念。从而造成了六祖之后，禅法大兴的局面。禅法大兴之时，正是在“衣止六祖不传”之后。

而这僧呢，“既不会大隋说话，是他也不妨以此事为念。却持此问，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问：‘近离甚处？’僧云：‘西蜀大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举前话。投子焚香礼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复回至大隋，隋已迁化。这僧一场懺罗。”

两个“万里区区独往还”有着天渊之别呢。

【康康】：请问老师，隋云：“随他去。”，是不是就是不理睬？

【lvm】：“随他去”是这僧先说的呢。

【善财】（接【康康】问）---前一个“随他去”是，后一个是什么，还真要问老师去～

【康康】：您猜老师会不会--打。

【善财】：那你就捎带着一起问来。

【lvm】：打也可以，只是无力举棒。奈何！^o^

【善财】：^_^与么

切不可随他去，随他去也～

【Lvm】：不去，不去。

【善财】：哈哈哈哈哈

【lvm】：（接【善财】问：前一个“随他去”是，后一个是什么，还真要问老师去～）

--后一个要断这僧的命根。

【善财】：“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

【lvm】：不坏。

【善财】：哈哈哈哈哈。

【善财】：^_^哈哈～丁零大姐何不在这里再问一句。

【丁零】：嗨黑，这里没大姐～

【善财】：555～学禅的里面，要找个忠厚的也难啊～

【吴疆】：请教：麽罗是何意？我查字典没有找到。

【lvm】：“[𠂔 + 么][𠂔 + 罗]”，含有“尴尬”、“无趣”、“不值得”之意。

【丁零】：老师，大隋为啥说“坏”？

【lvm】：他不是先说了“俱坏”么。

【善财】：（接丁零问）下次可能说“不坏”。

【lvm】：^o^

【风云】：老师：第一个“随他去”和第二个“随他去”俺都不明白是啥意思？

【lvm】：那就随他去。

【风云】：谢谢老师！省心又省力，何乐而不为！

【三〇】赵州亲见南泉

【三〇】举：

僧问赵州：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千闻不如一见。拶！眉分八字。】

州云：镇州出大萝卜头。【撑天拄地。斩钉截铁。箭过新罗。脑后见腮，莫与往来。】

这僧也是个久参底，问中不妨有眼。争奈赵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镇州出大萝卜头”，可谓无味之谈，塞断人口。这老汉大似个白拈贼相似，尔才开口，便换却尔眼睛。若是特达英灵底汉，直下向击石火里闪电光中，才闻举着，剔起便行。苟或伫思停机。不免丧身失命。

江西澄散圣判，谓之“东问西答。唤作不答话，不上他圈缊。”若恁么会，争得！远录公云：“此是傍瞥语，收在九带中。”若恁么会，梦也未梦见在，更带累赵州去。有者道：“镇州从来出大萝卜头，天下人皆知。赵州从来参见南泉，天下人皆知。这僧却更问道‘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镇州出大萝卜头。’”且得没交涉！

都不恁么会，毕竟作么生会？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见僧问九峰“承闻和尚亲见延寿来，是否？”峰云：“山前麦熟也未？”正对得赵州答此僧话，浑似两个无孔铁锤。

赵州老汉是个无事底人，尔轻轻问着，便换却尔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细嚼来咽。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浑仑吞个枣。

镇州出大萝卜，【天下人知。切忌道着。一回举着一回新。】

天下衲僧取则。【争奈不恁么。谁用这闲言长语。】

只知自古自今，【半开半合。如麻似粟。自古也不恁么，如今也不恁么。】

争辨鹄白乌黑。【全机颖脱。长者自长，短者自短。识得者贵，也不消得辨。】

贼！贼！【咄！更不是别，自是担枷过状。】

衲僧鼻孔曾拈得。【穿过了也。裂！转！】

“镇州出大萝卜”，尔若取他为极则，早是错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观者哂。人皆知道这个是极则语，却毕竟不知极则处。所以雪窦道“天下衲僧取则。”

“只知自古自今，争辨鹄白乌黑。”虽知今人也恁么答，古人也恁么答，何曾分得缙素来！雪窦道：也须是去他石火电光中，辨其鹄白乌黑始得。

公案到此颂了也。雪窦自出意，向活泼泼处，更向尔道：“贼！贼！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诸佛也是贼，历代祖师也是贼，善能作贼，换人眼睛。不犯手脚，独许赵州。且道什么处是赵州善做贼处？镇州出大萝卜头！

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三（终）

【永寿童子】：眉毛自然是作八字分开了！

老师，“担枷过状”是什么意思？我没查到。

【lvm】：还有“目若朗星”，只是他没写上。

担枷过状——顶着枷（刑具）呢，却去喊冤告状——未告状时已经判过有罪了，这官司还能打赢么！

你看见“担枷过状”的人了么？

【永寿童子】：老师，我也不知鼻孔为何朝下。

【lvm】：问取东村王大姐。

【善财】：东村王大姐有话捎来，

叫永寿拽着自己的鼻子，学两声牛叫。

【lvm】：^o^（王大姐说：鼻孔朝上，那是妖怪。）

【永寿童子】：哐~~，哐~~~

这善财童子的叫声还真不好学！哈哈哈

【DL】：老师，啥叫白拈贼？啥叫换眼睛？

【lvm】：白拈贼就是白吃白拿。

换眼睛就是叫你换个角度看。

【小师弟】：这一句“换却尔眼睛”是什么意思？做手术么？

【lvm】：现在叫做：换一个角度看。

【小师弟】：哦~~，那这一段是说什么呢？

“赵州老汉是个无事底人，尔轻轻问着，便换却尔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细嚼来咽。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浑仑吞个枣。”

【lvm】：这么说白了，似乎是好懂了，但却没有韵味了：

“赵州老汉是个无事底人，尔轻轻问着，便换却尔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细嚼来咽。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浑仑吞个枣。”——这么说韵味无穷。

“赵州老汉是个无事的人，而发问的人却是心里有事化不掉。他刚一发问，赵州便从无事的角度给他铲掉。若发问者是个‘知有的人’，就会仔细品味赵州的话（细嚼

来)，突然发现，原来是我自己不空净、还有事未了，才会这样问哪！乃至进而打开心结。若发问者不是‘知有的人’，他死抱着自己‘有事’的角度，不肯从‘无事’的角度领会赵州语，那便不会赵州义。即使勉强接受，也属囫圇吞枣，而不得真实受用。”——这么解顿失韵味。

【小师弟】：什么叫“知有的人”，换个角度看，便是“空净的人”。

【lvm】：若面对顽空者，便用“知有的人”这个词；若面对执有者，便用“空净的人”这个词。

莫在字面上做文章，依义不依语吧。

【照光居士】：老师，先原谅学生造次。学生这样想不知对不对？

学生这样认为本来是古人的大白话，怎么现代人却读出韵味来，要韵味作什么用？是不是会因此使学人忽略了语境，读公案语录反增一分执着，还是让大家先听懂才好。

再次请老师原谅不敬之罪！

【lvm】：哈哈！会了好，懂了不好。

【照光居士】：原来韵味在这儿！老师大大地厉害！

再次造次，一直不知该问什么？今天头皮痒的难受，想挠挠：)

【lvm】：挠挠就挠挠呗。

然而，“挠挠就是不挠挠”，这样才好。

【永寿童子】：“【lvm】：会了好，懂了不好。”老师，要是又懂又会就更好了。

【lvm】：“懂”用在为人上，“会”是自受用。

若遇同道中人，也不妨过过虎溪桥。^o^

【无了时】：老师，虎溪桥喻什么？有什么典故吗？

【lvm】：看看关于慧远大师的资料，就明白了。

（虎溪乃溪名。在江西省九江市南庐山东林寺前。相传晋慧远法师居此，送客不过溪，过此，虎辄号鸣，故名虎溪。）

【永寿童子】：老师什么叫“极则语”，什么叫“天下衲僧取则”。

【lvm】：着不得，取不得，没有捞摸处，所以叫极则语。

人皆知道这个是极则语，却毕竟不知极则处。所以雪窦道“天下衲僧取则。”

【fy】：老师您知，俺知。

【lvm】：改说“你不知，我也不知”，如何？

【fy】：此乃真知也！

【lvm】：所以说：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

又云：知就是不知，不知就是知。

【永寿童子】：老师，“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观者哂”，

是说古人于无言处交流，旁人听不懂就笑话的意思吧？

【lvm】：是啊！岂不闻：妙法传愚人，愚人大笑之。

【心明】：不笑不足以为道

上士闻道，勤而习之；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般】：老师，什么是裂！什么是转啊！

【lvm】：裂——换人眼睛；转——不犯手脚。

【般】：噢，这两字用的真妙

老师，要是有人问您：是否亲见元音上师。您咋答呀？

【lvm】：那我就答：“跟你一样。”

【般】：顶礼真善知识。

【lvm】：哈哈！莫谤我好。

【般】：顶礼。

【lvm】：又一勺也！

【三一】麻谷振锡卓立

垂示云：动则影现，觉则冰生。其或不动不觉，不免入野狐窟里。透得彻、信得及，无丝毫障翳。如龙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砾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评论什么边事？试举看：

【三一】举：

麻谷持锡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曹溪样子一模脱出。直得惊天动地。】

敬云：“是，是。”【泥里洗土块。赚杀一船人。是什么语话？系驴橛子。】

（雪窦着语云：错！）【放过则不可。犹较一着在。】

麻谷又到南泉，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里洗土块。再运前来。虾跳不出斗。】

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当。杀人不眨眼。是什么语话？】

（雪窦着语云：错！）【放过不可。】

麻谷当时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道不是？”【主人公在什么处？这汉元来取人舌头。漏逗了也。】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也好。杀人须见血，为人须为彻。瞒却多少人来。】

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果然被他笼罩。争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遍历丛林。直以此事为念，要辨他曲录木床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杀人刀、活人剑，须是本分作家。雪窦云：“错！”落在两边？尔若去两边会，不见雪窦意。他卓然而立，且道为什么事？雪窦为什么却道错？什么处是他错处？章敬道“是”，什么处是“是”处？雪窦如坐读判语。

麻谷担个“是”字，便去见南泉。依然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杀人刀、

活人剑，须是本分宗师。雪窦云：“错！”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为复是同是别？前头道是，为什么也错？后头道不是，为什么也错？若向章敬句下荐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荐得，可与祖佛为师。虽然恁么，衲僧家须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口辩。他问既一般，为什么一个道是、一个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脱底人，必须别有生涯。若是机境不忘底，决定滞在这两头。若要明辨古今，坐断天下人舌头，须是明取这两错始得。

及至后头雪窦颂，也只颂这两错。雪窦要提活鱖处，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汉，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会，不向系驴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窦代麻谷下这两错，有什么交涉！”殊不知，古人着语，锁断要关，这边也是，那边也是，毕不在这两头。

庆藏主道：“持锡绕禅床，是与不是俱错。”其实亦不在此。尔不见，永嘉到曹溪见六祖，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为什么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个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是与不是都是系驴橛。唯有雪窦下两错，犹较些子。

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道不是？”这老汉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则是，是汝不是。”南泉可谓见兔放鹰。庆藏主云：南泉忒杀郎当！不是便休，更与他出过，道“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圆觉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他麻谷持锡绕禅床，既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且道毕竟发明心宗底事，在什么处？到这里，也须是生铁铸就底个汉始得。

岂不见张拙秀才，参西堂藏禅师。问云：“山河大地，是有是无？三世诸佛，是有是无？”藏云：“有。”张拙秀才云：“错！”藏云：“先辈会参见什么人来？”拙云：“参见径山和尚来。某甲凡有所问话，径山皆言无。”藏云：“先辈有什么眷属？”拙云：“有一山妻，两个痴顽。”又却问：“径山有甚眷属？”拙云：“径山古佛，和尚莫谤渠好。”藏云：“待先辈得似径山时，一切言无。”张拙俯首而已。大凡作家宗师，要与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不可只守一边。左拨右转，右拨左转。

但看仰山到中邑处谢戒。邑见来，于禅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东边立，又西边立，又于中心立，然后谢戒了，却退后立。邑云：“什么处得此三昧来？”仰山云：“于曹溪印子上脱将来。”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么人？”仰云：“接一宿觉。”仰山又复问中邑云：“和尚什么处得此三昧来？”邑云：“我于马祖处得此三昧来。”似恁么说话，岂不是举一明三、见本逐末底汉。

龙牙示众道：“夫参学人，须透过祖佛始得。”新丰和尚道：“见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参学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瞒去。”时有僧问：“祖佛还有瞒人之心也无？”牙云：“汝道江湖还有碍人之心也无？”又云：“江湖虽无碍人之心，自是时人过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碍人。祖佛虽无瞒人之心，自是时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瞒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瞒人。若透得祖佛过，此人即过却祖佛。也须是体得祖佛意，方与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傥学佛学祖，则万劫无有得期。”又问：“如何得不被祖佛瞒去？”牙云：“直须自悟去！”到这里，须是如此始得。何故？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南泉雪窦是这般人，方敢拈弄。颂云：

此错彼错，【惜取眉毛。据令而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切忌拈却。【两个无孔铁锤。直饶千手大悲也提不起。或若拈去，阇黎吃三十棒。】

四海浪平，【天下人不敢动着。东西南北一等家风。近日多雨水。】

百川潮落。【净裸裸，赤洒洒。且得自家安稳。直得海晏河清。】

古策风高十二门，【何似这个。杖头无眼，切忌向拄杖头上作活计。】

门门有路空萧索。【一物也无。赚尔平生。觑着即瞎。】

非萧索，【果然。赖有转身处。已瞎了也。便打。】

作者好求无病药。【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时中为什么瞌睡？捞天摸地作什么！】。

这一个颂，似德山见汾山公案相似。先将公案着两转语，穿作一串，然后颂出。

“此错彼错，切忌拈却。”雪窦意云：此处一错，彼处一错，切忌拈却，拈却即乖。须是如此。着这两错，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杀清风明月！尔若向这两错下会得，更没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长者自长、短者自短，五日一风、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

后面颂麻谷持锡云：“古策风高十二门”，古人以鞭为策，衲僧家以拄杖为策（《祖庭事苑》中，古策举锡杖经）。西王母瑶池上，有十二朱门。古策即是拄杖，头上清风高于十二朱门。天子及帝释所居之处，亦各有十二朱门。若是会得这两错，拄杖头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识得拄杖子，一生参学事毕。”又道：“不是标形虚事褫，如来宝杖亲踪迹。”此之类也。到这里，七颠八倒，于一切时中，得大自在。

“门门有路空萧索。”虽有路，只是空萧索。雪窦到此，自觉漏逗，更与尔打破。

然虽如是，也有非萧索处。任是作者，无病时，也须是先讨些药吃始得。

【善财】：哈哈，老师，

为什么“任是作者，无病时，也须是先讨些药吃始得。”岂不是自寻烦恼？

【lvm】：哈哈！麻谷是作者，他至少吃过两次“无病药”。

“古策风高十二门，门门有路空萧索。非萧索，作者好求无病药。”没病也来点药吃吃，这十二门之路就不萧索了。如：世尊示现八相成道。

【善财】：哦！又想起了神农氏为众生寻药遍尝百草的故事，也算是无病时，先讨些药吃吃的例子吧。

【善财】：雪窦老两个错字：

犹如灵龟之尾，一扫章敬之踪迹，再扫南泉之所扫，是么？

呵呵，虽然如此说，拜托千万别如此会雪老。

【lvm】：是的。前“错”扫“是”，后“错”扫“不是”，不落两边。

当然，若持此见雪窦，那就会招来第三个“错”！

【冬娃】：老师，麻谷振锡卓立，敬云：“是，是。”为啥说泥里洗土块？

【冬娃】：噢，是说不可头上安头吧？那振锡卓立喻什么呢？

【lvm】：泥里洗土块——越洗越脏。

【ghg88】：“是与不是”泥洗土块，“此错彼错”卓然而立。

【lvm】：^o^

进而扫掉这个“卓然而立”，是时候了（或者说：是火候了）。

【lvm】：（接【冬娃】问：振锡卓立喻什么呢？）——永嘉玄觉禅师见六祖就曾振锡卓立。（见《六祖坛经》）

【冬娃】：看过了。还是请老师说白了吧。

【lvm】：已经说白了。再说就犯忌讳了。

【冬娃】：哦，哦，雪上加霜

南泉道：不是，不是。——与麻谷卸下枷锁。

麻谷望语生义，又担一枷锁。——雪窦道：错。

非关是、不是，难怪祖师道：罕遇穿耳客。

唔，若如此见祖师，三世佛冤。

【lvm】：哈哈！原来你什么都明白。

【冬娃】：也不在明白里

肯请老师说说：仰山即东边立，又西边立，又于中心立。

【lvm】：即今你在哪边立？

【冬娃】：请老师私通车马吧！

【lvm】：“门门有路空萧索。”虽有路，只是空萧索。——**官不容针。**

然虽如是，也有非萧索处。任是作者，无病时，也须是先讨些药吃始得。——**私通车马。**

【蝉】：插一句嘴：您瞧着在哪边立就在哪边立吧。

【lvm】：知了。

【蝉】：贼！贼！

【lvm】：我们这儿的方言：把蝉唤作“知了”。

【善财】：老师，我还有一问：

麻谷持锡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曹溪样子一模脱出。直得惊天动地。】**

敬云：“是，是。”**【泥里洗土块。赚杀一船人。是什么语话？系驴橛子。】**

（雪窦着语云：错！）**【放过则不可。犹较一着在。】**

看来，麻谷虽似柱天柱地，也不免是担枷过状，敬云：“是，是。”，更与安一枷锁具。

雪窦一错，确实有一杖解双虎的作用，

所以说，犹较一着在。是么？

【lvm】：如是！如是！

此时应将雪窦的“错”也扫去。

【善财】：^-^

此错彼错，

切忌拈却。

四海浪平，

百川潮落。

【永寿童子】：老师啊，什么是“古策风高十二门”？

【lvm】：衲僧以拄杖为策。“古策”就是先德的拄杖，是指古代的禅风。

西王母瑶池上，有十二朱门。

先德的禅风比天上的十二朱门都高。

【永寿童子】：老师，“风高十二门”，与“意气风发”是同是别？

【冬娃】：哈哈~这回要转几圈呀？嘻嘻

【lvm】：每门一圈，共十二圈。

【lvm】：十二圈转下来，够意气风发了吧。

【永寿童子】：老师那就晕菜啦！

【lvm】：^o^

【心明】：老师，如何坚信那个即是？

类似麻谷禅师，我想起另一个前辈：于岫大夫

（于岫大夫问紫玉禅师：“如何是佛？”紫玉禅师喊他：“大夫！”于岫大夫答应一声：“哎。”禅师说：“即此是。”这个就是了！你看，直接指点，多痛快。

但是问题也来了。因为直接指点太便当、太便宜了，往往学人不能承当，怀疑在心。所以这个于岫大夫是不是真正悟道呢？当下可能算是悟了，但是给人一激，说那不是啊，他又怀疑了，这叫脚跟站不稳。药山禅师，就是药山惟俨，他是石头希迁的徒弟，石头希迁是六祖的徒孙，他想考考这个于岫大夫是不是真悟，所以就放句话出来：“于岫大夫被紫玉山埋死了，埋下紫玉山中去了。”紫玉正好是一座山的名字，于岫听了之后就不放心了：“哦，大概我领会错了，这不是指示自我的佛性喽。”就心里不安了，赶紧跑到药山那里去问。药山禅师看他来了，心里很高兴，他想：“你来很好，可以解决问题。你要不来啊，要把你疑死了，你在心里疑惑，到死了之后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坏了。”所以他说：“今天你来了很好呀，你问我吧。”所以这个于岫大夫就问药山禅师：“如何是佛？”药山禅师也是象紫玉禅师一样，喊他“大夫”，于岫答应“哎”，药山反问道：“是什么？”他不说不说即此是，而是变换一个手法，反过来问他“是什么”，叫你自肯承当。让你自己悟，是什么？！这不就等于明明告诉自己这就是佛了嘛。---选自元音老人法光寺开示）

请问老师，如何才能生起坚信呢？如果说，“你是人”，大家都信，如果说那个就是你本来面目，百里难挑一个。究竟为何？难道非要亲证才相信？这种心理是什么呢？研究研究解决种种心理问题，比让大家修啊修啊的多省劲？请老师分析分析这种不坚信心理？

【lvm】：你坚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

【永寿童子】：老师，相信一切无常也行吧。

【小龙女】：脱却滚龙袍，去穿粗布衣，惜哉！惜哉！

【lvm】：其实，本就一切无常，不用着意去信，也容不得不信。

【圆源】：我坚信。因此心无着落，观照没有入手处。

【lvm】：哦！你把观照理解为找一个有相的东西了么？

【芒种】：找个着落就是在着相，是吗？

【lvm】：若是这样，最好的落处就是佛净土，此时就莫谈着相不着相。

【心明】：我坚信。（接【lvm】：你坚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

不过，对那个却是逐步坚信的。

是不是遇事请透不过还不能称为-----坚信？

【lvm】：哦？“那个”有相么？

【心明】：相虽不有，却有却无
不可得，甩不掉。

【小龙女】请问：相何时有何时无？

【心明】：（相），不有；（x）却有却无。
x,不可得甩不掉。

【小龙女】：师兄啊，请恕直言：画饼不充饥，多在心地上做功夫吧！

【lvm】：（接【心明】：不可得，甩不掉。）既称“不可得”，难道坚信了就会可得么？

既称“甩不掉”，还须用坚信来加剧这个“甩不掉”吗？

这才是真的坚信。

【心明】：替别人请药

只是看到好多人还是不坚信，我觉得如何让他们坚信承当（解决这种心理问题）比让他们修还重要。

【lvm】：其实，你说的这个过程便是修。

【施子】：（接【lvm】：你坚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老大，若死抱此念头，不也成了系驴桩了嘛！

暂时可用，终莫执著法与非法！

【lvm】：有道理，还是【施子】眼尖。

【三二】临济一掌托开

垂示云：十方坐断，千眼顿开；一句截流，万机寝削。还有同死同生底么？见成公案，打叠不下；古人葛藤，试请举看。

【三二】举：

定上座问临济：“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人到此茫然。犹有这个在！讶郎当作什么？】

济下禅床擒住，与一掌，便托开。【今日捉败。老婆心切。天下衲僧跳不出。】

定伫立。【已落鬼窟里。蹉过了也！未免失却鼻孔。】

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冷地里有人觑破。全得他力。东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定方礼拜，【将勤补拙。】

忽然大悟。【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将错就错。且道定上座见个什么便礼拜？】。

看他恁么，直出直入，直往直来，乃是临济正宗，有恁么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这般汉，被临济一掌，礼拜起来，便知落处。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后，更不出世，后来全用临济机，也不妨颖脱。

一日路逢岩头、雪峰、钦山三人。

岩头乃问：“甚处来？”

定云：“临济。”

头云：“和尚万福。”

定云：“已顺世了也。”

头云：“某等三人，特去礼拜。福缘浅薄，又值归寂。未审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请上座举一两则看。”

定遂举：临济一日示众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济便擒住云：“道，道。”僧拟议，济便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便归方丈。

岩头不觉吐舌。

钦山云：“何不道‘非无位真人’？”

被定擒住云：“无位真人与非无位真人，相去多少？
速道！速道！”

山无语，直得面黄面青。

岩头、雪峰近前礼拜云：“这新戒不识好恶，触忤上座。望慈悲，且放过。”

定云：“若不是这两个老汉，[祝/土]杀这尿床鬼子！”

又在镇州斋回，到桥上歇，逢三人座主。

一人问：“如何是‘禅河深处须穷底’？”

定擒住，拟抛向桥下。

时二座主连忙救云：“休！休！是伊触忤上座，且望慈悲。”

定云：“若不是二座主，从他穷到底去！”

看他恁么手段，全是临济作用。

更看雪窦颂出云：

断际全机继后踪，【黄河从源头浊了也！子承父业。】

持来何必在从容。【在什么处？争奈有如此人。无脚手人，还得他也无？】

巨灵抬手无多子，【吓杀人。少卖弄。打一拂子，更不再勘。】

分破华山千万重。【乾坤大地一时露出。堕也。】

雪窦颂“断际全机继后踪，持来何必在从容。”黄檗大机大用，唯临济独继其踪。拈得将来，不容拟议。或若踌躇，便落阴界。《楞严经》云：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

“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重。”巨灵神有大神力，以手擘开太华，放水流入黄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积，被临济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心明】：如何是佛法大意？

“擒住，与一掌，便托开。”这正是佛法大意三阶段吧。

擒住---肯定；----入门

与一掌---否定；----罢修

便托开----否定之否定。----出门见山

一步步谓渐，“定”则顿。看来，顿不是不含有渐，而是一箭射穿了渐而已。顿，难在需要师、徒两个巴掌才能拍响。

疑问是，“定擒住，拟抛向桥下。”，是真的要抛，还是做势要抛？若是前者，恐枉费心机。

【lvm】：坐久成劳。

“【心明】：擒。。。顿，难在需要师、徒两个巴掌才能拍响。”

***哈哈！现在你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疑问是，“定擒住，拟抛向桥下。”，是真的要抛，还是做势要抛？若是前者，恐枉费心机。”

***这里有什么真假！他不是说‘禅河深处须穷底’么，那就“从他穷到底去”可也。**

【心明】：这岂不太生猛了？只怕他没有回旋余地了。

【lvm】：宗风如此，临济将军嘛。

【莲明】：老师，如此答，岂不是放过了心明师兄？那老师便要吃临济一掌了吧！

【lvm】：却吃你一掌。

【莲明】：老师去找临济算帐，岂关我事。

【lvm】：青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善财】：想当年船子和尚一篙子把那个绕樵驴打下水，之前可没商量。

大丈夫自有超世之行，非小情小慧之所能及也。

【冬娃】：坐久成劳喻啥？

【lvm】：他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从古至今这样问的太多了。

就这样从古问到今，累不累呀？——坐久成劳。

【麻袋】：如何是佛法大意？

【lvm】：打破麻袋便是。

【麻袋】：何处下手？

【lvm】：从“佛法大意”处下手。

【永寿童子】：定上座是哪位啊？

【lvm】：因为他“既得之后，更不出世”，所以无法指出他是“XXXX禅师”。

【冬娃】：老师，圆悟爷爷说定上座“将错就错”喻什么？

【lvm】：“如暗得灯，如贫得宝。”才是喻。

“将错就错”里这两个“错”字，既可以是一暗一灯，又可以是一贫一宝。然而，为什么两者都是“错”呢？你说说看。

【冬娃】：禀报老师：问取船子一篙子。

【冬娃】：哎呀，又错拉，拈了也

老师，若不粘着，放行也瓦铄生辉，不然，把定也真金失色，即此谓吧？

【lvm】：暗喻迷，灯喻悟；贫喻凡，宝喻圣。

知道这两错了吧。

【冬娃】：哦，哦！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本自具足，非从外得。有迷有悟，有凡有圣，都是污染了清净，背离了本然，是名解脱坑也。

师临迁化时，据坐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云：“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师云：“以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三圣便喝。师云：“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言讫端然示寂。

【hs】：请问

定伫立 ----- 是他在拟议呢？还是在体验那个？

【lvm】：你是在拟议呢？还是在体验那个？

【hs】：谢老师妙答。

【吴疆】：请问方括号中的语句是您的评语还是原著中原来就有的？

【lvm】：是原著中原来就有的。

【说不定】：您可以多写些锯解。很好，我很喜欢看！

【lvm】：其实，原著就已经是解说了。

【三三】资福画一圆相

垂示云：东西不辨，南北不分。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还道伊瞌睡么？有时眼似流星，还道伊惺惺么？有时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无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个里透得，始知落处，方知古人恁么不恁么。且道是什么时节？试举看。

【三三】举：

陈操尚书看资福。福见来，便画一圆相。【是精识精，是贼识贼。若不蕴藉，争识这汉！还见金刚圈么？】

操云：弟子恁么来，早是不着便，何况更画一圆相。【今日撞着个瞌睡汉。这老贼！】

福便掩却方丈门。【贼不打贫儿家。已入他圈绩了也。】

雪窦云：陈操只具一只眼。【雪窦顶门具眼。且道他意在什么处？也好与一圆相。灼然龙头蛇尾。当时好与一拶，教伊进亦无门、退亦无路。且道更与他什么一拶？】。

陈操尚书，与裴休、李翱同时。凡见一僧来，先请斋，衬钱三百，须是勘辨。

一日云门到，相看便问：“儒书中即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么生是衲僧家行脚事？”

云门云：“尚书曾问几人来？”

操云：“即今问上座。”

门云：“即今且置，作么生是教意？”

操云：“黄卷赤轴。”

门云：“这个是文字语言，作么生是教意？”

操云：“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亡。”

门云：“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亡，为对妄想。作么生是教意？”

操无语。

门云：“见说尚书看《法华经》，是否？”

操云：“是。”

门云：“经中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

操又无语。

门云：“尚书且莫草草。师僧家抛却三经五论，来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何。尚书又争得会！”

操礼拜云：“某甲罪过。”

又一日与众官登楼次，望见数僧来。一官人云：“来者总是禅僧。”

操云：“不是。”

官云：“焉知不是。”

操云：“待近来，与尔勘过。”

僧至楼前，操募召云：“上座。”

僧举头。书谓众官云：“不信？道。”

唯有云门一人他勘不得，他参见睦州来。

一日去参资福，福见来，便画一圆相。资福乃汾山仰山下尊宿，寻常爱以境致接人，见陈操尚书便画一圆相。

争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瞒，解自点检云：“弟子恁么来，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画一圆相。”福掩却门。

这般公案谓之言中辨的、句里藏机。

雪窦道：“陈操只具一只眼。”雪窦可谓顶门具眼。且道意在什么处？也好与一圆相。若总恁么地，衲僧家如何为人？我且问尔，当时若是诸人作陈操时，堪下得个什么语，免得雪窦道他“只具一只眼”？所以雪窦踏翻，颂云：

团团珠绕玉珊珊，【三尺杖子搅黄河，须是碧眼胡僧始得。生铁铸就。】

马载驴驼上铁船。【用许多作什么？有什么限？且与阇黎看。】

分付海山无事客，【有人不要。若是无事客也不消得，须是无事始得。】

钓鳌时下一圈挛。【恁么来，恁么去。一时出不得。若是虾[嘛-口+虫]堪作什么？虾蛄螺蚌怎生奈何？须是钓鳌始得。】

雪窦复云：天下衲僧跳不出。【兼身在内。一坑埋却。阇黎还跳得出么？】。

“团团珠绕玉珊珊，马载驴驼上铁船。”雪窦当头颂出，只颂个圆相。若会得去，如虎戴角相似。这个些子，须是桶底脱、机关尽，得失是非一时放却。更不要作道理会，也不得作玄妙会。毕竟作么生会？这个须是“马载驴驼上铁船”这里看始得。

别处则不可分付，须是将去，分付海山无事底客。尔若肚里有些子事，即承当不得。这里须是有事无事、违情顺境、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可承当。若有禅可参，有凡圣情量，决定承当他底不得。承当得了，作么生会？他道“钓鳌时下一圈挛。”钓鳌须是圈挛始得。所以风穴云：“惯约鲸鲵澄巨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鳌莫戴三山去，吾欲逢莱顶上行。”

雪窦复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鳌，终不作衲僧见解；若是衲僧，终不作巨鳌见解。

【心明】：这铁船是上去下不来，请老师援手

【lvm】：团团珠绕玉珊珊，马载驴驼上铁船。分付海山无事客，钓鳌时下一圈挛。

【心明】：雪窦顶门具眼。且道他意在什么处？

这是说陈尚书曳尾扫迹犹有扫迹在，是吗？

【lvm】：是即是，太廉纤生！至少还含“不契为仰宗风”之义。

【心明】：这样如何：待他画个圆相时，我便抖出两个大大的袖口作接捧状，看他怎么应？

【lvm】：你这是“心明宗风”。若是为仰，便将圆相作抛后状。

【心明】：门云：“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亡，为对妄想。作么生是教意？”操无语。

这无语的他，是常人，是道人？

【lvm】：常人无语，被他所瞒。道人无语，为他所逼。

【心明】：又一日与众官登楼次，望见数僧来。一官人云：“来者总是禅僧。”

操云：“不是。”

官云：“焉知不是。”

操云：“待近来，与尔勘过。”

僧至楼前，操蓦召云：“上座。”

僧举头。书谓众官云：“不信？道。”

“不信？道。”，此处“道”何义？

【lvm】：我说不是禅僧，你不信。看见了吧，你说是不是禅僧？（道，在这里是“你说说看”之意）

【心明】：门云：“见说尚书看《法华经》，是否？”

操云：“是。”

门云：“经中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

操又无语。

？

【lvm】：意即：非非想天的天人，并不经营治生产业。既与实相不相违背，那么，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来这里经营治生产业？

【心明】：“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

若接前一句，[“经中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应该是无人退位吧？

【lvm】：当然无人退位。

一切治生产业，也包括在朝中供尚书职。

尽管你一边供尚书职，一边能证实相。但是，非非想天的天人也并非退下天位，来这里经营治生产业，才与实相不相违背呀！他不经营治生产业，照样与实相不相违背。

【善财】：哈哈，过年照样扯葛藤：

莫道“资福寻常爱以境致接人”，尚书正是做了这种见解，才未契。

资福画一圆相，不是以境示人，若做境会，早千里万里去了！

“陈操只具一只眼”者，是说尚书见真不见俗，所以说只具一只眼。

【lvm】：说得好：尚书见真不见俗。

所以云门问他：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

【整合】：不一定。他也可以是见俗不见真。故看不破云门。

【lvm】：也对！我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所以云门问他：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

【蝉】：“百草头上西来意”就是“见真不见俗”的状态吗？“见俗不见真”呢？

【lvm】：“百草头上西来意”不即真俗，也未离真俗。

【鏖尘】：请问佛法的教义是什么？

【lvm】：那您先说说您的信仰是什么？

【髅尘】：我初学佛时是想作佛那样具德解脱的人。
现在我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了。

请师相救！！

【lvm】：那么，佛法的教义就是现在你不知道的那个。

【李龙生】：一针见血。

【永寿童子】：老师，这就是“八苦交煎总无妨”的安闲法吗？

【lvm】：哦？【髅尘】兄怎么会不知道“八苦交煎总无妨”呢？

【北瓜】：老师，凭么操云：弟子恁么来，早是不着便？

【lvm】：凭资福画一圆相。

【元觉】：老师，何为“陈操只具一只眼”？

【lvm】：也就是只从一个角度检验人。

【元觉】：哦，我也划一圆相，^o^

【lvm】：怪不得你网名【元觉】呢。

【三四】阇黎不曾游山

【三四】举：

仰山问僧：“近离甚处？”【天下人一般也要问过。因风吹火，不可不作常程。】

僧云：“庐山。”【实头人难得。】

山云：“曾游五老峰么？”【因行不妨掉臂。何曾蹉过！】。

僧云：“不曾到。”【移一步。面赤不如语直，也似忘前失后。】

山云：“阇黎不曾游山。”【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这老汉着甚死急！】

云门云：“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杀人刀、活人剑。两个三个。要知山上路，须是去来人。】

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没量大人，向语脉里转却。若是顶门具眼，举着便知落处。看他一问一答，历历分明，云门为什么却道“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

落草之谈”？古人到这里，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一个蝇子也过他鉴不得。且道作么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也不妨险峻。到这田地，也须是个汉始可提掇。云门拈云：“这僧亲从庐山来，因什么却道‘阇黎不曾游山’？”

汾山一日问仰山云：“诸方若有僧来，汝将什么验他？”仰山云：“某甲有验处。”汾山云：“子试举看。”仰云：“某甲寻常见僧来，只举拂子向伊道‘诸方还有这个么？’待伊有语，只向伊道：‘这个即且置，那个如何？’”汾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

岂不见，马祖问百丈：“什么处来？”丈云：“山下来。”祖云：“路上还逢着一人么？”丈云：“不曾。”祖云：“为什么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举似和尚。”祖云：“那里得这消息来？”丈云：“某甲罪过。”祖云：“却是老僧罪过。”

仰山问僧正相类此。当时待他道“曾到五老峰么”，这僧若是个汉，但云“祸事”。却道“不曾到”。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据令而行，免见后面许多葛藤。却云：“阇黎不曾游山。”所以云门道：“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若是出草之谈，则不恁么。

出草入草，【头上漫漫，脚下漫漫。半开半合。他也
恁么，我也恁么。】

谁解寻讨。【顶门具一只眼。阍黎不解寻讨。】

白云重重，【千重百匝，头上安头。】

红日杲杲。【破也。瞎！举眼即错。】

左顾无瑕，【瞎汉！依前无事。尔作许多伎俩作什
么？】

右盼已老。【一念万年。过！】

君不见，寒山子，【癡儿牵伴。】

行太早。【也不早。】

十年归不得，【即今在什么处。灼然。】

忘却来时道。【渠侬得自由。放过一着。便打。莫做
这忘前失后好。】

“出草入草，谁解寻讨”。雪窦却知他落处，到这里，一手抬、一手搦。

“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烟幂幂”。到这里无一丝毫属凡，无一丝毫属圣。遍界不曾藏，一一盖覆不得。所谓无心境界，寒不闻寒、热不闻热，都卢是个大解脱门。

“左顾无瑕，右盼已老”。懒瓚和尚，隐居衡山石室中。唐德宗闻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诏，尊者当起谢恩。”瓚方拨牛粪火，寻煨芋而食，寒涕垂颐未尝答。使者笑曰：“且劝尊者拭涕。”瓚曰：“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钦叹之。似这般清寥寥、白的的，不受人处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铁铸就相似。

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后，更不复作僧，人呼为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问临济：“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济云：“没溺深坑。”法眼《圆成实性颂》云：“理极忘情谓，如何有喻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长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

雪窦道：“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寒山子诗云：“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愈好。下有班白人，唠唠读黄

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到这里，如痴似兀，方见此公案。若不到这田地，只在语言中走，有甚了日！

【心明】：无限风光在险峰

洵山云：“诸方若有僧来，汝将什么验他？”

仰山云：“某甲有验处。”

洵山云：“子试举看。”

仰云：“某甲寻常见僧来，只举拂子向伊道‘诸方还有这个么？’待伊有语，只向伊道：‘这个即且置，那个如何？’”

洵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

“此是向上人牙爪”的汉语意思？是不是现代语“爪牙”的词源，指“攀附之辈”？

【lvm】：并不险。这么一弄，反倒太平淡了。

【lvm】：顺便说一句：

这里的“爪牙”并不指“攀附之辈”。

【心明】：“牙爪”指什么，是“多余”吗？

【lvm】：哦！大概这么说就好懂了：

“这是向上人的手脚。”或者“这是向上人的作略。”

【傻蛋】：老师，“因行不妨掉臂。何曾蹉过！”喻啥呢？

【lvm】：这不是喻。是对“曾游五老峰么”一问拟了两答。

【傻蛋】：字面意思难懂，请老师说白话

【lvm】：本就是白话啊。前一句也有评论之义，只说后一句吧：

问：曾游五老峰么？

答：何曾蹉过！

【傻蛋】：恩，那请老师说前一句吧

【lvm】：因“掉臂”一词，牵涉比丘戒，恐不宜披露于网。楼上之贴我是有意避开。（详见大正藏第二十二册 No. 1428 《四分律》，此处略）

【禅地衣】：请教齐老师，掉臂是指把两个手臂交叉在胸前还是怎样的？

【lvm】：哦！“掉臂”大概是“指手画脚”的意思。

【心明】怎么没有人提疑问？俺来问：

湛堂准和尚初参真净。净问：“近离甚处？”

准云：“大仰。”

“夏在甚处？”

准云：“大洩。”

净云：“甚处人氏？”

准云：“兴元府。”

仰山问僧：“近离甚处？”

僧云：“庐山。”

山云：“曾游五老峰么？”

僧云：“不曾到。”

山云：“阇黎不曾游山。”

一个话头，几乎同样的答案。为什么前者为是，后者为非呢？

【lvm】：你自己先说说看。

【永寿童子】：前言后语，都不在是非里。

只是这两个学生被他老师声东击西，弄蒙啦！

【lvm】：哦！只要咱别蒙，也就行了。

【空空山人】：杭州卞州共一州，蒙与别蒙同不同？

【lvm】：你说呢？

【空空山人】：lvm 与老大虫。

【lvm】：哈哈！你比我明白。

【空空山人】：高帽小鞋共戎（老大好手段）

知了是杭州，不知是汴州。

【心明】（接【lvm】：你先说说看）：湛堂准禅师上山时带了手电筒，那僧却手电筒也没有带。

不过湛堂准禅师的手电筒，被真净禅师劈面打落在地。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lvm】：哈哈！总离不开玄妙。

其实，“近离甚处”一词，既能极其寻常，也能高深莫测。若是作家，横粘竖弄，皆成妙谛。

真净禅师是“拈丈六金身做一根草”，仰山禅师是“拈一根草做丈六金身”。

【三五】文殊前后三三

垂示云：定龙蛇、分玉石、别缁素、决犹豫，若不是顶门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当头蹉过。只如今见闻不昧、声色纯真，且道是皂是白、是曲是直？到这里作么生辨？

【三五】举：

文殊问无著：“近离什么处？”【不可不借问。也有这个消息。】

无著云：“南方。”【草窠里出头。何必担向眉毛上。大方无外，为什么却有南方？】

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若问别人则祸生。犹挂唇齿在。】

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实头人难得。】

殊云：“多少众？”【当时便与一喝。一拶拶倒了也。】

著云：“或三百，或五百。”【尽是野狐精。果然漏逗。】

无著问文殊：“此间如何住持？”【拶着，便回转枪头来也。】

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败缺不少。直得脚忙手乱。】

著云：“多少众？”【还我话头来。也不得放过】

殊云：“前三三，后三三。”【颠言倒语。且道是多少？千手大悲数不足。】

无著游五台，至中路荒僻处。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问：“近离甚处？”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众。”著云：“或三百，或五百。”无著却问文殊：“此间如何住持？”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著云：“多少众？”殊云：“前三三，后三三。”却吃茶。文殊举起玻璃盏子云：“南方还有这个么？”著云：“无。”殊云：“寻常将什么吃茶？”著无语，遂辞去。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门首。无著问童子云：“适来道

‘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著应喏。童子云：“是多少？”又问：“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刚后面，著回首，化寺、童子，悉隐不见，只是空谷。彼处后来谓之金刚窟。

后有僧问风穴：“如何是清凉山中主？”穴云：“一句不遑无著问，迄今犹作野盘僧。”若要参透，平平实实，脚踏实地。向无著言下荐得，自然居镬汤炉炭中亦不闻热，居寒冰上亦不闻冷。若要参透，使孤危峭峻，如金刚王宝剑。向文殊言下荐取，自然水洒不着，风吹不入。不见漳州地藏问僧：“近离甚处？”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争似我这里，种田博饭吃。”且道与文殊答处，是同是别？

有底道“无著答处不是。文殊答处，也有龙有蛇、有凡有圣。”有什么交涉！还辨明得“前三三，后三三”么？前箭犹轻后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这里透得，千句万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断、把得住，相次间到这境界：

千峰盘屈色如蓝，【还见文殊么？】

谁谓文殊是对谈。【设使普贤也不顾。蹉过了也。】

堪笑清凉多少众，【且道笑什么？已在言前。】

前三三与后三三。【试请脚下辨看。烂泥里有刺。碗子落地，櫟子成七片。】

“千峰盘屈色如蓝，谁谓文殊是对谈。”有者道：“雪窦只是重拈一遍，不曾颂着。”只如僧问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问琅琊觉和尚：“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觉云：“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可也唤作重拈一遍。

明招独眼龙，亦颂其意，有盖天盖地之机，道：

廓周沙界胜伽蓝，满目文殊是对谈。

言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

“廓周沙界胜伽蓝”，此指草窟化寺，所谓有权实双行之机。“满目文殊是对谈。言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正当恁么时，唤作文殊、普贤、观音境界，得么？要且不是这个道理。雪窦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针线。

“千峰盘屈色如蓝”，更不伤锋犯手。句中有权有实、有理有事。

“谁谓文殊是对谈”，一夜对谈，不知是文殊。后来无著在五台山作典座，文殊每于粥锅上现，被无著拈搅粥箆便打。虽然如是，也是贼过后张弓。当时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犹较些子。

“堪笑清凉多少众”，雪窦笑中有刀。若会得这笑处，便见他道：“前三三与后三三。”

【整合】：弄个境界下个套子，难怪大慧宗杲会一把火烧了它

【lvm】：这个套子专钓巨鳌。

【善财】：这一把火烧了，难保就不是也钻了个套子啊。

【心明】：Cc

前三三与后三三，

人家陀螺我家转。

蚊子吞却铁牛去，

石头开花种良田。

还有鱼吗？

【lvm】：哈哈！未见鱼头，却见鱼尾。

【心明】：好一个渔夫！

【lvm】：只见渔夫，可见鱼么？

【心明】：若鱼可见，连渔夫也一同网去。

【lvm】：相救！相救！

【心明】：站在岸上呼个什么！

【心僧】：（接【lvm】：相救！相救！）相救且置，阿哪个网困着您！

【lvm】：多谢相救。

【心僧】：犹拖半脚泥。

【雪山童子】：老师！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是说……

著云：“多少众？”

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多少？所以文殊又进一步说：“前三三，后三三。”

也就是说：前三是凡，后三是圣；凡是三，圣也是三；文殊用数字回答，不过是应无著的“多少众？”的多少随机应答罢了。

【lvm】：其实数字也是很准确的，只是这么一解释，就……

【雪山童子】：举头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么……

无论立凡还是立圣，那么对影都成三人.这个且不说.请问老师:这三般人是什么人？

徐岳问祖师西来意。师曰：「街头东畔底。」徐曰：「某甲未会。」师曰：「三般人会不得。」

【lvm】：三个人：文殊菩萨、无著文喜禅师、均提童子。

不是说“凡圣同居”么，当时文喜尚是凡，文殊童子是圣。凡也有法报化三身，圣也有法报化三身。故也有三般人：法身、报身、化身。

至于前后，看他凡、圣、龙、蛇可知也。

你问多少众，正在面前明摆着，还用问么。明摆着前三三、后三三啊。

【雪山童子】：哈哈！这样啊！谢谢老师！

徐岳问祖师西来意。师曰：「街头东畔底。」徐曰：「某甲未会。」师曰：「三般人会不得。」

若是临济手段，师必一把擒住徐，抛向“街头东畔底了”。

【lvm】：对！什么三个人、三般人，抛向街头东畔底。

【雪山童子】：老师！还有……

文殊问无著：“近离什么处？”

这里也不是要问无著最近从哪里来吧？也是在提醒无著不要离开自心，而另外再找一个什么吧？

【lvm】：哈哈！对“近离甚处”敏感了呀？

【雪山童子】：嘻嘻！现在见到和尚开口，心里就直发怵呢！

【lvm】：哈哈！这一发怵，正好被他套住。

【雪山童子】：嘿嘿！今天我不被他套个正着，明天我拿什么套别人呀？

【lvm】：^o^

【无地自容】：什么是“肘臂下有符”？

【lvm】：“顶门上有眼、肘臂下有符”是个上下句。

“顶门上有眼”是指佛教的护法神摩醯首罗天。摩醯首罗有三只眼，顶门上的一只眼更是威力强大。

“肘臂下有符”是指道教的符咒术。手边放着很多画好的符，任取一符使用，就有很大的威力。

《碧岩录》里反复出现“顶门具眼、肘下有符”的词句，是用来比喻具有真修实证。

【无地自容】：不好意思，追加一个菜鸟问题，何谓“声色纯真”？谢老师。

【lvm】：莫要拆开“见闻不昧、声色纯真”：

见者，见色也；闻者，闻声也。见、闻、声、色，都是凡人的语言，所谓凡人，已经“昧”了也。既已昧了见闻，那所见所闻的声色也就不纯真了。然而，应以人身得度，佛菩萨便现人身而为说法，那就需要使用凡人的语言，那该怎么讲纯真啊？“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即此见闻非见闻——见闻不昧；无余声色可呈君——声色纯真。

其实，凡夫所见所闻，与佛无异，本是现量。奈他先是分别，后加取舍何！就这么一分别取舍，无端地演化出一个六道轮回的大苦海，并且乐在其中，贪恋不舍，谓之“苦趣”。这就是“昧”——不明白、糊涂了。一旦打破这个“昧”（见闻不昧），就如同大梦醒来，声色本来就纯真啊！（也就是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原来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在“昧”里——在分别取舍里。而今见闻不昧——离开了分别取舍，自然声色纯真。只是在修行过程中可能会有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阶段而已。这个阶段，切忌着神奇玄妙之相。若着神奇玄妙之相，便过不了这个阶段，到不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了。）

原本当下现成，却去分别，谓之“妄想”；原本不可得、不可弃，却要取、却要舍，谓之“执著”。修行就是离开妄想执著，离开妄想执著后，自然是见闻不昧、声色纯真。

【无地自容】：感谢老师。惭愧，这些内容，正是我的盲区。

【lotus】：要是改说“前边仁，后边仁。”多好。前三三，后三三比较绕。

【心僧】：替无著雪冤！

文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已是露出尾巴，可惜无著当面错过。到得后来殊又云：“前三三，后三三。”更是平地起骨堆，使后人误却不少。若我在，必当胸踏倒，免使他惑乱人心！

【lvm】：后来文殊菩萨在锅上冒出的蒸汽里现身，文喜操勺便打。

文殊菩萨说偈曰：

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

修行三大劫，反被老僧嫌。

【心僧】：哈哈：

前三三与后三三 文殊慈悲垂方便 若能会得个中意 抬步原来是向前

【元觉】：文殊菩萨在蒸汽里现身，是考验文喜是否著相吗？

【lvm】：是啊！

即此“修行三大劫，反被老僧嫌”便是对文喜禅师的肯定和赞叹。

【善财】：既然不着相，为什么还要操勺去打啊？

【lvm】：那么，便顶礼膜拜，如何？

【善财】：若如此，便轮到灶台上的文殊操勺打来。

【lvm】：正因为如此，文喜才操勺去打呀。

【永寿童子】：晚动手的吃亏。

【lvm】：^o^

【善财】：呵呵，怪不得大家都说，天下武功出少林！

——也不知道跟达摩爷爷有没有干系……

【lvm】：在武术家的眼里，达摩爷爷是一代武术大师。

武术家看不出禅意来，因他早有定见。

【善财】：哈哈～还想起了武侠小说中的易筋经，还有大手印！哈哈！

【lvm】：在他们眼里，一切法都是武学。

就象我们认为：凡一切法，皆是佛法。

【善财】：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

【菩提树】：老师，如何是“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

【lvm】：苦瓠连根苦——业力不可思议，甜瓜彻蒂甜——愿力不可思议。

【三六】长沙随草逐花

【三六】举：

长沙一日游山，归至门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头也是落草，后头也是落草。】

首座问：“和尚什么处去来？”【也要勘过这老汉。头过新罗。】

沙云：“游山来。”【不可落草。败缺不少。草里汉。】

首座云：“到什么处来？”【拶。若有所至，未免落草。相牵入火坑。】

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漏逗不少。元来只在荆棘林里坐。】

座云：“大似春意。”【相随来也。将错就错。一手抬一手搦。】

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蓉。”【土上加泥。前箭犹轻后箭深。有什么了期！】

雪窦著语云：“谢答话。”【一火弄泥团汉。三个一状领过。】

长沙鹿苑招贤大师，法嗣南泉，与赵州紫胡辈同时，机锋敏捷。有人问教便与说教，要颂便与颂。尔若要作家相见，便与尔作家相见。

仰山寻常机锋最为第一。一日同长沙玩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倩尔用那。”仰山云：“尔试用看。”沙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师叔一似个大虫。”后来人号为“岑大虫”。

因一日游山归，首座亦是他会下人，便问：“和尚什么处去来？”沙云：“游山来。”座云：“到什么处去来？”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须是坐断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尝不以此事为念，看他宾主互换、当机直截，各不相饶。既是游山，为什么却问道“到什么处去来”？若是如今禅和子，便道“到夹山亭来”。看他古人，无丝毫道理计较，亦无住著处。所以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随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蓉。”

雪窦云：“谢答语。”代末后语也。也落两边，毕竟不在这两边。

昔有张拙秀才，看《千佛名经》，乃问：“百千诸佛，但闻其名，未审居何国土？还化物也无？”沙云：“黄鹤楼崔颢题诗后，秀才曾题也未？”拙云：“未曾题。”沙云：“得闲题取一篇也好。”岑大虫平生为人，直得珠回玉转，要人当面便会。颂云：

大地绝纤埃，【豁开户牖，当轩者谁？尽少这个不得。天下太平。】

何人眼不开。【顶门上放大光明始得。撒土撒沙作什么？】

始随芳草去，【漏逗不少。不是一回落草，赖值前头已道了。】

又逐落花回。【处处全真。且喜归来。脚下泥深三尺。】

羸鹤翘寒木，【左之右之。添一句更有许多闲事在。】

狂猿啸古台。【却因亲著力。添一句也不得，减一句也不得。】

长沙无限意，【便打！末后一句道什么？一坑埋却。堕在鬼窟里。】

咄！【草里汉。贼过后张弓。更不可放过。】

且道这公案，与仰山问僧“近离甚处”，僧云“庐山”，仰云“曾到五老峰么”，僧云“不曾到”，仰云“阇黎不曾游山”，辨缁素看，是同是别？到这里，须是机关尽、意识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无些子渗漏。若不如此，古人谓之“犹在胜妙境界”。

不见云门道：直得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物。不见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向上一窍，始解稳坐。若透得，依旧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当本体。如大拍盲人相似。

赵州道：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裤无裆、裤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本为修行利济人，谁知翻成不唧溜。

若得真实到这境界，何人眼不开！一任七颠八倒，一切处都是这境界、都是这时节。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

门。所以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窦不妨巧，只去他左边贴一句、右边贴一句，一似一首诗相似。“羸鹤翘寒木，狂猿啸古台”，雪窦引到这里，自觉漏逗，蓦云：“长沙无限意，咄！”如作梦却醒相似。

雪窦虽下一喝，未得剿绝。若是山僧即不然，“长沙无限意，掘地更深埋！”

【善财】：随草现古道，逐花掩虎踪。

【lvm】：莫引猎人逐，勿吹扬花风。

【善财】：鹤壁千松翠，青岩万峰垂。（【编者注】：齐师乃河南鹤壁人氏）

【lvm】：何缘梦境断，夜半绽春雷。

【善财】：晨钟薄晓雾，滴露透深田。

【lvm】：叶茂属外秀，根深是源泉。

【善财】：为报群芳护，行行重行行。

【lvm】：不见一茎草，移步又何曾。

【心明】：（接何缘梦境断，夜半绽春雷。
【lvm】）卸去冬装重，轻衣迎春回。

【lvm】：回也不争春，心明莫来催。

【心明】：春芳始俏园，园丁胡不归？

【lvm】：只为惜娇嫩，风拂恐花摧。

【心僧】：代答一句！

昔有张拙秀才，看《千佛名经》，乃问：“百千诸佛，但闻其名，未审居何国土？还化物也无？”沙云：“黄鹤楼崔颢题诗后，秀才曾题也未？”拙云：“未曾题。”沙云：“得闲题取一篇也好。”

拙云：谢师题取！

【Lvm】：哈哈！谢你代答。

【雪山童子】：沙云：“恰是。便倩尔用那。”老师！便倩尔用那的白话大意是什么？

【Lvm】：倩就是请。

【雪山童子】：哈哈！您在线呀？谢谢老师了！

【Lvm】：赚我来！赚我来！

【小蚂蚁】：老师：“赚我来”是什么意思？

【lvm】：就是“把我哄来了。”

【雪山童子】：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Lvm】：终年雪不化，童子锤砸钉。

【雪山童子】：锤子不要柄，钉也取一边，师之款款情，童子记心间。

【lvm】：无孔锤子不要柄，楔子钉也取一边，何来师之款款情，无须童子记心间。

【心明】：赵州“本为修行利济人，谁知翻成不唧溜。”？

【永寿童子】：从来祖师不唧溜。

【lvm】：“不唧溜”不好么？一无所有，两袖清风，三餐不继，四大皆空。

一无所有——干净。

两袖清风——不怕鬼敲门。

三餐不继——省得减肥了。

四大皆空——本来如是。（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

【心明】：原来“不唧溜”不是贬义词呀。

【lvm】：这里无褒贬。

【真迷糊】：请问童子何谓不唧溜。

【永寿童子】：不唧溜就是灰头土脸的意思啊。

头上青灰三五斗，从来祖师不唧溜。

【善财】：呵呵，还有些自嘲的意味在里面。

就象当时文殊道：“修行三大劫，反遭老僧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文殊菩萨同时也表现得很有幽默感的。

【lvm】：赵州禅师《十二时歌》。十二时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棍无腰，袴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济人，谁知变作不唧溜。

平旦寅，荒村破院实难论。解斋粥米全无粒，空对闲窗与隙尘。唯雀噪，勿人亲，独坐时闻落叶频。谁道出家憎爱断，思量不觉泪沾巾。

日出卯，清净却翻为烦恼。有为功德被尘埋，无限田地未曾扫。攒眉多，称心少，叵耐东村黑黄老。供利不曾将得来，放驴吃我堂前草。

食时辰，烟火徒劳望四邻。馒头饅子前年别，今日思量空咽津。持念少，嗟叹频，一百家中无善人。来者只道觅茶吃，不得茶啜去又嗔。

禺中巳，削发谁知到如此。无端被请作村僧，屈辱饥谨受欲死。胡张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适来忽尔到门头，唯道借茶兼借纸。

日南午，茶饭轮还无定度。行却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注。苦沙盐，大麦醋，蜀黍米饭薤蒿苣。唯称供养不等闲，和尚道心须坚固。

日昃未，者回不践光阴地。曾闻一饱忘百饥，今日老僧身便是。不习禅，不论义，铺个破席日里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无如此日炙背。

晡时申，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癭，一双面子黑皴皴。油麻茶，实是珍，金刚不用苦张筋，愿我来年蚕麦熟，罗睺罗儿与一文。

日入酉，除却荒凉更何守。云水高流定委无，历寺沙弥镇长有。出格言，不到口，枉续牟尼子孙后。一条拄杖粗棘藜，不但登山兼打狗。

黄昏戌，独坐一间空暗室。阳焰灯光永不逢，眼前纯是金州漆。钟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啾唧。凭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波罗蜜。

人定亥，门前明月谁人爱。向里唯愁卧去时，勿个衣裳著甚盖。刘维那，赵五戒，口头说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罄空，问著都缘总不会。

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暂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几。土榻床，破芦席，老榆木枕全无被。尊像不烧安息香，灰里唯闻牛粪气。

【永寿童子】：拍手大笑：好诗！真个不啷溜！好个赵州，真是幽默到家了。

【lvm】：同时也描述了众生百态。

【解脱月】：老师欣喜吗？老师失望吗？老师感慨吗？----在看见众生百态的时候？

【lvm】：跟你一样。

【xinfo】：老师，这则公案我前后看了好几遍，基本上是啥也没看懂。请您解释一下。

长沙一日游山，归至门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头也是落草，后头也是落草。】

落草是什么意思？

首座问：“和尚什么处去来？”【也要勘过这老汉。头过新罗。】

“头过新罗”什么意思？

沙云：“游山来。”【不可落草。败缺不少。草里汉。】

“不可落草。败缺不少。草里汉。”什么意思？

首座云：“到什么处来？”【拶。若有所至，未免落草。相牵入火坑。】

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漏逗不少。元来只在荆棘林里坐。】

我觉得长沙回答的很好，为什么说“只在荆棘林里坐”呢？

座云：“大似春意。”【相随来也。将错就错。一手抬一手搦。】

什么是“一手抬一手搦”？

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蕖。”【土上加泥。前箭犹轻后箭深。有什么了期！】

长沙为什么要说“也胜秋露滴芙蕖。”

【lvm】：不懂，未必全是因为文字障碍。

长沙一日游山，归至门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头也是落草，后头也是落草。】

落草是什么意思？

***禅本不在语言文字里，所以开口就错，动念即乖。但为启发学人，又不得不开口，故谓之“落草为人”。“落草”一词，含“有所住着”之义。**

首座问：“和尚什么处去来？”【也要勘过这老汉。头过新罗。】

“头过新罗”什么意思？

*新罗就是现在的朝鲜。“头过新罗”意即走得太远了。

沙云：“游山来。”【不可落草。败缺不少。草里汉。】

“不可落草。败缺不少。草里汉。”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答一句“游山来”已经有所住着。有所住着便是败缺。有所住着便是草里汉。

首座云：“到什么处来？”【拶。若有所至，未免落草。相牵入火坑。】

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漏逗不少。元来只在荆棘林里坐。】

我觉得长沙回答的很好，为什么说“只在荆棘林里坐”呢？

*因为“回答的很好”啊，好坏正是荆棘林。

座云：“大似春意。”【相随来也。将错就错。一手抬一手搦。】

什么是“一手抬一手搦”？

*“一手抬一手搦”意即也有赞、也有贬。

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蓉。”【土上加泥。前箭犹轻后箭深。有什么了期！】

长沙为什么要说“也胜秋露滴芙蓉。”

***哈哈！长沙无限意，掘地更深埋！**

【xkyq】：老师，“长沙无限意，掘地更深埋！”就真剿绝了吗？

“不见云门道：直得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物。不见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向上一窍，始解稳坐。若透得，依旧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当本体。如大拍盲人相似。”

为何说“如大拍盲人相似”？

【lvm】：“掘地更深埋”是针对那个“咄”说的。

其实，若嫌“掘地更深埋”不剿绝，也可以说“咄”。

若嫌“如大拍盲人相似”不雅，也可以这么说：如同木人看花鸟。

【蝉】：“大拍”是什么意思？

【lvm】：“拍盲”是古代的大白话，有“视而不见”的含义。

【Xinfo】：老师答得很妙，我要接着问了。

长沙鹿苑招贤大师，法嗣南泉，与赵州紫胡辈同时，机锋敏捷。有人问教便与说教，要颂便与颂。尔若要作家相见，便与尔作家相见。仰山寻常机锋最为第一。一日同长沙玩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倩尔用那。”

“便倩尔用那。”“倩”是不是应为“欠”？

仰山云：“尔试用看。”沙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师叔一似个大虫。”后来人号为“岑大虫”。

“沙一踏踏倒”是不是指透过自己的身心妄念，就能得到法界身呢？所谓“打得念头死，许汝法界身”。

因一日游山归，首座亦是他会下人，便问：“和尚什么处去来？”沙云：“游山来。”座云：“到什么处去来？”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须是坐断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尝不以此事为念，看他宾主互换、当机直截，各不相饶。既是游山，为什么却问道“到什么处去来”？若是如今禅和子，便道“到夹山亭来”。看他古人，无丝毫道理计较，亦无住著处。所以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长沙讲的是不是无能游也无所游，一物也不着的游山境界？也就是现量境界。

【Lvm】：如你所解者如麻似粟。

长沙鹿苑招贤大师，法嗣南泉，与赵州紫胡辈同时，机锋敏捷。有人问教便与说教，要颂便与颂。尔若要作家相见，便与尔作家相见。仰山寻常机锋最为第一。一日同长沙玩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倩尔用那。”

“便倩尔用那。”“倩”是不是应为“欠”？

***倩是请的意思。**

仰山云：“尔试用看。”沙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师叔一似个大虫。”后来人号为“岑大虫”。

“沙一踏踏倒”是不是指透过自己的身心妄念，就能得到法界身呢？所谓“打得念头死，许汝法界身”。

***也该将你一踏踏倒。**

因一日游山归，首座亦是他会下人，便问：“和尚什么处去来？”沙云：“游山来。”座云：“到什么处去来？”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须是坐断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尝不以此事为念，看他宾主互换、当机直截，各不相饶。既是游山，为什么却问道“到什么处去来”？若是如今禅和子，便道“到夹山亭来”。看他古人，无丝毫道理计较，亦无住著处。所以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长沙讲的是不是无能游也无所游，一物也不着的游山境界？也就是现量境界。

***冤死长沙！**

【心僧】：哈哈！老师与古师一得一失！

【lvm】：“得”且置，只问失了什么？

【心僧】：山高水寒，月郎星稀！

哈哈！弟子被您这一问，纵然辩如张仪，亦无法开口啊！

【圣普】：齐老师，失了什么？

【lvm】：若真失圣，早已失凡；若真失普，早已失单。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圣普】：请教齐老师，得失之前是什么呢？

【lvm】：那你先说说得失之后是什么，我再说得失之前。

【圣普】：得失之后是得失没有了……得失是幻。

【lvm】：其实你回答了两个问题。得失之前不也是幻么。

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

【善财】：座云：“大似春意。”，好在一个“似”字。

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蕖。”

大虫一个“胜”字，也似投桃报李，不算辜负了。

【小蚂蚁】：确实功夫境界不到，头过新罗难免。还要问：

善才老师说好在一个“似”字，老师能讲讲吗？

【lvm】：何不去问【善财】。或者你先讲讲。

【ghg88】：“似”刚刚好，不即不离。虽落地却无声。

【lvm】：“胜”却是法身向上上了。

【ghg88】：我是似是而非呀！

【lvm】：并不是似是而非，只是尚不深明向上。

【ghg88】：遵命：)

今虽遭打，确实光景不似从前。每次挨打都能令人心服口服，真是又慈悲又严厉。给您顶礼！

【213】：老师那“逐草随花”何以深明向上？

“逐草随花”我是这样认识的，万有的显现不离自心，逐草是应缘而生，虽然有念但心空无住不离妙观，随花是念头谢落事过不留，此时却正好反见无相妙体。这个如如应缘，向上事应放在什么地方呢？

【小蚂蚁】：羸鹤翘寒木，狂猿啸古台。

——这两句说的是用功的情形吗？

【lvm】：

*到这里，须是机关尽、意识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无些子渗漏。若不如此，古人谓之“犹在胜妙境界”。

*直得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物。不见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向上一窍，始解稳坐。若透得，依旧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当本体。如大拍盲人相似。

*羸，就是瘦，羸鹤就是瘦鹤。木逢春暖而荣，寒木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再加上一个“翘”字，看不尽的萧索荒凉啊！古台曾是专供王侯们登临的，曾是何等尊贵，现在荒无人烟，成了猿群狂啸之所，又是何等地凄凉！

*赵州道：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裈无裆、裤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本为修行利济人，谁知翻成不啣溜。

*这还往哪里找“胜妙境界”啊。

羸鹤翘寒木，

狂猿啸古台。

——这两句说的是用功的情形吗？

*赵州道：黄昏戌，独坐一间空暗室。阳焰灯光永不逢，眼前纯是金州漆。钟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啾啾。凭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波罗蜜。

*这还有丝毫用功的痕迹么！

【小蚂蚁】：谢谢老师。只是一路寂照寂，直至心境一如，对么？

【Lvm】：你说的是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门。

八万四千法门，法法皆通涅槃城。

【小蚂蚁】：还有问题，LVM 老师请进：

不见云门道：直得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物。

——孔夫子 60 耳顺，是不是指这种情形？

不见一切色，始是半提。

——这是见到空性？

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向上一窍，始解稳坐。

——这是真常须应物，应物须不迷吧？

若透得，依旧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当本体。如大拍盲人相似。

——这是打成一片，彻底老实的情形吧？

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请老师指正。

【Lvm】：哈哈！理解不无道理。离开理解道一句来。

【小蚂蚁】：邻人闲家事

邻人闲家事

空华起疑心

非空莫有疑

非疑不还家

疑尽家非有

生佛即是他

【lvm】：自家闲事

自家多闲事，几盆疏落花。

总是不见长，欲助不敢拔。

古人有遗训，若拔全抓瞎。

干脆随它去，勤浇不干巴。

【小蚂蚁】：哈哈~ 园丁高见。不如随他去，勤浇不干巴！

【三七】盘山何处求心

垂示云：掣电之机，徒劳伫思；当空霹雳，掩耳难谐。脑门上播红旗，耳背后轮双剑。若不是眼辨手亲，争能构得。有般底，低头伫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髑髅前见鬼无数！且道不落意根，不抱得失，忽有个恁么举觉，作么生祇对。试举看。

【三七】举：

盘山垂语云：

三界无法，【箭既离弦，无返回势。月明照见夜行人。中也！识法者惧。好！和声便打。】

何处求心。【莫瞒人好。不劳重举。自点检看。便打云：是什么？】

向北幽州盘山宝积和尚，乃马祖下尊宿，后出普化一人。师临迁化，谓众云：“还有人邈得吾真么？”众皆写真呈师，师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师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师云：“这汉向后如风狂，接人去在。”

一日示众云：“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璇玑不动，寂止无痕。覲面相呈，更无余事。”雪窦拈两句来颂，直是浑金璞玉。不见道“瘥病不假驴驼药”。山僧为什么道“和声便打”？只为他担枷过状。

古人道：“闻称声外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么生？直得奔流度刃，电转星飞。若拟议寻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不着。若是深入阃奥，彻骨彻髓，见得透底，盘山一场败缺。若承言会宗左转右转底，盘山只得一橛。若是拖泥带水，声色堆里转，未梦见盘山在。

五祖先师道：“透过那边，方有自由分。”不见三祖道：“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若向这里道无佛无法，又打入鬼窟里去，古人谓之解脱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恶果。所以道：“无为无事人，犹遭金锁难。”也须是穷到底始得。若向无言处言得，行不得处行得，谓之转身处。

“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尔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窦见处，七穿八穴。所以颂出：

三界无法，【言犹在耳。】

何处求心。【不劳重举。自点检看。打云：是什么？】

白云为盖，【头上安头。千重万重。】

流泉作琴。【闻么？相随来也。一听一堪悲。】

一曲两曲无人会，【不落宫商，非干角征。借路经过。五音六律尽分明。自领出去。听则聋。】

雨过夜塘秋水深。【迅雷不及掩耳。直得拖泥带水。在什么处？便打。】

“三界无法，何处求心。”雪窦颂得一似华严境界。有者道“雪窦无中唱出”，若是眼皮绽底，终不恁么会。雪窦去他傍边，贴两句道：“白云为盖，流泉作琴。”苏内翰见照觉，有颂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雪窦借流泉，作一片长舌头，所以道“一曲两曲无人会”。不见九峰虔和尚道：“还识得命么？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竞起，是文殊家风。一亘晴空，是普贤境界。”流泉作琴，一曲两曲无人会，这般曲调，也须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劳侧耳。古人道：“聋人也唱胡家曲，好恶高低总不闻。”云门道：“举不顾，即差互。拟

思量，何劫悟。”举是体，顾是用。未举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见得，坐断要津。若朕兆才分见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后见得，落在意根。

雪窦忒杀慈悲，更向尔道，却似“雨过夜塘秋水深”。此一颂曾有人论量，美雪窦有翰林之才。雨过夜塘秋水深，也须是急着眼看。更若迟疑，即讨不见。

【心僧】：盘山败缺！三界既法，何处是心，覩面相呈，事已生矣！

向北幽州盘山宝积和尚，乃马祖下尊宿，后出普化一人。师临迁化，谓众云：“还有人邈得吾真么？”

答云：把吾真拿来，既为您邈！

【lvm】：邈得吾真，就是给我画像。

古时没有照像技术，故没有照片，只有画像。画师比照着某人，把某人的形象画出来，谓之“写真”。当然，死后化灰，还怎么比照着画像啊！现在有照像技术了，说起来就容易明白：我死后终将会化为灰烬，还有人能给我拍照吗？

【风花雪月】：“未举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见得”中的“朕兆”是何意？

【lvm】：“朕兆”就是“征兆”。

【蝉】：为什么说“‘三界无法，何处求心。’雪窦颂得一似华严境界。”？（近来多了个抠字眼的习惯。）

【lvm】：哈哈！这仅仅是字眼么？

【蝉】：请师明示。

【lvm】因“一曲两曲无人会”，故“雨过夜塘秋水深”。

“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华严境界之体。

“白云为盖，流泉作琴。”——华严境界之相。

会么？

【蝉】：想把知了埋了啊？

老师您怎么答那这一问呢？别挂壁啊，您的嘴又不是空调。这里也没铁牛，甬做蚊子。

【lvm】：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

【蝉】：果然。谢老师妙答

【安心果】：俺会了！

【lvm】：——华严境界之用

【安心果】：那华严境界之体呢？

【lvm】：在楼上呢。

【心僧】：“会么？”“会！”——您说我这一答是体是相啊！

【lvm】：是触。

说会则触，说不会则背。不触不背，道一句来。

【心僧】：哈哈！老师，天暖少穿衣！

【蝉】：为什么说“‘三界无法，何处求心。’雪窦颂得一似华严境界。”

【lvm】：因为雪窦不作情解，没在盘山言下死却。

【蝉】：喔，知了误解了“华严”境界。

【lvm】：三界无法，何处求心。（一曲）

白云为盖，流泉作琴。（两曲）

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

【蝉】：一真一切真之后如何？

【lvm】：之前呢？

说什么“之前、之后”！！

【蝉】：不说了，不说了。

【蝉】：还有，什么是“雨过夜塘秋水深”？

【lvm】：夜塘，就是大水塘。

秋天不是大多数植物都能生长的季节，虽然所有的植物都能得到雨水的滋润，也未必能象春天那样，都能因滋润而繁茂。

一场秋雨过后，大多数植物并未因滋润而繁茂，而夜塘之水却明显地变深了（徒增知见！）。

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

南无阿弥陀佛！

【常如】：这谜语也要“翰林”才猜得出吧：(

【lvm】：这不是谜语呀！明摆着的事嘛。

【解脱月】：【夜塘水】另解：

“禅林用语。原指暗夜之中，仅有池水而无生物之池塘；于禅林中，转指空无内容之虚妄言句。盖虚妄之言句原本缺乏真切入理之要义，而愚痴人不辨真假虚实，犹于其中寻觅探索，冀望捕捉悟道之机，徒劳而无功；犹如龙门激流下之水塘，塘中之鱼早已登上三级之浪，化身为龙，然有愚痴不解实情之人，犹于暗夜前往寻捕，徒然枉费一场功夫。碧岩录第七则（大四八·一四七下）：‘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

FROM:【佛光大词典】

【lvm】：还有一例（转贴）：侯白·侯黑的故事：

侯白，福建某地人，狡猾.多智谋，经常占人的便宜。

某日路过某地，看到枯井边有一女子焦急徘徊，侯白问那女子怎么回事，女子回答：“我不小心把带的东西掉到枯井里了，有纹银数两及一些杂物。”侯白一听，机会来了，自告奋勇对那女子说：“我帮你。”心里盘算拿到东西后扬长而去，女子又能奈我何。于是脱衣下井，发现井下只有几块烂砖头，出来后更不见女子踪影，连外衣及随身所带的东西都被女子拿走。后来多方打探，方知那女子名叫侯黑。（大意如此）

赵州问投子：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

投子答：不许夜行，投明需到。

赵州说：我早侯白，伊更侯黑。

这个公案，以前看到时，对“侯白侯黑”就不知所以，更看到有的地方写成候白候黑，有的书解释成什么白猴黑猴，在两三年前看到《禅宗语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裕锴）一书里仔细写了这个出处，才知道原来如此（只记得大意了），与“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是一样的意思，赵州游历天下，这个故事在当时可能还传的挺广。看到有些地方至今将“我早侯白，伊更侯黑”解释成“我来等候天亮，你来等着天黑”，这样解释明显语意不合，并将“侯”当作了“候”。在这里将故事写出来供未看过此书的朋友一笑。

【心明】：侯黑真黑！

【lvm】：哦！我是说，在“锯解秤砣”里，我也把“侯”当作“候”。贻笑大方了。（编者注：现在已经更正了。）

【善财】：我倒觉得，把“侯”当作“候”也很有意思：

“我早侯白，伊更侯黑。”

我还在陆路上痴痴的等的时候，却想不到他早从水路到了。

【蝉】：近来多了个抠字眼的习惯而且还拙于表达，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清楚。

【lvm】：能说清楚。比如：哎呀！我可算明白了：原来知了就是蝉哪！

【蝉】：这种话原来作鹦鹉的时候就会说，现在不想说了。

【lvm】：哈哈！这是前言，我是想引出你的后语来。

【蝉】：舌头打结，不知该说啥。

【lvm】：我不避拔苗助长了：哎呀！我总算明白了——原来知了不是蝉！

【蝉】：哈哈，两句话合起来，原来是在传向上一路啊！

【lvm】：不也是向下一路么！

【lvm】：你知道为什么“舌头打结”么？还有个“应对”在呀！

若是“无所住”之“应”，就会冲口而出。

至于你冲口而出之后，别人怎么怎么评介得天花乱坠，那是他的事，已经与你不相干（这就是“啐啄不相知”）了。

【小東】：请教 LVM

不见三祖道：“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放之自然，体无去住。”是否才能如五祖先师道：“透过那边，方有自由分。”？

若向这里道无佛无法，又打入鬼窟里去，

//这又着于无一边了吧？

古人谓之解脱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恶果。

//着有，无两边，便是解脱深坑吧？

我总认为我是有些“执之失度”了，是因为怕“入邪路”，这不，又执了……

【lvm】：

不见三祖道：“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放之自然，体无去住。”是否才能如五祖先师道：“透过那边，方有自由分。”？

***若不透过那边，则触。那么，放之自然，体有去住。**

若向这里道无佛无法，又打入鬼窟里去，

//这又着于无一边了吧？

***这便是佛法，却道无佛无法，则背。**

古人谓之解脱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恶果。

//着有，无两边，便是解脱深坑吧？

***着凡、圣两边，也是解脱深坑。**

我总认为我是有些“执之失度”了，是因为怕“入邪路”，这不，又执了……

✱那就干脆正邪都不入。

【小東】：太谢谢了。从上次打电话请教您“着于空有两边”的问题，心里还有有疑，因为没找着根源。现在我才知道，我不止着“空有”，是因为心里放不下“凡圣”和“正邪”呀。

【小東】：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完整的不是这个么：

一日示众云：“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璇玑不动，寂止无痕。覩面相呈，更无余事。”

干吗要只提出前两句呢？这不是容易引人误解么。

【lvm】：白云为盖，流泉作琴。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

雪窦只是借盘山句用用：

三界无法，何处求心。——（一曲）——七处征心，觅心了不可得。

白云为盖，流泉作琴。——（两曲）——十番显见，真心随处可见。

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

【波罗密】：这不就一曲吗？ $1+0=1$

【lvm】：哈哈！慢说一曲，即使两曲，也是 $0+0=0$

【三八】风穴铁牛之机

垂示云：若论渐也，返常合道，闹市里七纵八横。若论顿也，不留朕迹，千圣亦摸索不着。傥或不立顿渐，又作么生？快人一言，快马一鞭。正恁么时，谁是作者：试举看。

【三八】举：

风穴在郢州衙内，上堂云：【倚公说禅。道什么？】

“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千人万人撼不动。誚讹节角在什么处？三要印开。不犯锋铍。】

“去即印住，【正令当行。错！】

“住即印破。【再犯不容。看取令行时。拶。便打。】

“只如不去不住，【看无顿置处多少誚讹！】

“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人头出头没有分。文彩已彰。但请掀倒禅床、喝散大众。】

时有卢陂长老出问：“某甲有铁牛之机，【钓得一个。谳晓得。不妨奇特。】

“请师不搭印。”【好个话头。争奈谳讹。】

穴云：“惯钓鲸鲵澄巨浸，却嗟蛙步辗泥沙。”【似鹞捉鸠。宝网漫空，神驹千里。】

陂伫思。【可惜许。也有出身处。可惜放过。】

穴喝云：“长老何不进语？”【揜旗夺鼓。炒阑来也。】

陂拟议。【三回死了。两重公案。】

穴打一拂子。【好打。这个令须是恁么人行始得。】

穴云：“还记得话头？试举看。”【何必！雪上加霜。】

陂拟开口。【一死更不再活。这汉钝置杀人。遭他毒手。】

穴又打一拂子。

牧主云：“佛法与王法一般。”【灼然。却被傍人觑破。】

穴云：“见个什么道理？”【也好与一撈。却回枪头来也。】

牧主云：“当断不断，返招其乱。”【似则似，是则未是。须知傍人有眼。东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穴便下座。【将错就错。见机而变。且得参学事毕。】

风穴乃临济下尊宿。

临济当初在黄檗会下栽松次。檗云：“深山里栽许多松作什么？”济云：“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道了便钁地一下。檗云：“虽然如是，子已吃二十棒了也。”济又打地一下云：“嘘！嘘！”檗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

汾山哲云：“临济恁么，大似平地吃交。虽然如是，临危不变，始称真丈夫。檗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大似怜儿不觉丑。”

后来汾山问仰山：“黄檗当时，只嘱付临济一人，别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汾山云：“虽然如是，吾亦要知。但举看。”仰山

云：“一人指南吴越令行，遇大风即止。”（此乃谶风穴也。）

穴初参雪峰五年，因请益“临济入堂，两堂首座齐下一喝。僧问临济：‘还有宾主也无？’济云：“宾主历然。’”穴云：“未审意旨如何？”峰云：“吾昔与岩头、钦山，去见临济，在途中闻已迁化。若要会他宾主话，须是参他宗派下尊宿。”

穴后又见瑞岩，常自唤“主人公”，自云“喏”，复云“惺惺着！他后莫受人瞒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么难！”

后在襄州鹿门，与廓侍者过夏。廓指他来参南院。穴云：“入门须辨主，端的请师分。”一日遂见南院，举前话云：“某甲特来亲觐。”南院云：“雪峰古佛。”

一日见镜清。清问：“近离甚处？”穴云：“自离东来。”清云：“还过小江否？”穴云：“大舸独飘空，小江无可济。”清云：“镜水图山，鸟飞不渡。子莫盗听遗言。”穴云：“沧溟尚怯蒙轮势，列汉飞帆渡五湖。”清竖起拂子云：“争奈这个何！”穴云：“这个是什么？”清云：“果然不识。”穴云：“出没卷舒，与师同用。”

清云：“杓卜听虚声，熟睡饶谵语。”穴云：“泽广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愆。速须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谓言：“大丈夫，公案未了，岂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坐次。便问：“某适来辄呈驂见，冒渎尊颜。伏蒙和尚慈悲，未赐罪责。”清云：“适来从东来，岂不是翠严来？”穴云：“雪窦亲栖宝盖东。”清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来这里念诗篇。”穴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清云：“诗速秘却，略借剑峰。”穴云：“梟首甑人携剑去。”清云：“不独触风化，亦自显顛预。”穴云：“若不触风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许允容，师今何有？”清云：“东来衲子，菽麦不分。”穴云：“只闻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涌千寻，澄波不离水。”穴云：“一句截流，万机寝削。”穴便礼拜。清以拂子点三点云：“俊哉！且坐吃茶。”

风穴初到南院，入门不礼拜。院云：“入门须辨主。”穴云：“端的请师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一下。穴亦喝。院举左手云：“这个即从阇黎。”又举右手云：“这个又作么生？”穴云：“瞎！”院遂拈拄杖。穴云：“作什么？某甲夺却拄杖，

打着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掷下拄杖云：“今日被这黄面浙子钝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似持钵不得，诈道不饥。”院云：“阇黎莫曾到此间么？”穴云：“是何言欤？”院云：“好好借问。”穴云：“也不得放过。”院云：“且坐吃茶。”

尔看俊流自是机锋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问云：“今夏在什么处？”穴云：“鹿门与廓侍者同过夏。”院云：“元来亲见作家来。”又云：“他向尔道什么？”穴云：“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这般纳败缺底汉，有什么用处！”穴自此服膺，在南院会下作园头。

一日院到园里，问云：“南方一棒，作么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云：“和尚此间，作么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穴于是豁然大悟。

是时五代离乱，郢州牧主请师度夏。是时临济一宗大盛。他凡是问答垂示，不妨语句尖新、攒花簇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请师上堂，示众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何故？不似石人木马之机，直下似铁牛

之机，无尔撼动处。尔才去，即印住。尔才住，即印破。教尔百杂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看他怎么垂示，可谓钩头有饵。

是时座下有卢陂长老，亦是临济下尊宿，敢出头来与他对机。便转他话头，致个问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铁牛之机，请师不搭印。”

争奈风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惯钓鲸鲵澄巨浸，却嗟蛙步辗泥沙。”也是言中有响。云门云：“垂钓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己。”巨浸乃十二头水牯牛为钩饵，却只钓得一蛙出来。此语且无玄妙，亦无道理计较。

古人道：“若向事上觑，则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则没交涉。”卢陂伫思。见之不取，千载难逢。可惜许！所以道：直饶讲得千经论，一可临机下口难。其实卢陂要讨好语对他，不欲行令，被风穴一向用揜旗夺鼓底机锋，一向逼将去，只得没奈何。俗谚云“阵败不禁苕帚扫。”当初更要讨枪法敌他，等尔讨得来，即头落地。

牧主亦久参风穴，解道“佛法与王法一般。”穴云：“尔见个什么？”牧主云：“当断不断，返招其乱。”风

穴浑是一团精神，如水上葫芦子相似，捺着便转、按着便动，解随机说法。若不随机，翻成妄语。穴便下座。

只如临济有四宾主话：“夫参学之人，大须子细，如宾主相见有语。论宾主往来，或应物见形、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狮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便学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治，唤作‘宾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便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宾’。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知识辨得是境，把他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知识更与他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宾看宾’。大德，山僧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

不见僧问慈明：“‘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时如何？”慈明便喝。

又，云居弘觉禅师示众云：“譬如狮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时有僧问：“未审全什么力？”云居云：“不欺之力。”

看他雪窦颂出：

擒得卢陂跨铁牛，【千人万人中，也要呈巧艺。败军之将不再斩。】

三玄戈甲未轻酬。【当局者迷。受灾如受福，受降如受敌。】

楚王城畔朝宗水，【说什么朝宗水！浩浩充塞天地。任是四海，也须倒流。】

喝下曾令却倒流。【不是这一喝，截却尔舌头。咄！惊走陝府铁牛，吓杀嘉州大象。】

雪窦知风穴有这般宗风，便颂道：“擒得卢陂跨铁牛，三玄戈甲未轻酬。”临济下有三玄三要，凡一句中须具三玄，一玄中须具三要。僧问临济：“如何是第一句？”济云：“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如何是第二句？”济云：“妙辨岂容无著问，沍和不负载流机。”“如何是第三句？”济云：“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藉里头人。”风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随身，不轻酬他。若不如此，争奈卢陂何！

后面雪窦要出临济下机锋。莫道是卢陂，假饶楚王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尽去朝宗，只消一喝，也须教倒流。

【丁零】：啥叫“去即印住，住即印破。”？

【lvm】：在这里，“印”是动词。

去即印住——若他来来去去，在途中流浪，就弄个化城作家舍，让他有所归宿。初时以住此化城为印证。

住即印破——若他住着化城，以为是家舍，就破掉这个化城，让他无家可归！后时以破掉化城为印证。

去也 30 棒，住也 30 棒，不去不住也 30 棒。如何方无吃棒分？试道看！

【蝉】：一把夺过来扔了

【lvm】：太粗生！

【小蚂蚁】：谁打谁？

【lvm】：哈哈！小蚂蚁炮蹶子。

【小蚂蚁】：这个典故不知从何说起？

【lvm】：有句歇后语：蚂蚁炮蹶——不是小耍。“谁打谁？”可不是小耍呀。

【康康】：递个牙签给您，棒人耶？剔牙耶？随意用，您接不接？

【lvm】：哈哈！你留着自己用吧。

【康康】：您有没有？

【lvm】：我有【康康】。

【雪山童子】：为何济又打地一下云：“嘘！嘘！”
檍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

是不是济云：“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即“去即印住。”

济又打地一下云：“嘘！嘘！”乃“住即印破。”？

【lvm】：“山山”与汝相见了也。

【雪山童子】：“佛法与王法一般”意作什么？

【lvm】：当断不断，返招其乱。

【雪山童子】：哈哈！说的是铁牛机呀！

“当断不断，返招其乱。”原来这句话是牧主对风穴讲的啊，所以穴便下座。

另“大舸独飘空，小江无可济。”这个济，是什么意思。是“渡”吗？小江就是后文里的镜水吗？看他们说话的意思，小江虽是地方，但好象暗指什么人（当时的禅师）。如是，那么小江指的是谁？

“沧溟尚怯蒙轮势，列汉飞帆渡五湖。”不大懂什么意思。请老师指点。

还有：尔看俊流自是机锋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问云：“今夏在什么处？”穴云：“鹿门与廓侍者同过夏。”院云：“元来亲见作家来。”又云：“他向尔道什么？”穴云：“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这般纳败缺底汉，有什么用处！”穴自此服膺，在南院会下作园头。

穴云：“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穴错在何处？或者是在鹿住那里“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是“去即印住”。而院便打，便是“住即印破”。

【Lvm】：“佛法与王法一般”也是牧主对风穴讲的。

另“大舸独飘空，小江无可济。”这个济，是什么意思。是“渡”吗？

***大舸就是大船，飘空喻解脱。小江无可济——小江太小，载不得能飘空的大船。**

小江就是后文里的镜水吗？

***镜水图山，镜子里的水相，图画里的山相。（都不可得）**

看他们说话的意思，小江虽是地方，但好象暗指什么人（当时的禅师）。如是，那么小江指的是谁？

***谁心胸狭小就指谁。**

“沧溟尚怯蒙轮势，列汉飞帆渡五湖。”不大懂什么意思。请老师指点。

*** 沧溟就是大海，怯就是怕，蒙轮就是前面的大舸，蒙轮势就是蒙轮的气势，列汉飞帆正好描述了蒙轮的气势……不用解释了吧。**

还有：尔看俊流自是机锋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问云：“今夏在什么处？”穴云：“鹿门与廓侍者同过夏。”院云：“元来亲见作家来。”又云：“他向尔道什么？”穴云：“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这般纳败缺底汉，有什么用处！”穴自此服膺，在南院会下作园头。

穴云：“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穴错在何处？或者是在鹿住那里“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是“去即印住”。而院便打，便是“住即印破”。

*** 这两段你是要问什么呀？**

【雪山童子】：我是问：穴云：“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穴错在何处？

哦！我知道了。

这就叫：去也 30 棒，住也 30 棒，不去不住也 30 棒。只教尔：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

【lvm】：哈哈！牛不吃草强按头，徒劳无益！

南院教风穴做主，风穴才做主。那还叫做主么？

【雪山童子】：再向老师请教：“只闻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翻成白话怎么讲。

【lvm】：抑——抑制、排斥之意。

……清云：“何名古佛心？”

穴又云：“再许允容，师今何有？”

清云：“东来衲子，菽麦不分。”

穴云：“只闻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

***只听说过“不如何就是如何”（如：不打坐便是打坐），怎么能“排斥如何就是如何”呢！（如：把排斥打坐妄称为打坐）**

***（须知，“不打坐便是打坐”者，并不排斥打坐。）**

【雪山童子】：院便打，也是探竿掠影吧？

院便打，也是探竿掠影吧？（若是穴真的能做主，便可以不受这一棒，从而在行为上就会表现出“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这样的机用来吧。）

【lvm】：虽然不无道理，还是别念念相续的好。

【丁零】：免，兔子少了条尾巴吧？

又，云居弘觉禅师示众云：“譬如狮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时有僧问：“未审全什么力？”云居云：“不欺之力。”

【永寿童子】：小丁，是“沤和不负截流机”，还是“沤和争负截流机”？

【善财】：争=怎？

【lvm】：对！争奈=怎奈。

【心明】：准不准？

后来汾山问仰山：“黄檗当时，只嘱付临济一人，别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汾山云：“虽然如是，吾亦要知。但举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吴越令行，遇大风即止。”（此乃讖风穴也。）

【lvm】：仰山在前，风穴在后，相隔年代深远。

你说准不准呢？

【心明】：也准也不准

我若蠡测：若论禅灯相传应不准，若论大机大用也算准吧。（因为后来子孙的家产几乎都不超出一棒一喝两份遗产，竟无创新手段，宗门武库的英雄谱上也算到此为止吧，所以也算准。参话头应该是宗门的败落，何有达摩祖师的“直指人心”（一剑封喉）祖宗家法？

【lvm】：哦！也许这个“止”字，并非预言传承断绝。

山河大势（堪輿学），“龙”止而结穴嘛。也许这个“止”字是讖“穴”字。也就是说，遇大风即止，乃讖“风穴”二字。

【心僧】：哈哈，老师您说：

“吾宗到汝，大兴于世”与临济对三圣说的“吾宗于你这瞎驴边灭却”是同是别？

【lvm】：哈哈！同者见同，别者见别。

就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样。

【三九】云门清净法身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谛流布底，如猿在槛。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欲锻百炼精金，须是作家炉鞴。且道大用现前底，将什么试验？

【三九】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堪圾堆头见丈六金身。斑斑驳驳是什么？】

门云：花药栏。【问处不真，答来卤莽。[祝 / 土]着磕着。曲不藏直。】

僧云：便恁么去时如何？【浑仑吞个枣。放憨作么！】

门云：金毛狮子。【也褒也贬。两采一赛。将错就错。是什么心行！】

诸人还知这僧问处与云门答处么？若知得，两口同无一舌。若不知，未免颠预。

僧问玄沙：“如何是清净法身？”沙云：“脓滴滴地。”具金刚眼，试请辨看。

云门不同别人。有时把定，壁立万仞，无尔凑泊处。有时与尔开一线道，同死同生。云门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么会，且道云门落在什么处？这个是屋里事，莫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罗万象，一切语言，皆转归自己。令转辘辘地，向活泼泼处，便道。若拟议寻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云门验这僧。其僧亦是他屋里人，自是久参，知他屋里事。进云：“便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金毛狮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贬他？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又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

又，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门云：“清波无透路。”进云：“和尚从何而得？”门云：“再问复何来？”僧云：“正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重叠关山路。”须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构得构不得，未免丧身失命。雪窦是其中人，便当头颂出：

花药栏，【言犹在耳。】

莫颠预，【如麻似粟。也有些子。自领出去。】

星在秤兮不在盘。【太葛藤。各自向衣单下返观。不免说道理。】

便恁么，【浑仑吞个枣。】

太无端，【自领出去。灼然。莫错怪他云门好。】

金毛狮子大家看。【放出一个半个，也是个狗子。云门也是普州人送贼。】

雪窦相席打令，动弦别曲，一句一句判将去。此一颂，不异拈古之格。花药栏，便道莫颠预。人皆道云门信彩笞将去，总作情解会他底。所以雪窦下本分莫料，便道莫颠预。盖云门意，不在花药栏处。所以雪窦道“星在秤兮不在盘”。这一句忒杀漏逗！水中元无月，月在青天，如星在秤不在于盘。且道那个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负雪窦。古人到这里，也不妨慈悲。分明向尔道，不在这里，在那边去。且道那边是什么处？此颂头边一句了。

后面颂“这僧道：便恁去时如何？”雪窦道：这僧也太无端！且道是明头合？暗头合？会来恁么道？不会来恁么道？“金毛狮子大家看”，还见金毛狮子么？瞎！

【丁零】：何谓“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

【lvm】：修行久久，时节因缘一到，卒地断、爆地折，刹那便知佛性义。

【白云飘飘】：知后如何？

【lvm】：若真如是，哪还有前后。

【宏释居士】：呵呵~哈哈~呵呵~原来害人是这样害的。

【lvm】：^0^

【丁零】：“星在秤兮不在盘”大白话怎么说？

【lvm】：铁秤砣、木秤杆、还有秤盘，这样的秤你见过么？

【丁零】：“星在秤兮不在盘”是和盘托出阿，怎么就忒杀漏逗了呢？

【lvm】：秤星是在秤上，而不是在秤盘上。

花药栏，——秤星。

莫颠预，——可别以为秤星在秤盘上！

星在秤兮不在盘。——秤星是在秤上，而不是在秤盘上。

“雪窦道‘星在秤兮不在盘’。这一句忒杀漏逗！水中元无月，月在青天，如星在秤不在于盘。且道那个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负雪窦。”

*这里明明有“若辨明得出，不辜负雪窦”在。说个“忒杀漏逗”明明是不辜负雪窦啊！

【丁零】：水中元无月，月在青天。

只剩一问：忒杀漏逗？

【lvm】：漏逗——有漏洞，不严密，拖泥带水。

【小蚂蚁】：有请老师无逗漏句

【lvm】：哈哈！小蚂蚁又尬蹶子了。

【小蚂蚁】：踢到谁啦？

【lvm】：这句有没有漏逗？

【小蚂蚁】：逗有谁见？漏于谁接？

【test】：忒杀漏逗！

【lvm】：^o^

【心明】：请问如何是清净法身？

【lvm】：门云：花药栏。

【雪山童子】：那么请问老师，哪里不是清净法身？

【lvm】：清净法身。

【雪山童子】：果然一丝不挂！

【丁零】：嗨嗨，挂了一丝！

【善财】：（接上【心明】：请问如何是清净法身？

【lvm】：门云：花药栏。）花药栏（术语）檀芍药牡丹等花卉以竹木围其四周者。

【lvm】：《花药栏》也是古时曲牌名称。请看《金瓶梅》第五十二回：

西门庆走到李瓶儿房里，洗洗手出来。伯爵问他要香茶，西门庆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了一撮他。伯爵道："只我这两个儿！由他，由他！等我问李家小淫妇儿要。"正说着，只见李铭走来磕头。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来？你没曾打听得他每的事怎么样儿了？"李铭道："俺桂姐亏了爹这里。这两日，县里也没人来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齐家那小老婆子出来了？"李铭道："齐香儿还在王皇亲宅内躲着哩。桂姐在爹这里好，谁人敢来寻？"伯爵道："要不然也费手，亏我和你谢爹再叁央劝你爹：'你不替他处处儿，教他那里寻头脑去！'"李铭道："爹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叁婶老人家，风风势势的，干出甚么事！"伯爵道："我记的这几时是他生日，俺每会了你爹，他做做生日。"李铭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毕了，叁婶和桂姐，愁不请爹每坐坐？"伯爵道："到其间，俺每补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这钟酒着。我吃了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铭接过银把钟来，跪着一饮而尽。谢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钟他。伯爵道："你敢没吃饭？"桌上还剩了一盘点心，谢希大又拿两盘烧猪头肉和鸭子递他。李铭双手接的，下边吃去了。伯爵用箸子又拨了半段鲋鱼他，说道："我见你今年还没食这个哩，且尝新着。"西门庆道：

"怪狗才，都拿他吃罢了，又留下做甚么？"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阑，上来饿了，我不会吃饭儿？你们那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正说着，只见画童儿拿出四碟鲜物儿来：一碟乌菱、一碟荸荠、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门庆还没曾放到口里，被应伯爵连碟子都挝过去，倒的袖了。谢希大道："你也留两个儿我吃。"也将手挝一碟子乌菱来。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门庆掐了一块放在口内，别的了李铭吃了。分付画童后边再取两个枇杷来赏李铭。李铭接的袖了，才上来拿箏弹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题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药栏》。叁个直吃到掌灯时候，还等后边拿出绿豆白米水饭来吃了，才起身。伯爵道："哥，我晓得明日安主事请你，不得闲。李四、黄叁那事，我后日会他来罢。"西门庆点头儿，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门庆教书童看收家伙，就归后边孟玉楼房中歇去了。一宿无话。

【小蚂蚁】：咦呀~I服了 you！

也没见老师藏好多书，怎么有这等书虫的本事！

以前觉得老师精通佛教典藏，已是佩服不已，如今这一手真得让蚂蚁眼睛都戴不住了。

【心明】：嘻嘻，《金瓶梅》的照妖镜。

《红楼梦》里有个姓“假”的，想王熙凤得了病。道人给他一个照妖镜，一面是白骨观，一面是淫窟窿。偏偏这位假君子，心里眼里满是“淫”字，自然辜负道心。《金瓶梅》，也是面镜子，有人只看到“淫”，有人看西门庆自传教材。

嘻嘻，假不假？

【lvm】：淫秽便是不清净。所以“花药栏”是指不清净。

【www】：有几个能懂您在说“金三三，平三三，梅三三”？

断也一采，行也一采，两采一赛。有几人知？唉！

【lvm】：所以，“花药栏”跟“脓滴滴地”是同一种含义。

【小蚂蚁】：LVM 总不离宗旨，至诚求法可得见之。

至诚恭敬，入道要门。以至诚故，无他见耳。

【www】：赞成。

【心明】：不懂：世谛流布底，如猿在槛。

这语句不知道啥意思？

“且道大用现前底，将什么试验？”这是说大家从公案看云门红旗闪烁？

“金毛狮子大家看。【放出一个半个，也是个狗子。云门也是普州人送贼。】”普州人送贼，看来有个典故？

“人皆道云门信彩答将去，总作情解会他底。”“信彩答将去”，象个囫圇枣，我不懂。

【lvm】：“信彩答将去”，不懂。“信口答将去”，懂了吧

“世谛流布底，如猿在槛。”这语句不知道啥意思？

＊“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途中受用的，就象大山里的老虎，可以施展，可以弄爪牙。“世谛流布底，如猿在槛。”世谛流布的，就象动物园里的猿猴，没法施展，没法象在林子里那样上窜下跳。

“且道大用现前底，将什么试验？”这是说大家从公案看云门红旗闪烁？

＊有道理。

金毛狮子大家看。【放出一个半个，也是个狗子。云门也是普州人送贼。】普州人送贼，看来有个典故？

＊可能是有个典故，哪位知道？请跟贴。

（【编者注】：一休《狂云集》：『紫衣师号何家贫，绫纸青铜三百缗。大用现前膺长老，看来真个普州人。』，诗中所说的『普州人』是指小偷。）

【丁零】：何谓：清波无透路？

【lvm】：死水不藏龙。

【雪山童子】：星在秤兮不在盘。

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否？”这僧想从言语中求得。所以云门云：“清波无透路。”月亮在水中，不是清波无透路吗？义为从言语中求是求不得的。

【丁零】：请大虫锯锯这个：

僧云：便怎么去时如何？【浑仑吞个枣。放憨作么！】

门云：金毛狮子。【也褒也贬。两采一赛。将错就错。是什么心行！】

不问“也褒也贬。两采一赛。将错就错。”，只问：是什么心行？

【lvm】：将错就错。

【丁零】：是呀，为什么要将错就错呢？

【lvm】：两采一赛。

【雪山童子】：两采一赛白话是什么意思呀？

【lvm】：用临济禅师的话说，就是“主看主”。

【善财】：丁零，将错就错有什么过错啊？

【丁零】：请财主爷赐教

【善财】：没错，就安心吃饭去吧。

【四〇】南泉如梦相似

垂示云：休去歇去，铁树开花。有么有么，黠儿落节。直饶七纵八横，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诸讹在什么处？试举看。

【四〇】举：

陆亘大夫与南泉语话次。

陆云：“肇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鬼窟里作活计。画饼不可充饥。也是草里商量。】

南泉指庭前花，【道恁么。咄！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不干山僧事。咄！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语，不唯截断南泉，亦乃与天下衲僧出气。】

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莫寐语！引得黄莺下柳条。】

陆亘大夫久参南泉，寻常留心于理性中，游泳肇论。一日坐次，遂拈此两句，以为奇特。问云：“肇法师道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肇法师，乃晋时高僧，与生、融、睿，同在罗什门下，谓之四哲。幼年好读庄老。后因写古维摩经，有悟处，方知庄老犹未尽善。故综诸经，乃造四论。庄老意谓：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尔也，同生于虚无之中。庄生大意，只论齐物。肇公大意，论性皆归自己。不见他论中道：“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虽有神有人有贤有圣，各别，而皆同一性一体。古人道：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有则普天普地有，无则普天普地无，是则普天普地是，非则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东西皆可。不可可，但唯我，无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石头因看肇论，至此“会万物为自己”处，豁然大悟，后作一本《参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么问，且道，同什么根？同那个体？到这里，也不妨奇特。岂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岂有恁么事！陆亘大夫恁么问，奇则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极则，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师更西来作么？

南泉答处，用衲僧巴鼻，与他拈出痛处，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如引人向万丈悬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断。尔若平

地上推倒，弥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断。亦如人在梦，欲觉不觉，被人唤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捺糊将去。看他恁么说话，也不妨难会。若是眼目定动活底闻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闻得，翻成毒药。古人道：若于事上见，堕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岩头道：此是向上人活计，只露目前些子，如同电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咒定龙蛇底手脚，到这里也须是自会始得。不见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

看他雪窦颂出。

闻见觉知非一一，【森罗万象无有一法。七花八裂，眼耳鼻舌身意。一时是个无孔铁锤。】

山河不在镜中观。【我这里无这个消息。长者自长、短者自短。青是青、黄是黄，尔向什么处观？】

霜天月落夜将半，【引尔入草了也。遍界不曾藏。切忌向鬼窟里坐。】

谁共澄潭照影寒。【有么有么？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愁人莫向愁人说，说向愁人愁杀人。】

南泉小睡语，雪窦大睡语。虽然作梦，却作得个好梦。前头说一体，这里说不同。

“闻见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若道在镜中观，然后方晓了，则不离镜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莫将镜鉴。若将镜鉴，便为两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山河不在镜中观，且道向什么处观？还会么？

到这里，向“霜天月落夜将半”，这边与尔打并了也，那边尔自相度。还知雪窦以本分事为人么？

“谁共澄潭照影寒。”为复自照？为复共人照？须是绝机绝解，方到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么生？

佛果圓悟禅师碧岩录卷第四【终】

【小東】：老师您还记得我专门问过您这个“如梦相似”么？

后来我想，既然说“天地与我同根”，那还执什么“万物”呢？而陆亘大夫问话之前，就先立了一个“万物

实有”误解，所以才认为“奇特”，南泉说“如梦相似”是结他的心结。可这确实并非是境界啊！

【lvm】：谁说是境界了？

【大手老人】：非境即识，非识即境。识境皆陷人，如何才不陷？

【lvm】：伸出大手托着，怎么会陷！

【心明】：如梦相似

此处不能单独理解“如梦相似”词语，要结合南泉突然手指着花的情景，结合起来理会。

梦生花？花生梦？

相似则相似，是则不是。

【小束】：哦，我是针对那一句说的

老师说我省着于境界……可这哪里是境界啊？

【lvm】：哈哈！不是境界就好，不是就好

【小束】：恩~~也不是这个意思

老师教育的是没错，因为观照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感受，我在看到这个公案之前就有过这种“如梦”的感受……当然，忘记观照的时候是没有了。

我当时只是对《肇论》不感冒，看不大进去，所以不明白南泉怎么这么答呀……

【lvm】：感受，就是境界了。

我当时只是对《肇论》不感冒，看不大进去，所以不明白南泉怎么这么答呀……

＊南泉禅师应机说法，本就是说给对《肇论》很感冒的人听的。

【小束】：哦，难怪您说的着境界是指我随着不喜欢肇论的感受去了。

可即便我不理那样的“不感冒”感受，我还是对《肇论》……

惭愧呀，本来想好好看看，看了四五次，只一次是走马观花大概看完。

现在有三种选择：

- 1，不理这种“感受”，不随他跑，看完肇论
- 2，不理这些感受，放下肇论；
- 3，该干什么干什么，爱看就看看，不爱看就不看。

选哪个呀？

【lvm】：三个都不选，这样最省心。

【心明】：我也说些梦话

陆亘大夫与南泉语话次。

陆云：“肇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鬼窟里作活计。画饼不可充饥。也是草里商量。】

南泉指庭前花，【道恁么。咄！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不干山僧事。咄！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语，不唯截断南泉，亦乃与天下衲僧出气。】

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莫寐语！引得黄莺下柳条。】

此处我对圆悟禅师的批注不理解，请教：

1、【咄！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语，不唯截断南泉，亦乃与天下衲僧出气。】，这分明不肯南泉手段，下转语好吗？我不同意。

如果赞成下转语，请如何道“转语”？

2、【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师此处不正是暗渡金针吗？

很好呀，为什么说“莫把”？

【lvm】：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

1、【咄！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语，不唯截断南泉，亦乃与天下衲僧出气。】，这分明不肯南泉手段，下转语好吗？我不同意。

***哈哈！有什么不好！你不同意，南泉却同意。**

如果赞成下转语，请如何道“转语”？

***“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不干山僧事。”**

2、【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师此处不正是暗渡金针吗？

***莫寐语！**

很好呀，为什么说“莫把”？

***比如“很好呀！好死了！”分明没死，为什么说“死了”？**

【丁零】：啥叫“闻见觉知非一一”？

【lvm】字面意思是：并非闻是闻、见是见、觉是觉、知是知。

【心僧】老师，那请问字外的意思呢？

【lvm】哈哈！那就没意思了

【丁零】最后一转：“无孔铁锤”喻啥哪？

【lvm】那不就是个铁疙瘩么。既没法下嘴，也没法下手。

【丁零】请您锯一下：七花八裂。眼耳鼻舌身意。一时是个无孔铁锤。

【lvm】闻见觉知非一一

七花八裂，眼耳鼻舌身意。——打碎这个“非一一”，就成了“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七花八裂的碎片。

一时是个无孔铁锤。——一句“闻见觉知非一一”，叫人张不开口、下不得手。

【四一】投子不许夜行

垂示云：是非交结处，圣亦不能知；逆顺纵横时，佛亦不能辨。为绝世超伦之士，显逸群大士之能。向冰凌上行，剑刃上走。直下如麒麟头角，似火里莲花，宛见超方，始知同道。谁是好手者？试举看。

【四一】举：

赵州问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有恁么事？贼不打贫儿家。惯曾作客方怜客。】

投子云：不许夜行，投明须到。【看楼打楼，是贼识贼。若不同床卧，焉知被底穿。】

赵州问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投子对他道：“不许夜行，投明须到。”且道是什么时节？无孔笛撞着毡拍版！此谓之验主问，亦谓之心行问。投子、赵州，诸方皆美之，得逸群之辩。二老虽承嗣不同，看他机锋，相投一船。

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筵相待，自过蒸饼与赵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过胡饼与赵州，州礼行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尽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为人。有僧问：“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问：“金锁未开时如何？”答云：“开。”“金鸡未鸣时如何？”答云：“无这个音响。”“鸣后如何？”答云：“各自知时。”投子平生问答总如此。看赵州问：“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他便道：“不许夜行，投明须到。”直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还他向上人始得。

大死底人，都无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长短，到这里只恁么休去。古人谓之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须是透过那边始得。虽然如是，如今人到这般田地，早是难得。或若有依倚、有解会，则没交涉。哲和尚谓之见不净洁。五祖先师谓之命根不断。须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浙中永光和尚道：言锋若差，乡关万里。直须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赵州问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负他所问，只是绝情绝迹，不妨难会，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问在答处，答在问

处。若非投子，被赵州一问，也大难酬对。只为他是作家汉，举着便知落处。颂云：

活中有眼还同死，【两不相知，翻来覆去。若不蕴藉，争辨得这汉缁素。】

药忌何须鉴作家。【若不验过，争辨端的。遇着试与一鉴，又且何妨。也要问过。】

古佛尚言会未到，【赖是有伴。千圣也不传。山僧亦不知。】

不知谁解撒尘沙。【即今也不少。开眼也着，合眼也着。阇黎恁么举，落在什么处？】

“活中有眼还同死”，雪窦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颂。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雪窦道，活中有眼，还同于死汉相似，何曾死！死中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杀尽死人，方见活人；活尽死人，方见死人。

赵州是活底人，故作死问，验取投子。如药性所忌之物，故将去试验相似。所以雪窦道“药忌何须鉴作家”，此颂赵州问处。

后面颂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只这大死底人却活处，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释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须再参始得。所以道：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

雪窦道“不知谁解撒尘沙”，不见僧问长庆：“如何是善知识眼？”庆云：“有愿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据曲录木床上，行棒行喝，竖拂敲床，现神通，作主宰，尽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永寿童子】：老师又撒沙啦。

【Lvm】：蒸饼、胡饼。

【Wt】：老师，这里的蒸饼、胡饼各喻什么？

【永寿童子】：善知识眼睛被迷却了。

【Lvm】：Wt，何不问取【永寿童子】。

【永寿童子】：永寿童不解捏目。

【Lvm】：却解捏饼。

【永寿童子】：老师看他捏得如何？

云门糊饼，禅宗公案名，又作云门胡饼、韶阳糊饼。系云门宗之祖云门文偃禅师与某僧有关‘如何是超佛越祖’一问，所作之机缘问答。碧岩录第七十七则（大四八·二〇四中）：‘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云：“糊饼。”’云门以‘糊饼’（胡麻所制之饼）回答佛意、祖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问，而绝不容以思量分别之余地，即显示超佛越祖之言，除着衣吃饭，屙屎送尿外，别无他意，故即便是超佛越祖之谈，亦无如一个糊饼吃却了事。

【lvm】：哈哈！那个“蒸饼”出自何处？

【永寿童子】：让我吃了。呵呵。

【大侠】：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亦是行尸走肉！

【大侠】：----莫道借尸还魂！

【lvm】：有恁么事？贼不打贫儿家。

【大侠】：奈贼没眼何？

【lvm】：哈哈！气象果然异于往日。

【大侠】：莫叫！贼喊捉贼 1

【lvm】：当止便止。且不可麒麟皮下再露出马脚来。

【心僧】(接【lvm】：哈哈！气象果然异于往日。):
老师不可拿脚镣铐人！

【lvm】：你也异于往日。

【心僧】：哈哈,这老汉脚跟不点地！

【lvm】：更异往日。

【永寿童子】：赵州为何挑食啊？不要蒸饼，却礼胡饼。

【lvm】：蒸饼留给**【永寿童子】**。

【心僧】：胡饼留给谁？

【Lvm】：向楼上看。

【六尘】：老师，我古文水平太差，有现代版的吗？或如何提高我的古文水平？

【Lvm】：恐怕不是单纯的“古文水平”问题。

曾见到有人译过，但已经面目全非、大失内涵、毫无意味了。

【四二】庞老好雪片片

垂示云：单提独弄，带水拖泥；敲唱俱行，银山铁壁。拟议则髑髅前见鬼，寻思则黑山下打坐。明明杲日丽天，飒飒清风匝地。且道古人还有淆讹处么？试举看。

【四二】举：

庞居士辞药山。【这老汉作怪也。】

山命十人禅客相送。至门首，【也不轻他。是什么境界？也须是识端倪底衲僧始得。】

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无风起浪。指头有眼。这老汉言中有响。】

时有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中也！相随来也。果然上钩来。】

士打一掌。【着！果然勾贼破家。】

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里瞠眼。】

士云：汝恁么，称禅客，阎老子未放汝在。【第二杓恶水泼了。何止阎老子，山僧这里也不放过。】

全云：居士作么生？【粗心不改。又是要吃棒。这僧从头到尾不着便。】

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吃棒了呈欸。】

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更有断和句。又与他读判语。】

雪窦别云：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是则是，贼过后张弓，也漏逗不少。虽然如是，要见箭锋相拄，争奈落在鬼窟里了也。】

庞居士参马祖、石头，两处有颂。初见石头，便问：“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声未断，被石头掩却口，有个省处。作颂道：“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青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

后参马祖，又问：“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祖云：“待尔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颂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

为他是作家，后列刹相望，所至竞誉。到药山盘桓既久，遂辞药山。山至重他，命十人禅客相送。是时值雪

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士便掌。全禅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虽行，全禅客怎么酬对，也不是他不知落处。各有机锋，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处，所以落他架下，难出他彀中。

居士打了，更与说道理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雪窦别前语云：“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雪窦怎么，要不辜他问端，只是机迟。庆藏主道：“居士机如掣电，等尔握雪团到几时，和声便应和声打，方始剿绝。”雪窦自颂他打处云：

雪团打，雪团打，【争奈落在第二机。不劳拈出。头上漫漫，脚下漫漫。】

庞老机关没可把。【往往有人不知。只恐不恁么。】

天上人间不自知，【是什么消息？雪窦还知么？】

眼里耳里绝潇洒。【箭锋相拄。眼见如盲，口说如哑。】

潇洒绝，【作么生？向什么处见庞老与雪窦？】

碧眼胡僧难辨别。【达磨出来向尔道什么？打云：阇黎道什么？一坑埋却！】

“雪团打，雪团打，庞老机关没可把。”雪窦要在居士头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边事。雪窦意道：“当时若握雪团打，时居士纵有如何机关，亦难构得。”雪窦自夸他打处，殊不知有落节处。

“天上人间不自知，眼里耳里绝潇洒。”眼里也是雪，耳里也是雪，正住在一色边，亦谓之普贤境界、一色边事，亦谓之打成一片。云门道：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须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这里须是大用现前，针劄不入，不听他人处分。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古人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有什么用处？

雪窦到此颂杀了，复转机道：“只此潇洒绝，直饶是碧眼胡僧也难辨别。”碧眼胡僧尚难辨别，更教山僧说个什么？！

【阿】：庞老走路步子稳，步步下脚不落别处。

【善财】：阿兄却有陷虎之机。

【阿】：财爷欲陷我也。

【Lvm】：哈哈！识得不为冤。

【阿】：哈哈。阿弥陀佛。末学合十致礼！

【善财】：俊哉！

【心明】：雪团打好，还是掉头即走好？

雪窦自夸他打处，殊不知有落节处。

落在何处？

【Lvm】：都不好。

庆藏主道：“居士机如掣电，等尔握雪团到几时，和声便应和声打，方始剿绝。”

【心明】：为什么？

前一个（贼过后张弓）不好，后一个为什么不好？

您当时在场如何应？捂他的嘴？还是把他推倒在雪地里？

【Lvm】：哈哈！这个“为什么”更不好。

前一个（贼过后张弓）不好，后一个为什么不好？

＊如果前一个是贼过后张弓，那么，后一个就是贼来了也不张弓。

您当时在场如何应？

＊他要讨打，不打他能行吗。

捂他的嘴？

***行。**

还是把他推倒在雪地里？

***也行。**

【心僧】：请问老师：

“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青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与“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是同是别？

【lvm】：同者自同，别者自别。

【心僧】：一坑埋却！

【永寿童子】：这个比喻有意思。老师，啥叫“棺木里瞪眼”？

【lvm】：死人还作活人样。

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棺木里瞪眼。】**

【丁零】：老师，为啥云门道：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

【lvm】：看这里：

……正住在一色边，亦谓之普贤境界、一色边事，亦谓之打成一片。云门道：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

【丁零】：哦，转句，是接引之语，

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住色一边事。

那么，半提、全提喻啥？

【峨眉晴风】：全提是什么？

【lvm】：云门能全提：

云门道：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

【峨眉晴风】：不懂，怎么又倒转回去。

【lvm】：云门不肯“转句”，不就是全提么。

【心明】：不提即全提

【lvm】：^o^

【峨眉晴风】：知见未见

也是说：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这与自性法是一是异？达摩祖师说自性微妙难见，而此法不难见，难行。胜曼经说有三种大乘道因，一为得甚深智，是否为见自性如来藏？二为得随顺智，是否为“不提即全提”，也即“凡有所住，皆为非住”，或者“一念不生全体现”？

请教 LVM 老师，如何区分见到的是如来藏还是阿赖耶识。

【lvm】：佛法的名相浩如烟海呀！

您先说说，您现在所见到的，然后再区分。

【峨眉晴风】：是以前所见的

就是上回说的，突然有个心性显露出来，与意识心同时存在，此心性微细，不变，赤裸裸的，大概觉知外境由此心念头所生，外境对他毫无影响。

【lvm】：现在呢？

【峨眉晴风】：现在不见了。

由于不知护念就没有了。我比较相信他是自性，但是昨天看了本论坛的关于阿赖耶识的描述的贴子，又不太自信了，所以要请教清楚，否则以后再碰上时不知是否该保守。

【lvm】：这不是有生有灭的么？

【峨眉晴风】：如果护念下去呢？

一直护念下去，功用渐熟，心意识执着渐淡化，时时就能见到这个心，他是没有生灭相的，见闻觉知同样清楚，一点也不影响他，只影响心意识，只不过平时被心意识盖住而已。胜曼经说：如来藏甚深难知，离心意识，无渐至法可得见。

【lvm】：护念生灭，干什么用啊？

【峨眉晴风】：那什么是不生灭的呢？

如果是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念不生全体现，这个用心意识就能了知的方法，佛也不用费那么大劲说那么多经了。

【lvm】：哦！不怪你，怪我。

我不该夺人所爱。

【四三】洞山无寒暑处

垂示云：定乾坤句，万世共遵；擒虎兕机，千圣莫辨。直下更无纤翳，全机随处齐彰。要明向上钳锤，须是作家炉鞴。且道从上来还有恁么家风也无？试举看。

【四三】举：

僧问洞山：寒暑到来如何回避？【不是这个时节。劈头劈面。在什么处？】

山云：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天下人寻不得。藏身露影。萧何卖却假银城。】

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赚杀一船人。随他转也。一钓便上。】

山云：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真不掩伪，曲不藏直。临崖看虎兕，特地一场愁。掀翻大海，踢倒须弥，且道洞山在什么处？】。

黄龙新和尚拈云：洞山袖头打领，腋下剜襟，争柰这僧不甘。如今有个出来问黄龙，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

诸人且道，洞山圈绩落在什么处？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

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覩面更无真，休更迷头还认影。

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

偏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还同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气。

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浮山远录公，以此公案。为五位之格。若会得一则，余者自然易会。岩头道：“如水上葫芦子相似，捺着便转，殊不消丝毫气力。”曾有僧问洞山：“文殊普贤来参时如何？”山云：“赶向水牯牛群里去。”僧云：“和尚入地狱如箭。”山云：“全得他力。”

洞山道“何不向无寒暑处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此是正中偏。虽正却偏，虽偏却圆。曹洞录中，备载子细。若是临济下，无许多事，这般公案直下便会。

有者道“大好无寒暑。”有什么巴鼻！古人道：“若向剑刃上走则快，若向情识上见则迟。”不见僧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待无人来，向尔道。”遂入园中行。僧云：“此间无人，请和尚道。”微指竹云：“这一竿竹得恁么长，那一竿竹得恁么短。”其僧忽然大悟。

又曹山问僧：“恁么热，向什么处回避？”僧云：“镬汤炉炭里回避。”山云：“镬汤炉炭里如何回避？”僧云：“众苦不能到。”看他家里人，自然会他家里人说话。雪窦用他家里事颂出：

垂手还同万仞崖，【不是作家，谁能辨得。何处不圆融。王敕既行，诸侯避道。】

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处有今日。作么生两头不涉。风行草偃，水到渠成。】

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切忌认影。且莫当头。】

忍俊韩卢空上阶。【不是这回。蹉过了也。逐块作什么？打云：尔与这僧同参。】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视云霄；若出世，便灰头土面。目视云霄即是万仞峰头，灰头土面即是垂手边事。有时灰头土面即在万仞峰头，有时万仞峰头即是灰头土面。其实入廨垂手，与孤峰独立一般。归源了性与差别智无异，切忌作两橛会。所以道“垂手还同万仞崖”，直是无尔凑泊处。

“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时，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颂洞山答处。

后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韩卢空上阶。”此正颂这僧逐言语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马、无底篮、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大纲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圆影。洞山答道“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其僧一似韩卢逐块，连忙上阶捉其月影相似，又问：“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闍黎，热时热杀闍黎。”如韩卢逐块走到阶上，又却不见月影。韩卢乃出《战国策》，云：韩氏之卢，骏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卢方能寻其兔。雪窦引以喻这僧也。

只如诸人，还识洞山为人处么？

良久云：讨甚兔子！

【宏释居士】：某甲有一问，且请齐老师以及诸位同修指教？

如何是‘寒时寒杀闍黎，热时热杀闍黎？’今问且莫谈禅吐偈，就教理请诸位试道一个看如何？

【lvm】：“无寒暑处”且置，先请居士说说有没有“闍黎”。

【宏释居士】：吾未隐瞒

【lvm】：哈哈！那我就隐瞒了。

【宏释居士】：不逐我话下语句如何道？

【lvm】：半句多。

【心僧】：请问老师：

洞山道“何不向无寒暑处去”，此是偏中正。

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闍黎，热时热杀闍黎。”此是正中偏。

虽正却偏，虽偏却圆。曹洞录中，备载子细。若是临济下，无许多事，这般公案直下便会。

以上那么道，洞山临济有什么不同啊？

【lvm】：喝！

这一喝，

如金刚王宝剑耶？

如踞地金毛师子耶？

如探竿影草耶？

不作一喝用耶？

【心僧】：哈哈,果然不同！

【lvm】：也有同处：

金刚王宝剑——正中偏。

踞地金毛师子——偏中正。

探竿影草——正中来。

一喝不作一喝用——偏中至。

还有个“兼中到”如何处理呀？

【心僧】：喝！老师好打 30 棒!!!

【lvm】：莫鲁莽！

【心僧】哈哈,果然瞒老师不得：

我们那就煮茶相叙吧！

【lvm】：^o^

【永寿童子】：夏日炎炎，老师和师兄们要注意防暑。

【lvm】：兼中到。

【永寿童子】：喝！

不是要喝水，是大喝一声的意思。^_^

【lvm】：看楼上：<网址>（如金刚王宝剑耶？如踞地金毛狮子耶？如探竿影草耶？不作一喝用耶？）

【丁零】：喝！

是请老师喝茶的意思。

【lvm】：^o^

【四四】禾山四解打鼓

【四四】举：

禾山垂语云：“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天下衲僧跳不出。无孔铁锤。一个铁橛子。】

过此二者，是为真过。”【顶门上具一只眼。作什么？】

僧出问：如何是真过？【道什么！一笔勾下。有一个铁橛子。】

山云：解打鼓。【铁橛！铁蒺藜！确确。】

又问：如何是真谛？【道什么！两重公案。又有一个铁橛子。】

山云：解打鼓。【铁橛！铁蒺藜！确确。】

又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道什么！这个坵圾堆。三段不同。又一个铁蒺藜子。】

山云：解打鼓。【铁橛！铁蒺藜！确确。】

又问：向上人来时如何接？【道什么！遭他第四杓恶水来也。又有一个铁橛子。】

山云：解打鼓。【铁橛！铁蒺藜！确确。且道落在什么处？朝到西天，暮归东土。】

禾山垂示云：“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是为真过。”此一则语，出《宝藏论》。学至无学，谓之绝学。所以道：浅闻深悟，深闻不悟，谓之绝学。一宿觉道：“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习学既尽，谓之“绝学无为闲道人”。及至绝学，方始与道相近。直得过此二学，是谓真过。

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语问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谓言无味、语无味。欲明这个公案，须是向上人，方能见此语不涉理性，亦无议论处，直下便会，如桶底脱相似，方是衲僧安稳处，始契得祖师西来意。所以云门道：雪峰辊毬、禾山打鼓、国师水碗、赵州吃茶，尽是向上拈提。又问：“如何是真谛？”山云：“解打鼓”真谛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谛万物俱备。真俗无二，是圣谛第一义。又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难，少有人到。又问：“向上人来时如何接？”山云：“解打

鼓。”向上人，即是透脱洒落底人。此四句语，诸方以为宗旨，谓之“禾山四打鼓”。

只如僧问镜清：“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头佛法？”清云：“元正启祚，万物咸新。”僧云：“谢师答话。”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话，有十八般失利。

又僧问净果大师：“鹤立孤松时如何？”果云：“脚底下一场懨罗。”又问：“雪覆千山时如何？”果云：“日出后一场懨罗。”又问：“会昌沙汰时，护法神向什么处去？”果云：“三门外两个汉一场懨罗。”诸方谓之“三懨罗”。

又保福问僧：“殿里是什么佛？”僧云：“和尚定当看。”福云：“释迦老子。”僧云：“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又问僧云：“尔名什么？”僧云：“咸泽。”福云：“或遇枯涸时如何？”僧云：“谁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又问僧：“尔作什么业，吃得恁么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势。僧云：“和尚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又问浴主：“浴锅阔多少？”主云：“请和尚量看。”福作量势。主云：

“和尚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诸方谓之“保福四瞒人”。

又如“雪峰四漆桶”……皆是从上宗师，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机。雪窦后面引一落索，依云门示众，颂出此公案：

一拽石，【寰中天子敕。癡儿牵伴。向上人恁么来。】

二般土，【塞外将军令。两个一状领过。同病相怜。】

发机须是千钧弩。【若是千钧，也透不得。不可轻酬。岂为死虾蟆！】

象骨老师曾辊毬，【也有人曾恁么来。有个无孔铁锤。阿谁不知。】

争似禾山解打鼓。【铁橛子。须还这老汉始得。一子亲得。】

报君知，【雪窦也未梦见在。雪上加霜。尔还知么！】

莫莽卤，【也有些子。儺儺侗侗。】

甜者甜兮苦者苦【谢答话。错下注脚。好与三十棒。
吃棒得也未？便打。依旧黑漫漫。】

归宗，一日普请拽石。宗问维那：“什么处去？”维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从汝拽，即不得动着中心树子。”

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转土。木平有颂示众云：“东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辞三转泥。嗟汝在途经日久，明明不晓却成迷。”后来有僧问云：“三转内即不问，三转外事作么生？”平云：“铁轮天子寰中敕。”僧无语，平便打。

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发机须是千钧弩。”雪窦以千钧之弩喻此话，要见他为人处。三十斤为一钧，一千钧则三万斤。若是豺龙虎狼猛兽，方用此弩。若是鷓鴣小可之物，必不可轻发。所以千钧之弩，不为鼯鼠而发机。

“象骨老师曾辊毬”，即雪峰一日见玄沙来，三个木毬一齐辊，玄沙便作斫牌势，雪峰深肯之。虽然总是全机大用处，俱不如禾山解打鼓，多少径截，只是难会。所以雪窦道：“争似禾山解打鼓。”

又恐人只在话头上作活计，不知来由，莽莽卤卤。所以道：“报君知，莫莽卤”，也须是实到这般田地始得。若要不莽卤，“甜者甜兮苦者苦。”雪窦虽然如是拈弄，毕竟也跳不出。

【阿】：喝！——鼓打也。

【大侠】：打鼓是一种娱乐活动吗？

【lvm】：岂不闻“暮鼓晨钟”么。

【心僧】：老师，你跳得出么？

若要不莽卤，“甜者甜兮苦者苦。”雪窦虽然如是拈弄，毕竟也跳不出。

*哈哈，莫说雪窦，便是十方诸佛亦跳不出。诸仁可知为何么？“甜者甜兮苦者苦”。

【lvm】：你若跳得进，我便跳得出。

【心僧】：哈哈，老师却解打鼓！

【lvm】：你也不得无分。

【zxb】：某甲上前捶破禾山鼓。

【lvm】：哈哈！你不怕禾山鼓捶破你么？

【HEARTinHEART】：齐老师，末学有一事不明——
—>

原文如下：

又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

山云：“解打鼓。”

即心即佛即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难，少有人到。

这最后一句

“即心即佛即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难，少有人到。”如何解啊？

请老师慈悲开示。

【lvm】：这个容易：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离心无佛，离佛无心。

这个却难：心也不可得！

【HEARTinHEART】：若如此，更有一事未明！？

大梅法常禅师的公案如下：

……………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

若言非心非佛，马祖为何却肯大梅？？

【lvm】：哦？你的意思是大梅只要“即心是佛”，不要“非心非佛”么？

冤死大梅了！

【HEARTinHEART】：可否这么解？

非心非佛是对执着即心即佛者而说——>心亦不可得，佛亦不可得

在大梅而言，非心非佛就是即心即佛——>即心是佛亦不可得

【lvm】：冤死的又何止大梅！

【铁扫帚】：“雪峰四漆桶”尚缺其二，请查出者补之。

《碧岩录》

【五】举：雪峰示众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

颂曰：牛头没，马头回，曹溪镜里绝尘埃。打鼓看来君不见，百花春至为谁开！

《明觉禅师语录》

雪峰问僧。见说大德曾为天使来是否。

云不敢。

峰云。争解与么来。

僧云。仰慕道德。岂惮关山。

峰云。汝犹醉在出去。

僧便出。

峰乃召大德。僧回首。

峰云。是什么。

僧亦云是什么。

峰云。者漆桶。

僧无语。

峰却顾谓镜清云。好箇师僧。向漆桶里着到。清云。和尚岂不是据款结案。峰云。也是我寻常用底。忽若唤回是什么。被他道者漆桶。又作么生。清云。成何道理。峰云。我与么及伊。尔又道据款结案。他与么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什么时节。其间有得不得。清云。不见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此之人翻成毒药。师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气相合。知者谓粉骨碎身。此恩难报。不知者谓扶高抑下。临危悚人。毒药醍醐千载龟鉴。还会么。者漆桶。

明觉禅师语录卷第三

【lvm】：请看雪峰参投子：

师（投子大同禅师）指庵前一片石谓雪峰云：“三世诸佛总在里许。”雪峰云：“须知有不在里许者。”师云：“不快漆桶。”

师（投子大同禅师）与雪峰游龙眠。路有两条。峰问云：“那个是龙眠路？”师以杖子指之。峰云：“东土西去。”师云：“不快漆桶。”

雪峰一日哭入庵。师便起身立。峰伫思。被师推出。
问：“一槌便成时如何？”师云：“不是性躁汉。”学
云：“不假一槌时如何？”师云：“漆桶。”

雪峰又问：“此间还有人参也无？”师将旒头抛向面
前。峰云：“恁么则当处掘去也。”师云：“不快漆
桶。”

——《古尊宿语录》

【铁扫帚】：哈，我比漆桶还差，居然连四个漆桶也
分不清。

【lvn】：那就打破漆桶可也。

【铁扫帚】：破梦幻影无需锤，一言惊醒梦中人。

【铁扫帚】：资料补充：（法）演和尚语录-----
《古尊宿语录》

上堂云：“目连双足越坑。

大迦叶聆箏起舞。

毕陵迦诃骂河神。

迦留陀夷埋身粪壤。

此事教中一一有出处。总道是习气。败如祖师门下。

达磨九年面壁。秘魔擎杈。

禾山打鼓。

石巩弯弓。

雪峰辊球。

国师水碗。

归宗拽石。

德山入门便棒。

临济入门便喝。

无业才有人问便道莫妄想。且道是个什么？众中还有久参先德天下横行具顶门上眼底衲僧么？出来为白云证据。也要畅快平生。有么有么？若无。三十年后此话大行。且道毕竟如何？朱夏火云归碧洞。清秋危露滴金盘。

【丁零】：老师，“一场懣罗”喻啥？

【lvm】：懣罗，大概是无趣、无聊的意思。

【四五】赵州七斤布衫

垂示云：要道便道，举世无双。当行即行，全机不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疾焰过风，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钳锤，未免亡锋结舌。放一线道，试举看。

【四五】举：

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搵着这老汉。堆山积岳。切忌向鬼窟里作活计。】

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纵八横。拽却漫天网。还见赵州么？衲僧鼻孔曾拈得。还知赵州落处么？若这里见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水到渠成，风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尔脚跟下。】

若向一击便行处会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时穿却，不奈尔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踌躇，老僧在尔脚跟下。佛法省要处，言不在多，语不在繁。只如这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若向语句上辨，错认定盘星。不向语句上辨，争奈却恁么道！这个公案，虽难见却易会，虽易会却

难见。难则银山铁壁，易则直下惺惺，无尔计较是非处。此话与普化道“来日大悲院里有斋”话，更无两般。

一日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僧云：“和尚莫将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将境示人。”看他恁么，向极则转不得处转得，自然盖天盖地。若转不得，触途成滞。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无？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说心说性，说玄说妙。若道他无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负尔问头。岂不见僧问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这个冬瓜如许大。”又僧问古德：“深山悬崖迴绝无人处，还有佛法也无？”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里佛法？”古德云：“石头大底大、小底小。”看这般公案，諝讹在什么处？雪窦知他落处，故打开义路，与尔颂出：

编辟曾挨老古锥，【何必拶着这老汉。挨拶向什么处去？】

七斤衫重几人知。【再来不直半分钱。直得口似匾担。又却被他赢得一筹。】

如今抛掷西湖里，【还雪窦手脚始得。山僧也不要。】

下载清风付与谁。【自古自今。且道雪窦与他酬唱，
与他下注脚。一子亲得。】

十八问中，此谓之编辟问。雪窦道“编辟曾挨老古锥”，编辟万法，教归一致。这僧要挨拶他赵州。

州也不妨作家，向转不得处有出身之路，敢开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雪窦道：“这个七斤布衫，能有几人知？”

“如今抛掷西湖里”，万法归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时抛在西湖里。雪窦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

“下载清风付与谁。”此是赵州示众。尔若向北来，与尔上载。尔若向南来，与尔下载。尔若从雪峰云居来，也是个担板汉。雪窦道：如此清风堪付阿谁！上载者，与尔说心说性，说玄说妙，种种方便。若是下载，更无许多义理玄妙。有底担一担禅，到赵州处，一点也使不着，一时与他打叠，教洒洒落落无一星事，谓之悟了还同未悟时。

如今人尽作无事会。有底道：“无迷无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时，达磨未来此土时，不可不恁么

也。用佛出世作什么！祖师更西来作什么！总如此，有什么干涉！也须是大彻大悟了，依旧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万法悉皆成现，方始作个无事底人。不见龙牙道：“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

只如赵州这个七斤布衫话子，看他古人恁么道，如金如玉。山僧怎么说，诸人怎么听，总是上载。且道：作么生是下载？

三条椽下看取！

【心明】参考资料：汾阳十八问

一、请益问：学者有所请益而问也，例如僧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州云：“殿里底。”（英译复举“祖师西来意”、“佛法的大意”以及“如何是法”等等例子，但只列问题，未附答语。）

二、呈解问：学者自呈见解而问也，例如，僧问龙牙：“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时如何？”牙云：“道者合如是。”（英译举例云：僧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看！”）

三、察辨问：审察辨别而问也，例如，僧问临济：“举人有一问在和尚处时如何？”济云：“速道！速道！”们拟议，济便打。（英译举例云：僧问桐峰庵主：“忽遇猛虎来时如何？”主作虎啸势，其僧便作怕势，主大笑。）

四、投机问：相投针窍穷而问也（英译大意云：问者对他自己的悟处仍有所疑而表示请求印证之意也），例如，僧问天皇：“疑情未息时如何？”皇云：“守一非真。”

五、偏僻问：偏枯僻执而问也（英译大意云：学者急于查出师家的态度也），例如，僧问：“鹤立枯松时如何？”等等（英译举例云：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

六、心行问：表心行而问也（英译大意云：学者不知如何进修而问也），例如，僧问兴化：“学人皂白未分，乞师指示！”化随声便打。

七、探拨问：探求寻拨而问也（英译加附说明云：当禅刹遍布各地、禅僧到处寻师访道之时，此种问去必然曾经流行一时），例如，僧问风穴：“不会的人为什么不疑？”穴云：“灵龟行陆地，争免曳泥踪？”

八、不会问：不会个事，直吾而问也（英译说明云：此与第六英似乎无甚差别），例如，僧问玄沙：“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沙云：“你还闻门外水声么？”僧云：“闻。”沙云：“从这里入！”

九、擎担问：自擎担所见而问也（英译说明云：学者对禅已有自己的见地，想看看师家如何看待他的见地），便如，僧问老宿：“世智辨聪，不要拈出，还我活头来！”宿便打。

二、置问：自置一问头而问也，例如僧问云门：“一瞠目不见边际时如何？”门云：“一见。”（亦作“鉴”）

十一、故问：高为一故而问也（英译说明云：内含经意之问也），例如僧问首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不识？”山云：“识。”

十二、别问：别借一端而问也（英译说明云：借一个已知的事实而问也，例如僧问风穴：“大海有珠，如何取得？”穴云：“罔众到时光灿灿，离难娄行处浪滔天！”英译附加说明云：您愈想抓住他，它走得愈远；你愈想看清它，它显得愈模糊）

十三、实问：以其实理而问也（英译说明云：从直接观察而得的一个事实为端而问也，）例如：僧问三圣：“学人只见和尚是僧，如何是佛、是法？”圣云：“是佛，是法，汝知之乎？”

十四、假问：假此一端而问也（英译说明云：含有一个假定例子的问话也）例如，僧问径山：“这个殿里的佛像，哪个是佛？”山云：“这个殿里的。”

十五、审问：审察基理而问也（英译说明云：具体表现一个真正的疑惑而问也），例如，僧问祖师：“一切诸法本来有，啊个是天？”师云：“汝问甚分明，何劳更问吾？”

十六、征问：征考而问也（英译说明云：带有挑战意图的问题也），例如，僧问睦州：“祖师西来，当为何事？”州云：“你道为何事？”僧无语，州便打。

十七、明问：明白直截而问也，例如，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

十八、默问：默然不语而问也（英译说明云：不以语言表示而问也），例如，外道到佛处，无言而立。佛言：“甚多，外道！”外云：“世尊大慈大悲，令我得也。”

【心明】：此处“如今人尽作无事会”指什么情形？

【lvm】：接着读就知道了：

有底道：“无迷无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时，达磨未来此土时，不可不恁么也。用佛出世作什么！祖师更西来作什么！总如此，有什么干涉！也须是大彻大悟了，依旧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万法悉皆成现，方始作个无事底人。不见龙牙道：“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

【心明】：看来是对比“乃至一切万法悉皆成现，方始作个无事底人”。

【lvm】：你若把这句话摘出来，这么说不宜误解：

依旧一切万法悉皆成现，方始作个无事底人。

【心明】：我的那个，差之毫厘却容易误解千里。

依旧，依旧……

【心僧】：哈哈！赵州老这一答比王老师的平常心是道更胜一筹！

诸仁且道，胜在什么处？

【善财】：一个在险峻处见平实，一个在平实中出险峻。

姑且这么说吧。

【心僧】：哈哈！财兄却比二老低一筹！

【善财】：嘻嘻，这个货郎倒懂得些斤两。

【心僧】：哈哈！

【莲农】（接【心僧】：赵州老这一答比王老师的平常心是道更胜一筹！诸仁且道，胜在什么处？）：心僧这一道，又比老赵老王更胜一筹了也！

【心僧】：哈哈！你也不得无分！

【善财】：呵呵，还有赵州的朋友么？问个问题，是不是赵州没布料——

为什么老赵的布衫却要在青州做？

【lvm】哈哈！可别忘了“赵州八十犹行脚”。

【心僧】：老师也不可为赵州老强词夺理！

【lvm】：现时所穿的背心却连七两也不够。

【善财】：出两身白汗，估计就有七两了。

【lvm】：^o^

【四六】镜清门外何声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圣；片言可折，去缚解粘。如冰凌上行，剑刃上走，声色堆里坐，声色头上行。纵横妙用则且置，刹那便去时如何？试举看：

【四六】举：

镜清问僧：门外是什么声？【等闲垂一钩。不患聋，问什么！】

僧云：雨滴声。【不妨实头。也好个消息。】

清云：众生颠倒，迷己逐物。【事生也！惯得其便。饶钩搭索，还他本分手脚。】

僧云：和尚作么生？【果然纳败缺。转枪来也，不妨难当。却把枪头倒刺人。】

清云：泊不迷己。【咄！直得分疏不下。】

僧云：“泊不迷己”意旨如何？【拶着这老汉。逼杀人。前箭犹轻后箭深。】

清云：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养子之缘。虽然如是，德山临济向什么处去？不唤作雨滴声，唤作什么声？直得分疏不下。】

只这里也好荐取。古人垂示一机一境，要接人。一日镜清问僧：“门外是什么声？”僧云：“雨滴声。”清云：“众生颠倒，迷己逐物。”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鶉鴒声。”清云：“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蛇咬虾蟆声。”清云：“将谓众生苦，更有苦众生。”此语与前头公案，更无两般。衲僧家于这里透得去，于声色堆里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声色所拘。这般公案，诸方谓之煅炼语。若是煅炼，只成心行，不见他古人处。亦唤作透声色：一明道眼，二明声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细，争奈有窠臼在。

镜清恁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雨滴声。”却道：“众生颠倒，迷己逐物。”人皆错会，唤作故意转人，且得没交涉！殊不知镜清有为人底手脚，胆大不拘一机一境，忒杀不惜眉毛。镜清岂不知是雨滴声，何消更问！须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验这僧。这僧也善挨拶，便道：“和尚又作么生？”直得镜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洎

不迷己。”其僧迷己逐物，则故是，镜清为什么也迷己？须知，验他句中便有出身处。这僧太懵懂，要剿绝此话。更问道：“只个‘泊不迷己’意旨如何？”若是德山临济门下，棒喝已行，镜清通一线道，随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虽然恁么，古人道：“相续也大难。”他镜清只一句，便与这僧明脚跟下大事。

雪窦颂云：

虚堂雨滴声，【从来无间断。大家在这里。】

作者难酬对。【果然不知。山僧从来不是作者。有权有实有放有收。杀活擒纵。】

若谓曾入流，【刺头入胶盆。不唤作雨满声，唤作什么声！】

依前还不会。【山僧几曾问尔来？这漆桶！还我无孔铁锤来。】

曾不会，【两头坐断，两处不分。不在这两边。】

南山北山转雾霏。【头上脚下。若唤作雨声则瞎！不唤作雨声，唤作什么声！到这里须是脚踏实地始得。】

“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若唤作雨声，则是迷己逐物。不唤作雨声，又如何转物！到这里，任是作者也难酬对。所以古人道：“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又，南院道：“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

“若谓曾入流，依前还不会。”教中道：“初于闻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声，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声，也不是。前头颂“两喝与三喝，作者知机变。”正类此颂。若道是入声色之流，也不是；若唤作声色，依前不会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

会与不会，南山北山转雾霏也。

【心明】：“出身犹可易”，是什么意思？

【LVM】：就拿你问的“什么意思”来说吧：

“出身犹可易”还容得你这么问。

“脱体道应难”就容不得了。

【心明】：像是手段方法的不同。

比如：问什么是佛性？

答：1、金木水火土---“出身犹可易”还容得你这么问。

2、棍棒打出——“脱体道应难”就容不得了。

【LVM】：哈哈！分明未脱体。

【心明】：嘻嘻，还不习惯裸奔。

【LVM】：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

【莲明】：此是“出身犹可易”，还请老师道句“脱体道应难”。

【LVM】：别下套！

【莲明】：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

【LVM】：哈哈！便宜可拣，乖不可卖。

【莲明】：老师也不得无份.^0^

【四七】云门六处不收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地何言哉，万物生焉。向四时行处，可以见体；于万物生处，可以见用。且道向什么处见得衲僧？离却言语动用行住坐卧，并却咽喉唇吻，还辨得么？

【四七】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着。千圣跳不出。漏逗不少。】

门云：六不收。【斩钉截铁。八角磨盘空里走。灵龟曳尾。朕兆未分时荐得，已是第二头；朕兆已生后荐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语上辨得，且喜没交涉。】

云门道“六不收”，直是难构。若向朕兆未分时构得，已是第二头；若向朕兆已生后荐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着。且毕竟以何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闻举着，别起便行。苟或伫思停机，伏听处分。

太原孚上座本为讲师，一日登座讲次，说法身云：“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有一禅客，在座下闻之失笑。

孚下座云：“某甲适来有甚短处，愿禅者为说看。”禅者云：“座主只讲得法身量边事，不见法身。”孚云：“毕竟如何即是？”禅者云：“可暂罢讲于静室中坐，必得自见。”孚如其言。一夜静坐，忽闻打五更钟，忽然大悟，遂敲禅者门云：“我会也。”禅者云：“尔试道看。”孚云：“我从今日去，更不将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

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

又，僧问夹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无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无瑕。”

云门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尘六识，此六皆从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么情解，且喜没交涉，更带累云门！要见便见，无尔穿凿处！不见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他答话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须具三句。更不辜负尔问头，应时应节，一言一句一点一画，不妨有出身处。所以道：一句透，千句万句一时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师？放尔三十棒！

雪窦颂云：

一二三，四五六，【周而复始。滴水滴冻。费许多工夫作什么！】

碧眼胡僧数不足。【三生六十劫。达磨何曾梦见。阇黎为什么知而故犯？】

少林谩道付神光，【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从头来已错了也。】

卷衣又说归天竺。【赚杀一船人。懣罗不少。】

天竺茫茫无处寻，【在什么处，始是太平？如今在什么处？】

夜来却对乳峰宿。【刺破尔眼睛！也是无风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尔三十棒。】

雪窦善能于无缝罅处出眼目，颂出教人见。云门道“六不收”，雪窦为什么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数不足。所以道“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须是还他屋里儿孙始得。适来道，一言一句，应时应节。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师道：“释迦牟尼佛，下贱客作儿。庭前柏树子，一二三四五。”若向云门言句下谛当见得，相次到这境界。

“少林谩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后来，又道归天竺。达磨葬于熊耳山之下，时宋云奉使西归，在西岭见达磨手携只履归西天去，使回奏圣，开坟惟见遗下一只履。雪窦道：其实此事作么生分付？既无分付，“卷衣又说归天竺”，且道为什么？

此土却有二三，递相恁么传来。这里不妨諠讹，也须是构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么处？师便打云：瞎！

【心明】：如何是化身？

【Lvm】：不收六。

【雪山童子】：请问老师？

传心法要：师云。若是上根人。何处更就人觅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

请问老师：这个“法法何状”是什么意思呀？

【Lvm】：“法法何状”——这些法都是什么形状啊？意即法法不可得。

【雪山童子】：谢老师！原来前面有解呀！

法法何状--何处更就人，觅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

问曰：如何是法身？云门曰：“六不收。”

临济祖师说：“一念清净心光即法身佛。”

黄檗祖师曰：“若是上根人。何处更就人觅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又云：“若不觅便休。”

【心明】：怎么说“卷衣又说归天竺”？

【lvm】：这就是“只履西归”的典故。

达磨葬于熊耳山之下，时宋云奉使西归，在西岭见达磨手携只履归西天去，使回奏圣，开坟惟见遗下一只履。

【丁零】：老师，“三生六十劫”啥典故呀？您可别也来个不收六啊

【lvm】：就象现在的口头语：老鼻子了！

【丁零】：老师：知、会都是第二首了，为啥道：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

【lvm】：那就说成“只许老胡第一首，不许老胡第二首”好了。

【丁零】：为啥说达磨何曾梦见？

【Lvm】：为评他“碧眼胡僧数不足”。

【丁零】：与碧眼爷爷不相干。分明是雪窦何曾梦见嘛，嘻嘻

【zxb】：请问老师，如何是“法身量边事”？

【Lvm】：也就是才到法身边。

【永寿童子】（接【zxb】：请问老师，如何是“法身量边事”？）：露似珍珠月似弓。

【心僧】：请问童子：如何是法身向上事？

【永寿童子】：一杆明月钓秋风。

【Zxb】：“朕兆未分时荐得，已是第二头”，如何落得第一头？

【Lvm】：朕兆未分时。

【Zxb】：老师一语千金不换。顶礼真善知识。

【Lvm】：无言便议得，无心便荐得，无欲便求得。

【心僧】：老师，您不是也想让小僧闻之失笑吧。

【Lvm】：那你也笑得。

【宏释居士】（接【Lvm】：朕兆未分时。）：已是第二头。

【善财】：权作第一头好了。

【心僧】：哈哈!这岂不是第三头了。

【善财】：哈~你也会举一反三啊!

【觉明】：老师，六不收便如何?

【lvm】：有这个“如何”在，七八也收了。

【四八】上座翻却茶铫

【四八】举：

王太傅入招庆。煎茶。【作家相聚，须有奇特。等闲无事，大家着一只眼。惹祸来也。】

时朗上座与明招把铫。【一火弄泥团汉。不会煎茶，带累别人。】

朗翻却茶铫。【事生也。果然。】

太傅见，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果然祸事。】

朗云：“捧炉神。”【果然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

太傅云：“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却茶铫？”【何不与他本分草料！事生也。】

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错指注。是什么语话！杜撰禅和，如麻似粟。】

太傅拂袖便去。【灼然作家。许他具一只眼。】

明招云：“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杜-土+埋](椿皆切,枯木根)。”【更与三十棒。这独眼！龙只具一只眼。也须是明眼人点破始得。】

朗云：“和尚作么生？”【拶着。也好与一拶。终不作这般死郎当见解。】

招云：“非人得其便。”【果然只具一只眼。道得一半。一手抬一手搦。】

雪窦云：“当时但踏倒茶炉。”【争奈贼过后张弓。虽然如是，也未称德山门下客。一等是泼郎泼赖。就中奇特。】

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

王太傅知泉州，久参招庆。一日因入寺，时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铫。太傅也是个作家，才见他翻却茶铫，便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不妨言中有响，争奈首尾相违，失却宗旨，伤锋犯手。不惟辜负自己，亦且触忤他人。这个虽是无得失底事，若拈起来，依旧有亲疏、有皂白。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个活处。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

据朗上座恁么道，如狂狗逐块，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他。

明招云：“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杜-土+埋]。”野[杜-土+埋]即是荒野中火烧底木橛，谓之野[杜-土+埋]，用明朗上座不向正处行，却向外边走。朗拶云：“和尚又作么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处，亦不辜负他所问。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

汾山哲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夺璧，直得须鬓衡冠。盖明招忍俊不禁，难逢其便。大汾若作朗上座，见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铏，呵呵大笑。何故？见之不取，千载难逢。

不见宝寿问胡钉铰云：“久闻胡钉铰，莫便是否？”胡云：“是。”寿云：“还钉得虚空么？”胡云：“请师打破将来。”寿便打。胡不肯。寿云：“异日自有多口阿师，为尔点破在。”胡后见赵州，举似前话。州云：“尔因什么被他打？”胡云：“不知过在什么处？”州云：“只这一缝，尚不奈何，更教他打破虚空来！”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钉这一缝。”胡于是有省。

京兆米七师行脚归，有老宿问云：“月夜断井索，人皆唤作蛇。未审七师见佛时，唤作什么？”七师云：“若有所见，即同众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

忠国师问紫璘供奉：“闻说供奉解注《思益经》，是否？”奉云：“是。”师云：“凡当注经，须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会意，争敢言注经！”师遂令侍者将一碗水、七粒米、一只箸在碗上，送与供奉，问云：“是什么义？”奉云：“不会。”师云：“老师意尚不会，更说甚佛意！”

王太傅与朗上座，如此话会不一。雪窦末后却道“当时但与踏倒茶炉。”明招虽是如此，终不如雪窦。雪峰在洞山会下作饭头，一日淘米次，山问：“作什么？”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时去。”山云：“大众吃个什？”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缘不在此。”虽然恁么，争似雪窦云“当时但与踏倒茶炉”。一等是什么时节，到他用处，自然腾今焕古，有活脱处。颂云：

来问若成风，【箭不虚发。偶尔成文。不妨要妙。】

应机非善巧。【弄泥团汉。有什么限！方木逗圆孔。
不妨撞著作家。】

堪悲独眼龙，【只具一双眼。只得一椽。】

曾未呈牙爪。【也无牙爪可呈。说什么牙爪！也不得
欺他。】

牙爪开，【尔还见么？雪窦却较些子。若有恁么手
脚，踏倒茶炉。】

生云雷，【尽大地人一时吃棒。天下衲僧无著身处。
旱天霹雳。】

逆水之波经几回。【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

“来问若成风，应机非善巧。”太傅问处，似运斤成风。此出《庄子》，郢人泥壁，余一少窍，遂圆泥掷补之。时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补窍甚巧。我运斤为尔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蝇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运斤，成风而斲之，尽其泥而不伤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谓二俱巧妙。朗上座虽应其机，语无善巧。所以雪窦道“来问若成风，应机非善巧。”

“堪悲独眼龙，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争奈未有拏云攫雾底爪牙，雪窦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气。雪窦暗去合他意，自颂他“踏倒茶炉”语。

“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经几回。”云门道：“不望尔有逆水之波，但有顺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妄。”朗上座与明招语句似死，若要见活处，但看雪窦踏倒茶炉。

【铁扫帚】问：“茶炉下是什么？”请各位接一句，不许塌翻茶炉。

【lvm】答：丙丁童子。

【莲农】答：扫帚一只眼！

【心明】答：是你！水深火热之中。

【丁零】：什么叫：忍俊不禁，难逢其便？

【lvm】：难得见到这么可笑的事，令其忍不住要笑。

【丁零】：何谓“一手抬一手搦”？

【lvm】：也就是一面褒一面贬。

【心僧】：请问老师：哪面褒？哪面贬？

【lvm】：哦！与宗风有关。

一手抬——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

一手搦——却去江外打野[杜-土+埋]。

【心僧】：哈哈～～

【小蚂蚁】：还有啊，老师：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却茶铫？

【lvm】：捧炉不如捧人。

【zxb】：阿弥陀佛，妙！

老师，那如何是捧人？

【lvm】：这么捧：念一声阿弥陀佛，喊一声妙。

【zxb】：阿弥陀佛

【丁零】：老师，啥叫“见之不取，千载难逢。”？

【lvm】：花开堪折只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丁零】：俊狗咬人不露牙

【zxb】：请问老师如何是花开堪折？如何是无花时？

【lvm】：堪折不折——见之不取

无花待花——千载难逢

【zxb】：是花自有开谢在，折之何益？

【lvm】：折之何益？

莫被折枝瞒！

【四九】三圣透网金鳞

垂示云：七穿八穴，揜鼓夺旗。百匝千重，瞻前顾后。踞虎头收虎尾，未是作家。牛头没马头回，亦未为奇特。且道过量底人来时如何？试举看。

【四九】举：

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不妨纵横自在。此问太高生。尔合只自知，何必更问。】

峰云：“待汝出网来，向汝道。”【减人多少声价。作家宗师，天然自在。】

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迅雷霹雳，可杀惊群。一任[鏖-金+(跛-皮)]跳。】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胜负。放过一着。此语最毒。】

雪峰三圣，虽然一出入一挨一拶，未分胜负在。且道这二尊宿具什么眼目？

三圣自临济受诀，遍历诸方，皆以高宾待之。看他致个问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理性佛法，却问道“透网金鳞以何为食”，且道他意作么生？透网金鳞寻常即不食他香饵，不知以什么为食。

雪峰是作家，匹似闲，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网来，向汝道。”汾阳谓之呈解问，洞下谓之借事问。须是超伦绝类得大受用，顶门有眼，方谓之透网金鳞。争奈雪峰是作家，不妨减人声价。却云“待汝出网来，向汝道。”

看他两家，把定封疆，壁立万仞。若不是三圣，只此一句便去不得。争奈三圣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雪峰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语得恁么顽慢。他作家相见，一擒一纵，逢强即弱，遇贱即贵。尔若作胜负会，未梦见雪峰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后二俱死郎当。且道还有得失胜负么？他作家酬唱，必不知此。

三圣在临济作院主。临济迁化，垂示云：“吾去后，不得灭吾正法眼藏。”三圣出云：“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济云：“已后有人问尔，作么生？”三圣便喝。济云：“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三圣便礼

拜。他是临济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窦末后只颂透网金鳞，显他作家相见处。颂云：

透网金鳞，【千兵易得，一将难求。何似生。千圣不奈何。】

休云滞水。【向他云外立。活泼泼地。且莫钝置好。】

摇乾荡坤，【作家！作家！未是他奇特处。放出又何妨。】

振鬣摆尾。【谁敢辨端倪。做得个伎俩，卖弄出来，不妨惊群。】

千尺鲸喷洪浪飞，【转过那边去。不妨奇特。尽大地人一口吞尽。】

一声雷震清飙起。【有眼有耳，如聋如盲。谁不悚然！】

清飙起，【在什么处？咄！】

天上人间知几几。【雪峰牢把阵头，三圣牢把阵脚。撒土撒沙作什么。打云：尔在什么处！】

“透网金鳞，休云滞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颂了也。”既是透网金鳞，岂居滞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处。且道二六时中，以何为食？诸人且向三条椽下、七尺单前，试定当看。

雪窦道，此事随分拈弄，如金鳞之类，振鬣摆尾时，直得乾坤动摇，千尺鲸喷洪浪飞。此颂三圣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如鲸喷洪浪相似。

“一声雷震清飙起”，颂雪峰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声雷震清飙起”相似。大纲颂他两个俱是作家。

“清飙起，天上人间知几几。”且道这一句落在什么处？飙者，风也。当清飙起时，天上人间，能有几人知？

【月亮】：两只泥牛相斗入海去也。呵呵。

【lvm】：哈哈！好象看到他俩“相捉入方丈”。

【月亮】：请问“两只泥牛相斗入海”与“相捉入方丈”是同是别？

【心僧】：问话即得，礼拜了退。

【lvm】：（接**【月亮】**请问“两只泥牛相斗入海”与“相捉入方丈”是同是别？）：同是月圆，别是月缺。

【月亮】：老老大大，话头也不识，喝！

【lvm】：若如此，怎会分疏得下！

那就分疏不下吧。怪我后来多嘴！

【乐乐】：虽佛祖亦不会，有会得的，自歇去可也。

【lvm】：那就歇去。

【心明】：“侬繁个什么？”

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

峰云：“待汝出网来，向汝道。”

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问：侬繁个什么？

【lvm】：繁个透网金鳞。

【心明】：不繁什么？

【lvm】：出网再道便不繁。

【心明】：请师拿网来。

【lvm】：难煞 lvm。

【心明】：今日终赢半局！

【lvm】：我却输却一半。

【心僧】（接**【lvm】**：繁个透网金鳞。）：接莫拿黄叶饼，骗却小儿郎！

【lvm】：从今往后，不再钝置你也。

【心僧】：从后往今，却也锐小僧不得！

【lvm】：lvm 便休。

【大老粗】（接**【lvm】**：从今往后，不再钝置你也。）：“钝置”是什么意思？

【lvm】：“钝置”就是糊弄大老粗。

【大老粗】：“锐小僧不得”是什么意思？

【心僧】：便是把你这个大老粗塑造成一个雅致的人～～

【大老粗】：“锐”是什么意思？

【心僧】：哈哈～～也是糊弄你啊！

【莲农】：且道过量底人来时如何？

【lvm】：亦莲亦农。

【莲农】：原来老师也会编瞎话哄人呢。

【lvm】：这不，过量的人来了。

【莲农】：叮铃铃。上课了。

起立。敬礼。老师好。同学们好。坐下。

老师讲：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打个小松鼠。

学生想：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多跳蚤，扔了书包过大年。

叮铃铃。下课了。起立。敬礼。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

【lvm】：^o^

【心僧】（【莲农】：且道过量底人来时如何？）：莫让他踏坏了你的荷花！

【莲农】：呵呵，谁曾想【心僧】却是个摧花辣手！

【行愿】：透网金鳞是不是就是：不上钩的鱼吃什么？

【lvm】：“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可比喻为鱼饵。

透网金鳞——不食鱼饵的鱼。比喻上上根的修行人，无须欲钩牵。

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无须吃鱼饵的鱼，这样的鱼吃什么呀？

【大老粗】：顶礼您老人家！您的解释真好，我能看懂！！

但是这个活是个辛苦活！如果走在前面的师兄们能像您这样多付出一些，那么我等后学，一定受益匪浅，上上升进！！唉！！～～～

【lvm】：刚才讨论“钝置”，这就是“钝置”。

【行愿】（接**【lvm】**：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无须吃鱼饵的鱼，这样的鱼吃什么呀？）：是吃石头吧...

【心明】：是吃行愿。

【lvm】：哈哈！细磨将来。

【蝉】：没成想您好这一口。

【lvm】：欲不廉纤生，却又太粗生。

公案原文：

云顶山敷禅师，成都府帅请就衙内升座。时有乐营将出，礼拜起，回顾街前下马台云：“一口吸尽西江水即不问，且请和尚吞却街前下马台。”师展两手唱云：“细抹将来。”乐营将于此有省。

老人眉批：

是则是，祇是廉纤生！

锯解秤砣：

云顶德敷禅师是曹洞宗护国知远禅师的法嗣。有一天，成都府的领兵大元帅请德敷禅师到军衙里升座说法，军乐营的将领出来向禅师礼拜。礼拜完了便指着下马石台问禅师：“禅宗说‘一口吸尽西江水’，我不问这么大的。即此小小的下马台，和尚您能一口吞下去么？”德敷禅师展开两手，象奏军乐那样唱着说：“细抹将来。”这位将领竟然于言下醒悟了。

有人曾将“细抹将来”解为“细磨。将来！”将就是拿。你把它磨成细末，给我拿过来！这样解很有道理。可这话显然很粗重，并不“廉纤（单薄）”啊。为什么老人批注“是则是，祇是廉纤生！”呢？

须知禅师是唱着说的，“细抹”是指细细（认真）地奏乐。“你先把你真奏出的军乐拿过来，然后我再吞下马石。”军乐只是声音，没有大、小、水、石之相，这可怎么拿呀！这位将领竟于此语下契入无相，也是个根性大利者啊！

哈哈！把军乐的声音拿过来，的确是“廉纤”。

【行愿】：古文典故后学实在差劲，以后还请齐老照顾一下。用点现代汉语。谢谢您。

【lvm】：哈哈！多读读，习惯就好了。

禅籍并非纯正的古文，只是古代的大白话。

【乐乐】：抬头就撞门梁，老师讲讲垂示云的什么吧。

七穿八穴，挽鼓夺旗。百匝千重，瞻前顾后。踞虎头收虎尾，未是作家。牛头没马头回，亦未为奇特。

【lvm】：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把门梁拆了，免得让【乐乐】撞上。

【行愿】：是则是，太粗生...嘻嘻

【lvm】：^o^

【善财】：“透网金鳞，休云滞水。”中的“云”是“说”的意思还是“云雾”的意思？

休云滞水。【向他云外立。活泼泼地。且莫钝置好。】

是云雾的意思。

“透网金鳞，休云滞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颂了也。”既是透网金鳞，岂居滞水！

又是言说的意思了。

【lvm】：我这里有繁体字的原本。是“休云滞水”，而不是“休雲滞水”。看来是“说”的意思了。

【大老粗】：我发现您老人家说话总是有理由据，无懈可击！

【lvm】：哈哈！你并不是大老粗。

【大老粗】：实不相瞒！

文字这东西真的让俺头痛！费了好大力才.....！是不是要努力多读才.....

【lvm】：是啊！“书读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嘛。

【五〇】云门尘尘三昧

垂示云：度越阶级，超绝方便。机机相应，句句相投。傥非入大解脱门、得大解脱用，何以权衡佛祖。龟鉴宗乘，且道当机直截。逆顺纵横，如何道得出身句。试请举看。

【五〇】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尘尘三昧？【天下衲僧尽在这里作窠窟。满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么！】

门云：钵里饭、桶里水。【布袋著盛锥。金沙混杂。将错就错。含元殿里，不问长安。】

还定当得么？若定当得，云门鼻孔在诸人手里。若定当不得，诸人鼻孔在云门手里。云门有斩钉截铁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问着，便道：钵里饭粒粒皆圆，桶里水滴滴皆显。若恁么会，且不见云门端的为人处。

颂云：

钵里饭，桶里水，【露也。撒沙撒土作什么？漱口三年始得。】

多口阿师难下嘴。【缩却舌头。识法者惧。为什么却
恁么举？】

北斗南星位不殊，【唤东作西作什么！坐立俨然。长
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

白浪滔天平地起。【脚下深数丈。宾主互换。蓦然在
尔头上，尔又作么生？打！】

拟不拟，【苍天！苍天！咄！】

止不止，【说什么！更添怨苦。】

个个无裨长者子。【郎当不少。傍观者哂。】

雪窦前面颂云门“对一说”话道：“对一说，太孤
绝，无孔铁锤重下楔”，后面又颂马祖“离四句绝百非”
话道：“藏头白，海头黑，明眼衲僧会不得”，若于此公
案透得，便见这个颂。

雪窦当头便道：“钵里饭，桶里水”，言中有响，句
里呈机。

“多口阿师难下嘴”，随后便与尔下注脚也。尔若向
这里要求玄妙，道理计较，转难下嘴。雪窦只到这里也

得，他爱恁么头上先把定，恐众中有具眼者觑破也，到后面须放过一着。俯为初机，打开颂出教人见。

北斗依旧在北，南星依旧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澜，又作么生！若向事上觑则易，若向意根下寻，卒摸索不着。

这个如铁橛子相似，摆拨不得，插嘴不得。尔若拟议，欲会而不会、止而不止，乱呈幪袋，正是“个个无禅长者子”。寒山诗道：“六极常婴苦，九维徒自论。有才遗草泽，无势闭蓬门。日上岩犹暗，烟消谷尚昏。其中长者子，个个总无禅。”

【丁零】：老师，里面的寒山诗啥意思？

【lvm】：指明雪窦颂“个个无禅长者子”这一句的出处。

寒山诗道：

六极常婴苦，九维徒自论。

有才遗草泽，无势闭蓬门。

日上岩犹暗，烟消谷尚昏。

其中长者子，个个总无禅。

雪窦颂云：

钵里饭，桶里水，多口阿师难下嘴。

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

拟不拟，止不止，个个无禅长者子。

【丁零】：老师，怎么说“长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哈哈

【lvm】：若向事上覷则易，若向意根下寻，卒摸索不着。

【善财】：欲以丁零身得度者，即以丁零身说法。

【丁零】：满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么！

【善财】：贼是小人，智过君子。

【120ffhb】（接【丁零】：满口含霜。撒沙撒土作什么！）：鷄子已过新罗。

【善财】：哈哈，昂藏须眉露堂堂，行坐未堪计短长
哈哈，

昂藏须眉露堂堂，行坐未堪计短长，
青州布衫收不住，东江忽作拔棹郎。

【铁扫帚】：云门的鼻孔在哪里？

【lvm】：且慢下扫帚！

【月亮】：金沙混杂，将错就错，到此也须具眼方得不被云门老汉瞒。

【铁扫帚】：下后又如何？（后有三答）

【月亮】答：含元殿里，不问长安

【丁零】答：灰头土脸。

【lvm】答：莫搅了钵里饭、桶里水。

【心僧】（接【铁扫帚】：下后又如何？）：哈哈~~这个恐怕你这个铁扫帚扫却不了阿！

【铁扫帚】：是有鼻孔俺扫不动，还是没有鼻孔不用俺扫？

【心僧】：哈哈~~本就不在“有”和“没有”里！

【丁零】：也须漱口三年始得。

【铁扫帚】：那么在哪里？

【心僧】：问话即得，礼拜了退。

【五一】岩头末句之后

垂示云。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不落阶级。又无摸索。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这里。若有一丝毫解路。犹滞言诠。尚拘机境。尽是依草附木。直饶便到独脱处。未免万里望乡关。还构得么？若未构得。且只理会个现成公案。试举看。

【五一】举：

雪峰住庵时，有两僧来礼拜。【作什么？一状领过。】

峰见来，以手托庵门，放身出云：“是什么？”【鬼眼睛！无孔笛子。擎头戴角。】

僧亦云：“是什么？”【泥弹子毡拍板。箭锋相拄。】

峰低头归庵。【烂泥里有刺。如龙无足，似蛇有角。就中难为措置。】

僧后到岩头。【也须是问过始得。同道方知。】

头问：“什么处来？”【也须是作家始得。这汉往往纳败阙。若不是同参，泊乎放过。】

僧云：“岭南来。”【传得什么消息来？也须是通个消息。还见雪峰么？】

头云：“曾到雪峰么？”【勘破了多时。不可道不到。】

僧云：“曾到。”【实头人难得。打作两橛。】

头云：“有何言句？”【便恁么去也。】

僧举前话。【便恁么去也。重重纳败阙。】

头云：“他道什么？”【好劈口便打！失却鼻孔了也。】

僧云：“他无语低头归庵。”【又纳败阙。尔且道他是什么？】

头云：“噫！我当初悔不向他道末后句。【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癡儿牵伴。不必。须弥也须粉碎。且道他圈绩在什么处？】

僧至夏末，再举前话请益。【已是不惺惺。正贼去了多时。贼过后张弓。】

头云：“何不早问？”【好与掀倒禅床。过也。】

僧云：“未敢容易。”【这棒本是这僧吃。穿却鼻孔。停囚长智。已是两重公案。】

头云：“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漫天网地。】

“要识末句后，只这是。”【赚杀一船人，我也不信！泊乎分疏不下。】

大凡扶竖宗教，须是辨个当机，知进退是非，明杀活擒纵。若忽眼目迷黎麻罗，到处逢问便问，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别人手里。只如雪峰岩头，同参德山。此僧参雪峰，见解只到恁么处。及乎见岩头，亦不曾成得一事。虚烦他二老宿一问一答、一擒一纵。直至如今，天下人成节角誚讹，分疏不下。且道节角誚讹在什么处？

雪峰虽遍历诸方，末后于鳌山店，岩头因而激之，方得剿绝大彻。岩头后值沙汰，于湖边作渡子，两岸各悬一板，有人过，敲板一下。头云：“尔过那边。”遂从芦苇间，舞棹而出。雪峰归岭南住庵。

这僧亦是久参底人。雪峰见来，以手托庵门，放身出云：“是什么？”如今有底，恁么问着，便去他语下咬嚼。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么”。峰低头归庵，往往唤作无语会去也，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峰被这僧一问，直得无语归庵。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处。雪峰虽得便宜，争奈藏身露影。这僧后辞雪峰，持此公案，令岩头判。既到彼，岩头问：“什么处来？”僧云：“岭南来。”头云：“曾到雪峰么？”若要见雪峰，只此一问，也好急着眼看。僧云：“曾到。”头云：“有何言句？”此语亦不空过，这僧不晓，只管逐他语脉转。头云：“他道什？”僧云：“他低头无语归庵。”这僧殊不知，岩头着草鞋在他肚皮里行几回了也。岩头云：“噫！我当初悔不向他道末后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岩头也是扶强不扶弱。这僧依旧黑漫漫地，不分缁素，怀一肚皮疑，真个道雪峰不会。至夏末，再举前话请益岩头。头云：“何不早问？”这老汉计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头云：“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

末后句，只这是。”岩头太杀不惜眉毛！诸人毕竟作么生会？

雪峰在德山会下作饭头。一日斋晚，德山托钵下至法堂，峰云：“钟未鸣、鼓未响，这老汉托钵向什么处去？”山无语，低头归方丈。雪峰举似岩头，头云：“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山闻，令侍者唤至方丈，问云：“汝不肯老僧那？”头密启其语。山至来日上堂，与寻常不同。头于僧堂前，抚掌大笑云：“且喜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他何。虽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峰见德山无语，将谓得便宜，殊不知着贼了也。盖为他曾着贼来，后来亦解做贼。所以古人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有者道“岩头胜雪峰”，则错会了也。岩头常用此机示众云：“明眼汉没窠臼，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这末后句，设使亲见祖师来，也理会不得。德山斋晚，老子自捧钵下法堂去。岩头道：“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雪窦拈云：“曾闻说个独眼龙，元来只具一只眼。”殊不知，德山是个无齿大虫，若不是岩头识破，争知得昨日与今日不同！

诸人要会末后句么？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自古及今，公案万别千差，如荆棘林相似。尔若透得去，天下

人不奈何，三世诸佛立在下风。尔若透不得，岩头道：
“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只这一句自然有
出身处。

雪窦颂云：

末后句，【已在言前。将谓真个，觑着则瞎。】

为君说，【舌头落也说不着。有头无尾、有尾无
头。】

明暗双双底时节。【葛藤老汉。如牛无角、似虎有
角，彼此是恁么？】

同条生也共相知，【是何种族？彼此没交涉，君向潇
湘我向秦。】

不同条死还殊绝。【拄杖子在我手里，争怪得山僧。
尔鼻孔为什么在别人手里。】

还殊绝，【还要吃棒么？有什么摸索处！】

黄头碧眼须甄别。【尽大地人亡锋结舌。我也恁么，
他人却不恁么。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

南北东西归去来，【收！脚跟下犹带五色线在。乞尔一条拄杖子。】

夜深同看千岩雪。【犹较半月程。从他大地雪漫漫，填沟塞壑无人会。也只是个瞎汉。还识得末后句么？便打。】

“末后句，为君说”，雪窦颂此末后句，他意极有落草相为，颂则杀颂，只颂毛彩些子，若要透见也未在。

更敢开大口便道“明暗双双底时节”，与尔开一线路，亦与尔一句打杀了也，末后更与尔注解。只如招庆一日问罗山云：“岩头道‘恁么、恁么、不恁么、不恁么’，意旨如何？”罗山召云：“大师。”师应诺。山云：“双明亦双暗。”庆礼谢而去。三日后又问：“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尽情向尔道了也。”庆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么，据大师疑处问将来。”庆云：“如何是‘双明亦双暗’？”山云：“同生亦同死。”庆当时礼谢而去。后有僧问招庆：“同生亦同死时如何”庆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师收取口吃饭。”其僧却来问罗山云：“同生不同死时如何？”山云：“如牛无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时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后句正是这个道理。罗山

会下有僧，便用这个意致问招庆，庆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东胜身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间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

同条生也，则犹易见。不同条死也，还殊绝。释迦达磨也摸索不着。

“南北东西归去来”，有些子好境界。

“夜深同看千岩雪”，且道是双明双暗？是同条生？是同条死？具眼衲僧，试甄别看。

【铁扫帚】“夜深同看千岩雪”，此时正月黑吧？

【lvm】你说的是双暗。双明时如何？

【心僧】哈哈～～天下乌鸦一般黑！

【铁扫帚】南北东西归去来。？

【lvm】哈哈！思而知、虑而得，是什么活计呀？

【铁扫帚】竟把俺诱拐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苦呀。

【铁扫帚】“不同条死也，还殊绝”？

我倒认为自然，他说殊绝在哪里？

【lvm】还殊绝，黄头碧眼须甄别。南北东西归去来，夜深同看千岩雪。

【铁扫帚】雾水。

【lvm】若不殊绝，怎会一头雾水！

【永寿童子】癞儿牵伴？

【永寿童子】这一句看不懂，请帮忙。

【lvm】也就是“拉个垫背的”。

【永寿童子】开悟三个标志，是末前是末后？

【lvm】哦！我只是赞同那三条。我没把那三条当成开悟的标志。

【永寿童子】无齿大虫，咬得人么？

【lvm】哈哈！即使有齿，也不能随便咬人。

【五二】赵州渡驴渡马

【五二】举：

僧问赵州：久响赵州石桥，到来只见略约。【也有人来捋虎须。也是衲僧本分事。】

州云：汝只见略约，且不见石桥。【惯得其便。这老汉卖身去也。】

僧云：如何是石桥？【上钓来也。果然！】

州云：渡驴渡马！【一网打就。直得尽大地人无出气处。一死更不再活。】

赵州有石桥，盖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约者，即是独木桥也。

其僧故意减他威光，问道：“久响赵州石桥，到来只见略约。”

赵州便道：“汝只见略约，且不见石桥。”

据他问处，也只是平常说话相似。赵州用去钓他，这僧果然上钩。随后便问：“如何是石桥？”

州云：“渡驴渡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处。

赵州不似临济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杀活。这公案好好看来，只是寻常斗机锋相似。虽然如是，也不妨难凑泊。

一日，与首座看石桥，州乃问首座：“是什么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时向什么处下手？”座无对。州云：“寻常说石桥，问着，下手处也不知。”

又一日，州扫地次，僧问：“和尚是善知识，为什么有尘？”州云：“外来底。”又问：“清净伽蓝，为什么有尘？”州云：“又有一点也。”

又僧问：“如何是道？”州云：“墙外底。”僧云：“不问这个道，问大道。”州云：“大道透长安。”

赵州偏用此机。他到平实安稳处，为人更不伤锋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机。甚妙！

雪窦颂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须是到这田地始得。言犹在耳。
还他本分草料。】

入海还须钓巨鳌。【坐断要津，不通凡圣。虾蛄螺蚌不足问。大丈夫汉，不可两两三三。】

堪笑同时灌溪老，【也有恁么人曾恁么来，也有恁么用机关底手脚。】

解云劈箭亦徒劳。【犹较半月程。似则似，是则未是。】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窦颂赵州寻常为人处，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诸方道“打破虚空、击碎须弥、海底生尘、须弥鼓浪”方称他祖师之道。所以雪窦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万仞，显佛法奇特灵验。虽然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转辘轳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机出孤危，方见玄妙。所以雪窦云“入海还须钓巨鳌”，看他具眼宗师等闲垂一语、用一机，不钓虾蛄螺蚌，直钓巨鳌，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显前面公案。

“堪笑同时灌溪老”，不见僧问灌溪：“久响灌溪，及乎到来，只见个沕麻池。”溪云：“汝只见沕麻池，且不见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问黄龙：“久响黄龙，及乎到来，只见个赤

斑蛇。”龙云：“子只见赤斑蛇，且不见黄龙。”僧云：“如何是黄龙？”龙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鸟来时如何？”龙云：“性命难存。”僧云：“恁么则遭他食啖去也。”龙云：“谢子供养。”此总是立孤危，是则也是，不免费力，终不如赵州寻常用底。所以雪窦道“解云劈箭亦徒劳”。

只如灌溪黄龙即且致，赵州云“渡驴渡马”，又作么生会？试辨看。

【心明】：“大道透长安”，什么是“透”？

【lvm】：也就是“大道通长安”。

【莲农】：LVM 老师：向什么处下手？

【lvm】：只管种藕，莫睬造桥。

【莲农】：呵呵，原来老师也不懂造桥呢。

【lvm】：不止不懂造桥，我连种藕也不懂。

【莲农】：嘿嘿，却有一样是老师的拿手好戏~~~~

蒙我等造桥种藕人！

【lvm】：你也得无分。

【莲农】：嘿！~~~~虽然，

小农却向老师顶礼了！再三！

【stone】：我的思维理解和疑问，请老师细讲讲。

石桥喻至道，独木桥喻小法，来僧唯见独木桥，正是着相。

渡驴渡马者，是说至道广大坚实，无所不容，无所不渡。即便来僧不理解，也一样不在此外；在此意义上，“渡驴渡马”与“大道透长安”是一个意思。

可是，老师，为什么公案作者认为黄龙禅师答得不如赵州答得好呢？

是不是说，黄龙禅师用喻不如赵州来得自然，平实？

黄龙禅师的“是则也是”，是不是说，他的答语也指示至道，但是有点绕？

比如，他答“谢子供养”的意思是，黄龙被吃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关宏旨？

请老师细讲讲。

【lvm】：

为什么公案作者认为黄龙禅师答得不如赵州答得好呢？

★“孤危不立道方高”嘛。

他答“谢子供养”的意思是，黄龙被吃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关宏旨？

★“僧问黄龙：‘久响黄龙，及乎到来，只见个赤斑蛇。’龙云：‘子只见赤斑蛇，且不见黄龙。’僧云：

‘如何是黄龙？’龙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鸟来时如何？’龙云：‘性命难存。’僧云：‘恁么则遭他食啖去也。’龙云：‘谢子供养。’此总是立孤危，是则也是，不免费力，终不如赵州寻常用底。”

【stone】：谢谢老师！再请问，

黄龙禅师如何答，才不孤危呢？

【lvm】：赵州自赵州，黄龙自黄龙。黄龙若取赵州的风格，未免不伦不类。请看：

僧问黄龙：“久响黄龙，及乎到来，只见个赤斑蛇。”

龙云：“子只见赤斑蛇，且不见黄龙。”

僧云：“如何是黄龙？”

龙云：“行云布雨。”

【莲明】：西西，何不说吞云吃雨。

【lvm】可能是他不饿。

【stone】：老师，“拖拖地”是什么意思。

和“行云布雨”在效果上有什么差别。

黄龙答了“行云布雨”后，来僧要是重复问前边的话呢？

僧云：“忽遇金翅鸟来时如何？”

【lvm】：现代也有这一类词，比如“蔫不唧儿的”。

哦！前贴不是说效果，是说禅风（也就是风格）。

效果不是说的。你若欲在这里见效果，现在就试试有无效果吧。听着——古佛过往久矣！

【stone】：谢谢老师！

我明白了禅风和效果的差别。

可是，对“古佛过往久已”，还是不会。

阿弥陀佛。

【lvm】：试过了，无效果。

【stone】：谢谢老师！我想见效果是不对的。

【lvm】：不想见效果就对么？

【stone】：也不对。

老师，这样理解可以吗：前面说“不对”，与此贴说“不对”，其实质都一样不是真实的。

老师并没有说现象的哪个对，哪个不对。只是我落在思维习惯里，一时回转不来，只在现象对立中找结果，用阴否定阳，用阳否定阴。而实际上，阴阳互成，同属现象，没有实际。两者不论在现象上，还是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舍此无彼，舍彼无此。此对则彼也对，此不对则彼也不对。

我猜，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六祖在付法时说了“问有将无对。。。 ”的原因。

今天早上半睡半醒的时候，有一个念头：六根的活动其实并未遮盖人的本性。人所缺欠的，不是少了本性，而

只是不知本性，不会“用”本性。当时想到老师说的“古佛过往久已”，就想，运用六根而不为六根所遮之处（时），即是古佛过往之处（时）吗？

再请老师请点。

【lvm】：识得不为冤。

……当时想到老师说的“古佛过往久矣”，就想，运用六根而不为六根所遮之处（时），即是古佛过往之处（时）吗？

***无须凭吊古佛过往之处（时），只须学习古佛运用六根而不为六根所遮。**

【stone】：谢老师指点！

【铁扫帚】：我家驴马不听话，怎么渡？

【草贼大败】：回家，叫主人来。

【铁扫帚】：主人出门旅游去啦。

【莲农】：睁眼说瞎话！

【草贼大败】：禅杖兄，麻烦您把这扫帚带到杂物间。

【lvm】（接【铁扫帚】：我家驴马不听话，怎么渡？）：那就既不见石桥，也不见略约。

【铁扫帚】：谢老师超度。

【善财】：拖累老师。

【莲农】（接【铁扫帚】：我家驴马不听话，怎么渡？）：挥起铁扫帚，统统扫下河去，看它还听不听话！

【善财】：哈哈，只怕会踏坏了一塘的莲藕喽～

【莲农】：哈哈，敢情连老财也一并扫下河啦~~~~

【善财】：呵呵！

【五三】马祖百丈野鸭

垂示云：遍界不藏，全机独露。触途无滞，著著有出身之机；句下无私，头头有杀人之意。且道古人毕竟向什么处休歇？试举看。

【五三】举：

马大师与百丈行次，见野鸭子飞过。【两个落草汉草里辊。蓦顾作什么！】

大师云：是什么？【和尚合知。这老汉鼻孔也不知。】

丈云：野鸭子。【鼻孔已在别人手里。只管供欸。第二杓恶水更毒。】

大师云：什么处去也？【前箭犹轻后箭深。第二回啖啄。也合自知。】

丈云：飞过去也。【只管随他后转。当面蹉过。】

大师遂扭百丈鼻头。【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别人手里。捩转枪头。裂转鼻孔来也。】

丈作忍痛声。【只在这里。还唤作野鸭子得么。还识痛痒么。】

大师云：何曾飞去！【莫瞞人好。这老汉元来只在鬼窟里作活计。】

正眼观来却是百丈具正因，马大师无风起浪。诸人要与佛祖为师，参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参取马祖大师。

看他古人二六时中未尝不在个里。百丈卅岁离尘，三学该练。属大寂闾化南昌，乃倾心依附，二十年为侍者。及至再参，于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无悟处，作个悟门建立此事。”若恁么见解，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不见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长，智不大者见不远”。若用作建立会，佛法岂到如今！

看他马大师与百丈行次，见野鸭子飞过，大师岂不知是野鸭子，为什么却恁么问？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百丈只管随他后走，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声。马祖云：“何曾飞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错会，才问着便作忍痛声，且喜跳不出！宗师家为人须为教彻，见他不会，不免伤锋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谛流布。”马祖当时若不扭住，只成世谛流

布。也须是逢境遇缘，宛转教归自己，十二时中。，无空缺处，谓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认个驴前马后，有何用处！看他马祖百丈怎么用，虽似昭昭灵灵，却不住在昭昭灵灵处——百丈作忍痛声。若恁么见去，遍界不藏，头头成现。所以道，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

马祖次日升堂，众才集，百丈出，卷却拜席，马祖便下座归方丈。次问百丈：“我适来上堂，未曾说法，尔为什么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尔昨日向甚处留心？”丈云：“今日鼻头又不痛也。”祖云：“尔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礼。却归侍者寮哭。同事侍者问云：“尔哭作什么？”丈云：“尔去问取和尚。”侍者遂去问马祖，祖云：“尔去问取他看。”侍者却归寮问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尔适来哭，而今为什么却笑？”丈云：“我适来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后。，阿辘辘地，罗笼不住，自然玲珑。

雪窦颂云：

野鸭子，【成群作队。又有一只。】

知何许，【用作什么！如麻似粟。】

马祖见来相共语。【打葛藤有什么了期。说个什么！
独有马祖识个俊底。】

话尽山云海月情，【东家杓柄长，西家杓柄短。知他
打葛藤多少！】

依前不会还飞去。【[口@力]！莫道他不会言。飞过
什么处去？】

欲飞去，【鼻孔在别人手里。已是与他下注脚了
也。】

却把住……【老婆心切。更道什么！】

道！道！【什么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鸭子
叫。苍天苍天！脚跟下好与三十棒。不知向什么处去。】

雪窦劈头便颂道：“野鸭子，知何许”，且道有多少？

“马祖见来相共语”，此颂马祖问百丈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

“语尽山云海月情”，颂再问百丈“什么处去？”马大师为他意旨，自然脱体，百丈依前不会，却道“飞过去也”，两重蹉过。

“欲飞去，却把住”，雪窦据欸结案。

又云：“道！道！”此是雪窦转身处。且道，作么生道？若作忍痛声，则错。若不作忍痛声，又作么生会？雪窦虽然颂得甚妙，争奈也跳不出。

【铁扫帚】：“鬼窟”是哪个？

大师云：何曾飞去！【莫瞒人好。这老汉元来只在鬼窟里作活计。】

【lvm】：圆悟可以恁么道，因他无这一问。

【铁扫帚】：我觉得他这样说冤枉了马大师。

因为马大师该话“触途无滞，著著有出身之机；句下无私，头头有杀人之意。”

【lvm】：我觉得你这样说冤枉了圆悟大师。

【心僧】：哈哈～～岂只是冤枉了圆悟大师

连马大师和您也一网打尽了！

【lvm】：你也不得无份。

【菩提树】（接【lvm】：圆悟可以恁么道，因他无这一问。）：呵呵，老师，次日卷席的百丈早就恁么道了，是么？

【lvm】：这里说“鬼窟”也无不可。

【布袋】：请大虫解释：虽似昭昭灵灵，却不住在昭昭灵灵处。

这是否是说，见到它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昭昭灵灵，但是因为对它的认识，可以知道他却不是昭昭灵灵，所谓昭昭灵灵只是识神对它的感觉，所以不可住。对否？请老师指教？

【lvm】：“离念灵知”也不可得。

【布袋】：请问老师，我的理解对否？

【禅者】：有感觉便非昭昭灵灵。

【lvm】：理解就有对错，莫错过那个没有对错的。

【布袋】：俺知也。谢谢老师！

【zxb】：请问老师，若百丈做痛声，马祖怎么道？

【lvm】：大师云：何曾飞去！

【小鱼】：请问老师

“若只依草附木，认个驴前马后，有何用处！”这句怎么解。

“依草附木”是指妄念未断还是着在境上？经常听说的“不剿绝”是不是也是指妄念不断？

“认个驴前马后”是指当面错过，事后回顾？

【lvm】：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若只依草附木，认个驴前马后，有何用处！”这句怎么解。

*草木都有相。前念已过——马后；后念未起——驴前。原本前念已过、后念未起之际，正好蓦面碰着，正好一把擒来，奈他着相何！奈他仍从有相上求何！若他着相的习气深重，即使蓦面碰着，也是认假不认真，当面错过——若只依草附木，认个驴前马后，有何用处！

“依草附木”是指妄念未断还是着在境上？

*是啊。

经常听说的“不剿绝”是不是也是指妄念不断？

*“不剿绝”也就是不能彻底无为。“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认个驴前马后”是指当面错过，事后回顾？

*当面错过无相，落入光影。事后回顾一定是光影，实相不存在事前事后。

【小鱼】：唉，俺若问您“正当面时，如何不错过？”

您一定回答“正当面时，还有错过的余地么！”

可是，可是，唉，说不清楚。

【lvm】：比如颜色，也是没法说清楚的，除非自己看到过。

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唯证乃知，真实不虚。

【问题】：请问老师：

为何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里的差别指的是什么？

【lvm】：一切贤圣包括了三贤十圣等。

地前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位的菩萨。

十圣——第一欢喜地。

第二离垢地。

第三发光地。

第四焰慧地。

第五难胜地。

第六现前地。

第七远行地。

第八不动地。

第九善慧地。

第十法云地。

为何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金刚经》无得无说分第七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

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这里的差别指的是什么？

***很明显，指的是无为的程度。**

【zxb】：请诸位且道百丈哭什么？笑什么？

【心僧】：谁哭？谁笑？

若道百丈在哭笑里，岂不冤死了他！

【莲农】：哭即是哭！笑即是笑！

##若道百丈不在哭笑里，那不但冤死了他，更冤死心僧了！

【心僧】：^o^

【五四】云门展手便打

垂示云：透出生死，拨转机关。等闲截铁斩钉，随处盖天盖地。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试举看。

【五四】举：

云门问僧：“近离甚处？”【不可也道西禅。探竿影草。不可道东西南北。】

僧云：“西禅。”【果然。可杀实头！当时好与本分草料。】

门云：“西禅近日有何言句？”【欲举恐惊和尚。深辨来风。也似和尚相似寐语。】

僧展两手。【败阙了也。勾贼破家。不妨令人疑着。】

门打一掌。【据令而行。好打。快便难逢。】

僧云：“某甲话在。”【尔待要翻款那！却似有揜旗夺鼓底手脚。】

门却展两手。【嶮！驾与青龙不解骑。】

僧无语。【可惜。】

门便打。【不可放过。此棒合是云门吃，何故？当断不断，返招其乱。阇黎合吃多少？放过一着。若不放过，合作么生！】

云门问这僧“近离甚处”，僧云“西禅”，这个是当面话，如闪电相似。门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说话。

这僧也不妨是个作家，却倒去验云门，便展两手。若是寻常人遭此一验，便见手忙脚乱。他云门有石火电光之机，便打一掌。

僧云：“打即故是，争奈某甲话在。”这僧有转身处，所以云门放开，却展两手。其僧无语，门便打。

看他云门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处，会瞻前，亦解顾后，不失踪由。这僧只解瞻前，不能顾后。

颂云：

虎头虎尾一时收，【杀人刀，活人剑。须是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将难求。】

凛凛威风四百州。【坐断天下人舌头。盖天盖地。】

却问不知何太嶮，【不可盲枷瞎棒。雪窦元来未知在。阇黎相次着也。】

.....。

师云：放过一着！【若不放过，又作么生！尽天下人一时落节。击禅床一下。】

雪窦颂得此话，极易会，大意只颂云门机锋。

所以道“虎头虎尾一时收”，古人云“据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窦只据欸结案，爱云门会据虎头，又能收虎尾。僧展两手，门便打，是据虎头。云门展两手，僧无语，门又打，是收虎尾。头尾齐收，眼似流星，自然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直得“凛凛威风四百州”，直得尽大地世界风飒飒地。

“却问不知何太嶮”，不妨有嶮处。

雪窦云“放过一着”，且道如今不放过时又作么生！尽大地人，总须吃棒！如今禅和子总道“等他展手时，也还他本分草料”，似则也似，是则未是。云门不可只恁么教尔休，也须别有事在。

【丁零】：老师，为何雪窦云：放过一着。

【乐乐】：隔时打牛 闻所未闻 这胳膊还有这么伸的
真是慈悲无尽啊。

【lvm】：“……………”这句话不中听，不说了。这就叫做“放过一着”。

【lvm】：乐乐明眼。

【乐乐】：老师若不放过，合作么生？

【乐乐】：嗯，已经打过了。

【lvm】：^o^

【莲农】：LVM 老师：那该怎么道呢？

既【不可也道西禅。探竿影草。不可道东西南北。】
那该怎么道呢？

【lvm】：何不象德山参洵山那样——德山便喝，拂袖而出。

【莲农】：喝，拂袖而出~~~~

这是德山的。LVM 老师如何道呢？

【lvm】：不道！不道！

【莲农】：放过一着。

【lvm】：哈哈！又要种藕了。

【阿拉伯数字】：据虎头，收虎尾 是何意？是指
“生擒活捉”那僧吗？

【lvm】：圆悟禅师已经说了，文中有啊：

“僧展两手，门便打，是据虎头。云门展两手，僧无语，门又打，是收虎尾。”

【阿拉伯数字】：“虎”在这里是指云门还是那僧？或者是禅宗勘验对方的一种手段或者说程序？

【lvm】：那就别说虎，只说头尾吧。

【五五】道吾生死不道

垂示云：稳密全真，当头取证；涉流转物，直下承当。向击石火闪电光中，坐断诸讹；于据虎头收虎尾处，壁立千仞。则且置，放一线道，还有为人处也无？试举看。

【五五】举：

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道什么？好不惺惺。这汉犹在两头。】

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龙吟雾起，虎啸风生。买帽相头。老婆心切。】

源云：“为什么不道？”【蹉过了也！果然错会。】

吾云：“不道，不道。”【恶水蓦头浇。前箭犹轻后箭深。】

回至中路，【太惺惺。】

源云：“和尚快与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
【却较些子。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似这般不唧溜汉，入地狱如箭！】

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再三须重事。就身打劫。这老汉满身泥水，初心不改。】

源便打。【好打！且道打他作什么？屈棒元来有人吃在。】

后道吾迁化，源到石霜举似前话。【知而故犯。不知是不是，是则也大奇。】

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杀新鲜。这般茶饭却元来有人吃。】

源云：“为什么不道？”【语虽一般，意无两种。且道与前来问是同是别？】

霜云：“不道，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沉。】

源于言下有省。【瞎汉！且莫瞒山僧好。】

源一日将锹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也是死中得活，好与先师出气。莫问他，且看这汉一场懺罗。】

霜云：“作什么？”【随后娄藪也。】

源云：“觅先师灵骨。”【丧车背后悬药袋，悔不慎当初。尔道什么！】

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什么先师灵骨？”【也须还他作家始得。成群作队作什么？】

（雪窦著语云：苍天！苍天！）【太迟生！贼过后张弓。好与一坑埋却。】

源云：“正好着力。”【且道落在什么处？先师曾向尔道什么？这汉从头到尾，直至如今，出身不得。】

（太原孚云：先师灵骨犹在。）【大众见么？闪电相似。是什么破草鞋？犹较些子。】

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源拍棺木云：“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若向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归，只这便是透脱生死底关键。其或未然，往往当头蹉过。看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此事为念，才

至人家吊慰，渐源便拍棺问道吾云：“生邪？死邪？”道吾不移易一丝毫，对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渐源当面蹉过，逐他语句走，更云：“为什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可谓赤心片片，将错就错。

源犹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与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这汉识什么好恶！所谓好心不得好报。道吾依旧老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虽然如是，却是他赢得一筹。道吾恁么血滴滴地为他，渐源得恁么不瞥地。

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渐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与尔作祸。”密遣渐源出去，道吾忒杀伤慈！源后来至一小院，闻行者诵《观音经》云：“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忽然大悟云：“我当时错怪先师！争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没量大人，被语脉里转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唤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么会，作么生得平稳去！若脚踏实地，不隔一丝毫。不见七贤女游尸陀林，遂指尸问云：“尸在这里，人在什么

处？”大姊云：“作么？作么？”一众齐证无生法忍。且道有几个？千个万个，只是一个。

渐源后到石霜，举前话，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

一日将锹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意欲呈己见解。霜果问云：“作什么？”源云：“觅先师灵骨。”霜便截断他脚跟云：“我这里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什么先师灵骨！”他既是觅先师灵骨，石霜为什么却恁么道？到这里，若于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处言下荐得，方知自始至终全机受用。尔若作道理，拟议寻思，直是难见。渐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后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顶骨如金色，击时作铜声。

雪窦着语云：“苍天！苍天！”其意落在两边。太原孚云：“先师灵骨犹在。”自然道得稳当。这一落索，一时拈向一边。且道作么生是省要处？作么生是着力处？不见道，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若向“不道不道”处透得去，便乃坐断天下人舌头。若透不得，也须是自参自悟，不可容易过日，可惜许时光！

雪窦颂云：

兔马有角，【斩！可杀奇特，可杀新鲜。】

牛羊无角。【斩！成什么模样？瞒别人即得。】

绝毫绝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尔向什么处摸索？】

如山如岳。【在什么处？平地起波澜，筑着尔鼻孔。】

黄金灵骨今犹在，【截却舌头，塞却咽喉。拈向一边。只恐无人识得伊。】

白浪滔天何处着？【放过一着。脚跟下蹉过。眼里耳里着不得。】

无处着，【果然。却较些子。果然没溺深坑。】

只履西归曾失却。【祖祢不了，累及儿孙。打云：为什么却在这里？】

雪窦偏会下注脚。他是云门下儿孙，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钳锤。向难道处道破，向拨不开处拨开，去他紧要处颂出。直道“兔马有角，牛羊无角。”且道兔马为什么有

角？牛羊为什么却无角？若透得前话，始知雪窦有为人处。有者错会道：“不道便是道，无句是有句。兔马无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无角。”且得没交涉！殊不知，古人千变万化，现如此神通，只为打破尔这精灵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个了字。

“兔马有角，牛羊无角。绝毫绝牦，如山如岳。”这四句，似摩尼宝珠一颗相似，雪宝浑沦地，吐在尔面前了也。

末后皆是据款结案。“黄金灵骨今犹在，白浪滔天何处着？”此颂石霜与太原孚语。

为什么无处着？“只履西归曾失却。”灵龟曳尾，此是雪窦转身为人处。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为什么却竞头争？

【莲农】：请教 LVM 老师：**【随后婁藪也。】**是什么意思？

【lvm】：婁藪，可能是当时的方言。

随后婁藪，大概与“贼过后张弓”意思差不多。

【五六】钦山一镢三关

垂示云：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祖师不曾西来，未尝以心传授。自是时人不了，向外驰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缘，千圣亦摸索不着。只如今，见不见、闻不闻、说不说、知不知，从什么处得来？若未能洞达，且向葛藤窟里会取。试举看：

【五六】举：

良禅客问钦山：“一镢破三关时如何？”【嶮！不妨奇特，不妨是个猛将。】

山云：“放出关中主看。”【劈面来也。也要大家知。主山高，按山低。】

良云：“恁么则知过必改？”【见机而作。已落第二头】

山云：“更待何时！”【有擒有纵。风行草偃】

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便出。【果然。拟待翻款那！第二棒打人不痛。】

山云：“且来。阍黎！”【呼则易，道则难。唤得回头，堪作什么！】

良回首。【果然把不住。中也！】

山把住云：“一镞破三关即且止，试与钦山发箭看。”【虎口里横身。逆水之波。见义不为无勇也】

良拟议。【果然摸索不着。打云：可惜许！】

山打七棒云：“且听这汉疑三十年！”【令合恁么。有始有终，头正尾正。这个棒合是钦山吃。】

良禅客也不妨是一员战将，向钦山手里左盘右转，坠鞭闪蹬。末后可惜许，弓折箭尽。虽然如是，李将军自有嘉声在，不得封侯也是闲。这个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纵，当机觑面提，觑面当机疾，都不落有无得失，谓之玄机。稍亏些子力量，便有颠蹶。这僧亦是个英灵底衲子，致个问端，不妨惊群。钦山是作家宗师，便知他问头落处。

镞者，箭镞也。一箭射透三关时如何？钦山意道，尔射透得则且置，试放出关中主看。良云“恁么则知过必改”，也不妨奇特。钦山云“更待何时”，看他恁么抵对，钦山所问更无些子空缺处。后头良禅客却道“好箭放

不着所在”，拂袖便出。钦山才见他恁么道，便唤云“且来阇黎”。良禅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钦山擒住云：“一簇破三关则且止，试与钦山发箭看。”良拟议，钦山便打七棒，更随后与他念一道咒云：“且听这汉疑三十年！”

如今禅和子尽道：“为什么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问道‘试与钦山发箭看’，便打。”似则也似，是则未是在。这个公案，须是胸襟里不怀些子道理计较，超出语言之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关。及有放箭处，若存是之与非，卒摸索不着。当时这僧若是个汉，钦山也大嶮。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关中主毕竟是什么人？

看雪窦颂云：

与君放出关中主，【中也！当头蹉过，退后退后。】

放箭之徒莫莽卤。【一死不再活。大誚讹过了。】

取个眼兮耳必聋，【左眼半斤。放过一着。左边不前，右边不后。】

舍个耳兮目双瞽。【右眼八两。只得一路。进前则堕坑落堑，退后则猛虎衔脚。】

可怜一镞破三关，【全机恁么来时如何？道什么？破也！堕也！】

的的分明箭后路。【死汉。咄！打云：还见么？】

君不见，【癡儿牵伴。打葛藤去也。】

玄沙有言兮，【那个不是玄沙。】

大丈夫先天为心祖。【一句截流，万机寝削。鼻孔在我手里。未有天地世界已前，在什么处安身立命？】

此颂数句，取归宗颂中语。归宗昔日因作此颂，号曰“归宗”，宗门中谓之宗旨之说。

后来同安闻之云：“良公善能发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问：“如何得中的？”安云：“关中主是什么人？”后有僧举似钦山，山云：“良公若恁么，也未免得钦山口。虽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

雪窦道“与君放出关中主”，开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无形，尽斩为三段。

“放箭之徒莫莽卤”，若善能放箭，则不莽卤。若不善放，则莽卤可知。

“取个眼兮耳必聋，舍个耳兮目双瞽”，且道取个眼，为什么却耳聋？舍个耳，为什么却双瞽？此语无取舍，方能透得。若有取舍，则难见。

“可怜一镞破三关，的的分明箭后路”，良禅客问：“一镞破三关时如何？”钦山云：“放出关中主看。”乃至末后同安公案，尽是箭后路。

毕竟作么生？“君不见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为心祖。”寻常以心为祖宗极则，这里为什么却于天地未生已前，犹为此心之祖？若识破这个时节，方识得关中主。“的的分明箭后路”，若要中的，箭后分明有路。且道作么生是箭后路？也须是自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为心祖”，玄沙常以此语示众。此乃是归宗有此颂，雪窦误用为玄沙语。

如今参学者，若以此心为祖宗，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未会在！若是大丈夫汉，心犹是儿孙，天地未分已是第二头。且道，正当恁么时，作么生是先天地？

【心明】：箭后路是盘山路吗？

【善财】：箭后路是没踪迹路，何来盘上盘下的！

【莲农】：总在脚下。

【莲农】：这一箭真真是惊心动魄！

只不知良禅客吃棒后，还着不着所在？

【xkyq】：

《归宗颂》：

归宗事理绝，日轮正当午。

自在如师子，不与物依怙。

独步四山顶，优游三大路。

吹嘘飞禽堕，颦呻众兽怖。

机竖箭易及，影没手难覆。

施张如工伎，剪裁成尺度。

巧镂万盘名，归宗还似土。

语密音声绝，理妙言难措。

弃个耳还聋，取个眼还瞽。

一簇破三关，分明箭后路。

可怜个丈夫，先天为心祖。

【lvm】：所以圆悟禅师说：

……“大丈夫先天为心祖”，玄沙常以此语示众。此乃是归宗有此颂，雪窦误用为玄沙语。

【xkyq】：还有这里，

……

君不见，【癡儿牵伴。打葛藤去也。】

玄沙有言兮，【那个不是玄沙。】

……

老和尚在这儿就急急的声明了。

【lvm】：玄沙、雪窦都是雪峰的子孙，禅风自然会很接近。

（开云门宗）

┌→云门文偃→香林澄远→智门光祚→雪窦重显

雪峰义存→└

└→玄沙师备→罗汉桂琛→清凉文益

（开法眼宗）

同是“先天为心祖”一句，归宗说来，玄沙说来，韵味未必全同。

对了，你查一下归宗的谱系，也贴在这里。

【xkyq】：归宗嗣马祖。

南岳怀让→马祖道一→归宗智常→芙蓉灵训

青原行思→石头希迁→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
鉴→雪峰义存

（开云门宗）

┌→云门文偃→香林澄远→智门光祚→雪窦重显

雪峰义存→└

└→玄沙师备→罗汉桂琛→清凉文益

（开法眼宗）

寻本逐源，马祖的一句“石头路滑”就早已显出不同
了吧。

【lvm】：这么一来，脉络就清楚了：

六祖



青原行思南岳怀让



石头希迁马祖道一



天皇道悟百丈怀海归宗智常

| | ①【著《归宗颂》】

↓↓↓

龙潭崇信黄檗希运芙蓉灵训

↓↓

德山宣鉴临济义玄

| (开临济宗)

↓↓

雪峰义存兴化存奖

└─┬─┘ |

↓↓↓

玄沙师备云门文偃南院慧颢

②【经常（开云门宗） |

引用↓↓

《归宗颂》】香林澄远风穴延沼

↓↓

智门光祚首山省念

↓↓

雪窦重显汾阳善昭

③【著《颂古百则》】 |



石霜楚圆



杨岐方会

（开临济宗杨岐派）



白云守端



五祖法演



圆悟克勤

④【著《碧岩录》】



大慧宗杲

（著《宗门武库》）

【xkyq】：哈哈，一目了然。

【心明】：“齐老师好！”

山云：“且来，she 黎！”

良回首。

回首未必为错，这里错在哪里？

【急须磨】：错在‘拟议’

即是大丈夫便要杀人不眨眼，婆婆妈妈做什么

你若是也在‘拟议’便错

【lvm】：错在你这一问。

【心明】：容不得公案草草裁判。

【lvm】：果然！果然！

【心明】：路见不平时如何？

【lvm】：别让刀拔了你。

【五七】赵州唯嫌拣择

垂示云：

未透得已前，一似银山铁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来是铁壁银山。或有人问：且作么生？但向他道：若尚个里露得一机、看得一境，坐断要津、不通凡圣，未为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样子：

【五七】举：

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是不拣择？

【这铁蒺藜多少人吞不得。大有人疑着在。满口含霜。】

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平地上起骨堆。衲僧鼻孔一时穿却。金刚铸铁券。】

僧云：此犹是拣择。【果然随他转了也。拶着这老汉。】

州云：田厓奴！什么处是拣择！【山高石裂。】

僧无语。【放尔三十棒。直得目瞪口呆。】

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三祖《信心铭》劈头便道这两句，有多少人错会。何故？至道本无难，亦无不难，只是唯嫌拣择。若恁么会，一万年也未梦见在。赵州常以此语问人，这僧将此语倒去问他。若向语上觅，此僧却惊天动地。若不在语句上，又且如何？更参三十年！这个些子关捩子，须是转得始解。捋虎须也须是本分手段始得。

这僧也不顾危亡，敢捋虎须，便道“此犹是拣择。”赵州劈口便塞道：“田库奴！什么处是拣择！”若问着别底，便见脚忙手乱，争奈这老汉是作家，向动不得处动，向转不得处转。尔若透得一切恶毒言句，乃至千差万状，世间戏论皆是醍醐上味。若到着实处，方见赵州赤心片片。“田库奴”乃福唐人乡语骂人，似“无意智”相似。这僧道“此犹是拣择”，赵州道“田库奴！什么处是拣择”，宗师眼目，须至恁么，如金翅鸟擘海，直取龙吞。

雪窦颂云：

似海之深，【是什么度量！渊源难测，也未得一半在。】

如山之固。【什么人撼得？犹在半途。】

蚊虻弄空里猛风，【也有恁么底。果然不料力。可杀不自量。】

蝼蚁撼于铁柱。【同坑无异土。且得没交涉。阇黎与他同参。】

拣兮！择兮！【担水河头卖。道什么？赵州来也！】

当轩布鼓。【已在言前。一坑埋却。如麻似粟。打云！塞却尔咽喉！】

雪窦注两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犹是拣择”，雪窦道，这僧一似蚊虻弄空里猛风，蝼蚁撼于铁柱，雪窦赏他胆大。何故？此是上头人用底。他敢恁么道，赵州作不放他，便云“田库奴！什么处是拣择！”岂不是猛风铁柱。

“拣兮！择兮！当轩布鼓。”雪窦末后提起教活。若识得明白，十分尔自将来了也。何故？不见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是故当轩布鼓。

【心明】：什么处是拣择？

【lvm】：拣择也就是挑三拣四的。

【善财】：铁壁银山赚相问，行人纷纷被路沉，拣兮择兮何交涉，依旧南北东西门。

如何是赵州。

师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 参见众大善知识！ ——

【lvm】：开！

【善财】：^^

【莲农】：须门吏始得！

【lvm】：^o^

【善财】：元来却是城主。

【莲农】：呵呵，门吏、城主，原来都是戏班子里的，拣择出一台好戏来。

【心僧】：却是会看戏的始得。

【莲农】：始得始得，戏台望月。心既不会，僧也无别。

【心僧】：^o^

【宏释居士】（接【心明】：什么处是拣择）：不老实就是拣择

【心明】（接【lvm】：开！）：开出什么？

【yoj】：师兄“拣择”心生矣。

【心僧】：绝！

【lvm】：开出心明。

【乐乐】（接【lvm】：开出心明。）：老虎开大门，直是要吃人，往来通吃尽，复飧往来人。

【lvm】：老虎却被【乐乐】吃了。

【乐乐】：那是老虎请客哈

【五八】赵州分疏不下

【五八】举：

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是时人窠窟否？

【两重公案。也是疑人处。踏着秤锤硬似铁。犹有这个在。莫以己妨人。】

州云：曾有人问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面赤不如语直。胡孙吃毛虫，蚊子咬铁牛。】

赵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过于棒喝。这僧问得来，也甚奇怪。若不是赵州，也难答伊。盖赵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问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问处壁立千仞，答处亦不轻他。只恁么会，直是当头。若不会，且莫作道理计较。

不见投子宗道者，在雪窦会下作书记，雪窦令参“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于此有省。一日雪窦问他：“‘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意作么生？”宗云：“畜生！畜生！”后隐居投子，凡去住持，将袈裟裹草鞋与经文。僧问：“如何是道者家风？”宗云：“袈裟裹草鞋。”僧

云：“未审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所以道，献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脱去，纵夺在我。

既是一问一答历历现成，为什么赵州却道“分疏不下”？且道，是时人窠窟否？赵州在窠窟里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须知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个汉彻骨彻髓，信得及去，如龙得水，似虎靠山。

颂云。

象王嚙呻，【富贵中之富贵。谁人不悚然。好个消息。】

狮子哮吼。【作家中作家。百兽脑裂。好个入路。】

无味之谈，【相骂饶尔接嘴。铁橛子相似，有什么咬嚼处。分疏不下五年强，一叶舟中载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起，谁知别有好思量。】

塞断人口。【相唾饶尔泼水。咦！阇黎道甚么？】

南北东西，【有么有么。天上天下。苍天苍天。】

鸟飞兔走。【自古自今，一时活埋。】

赵州道“曾有人问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似“象王嚙呻，狮子哮吼。无味之谈，塞断人口。南北东西，乌飞兔走。”雪窦若无末后句，何处更有雪窦来！既是乌飞兔走，且道赵州、雪窦、山僧，毕竟落在什么处？

【stone】：老师，这样反问一下行不行？

且道，是时人窠窟否？赵州在窠窟里答他？在窠窟外答他？”

反问：风吹叶动时，树叶是风窠窟否，风在叶上动还是在叶外动？

【lvm】：也是窠窟。

【stone】：要是问老师，您怎么答？

“且道，是时人窠窟否？赵州在窠窟里答他？在窠窟外答他？”

请老师略示一二。

阿弥陀佛

【lvm】：连赵州都“五年分疏不下”，我还开得口么！

【stone】：老师已经开口啦

只是什么也没教俺听懂：)

阿弥陀佛！

【lvm】：那你也已经听懂了。

【stone】：我听得，必非老师所说

【lvm】：所以我开不得口啊。

【笑口常开】（接**【lvm】**：那你也已经听懂了。）：我师非我，怎知我意？

【lvm】：一见笑口，便知常开。

【笑口常开】：无端狂笑无端哭，莫管无常与真常；
潇潇洒洒走一场，不负冰城明月光。

【笑口常开】：谁见虚空闭口来？

【stone】：老师只说开不得，师兄你道这开不得是开是闭？

【lvm】哦！原来“笑口常开”是这么来的。^o^

【蝉】：分疏是什么意思？

【lvm】：分疏不下就是解释不清的意思。

【笑口常开】：解释清的都不想解释；解释不清的还说他做甚！

【lvm】：言语道断，心行路绝。

【笑口常开】：言语道断说不断，心行路绝大路长！

【lvm】：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能说，比如“面向西看东”。

【五九】赵州何不引尽

垂示云：该天括地，越圣超凡。百草头上指出涅槃妙心，干戈丛里点定衲僧命脉。且道承个什么人恩力，便得恁么？试举看。

【五九】举：

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再运前来。道什么？三重公案。】

才有语言是拣择，【满口含霜。】

和尚如何为人？”【拶着这老汉。因！】

州云：“何不引尽这语。”【贼是小人，智过君子。白拈贼。骑贼马趁贼。】

僧云：“某甲只念到这里。”【两个弄泥团汉。逢着个贼。垛根难敌手。】

州云：“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毕竟由这老汉。被他换却眼睛。捉败了也。】

赵州道“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擒纵杀活，得恁么自在。诸方皆谓赵州有逸群之辩。

赵州寻常示众，有此一篇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等还护惜也无？”时有僧问云：“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州云：“问事即得，礼拜了退。”

后来这僧只拈他蚌罅处去问他，问得也不妨奇特。争奈只是心行，若是别人奈何他不得。争奈赵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尽这语”。这僧也会转身吐气，便道“某甲只念到这里”，一似安排相似。赵州随声拈起便答，不须计较。

古人谓之相续也大难，他辨龙蛇、别休咎，还他本分作家。赵州换却这僧眼睛，不犯锋铓，不着计较，自然恰好。尔唤作有句也不得，唤作无句也不得，唤作不有不无句也不得。离四句，绝百非。何故？若论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急着眼看方见。若或拟议踌躇，不免丧身失命。

雪窦颂云：

水洒不着，【说什么！太深远生！有什么共语处！】

风吹不入。【如虚空相似。硬剥剥地。望空启告。】

虎步龙行，【他家得自在。不妨奇特。】

鬼号神泣。【大众掩耳。草偃风行。阇黎莫是与他同参？】

头长三尺知是谁，【怪底物。何方圣者？见么？见么？】

相对无言独足立。【咄！缩头去。放过一着。山魈。放过即不可。便打。】

“水洒不着，风吹不入。虎步龙行，鬼号神泣”，无尔啖啄处。此四句颂赵州答话大似龙驰虎骤，这僧只得一场懡㦬。非但这僧，直得鬼也号、神也泣，风行草偃相似。

末后两句，可谓一子亲得。“头长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足立。”不见僧问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头长三尺，颈长二寸。”雪窦引用，未审诸人还识么？

山僧也不识。雪窦一时脱体画却赵州，真个在里了也，诸人须子细着眼看。

【雪山童子】：州云：“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到酷似……

“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读到这里，忽然就想起老师的一句话：“停！这就是观照。”哈哈！

【lvm】：其实本不曾停，只是当下停止虚妄相想。

比如，某演员排练电视剧进入了角色，以至于到了忘我的境界。忽然，导演大喝一声“停！”，那演员会怎么样？

【闲语】：老师这个比喻确实精采！

【雪山童子】：“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另：看到了念头，念头就会消失（甚至，想找回刚才的念头，都想不起来）。但旋即又产生新的念头。只是这么看着？

【lvm】：你不是早就知道观照并不是看念头么。

【雪山童子】：恩！平时，发现自己粘着，也能做到不随着转。

平时，发现自己粘着，也能做到不随着转。（但有的时候，还是要随着转上几圈，才能发现。）有时，梦中也可以不随着转。

但闲来无事的时候，比如一些无聊的会议，就会闭上眼睛看念头（我是不是多事呀？），但如果不这样，该如何呢？还请老师明示！

【lvm】：无聊的会议？闭上眼睛看念头？

那么，会议的主持者就会很不高兴。

排斥外在的声音，岂不正是随境转么。

【笑口常开】：皆怕随境转，转了又如何！只这拣择者，不曾拣择过！

【lvm】：悟者转即不转，迷者转即轮回。

【雪山童子】：老师是转还是不转？

【lvm】：云驰月运，舟行岸移。

【笑口常开】：颂曰：幻亦是幻，何妨幻幻；幻生幻灭，幻无所幻！

【lvm】：果然轮回！

【笑口常开】：任他去吧！

【lvm】：只这“任”字……

【笑口常开】：弟子无玄旨可
领……………三顶礼！！

【lvm】：lvm 便休。

【圣军】：念来似飞尘，粘着即是病；拿个抹布子，
抹去还光明

【古韵】：念来任念去，不着何来病？欲抹却添尘，
“抹去”晦光明

【圣军】：念有粗细分，皆障光明际；若人都无着，
即归第一义

【莲农】：粗细是狗屁，光明是狗屁；无着是狗屁，
终归是狗屁！

【圣军】：这句空口白牙的大话更是狗屁！

【莲农】：恭喜你，终于明白啦！

【莲农】：冲你这句话，我顶礼你！

【圣军】：千万别顶礼我，当不住的。只要师兄识脚
跟处是也！

【莲农】：既当不住，扯什么第一义？！

可不是狗屁！

【圣军】：有啥子当得住当不住的？只要尔脚跟点地
着！

第一义即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自思你得着了么？

【莲农】：又一个！

【圣军】：接着！

【莲农】：真是顶礼了呀！

圣军当不住，连累小农向狗屁顶礼了~~~贝叶定能当得住吧，小农这厢也真的向您顶礼了！

【圣军】：东也顶礼西也顶礼的，咋不会向个自家头上六门出入不青不黄的去顶啊？

【莲农】：又一个！

【圣军】：提着！

【贝叶】：免礼平身

你过来我有铁观音。。。。。

【莲农】：呵呵，你果有这个！

怪不得听不见海潮音。

【圣军】：合不该弄海潮音的，你把老贝瞎得放屁也不敢弄个动静了，缺德鬼！

【莲农】：圣军啊圣军~~~

人家老贝不开腔，样子上总也是沾了点海潮音的边。

你是冒失得没边没影，全然驴唇不对马嘴啊！

小农知俺上面空口白牙的话，跟狗屁的确没什么分别，一屁放过，也就通汰了。而你嘴里虽吐出“第一义”，大肠却被那“第一义”堵得个死翘翘的，奈何一点自知也无啊！？

就此打住，不复与你戏言。

南无阿弥陀佛！

【铁扫帚】：何谓“相对无言独足立”？

【lvm】：圆悟说了——山魑。

【雪山童子】：这两句是颂赵州换却那僧眼睛的吧？

头长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足立。

【lvm】：哦！是这样的：

先看这里：

僧问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头长三尺，颈长二寸。”雪窦引用，未审诸人还识么？

头长三尺知是谁？——佛就在你面前，你识得么？

相对无言独足立。——恐怕说也说不出、站也站不住了吧。

说不出？圆悟偏要说——山魑。（山魑是山里的精灵，不会说话，只有一条腿，跳着走。故：相对无言独足立——山魑。）

站不住？圆悟偏要站——放过即不可。便打。

【雪山童子】：谢老师！

【六〇】云门拄杖化龙

垂示云：

诸佛众生本来无异，山河自己宁有等差。为什么却浑成两边去也？若能拨转话头、坐断要津，放过即不可。若不放过，尽大地不消一捏。且作么生是拨转话头处？试举看。

【六〇】举：

云门以拄杖示众云：【点化在临时。杀人刀，活人剑。换却尔眼睛了也。】

“拄杖子化为龙，【何用周遮！用化作什么！】

吞却乾坤了也。【天下衲僧性命不存。还碍着咽喉么？阇黎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山河大地甚处得来？”【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争奈这个何！】

只如云门道“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处得来”，若道有则瞎，若道无则死。还见云门为人处么？还我拄杖子来！

如今人不会他云门独露处，却道即色明心、附物显理。且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法，不可不知此议论，何故更用“拈花，迦叶微笑”？这老汉便捺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诃大迦叶。”更何必单传心印？诸人既是祖师门下客，还明得单传底心么？胸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攸然现前。胸中若无一物，外则了无丝毫。说什么理与智冥、境与神会！何故？一会一切会，一明一切明。长道“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忽若打破阴界，身心一如，身外无余，犹未得一半在。说什么即色明心、附物显理！古人道“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个一尘？若识得这一尘，便识得拄杖子。才拈起拄杖子，便见纵横妙用。恁么说话，早是葛藤了也，何况更化为龙！庆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还曾有恁么说话么？”

云门每向拄杖处，拈掇全机大用，活泼泼地为人。芭蕉示众云：“衲僧巴鼻，尽在拄杖头上。”永嘉亦云：“不是标形虚事禪（音驰），如来宝杖亲踪迹。”如来昔

于然灯佛时，布发掩泥，以待彼佛。然灯曰：“此处当建梵刹。”时有一天子，遂标一茎草云：“建梵刹竟。”诸人且道，这个消息，从那里得来？祖师道“棒头取证，喝下承当”，且道承当个什么？

忽有人问：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么？莫是抚掌一下么？总是弄精魂。且喜没交涉！

雪窦颂云：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么。只用打狗。】

徒说桃花浪奔。【拨开向上一窍，千圣齐立下风，也不在拏云攫雾处。说得千遍万遍，不如手脚罗笼一遍。】

烧尾者不在拏云攫雾，【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个干柴片。】

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人人气宇如王。自是尔千里万里。争奈悚然。】

拈了也，【谢慈悲。老婆心切。】

闻不闻？【不免落草。用闻作什么！】

直须洒洒落落，【残羹馊饭！乾坤大地甚处得来？】

休更纷纷纭纭。【举令者先犯，相次到尔头上。打云：放过则不可！】

七十二棒且轻恕，【山僧不曾行此令。据令而行，赖值得山僧。】

一百五十难放君。【正令当行，岂可只恁么了！直饶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堪作什么？】

（师蓦拈拄杖下座，大众一时走散。）【雪窦龙头蛇尾作什么！】

云门委曲为人，雪窦截径为人，所以拨却化为龙，不消恁么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窦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说桃花浪奔”，更不必化为龙也！盖禹门有三级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涨，鱼能逆水而跃过浪者，即化为龙。雪窦道“纵化为龙，亦是徒说。”

“烧尾者不在拏云攫雾”，鱼过禹门，自有天火烧其尾，拏云攫雾而去。雪窦意道，纵化为龙，亦不在拏云攫雾也。

“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清凉疏》序云：积行菩萨，尚乃曝腮于龙门。大意明华严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

诣，独如鱼过龙门透不过者，点额而回，困于死水沙碛中，曝其腮也。雪窦意道：既点额而回，必丧胆亡魂。

“拈了也，闻不闻”，重下注脚，一时与尔扫荡了也。诸人“直须洒洒落落”去，“休更纷纷纭纭”。尔若更纷纷纭纭，失却拄杖子了也。

“七十二棒且轻恕”，雪窦为尔舍重从轻。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错会，却只算数目，合是七十五棒，为什么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后人去穿凿，雪窦所以引用。直饶真个洒洒落落，正好与尔七十二棒，犹是轻恕。直饶总不如此，一百五十难放君。

一时颂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为。虽然恁么，也无一个皮下有血。

佛果圓悟禅师碧岩录卷第六终

嵎中书隐鼎刊《圓悟碧岩录》，幸已讫事。四方禅友或收得《祖庭事苑》《万善同归录》及禅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见示，当为绣梓，以广禅学。此亦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舍玉，幸甚。禀白。

【铁扫帚】：“忽若打破阴界，身心一如，身外无余，犹未得一半在。”那一半在这一半里？

【铁扫帚】：自答一句：拄杖化龙！

【lvm】：这依然是一半。

【圣普】：身外无余，犹未得一半在。

【铁扫帚】：请老师给另一半。

【lvm】：lvm 便休。

【lvm】：《碧岩录》卷第六，前有“隐白”，后有“稟白”。

隐白：

此集自大慧一炬之后，而又重罹兵燹，世鲜善刻。今得蜀本，校正颇完，犹恐中间亥豕鲁鱼不无一二，四方具眼高人为是正之，抄录见教，当复改窜，俾成金美，禅宗幸甚。

嵎中书隐白

稟白：

嵎中书隐鼎刊《圆悟碧岩录》，幸已訖事。四方禅友或收得《祖庭事苑》《万善同归录》及禅宗文字、世罕刊本者，幸乞见示，当为绣梓，以广禅学。此亦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毋舍玉，幸甚。稟白。

【莲农】：碧岩巉巉不是家，当春下田学种瓜。软棒
翩翩走龙蛇，一炬点开镜中花。

【六一】风穴垂语兴亡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还他本分宗师；定龙蛇，别缁素，须是作家知识。剑刃上论杀活，棒头上别机宜。则且置，且道“独据寰中事”一句作么生商量？试举看。

【六一】举：

风穴垂语云：【兴云致雨。也要为主为宾。】

“若立一尘，【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花簇簇、锦簇簇。】

家国兴盛；【不是他屋里事。】

不立一尘，【扫踪灭迹。失却眼睛。和鼻孔失也。】

家国丧亡。”【一切处光明。用家国作什么。全是他家屋里事。】

（雪窦拈拄杖云：【须是壁立千仞始得。达磨来也！】

“还有同生同死底衲僧么？”）【还我话头来！虽然如是，要平不平之事，须于雪窦商量始得。还知么？若知许尔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只如风穴示众云“若立一尘，家国兴盛；不立一尘，家国丧亡”，且道立一尘即是？不立一尘即是？到这里，须是大用现前始得。所以道：设使言前荐得，犹是滞壳迷封；直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他是临济下尊宿，直下用本分草料。

若立一尘，家国兴盛，野老颦蹙。意在立国安邦，须藉谋臣猛将。然后麒麟出、凤凰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里人，争知有恁么事！

不立一尘，家国丧亡，风飒飒地。野老为什么出来讴歌？只为家国丧亡，洞下谓之转变处，更无佛无众生，无是无非，无好无恶，绝音响踪迹。所以道：金屑虽贵，落眼成翳。又云：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尘。已灵犹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为奇特。到个里，衲被蒙头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若更说心说性，说玄说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自有神仙境。

南泉示众云：“黄梅七百高僧，尽是会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钵。唯有卢行者，不会佛法，所以得他衣钵。”又云：“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颦蹙、或讴歌，且道作么生会？且道他具什么眼却恁么？须知野老门前，别有条章。

雪窦双拈了，却拈拄杖云：“还有同生同死底衲僧么？”当时若有个汉出来，道得一句，互为宾主，免得雪窦这老汉后面自点胸。

野老从教不展眉，【三千里外有个人。美食不中饱人吃。】

且图家国立雄基。【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即行，要住即住。尽乾坤大地是个解脱门，尔作么生立！】

谋臣猛将今何在，【有么！有么！土旷人稀，相逢者少。且莫点胸！】

万里清风只自知。【旁若无人，教谁扫地！也是云居罗汉。】

适来双提了也，这里却只拈一边、放一边，裁长补短，舍重从轻。所以道，野老从教不展眉，我且图家国立雄基。

谋臣猛将今何在，雪窦拈拄杖云“还有同生同死底衲僧么”，一似道“还有谋臣猛将么”，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以道。土旷人稀，相逢者少。还有相知者么？出来一坑埋却！

万里清风只自知，便是雪窦点胸处也。

【圣军】：那个道不立一尘的，这里一斧头劈杀！

【lvm】：如刀断水，如风吹光。

【圣军】：好一招如来神掌！

【一朵云 mg】：家国是什么？

【lvm】：家喻正报，就是身心；国喻依报，就是外部世界。

【一朵云 mg】：谢谢指导.我心不空，奈何.

【lvm】：你心本空，本不可得。

【一朵云 mg】：老师，如何是行起解绝.

【lvm】：行是修行，解是理解。

【一朵云 mg】：谢谢.

【一朵云 mg】：谁是野老？

【Lvm】：野老就如一朵云相似。

【一朵云 mg】：不相干，不相干，老人赐我无上咒。

【一朵云 mg】：谢谢，如何才是一朵云？

【Lvm】：如同野老相似。

【一朵云 mg】：原来野老正是一朵云，一朵云正是野老，

【Lvm】：那个“mg”却如何收拾？

【一朵云 mg】：牛何妨带尾

【Lvm】：哈哈！正联系着野老呢，又带出一头牛来。

【一朵云 mg】：牛即是野老

【Lvm】：野老不带尾。

【一朵云 mg】：如何是尾

【Lvm】：mg

【一朵云 mg】：老师爱尾

【禅地衣】野老也不知。

【禅地衣】风穴禅师警告大众：小心成为丧家之犬！

【浪得虚名】：尔时座中有汉站出曰：尚认斯汉否？

【Lvm】：那就回答他：浪得虚名！

【浪得虚名】：汉曰：瞎眼了也！瞎眼了也！

【Lvm】：哦！果然。一风一马一牛。

【浪得虚名】：汉哈哈大笑曰：怎奈古镜照物，尚有别乎？

【Lvm】：哈哈！更不相及了。

【浪得虚名】：汉曰：我只管这汉即是谋臣猛将，那管相及不相及。

【Lvm】：lvm 就不再“曰”了。

【浪得虚名】：^o^

【乐乐】：秀才遇到兵，只可寂寞能仁疗也。笑中之苦，其谁能知？

【Lvm】：兵遇上秀才，那就简单得很了。

【阿拉伯数字】杀而后快！

【Lvm】：5、4、3、2、1……0！

【gohome】：请教齐老师？

家国兴盛；【不是他屋里事。】

为何讲不是他屋里事？

【lvm】：是说“若立一尘，家国兴盛”不是他屋里事。

“家国兴盛”是说法席大盛，“他屋里事”也就是他的本怀，他的本怀是一尘也不立的，所以后面说“不立一尘，家国丧亡”全是他屋里事。

君不见“落草为人”么，在不立一尘处，也不妨立一尘（落草），为什么？为人哪！正是《楞严经》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那么，老人立了个什么尘？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殊不知，到了关键时，老人就会严厉呵斥：“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可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不止一次听到。

权立“灵知”这一尘者，古已有之，请看：

圭峰宗密禅师云：“一切众生，无不具有觉性，灵明空寂，与佛无殊。但以无始劫来，未曾了悟，妄执身为我相，故生爱恶等情。随情造业，随业受报。生老病死，长劫轮回。然身中觉性，来曾生死，如梦被驱役，而身本安闲；如水作冰，而湿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无生，何有依托？灵灵不昧，了了常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然多生妄执，习以性成，喜怒哀乐，微细流注。真理虽然顿达，此情难以卒除。须常觉察，损之又损，如风顿止，波浪渐停。岂可一生所修，便同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为自体，勿认色身；以灵知为自心，勿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系。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若爱恶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为长，易粗为妙。若微细流注，一切寂灭，唯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名之为佛。”

禅师不但说“以灵知为自心，勿认妄念”，而且指出“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系。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

六道轮回乃业力使然，“业不能系”不就跳出轮回了么！怎么样才能跳出轮回？“以灵知为自心，勿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嘛！

现在该明白为什么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正行了吧。

【天未来风】：“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此语后学不太明白，请齐老师具体说说，好吗

谢谢.

【lvm】：就象幼儿园的阿姨一样，随着童心，说儿童能听懂的。

【天未来风】：儿童所知所问，是否也属于“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哈哈，我又啼啦.

【lvm】：哦！你说的是“心逐众生，量局所知”吧。

【天未来风】：谢谢.

【天未来风】：原来是与黄叶止啼相似.谢谢止啼啦.

【lvm】：里面的“师”是马祖禅师：

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

师曰：为止小儿啼。

问：啼止时如何？

师曰：非心非佛。

问：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

师曰：向伊道，不是物。

问：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

师曰：且教伊体会大道。

【gohome】：再次请教齐师

顶礼齐老师

坐上持咒心念耳闻，重在耳闻！

坐下观照，重在何处？

请齐师哀憖弟子愚痴，望齐师讲解，为我等

后学开启智慧？

弟子顶礼再拜

【lvm】：座下观照无“重在”，轻松自然，切忌用力。

【雪山童子】：哈哈！老师却会量体裁衣！

【pcohantas】：真是受益

前几天听老师这么，还有些没明白。现在知道了。

老师这么理解可不可以：就是说本来用力惯了，突然不去用力，但是有种惯性还在往前冲，所以感觉是“断”也用力了。

（如跑步冲向终点时，要止住脚步一样。）

也是慢慢地才能做到轻松自然的吧？

【lvm】：现在就断，是轻松？还是累？

【pcohantas】：直接就断了，没有轻松还是累。

【lvm】：没犯错误，这是真轻松。

【gohome】：三次请教齐老师：

看了以上的贴子，弟子还有疑问，再问老师一个问题：

坐下观照，观的是什么？照的又是什么？观和照是一回事吗？

弟子愚痴，顶礼再拜，请老师开示

【lvm】：观照就是寂照，照的就是寂。

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两回事，而是没事。无量劫来有事惯了，现在学着没事，是名观照。

寂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做祖，无他秘密。

【zyhan】（接【lvm】：观照就是寂照，照的就是寂。）：寂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做祖，无他秘密！顶礼！顶礼！！再三顶礼！！！！

【边城浪子】（接【lvm】：观照就是寂照，照的就是寂。）：无上心法！

【天未来风】（接【lvm】：观照就是寂照，照的就是寂。）：齐老师时时演绎大手印。

【天未来风】：老子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雪山童子】（接【lvm】：观照就是寂照，照的就是寂。）：仅从字面上理解.....

仅从字面上理解，观:似乎有能有所，而照没有能所。

或者说观还有用力的痕迹，而照却不着痕迹。

【jil】（接【雪山童子】：仅从字面上理解.....）：观，就是还在“保持”这个：“无事”吧，而照则已无须“保持”

【lvm】：哈哈！陷入字面就热闹了。

【六二】云门秘在形山

垂示云：以无师智，发无作妙用；以无缘慈，作不请胜友。向一句下，有杀有活；于一机中，有纵有擒。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试举看。

【六二】举：

云门示众云：

乾坤之内，【土旷人稀。六合收不得。】

宇宙之间。【休向鬼窟里作活计。蹉过了也。】

中有一宝，【在什么处？光生也。切忌向鬼窟里觅。】

秘在形山。【拶！点。】

拈灯笼向佛殿里，【犹可商量。】

将三门来灯笼上。【云门大师是即是，不妨諠讹。犹较些子。若子细捡点将来，未免屎臭气。】

云门道：“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且道云门意在钓竿头？意在灯笼上？

此乃肇法师宝藏论数句，云门拈来示众。肇公时于后秦逍遥园造论，写维摩经，方知庄老未尽其妙。肇乃礼罗什为师，又参瓦棺寺跋陀婆罗菩萨。从西天二十七祖处，传心印来。肇深造其堂奥。肇一日遭难，临刑之时，乞七日假，造宝藏论。

云门便拈论中四句示众。大意云，如何以无价之宝，隐在阴界之中。论中语言，皆与宗门说话相符合。

不见镜清问曹山：“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么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瞒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清云：“若无诸圣眼，争知不恁么！”山云：“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所以道，“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个个圆成。云门便拈来示众，已是十分现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与尔注解去。

他慈悲，更与尔下注脚道：“拈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且道云门恁么道，意作么生？不见古人云

“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见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蕴也。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所以道“诸佛在心头，迷人向外求。内怀无价宝，不识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显现，住相有情难见。若悟众生无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来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动，个中无改变”。有者，只认个昭昭灵灵为宝，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动转不得，开拨不行。古人道“穷则变，变则通”。“拈灯笼向佛殿里”，若是常情可测度得。“将三门来灯笼上”，还测度得么？云门与尔一时打破情识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窦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又云“曲木据位知几何，利刀剪却令人爱”。

他道“拈灯笼向佛殿里”，这一句已截断了也。又“将三门来灯笼上”，若论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云门道：“汝若相当去，且觅个入路。微尘诸佛在尔脚跟下，三藏圣教在尔舌头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与我拈面前按山来看。”便有僧出问云：“学人见‘山是山、水是水’时如何？”门云：“三门为什么从这里过？恐尔死却！”遂以手划一划云：“识得时，是

醍醐上味。若识不得，反为毒药也”。所以道，“了了了时无可了，玄玄玄处直须呵。”

雪窦又拈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挂在壁上，达磨九年不敢正眼觑着。而今衲僧要见，劈脊便棒。”看他本分宗师，终不将实法系缀人。玄沙云：“罗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虽然恁么，也是灵龟曳尾。

雪窦颂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什么！骊龙玩珠。】

古岸何人把钓竿。【孤危甚孤危，壁立甚壁立。贼过后张弓。脑后见腮，莫与往来。】

云冉冉，【打断始得。百匝千重。炙脂帽子，鹞臭布衫。】

水漫漫，【左之右之。前遮后拥。】

明月芦花君自看。【看着则瞎！若识得云门语，便见雪窦末后句。】

若识得云门语，便见雪窦为人处。他向云门示众后面两句，便与尔下个注脚云“看！看！”尔便作瞠眉瞠眼

会，且得没交涉！古人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处坐杀，岂能脱得根尘！

雪窦道：看！看！云门如在古岸把钓竿相似。云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芦花，芦花映明月。正当恁么时，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见得，前后只是一句相似。

【静成】：齐老师请进：

老师啊！按照二祖劝人“所出各书，当次第参究。但未修满六印时先勿看。”的心意，至少公案并不适宜锯解或者评唱在论坛上！您说呢？经常在论坛上看到未悟的师兄说一句您锯解的古语，或者古人的评唱，然后和您心照不宣默然微笑，我觉得简直是黑话！在禅宗门庭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老人固然在小范围内开讲了几则《碧岩录》，但这是老人的慈悲方便，老人在世，也一定不赞成贴在论坛上的！您看闻公议透的法闍和宣秘禅师的公案，居然连“师徒承传法脉”都淆乱颠倒，还要胡说是“妄传”，而且看得出来，论坛上很多师兄其实并不反对闻公议透的这点，何其哀哉！老人在不得已奇出方便的年代没有出家承嗣禅宗，也有这个原因啊。您说呢？

【lvn】：您的意思是把有关禅宗公案的帖子都删掉么？

【静成】：这样就最好了。老师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愚人】接【静成】：这样就最好了。老师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你真是，开始还跟老闻那么探讨，

后来却那么骂人家，前恭后倨，见得什么道来？你传承传承个什么？人家触犯你的宝贝公案了。

【pcohantas】（接【静成】：这样就最好了。老师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删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师兄，您好：

众生百态，过不在于贴也。即使是把贴删了，这些纷争便停了吗？心不平，则事不息。更何况，老师现在不发一言，都已是这样纷乱，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贴删掉，岂不是落人把柄吗？何苦删了贴来添乱。

至于明眼人，看不看贴都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

我只是初学，我的态度是看不懂就不看，等到我看得懂时再看。路有千百条，这条走不通，我就换条路走就行了。看不懂或换条路并不等于我就要在旁边评论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

如果别人好或正确，数他人珍宝有何益，如果别人不好或者不正确，拿着祖师大德的观点当“照妖镜”，不时常反省自己，于自己又有何益。

再说了，法华经上也说了，即使是平时里走到寺里随便念一声佛，他最终都会成佛，何况专心修持的师兄们

呢。一时的错误或急躁并不等于一世或生生世世的错误和急躁，也用不着我在旁边操心。各自学佛和成佛有各自的因缘。

方便之所以是方便，二祖有他的方便，老师有老师的方便。更何况，学佛不是求佛，是求己，求己只是制心。若不制心，跟删不删贴有何关系。

昨天才看了二祖写的《学佛最初之决定》、《入佛明宗答问》，字字玑珠。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静成】：谢谢师兄。也许只能这样了。

【lvm】：我本人不赞同删贴，原因是：

因为是我锯解在先，才引出不同的意见来，也就是说，我是肇始者。我本人正好根据这不同的意见，纠正自己的不正确见解，所以我不赞同删贴。

进而，使我也能从这个角度反省：当初可能不应该每日一锯。

自己的毛病，自己往往不容易察觉，有镜子用来照照，岂不是大好事么！我不赞同删贴，就跟不舍得打碎镜子一样。

【静成】：能照见五蕴皆空的人，任何毛病只是“示现”。学人怎么看待老师“示现”呢？

【lvm】：我也是学人，并非示现。所以需要镜子。

【静成】：“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那么则不需要镜子了。

【lvm】：你这一贴，也是镜子。

【静成】：前两天心明师兄说“对不起”，就把镜子贴了封条。

老师的镜子被学生打破，但学生却跟镜子说“对不起”。

【lvm】：我不是斑竹，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静成】：我能够明白。谢谢您。

【浪得虚名】（接【lvm】：我也是学人，并非示现。所以需要镜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齐老师真慈悲。

元音老人在讲解《恒河大手印》这本书时好象也提到这个意思，不过我记不起所讲的话是怎样了。

南无元音老人！

顶礼齐老师！

【一朵云 mg】（接【lvm】：我本人不赞同删贴，原因是：）：老师有反省精神、负责态度。

【愚人】（接【静成】：能照见五蕴皆空的人，任何毛病只是“示现”。学人怎么看待老师“示现”呢？）：你毛病还不少，又示现个什么？

【愚人】：禅地衣,说你哪!

【vvvv】（接【lvm】：我本人不赞同删贴，原因是：）：老师，照见了什么？

【lvm】：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o^

【vvvv】：好镜子。

【lvm】：^o^

【染香】：洗脸盆里手擎衣，轻打肥皂退手泥，一脚翻动千江水，乌鸦跳蚤梦里栖。

【心明】：雪窦禅师：“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

【前三三】：老师，“肇公时于后秦逍遥园造论，写维摩经”---“写”应为“读”字之误吧

【lvm】：那时候尚无印刷术，经书流通靠手工抄写。

【前三三】：原来如此.谢谢.

【前三三】：“看他本分宗师，终不将实法系缀人。”-----原来如此.谢谢

【六三】南泉斩猫息诤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诠不及，宜急着眼。若也电转星飞，便可倾湫倒嶽。众中莫有辨得底么？试举看：

【六三】举：

南泉，一日东西两堂争猫儿。【不是今日合闹，也一场漏逗。】

南泉见，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斩。”【正令当行，十方坐断。这老汉有定龙蛇手脚。】

众无对。【可惜放过。一队漆桶堪作什么！杜撰禅和，如麻似粟。】

泉斩猫儿为两段。【快哉！快哉！若不如此，尽是弄泥团汉。贼过后张弓，已是第二头。未举起时好打。】

宗师家，看他一动一静、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这斩猫儿话，天下丛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处便是”，有底道“在斩处”，且得都没交涉！他若不提起

时，亦匝匝地作尽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剑。尔且道，毕竟是谁斩猫儿？

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斩。”当时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斩不斩？所以道“正令当行，十方坐断”。出头天外看，谁是个中人？其实当时元不斩。此话亦不在斩与不斩处。此事轩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尘意见上讨。若向情尘意见上讨，则辜负南泉去。

但向当锋剑刃上看，是有也得、无也得、不有不无也得。所以古人道“穷则变，变则通”，而今人不解变通，只管向语句上走。南泉恁么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语，只要教人自荐，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么会，卒摸索不着！

雪窦当头颂云：

两堂俱是杜禅和，【亲言出亲口。一句道断。据款结案。】

拨动烟尘不奈何。【看尔作什么折合！现成公案，也有些子。】

赖得南泉能举令，【举拂子云：一似这个。王老师犹较些子。好个金刚王宝剑，用切泥去也。】

一刀两段任偏颇。【百杂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作什么！不可放过也。便打。】

“两堂俱是杜禅和”，雪窦不向句下死，亦不认驴前马后，有拨转处，便道“拨动烟尘不柰何”。雪窦与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说了也。两堂首座，没歇头处，到处只管拨动烟尘，柰何不得。

赖得南泉与他断这公案，收得净尽，他争柰前不构村后不迭店。所以道“赖得南泉能举令，一刀两段任偏颇”。直下一刀两段，更不管有偏颇。且道南泉据什么令？

【菩提树】：夫不二法门，莫测度。昔诤已息，懒开口。得闲句二首，请【lvm】老师斧正。

读《坛经》有感

---夜读《坛经》达旦，次日作

春来江岸草色青

不晴不雨晚风轻

声色即是解缚语
哪有妙法可呈君
夜宿麓山古寺，次日下山
春色本无心
游人自多情
更向春深处
寂寂得清净
菩提树 合十

【lvm】：略移几字如何：

读《坛经》有感
---夜读《坛经》达旦，次日作
春来江岸晚风轻，
风拂雨润草色新。
声色皆叙无缚语，
别无妙法可呈君。
夜宿麓山古寺，次日下山
春色本无心，
游人自多情。

更向春深处，

清净却峥嵘。

【菩提树】：谢谢!受教!真大善知识!

真----真实不虚

大----大乘菩萨心

善----善巧方便

知识----正智正见

【lvm】：师尊元音老人遗著——《碧岩录》第六十三则 南泉斩猫息诤

《碧岩录》第六十三则 南泉斩猫息诤

元音老人 讲述

南泉斩猫这个公案，自古至今，讨论、商量的人多如牛毛。有的说：南泉斩猫是寓言，南泉禅师不会开杀戒杀生的，这只是打比方，他并没有真的斩猫。有的说：南泉祖师已证到“顺逆无拘、纵横自在”的地步，慢说斩一只猫，即使斩尽杀绝，也未动着一些些。在南泉祖师那里，杀就是活、活就是杀，他已超越了几夫的知见，斩猫不妨真有其事。有的说斩猫不对，有的说斩猫正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今天我们也来凑凑热闹，参加这个行列，讨论讨论这则公案。在未讲正文以前，先看圆悟克勤祖师写在公案前的垂示：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诠不及，宜急著眼。若也电转星飞，便可倾湫倒岳。众中莫有辨得底么？试举看：】

若论第一峰头，从来不许商量。圣谛第一义不落语言、不犯思维，至此“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用语言描述不到，用思维揣摩不得，只能以心印心。这就是“意路不到”、“言诠不及”之处。当恁么时，正好回光返照，一把擒来。这是“正好提撕”、“宜急著眼”之时。此时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真如佛性朗然现前，若能荐取不疑，是名“见性”。星飞——如击石火，电转——似闪电光。如果能于电转星飞——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的一刹那间，认取这朗然现前的真如佛性，以后就可以“倾湫倒岳”，应机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建立种种差别法门而一法不立，度尽恒沙众生而无人可度。

辨得，就是分辨得出，也就是识得佛性。大众里面有识得佛性的人么？我们不妨举一则公案来辨别辨别缁素。请看南泉斩猫这则公案。

【《六三》举：南泉。一日东西两堂争猫儿。（不是今日合闹，也一场漏逗。）南泉见，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斩。”（正令当行，十方坐断。这老汉有定龙蛇手脚。）众无对。（可惜放过。一队漆桶，堪作什么！杜撰禅和，如麻似粟。）泉斩猫儿为两段。（快哉快哉！若不如此，尽是弄泥团汉。贼过后张弓，已是第二头。未举起时好打。）】

上文中，括号外是公案原文，括号内是圆悟祖师的著语。

关于这则公案，在上海某禅寺研讨时，两方面因意见不合，争执起来了。主讲的人说：这个公案不是事实，祇是寓言。听众中有人说：斩猫不是你的见处，你没有到“杀活同时”的地步，不能杀活自在，那你自然只能活、不能杀。而南泉祖师超越了这个境界，杀、活都自在……。两方面争起来了，就象东西两堂争猫儿一样，东堂说猫儿是自己的，西堂也说猫儿是自己的，而争执不下。现在倒好，一说有杀、一说无杀，也争执不下了。恰在此时，突然一声猫叫：“喵！”争论顿息。这确是一个很好的解围方法，叫一声就解决了谁是猫主和有杀无杀的纠纷。当南泉祖师要东西两堂下语的时候，若有人就这么叫一声，南泉禅师即无法下手斩猫，东西两堂的争执也就解决了。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不一定是没有明眼人，也不妨有人在大众里面冷眼观看，看你怎么办，看你南泉是不是“正令全提”。南泉祖师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言出如山”——斩！手起刀落，一下子就把猫斩掉了。其实，罪福只在一心。心生则种种罪生，心灭则种种罪灭。若我们心有所住，则斩猫就有罪了。说南泉斩猫是寓言，那是息事宁人的讲法。

明朝末年，李闯王、张献忠等扯旗造反。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放火，闹得很厉害。他讨厌和尚，见庙就烧，见僧人就杀。破山海明禅师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破山祖师是在宁波天童寺开悟的，是天童密云圆悟和尚的弟子。他没开悟之前，就能“出神”，现神通到外面偷鸭子。那时他还年轻，象小孩闹着玩一样，作游戏，并不是为了吃鸭子而偷。今天偷一只、明天偷一只，乡下人发现鸭子少了四、五只，知道是有人偷去了，就决定不上工，躲在树后看谁来偷鸭子，抓住这个小偷。当他把鸭群赶到河里，不一会儿，看见一个小和尚，到河里捞起一只鸭子就走。他赶快在后面追赶，追着追着，眼看小和尚逃进了天童寺。乡下人便在寺门口大骂山门，知客师实在听不过，走出来劝

解：不要恶口造罪。但乡下人说：我绝不诬陷你们，我亲眼看见偷鸭的小和尚逃进去了。知客师闻听后甚为惊异，真有此事吗？那你随我来，我们查一查，看是谁做了这不光彩的事情。他把乡下人带进庙里，一间房一间房挨着查看，连厕所都看到了，也没有找到。知客师说：是你诬蔑我们吧！我们寺里，僧人是严守戒律的啊！但乡下人说：我亲眼见他逃进来的，怎么没有？莫非你们寺里房子多，还有地方没有看到？知客师说：只有禅堂没给你看，其它地方都给你看到了。但禅堂的门锁着，里面的人在打七，走不出来。而且钥匙由老和尚（即方丈——天童密云和尚）掌握着，别人都没有。乡下人不依了：你不开禅堂给我看，就是你们理屈。你不开门，你就是包庇他。

讲到打七，不妨稍稍解释一下。打禅七是精进参禅、努力用功，藉以打倒第七意识——我执。不象现在，把做佛事说成打七，在庙里立个牌位，超度亡魂，还有什么延寿佛事。真打七是把第七识（我执）打倒，转成平等性智，俾第八识翻身转成大圆镜智。而且那时打七不象我们现在，只打一个七、两个七……，而是整个冬季都在打七。所以知客师说：打七规矩很严，哪里会有和尚跑出来？但乡下人哪里知道，却坚持非看禅堂不可。他们相持不下，吵吵嚷嚷。密云和尚从方丈室出来了，问他们吵什么。知客师把乡下人要看禅堂的事告诉给方丈。方丈说：好！好！我领你来看。密云和尚拿钥匙把禅堂门打开，领着乡下人进去看。禅堂里光线幽暗，用功参禅的人不需要太亮。乡下人看不清楚，只见四边全都是人，当中供着佛菩萨像。

打七坐香都靠着边上坐，坐一枝香后，须跑香，围绕着佛像兜圈子，以活动筋骨。乡下人一个人一个人挨着看，一圈看过来，没有。他想：唉呀！我明明看见一个和尚，把鸭子一捞，往袖子里一藏，就进来了，怎么会没有呢？密云和尚说：你找不到，我来帮你找到。老和尚走到

破山面前：海明！把鸭子拿出来吧。嘎嘎、嘎嘎……小和尚从袖子里把鸭子掏出来了。老和尚说：老乡，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个小和尚，他不是肉身出去的。他是闹着玩、作游戏。这鸭子还给你，你还有多少损失，我们都赔偿给你。又对破山讲：你破坏清规，赶出庙门，不许在禅堂里参禅。你虽然游戏神通不无，但佛法却未梦见在！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佛性。破山能出阳神（道教说是“阳神”，佛教说是“意生身”——第七识所化之身），初以为自己神通、有本事，成功了。其实，真正的佛法，即成佛的根本——佛性，却未知道，所以说未梦见在。有点神通，着在上面，非但不能成佛，还要着魔。破山想：有神通还未成就，那就是另外还有向上一着了，于是赶快跪下来请求密云圆悟禅师开示，指点我怎样用功。老和尚说：好！你就参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去住庙外面的茅棚，在茅棚里参。破山海明参哪！参哪！神通出来都不睬，却又打起瞌睡来了。这也不对，昏沉也不行。他就到天童寺后面太白山的峭壁上参。这地方一大意就掉下去跌死了，这可要提高警惕，没法打瞌睡了。到了正午，当太阳正好晒在他头顶上时，他一下子开悟了。哈哈！这一笑就跌了下去。有个乡下的打柴人看见了：不好啦！有个和尚跌下去啦！打柴人到山下一看，破山什么事都没有。现在我们看到地面有高有低，那是心不平啊！《阿弥陀经》说：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平坦得很，没有坎坷不平。如果我们心平，地就平了，就没有什么坎坷。

破山祖师开悟之后，神通发得更大。虽起妙用，但他不著相。后来他到张献忠那里去，张献忠一看见他就说：你这个和尚，好大的胆！你不知道我杀和尚、烧寺庙吗？破山说：我要是怕你，就不来了。张说：好！我佩服你的勇气，给你吃一只鸽子吧。把一只煮熟的鸽子扎在刀尖上，带着刀戳过来了。破山一张嘴全咬住，吃掉鸽子，把刀吐了出来。再一张嘴，吐出一只活的鸽子，飞走了。你

能说破山吃肉、杀生么？其实，他没有吃、没有杀，吃它正是救它。本公案中，南泉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就能杀。他的杀就是活。禅宗里，像这样的公案不止一个。我们再举一例——归宗斩蛇：

师铲草次，有讲僧来参。忽有一蛇过，师以锄断之。僧曰：“久向归宗，原来是个粗行沙门。”师曰：“你粗？我粗？”曰：“如何是粗？”师竖起锄头。曰：“如何是细？”师作斩蛇势。曰：“与么，则依而行之？”师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处见我斩蛇？”僧无对。（见《五灯会元》）

师，是指归宗智常禅师。禅宗丛林是农禅生活，自耕自食、自悟自证。归宗给庄稼锄草的时候，有个讲经的僧人来参问归宗。正好有一条蛇爬过他们面前，归宗将那蛇一锄斩断，这位讲经的僧人看不过去了。这僧说：“早就向往、仰慕着归宗，原来你是个粗行沙门。”粗行沙门，就是行为很不检点、很粗狂的和尚。归宗问他：“是你粗呢，还是我粗？”这讲僧反问：“你说的粗，是指的什么？”归宗以竖起锄头作答。这僧又问：“怎么才是细呢？”归宗作出斩蛇的架势。这僧说：“要是这样的话，就照你这样办，可以么？”归宗说：“先别说照不照这样办，你什么地方看见我斩蛇呢？”

归宗心空无住，把蛇一斩两段，蛇就解脱了！蛇在前世时有很重的痴心，还有嗔心，所以得了蛇身的报应。归宗度它解脱，痴心、嗔心都脱落了，超生去吧！杀它就是救它。那斩者、那斩、那蛇，统统了不可得。无我、无斩、无蛇，又哪来粗细可得！来参之讲僧住我相、斩相、蛇相，被相所瞒，岂不正是粗（粗心）么？所以归宗问他“你粗？我粗？”这讲僧却不明归宗义，反而随着语脉落在粗细的概念里（此乃讲理论的习气也），反问什么“如何是粗”、“如何是细”。答粗竖起锄头、答细作斩蛇

势，或者答粗作斩蛇势、答细竖起锄头，并无二致。归宗这一竖一作势，活脱脱地显露出佛性的妙用，正所谓“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也。这讲僧仍不明就里，反而说：“与么，则依而行之”，他说的依而行之是指象归宗那样斩蛇，这岂是能学的么？！若不能象归宗那样心空无住，住相是必然的。若住相，就会形成业力种子，潜入八识田里，遇缘即发，以后偿债有日在！故《证道歌》云：“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宿债。”

心空，行之亦得、不行亦得；住相，行之亦不得、不行亦不得。所以归宗说：“依而行之且置，你甚处见我斩蛇？”这是进一步启示讲僧认取那现成的、能见能闻的本来一段真光。若讲僧翻身触破，在“甚处”猛着精彩，就不会辜负归宗的反复提示了。可惜他却眼眨眨地无对，不但自己错过了开悟的良机，也带累得归宗“输却一半”，就象“百丈今日输却一半”一样。

正恁么时，不在于杀、活，而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心若真正能空，在吃菜、吃饭的时候，就不必千般计较了。菜里有荤油、荤筷子碰到碗里去了、锅子烧过荤菜等等，这些都不能吃啦！不在这上面，而在于我们是不是心空无住！当年六祖大师隐在猎人队里，他吃饭时，就吃肉边菜，也自在得很。心若空净，要杀就杀、要活就活。心不空净，那就坏了，要活不能活，要杀可就犯罪了。

这则斩猫公案中，东西两堂都没有打开正眼，平时无事生非，只会搞些禅理论讲讲，事上透不过，竟为了一只猫儿起争。南泉禅师正令全提，斩猫就是救猫。何止是救猫，也是为了挽救两堂僧人的法身慧命。下面请看圆悟祖师的评论：

【宗师家，看他一动一静、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这斩猫儿话，天下丛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处

便是。有底道：在斩处。且得都没交涉！他若不提起时，亦匝匝地作尽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剑。尔且道毕竟是谁斩猫？】

宗师家，就是历代的禅宗大祖师。他们一动一静、一出入、扬眉瞬目、抬手动足、擎拳竖拂、嘻笑怒骂……时时处处都不离佛性根本义，这就是“宗”。故禅宗独称“宗下”，其他说教都是“教下”。“宗”便是宗师家的意旨。南泉斩猫这则公案，普天下的禅宗丛林都在讨论，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所以说“商量浩浩地”。有的人说：南泉禅师将猫提起，这里体现了南泉的意旨。有的人说：不对、不对！所谓“南泉斩猫”，那就是说，斩猫才是南泉的意旨……。他们不知不觉就落入理论研究里去了。何止是讨论“南泉斩猫”，即使不讨论这则公案——“不提起时”，他们也是“匝匝地作尽道理”，这是爱讲空理论的习气在作怪。落入理论便不得真实受用，所以说“且得都没交涉”。交涉，就是关系。这些不着边际的理论与南泉的意旨丝毫也扯不上关系。

自己彻见本性，才算有“定乾坤的眼”。能点拨他人也彻见本性，才算有“定乾坤的剑”。慢说定乾坤的剑，你有定乾坤的眼吗？若无，“商量浩浩地”有什么用？到这里，圆悟祖师还恐学人摸不着头脑，紧接着提示了一句：“尔且道毕竟是谁斩猫？”诸位说说看，毕竟是谁斩猫啊？

【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斩”。当时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斩不斩？所以道：“正令当行，十方坐断。出头天外看，谁是个中人？”其实当时元不斩，此话亦不在斩与不斩处。此事轩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尘意见上讨。若向情尘意见上讨，则辜负南泉去。但向当锋剑刃上看，是有也得、无也得、不有不无也得。】

正当南泉禅师举刀向猫的时候，如果忽然有人一语道破，那么，南泉禅师还斩不斩这猫了？其实，斩就是不斩，不斩就是斩。世俗人执著这斩相，那我就这么说：

“斩也是不斩，不斩也是不斩。”也就是说，当时即使有人一语道破，南泉也可以这么“不斩”——一刀两断！为什么？那猫解脱缘熟之故。所以圆悟禅师接着说说：“‘正令当行，十方坐断。出头天外看，谁是个中人？’其实当时元不斩”。

圆悟禅师接着说：“此话亦不在斩与不斩处。”此话，是哪句话呢？就是“道得即不斩”这一句。如果当时有人道得，他就不斩了么？“不在斩与不斩处”也就是说，斩与不斩，与有人道得无人道得不相干。那么，南泉禅师为什么还要说“道得即不斩”呢？请看前面的垂示：

“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诠不及，宜急著眼。若也电转星飞，便可倾湫倒岳。”这便是此事的“轩知”——此事轩知如此。轩知，就是轩轻。轩轻本是古代一种有围棚的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轻。后来词义引申开来，轩轻就有了“玄机”“奥妙”之义。意路——情尘，言诠——意见。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诠不及，宜急著眼——也就是“分明不在情尘意见上讨”。请看圆悟禅师接下来怎么说：“若向情尘意见上讨，则辜负南泉去。但向当锋剑刃上看，是有也得、无也得、不有不无也得。”当锋剑刃，正是指“道得即不斩”这句话，下面的有、无、不有不无，这些话的“轩知”在哪里呢？这不正好回答了今时上海禅堂的争论么！若不象他们那样向情尘意见上讨，说有斩猫这回事也得，说没这回事也得，说“不是有这回事，也不是没有这回事”也得。可他们分明是向情尘意见上讨，那就总不得！

【所以古人道：“穷则变，变则通。”而今人不解变通，只管向语句上走。南泉怎么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

语，只要教人自荐，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么会，卒摸索不著。】

古人有这么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什么是“穷”？什么是“通”？又是怎么“变”的呢？这不用过多的解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比如参禅，[囙-勿+力](音 Ho)地一下，如同爆炸物，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万古疑情，朗然明白，不就可以比喻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么。就是这么“变”的。

可是，现在的人不知道这么变通，却“商量浩浩地”，极尽思维卜度之能事，“只管向语句上走”。若这样，即使你能说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也没有梦见南泉义！

其实，南泉禅师当时所说的“道得即不斩”，也并不是要听一句什么答对了的话，只是要两堂大众当下荐取那“各各自用自知”的所谓“本来面目”。若不这么会，反而去极尽思维卜度之能事，便摸索不着南泉的真意。雪窦深知南泉义，请接着看雪窦颂。

【雪窦当头颂云：两堂俱是杜禅和，（亲言出亲口。一句道断。据款结案。）拨动烟尘不奈何。（看尔作什么折合。现成公案，也有些子。）赖得南泉能举令，（举拂子云：一似这个。王老师犹较些子。好个金刚王宝剑，用切泥去也！）一刀两段任偏颇。（百杂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作什么。不可放过也。便打。）】

上段中，括号外是雪窦颂，括号内是圆悟祖师在句下的著语。“杜禅和”就是杜撰禅和，对禅根本没有明白，都是装模作样。两堂吵起来了，发生了事端。本来无事，清平世界弄得烟尘滚滚，这岂不是“拨动烟尘”么！猫儿究竟是谁的？为此纷争不下。南泉问他们：你们谁能道得一句吗？道得一句就能救得猫儿，就不斩了。他们道不

得，那就是“不奈何”，事情发生之后没办法把它平息下来了。“赖得南泉能举令”，夸赞南泉能够正令全提，一刀两段把猫儿斩掉。真正悟道的人有杀人不眨眼的手段，他会乱杀人吗？不会！他是杀掉你的妄念，杀掉你的分段生死，从而救活你的法身慧命。“一刀两段任偏颇”。一刀两段把猫儿杀掉，大家有怨言：猫是我们的，被你杀了，这不是偏颇之词么？这是有偏颇心在啊。我斩猫儿是正令全提，随你们怎么样，任你们偏颇。

下面看一看圆悟勤禅师的评唱：

【两堂俱是杜禅和。雪窦不向句下死，亦不认驴前马后有拨转处。】

拨转处就是活泼泼的机锋，不停两边。是这边对呀，还是那边对？这边、那边都不管，都是杜撰禅和。所以圆悟祖师在此著语云：“亲言出亲口。一句道断。据款结案。”两堂起了纷争，我这里不管你谁是谁非，不去给你分辨是非，不管这个猫该是哪一堂的。若去分是非，那就不对了。是也不对、非也不对，有也不对、无也不对，两边都不对。

【便道：拨动烟尘不奈何。雪窦与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说了也。两堂首座没歇头处，到处只管拨动烟尘，奈何不得。】

雪窦这样颂，那是洞晓南泉的作略，知道南泉下刀的用意，所以说“与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说了也”。东堂有东堂的班首，西堂有西堂的班首，两堂的班首只管闹纠纷，却没有解决的办法，“只管拨动烟尘，奈何不得”。故圆悟祖师在此著语云：“看尔作什么折合！”然而，其中也可能有人冷眼看，能道也不道，看你南泉如何收场。南泉如果一软弱，就被他勘破了。故圆悟祖师紧接着著语：“现成公案，也有些子。”

【赖得南泉与他断这公案，收得净尽。他争奈前不构村、后不迭店。所以道：赖得南泉能举令，一刀两段任偏颇。直下一刀两段，更不管有偏颇。且道南泉据什么令？】

赖得南泉禅师下刀斩猫，一刀两段，干脆利落，一下子就把这公案断清楚、扫干净、说明白了。假如分辨是非，帮着这一面、抹杀那一面，或者帮着那一面、抹杀这一面，那就落在是非堆里，就不对了。圆悟祖师在此著语：“举拂子云：一似这个。王老师犹较些子”。这是褒，是赞扬南泉，却又替南泉不值得，紧接着著语：“好个金刚王宝剑，用切泥去也！”这就是贬了。这一班子人都是泥，切他们用普通的刀子就行了。何须你“正令全提”，在此用金刚王宝剑呢！

两堂都是杜撰禅和，都没有明白真心的落处。如果只记些祖师前辈的话语，商量浩浩的，那不算真正悟到本性。尽管去讨论吧，纷纷争论去吧，道理虽不无，佛法没梦见在，更没有梦见南泉斩猫所依据的正令。圆悟祖师最后问：“且道南泉据什么令？”大家答答看，据什么令啊？

（良久。振威一喝：）斩！

*根据录音整理。若有不当之处，望指出，以便更正。

【永光居士】：齐老师，如果这样答南泉？

若作猫叫，南泉会说“谁让你乱叫，斩——”，一剑斩断。

如果说“猫在这老汉手中，生死已分明”，南泉将作么道来？

【lvm】：哈哈！今人比古人胆大。

若作猫叫，南泉会说“谁让你乱叫，斩——”，一剑斩断。

***未必！**

如果说“猫在这老汉手中，生死已分明”，南泉将作么道来？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永光居士】：今人胆、古人胆

向前一拜，将猫提走。

【lvm】：子若在，恰救得猫儿。

【永光居士】：顶礼！

【lvm】：莫回头！

【永光居士】：嗨！

【lvm】：喵！

【六四】赵州戴履息见

【六四】举：

南泉复举前话问赵州。【也须是同心同意始得。同道者方知。】

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不免拖泥带水。】

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儿。”【唱拍相随，知音者少。将错就错。】

赵州乃南泉的子，道头会尾，举着便知落处。南泉晚间复举前话问赵州。州是老作家，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儿。”且道真个恁么不恁么？

南泉云“道得即不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赵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日日新、时时新，千圣移易一丝毫不得。须是运出自己家珍，方见他全机大用。他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

人多错会道“赵州权将草鞋作猫儿”，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斩’，便戴草鞋出去，自是尔斩猫儿，不干

我事。”且得没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盖，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机锋相合，那个举头，他便会尾。如今学者，不识古人转处，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见，但去他南泉赵州转处便见好。

颂云：

公案圆来问赵州，【言犹在耳，不消更斩。丧车背后悬药袋。】

长安城里任闲游。【得恁么快活，得恁么自在。信手拈来草。不可不教尔恁么去也。】

草鞋头戴无人会，【也有一个半个。别是一家风。明头也合，暗头也合。】

归到家山即便休。【脚跟下好与三十棒，且道过在什么处？只为尔无风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么，恁么也太奇。】

“公案圆来问赵州”，庆藏主道：“如人结案相似，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断了也，却拈来问赵州。州是他屋里人，会南泉意旨。他是透彻底人，[祝 / 土]着磕着便转，具本分作家眼脑，才闻举着，剔起便行。

雪窦道“长安城里任闲游”，漏逗不少。古人道“长安虽乐，不是久居”，又云：“长安甚闹，我国晏然”也。须是识机宜别休咎始得。

“草鞋头戴无人会”，戴草鞋处，这些子虽无许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证”，方见得南泉赵州雪窦同得同用处。且道而今作么生会？

“归到家山即便休”，什么处是家山？他若不会，必不恁么道。他既会，且道家山在什么处？便打！

【lvm】：师尊元音老人遗著——《碧岩录》第六十四则赵州戴履息见

《碧岩录》第六十四则 赵州戴履息见

元音老人讲述

【《六四》举：南泉复举前话问赵州。（也须是同心同意始得。同道者方知。）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不免拖泥带水。）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儿。（唱拍相随。知音者少。将错就错。）】

赵州禅师是南泉禅师座下出类拔萃的弟子。南泉斩猫的时候，赵州出门办事去了，并不在场。到了晚间，赵州回来了。南泉把白天斩猫的事告诉赵州，当时说“道得即不斩”，如今你来道一句看。赵州禅师听到后，一言不发，脱下草鞋，戴在头上，向外便走。南泉说：“当时你若在场，那猫儿就得救了”。为什么戴履而出，就能救了猫呢？南泉与赵州究竟是要说明什么呢？

有的说：赵州识得杀猫者是谁，而示以脱鞋顶在头上，也表示这个“谁”。

这么说，虽有道理，却不尽然。其实古人作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有出处，并非仅仅说明顶鞋者是谁。识得这个“谁”只是悟，须起大机大用才是末后。鞋是穿在脚上的，今以头顶之，岂非倒行逆施！两序大众为猫而起争吵，固然是倒行逆施。王老师为此而杀猫，知者固不论，不知者岂不因杀而谤么！因谤法而坏正法轮，不也是倒行逆施么！赵州顶鞋而出，不但将两序僧众打入其中，就连王老师也一网打尽了。王老师道眼通明，岂不知赵州意！赵州虽然出去，南泉也不放过他，说一句“子若在，恰救得猫儿”，此语好似赞叹，其实并非好话，如绵里藏针捏不得，一捏即刺手。如汾山师徒游山次，汾山坐石上，有一飞鸟衔一红果供于石前。汾山捡起来递给仰山，仰山把红果洗干净又给汾山。汾曰：“子甚处得来？”仰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汾山云：“汝也不得无分。”其中底蕴，诸仁者还识么？

下面请看圆悟禅师对这则公案的评唱。

【赵州乃南泉的子，道头会尾，举着便知落处。南泉晚间复举前话问赵州。州是老作家，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儿。”且道真个恁么不恁么？】

赵州是南泉的嫡传弟子，师徒心心相通，说了头就知道尾了。南泉问赵州，今天斩猫时如此这般“道得即不斩”，你来道一句看。赵州把草鞋脱下来，往头上一顶，就走出去了。南泉说：“子若在，恰救得猫儿。”假如你那时在的话，我就不会把猫杀掉了。真的是这样么？这么一顶鞋，真的就不斩猫了么？

【南泉云：“道得即不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赵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日日新，时时新，千圣移易一丝毫不得。须是运出自己家珍，方见他全机大用。他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

南泉禅师于拔刀向猫之际，却说：“道得即不斩！”猫命维系于刹那，唯一语可救。就象自性真如本来现前，唯认取可救一样。如何认取呀？若从有相认取，认着便瞎；若无相认取，无可捞摸。那究竟如何认取呀？至此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能“一刀两段任偏颇”才是正令全提。

一句“道得即不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在这电转星飞之际，赵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赵州这一刀，又岂止两段！东西两堂争猫，实属颠倒，是一段；赵州举刀向猫，也是颠倒，又一段。不止如此，当时与后世的种种偏颇之词、种种见处，也无一不是颠倒，多少段了。赵州戴履而出，这些见处全都被一网打尽矣！故云“赵州戴履息见”。

赵州参活句，不参死句，他不会死在“道得即不斩”这一句话下。道与不道、斩与不斩，都束缚不住赵州。他另辟新途，无须在“道与不道、斩与不斩”处做文章，也可以和盘托出诸佛诸祖师的本怀。所以说“日日新，时时新，千圣移易一丝毫不得。”即使千佛出世，依然是这样的本怀。

赵州禅师全机大用，是从自心中涌出，不是学他人的语句。画饼不能充饥，自食方得果腹。昔年六祖大师不识文字，闻听上半部经文，便知下半部经义，与佛心心相印，正所谓“见齐诸佛”啊。《楞严经》云：“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自觉已圆，便是自己家珍；能觉他者，便是全机大用。所以说“须是运出自己家珍，方见他全机大用”。赵州禅师曾经说过：“我为法王，于法自在。”诚哉斯言也。

如果自觉不圆，仅仗着一点世智辩聪，从意路上卜度，必然错会祖师意。古来错会者颇多，圆悟禅师举出两例：

【人多错会道：“赵州权将草鞋作猫儿。”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斩’，便戴草鞋出去。自是尔斩猫儿，不干我事。”且得没交涉，只是弄精魂！】

很多人这么认为，赵州顶鞋而出，那是把草鞋当作猫，这样不就把猫救出来了么。还有人这么说，赵州顶鞋而出，意思是：斩猫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这些说法统统不相干！这些都是思维卜度，胡乱想出来的，都是弄精魂啊！

【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盖，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机锋相合。那个举头，他便会尾。如今学者，不识古人转处，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见，但去他南泉赵州转处便见好。】

其实，南泉与赵州的作略，如天普盖一切，似地普擎万物，把所有的思虑见解全都止息了。隔墙见角，便知是牛；隔山见烟，便知是火。他们师徒二人，一个刚刚说了个开头，另一个就已经知道结尾。你看他二人转辘辘地，南泉才说“道得即不斩”，赵州便顶鞋而出，就这么轻轻

一转，把两堂僧众连同南泉禅师全都一网打尽了。南泉怎会不知赵州的意思，轻轻一句转语“子若在，恰救得猫儿”，也没有放过赵州。看他师徒二人的转处，正所谓“函盖相投、机锋相合”呢。

如今的学人，认识不到古人的转处，却极尽意识思维之能事，这只是弄精魂，任你巧舌如鼓簧，也没有梦见南泉赵州两大老的本怀。要想亲见禅师的本怀，除非能从他们师徒二人的转处，才能见得。

下面请看雪窦颂：

【颂云：

公案圆来问赵州，（言犹在耳，不消更斩。丧车背后悬药袋。）

长安城里任闲游。（得恁么快活，得恁么自在。信手拈来草，不可不教尔恁么去也。）

草鞋头戴无人会，（也有一个半个。别是一家风。明头也合，暗头也合。）

归到家山即便休。（脚跟下好与三十棒，且道过在什么处？只为尔无风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么，恁么也太奇）】

“公案圆来问赵州”，南泉禅师正令全提——一刀两段任偏颇，已经圆了这个公案，为什么还要再问赵州呢？因为赵州是家里人，乃南泉嫡子，道头会尾，举着便知落处。只是南泉斩猫时赵州不在场，若赵州也在，兴许能道得一句，所以南泉又问赵州。

“长安城里任闲游”，长安是古都，就是当时的首都，极其繁华，热闹得很。如此繁闹的所在，却命名为长

安——长住久安。雪窦禅师借这个叫做“长安”的闹市来打比方。六道轮回，头出头没，众生沉沦于此，苦不堪言，其实，这里正是长住久安之地，这里本无苦集灭道。众生之所以苦不堪言，是因为他不能闲游，总是有所求从而造作——集。如此以来，万般将不去，惟有业随身——苦。待到明白是苦、发愿断集之时，那就是解脱缘熟了，已经知道集可断、苦可尽——灭。知道并不等于实现，为了亲证本来寂灭，从而步入修行之路，以期去掉有所求之心，解除刻意造作的习性，恢复本来——道。待到亲证本来寂灭之时，方知本无苦集灭道，繁华热闹就是长住久安，烦恼即是菩提。至此，你尽管去游玩好了，没有事了。“长安城里任闲游”赞叹赵州禅师是没事人。

“草鞋头戴无人会”，他把鞋子戴在头上走出去了，别人不明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

“归到家山即便休”，不要问什么意思、不要讨什么分晓了。你若真的到家，回到家里面，就大摇大摆大休息了。还讨论什么？可是，讨论的人还是很多。看，圆悟禅师如是说：

【公案圆来问赵州。庆藏主道：“如人结案相似，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断了也，却拈来问赵州。州是他屋里人，会南泉意旨。他是透彻底人，[祝/土]着磕着便转，具本分作家眼脑。才闻举着，剔起便行。】

庆藏主就是长庆禅师。他说：“如人结案相似”，就象打官司、断案子一样。“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就是应该打八板就打八下，应该打十三板就打十三下。

“已断了也，却拈来问赵州。”你把猫已斩了，案子已经了了，还要再拈来问赵州。

赵州是家里人，南泉的嫡子，他是透彻的。你要碰他一下，你说头，他晓得尾，他不会被擒住的。象水上擒葫芦相似，一擒一个翻身。他以本分而行。

【雪窦道：“长安城里任闲游。”漏逗不少！古人道“长安虽乐，不是久居”，又云“长安甚闹，我国晏然”。也须是识机宜、别休咎始得。】

这是比方说话。我们把话头参久了，就识得我们的本性。识得本性之后，一切都自在安乐。坐就坐、睡就睡、行就行，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没什么事情的。但是，长安虽好，不是久居之地。什么缘故？你住在这个里面，就是“圣堕”！认得自性，在自性里面逍遥自在，才有能所便成窠臼。

“枯木龙吟销未干”，假如你住在这个相里面，就不对了。见性之后，性也不可得！不是说“我见性啦，我成就啦，我是佛啦！”糟了！你有佛可成，便堕了，堕落到这里了。这里也不可得！

长安城里最好、最乐，也不是久居之地呀。首都嘛，都很热闹，就象我们现在的北京，很热闹啊。然而，我国晏然也。热闹比喻神通变化很大，晏然比喻不要著相，我这里还等于没有。所以我们不讲神通变化。打开之后，勤除习气，清净无然，神通自发，不求自得。虽然千变万化，不能认为我有什么神通、我有什么玄妙。着相之后，那就着魔了。就象《楞严经》中说的五十种阴魔，每种都是大神通。假如以为，我有神通，成佛了。著这个相就着魔了。因为魔从心生，一旦着相，种种魔就到你心里去，那时就欲救不了啦。真正成佛是无佛可成，一点事也没有。

【草鞋头戴无人会。戴草鞋处这些子，虽无许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证，方见得南泉、赵州、雪窦同得同用处。且道而今作么生会？】

本来没有多少玄妙，没有多少难处，但是很多人误会。有的人说：“头戴草鞋，是表示一切事情都没有了。你们去乱哄哄吧，我这里一点事情也没有，就走出去了。”有的人说：“头戴草鞋，草鞋代表猫。猫儿本不归任何人，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不必争啊！猫儿养在寺院里，有吓唬老鼠的妙用，都是一样的，何必去争呢！两堂一争，引得南泉祖师举刀杀猫，闹出这么多许多纠纷来，这些纠纷都是应该扫地出门的。赵州把穿在脚下的鞋子，顶到头上走出去，表示他把这些纠纷都扫地出门了。”议论纷纷……。其实这些纷纷议论都不相干，都是我们的臆想卜度，是大脑里想出来的，都不相干。包括我在前面所说的“颠倒”，那只是闲游，只是方便说而已。你若粘着在这个“颠倒”义上，也同样毫不相干！那么，真正落在什么地方呢？雪窦禅师讲：是无人会的。

“唯我能知”，知道什么呢？“见得南泉、赵州、雪窦同得同用处。”南泉、赵州的大机大用之处，雪窦完全领略。共行把手、把手共行，等于一个人一样，南泉、赵州和雪窦等于一个人一样。

那么，赵州戴履从什么地方会呢？你们不要再这样评长论短、说是说非了，都不相干！真正的，“归到家山即便休”，你们证取本性，就到家了，没话说。说什么话？维摩诘居士说不二法门，没话说，不说了。你们人人都说，说什么呢？都不相干！假如你们问我：“南泉问赵州，赵州顶鞋而出，意旨如何？”我就说：“五马街前闹纷纷，杨柳河边浑无事。”我这里一点事也没有，你那里闹纷纷好了，都不相干！切莫再提我曾说过“颠倒”义，阿谁见余开口来！

【归到家山即便休。什么处是家山？他若不会，必不恁么道。他既会，且道家山在什么处？便打。】

圆悟勤最后说：“什么处是家山？”什么处是我们的家乡？众人会不会呀？“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会了就瞎！若会了，眼睛就瞎掉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诸位，看脚下！

*根据录音整理。若有不当之处，望指出，以便更正。

【禅杖】：还有德山和尚的开示

义存禅师入丈室参礼德山，问道：“南泉斩猫儿，意旨如何？”

德山禅师一听，便用拄杖将义存禅师打出丈室，义存禅师脚刚跨出门槛，德山禅师却唤道：“会么？”

义峰禅师道：“不会。”

德山禅师叹息道：“我恁么老婆心，也不会？”

过了一段时间，义存禅师又参德山：“从上宗乘，学人还有分也无？”

德山禅师当即给了他一棒，反回道：“道什么？”

义存禅师不明其旨。第二天，他又来问德山禅师。

德山禅师道：“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

【lvm】：“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恁么老婆心！

【禅杖】：张三杀人！李四偿命！

【lvm】：岩头来也！

【test】（接【lvm】：师尊元音老人遗著——《碧岩录》第六十四则赵州戴履息见）：这里应是“南泉举刀向猫”吧？

.....

一句“道得即不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在这电转星飞之际，赵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赵州这一刀，又岂止两段！东西两堂争猫，实属颠倒，是一段；赵州举刀向猫，也是颠倒，又一段。不止如此，当时与后世的种种偏颇之词、种种见处，也无一不是颠倒，多少段了。赵州戴履而出，这些见处全都被一网打尽矣！故云“赵州戴履息见”。

.....

【lvm】：哈哈！莫如说“赵州举履向见”。

【test】：！

【gede】：请教：赵州为何戴履？

谈一点个人的理解。

南泉问两边：“道得即不斩。”，其意在让两边说一句发明心地的话语。赵州戴履而出，是将“道”理解为“倒”，用的是“偷换概念”。赵州“倒得”，故南泉说：“子若在，恰救得猫儿。”

类似赵州“偷换概念”的做法，在公案中还有一些。

从“道”到“倒”，体现赵州于文字相而得通达。如金刚经中“如来所说法，非法非非法”也是这个道理。这一点说来容易，但要时时刻刻做到却很难，比如当受到恶语攻击时，有几人能做到“观恶言如饮甘露”（而且是第一反应）？

以上是个人思维心的一点见解，不当之处请各位师兄、老师指正。

【莲农】：如此理会这则公案~~~

不怕天下屈死的猫儿都找你[gede]偿还命债来？！

【gede】：多谢兄台指教

本人于佛法无修无证，更不懂公案的深意，只是想以此抛砖引玉，得到大德指点。这种理会俺早就知道错了，只是不知正确答案，请莲兄慈悲开示。

【莲农】：赵州戴履，只为息见！

【gede】君如今履上复履，见上加见，可不是又屈死一大群猫儿了么？

【gede】：再请教

感谢莲兄赐教，但后学还有以下问题不明：

1、息什么见？息谁的见？

2、为什么要用戴履来息见？

3、公案的应答应即不违俗义又不违胜义，请问“戴履”的俗义和胜义各是什么？

另外，赵州斩猫好象只斩了一个，莲兄提到了“一大群猫儿”，是否另有深意？

恳请莲兄慈悲开示！

【永光居士】：答

1、息什么见？

--（看）

息谁的见？

--（这颠倒汉）

2、为什么要用戴履来息见？

--（事行颠倒也）

3、公案的应答应即不违俗义又不违胜义，请问“戴履”的俗义和胜义各是什么？

--戴履

另外，赵州斩猫好象只斩了一个，莲兄提到了“一大群猫儿”，是否另有深意？

--（一深）

【莲农】：苦哉！又冤死一只猫儿~~~~

1、息什么见？息谁的见？

疑什么见即息什么见。谁起的疑即息谁的见。

2、为什么要用戴履来息见？

以毒攻毒，以颠倒行息颠倒见。

3、公案的应答应即不违俗义又不违胜义，请问“戴履”的俗义和胜义各是什么？

【gede】君何妨亲自试试：头上顶一只破鞋出门去是个什么味道？

另外，赵州斩猫好象只斩了一个，莲兄提到了“一大群猫儿”，是否另有深意？

南泉斩猫，为息一诤；赵州戴履，为息一见。如今后人不去会取为令学人息诤息见，南泉不惜犯杀、赵州不惜失仪的一片苦心，却妄想丛生，异见纷起~~~~可不是要连累赵州老戴上多少只破鞋、南泉老冤杀多少只猫儿么？！

【gede】：感谢二位指教！

【刷新】：good

【pig】：【gede】

【六五】世尊良久不语

垂示云：无相而形，充十虚而方广；无心而应，遍刹海而不烦。举一明三，目机铍两。直得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也未当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么生是向上人事？试举。

【六五】举：

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虽然如是，屋里人也有些子香气。双剑倚空飞，赖是不问。】

世尊良久。【莫谤世尊，其声如雷！坐者立者，皆动他不得。】

外道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伶俐汉一拨便转，盘里明珠。】

外道去后，阿难问佛：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不妨令入疑着。也要大家知。镕鑪著生铁。】

佛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且道唤什么作鞭影？打一拂子，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拾得口吃饭。】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或道无言便是，又何消祖师西来作什么！只如从上来许多公案，毕竟如何见其下落？这一则公案，话会者不少。有底唤作良久，有底唤作据坐，有底唤作默然不对，且喜没交涉，几曾摸索得著来！此事其实不在言句上，亦不离言句中。若稍有拟议，则千里万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后，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个什么？

天衣怀和尚颂云：“维摩不默不良久，据坐商量成过咎。吹毛匣里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

百丈常和尚参法眼，眼令看此话。法眼一日问：“尔看什么因缘？”常云：“外道问佛话。”眼云：“尔试举看。”常拟开口，眼云：“住！住！尔拟向良久处会那！”常于言下，忽然大悟。后示众云：“百丈有三诀，吃茶珍重歇。拟议更思量，知君犹未彻。”

翠岩真点胸拈云：六合九有，青黄赤白，一一交罗。外道会《四维陀典论》，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处索人论议。他致问端，要坐断释迦老子舌头。世尊不费纤毫气力，他便省去。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

令我得入。”且道，作么生是大慈大悲处？世尊只眼通三世，外道双眸贯五天。

汾山真如拈云：“外道怀藏至宝，世尊亲为高提。森罗显现，万象历然。”且毕竟外道悟个什么？如趁狗逼墙，至极则无路处，他须回来，便乃活鱖鱖地。若计较是非一时放下，情尽见除，自然彻底分明。

外道去后，阿难问佛云：“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后来诸方便道：“又被风吹别调中。”又云：“龙头蛇尾！”什么处是世尊鞭影？什么处是见鞭影处？雪窦云：“邪正不分，过由鞭影。”真如云：“阿难金钟再击，四众共闻。”虽然如是，大似二龙争珠，长他智者威狞。

雪窦颂云：

机轮曾未转，【在这里。果然不动一丝毫。】

转必两头走。【不落有、必落无，不东则西。左眼半斤，右眼八两。】

明镜忽临台，【还见释迦老子么？一拨便转。破也！破也！败也！败也！】

当下分妍丑。【尽大地是个解脱门。好与三十棒。还见释迦老子么？】

妍丑分兮迷云开，【放一线道，许尔有个转身处，争奈只是个外道。】

慈门何处生尘埃？【遍界不曾藏。退后！退后！达磨来也。】

因思良马窥鞭影，【我有拄杖子，不消尔与我。且道什么处是鞭影处？什么处是良马处？】

千里追风唤得回。【骑佛殿、出三门去也。转身即错，放过即不可。便打。】

唤得回，（鸣指三下）。【前不构村，后不迭店。拗折拄杖子，向什么处去？雪窦雷声甚大，雨点全无。】

“机轮曾未转，转必两头走。”机乃千圣灵机，轮是从本已来诸人命脉。不见古人道：“千圣灵机不易亲，龙生龙子莫因循。赵州夺得连城璧，秦王相如总丧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未尝动着。何故他道“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岂不是全机处！世尊会看风使帆、应病与药，所以良久。全机提起，外道全体会去。机轮便阿辘辘地转，亦不转向有、亦不转向无。不落得失，不拘凡

圣，二边一时坐断。世尊才良久，他便礼拜。如今人多落在无，不然落在有，只管在有无处两头走。

雪窦道：“明镜忽临台，当下分妍丑。”这个不曾动着，只消个良久，如明镜临台相似，万象不能逃其形质。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且道是什么处是外道入处？到这里，须是个个自参、自究、自悟、自会始得。便于一切处，行住坐卧，不问高低，一时现成，更不移易一丝毫。才作计较，有一丝毫道理，即碍塞杀人，更无入作分也。后面，颂“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当下忽然分妍丑。

“妍丑分兮迷云开，慈门何处生尘埃？”尽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门户。尔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开底门户。不见世尊于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宁不说法，疾入于涅槃。”

“因思良马窥鞭影，千里追风唤得回。”追风之马，见鞭影而便过千里，教回即回。雪窦意赏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拨便转，一唤便回。若唤得回，便鸣指三下。且道是点破？是撒沙？

【雪山童子】：不在良久处会？却在什么处会？

【lvm】：我到这里却不会。

【雪山童子】：真善知识！

【lvm】：你也不得无分。

【雪山童子】：赚杀我也！

【六六】岩头收得剑么

垂示云：当机覩面，提陷虎之机；正按傍提，布擒贼之略。明合暗合，双放双收，解弄死蛇，还他作者。

【六六】举：

岩头问僧：什么处来？【未开口时纳败缺了也。穿过髑髅。要知来处也不难。】

僧云：西京来。【果然一个小贼。】

头云：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平生不曾做草贼，不惧头落。便恁么问，好大胆！】

僧云：收得。【败也。未识转身处。茅广汉如麻似栗。】

岩头引颈近前云：[口@力]！【也须识机宜始得。陷虎之机。是什么心行！】

僧云：师头落也。【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识甚好恶！著也！】

岩头呵呵大笑。【尽天下衲僧不奈何。欺杀天下人。寻这老汉头落处不得。】

僧后到雪峰。【依前顛预懵懂。这僧往往十分纳败缺去。】

峰问：什么处来？【不可不说来处。也要勘过。】

僧云：岩头来。【果然纳败缺。】

峰云：有何言句？【举得不免吃棒。】

僧举前话，【便好赶出。】

雪峰打三十棒赶出。【虽然斩钉截铁，因甚只打三十棒？拄杖子也未到折在。且未是本分。何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不是同参，争辨端的。虽然如是，且道雪峰岩头落在什么处？】

大凡挑囊负钵，拨草瞻风，也须是具行脚眼始得。这僧眼似流星，也被岩头勘破了，一串穿却。当时若是个汉，或杀或活，举着便用。这僧研郎当，却道“收得”，似恁么行脚，阎罗老子问尔索饭钱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峰。当时若有些子眼筋，便解瞥地去，岂不快哉！

这个因缘，有节角諠讹处。此事虽然无得失，得失甚大。虽然无拣择，到这里却要具眼拣择。看他龙牙行脚时，致个问端，问德山：“学人仗镢鋤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德山引颈近前云：“[口@力]！”龙牙云：“师头落也。”山便归方丈。牙后举似洞山，洞山云：“德山当时道什么？”牙云：“他无语。”洞山云：“他无语则且置，借我德山落底头来看。”牙于言下大悟。遂焚香遥望德山，礼拜忏悔。有僧传到德山处，德山云：“洞山老汉不识好恶。这汉死来多少时也，救得有什么用处！”这个公案，与龙牙底一般。德山归方丈，则暗中最妙。岩头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横行。这僧当时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检责。于岩头门下，已是一场蹉过。看他雪峰老人是同参，便知落处，也不与他说破，只打三十棒赶出院，可以光前绝后。这个是拈作家衲僧鼻孔，为人底手段，更不与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去。

本分宗师为人，有时笼罩，不教伊出头。有时放令死郎当地，却须有出身处。大小大岩头雪峰倒被个吃饭禅和勘破。只如岩头道“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诸人且道，这里合下得什么语，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赶出？这里諠讹，若不曾亲证亲悟，纵使口头快利，至究竟透脱生死不得。山僧寻常教人觑这机关转处，若拟议则远

之远矣！不见投子问盐平僧云：“黄巢过后，收得剑么？”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马骑，今日却被驴子扑！”看这僧，也不妨是个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与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个做头、一个做尾”，定也！

雪窦颂云：

黄巢过后曾收剑，【孟八郎汉！有什么用处。只是锡刀子一口。】

大笑还应作者知。【一子亲得，能有机个。不是渠侬，争得自由。】

三十山藤且轻恕，【同条生同条死。朝三千暮八百。东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与救得活。】

得便宜是落便宜。【据款结案。悔不慎当初。也有些子。】

“黄巢过后曾收剑，大笑还应作者知。”雪窦便颂这僧与岩头大笑处。这个些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个什么？须是作家方知。这笑中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有杀有活。

“三十山藤且轻恕”，颂这僧后到雪峰面前。这僧依旧莽卤，峰便据令而行，打三十棒赶出。且道为什么却如此。尔要尽情会这话么——“得便宜是落便宜”。

【圣军】：记得齐老师有贴过一则宗门中关于呵斥转世的公案，还能再贴一下吗？谢谢！

【lvm】：哪一则呀？我记不得了。

【圣军】：好象是有一禅师迁化后，于一家投胎做个女的，一两年后

他的师兄去这家人家，那女婴冲他一笑。然后彼师兄就指示他错了，让他不用如此，后女婴就无病而终。

这则公案以前在齐老师的锯解中看到的，老师应该记得呀！

【lvm】：是这个么？

八八、活佛转世

〔公案原文〕

归宗宣禅师，汉州人，琅琊广照之嗣，与郭功甫厚善。忽一日，南康守以事临之，宣令人驰书与功甫，且祝

送书者云：“莫令县君见。”功甫时任南昌尉。书云：“某更有六年世缘未尽，今日不奈抑逼何！欲托生君家，望君相照。”乃化去。

功甫得书，惊喜盈怀。中夜其妻梦寐，仿佛见宣入卧内，不觉失声云：“此不是和尚来处。”功甫问其故，妻答所见。功甫呼灯，以宣书示之。果有娠，及生即名“宣老”。才周岁，记问如昔。逮三岁，白雲端和尚过其家，功甫唤出相见，望见便呼“师侄”。端云：“与和尚相别几年耶？”宣屈指云：“四年也。”端云：“在甚处相别？”宣云：“白莲庄。”端云：“以何为验？”宣云：“爹爹妈妈明日请和尚斋。”忽门外推车过，端云：“门外什么声？”宣作推车势。端云：“过后如何。”宣云：“平地一条沟。”甫及六岁，无疾而化。

〔锯解秤砣〕

看下面的一段传承谱系，就知道归宗可宣禅师为什么呼白雲端和尚为师侄了：

┌→黄龙慧南（黄龙派）

临济宗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杨歧方会（杨歧派）→白云守端

└→琅邪慧觉└→归宗可宣

归宗宣禅师的圆寂，是因地方官南康太守苦苦相逼。圆寂前，写了一封信，秘密送给好友郭功甫居士，信中说：“某更有六年世缘未尽，今日不奈抑逼何！欲托生君家，望君相照。”并交代“莫令县君见。”当时，郭功甫任南昌县尉，南昌县归南康太守所辖。不让南昌县令（县君）知道此事，是恐他邀功上报太守，别生事端，那就对郭功甫不利了。

宣禅师不但能安排死后的去处，而且再来后并不失忆，一岁的孩子，刚会说话，就记问如昔——已故宣禅师的事他都记得，与郭功甫问答还是宣禅师的风格。三岁那年，白雲端和尚到郭公甫家里来，那小孩见面就喊师侄。端禅师问：“与和尚相别几年耶？”这是检验他是否记得前生。他应声答道：“四年也。”白雲端和尚继续问“在甚处相别？”这是进一步检验他。他答：“在白莲庄。”他答的都对，确定是宣禅师再来已经无疑了，白雲端和尚突然冒出一句：“以何为验？”这是以禅风检验——“您是用转世这种手段来给人们验证佛法么？”。小孩说：“爹爹妈妈明日请和尚斋。”——并非验证佛法，我这也是平常事，就象明天你要吃饭那么平常。这时，门外有人推车而过，发出响声。白雲端借此机问道：“门外什么声？”——言外之意：您这么转世，并不平常，这种事在世人的情见之外（门外），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什么声）？小孩做推车势——我是被推来的（为南康太守所逼）。端云：“过后如何。”——那以后怎么办哪？宣云：“平地一条沟。”——我六岁就死，象那车过之沟一样，以后人们就只见沟不见车了。人们顶多知道郭县尉的孩子六岁就死了（这个痕迹好比沟），不会因此联想到宣禅师而生事（地还是那么平）。

小孩刚到六岁，便无疾而终。唉！当时汉地若有活佛转世制度，结果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

八九、又一转世

〔公案原文〕

海印信和尚，嗣琅琊，桂府人也，住苏州定慧寺，年八十余。平日受朱防御家供养，屡到其宅。一日朱问曰：“和尚后世，能来弟子家中托生否？”师微笑诺之。及归寺，得疾，数日而化。其迁化日，朱家生一女子。

圆照本禅师，时住瑞光，闻其事往访之。方出月，抱出，一见便笑。圆照唤云：“海印，你错了也！”女子哭数声，化去。

〔锯解秤砣〕

这是又一个依自己意愿而转世的例子，刚满月就认识故人，足证未忘前生。圆照本禅师却批评海印错了，这反映出当时汉地佛教界对转世的态度。汉地佛教界不认同神异，举黄檗禅师一例，以见一斑：

黄檗禅师游天台，逢一僧，与之言笑，如旧相识。熟视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属涧水暴涨，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师同渡，师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蹑波，若履平地，回顾曰：“渡来！渡来！”师曰：“咄！这自了汉，吾早知，当斫汝胫！”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讫不见。

再举一例：一日，有异人峨冠裤褶来到嵩岳元圭禅师的道场，从者极多，轻步舒徐，称谒大师。师睹其形貌，奇伟非常，乃谕之曰：“善来！仁者胡为而至？”

彼曰：“师宁识我邪？”

师曰：“吾观佛与众生等，吾一目之，岂分别邪？”

彼曰：“我，此岳神也，能生死于人。师安得一目我哉！”

师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视身与空等，视吾与汝等，汝能坏空与汝乎？苟能坏空及汝，吾则不生不灭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

神稽首曰：“我亦聪明正直于余神，讵知师有广大之智辩乎？愿授以正戒，令我度世。”

师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何戒哉！”

神曰：“此理也，我闻茫昧，止求师戒我身为门弟子。”

师即为张座，秉炉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应曰‘能’；不能，即曰‘否’。”

曰：“谨受教。”

师曰：“汝能不淫乎？”曰：“我亦娶也。”

师曰：“非谓此也，谓无罗欲也。”

曰：“能。”

师曰：“汝能不盗乎？”

曰：“何乏我也！焉有盗取哉？”

师曰：“非谓此也，谓飧而福淫，不供而祸善也。”

曰：“能。”

师曰：“汝能不杀乎？”

曰：“实司其柄，焉曰不杀？”

师曰：“非谓此也，谓有滥误疑混也。”

曰：“能。”

师曰：“汝能不妄乎？”

曰：“我正直，焉有妄乎？”

师曰：“非谓此也，谓先后不合天心也。”

曰：“能。”

师曰：“汝不遭酒败乎？”

曰：“能。”

师曰：“如上是为佛戒也。”

又言：“以有心奉持而无心拘执，以有心为物而无心想身。能如是，则先天地生不为精，后天地死不为老，终日变化而不为动，毕尽寂默而不为休。信此，则虽娶非妻也，虽飧非取也，虽柄非权也，虽作非故也，虽醉非惛也。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疑混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惛荒颠倒不为醉，是谓无心也。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无佛无众生，无汝及无我，孰为戒哉？”

神曰：“我神通亚佛。”

师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则十句：七能三不能。”

神悚然避席，跪启曰：“可得闻乎？”

师曰：“汝能戾上帝、东天行而西七曜乎？”

曰：“不能。”

师曰：“汝能夺地祇、融五岳而结四海乎？”

曰：“不能。”

师曰：“是谓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为三不能也。定业亦不牢久，无缘亦是一期，众生界本无增减，亘

无一人能主其法。有法无主，是谓无法。无法无主，是谓无心。如我解，佛亦无神通也，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

神曰：“我诚浅昧，未闻空义。师所授戒，我当奉行。今愿报慈德，效我所能。”

师曰：“吾观身无物，观法无常，块然更有何欲邪？”

神曰：“师必命我为世间事，展我小神功，使已发心、初发心、未发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

师曰：“无为是，无为是。”

神曰：“佛亦使神护法，师宁隳叛佛邪？愿随意垂诲。”

师不得已而言曰：“东岩寺之障，莽然无树，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拥。汝能移北树于东岭乎？”

神曰：“已闻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动，愿师无骇。”即作礼辞去。

师门送而且观之，见仪卫逶迤，如王者之状，岚霭烟霞，纷纶间错，幢幡环佩，凌空隐没焉。

其夕，果有暴风吼雷，奔云掣电，栋宇摇荡，宿鸟声喧。师谓众曰：“无怖！无怖！神与我契矣。”

诘旦和霁，则北岩松栝尽移东岭，森然行植。师谓其徒曰：“吾没后，无令外知，若为口实，人将妖我。”

如此神异之事，嵩岳元圭禅师却嘱咐徒弟要保密。不然的话，人们将看禅师如同妖孽。当时汉地的人们是怎样看待神异，于此可见端倪。

其实，汉地也有虹化的高僧，只因不重神异，故不推崇此类事，所以大多湮没无闻。即使有记载，也是因别事而连带记载。例如：达磨祖师不但能在棺中化尽，而且能再现身形手提只履跟宋云对话。

再举一例：镇州普化和尚将示灭，乃入市谓人曰：“乞我一个直裰。”人或与布袄，或与布裘，皆不受，振铎而去。临济令人送与一棺，师笑曰：“临济厮儿饶舌！”便受之。乃辞众曰：“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师厉声曰：“今日葬不合青乌。”乃曰：“明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西门，方吉。”人出渐稀。出已还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门外，振铎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视之，已不见，唯闻空中铎声渐远。

【lvm】：这只能说明汉地修行人不重神异，并不等于呵斥藏人啊。

藏地修行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佛法本就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嘛。即使是达磨祖师，到藏地传法，也并非“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是教他们从前行、加行修起，随他们的根性嘛。达磨祖师在汉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因为他看到汉地有“大乘气象”啊。

法无高下，以当机为最高。所以我不同意你辱及藏密。若说藏密某些修行人有不如法之处，那么，汉地修行人都如法么？不能以偏盖全哪！某些人不如法并不影响藏

密的殊胜，就象某家庭中有人干坏事并不应该株连这个家庭一样。

【狮子】：嘿嘿 1 大虫眼界就是高，可惜喜欢尿床的人却总听不进去。

【圣军】：您误会在下了

您误会我了。我并不反对藏人学藏密。我只反对淆乱我汉传佛教传统的所做所为。反对破坏汉地佛教宗旨清规的所有言行。更反对有人受藏密等左道教化，欲用有相密等方便法欲颠覆我心密一相无相的内涵！

问这个贴是因为目前有人在禅宗宗门中竟欲搞什么朱古活佛体系。此等人已开始其卑劣的行动。其主要首领就是您所熟悉的“禅地衣”。

【lvm】：汉人中也有适合按藏传次第修行的人，尽管比例不大。

不可一概而论。

【古韵】：岩头老汉剑，怎么在老师手中？

【lvm】：却是在【古韵】眼中。

【古韵】：师展太阿，却泼老古一头污水。

【lvm】：连水带盆不都是你拿来的么。

【古韵】：哈哈，老师摆陈不乏

【明宏】：请老师和师兄开示是么是“转身处”，如何“转身”？

“僧云：收得。（败也。未识转身处。茅广汉如麻似粟。）”

末学合十！

【lvm】：“看剑！”转身了也。

【莲农】：剑又没舞到脑后，转个什么？！

老师也口里湿漉漉地！

【lvm】：lvm 便休。

【明宏】：老师教的法简单，适合我这笨人用。

【莲农】：真的简单啊？~~~

明宏莫被那老滑头瞒过了也！

【莲农】（接【明宏】：请老师和师兄开示是么是“转身处”，如何“转身”？）：

“明宏！——”

岩头雪峰在背后拍你肩膀哪~~~

【狮子】：净瞎说，雪峰哪有那么客气，早给他放毒蛇了！

【莲农】：狮子咬人啦！~~~~小农命休矣。

【六七】大士挥案竟经

【六七】举：

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达磨兄弟来也！鱼行酒肆即不无，衲僧门下即不可。这老汉老老大大作这般去就！】

大士便于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直得火星迸散。似则似，是则未是。不烦打葛藤。】

武帝愕然。【两回三度被人瞒。也教他摸索不着。】

志公问：陛下还会么？【党理不党情，眈眈不向外。也好与三十棒。】

帝云：不会。【可惜许！】

志公云：大士讲经竟。【也须逐出国始得。当时和志公一时与赶出国，始是作家。两个汉，同坑无异土。】

梁高祖武帝，萧氏，讳衍，字叔达，立功业，以至受齐禅。即位后，别注五经讲议，奉黄老甚笃。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报劬劳，于是舍道事佛，乃受菩萨

戒，于娄约法师处，披佛袈裟，自讲《放光般若经》，以报父母。

时志公大士，以显异惑众系于狱中，志公乃分身游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极推重之。志公数行，遮护隐显，逮不可测。

时婺州有大士者，居云黄山，手栽二树，谓之双林，自称当来善慧大士。一日修书，命弟子上表闻于帝。时朝廷以其无君臣之礼，不受。

傅大士将入金陵城中卖鱼，时武帝或请志公讲《金刚经》。志公曰：“贫道不能讲，市中有傅大士者，能讲此经。”帝下诏，召之入禁中。傅大士既至，于讲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当时便与推转，免见一场狼籍！却被志公云：“陛下还会么”。帝云：“不会”。志公云：“大士讲经竟”。也是一人作头，一人作尾。志公恁么道，还梦见傅大士么？一等是弄精魂！这个就中奇特，虽是死蛇，解弄也活。既是讲经为甚，却不大分为二。一如寻常座主道：“金刚之体坚固，物物不能坏，利用故，能摧万物。”如此讲说，方唤作讲经。虽然如是，诸人殊不知，傅大士只拈向上关捩子，略露锋铓，教人知落处，直截与尔，壁立万仞。恰好被志公不识好恶，却云“大士讲经

竟”，正是好心不得好报。如美酒一盞，却被志公以水換過。如一釜羹，被志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作什麼？

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為他把不住。囊里豈可藏
錐！】

却於梁土惹埃塵。【若不入草，爭見端的！不風流處
也風流。】

當時不得志公老，【作賊不須本。有牽伴底癩兒。】

也是栖栖去國人。【正好一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傅大士與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志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志公為傅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

志公既饶舌，武帝却被他热瞞一上。雪窦大意道，不须他来梁士讲经挥案！所以道，何不向双林寄此身，吃粥吃饭，随分过时，却来梁士恁么指注，挥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尘处。既是要殊胜，则目视云霄，上不见有佛，下不见有众生。若论出世边事，不免灰头土面，将无作有，将有作无，将是作非，将粗作细，鱼行酒肆，横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个事。若不恁么放行，直到弥勒下生，也无一个半个。傅大士既是拖泥带水，赖是有知音，若不得志公老，几乎赶出国了。且道，即今在什么处？

【一朵云 mg】：大士挥案已多余，如如不动演金刚。

【一朵云 mg】：托钵行乞风光美，莫被老僧几度瞞。

【莲清】：不惜口水草中坐，扬手投足皆金刚

今天你请我上台演讲，我说“说禅者无话可说”，下台！那你一趟飞机票四万多块，来这里拍一下就下去，那么贵。很贵的！！！！！！

慧律法师《说禅》，哈哈。

【一朵云 mg】：禅无贵贱亦无来去，说与来说关它何事。

【莲清】：^0^

说个禅字三世佛冤，不说禅字三世佛冤^0^

【一朵云 mg】：大象无形见非见，大音稀声闻无闻。

【六八】三圣惠寂惠然

垂示云：掀天关、翻地轴，擒虎兕、辨龙蛇。须是个活鱖鱖汉，始得句句相投、机机相应。且从上来什么人合恁么？请举看。

【六八】举：

仰山问三圣：汝名什么？【名实相夺。勾贼破家。】

圣云：惠寂。【坐断舌头。换旗夺鼓。】

仰山云：惠寂是我。【各自守封疆。】

圣云：我名惠然。【闹市里夺去彼此。却守本分。】

仰山呵呵大笑。【可谓是个时节。锦上铺花。天下人不知落处。何故土广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岩头笑，又非岩头笑。一等是笑，为什么却作两段？具眼者始定当看。】

三圣是临济下尊宿，少具出群作略，有大机、有大用，在众中昂昂藏藏，名闻诸方。后辞临济，遍游淮海到处丛林，皆以高宾待之。

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问：“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峰云：“待汝出网来，即向汝道。”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峰往寺庄，路逢猕猴，乃云：“这猕猴各各佩一面古镜。”圣云：“历劫无名，何以彰为古镜？”峰云：“瑕生也。”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罪过！老僧住持事繁。”

后至仰山，山极爱其俊利，待之于明窗下。一日有官人来参仰山，山问：“官居何位？”云：“推官。”山竖起拂子云：“还推得这个么？”官人无语。众人下语，俱不契仰山意。时三圣病在延寿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语问之，圣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问：“未审有什么事？”圣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之。

百丈当时以禅板蒲团付黄檗，拄杖拂子付汾山，汾山后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圣，圣一日辞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圣。圣云：“某甲已有师。”仰山诘其由，乃临济的子也。

只如仰山问三圣“汝名什么”，他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么问？所以，作家要验人，得知子细。只似等闲问云“汝名什么”，更道无计较。何故三圣不云“惠然”，

却道“惠寂”？看他具眼汉，自然不同。三圣恁么，又不是颠。一向揜旗夺鼓，意在仰山语外。此语不堕常情，难为摸索。这般汉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若顺常情，则歇人不得。看他古人念道如此，用尽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时还同未悟时人相似。随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

三圣知他仰山落处，便向他道“我名惠寂”。仰山要收三圣，三圣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惠寂是我”，是放行处。三圣云：“我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窦后面颂云“双收双放若为宗”，只一句内一时颂了。

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权有实、也有照有用。为他八面玲珑，所以用处得大自在。这个笑与岩头笑不同，岩头笑有毒药，这个笑，千古万古清风凛凛地。

雪窦颂云：

双收双放若为宗，【知他几人？八面玲珑。将谓真个有恁么事。】

骑虎由来要绝功。【若不是顶门上有眼、肘臂下有符，争得到这里！骑则不妨，只恐尔下不得。不是恁么人，争明恁么事！】

笑罢不知何处去，【尽四百军州觅恁么人，也难得。言犹在耳。千古万古有清风。】

只应千古动悲风。【如今在什么处？咄！既是大笑，为什么却动悲风？大地黑漫漫。】

“双收双放若为宗”，放行互为宾主。仰山云“汝名什么”，圣云“我名惠寂”，是双放。仰山云“惠寂是我”，圣云“我名惠然”，是双收。其实是互换之机，收则大家收，放则大家放，雪窦一时颂尽了也。他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换，尔是尔、我是我，都来只四个字，因甚却于里头出没卷舒。古人道，尔若立我便坐、尔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汉！此是双收双放，可以为宗要。

“骑虎由来要绝功”，有如此之高风、最上之机要，要骑便骑、要下便下，据虎头亦得、收虎尾亦得。三圣、仰山，二俱有此之风。

“笑罢不知何处去”，且道他笑个什么？直得清风凛凛！为什么末后却道“只应千古动悲风”？也是死而不吊，一时与尔注解了也。争奈天下人啖啄不入，不知落处。纵是山僧，也不知落处。诸人还知么？

【婆子】：本来简简单单几句话给弄得恁地复杂

【心明】：可能古文“惠”与“慧”通用。

【lvm】：是的。

【心明】：这样看上文公案就不发蒙了。

【莲农】：咦~~

【心明】：咦，是莲农？莲农，是咦？

【莲农】：什么是什么！？“咦”一下都不让啊？

【心明】：什么是什么！“咦”一下都不让啊！

【莲农】：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六九】南泉道得即去

垂示云：无啖啄处，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红炉上一点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则且止，不落寅缘，又作么生。试举看。

【六九】举：

南泉、归宗、麻谷，同去礼拜忠国师。至中路，【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有什么奇特。也要辨端的。】

南泉于地上画一圆相云：“道得即去。”【无风起浪。也要人知。掷却陆沉船。若不验过，争辨端的。】

归宗于圆相中坐。【一人打锣，同道方知。】

麻谷便作女人拜。【一人打鼓，三个也得。】

泉云：“恁么则不去也。”【半路抽身是好人。好一场曲调，作家！作家！】

归宗云：“是什么心行！”【赖得识破。当时好与一掌。孟八郎汉。】

当时马祖盛化于江西，石头道行于湖湘，忠国师道化于长安。他亲见六祖来，是时南方擎头带角者，无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尔，为人所耻。这老汉三个，欲去礼拜忠国师。至中路，做这一场败缺。

南泉云“恁么则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为什么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么生？当时待他道“恁么则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么伎俩。万古振纲宗，只是这些子机要。所以慈明道“要牵只在索头边”。

拨着点着便转，如水上捺葫芦子相似，人多唤作不相肯语。殊不知，此事到极则处，须离泥离水、拔楔抽钉。尔若作心行会，则没交涉。古人转变得好。到这里，不得不恁么。

须是有杀有活。看他一人去圆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么则不去也”，归宗云“是什么心行”。孟八郎汉！又恁么去也。他恁么道，大意要验南泉。南泉寻常道：“唤作如如，早是变了也。”南泉、归宗、麻谷，却是一家里人。一擒一纵，一杀一活，不妨奇特。

雪窦颂云：

由基箭射猿，【当头一路，谁敢向前！触处得妙，未发先中。】

绕树何太直。【若不承当，争敢恁么。东西南北一家风。已周遮多时也。】

千个与万个，【如麻似粟。野狐精一队。争奈得南泉何。】

是谁曾中的。【一个半个，更落一个。一个也用不得。】

相呼相唤归去来，【一队弄泥团汉。不如归去好。却较些子。】

曹溪路上休登陟。【太劳生！想料不是曹溪门下客。低低处平之有余，高高处观之不足。】

复云：“曹溪路坦平，为什么休登陟？”【不唯南泉半路抽身，雪窦亦乃半路抽身。好事不如无。雪窦也患这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绕树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时人，姓养，名叔，字由基。时楚庄王出猎，见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戏。敕群臣射之，莫有中者。王遂问群

臣，群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弯弓，猿乃抱树悲号。至箭发时，猿绕树避之，其箭亦绕树中杀，此乃神箭也。雪窦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则不中。既是绕树，何故却云太直？雪窦借其意，不妨用得。此事出《春秋》。

有者道“绕树是圆相”，若真个如此，盖不识语之宗旨，不知“太直”处。三个老汉，殊途而同归一揆，一齐“太直”。若是识得他去处，七纵八横不离方寸，百川异流同归大海。所以南泉道：“恁么则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觑着，只是弄精魂。若唤作弄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师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庄严王三昧。”虽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终不作女人拜会。虽画圆相，他终不作圆相会。既不恁么会，又作么生会！

雪窦道“千个与万个，是谁曾中的。”能有几个，百发百中，相呼相唤归去来。颂南泉道“恁么则不去也”。南泉从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

灭却荆棘林，雪窦把不定，复云：“曹溪路坦平，为什么休登陟？”曹溪路，绝尘绝迹，露裸裸、赤洒洒、平坦坦，恁然地为什么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amay】：“南泉于地上画一圆相云：道得即去。”当时好与一掌！

【心明】：武林野史

若是我，当面把南泉王老师摠倒在圆相里。

【狮子】：傻小子，你先把自己摠进去了。

【心明】：白白，您别再把我摠进去就行。

【狮子】：那你先得收起自己鬼家里的活计。

【amay】（接【心明】：武林野史）：咱礼拜忠国师去。哈哈...

【心明】：是什么心行？

“心行”，是什么意思？

原文这里标点，是否该是问号？

【lvm】：“是什么心行！”——一肚子坏水，亏你想得出来！

原文是古文，没有现代标点符号。

【七〇】汾山壁立千仞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马一鞭。万年一念，一念万年。要知直截，未举已前。且道未举已前，作么生摸索？请举看。

【七〇】举：

汾山、五峰、云岩，同侍立百丈。【阿呵呵！终始誚讹。君向西秦，我之东鲁。】

百丈问汾山：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一将难求。】

汾山云：却请和尚道。【借路经过。】

丈云：我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不免老婆心切。面皮厚三寸。和泥合水。就身打劫。】

汾山、五峰、云岩，同侍立百丈。百丈问汾山：“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山云：“却请和尚道。”丈云：“我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百丈虽然如此，锅子已被别人夺去了也。丈复问五峰，峰云：“和尚

也须并却。”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又问云岩：岩云：“和尚有也未？”丈云：“丧我儿孙。”

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师家以荆棘林验人。何故？若于常情句下，验人不得。衲僧家须是句里呈机、言中辨的。若是担板汉，多向句中死却，便道，并却咽喉唇吻，更无下口处。若是变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问头上有一条路，不伤锋犯手。

汾山云“却请和尚道”，且道他意作么生？向个里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相似，拶他问处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费纤毫气力。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大凡宗师为人，抽钉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领话。殊不知，个里一路生机处，壁立千仞，宾主互换，活鱖鱖地。

雪窦爱他此语风措宛转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颂云：

却请和尚道，【函盖乾坤。已是伤锋犯手。】

虎头生角出荒草。【可杀惊群。不妨奇特。】

十洲春尽花凋残，【触处清凉。赞叹也不及。】

珊瑚树林日杲杲。【千重百匝。争奈百草头上寻他不得。答处盖天盖地。】

此三人答处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时，也有自救不了。“却请和尚道”，雪窦便向此一句中，呈机了也。更就中轻轻拶，令人易见，云“虎头生角出荒草”。汾山答处，一似猛虎头上安角，有什么近傍处！不见僧问罗山：“同生不同死时如何？”山云：“如牛无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时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窦只一句颂了也。

他有转变余才，更云“十洲春尽花凋残”。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为一春。雪窦语带风措，宛转盘礴。春尽之际，百千万株花，一时凋残。独有珊瑚树林，不解凋落，与太阳相夺，其光交映。正当恁么时，不妨奇特。雪窦用此，明他“却请和尚道”。

十洲，皆海外诸国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仙药，服之长生。四、长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灵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无寒

暑。八、凤麟洲。人取凤喙麟角，煎续弦胶。九、聚窟洲。出狮子，铜头铁额之兽。十、檀洲（一作“流洲”）。出琨吾石，作剑切玉如泥。

珊瑚，《外国杂传》云：“大秦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盘石，珊瑚生其石上，人以铁网取之。”又《十洲记》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树，高三二尺，有枝无皮，似玉而红润，感月而生，凡枝头皆有月晕。”

此一则与八卷首公案同看。

【心明】：一个壁立千仞，一个照用同时，为何前者第一？（编者按：此处评论还结合了【七一】、【七二】两则）

【lvm】：没说第一第二啊。

“三人各是一家”。

【心明】：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里前后两者差别在哪里呢？

这里更赞沕山禅师吧。

【lvm】：前三三，后三三，赞非赞，毁非毁。

【七一】五峰照用同时

【七一】举：

百丈复问五峰：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阿呵呵！箭过新罗国。】

峰云：和尚也须并却。【揜旗夺鼓。一句截流，万机寝削。】

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土旷人稀，相逢者少。此一则与七卷末公案同看。】

汾山把定封疆，五峰截断众流。这些子，要是个汉，当面提掇，如马前相扑，不容拟议，直下使用，紧迅危峭，不似汾山盘礴滔滔地。如今禅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头地。所以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五峰答处，当头坐断，不妨快俊。百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杀是活？见他阿辘辘地，只与他一点。雪窦颂云：

和尚也并却，【已在言前了。截断众流。】

龙蛇阵上看谋略。【须是金牙，始解七事随身。惯战作家。】

令人长忆李将军，【妙手无多子。匹马单枪，千里万里。千人万人。】

万里天边飞一鹞。【大众见么？且道落在什么处。中也！打云：飞过去也。】

“和尚也并却”，雪窦于一句中，拶一拶云：“龙蛇阵上看谋略”。如排两阵，突出突入，七纵八横。有斗将底手脚，有大谋略底人，匹马单枪，向龙蛇阵上出没自在，尔作么生围绕得他。若不是这个人，争知有如此谋略！雪窦此三颂，皆就里头，状出底语。如此大似李广射箭，万里天边飞一鹞，一箭落一雕定也，更不放过。雪窦颂百丈问处如一鹞，五峰答处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赞叹五峰，不觉浑身入泥水了也！

【行脚】：大伙当心禅毒，已有多人染疾。

【没地菩萨】：不中禅毒，中什么好？

【清明（QM）】：我看毒到没有中，呵呵。。。。

【七二】云岩自救不了

【七二】举：

百丈又问云岩：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虾蟆窟里出来。道什么！】

岩云：和尚有也未？【粘皮着骨，拖泥带水。前不构村，后不迭店。】

丈云：丧我儿孙！【灼然！有此答，得半前落后。】

云岩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后同道吾至药山，山问云：“子在百丈会下，为个什么事？”岩云：“透脱生死。”山云：“还透脱也未？”岩云：“渠无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习气也未除。”岩辞去，见南泉，后复归药山，方契悟。

看他古人，二十年参究，犹自半青半黄、粘皮着骨，不能颖脱。是则也是，只是前不构村、后不迭店。不见道：“语不离窠臼，焉能出盖缠。白云横谷口，迷却几人源。”洞下谓之“触破”。故云：“跃开仙仗凤凰楼，时人嫌触当今号。”所以道，荆棘林须是透过始得。若不透

过，终始涉廉纤，斩不断。适来道“前不构村、后不迭店”，云岩只管去点检他人底。百丈见他如此，一时把来打杀了也。雪窦颂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现成。随波逐浪。和泥合水。】

金毛狮子不踞地。【灼然！有什么用处。可惜许。】

两两三三旧路行，【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转身吐气。脚跟下蹉过了也。】

大雄山下空弹指。【一死更不再活。可悲可痛。苍天中更添怨苦！】

“和尚有也未”，雪窦据款结案，是则是，只是金毛狮子，争柰不踞地。狮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掷。物无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云岩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旧路上行。所以雪窦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弹指。

【心明】：自救

千句万句都是缠，

金剛寶劍一揮斬。

絲粘陰山望友去，

英雄策馬出西關。

【永光居士】（接【心明】：自救）：離佛法大意遠
唉！

【心明】：自救，講修不講見。若說無修無證，我就
投降。

【永光居士】：沒講不修呀。

【心明】：那確實三滲漏，謝謝師兄。

【永光居士】：師兄莫參死句。

【七三】马祖藏白海黑

垂示云：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说既无说无示，争如不说；听既无闻无得，争如不听。而无说又无听，却较些子。只如今，诸人听山僧在这里说，作么生免得此过？具透关眼者，试举看。

【七三】举：

僧问马大师：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什么处得这话头来？那里得这消息？】

马师云：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问取智藏去。
【退身三步。蹉过也不知。藏身露影。不妨是这老汉推过与别人。】

僧问智藏。【也须与他一拶。蹉过也不知。】

藏云：何不问和尚？【草里焦尾大虫出来也。道什么！直得草绳自缚。去死十分。】

僧云：和尚教来问。【爱人处分。前箭犹轻后箭深。】

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问取海兄去。【不妨是八十四员善知识，一样患这般病痛。】

僧问海兄。【转与别人。抱脏叫屈。】

海云：我到这里却不会。【不用忉忉。从教千古万古黑漫漫。】

僧举似马大师。【这僧却有些子眼睛。】

马师云：藏头白，海头黑。【寰中天子敕，塞外将军令。】

这个公案，山僧旧日在成都参真觉。觉云：“只消看马祖第一句，自然一时理会得。”

且道这僧，是会来问？不会来问？此问不妨深远。离四句者，有、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离此四句，绝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识话头，讨头脑不见。若是山僧，待马祖道了，也便与展坐具、礼三拜，看他作么生道！当时马祖若见这僧来问“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赶出，看他省不省！马大师只管与他打葛藤。以至这汉，当面蹉过。更令去问智藏。殊不知马大师来风深辨，这僧懵懂，走去问智藏。藏云：“何不问和尚？”僧云：“和尚教来问。”看他这些

子，撙着便转，更无闲暇处。智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海兄去。”这僧又去问海兄。海兄云：“我到这里却不会。”且道为什么一人道头痛、一人云不会？毕竟作么生？这僧却回来举似马大师。师云：“藏头白，海头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谓之相瞒。有者道“只是相推过”，有者道“三个总识他问头，所以不答”，总是拍盲地一时将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药在里许！所以马祖道“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与此公案一般。若会得“藏头白，海头黑”，便会“西江水”话。

这僧将一檐懵懂，换得个不安乐。更劳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毕竟这僧不瞥地。虽然一恁么，这三个宗师，却被个担板汉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语言上作活计，云：“白是明头合，黑是暗头合。”只管钻研计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断意根，须是向正脉里自看，始得稳当。所以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若论此事，如当门按一口剑相似，拟议则丧身失命。又道，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珑处会取。不见古人道“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汉！”且道与一棒一喝，是同是别？若知千差万别，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敌。

要会“藏头白，海头黑”么？五祖先师道：封后先生！

雪窦颂云：

藏头白，海头黑，【半合半开。一手抬一手搦。金声玉振。】

明眼衲僧会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终是被人穿却尔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匾檐。】

马驹踏杀天下人，【丛林中也须是这老汉始得。放出这老汉。】

临济未是白拈贼。【癞儿牵伴。直饶好手，也被人捉了也。】

离四句，绝百非，【道什么！也须是自点检看。阿爷似阿爹。】

天上人间唯我知。【用我作什么！夺却拄杖子！或若无人无我无得无失，将什么知！】

藏头白，海头黑。且道意作么生？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窦，后面合杀得好，道直饶是明眼衲僧，也会不得。这个些子消息，谓之神仙秘诀，父子不传。释

迦老子说一代时教，末后单传心印，唤作金刚王宝剑，唤作正位。恁么葛藤，早是事不获己。古人略露些子锋铍，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从前无悟入处，转说转远也。

“马驹踏杀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罗讖达磨云：“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衔一粒粟，供养十方罗汉僧。”又六祖谓让和尚曰：“向后佛法从汝边去，已后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厥后江西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焉。达磨六祖，皆先讖马祖。看他作略，果然别。只道“藏头白，海头黑”，便见踏杀天下人处。只这一句黑白语，千人万人咬不破。

“临济未是白拈贼”，临济一日示众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临济下禅床搯住云：“道！道！”僧无语。济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雪峰后闻，云：“临济大似白拈贼。”雪窦要与他临济相见，观马祖机锋，尤过于临济。此正是白拈贼，临济未是白拈贼也。

雪窦一时穿却了也，却颂这僧道：“离四句，绝百非，天上人间唯我知。”且莫向鬼窟里作活计！古人云

“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早是奇特，尔作么生离得四句、绝得百非！雪窦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饶三世诸佛，也觑不见。既是独自个知，诸人更上来求个什么！大沩真如拈云：“这僧恁么问，马祖恁么答，离四句、绝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会么？不见道：马驹踏杀天下人！

【铁扫帚】：“封后先生”啥意思？

五祖先师道：封后先生！

【lvm】在繁体字的古书里，太后的后用“后”，后面的后用“後”。

繁体版的《碧岩录》里，是“封后先生”，而不是“封後先生”。可见，这里的“后”字，并不是前后的后。

后，是女人做的，不可能是“先生”，却偏偏这样连起来用，就象是说“这个孩子是男人生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向下不用说了吧。

也可能是个典故，你搜索一下看。

【雪山童子】：呵呵！我原以为“后”是皇后呢。

我原以为“后”是“皇后”呢，先生子再封“皇后”，与情与理都不太通呀。呵呵！原来是“太后”呀，不生子，怎么能做太后呢？！哈哈

【test】：请参考：

渔公志过文王。

却说西伯侯夜做一梦，梦见从外飞熊一只，飞来至殿下。

文王惊而觉。至明，宣文武至殿，具说此梦。

有周公旦善能圆梦。周公曰：“此要合注天下将相大贤出世也。梦见熊，更能飞者，谁敢当也？合注从南方贤人来也。大王今合行香南巡寻贤去也。贤不可以伐。”周公说梦，深解其意：“昔日有轩辕皇帝梦见天凤，而得封后先生，为特灭于蚩尤在涿鹿之野。轩辕皇帝又梦见上天，后至百日，果然升天。又有尧王梦见升天，得帝王。有汤王梦见用手托天，亦得帝位。大王梦见飞熊，必得贤也。”

文王依周公之言，令排队仗出门行香。行香回驾，文王去人丛中，却认得一人。文王惊骇言：“你却在！”令左右宣武吉来者。武吉蒙宣不敢久停，便来见帝，礼毕。文王传宣，问武吉曰：“吾课汝避法去投水而溺死也，如何却不死？”武吉具说曰：“今磻溪岸上，渭水河边，有一渔公，深会厌法，以此救了武吉之命。”文王见说渔公之计术，文王言：“我恁得阴阳，世无所及，被渔公智过

于吾。”言：“武吉，此事是实么？”武吉曰：“岂敢虚诳？委的是实。”文王赏武吉，更加武吉为随驾左右千即金牛位引驾大将军。武吉谢恩。文王言：“卿引寡人出猎。”

文王翌日早晨，排列队仗，乘驷马车出猎，巡狩寻贤。武吉引驾求贤去也。却说，姜尚在磻溪岸上，手持钓钩，自叹曰：“吾今老矣，年已八十，未佐明君。非钓鱼，只钓贤君。”自叹咏一首。诗曰：“吾今未遇被妻休，渭水河边执钓钩；只钓明君兴社稷，终须时至作王侯。”姜尚叹息罢，忽见正北一道气色甚好。姜尚道：“更待三日必有王侯至此。”道念其间，从水上流下一片大石，如席来大小，更青红碧绿，至姜尚面前自住。姜尚心内思惟：吾不克时为将相也。又观此石面前自住，言自古有封后先生在于此处，从水面上流下此石，至风后面前而止。后轩辕皇帝为将。此石名曰“王皇石”也。在后叹曰，咏诗一首。诗曰：

片石漂流石岸旁，烟笼寒水色苍苍；

自从吕望兴家国，更有何人遇明王！

【lvm】：哦！这就是典故了。

“轩辕皇帝梦见天凤，而得封后先生，为特灭于蚩尤在涿鹿之野。”

【永寿童子】：怪不得说“寰中天子敕，塞外将军令”。

【七四】金牛因斋庆赞

垂示云：镢鋤横按，锋前剪断葛藤窠；明镜高悬，句中引出毗卢印。田地稳密处，着衣吃饭；神通游戏处，如何凑泊。还委悉么？看取下文。

【七四】举：

金牛和尚每至斋时，自将饭桶于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醍醐毒药一时行。是则是，七珍八宝一时罗列，争奈相逢者少。】

雪窦云：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是贼识贼，是精识精。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僧问长庆：古人道“菩萨子吃饭来”，意旨如何？
【不妨疑着。元来不知落处。长庆道什么？】

庆云：大似因斋庆赞。【相席打令，据款结案。】

金牛乃马祖下尊宿，每至斋时，自将饭桶，于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么处？若只唤作吃饭，寻常敲鱼击鼓，亦自

告报矣，又何须更自将饭桶来，作许多伎俩！莫是他颠么？莫是提唱建立么？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宝华王座上敲床竖拂，须要如此作什么？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师当时初来底题目。道什么？分明说道“教外别传，单传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尔直截承当去。后来人妄自卜度，便道那里有许多事，寒则向火、热则乘凉、饥则吃饭、困则打眠。若恁么以常情义解诠注，达磨一宗，扫土而尽！不知古人向二六时中，念念不舍要明此事。

雪窦云：“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这一句，多少人错会。所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药。金牛既是落草为人，雪窦为什么道“不是好心”？因什么却恁么道？衲僧家须是有生机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见什么心，有什么佛。若作这见解，坏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须是子细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无有了期。

后来，长庆上堂，僧问：“古人道‘菩萨子吃饭来’，意旨如何？”庆云：“大似因斋庆赞。”尊宿家忒杀慈悲，漏逗不少，是则是。因斋庆赞，尔且道，庆赞个什么？

看他雪窦颂云：

白云影里笑呵呵，【笑中有刀。热发作什么？天下衲僧不知落处。】

两手持来付与他。【岂有恁么事！莫谤金牛好。唤作饭桶得么？若是本分衲僧，不吃这般茶饭。】

若是金毛狮子子，【须是他格外始得。许他具眼，只恐眼不正。】

三千里外见谿讹。【不直半文钱。一场漏逗。谿讹在什么处？瞎汉！】

“白云影里笑呵呵”，长庆道“因斋庆赞”，雪窦道“两手持来付与他”。且道只是与他吃饭，为当别有奇特？若向个里知得端的，便是个金毛狮子子。“若是金毛狮子子”，更不必金牛将饭桶来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败缺处。古人道，鉴在机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寻常须是向格外用，始得称本分宗师。若只据语言，未免漏逗。

【心僧】：苦哉！金牛，悲哉！金牛。

至斋作舞太漏逗，

牛不吃草强按头。

唤取菩萨子吃饭，

饭桶打碎太虚空。

【菩提树】：会则会，不会则不会。婆婆妈妈滴做神马！

【旺旺】：金牛好事，心僧多情

【青菜】：然也然也

【旺旺】：管他舞首弄骚，我且吃饭来哉

【青菜】：还吃菜不？

【旺旺】：还有菜啊？吃！

【青菜】：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肚里之后——

【旺旺】：何劳老师费事，明日午时顺便排出，
呵．．．

【青菜】：只怕公主您

不到明日午时就痛得满地打滚了

您以为老师在超度……

【旺旺】：何曾咬你一口，金牛啊，收摊哩，到隔东厢房离地三尺，莫让人贪吃去！

【lvm】（接【青菜】：还吃菜不？）：别怕！别怕！

【青菜】：请您超度……

【lvm】：嗡 没事没事 莎哈！

【lvm】（接【旺旺】：管他舞首弄骚，我且吃饭来哉）：哈哈！菩萨子吃饭来。

【dx】：嘻嘻！老佛爷您慢用。

【chan】：再喊菩萨子吃饭，便掀翻他饭桶。

【lvm】：竟有如此手段！

是会了便如此？还是不会却如此？

【chan】：喝！

【vvvv】（接【lvm】：竟有如此手段！）：会不会不知道，饭是没了吃了。

【心德】：何不将他一并掀翻？？

【lvm】：今日不重罚。

你赔【vvvv】饭钱，赔金牛和尚桶钱。

“以子因缘，合在德山”

【永光居士】：若是某甲：一枚钱买通

哈哈！

【chan】：金牛不缺钱，我也没钱还。

【lvm】：金牛的桶且置。【vvvv】的饭怎么办哪？

【chan】：待他要钱，回他一棒。

【lvm】：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

【chan】：喝！

都是自家人，要剑作么用！

【青菜】：请问“庆赞”是什么意思？

【lvm】：念唱赞词，庆祝一番。

【青菜】：哦

【永光居士】：手舞足蹈

【CUFE】：菩萨子不吃饭

【行脚】：大伙吃完饭，挖镇州大萝卜去。

【七五】乌白消得恁么

垂示云：灵锋宝剑，常露现前。亦能杀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宾主、不拘回互时如何？试举看。

【七五】举：

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白。乌白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言中有响。要辨浅深。探竿影草。太杀瞒人！】

僧云：“不别。”【死汉中有活底。一个半个。铁橛子一般。踏着实地。】

白云：“若不别，更转彼中去！”便打。【灼然！正令当行。】

僧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这作家始得。却是狮子儿。】

白云：“今日打着一个也。”又打三下。【说什么一个，千个万个！】

僧便出去。【元来是屋里人。只得受屈。只是见机而作。】

白云：“屈棒元来有人吃在。”【哑子吃苦瓜。放去又收来。点得回来堪作何用！】

僧转身云：“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依前三百六十日。却是个伶俐衲僧。】

白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知他阿谁是君、阿谁是臣。敢向虎口横身。忒杀不识好恶！】

僧近前夺白手中棒，打白三下。【也是一个作家禅客，始得宾主互换、纵夺临时。】

白云：“屈棒！屈棒！”【点！这老汉，着什么死急！】

僧云：“有人吃在。”【呵呵！是几个杓柄？却在这僧手里。】

白云：“草草打着个汉。”【不落丙边。知他是阿谁。】

僧便礼拜。【临危不变，方是丈夫儿。】

白云：“和尚却恁么去也？”【点！】

僧大笑而出。【作家禅客，天然有在。猛虎须得清风随，方知尽始尽终。天下人摸素不着。】

白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可惜放过。何不劈脊便棒。将谓走到什么处去。】

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臼。臼亦是作家。诸人若向这里，识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个万个只是一个。作主也恁么，作宾也恁么，二人毕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宾主问答，始终作家。

看乌臼问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这里”，僧便云“不别”。当时若不是乌臼，难奈这僧何。白云“若不别，更转彼中去”，便打。争奈这僧是作家汉，便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一向行令云“今打着一个也”，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两个转辘辘地，俱是作家。

了这一事，须要分缁素、别休咎。这僧虽出去，这公案却未了。乌臼始终要验他实处，看他如何。这僧却似撑门拄户，所以未见得他。乌臼却云“屈棒元来有人吃在”，这僧要转身吐气，却不与他争，轻轻转云“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乌臼是顶门具眼底宗师，敢向猛虎口里

横身，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这汉是个肘下有符底汉，所谓“见义勇为，无勇也”，更不拟议，近前夺乌臼手中棒，打臼三下。白云：“屈棒！屈棒！”尔且道意作么生？头上道“屈棒元来有人吃在”，及乎到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吃在”，白云“草草打着个汉”。头上道“草草打着个也”，到末后，自吃棒，为什么亦道“草草打着个汉”？当时若不是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

这僧便礼拜，这个礼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乌臼，也识他不破。乌臼云“却恁么去也？”其僧大笑而出。乌臼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看他作家相见，始终宾主分明，断而能续，其实也只是互换之机。他到这里，亦不道有个互换处，自是他古人绝情尘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虽是一期间语言，两个活鱖鱖地，都有血脉针线。若能于此见得，亦乃向十二时中历历分明。其僧便出是双放，已下是双收，谓之互换也。雪窦正恁么地颂出：

呼即易，【天下人总疑着。臭肉引来蝇。天下衲僧总不知落处。】

遣即难，【不妨剿绝。海上明公秀。】

互换机锋子细看。【一出一入。二俱作家。一条拄杖
两人扶，且道在阿谁边？】

劫石固来犹可坏，【袖里金锤，如何辨取？千圣不
传！】

沧溟深处立须干。【向什么处安排？棒头有眼。独许
他亲得。】

乌臼老，乌臼老，【可惜许！这老汉不识好恶。】

几何般，【也是个无端汉。百千万重。】

与他杓柄太无端。【已在言前。泊合打破蔡州，好与
三十棒。且道过在什么处？】

“呼即易，遣即难”，一等是落草，雪窦忒杀慈悲。寻常道，呼蛇易，遣蛇难。如今将个瓢子吹来，唤蛇即易。要遣时，即难。一似将棒与他却易，复夺他棒，遣去，却难。须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乌臼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这僧也不是瞌睡底。乌臼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便是呼他。乌臼便打，是遣他。僧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转在这僧处，便是呼来。乌臼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僧便近前夺棒也打三下，却是这僧遣去。乃至这僧大笑而

出，乌白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两个机锋互换，丝来线去，打成一片，始终宾主分明。有时主却作宾，有时宾却作主，雪窦也赞叹不及，所以道互换之机，教人且子细看。

“劫石固来犹可坏”，谓此劫石，长四十里，广八万四千由旬，厚八万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来，以六铢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来如此拂。拂尽此石，乃为一劫，谓之“轻衣拂石劫”。雪窦道，劫石固来犹可坏，石虽坚固，尚尔可消磨尽。此二人机锋，千古万古，更无有穷尽。“沧溟深处立须干”，任是沧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内立地，此沧溟也须干竭。雪窦到此，一时颂了。

末后更道“乌臼老，乌臼老，几何般”，或擒或纵，或杀或活，毕竟是几何般？“与他杓柄太无端”，这个拄杖子，三世诸佛也用，历代祖师也用，宗师家也用，与人抽钉拔楔，解粘去缚，争得轻易分付与人！雪窦意要独用，赖值这僧当时只与他平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当抵！乌臼过杓柄与人去，岂不是太无端。

【谁谁谁？】：乌白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

答他个“两边不着。”如何？

【谁谁谁？】：两边不着。

【没地菩萨】：着了也不知！

【没地菩萨】：我如是答：。。。, 请 LVM 老师及诸位仁者共鉴。

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白。乌白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

——答曰：若见有异同，则不来也。

【lvm】：“若无异同，更转彼中去！”

【没地菩萨】：我今如此答 LVM：你道我在哪里？

“若无异同，更转彼中去！”【lvm】

-- 你道我在哪里？

【lvm】：莫乱捅！

【没地菩萨】：且请和尚示范：如何方式“正捅”！

【永寿童子】：“不落丙边”是什么意思？“不落两边”？

白云：“草草打着个汉。”【不落丙边。知他是阿谁。】

【lvm】：繁体是“兩”非“两”，故不可能有此误。

乌白与定州僧，一个是甲，一个是乙。

“草草打着个汉。”【不落丙边。知他是阿谁。】

哈哈！知道了吧。

【永寿童子】：哦。原来如此。

【没地菩萨】：“草草打着个汉”是什么转处，学人不会，请 LVM 老师道。

【lvm】：“草草打着个汉”的转处就是【没地菩萨】。

“草草打着个汉。”【不落乙边。知你是阿谁。】

【没地菩萨】：这么说我是甲方咯，呵呵，牛起来了！

【心明】：我答“不同”

（心明）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白。乌白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

（心明）云：“不同。”

【永光居士】：亦未见性。

若不同，更问五祖去。

【没地菩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端茶送客！

【永光居士】：请好走。

谢谢光临！

【lvm】（接【心明】：我答“不同”）：若不同，更转彼中去。

【心明】定州和尚那里无道，所以答“不同”。

【没地菩萨】：汝名心明，汝心不明！

【莲清】：没想到真是瞎了和尚一棒。

【心明】：今天老师花钱请咱吃粥。

【心明】（接【lvm】：若不同，更转彼中去。）：今日才转出来。（编者按：【心明】此处答话为7日后）

前些日落入游戏禅我还自为得意。

【lvm】：^o^

【没地菩萨】（接【lvm】：若不同，更转彼中去。）：我如是答LVM，乌白路长！

【lvm】：哈哈！自知牛，就别乱捅了。

【没地菩萨】：唉！唉！

【zzw】（接【lvm】：若不同，更转彼中去。）：来时路断也！

【lvm】：便打。

【zzw】：哎吆！哎吆！

【没地菩萨】：打的结实，真善知识也！礼拜了退！

【zzw】：俺耍大刀给俺师父看，你倒来泼臭水。

【dx】（接【lvm】：若不同，更转彼中去。）：那就答：一样桃花两样红。

【lvm】：乌白便打。

【dx】：留水不住落花浓。

【lvm】：法道不似这里。

【dx】：北京的馒头河南的馍。

【雪山童子】：我便不这么答：

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白。乌白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

答：“你这里似什么？”

【lvm】：哦！你是踢场子去了？

【雪山童子】：嘻嘻！万朵桃花一树生。老师怎么说
出两家话来？

【没地菩萨】：代 LVM 答：汝自生分别！

【lvm】：【依前三百六十日。】

【没地菩萨】：我答 LVM，和尚今日果然不同！

【lvm】：更转彼中去！

【没地菩萨】：不可总是恁麽！

【大妹子】：争奈杓柄在 lvm 手里！

【没地菩萨】：汝若要，则回于汝！

待伊接时，行棒！

【lvm】（接【大妹子】：争奈杓柄在 lvm 手
里！）：哈哈！大妹子见笑了。

【没地菩萨】：和尚今日尊候如何？

【lvm】：偏不说“日面佛，月面佛”。

【没地菩萨】：已说了也！呵呵

【莲清】（接【lvm】：哦！你是踢场子去了？）：
岂敢。岂敢。

启禀和尚：定州处，无什子场子。

【lvm】：争奈杓柄在乌白和尚手里！

【莲清】：如此，莫怪小僧失礼。

上前掀去法坐。

省得和尚再整日指东道阿西，污人眼目。

【丁零】（接【lvm】：若不同，更转彼中去。）：那就——乌白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僧便出去。

【lvm】：那就没戏了。

【没地菩萨】：谁入此戏台？LVM？

【莲清】：哈，又一出好戏。

【lvm】（接【没地菩萨】：谁入此戏台？LVM？）：嘴利不无……

【没地菩萨】：莫乱捅！

【真实】：马蜂窝捅不得啊。

【善财】（接【lvm】：若不同，更转彼中去。）：若去，奈又同了何。

【莲清】：代云。

去！去！

【善财】：呵呵~

【莲清】（接【lvm】：若不同，更转彼中去。）：
瞎棒

【莲清】：代云。

去！去！

【lvm】：莫鲁莽！

【莲清】：好个细致僧！

白更打3下。

顺便趁出院。

【lvm】：“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莲清】：不必更添冤苦。

【没地菩萨】（接【lvm】：“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屈棒有LVM吃在！

【lvm】：我也不患哑。

【没地菩萨】：不怕开得口，合不得？

【lvm】：师尊元音老人讲述：

第七十五则乌白消得恁么

我们先讲圆悟勤祖师在这则公案前的垂示：

灵锋宝剑，常露现前，亦能杀人，亦能活人。

“灵锋宝剑”，比喻佛性及其妙用。临济禅师说：“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探杆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这里的灵锋宝剑，就是金刚王宝剑。金刚异常坚固，能损坏所有的物体，而不被一切物体所损坏。金刚王是金刚中之王，更是坚固无比。可想而知，这样的宝剑是何等地锋利，故称“灵锋”。比喻悟道的大祖师睿智无边，能仗此慧剑，斩断一切妄想执着。不但斩断了自己的妄想执着，而且有开示学人的善巧方便，也能斩断学人的妄想执着。

“常露现前”，常就是不间断。香林澄远禅师说：“老僧四十年才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就是没有间断，四十年才得到这个“常”，可见古人用功多么有恒心。现在的人大多缺乏恒心，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念兹在兹，所以修行者多，成道者少。有的人说：“现在是末法时代，没有人能成道了。”他不知道正法、末法只在人心。你有恒心，不怕艰难困苦，就是正法。你没有恒心，朝三暮四，知难而退，那就是末法了。并不是现在连一个人也不能成道。无佛时代，没有佛法的教化，尚有“独觉”出世。何况现在是有佛时代，还有佛法在啊！你只要恒心，不怕艰难困苦，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几十年如一日，还怕不能成道吗？一定也会“灵锋宝剑，常露现前”的。

灵锋宝剑——我们的佛性，常在当人面门放光，无有隐藏。一切行为举止、譬教掉臂，无不是它的妙用，无不是它的显现。所以说：常露现前！

“亦能杀人，亦能活人。”杀人，就是杀掉自己和学人的妄想执着，杀掉自己和学人对境生心的夙习。杀掉这些，佛性就会朗然现前。佛性原是天然本具，不从外得，

但因对境生心、妄执妄取，因妄而造业，因业而受报，从而生生不息，六道轮回，头出头没，无有出期。杀掉妄执妄取的习气，佛性本自现成。此即“杀人刀”也。初除妄执，一念空灵，心平如镜，百骸调适，此时极易着于此境。若死住于此，即是“死水不藏龙”，就不能起无边的妙用了，故而此时就须“活人”。活人，就是激励住于死定的学人活跃起来，去掉颠倒妄执。妄念息处，菩提现前。起一切妙用而无取舍，即是一尊大好活佛。此即“活人剑”也。

这一段话是说，只要我们心空无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信手拈来皆是妙用。既能除去妄想执着（杀人），又能发起种种妙用利益群生，同时可以为他人作榜样，引人入道（活人）。杀人时绝不会“伤锋犯手”、藕断丝连，活人时绝不会落入“窠窟”、漫扯葛藤。何以如此潇洒自在、纵夺裕如？“灵锋宝剑，常露现前”故也。

在彼在此，同得同失。

善知识与学人觐面相呈，若俱是明眼人，必是彼此一如。尽管机锋转移，乃至宾主互换，也都是“转辘轳的”，像水上葫芦，按着便转，不会死在句下，这便是“同得”。本公案中的乌白和尚与定州来僧就是这样，这是临济禅师所讲的“主看主”。若是“宾看主”、“主看宾”、乃至“宾看宾”，就不是这样。宾看主，是明眼学人遇上了瞎眼“善知识”；主看宾，是学人有落处，虽经善知识点拨，还抵死不肯放；宾看宾者，两个俱是瞎汉。慢说宾看宾是“同失”，就连宾看主、主看宾也是“同失”——二者共同失去禅宗的宗旨。何以如此？“为非器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他不是能契入甚深佛法的根性，你出于菩萨的悲心，硬是为他说甚深的佛法，直指他见性。他不能契入，你即使浑身落草，又有何用？牛须吃

草，也要它自己吃才可以。按牛头吃草，岂不是错误么？所以说：是菩萨谬！下面举一则“主看宾”的公案：

有一僧问百丈禅师：“抱璞投师，请师一鉴。”璞是玉石，剔除石质，便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他用璞来比喻佛性。这僧有悟处，他是来求印证的。百丈禅师说：“昨夜南山虎咬大虫。”诸位听过“丙丁童子来求火”的公案么？丙丁本来属火，却又来求火，比喻你本来是佛，却又来求佛。但这要契在实处，事事无碍，才叫“脚跟点地”。若契不到实处，只是理解，死在句下，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在这儿不能扯得太远，再去讲“丙丁童子来求火”的公案。你只要知道，老虎就是大虫，“虎咬大虫”与“丙丁童子来求火”是同一种意蕴就行了。这僧来求印证，求者是谁？印证何物？所以百丈禅师用“虎咬大虫”作喻。这僧说：“不谬真詮。为什么不垂方便？”这话前半句还不错，却拖了后半句一条尾巴，那就面目全非了。既然不谬真詮，还要再垂什么方便？百丈禅师答他：“掩耳盗铃汉！”我用“虎咬大虫”作喻，已经鉴定了你所抱之璞，你若真的已至不疑之地，这不是已经印证过了吗！

“不谬真詮”答得也不错，若“再垂方便”，说你明心见性、说你开悟，岂不是头上安头吗？真到不疑之地，明即是心、见即是性，何用再说明心见性；觅“迷”尚不可得，哪里还有“悟”的概念呢？这僧不是没有悟处，而是落入概念，不能透彻，还要祖师再垂方便肯他。他不能自肯，还要祖师“鉴”他这“璞”，要祖师肯，这岂不是自己骗自己么？多么像掩耳盗铃啊！所以百丈禅师答他：

“掩耳盗铃汉！”这僧到此仍不惺惺，却说：“不遇中郎鉴，还同野舍薪。”中郎就是医生，能鉴别出药草和柴草的不同。他的意思是，若百丈禅师不“垂方便”肯他，那他这“璞”还是和野外破房子里的柴草相同，没有什么价值。百丈禅师便打。百丈禅师是大手笔的宗师，棒下无生忍，要打掉他的概念，救他让他透彻。这僧挨了棒，大声

叫道：“苍天！苍天！”却也颇似棒下已经透彻的样子。百丈禅师说：“得与么多口。”这是说，我打你是因为你多嘴，一句“不谬真詮”已够，还要我“再垂方便”，还要再引我也多嘴从而浑身落草啊！这僧若在此时将他的粘着抖擞干净，便可赤裸裸、净洒洒，潇洒自在去。谁知他还是死抱着见性、印证等观念不放，反而说：“罕遇知音！”拂袖便行。他走后，百丈禅师说：“百丈今日输却一半。”两个人，一人一半。这僧落入概念而不自知，打也没有打醒，输了一半；百丈禅师善巧点拨，不惜行棒，却未奏效，输了另一半。尽管百丈禅师道眼通明，也被这僧带累得输却一半，这岂不是“同失”么！

“在彼在此，同得同失”的另一个意思是：两个明眼人机锋相见，得者同得（拓出无住的真如）、失者同失（打失有住的葛藤）。尽管机锋转移、宾主互换，二者仍是浑然一体、无二无别。他们你来我往、有张有驰，契无言之妙旨於戏笑怒骂之际，显无相之本体于擎拳竖拂之间，无彼无此、无得无失，活泼泼地烘托出无挂无碍、自在潇洒的灵明之心。这岂是“掩耳盗铃汉”所能梦见的么？

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

提，是高提祖印；持，是把持要津。提持，就是“官不容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所谓“一翳在目，空华乱坠”，犹如“蚊子上铁牛”，无你下口处！到这里还要辨什么迷悟、分什么宾主？此时“不落宾主”。

平，是平直；展是舒展。平展就不像提持那样陡峭：无言时不妨有言，以有言契无言也；无相处不碍有相，以有相显无相也。这就是“私通车马”。所谓“平常心是道，直心是道场”。横说竖说，犹如峰回路转；交相辉

映，颇似帝网宝珠。故曰“回互”。岂可拘泥于一言一句、一时一处、一人一物耶？此时“不拘回互”。

彻悟本来的人，以本份事相见。如果要“提持”，任凭他们怎样提持，也不会落入“有宗可宗”；如果要“平展”，任凭他们怎样平展，也不会失去宗旨。此即是“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因他们“不落宾主、不拘回互”故也。

且道不落宾主、不拘回互时如何？试举看：

那么，不落宾主、不拘回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现举出一则公案来看一看。下面就是“乌白消得恁么”这则公案：

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白。

定州和尚是神秀大师的徒孙。这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他是定州和尚的弟子。我们前面讲过马大师的“日面佛、月面佛”公案，马大师是六祖的徒孙。乌白和尚是马大师的弟子。神秀大师和六祖大师都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弟子。依禅宗的法脉传承，这定州来僧和乌白和尚是辈份相当的。诸位都读过《六祖坛经》，当年五祖要传法，令弟子们各作一个偈子，若谁的偈子语意冥符禅宗的宗旨，就付法传衣给他，为第六代祖。神秀的偈子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明悟本来、观照保任，渐修的次第宛然可见。六祖惠能大师针对此偈而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法不立、当下即是，顿悟的透脱已显端倪。初祖达摩大师渡海西来，所传的就是顿悟的“祖师禅”，不须渐修。所以，尽管神秀当时在五祖会下作首座，能代五祖为众讲法，五祖也不把衣法传给他，而是传给当时尚未剃度、在众中很无地位的惠能。六祖惠能大师得法以后，回至岭南，在猎人队中韬光养晦十五年之久，

才出世说法，传顿悟法门，世称南宗，谓之“南顿”。神秀大师法席极盛于一时，世称北宗，谓之“北渐”。后来，北宗迅速衰落，禅宗就几乎全是南宗的传承了。然而，神秀所传的也是禅宗法脉，北宗也出人才，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就是北宗所出的人才。只有顿悟没有渐修也不行啊，顿悟才登初地，还须上上升进，二地、三地直至十地满心。何止悟前的念佛、参禅、修密等等修行是渐修，悟后真修不也是渐修吗？所以有人说，神秀大师是双眼明亮，六祖大师是摩醯首罗一只眼。

乌白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僧云：“不别。”

乌白和尚问这僧，定州和尚说什么法？和这里是不是一样？这僧回答：“不别。”和这里没有区别。定州和尚也是禅宗传人啊，禅宗的宗旨没有什么差别。乍听起来，这答语很好，其实已经有落处了——还有一个“不别”在！

再举一则类似的公案：雪峰义存禅师，为道辛勤，曾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得法于德山宣鉴，后在鳌山成道，是一千五百人的大善知识。禅宗“一花开五叶”，共有五宗。他的后代子孙就创立了云门、法眼两宗。雪峰禅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有一次，他问来僧：“甚处来？”来僧答：“近离浙中。”雪峰禅师接着就问：“船来？陆来？”你是坐船从水路来的呢，还是走道从旱路来的？来僧答：“二途俱不涉。”这两条路与我都没关系。看来这僧却识得机锋，不是个“实头人”。雪峰禅师说：“争得到这里？”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来僧说：“有什么隔碍？”还有什么间隔、什么分别吗？这与本公案中定州来僧的“不别”何其相似。雪峰禅师便打，这僧挨了打，跑掉了。十年后这僧又来了，雪峰禅师还是问他：“甚处来？”他答：“湖南。”雪峰禅师接着问：“湖南与这里，相去多少？”他答：“不隔。”这与十年前的问

答同一个意蕴。雪峰禅师竖起拂子，问：“还隔这个么？”这一问是什么意思呢？禅宗的宗旨，赤裸裸、净洒洒，一法不立。因为学人不知不觉地就落入光影、落入概念之中，一有落处就有隔碍、就有分别了。所以说：“挂得一丝，不名解脱”。这是考他是否还有落处。这僧答：“若隔，即不到也。”若有隔碍，我就不会来到这里了。这明明是在强调无隔碍，不知不觉地落到“不隔”里去了。雪峰禅师又打，他又跑掉了。这僧后来也坐了道场，见人就骂雪峰禅师。他的一个同参为此登门专访，问他：“雪峰有何言句？便如是骂他。”这僧便把上述“不隔”的公案举出。同参狠狠地批评了这僧一顿，并点破了“不隔”的落处。这僧以后常常悲痛流泪，常在半夜向着雪峰道场的方向烧香礼拜忏悔。

近代有一位无穷禅师，是镇江金山寺挂牌开悟的和尚，曾在四川成都闭“生死关”。有人举上述“不隔”公案问无穷禅师：这僧过（过就是过错）在什么处？无穷禅师答：“过在不隔！”还有个“不隔”在，就是还有东西没销干净啊！你若肯了他这个不隔，就是“宾看宾”。明眼祖师正是在此时行棒行喝。他若真彻，必有转身处（就像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他若不彻，必死于棒下（就像“不隔”公案里的那僧）。这时行棒行喝是极妙的手段，一下子就检验出真假来了。

再讲一则发生在汉阳对岸的古公案，问：“古镜未磨时如何？”意思是，没有开悟以前是什么样的境界？其实，若真的了彻，便没有迷和悟、悟前和悟后等种种隔碍、种种分别。应该是横亘十方、竖穷三际，不别不隔，浑然一体。答：“此去汉阳不远。”这个答语不彻。虽然不远，也还有一江之隔，这“一江”却是“天堑”哪！被人称之为“机锋”的禅宗语录，是活泼泼的佛性现量，丝毫不粘滞于古人的窠臼，当下就截断学人的思维葛藤，引导学人契入佛性。“不隔”公案里的那僧是粘滞于“不

隔”，去问无穷禅师的人是粘滞于公案。无穷禅师答“过在不隔”，若问者灵利，当下便可透了这个公案。进而，如何使问者顿契自己的佛性呢？有人将无穷禅师答“过在不隔”的公案举问师公大愚阿闍黎，愚公改答：“过在一问！”直下截断问者的思维葛藤。若能在愚公语下透得出，不妨是“英灵的汉”，从此“天堑变通途”；若透不出，即使以后坐得道场，也只能是“魔魅好人家男女”。不别、不隔，要真的无分别、无隔碍才行。还有迷和悟、悟前和悟后等等差别，早已“隔”了也。

白云：“若不别，更转彼中去。”便打。僧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定州来僧答了“不别”，乌白和尚说：如果没有区别，你就不必到我这里来，那就还回原来的地方去。说完举棒就打。乌白和尚正是在关键时行棒，若非这僧就很难转身了。这僧却是个明眼人，他自有转身处。他说：“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祖师手里的棒不是轻易用的，要长眼睛看清对方啊，不能马马虎虎、举棒就打。言外之意：我是开悟的人，你怎么能轻易地举棒就打呢？不能瞎打人啊。

白云：“今日打着一个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

乌白和尚说：我今天正好打着了一个。说完又打了三下。你不是说“不得草草打人”么，我今天打你并非草草，正好打准了。乌白和尚这是“一向行令”，所谓“千里万里一条铁”。你说打你不能瞎打，你是个有道的人啊！有道还是有东西在，我今天就是要把你这个有道打掉。“金翅鸟王当宇宙，个中谁是出头人！”这里是触犯不得的。

我们在讲“日面佛，月面佛”公案时提到过这句话，这是兴阳剖侍者对远录公所讲的。那是远录公年轻时的

事，后来远录公的成就很高，是位很了不起的一代大宗师。远录公就是浮山法远禅师，深达临济、曹洞两宗的宗旨，嗣法临济宗的叶县归省禅师，在曹洞宗大阳警玄（明安）禅师座下盘桓多年。明安禅师有两个异常透脱的弟子，一个是兴阳清剖（即剖侍者），一个是福严审承。可惜他们两个都是英年早逝，以致明安禅师晚年说：“兴洞上一宗，非远即觉也。”远，就是浮山法远；觉，就是琅琊慧觉。琅琊禅师是汾阳善昭的嗣法弟子，也是临济宗人，也曾在明安禅师座下盘桓，深达曹洞宗的宗旨。明安禅师八十岁那年，感叹无人可继曹洞宗的法席，便将传法的信物托付给法远禅师，请他帮助物色一个合格的曹洞宗继承人。明安禅师圆寂后，又过了好多年，法远禅师发现了一个能够深契曹洞宗旨的合格人才，他就是投子义青。浮山法远禅师是禅宗的硕德，享誉禅林的“九带”，就是浮山所作。我们在这里不能扯得太远，但由于前面讲“日面佛，月面佛”时提到过远录公年轻时的一则公案，所以在这里重提，以便使诸位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就像赵州禅师，人称“古佛”，是禅宗史、乃至佛教史上著名的硕德。然而，在他早年跟南泉禅师学道时，也勘山下的庵主不得。能从“一向行令”的机锋下透出，确实不是易事。

本公案中的定州来僧，在乌白和尚一向行令的时候，并不像远录公年轻时那样讲：“忽遇出头，又作么生？”这僧至此便走出去，这正是明眼人的作略，走出去是表示“放过”。你以为我落在开悟、成道等概念里，你要“一向行令”啊，我已知道你是明眼祖师了，我若再纠缠（就像“百丈输却一半”公案里那个僧人那样纠缠），不正是被你言中了么？这时走出去“放过”，正当其时。这个公案到这里也可以圆满结束，可是乌白和尚却还是不放过他。为什么呢？因为这僧好像是在“撑门拄户”，他是不是仍坚持开悟、成道等概念呢，并没有检验出来，还要再检验检验他。若他仍落在概念里，就是没有“落在实

处”。《金刚经》云：“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诸位，执着“我、人、众生、寿者”还会是阿罗汉吗？阿罗汉不起那样的念头，不作是念。不作开悟、成道之念，才是“落在实处”。

白云：“屈棒元来有人吃在。”僧转身云：“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

乌白和尚还要再检验检验他，便说：“原来冤枉棒也有人吃啊！”只有懵懵懂懂的汉才吃屈棒，挨了棒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僧若没有下文，就说明他不是明眼人。他若有下文，也就把他引回来了。这僧善能转身吐气，也不与乌白和尚争论，只是轻轻地转身说：“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因为你是这里的祖师，纵夺、杀活的权柄在你手里，所以任你摆布啊。言外之意：若我们俩换换位置，你也不得不吃屈棒。

白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僧近前夺白手中棒，打白三下。

乌白和尚是“大作家”，敢向虎口里横身，敢于横身让他咬，便说：“你如果想要杓柄，我就把这根棒回送给你。”你不是说因为杓柄在我手里，你才不得不吃屈棒么。那好，我就把杓柄送给你，看你如何处置。这僧倒也不客气，你送给我，我也善用。便夺过乌白手中的棒，打了乌白三下。这叫“宾主互换”，本来乌白和尚是主、定州来僧是宾，现在来僧是主、乌白是宾了。若不是乌白和尚这样的大作家，也不敢轻易地把棒送给客人。若不是定州来僧这样的明眼人，也不敢贸然地夺棒打山主。

白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吃在。”

乌白和尚挨了棒，便说：“屈棒！屈棒！”你这是棒头无眼瞎打人，你行棒行的是屈棒。定州来僧说：“有人吃在。”你说屈棒，就有落处，有落处就该吃棒。打你打得正好，并不冤枉。

白云：“草草打着个汉。”僧便礼拜。

乌白和尚说：“草草打着个汉。”今天碰上了一个汉子，打中了一个明眼人。这是说乌白打来僧打中了，还是来僧打乌白打中了呢？无论谁打中谁，都是乌白和尚自己赞扬自己。我若无眼，岂能打中你这个明眼人么？你若是个懵懂汉，我纵然道眼通明，也是“双失”。幸好你不是懵懂汉，敢于夺棒打我，你也是打中了一个明眼人。

定州来僧的礼拜却并非“平展”、并非“放过”，这一招最毒，所谓“陷虎之机”者是也。你是个能打中明眼人的大善知识啊，这就有落处了，你露出这么明显的破绽，我正好在这痒处挠一挠：你是善知识，我向你礼拜了。这时乌白和尚若“据坐”——稳稳地坐着受礼，那就被这僧顶死了。不要忘了现在杓柄在这僧手里。

白云：“和尚却怎么去也。”僧大笑而出。

乌白和尚自有转身之处，却称这僧为“和尚”。在丛林里，和尚这个称呼不是随便谁都能承当的，只有主持道场的大祖师才担当得起。你向我礼拜，想藉机顶死我啊，我能识破你的机锋。现在杓柄还在你手里，你却向我礼拜，就怎么去了么？

定州来僧大笑而出，这才是“平展”、才是“放过”。你的机锋我知道，我的机锋你也知道，这多么好笑啊！这个道场是你的，正应该你坐，你当之无愧。现在我把杓柄还给你，我还是出去的好。大笑而出正好圆了这个公案。

白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

《证道歌》云：“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消得”。消得，就是消受得了。若消受得了，“了则业障本来空”；若消受不了，“未了应须还宿债”！大祖师可不是轻易能打的，若“消不得”，打大祖师罪过弥天！现举一则“消不得”的公案：

慈照蕴聪禅师，得法于首山省念，是临济宗的硕德。在他住持襄州的石门道场时，襄州太守为泄私愤，把他抓去鞭打、羞辱了一番。放出后，众僧出寺迎接，在路上相遇。首座赶向前，问讯说：“太守无辜屈辱和尚如此……”慈照禅师以手指地，说：“平地起骨堆！”意思是：本来没事，是他故意找茬。谁知随禅师所指之处，平地竟涌起一堆土。太守听到了平地涌土之事，心惊肉跳，但却不知忏悔，竟派人把那堆土铲平。铲平后不久，土又涌出，与未铲前一样。后来，太守全家都在襄州惨死，这样的报应也不过才是“华报”，死后的“果报”惨不忍言也！

乌白和尚称赞定州来僧“消得恁么”，不仅仅是称赞这僧，同时也是自赞：我若不是能看清对方，岂敢轻易地就把杓柄与他。纵观坐道场的大善知识，有几个敢像我这样在虎口里横身让他咬！这则公案就到这里。下面是雪窦禅师为这则公案写的颂：

呼即易、遣即难，互换机锋仔细看。

有人善于弄蛇，吹一种叫做“瓢子”的东西，发出特殊的声音，就把蛇呼来了。呼来容易，要把它们遣走，可就难了。必须是行家里手，具有遣蛇的手段，才能把它们遣走。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这次来温州，在船上遇到一个人，他说他爸爸也是个修道的。我问他：“你爸爸修什么道？”他说：“画一道灵符，请什么神，

什么神就到。”（原来是个外道）有一次请来一个孙悟空，有人从门口经过，不由自主地进来就翻跟头，一直翻，翻个不停。这样不行啊，把孙悟空送走吧，却又送不走。他爸爸吓坏了，从那以后没敢再请。后来，他爸爸的师父说：请来办完事情就要送走，把孙悟空的师父请来，孙悟空就走了。孙悟空的师父是须菩提，画一道须菩提的灵符，一烧就能送走孙悟空。诸位，这些都是精灵鬼妖，假托孙悟空、须菩提之名，却也是“呼即易、遣即难”啊。佛菩萨的名号，它们也敢假冒。不能相信它们。

“呼即易、遣即难”，是比喻将棒给他容易，想夺回杓柄、把他遣走，可就难了。

“互换机锋仔细看”。互换机锋，就是“宾主互换”的机锋。你看他们俩：一下子乌白是主、来僧是宾；一下子来僧是主、乌白是宾。个个都是转辘轳的，如水上葫芦，按着便转。“仔细看”，我们要看仔细哟！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起用的，从这里学习学习，以免以后被问倒。比如，卖油糍的婆子问德山（见第四则“德山挟复问答”）：“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上座欲点哪个心？”该怎么答呀？你们说说看。（有人答道：不知。）不知？不知就不能吃点心！老婆婆已经讲了：“尔若答得，布施油糍作点心；若答不得，别处买去。”若答“不知”，还不如直接到别处去买。答语应该“函盖相投”，就像盒子和盒盖子，扣上恰好。若驴头不对马嘴，就是“函盖不投”。既然三心均不可得，自当一体同观。当婆子问“欲点哪个心”时，可以轻轻地答她：“你知我也知，不能告诉他人知。”此后，婆子不能说她不知。她若说不知，即刻给她一句：“将谓将谓！原来原来！”她也不能说知，般若无知故。婆子要布施，德山是受施者。受施者若灵利，布施者始终是宾。证到自性之后，机锋对答只是妙用，就看你是否机灵了。有人问你，你想一想再答就不行。如果心里真是空荡荡

的、真的没有东西，答语即口就来，用不着思考。当然，起用也有一个学习、锻炼的过程。我们面前的这个“互换机锋”的公案，诸位要“仔细看”了。

劫石固来犹可坏，沧溟深处立须干。

什么叫“劫石”啊？劫，是佛教里的时间单位。一劫是多长时间？可以用这块“劫石”来计算。劫石是一块异常坚固的石头，厚度一由旬（一由旬等于四十里），长和宽都是八万四千由旬，这比我们的地球大多了。每隔五百年，有天人下来，用他们的衣袖在劫石上拂一下，直到把这块坚固的大石拂尽——磨得没有了。天人的衣服很轻柔，重量只有六铢。二十四铢等于一两，四件天衣才有一两重。用这么轻柔的衣袖，五百年才拂一次，将一块比地球大得多的劫石磨光，所需时间之长还能想像得出么？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劫，谓之“轻衣拂石劫”。

“劫石固来犹可坏”，劫石虽然坚固，还是可以被轻柔的六铢天衣磨光，还是会坏掉。但乌白和尚与定州来僧“宾主互换”的机锋，你却无论如何无法摧坏，千古万古也不能穷尽。机就是佛性，锋就是妙用，这是佛性的大机大用，怎么会损坏呢？“沧溟深处立须干”。沧溟，就是茫茫的大海。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沧沧茫茫，渺渺溟溟，无边无际，辽阔弥远。寻常人到了这里，就要被淹没掉。但是乌白和尚与定州来僧，如果到这大海里站立，海水也须干涸。这是用劫石和大海作比喻，赞叹两人“宾主互换”的机锋。这一句明显是“褒”，下面一句看来是“贬”，但骨子里更是进一步赞叹：乌白老和定州僧真是一代精英、杰出的高僧。

乌白老，乌白老，几何般？与他杓柄太无端！

乌白老、乌白老啊！你这是从何说起呢？你有多大的本领啊？你怎么敢把杓柄给与他人呢！你这样做太轻率、

太不对、太无端了。这根拄杖子，三世诸佛也用，历代祖师也用。用它来打掉学人的执着、粘滞，使学人荐取自家本来面目。你怎么能把这个轻易给人呢！幸亏定州来僧晓得“平展”，只轻轻地打了你三下。

纵或遇到一个鲁莽的汉子，虚空里揣骨、平地上起雷，把拄杖子交到他手，他跟你胡搅蛮缠，乌白老也能轻易地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以作家自有出身之路故。

一般说来，当然不能轻易把拄杖子交付他人。然而，我们做事情要看对象，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是法器，就交付；不是法器，就不交付。乌白和尚道眼通明，看准了对方，大胆地把杓柄与他，才演出了这场千古绝唱。如果当交付而不交付，缩手缩脚，这公案的后半段就没有了。“呼即易、遣即难，互换机锋仔细看。”雪窦禅师不就是从这里看出精彩来的吗？“劫石固来犹可坏，沧溟深处立须干”！

【莲清】：老师，这么快转旧贴了。

话说上一回小僧掀座。心中好生后悔，自己回去把那贴删了.:P

还愿托钵追随和尚，没有粥吃，时不时给几勺柄棒子也好.SS.

【lvm】：争奈杓柄在乌白和尚手里。

【没地菩萨】：更答：乌柏耶？LVM 耶？

【没地菩萨】：回 LVM：和尚也须道取一半！

【莲清】：喝粥喝粥。

【七六】丹霞问僧具眼

垂示云：细如米末，冷似冰霜，逼塞乾坤，离明绝暗。低低处观之有余，高高处平之不足。把住放行，总在这里许。还有出身处也无？试举看：

【七六】举：

丹霞问僧：甚处来？【正是。不可总没来处也。要知来处也不难。】

僧云：山下来。【着草鞋入尔肚里过也。只是不会。言中有响。谳含来，知他是黄是绿？】

霞云：吃饭了也未？【第一杓恶水浇。何必！定盘星，要知端的。】

僧云：吃饭了。【果然撞着个露柱。却被旁人穿却鼻孔。元来是个无孔铁锤。】

霞云：将饭来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虽然是倚势欺人，也是据款结案。当时好掀倒禅床，无端作什么！】

僧无语。【果然走不得。这僧若是作家，向他道：与和尚眼一般。】

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为什么不具眼？【也只道得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两段。一手抬，一手搦。】

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汉！【据令而行。一句道尽。罕遇其人。】

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识甚好恶！犹自未肯。讨什么碗！】

福云：“道我瞎得么？【两个俱是草里汉。龙头蛇尾。当时待他道“尽其机来，还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只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为什么前不构村、后不迭店。】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不知何许人。初习儒学，将入长安应举。方宿于逆旅，忽梦白光满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禅客问曰：“仁者何往？”曰：“选官去。”禅客曰：“选官何如选佛。”霞云：“选佛当往何所？”禅客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见马大师，以两手托幞头额。马师

顾视云：“吾非汝师，南岳石头处去。”遽抵南岳，还以前意投之。石头云：“着槽厂去。”师礼谢。入行者堂，随众作务，凡三年。石头一日告众云：“来日铲佛殿前草。”至来日，大众各备锹锄铲草。丹霞独以盆盛水，净头，于师前跪膝。石头见而笑之，便与剃发。又为说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谒马祖。未参礼，便去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急报马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他古人天然，如此颖脱，所谓“选官不如选佛”也。

《传灯录》中载其语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与人抽钉拔楔底手脚。似问这僧道：“什么处来？”僧云：“山下来。”这僧却不通来处，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当时若不是丹霞，也难为收拾。丹霞却云：“吃饭了也未？”头边总未见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吃饭了也。”懵懂汉，元来不会！霞云：“将饭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僧无语。丹霞意道：与尔这般汉饭吃，堪作什么。这僧若是个汉，试与他一割，看他如何。虽然如是，丹霞也未放尔在。这僧便眼眨眨地无语。

保福、长庆，同在雪峰会下，常举古人公案商量。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为什么不具眼？”不必尽问公案中事，大纲借此语作话头，要验他谛当处。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汉！”快哉！到这里，只论当机事，家里有出身之路。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么？”保福意谓：我恁么具眼，与尔道了也，还道我瞎得么？虽然如是，半合半开。当时若是山僧，等他道“尽其机来，还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许，保福当时，若下得这个“瞎”字，免得雪窦许多葛藤。雪窦亦只用此意颂：

尽机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要验他过。言犹在耳。】

按牛头吃草。【失钱遭罪。半河南、半河北。殊不知，伤锋犯手。】

四七二三诸祖师，【有条攀条。带累先圣。不唯只带累一人。】

宝器持来成过咎。【尽大地人换手捶胸。还我拄杖来。带累山僧也出头不得。】

过咎深。【可杀深！天下衲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

无处寻，【在尔脚跟下。摸索不着。】

天上人间同陆沉。【天下衲僧一坑埋却。还有活底人么？放过一着。苍天苍天！】

“尽机不成瞎”，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么？”一似“按牛头吃草”。须是等他自吃始得，那里按他头教吃。雪窦恁么颂，自然见得丹霞意。

“四七二三诸祖师，宝器持来成过咎”，不唯只带累长庆，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时埋没。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一大藏教，末后唯传这个宝器。永嘉道：不是标形虚事褫，如来宝杖亲踪迹。若作保福见解，宝器持来，都成过咎。

“过咎深，无处寻”，这个与尔说不得，但去静坐，向他句中点检看。既是过咎深，因什么却无处寻？此非小过也，将祖师大事，一齐于陆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窦道：天上人间同陆沉！

【wshiyao】：如此答 LVM：拿饭便吃

【木鱼儿】：那僧如此答又何妨啊，给那僧翻案！

山下来，（本来如此，实话实说，又有妨碍）

吃饭了（法食饱满）

僧无语。（也不错，什么眼不眼的，哪个来见来！）

【没地菩萨】（接【木鱼儿】：那僧如此答又何妨啊，给那僧翻案！）：LVM 便打！

【lvm】：争奈杓柄在【没地菩萨】手里。

【没地菩萨】：嘻嘻，偏不说回与你！

【没地菩萨】：如此答 LVM：瓢里不知锅里地！

【lvm】：我没问，你答什么呀？

【没地菩萨】：赖汝无问，若问锅碗瓢盆一时打破！

【没地菩萨】：LVM 便打！

【没地菩萨】：自答：破也，碎也！

【没地菩萨】：赖汝无问，若问锅碗瓢盆俱来矣！

【chan】：这僧且答他：“具眼”

【没地菩萨】：LVM 便打！

【lvm】：欲加之罪

【谁谁谁？】：霞云：将饭来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

【谁谁谁？】：僧云：容某甲查过再秉告和尚。

【没地菩萨】（接【谁谁谁？】：霞云：将饭来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待和尚用眼吃饭，即向和尚道！

【没地菩萨】：LVM 便打！

【lvm】：何患无辞！

【菩提树】：老师若是“丹霞”~~~

丹霞问僧：甚处来？

僧云：山下来。

霞云：吃饭了也未？

僧云：吃饭了。

霞云：将饭来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

（末学若是那僧）

僧云：只管吃饭去了，未留意；和尚吃饭了也未？

（老师若是“丹霞”，如何答？）

【lvm】：这是从哪儿学来的话语呀？

【没地菩萨】：苍天、苍天

【菩提树】：回老师：吃饭穿衣人人会，不假他处学

【莲清】：哎呀，我教我们家小匾头（儿子）自己穿衣吃饭可费老劲了。。。

【菩提无树】：老师，俺是那僧，便只管把丹霞的头往地上摁。嘿嘿

【lvm】：争奈杓柄在丹霞手里。

【菩提无树】：如此，那僧无妨再问：和尚吃饭了也未？

【lvm】：这里是网络，打不着你。拿你没办法。

【没地菩萨】：发个图片，上有狼牙棒一只。。。

【菩提无树】（接【lvm】：这里是网络，打不着你。拿你没办法。）：嘿嘿

【菩提无树】：礼拜了，退。

【没地菩萨】：嘿嘿，屈棒有人吃在！

【莲清】（接【lvm】：争奈杓柄在丹霞手里。）：今天的天儿

孟春犹寒，叩请和尚万安。

【雪山童子】：如果僧对老师语：“与和尚眼一般！”老师凭么道？

【lvm】：便打。

【雪山童子】：哈哈...便走。

【lvm】：“屈棒元来有人吃在。”

【雪山童子】：也须打的下，收的起！

【心僧】（接【lvm】：“屈棒元来有人吃在。”）：争奈杓柄在【lvm】手里。

【lvm】：偏不说“回与你”。

【心僧】：哈哈！那我也走。

【lvm】：“屈棒元来有人吃在。”

【心僧】：心僧夺棒便打。

【乐乐】：哎呦！哎呦！

【心僧】：哈哈！跑出来个垫背的。

这个罪你也替【lvm】扛阿。

【乐乐】：师恩浩荡 冤魂遍野

不吃屈棒，难酬师德

【没地菩萨】：若是瞎棒，师徒俱坠。。。

可见不是瞎棒！

【雪山童子】（接【lvm】：偏不说“回与你”。）：哈哈，老师！！！

你真好玩！

【lvm】：^o^

【没地菩萨】：：-(

【青菜】（接【lvm】：便打。）：杖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莲清】：中。

【lvm】：却得草草打菜么？

【青菜】：当心叫菜给吃了

【lvm】：能吃人的，莫非是菜妖么？

【没地菩萨】：回 LVM：老师当心脚下路滑。。。

【青菜】：两回事

炒菜勺在您手里，打不打菜您说了算～～只是吃菜时当心别被菜吃了去哦。

【心明】：这青菜，甘心做素饺馅？

【lvm】：师尊元音老人讲述：

第七十六则丹霞问僧具眼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是唐代著名的大禅德。他出生于哪年、俗家姓什么，灯录中缺乏记载，所以圆悟勤祖师说他“不知何许人”。丹霞禅师年轻时是学儒的，饱读五经四书，通达孔孟之道。有一天，他要去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路途中的旅店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房间里充满白光。他找了一个“占者”（也就是算命先生）给他解这“白光满室”之梦预兆着什么吉凶祸福。占者告诉他，这是“解空之祥”。祥，就是吉祥。这个梦是好梦，是吉兆。什么吉兆啊？“解空”的吉兆。解空，就是能够悟解、能够透彻佛门的大乘空义。这无异告诉他，如果他修学佛法，一定能得大成就。他听了之后，正好遇到一个“禅者”（也就是佛教的禅宗学人）。禅者问他：“仁者何往？”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他答：“选官去。”去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可以应选补缺而做官。禅者说：“选官何如选佛！”做官怎么能比得上做佛呢？做官只是一时的功名显赫，只是过眼云烟，不能长存于世。修道成佛则能够亘今古而常存、历沧桑而不变。做官必须是为了治理好国家、为了百姓的安宁幸福、为了国富民强竭尽才智，才算得上是个好官。虽然如此，也不能利益多少人，不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利益。这与修道成佛对众生的利益，是远不能相比的。一旦修行成佛，就能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并且“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让他们都能彻底解脱、永离生死苦海。所以“选官何如选佛”呢？做官需要“选”，学佛也需要“选”，都需要挑选、选择，优中选优。佛教的修行道场就是选佛场，“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看谁用功精进不懈，看谁能修得心空无住，谁就能应选而做佛，谁就能开悟成道，这是要选一选的。所以，大家修法须勇猛精进，不可懈怠。假如求得了修行方法，就那么游游泛

泛、懒懒散散的，今天修修、明天停停，这样怎么能成道呢？道场是选佛场，你不用功，就要落选。要努力上进，真正证到心空无住，才堪中选。

丹霞在旅店里忽梦白光满室，听了占者“解空之祥”的解释，又受了禅者“选官何如选佛”之激励，非常感动，当下便决定抛弃仕途，学佛修道。他问禅者：“选佛当往何所？”要学佛修道应当往什么地方去啊？禅者说：“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现今马祖大师出世，在江西说法度众。马大师是当今的大禅德，他的道场就是选佛场，你可以到他那里去。丹霞毫不犹豫，便直奔江西，赶往马大师的道场。他见到马大师，却不说话，而是用两手托着幞头脚，让马大师看。幞头是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幞头脚就是幞头包在头上的折角处。一般人初来乍到，总要先介绍自己是谁，从什么地方来，来干什么。丹霞就不这样，才见马大师，就以两手托幞头脚，已显露出“以无言显有言”凌厉直捷的禅风。纵观丹霞的学道因缘，那“白光满室”之梦、那占者、禅者之遇，固然可以说是佛菩萨点化他。而他一点就醒、一拨便转，毅然抛弃仕途，那干净俐落、毫不拖泥带水的风格，岂不是再来人的作略么！

马大师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两手托幞头脚的年轻人，看出他与石头禅师对机，便对他说：“吾非汝师。南岳石头处去。”六祖以后，禅宗分灯，辗转相传，是从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这两支传承延续下来的。行思禅师、怀让禅师都是六祖的弟子。石头希迁禅师嗣法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禅师嗣法南岳怀让。石头禅师机锋峻拔，往往使人摸不着边际，而马大师的禅风则比较平缓。悟道各有各的机缘，适合峻拔的便以峻拔的手段接引，适合平缓的便以平缓的手段接引。丹霞与石头对机，而大名鼎鼎的庞蕴居士却与马大师对机。庞居士一开始是跟石头学禅，他问石头禅师：“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一切事物都是法，

一切事物都有相。不与这些有相的东西为伴侣，即是超越万法。这是什么人的境界呢？这一问相当高深，够绝对的。石头禅师听到他这么问，就用手捂住他的嘴。这说不出话的是谁？！有语言就有思惟，落入语言、落入思惟就不是了。庞居士经石头禅师一捂，豁然有省，但还不彻。后来，庞居士又去参问马大师，还是那个问题（若彻就不须再问了）“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马大师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西江是江西省的一条大河。等你一口能把西江水吸干的时候，我才告诉你。你若不能一口吸尽西江水，我就不告诉你。这是不落语言的啊，一说出来，就不是了。庞居士言下大悟，立时了彻，顿领玄旨。悟后再起妙用，那就不只是一口吸尽西江水了，“沧溟深处立须干”啊！

神迹卓著的五台隐峰禅师，俗姓邓，灯录上称他邓隐峰，是马祖的弟子。他早年跟马祖学禅的时候，也想去参问石头。马祖告诉他：“石头路滑！”石头禅师机锋峻拔，你未必能摸得着边际，会滑倒你的。邓隐峰说：“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他还满不在乎。来到石头那里，他绕着石头的禅座转了一圈，顿了顿手里的锡杖，问石头：“是何宗旨？”石头说：“苍天！苍天！”邓隐峰摸不着头脑，跑回来问马祖。马祖说：“汝更去问，待他有答，汝便嘘两声。”邓隐峰又跑到石头那里，跟前次一样，转一圈，顿顿锡杖“是何宗旨？”石头禅师这次不答苍天，抢先向他嘘了两声。邓隐峰不能再嘘了，又跑回来问马祖。马祖说：“向汝道，石头路滑！”我早就告诉过你，石头路滑，他比你先下手，他的机锋急得很，你未必能对机。邓隐峰与石头不对机，而丹霞却正好与石头对机。所以马祖不赞同邓隐峰参问石头，却指示丹霞到石头禅师那里去。马大师堪称善观机缘啊！

丹霞到了石头禅师那里，还是以两手托幞头脚。石头禅师说：“着槽厂去。”当年六祖初见五祖，五祖也是说

“着槽厂去”，于是六祖便到后院破柴踏碓。丹霞听石头禅师这么讲，便行礼致谢，从此随大众过起了农禅生活。就这样住了三年，丹霞悟道了。有一天，石头禅师对大家说：“来日铲佛殿前草。”第二天，大众都找出锹、锄等工具，准备铲草。只有丹霞禅师与众不同，他端来一盆水，洗净了头，来到石头禅师面前跪下了。原来“铲殿前草”是指剃去头发啊，要给他们剃度。丹霞识得石头禅师的机锋。石头禅师见他这样，笑逐颜开，便给他剃发，度他为僧。随后又为他说戒，丹霞“掩耳而出”，他捂着耳朵不听，出门跑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丹霞机锋峻峭，壁立千仞，当初以两手托幞头脚已显端倪。此时若说“我无贪嗔痴，何用戒定慧！”那便成了说教，不是禅机了。丹霞禅师掩耳而出，正是禅师的作略，省却多少言语，正是无言胜有言。诸位，我们各人问问自己：还有贪嗔痴在吗？若说有，性本不垢不净，何来贪嗔痴？若说无，佛又为何教修戒定慧呢？请在这里下一语。（良久），若忽有人喝一声、掩耳而出，吾则哈哈一笑、下座。

丹霞这一跑，又跑到江西马大师那里。他也不先去参拜马祖，就跑到僧堂里。僧堂供有圣僧——罗汉僧的塑像，丹霞骑在圣僧像的脖子上，坐在那里。众僧都大吃一惊，这人怎么这样不知礼节、怎么敢在圣僧头上坐啊？便急急忙忙地去向马祖报告。马祖过来一看，说：“我子天然。”这是我的孩子，是禅宗的子孙，佛性天真、自然合道。丹霞连忙跳下来向马大师礼拜，说：“谢师赐法号。”谢谢师父赐给我名字，“天然”就是我的法名，于是他就叫“天然”了。丹霞天然禅师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以上我们介绍了本公案之主——丹霞天然禅师，下面讲解这则公案：

丹霞问僧：“甚处来？”僧云：“山下来。”

有一位僧人来参丹霞，丹霞禅师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乍一听，这问话稀松平常，是从温州来，还是从凉州来，从什么地方来啊？其实，禅宗祖师接引学人，句句不离佛性根本义，这是问他生从何来、死往何去，问的是这个来处。这僧的回答也颇似个明眼人，他不说来的地名，是沙马界、还是五马河。而回答：“从山下来。”这答语还像回事，好像是个“作家”，好像是要“验主”，检验一下主家是否道眼通明。若主家道眼不明，还真是难以抵对。然而，丹霞是极其透彻的大祖师，自有出众的手段，不会被他问倒。丹霞一听，你不通来处，好像是个“作家”。我再考考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明眼人。丹霞要再辨一辨来僧的真假。

霞云：“吃饭了也未？”僧云：“吃饭了。”

丹霞问来僧：“吃过饭了没有？”来僧说：“吃过饭了。”坏了！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这僧原来是个懵懂汉。但是，也不能说定，有的人就敢于故意卖个破绽，敢于横身虎口让对方咬。对方若咬不住，就不是明眼人。雪峰禅师就善用这种手段。雪峰座下有一僧，去参问灵云禅师，问灵云：“佛未出世时如何？”灵云举起拂子。又问：“出世后如何？”灵云还是举起拂子。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也就是为了使大家明心见性，明悟自心本具的真如佛性。“佛未出世”是指尚未明心见性，“佛出世后”是指明心见性之后。灵云答这两问都举起拂子，干净剿绝，以示“悟”与“不悟”不二，烘托出天真佛性在悟不增、在迷不减。扫掉了明心见性、开悟、成道等等概念上的粘着，一法不立、一丝不挂。只有如此透彻，才算得上真正明心见性。这僧却不能当下契入，无疑是粘滞在开悟、成道等概念里，不能透脱。他又跑回来了，又回到雪峰这里。雪峰说：“返太速乎？”你回来得也太快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这僧说：“某甲到彼，问佛法不契，乃回。”雪峰

问他：“汝问什么事？”这僧便将灵云怎么怎么举拂子的事说了一遍。雪峰明白了这僧的落处，对他说：“汝问，我为汝道。”僧便问：“佛未出世时如何？”雪峰举起拂子。僧又问：“出世后如何？”雪峰放下拂子。有人说，雪峰答得好，举起拂子表示执着事物不放，放下拂子表示一切都能放下。这理论听来也不错，却和这僧犯的是同一种毛病。什么叫“放下”？没有东西可放，才是真正的放下，才算透脱。还有东西可放，分明没有透脱，不算真正放下！雪峰一举一放，正挠到这僧的痒处，这僧若能当下悟去，若能像玄沙那样说一句“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便可潇洒自在去也！

雪峰曾示众云：“世界阔一尺，古镜阔一尺；世界阔一丈，古镜阔一丈。”玄沙指着火炉问雪峰：“火炉阔多少？”雪峰答：“如古镜阔。”玄沙说：“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

“世界阔一尺，古镜阔一尺；世界阔一丈，古镜阔一丈。”雪峰是用古镜比喻天真佛性。佛性与世界本来不二。《心经》在讲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后，恐学人将色、空看作“不异（相同）”的二物，紧接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直指不二。这里的世界、古镜也是此义，世界就是古镜、古镜就是世界。玄沙问“火炉阔多少”是“验主问”，看你是不是会落在古镜边，或者落在世界边。一落两边，便非不二。雪峰不惧落古镜边，迳答“如古镜阔”。雪峰是一千五百人的大善知识。禅宗一花开五叶，共分五宗，他座下就出了云门、法眼两宗。他岂不知落在古镜边么？雪峰自有深意。雪峰的弘法手段与其师兄岩头不同。岩头善用恶辣钳锤，天下人摸索不着，谁也咬他不住，其师德山也不奈他何。雪峰却是不惧浑身落草，敢于横身让学人咬嚼。敢咬者、能咬住者，方堪传授。所以岩头说：“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意思是：虽然同在德山门下打开本来（同条生。言

体），起用的手段却不同（不同条死。言相、用）。雪峰不惧落古镜边，是故意卖个破绽。你问“火炉阔多少”，可能是验主问，也可能是懵懂问。我故意落古镜边，看你能否检点得出。若检点得出，正合我意；若检点不出，那就该吃棒了。玄沙检点得出，一句“脚跟不点地”咬个正着，不愧为雪峰的高徒也。

雪峰举拂子、放拂子，故意落在两边，也是考验这僧，看他是否检点得出。可惜这僧检点不出，还以为雪峰答得对，便礼拜。雪峰便打，打你这个糊涂人！我原是将错示你，你却检点不出。这僧挨了打，也没有弄明白，后来又去问玄沙。玄沙说：“汝欲会么？我与汝说个喻：如人卖一片园，东西南北一时结契了也，中心树子犹属我在。”玄沙很会打比方：东西南北一时结契，比喻其他一切都能放下；中心树子犹属我在，比喻却放不下开悟、成道等概念。这能算真的放下吗？放不下就不算开悟成道。无修才是真修，无得才是真得，无证才是真证！

丹霞问：“吃饭了也未？”僧答：“吃饭了。”这僧是懵懂汉呢，还是明眼人故意卖破绽？丹霞当然不会轻轻放过他。请看下文：

霞云：“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僧无语。

拿饭来给你吃的那个人，长了眼睛没有？供养明眼人吃饭才好，像你这样的懵懂汉，什么都不明白。供养你吃饭（即与你说法），岂不是瞎了眼么？僧无语——这僧无话可说了。唉！真是个懵懂汉。圆悟勤祖师在此着语云：“果然走不得。这僧若是作家，向他道：与和尚眼一般！”无语就不行了，就“走不得”了。这僧如果是明眼人，待丹霞问“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迳答他：不但具眼，而且跟你的眼一般无二！看你丹霞如何应付？尽管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那就会演出一幕堪为后人

作标榜的千古绝唱。这僧却是眼眨眨地“无语”，不是个明眼人啊。

有人说：布施乃六度之首，将饭与人吃正是行布施，还有具眼、不具眼的分别么？那好，大家来看看《佛说四十二章经》是怎么讲的吧。该经第十一章云：

佛言：饭恶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不如饭一须陀洹。饭百万须陀洹，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

《四十二章经》最早传入中国，有人说它是小乘经典。上段经文中，在辟支佛与三世诸佛之间，果然没有列入大乘菩萨。然而，不管是羊车、鹿车、牛车，最后都是大白牛车。无论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终归是一佛乘啊。“饭恶人百”，就是将饭来与一百个恶人吃……这段经文很容易懂，不用再作解释。那“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分明已透出大乘一实相印。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

下面接着看公案：

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为什么不具眼？”

长庆、保福、玄沙、云门等禅德，都是雪峰义存禅师的高足弟子。长庆即长庆慧棱禅师，保福即保福从展禅师，他们两个同在雪峰会下，很是相契，经常在一块讨论古人的公案。有一天，他们讨论起“丹霞问僧具眼”这则公案来了。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为什么不具眼？”教下有言：“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这四重恩就有一重是“报三宝恩”。三宝者，佛、法、僧也。供养僧不就是报恩吗？供养就是“四事供养”。哪四事？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将饭与人吃……供养出家人饮食，不正是报三宝恩吗？所以说“报恩有分”，那为什么说不具眼呢？

长庆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具眼，才问保福的。讨论古人的公案并不是就事论事，评价古人的是非长短。而是藉公案为由，端正自己和他人的见地，以当下启开般若正眼。长庆这样问保福，是藉“丹霞问僧具眼”这则公案为话头，检验保福的见地，看一看保福是不是时时不离自性。赵州禅师曾说：“老僧行脚时，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此外更无别用心处。若不如是，大远在！”时时处处都不“杂用心”，即时时处处都不离自性。如此绵密保任，长养圣胎，自得法身正住。然后法身向上，起无量无边妙用，于本来无法处开演八万四千法门，于本无众生处救度无量无边众生。

在赵州禅师一百多岁的时候，燕王、赵王并驾来到赵州道场，赵州禅师端坐不起。燕王突然问道：“人王尊耶？法王尊耶？”本来燕王是领兵来攻打赵王的，要抢赵王的地盘。有善观气象者上奏燕王：“赵州有圣人所居，战必不胜。”于是，燕、赵二王化干戈为玉帛，在筵会上见面。燕王问赵王：“赵之金地，上士何人？”在你所辖的这块宝贵如金的土地上，哪一位是修行成就的大菩萨啊？赵王说：“有讲《华严经》大师，节行孤邈。若岁大旱，咸命往台山祈祷。大师未回，甘泽如泻。”燕王说：“恐未尽善。”赵王又说：“此去一百二十里，有赵州观音院，有禅师年腊高邈、道眼明白。”燕王说：“此可应兆乎！”燕王却是有眼，不重祈雨灵验，却重道眼明白。他和赵王来到赵州道场，见禅师端坐不起，突发“人王尊耶？法王尊耶？”一问。这是“验主问”，要检验一下赵州禅师是不是真的道眼明白。赵州禅师说：“若在人王，

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这一答语活脱脱地显示出真如佛性——无相的法身，赵州禅师将佛性和盘托出。佛性在人王边是最最尊贵的，在法王边也是最最尊贵的，乃至“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燕王深为叹服。从此二王均拜赵州禅师为师，执弟子礼。

其实长庆知道，若落在供养、报恩等概念里，不能“三轮体空”，充其量也只能是换取人天福报的善行。纵能感得“百鸟衔花、白猿献果”，也未必就是道眼明白。他却故意问保福，目的是检验保福是不是会走作，脚跟是不是点地。

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汉！”

长庆用供养、报恩等概念来套保福，保福却自有出身之路。快哉保福，“施者、受者，二俱瞎汉！”这一答干脆利落。施者就是“将饭与人吃”的人，受者就是“吃饭了”这个僧人。受者是个懵懂汉，竟眼眨眨地无语；施者却看不出他道眼不明，还供饭给他吃。他们两个都是瞎汉。要供养就供养明眼人。供养一个“漆桶”，有什么用处？昔有婆子，搭了一个庵子，供养一位僧人在庵子里面修行达二十年之久，常教二八妙龄女子给他送饭（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乎？）。有一天，婆子交待送饭的女子，送去饭之后，抱住这个僧人，问他：“正恁么时如何？”看他说什么。“恁么”这个词久已传播丛林，“正恁么时”就是佛性朗然现前之时。婆子是要考验一下这位僧人是否脚跟点地，是否还会走作，是否能透得过女色现前之境。送饭女子依令而行，这个僧人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二八女子抱定，好像一段枯木靠在冰冷的岩石上，丝毫也生不起欲火，就像三九严寒的冬天一样没有暖气。这僧能“坐怀不乱”，堪称人格高尚，但修行路却走错了。他道眼不明，修的是死定。“正恁么时”真如佛性朗照，怎么会是“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呢？再

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只是他自己的境界，他只管自己，面对眼前这位如此举动的女子，却不予点化，令她清醒，心里何曾有众生来？

小乘圣者，旧业已消、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住涅槃而不受后有；

大乘菩萨，深信不疑、切愿不退、力行不息，涉生死海以广度众生。

在大乘菩萨眼里，声闻、缘觉也是俗人，《楞严经》更将其列入五十种“阴魔”之中。所以，当送饭女子回来告诉婆子之后，婆子骂这僧：“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立即就把这僧赶走，并将庵子烧掉了。这位婆子却是不瞎。

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

尽其机来，就是尽机起用，所谓“大机大用”者是也。大机就是佛性，大用就是佛性的妙用。丹霞说：“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虽然是倚势欺人，也是据款结案。”这僧若是个明眼人，就会抓住丹霞的“倚势欺人”，给丹霞一拶。谁知他不是明眼人，竟然“无语”，所以丹霞就算是“据款结案”了。圆悟祖师在“无语”下着语：“果然走不得。这僧若是作家，向他道：与和尚眼一般！”这僧若能如此，便是“尽其机”。长庆的意思是：若这僧不是“无语”，而是尽了佛性的大机大用，还能说是“瞎汉”吗？

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赤裸裸、净洒洒，一法不立，岂能立得“尽机”？长庆不知不觉落到“尽机”里去了。教下的供养、报恩等概念他能看清、能空却，宗下的尽机、具眼等葛藤他却看不清、空不掉了。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识甚好恶？犹自未肯！讨什么碗？”并

评论说：“当时若是山僧，等他道：尽其机来，还成瞎否？只向他道：瞎！”若见地不彻，落在有无、是非、对错、尽机不尽机、具眼不具眼等概念里，不能超越，便大违“不二”，那就是粘滞，就是“犹自未肯”。若“挂得一丝”而未肯，不知不觉地就会讨个“碗”端端。所以圆悟勤祖师直呼其瞎！

我们下面看看保福是怎么答的。

福云：“道我瞎得么！”

保福的意思是：不是向你说过“施者受者，二俱瞎汉”了么！我怎具眼，识得这些概念当体即空。我已经“尽其机”了，你当然不应该说我瞎。像圆悟那样答一个“瞎”字多么有力，且余味无穷。保福的答语就太软弱无力了。说话有得当、有不得当，他这一软弱，就不得当了。他是落入“不成瞎”而不自知，他的意思是：我已经“尽机”，而“不成瞎”了。圆悟勤祖师在此着语云：“两个俱是草里汉，龙头蛇尾！……一等是作家，为什么前不构村、后不构店？”长庆落入“尽机”，保福落入“不成瞎”，都已浑身落草，所以圆悟说他们都是“草里汉”。他们两个两问两答，前一问一答很好，后一问一答却落草了。这岂不是“龙头蛇尾”吗？然而，他们两个都是雪峰的高足弟子，都是“作家”，都是明眼人啊！为什么到这里问也背离佛性、答也背离佛性——“前不构村、后不迭店”呢？悟后起用，句句不能背离佛性根本义，但这大多须要一个锻炼的过程，像丹霞那样“一下子到位”并不多见。长庆和保福常常讨论古人公案，就是在锻炼自己啊。然而，一有走作，就会被明眼人抓住，雪窦禅师就是抓住他们“尽机不成瞎”来颂这个公案的。下面就是雪窦禅师写的颂：

尽机不成瞎，按牛头吃草！

这僧眼眨眨地“无语”，说明他未曾荐取活泼自然的天真佛性，他当然是“瞎汉”。你能代替他“尽机”么？牛不吃草，强按牛头有什么用？强按牛头，不能代替牛自己吃草。这僧是“瞎汉”，由你来“尽机”，也不能说是“不成瞎”。

圆悟祖师对这句颂词评唱说：

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么”，一似按牛头吃草。须是等他自吃始得，那里按他头教吃！雪窦怎么颂，自然见得丹霞意。

如何是丹霞意？可分三段来讲：

第一、问僧“甚处来”。这是问他“生从何来”，要验一验他的来处。答这一问，可用“正是”、“不可总没来处也”、“要知来处也不难”。这三句答语，意思都一样，都是将天真佛性和盘托出。此三句就是圆悟祖师在此句下的着语。若这样答，意思已非常明确，丹霞禅师也就不用再检验他了。这僧却答“山下来”，这就不大明确了，可能是瞒天过海，也可能是懵懂不会。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着草鞋入尔肚里过也。只是不会。”此着语道出了瞒天过海和懵懂不会两种可能。若此僧是瞒天过海、暗藏机锋，那就是“着草鞋入尔肚里过”。若此僧是个懵懂汉，那就是“不会”。只因这僧经不起后来的检验，所以判他“只是不会”。圆悟祖师接着着语：“言中有响，谳含来。知他是黄是绿。”黄喻成熟，绿喻不成熟。此僧若成熟，一句“山下来”便是“言中有响”，暗暗地隐含着“生从何来”的来处，并且带着引丹霞上当的钓钩。若不成熟，便是被丹霞勘破了。因为这僧后来“无语”，所以圆悟祖师说“知他是黄是绿”。

第二、丹霞进一步问“吃饭了也未”。这是进一步勘验他。这僧若伶俐，便不会上当。可惜他是懵懂汉，这一

问便是当头浇来的恶水了。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第一勺恶水浇！何必？”然后自答：“定盘星。要知端的。”丹霞禅师何必这样问呢？这正是丹霞的稳健、细密之处，这是定盘星啊，要靠它检验来僧，以知来僧究竟如何。这僧却答“吃饭了”，这就上当了。不过，这也说不定，如果他是故意卖个破绽，要反过来钓丹霞的话，也可以这样答。可惜他后来却眼眨眨地“无语”，果然是个懵懂汉。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果然撞着个露柱。却被旁人穿却鼻孔。原来是个无孔铁锤。”露柱是顶梁的木桩子，无孔铁锤——不开窍。这无疑是在判这僧不具眼。

第三、丹霞说：“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这是丹霞浇来的第二勺恶水。若来僧是个明眼人，前两问两答仍可如上，到这里就抓住了丹霞的把柄——你还有“具眼”在，这分明是没有扫除“悟”迹！所以，圆悟祖师在“虽然是倚势欺人，也是据款结案”之后接着着语：“当时好掀倒禅床！无端作什么？”如果这僧当时真的掀倒禅床，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他可能拈拄杖便打。明眼人也不会怕他的拄杖，便会顺手接住。然后两人就会像临济、麻谷那样“相捉入方丈”。不仅两人当时便会心地哈哈大笑，也为后人留下一段颇具启迪意义的千古绝唱。可惜这僧“无语”，骂他“不具眼”，冤枉乎！

“恁么颂，自然见得丹霞意”，丹霞机锋峻峭，丹霞意不是那么容易见的。圆悟祖师“见得丹霞意”之语，是对雪窦禅师的极高评价。

下面接着看雪窦颂：

四七二三诸祖师，宝器持来成过咎。

“四七”二十八，是指从第一代祖师迦叶尊者到第二十八代祖师达摩尊者，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西天的二十八代一脉真传。“二三”得六，是指从初祖达摩大师到六祖慧

能大师，这是佛法在东土的六代正法眼藏。四七二三诸祖师，泛指佛教正宗——禅宗的历代明眼大祖师。

宝器，是指“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宝，这是无上的顿悟法门。过咎，就是错误。佛祖递代相传，传来顿悟之宝器，为什么反倒成了过咎呢？我们来看看圆悟祖师对这句颂词的评唱：

不唯只带累长庆，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时埋没。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一大藏教，末后唯传这个宝器。永嘉道：“不是标形虚事褫，如来宝杖亲踪迹。”若作保福见解，宝器持来，都成过咎。

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若用一个“瞎”字作答，干净剿绝。一法不立，这才是真正的自肯。烘托得长庆的问话也并不落入“尽机”，而成为检验对方之语。保福竟答：“道我瞎得么？”浑身落草，落入“不成瞎”，带累得长庆也落入“尽机”。这不仅仅只带累长庆一人，就连西天二十八代祖师、东土六代祖师，统统都给埋没掉了，因为这无上大法是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释迦世尊应化人间，传佛心印。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横说竖说葛藤说，都是烘云托月，都没有说到这摩尼宝珠本身。最后灵山一会，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才传下来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摩尼宝珠。宝珠在什么地方？告诉你：就在这里！他们代代相传，持来宝器，反倒成了过咎，都是因为后代子孙不肖，这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圆悟祖师着语云：“尽大地人换手捶胸。还我拄杖来！带累山僧也出头不得。”

诸位，如果我们表现不好，就会带累先祖。我们是释迦佛的子孙，必须“行也端、语也端”，我们的言语、行为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时时处处正直无私，说话句句不离佛性根本义，做事无为而无不为之，胸怀坦荡，光明正大，

真实而不虚伪，这样人家就不会诽谤我们了。不但不会带累先祖，而且能使先祖传下来的无上大法发扬光大。现在有些人自命为佛教徒，榜样做得不好，以致招引来这样一句不好听的话：“要找黑心人，吃素道里寻。”罪过，罪过！带累佛祖啊！

过咎深，无处寻，天上人间同陆沉！

过咎若浅，也许有救。如果过咎甚深，那就不得了了，那还往哪里寻找佛性啊！慢说不能荐取佛性、不能解脱，就连人天福报也给埋没掉了——天上人间同陆沉！然而，若论称扬祖师大事，人天福报也是过咎。

如何才能无过？请看圆悟祖师的评唱：

这个与尔说不得，但去静坐，向他句中点检看。既是过咎深，因什么却无处寻？此非小过也，将祖师大事，一齐于陆地上平沉却。

何止是埋没了人天福报，连同祖师大事，也“一齐于陆地上平沉却”了。这样的过咎还算浅么！故云：“此非小过也”。然而，既然是“过咎深”，为什么还说“无处寻”呢？这不单单是说无处寻找佛性，你向什么处寻找“过咎”呢？所以，“这个与尔说不得，但去静坐，向他句中点检看。”我们就来看看圆悟祖师是如何向句中点检的。他在“过咎深”下着语：“可杀深！天下衲僧跳不出。”紧接着笔锋一转，反问：“且道深多少？”诸位，我们在这里能否也翻身一转，从“跳不出”处跳出来呢？如若不然，那就接着往下看。圆悟祖师在“无处寻”下着语：“在尔脚跟下！摸索不着。”这是点拨当机学人：在脚跟下的是什么？既然在脚跟下，为什么摸索不着？如果刚才你能翻身跳出，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若跳不出，那就肯定是死在句下了。所以，圆悟祖师又在“天上人间同陆沉”下着语：“天下衲僧一坑埋却！还有活的人

么？”圆悟祖师婆心太切，至此仍不肯休去，还要再次点拨：“放过一着。苍天苍天！”祖师说什么，学人粘着什么，那是学人对境粘心的习气太深了。你能“放过一着”，从脚跟下、从切近处荐取么？若能荐取，苍天苍天，原来如此！若不能荐取，苍天苍天，可怜可怜！

《证道歌》云：“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狮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鞞。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消霜雪。”至此，诸位能够放过一着、翻身跳出、荐取不疑么？！

（良久。拍案一下）苍天！苍天！

【七七】云门糊饼之谈

垂示云：向上转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鹞捉鸠；向下转去，自己鼻孔在别人手里，如龟藏壳。个中忽有个出来道，本来无向上向下，用转作什么？只向伊道，我也知尔向鬼窟里作活计！且道作么生辨个缁素？良久云，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试举看：

【七七】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开！旱地忽雷。撈！】

门云：糊饼！【舌拄上齶。过也。】

这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云：“糊饼！”还觉寒毛卓竖么？衲僧家问佛问祖、问禅问道、问向上向下了。更无可得问，却致个问端，问“超佛越祖之谈”。云门是作家，便水长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糊饼”。可谓道不虚行，功不浪施。云门复示众云：“尔勿可作了，见人道着祖师意，便问‘超佛越祖之谈’道理，尔且唤什么作佛！唤什么作祖！即说超佛越祖之谈，便问个出三界。尔把三界来看，有什么见闻觉知隔碍着尔！有

什么声色佛法与汝可了！了个什么碗！以那个为差殊之见，他古圣勿奈尔何。横身为物，道个‘举体全真、物物觊体’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么事！早是埋没了也！”会得此语。便识得糊饼。

五祖云：驴屎比麝香。所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到这里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看这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云“糊饼”。还识羞惭么？还觉漏逗么？有一般人杜撰道：“云门见兔放鹰，便道糊饼。”若恁么将“糊饼便是超佛越祖之谈”见去，岂有活路！莫作糊饼会，又不作超佛越祖会，便是活路也。与“麻三斤”“解打鼓”一般，虽然只道“糊饼”，其实难见。

后人多作道理云：“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若恁口会，且去作座主，一生赢得多知多解。如今禅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时，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师也踏在脚跟下，所以云门只向他道糊饼。既是糊饼，岂解超佛越祖。试去参详看。诸方颂极多，尽向问头边作言语，唯雪窦颂得最好，试举看。

颂云：

超谈禅客问偏多，【个个出来便作这般见解，如麻似粟！】

缝罅披离见也么。【已在言前。开也。自屎不觉臭。】

糊饼 [祝/土] 来犹不住，【将木楔子换却尔眼睛了也。】

至今天下有諠訛。【画个圆相云，莫是怎么会么？咬人言语，有甚了期！大地茫茫愁杀人。便打。】

“超谈禅客问偏多”，此语禅和家偏爱问。不见云门道：“尔诸人横担拄杖，道我参禅学道，便觅个超佛越祖道理。我且问尔，十二时中，行住坐卧，屙屎放尿，至于茅坑里虫子，市肆买卖，羊肉案头，还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么？道得底出来。若无，莫妨我东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识好恶，作圆相，土上加泥，添枷带锁。

“缝罅披离见也”。他致问处，有大小大缝罅。云门见他问处披离，所以将糊饼拦缝塞定。

这僧犹自不肯住，却更问。是故雪窦道：“糊饼 [祝/土] 来犹不住，至今天下有諠訛”。如今禅和子，只管去

糊饼上解会，不然去超佛越祖处作道理。既不在这两头，
毕竟在什么处？三十年后，待山僧换骨出来，却向你道！

【游客】：本来无向上向下，又举做什么。

【铁扫帚】：没有好风景，怎么招揽游客呀。

【游客】：有饼了，还有茶么。

【没地菩萨】：祸生也！

【铁扫帚】：把糊饼吐出来，再奉茶。

【没地菩萨】：骑驴找驴！

【游客】：这里不但有饼，还有包呀。

【lvm】（接【铁扫帚】：把糊饼吐出来，再奉茶。）：哈哈！糊饼塞来犹不住，至今天下有请訛。

雪窦颂：

超谈禅客问偏多，

缝罅披离见也么。

糊饼塞来犹不住，

至今天下有请訛。

【铁扫帚】：哈哈什么，不怕笑掉门牙吗？

【铁扫帚】：吆，倒真是笑声里有响。

【没地菩萨】（接【lvm】：哈哈！糊饼塞来犹不住，至今天下有请訛。）：礼拜了，退！

【永寿童子】：查——覩 dí 体（见面：见到人）

覩 dí：见；相见[meet]

【cici】：糊饼利剑，断念认真。会得，自在去。否则，珍珠给猪吃！！

【永寿童子】：请教：有条攀条，无条攀例。何谓也？

【lvm】：条是“律条”，例是“案例”。

垂示云：向上转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鹞捉鸠；向下转去，自己鼻孔在别人手里，如龟藏壳。个中忽有个出来道，本来无向上向下，用转作什么？只向伊道，我也知尔向鬼窟里作活计！且道作么生辨个缁素？良久云，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试举看。

向上转去——高高山顶立。

向下转去——深深海底行。

“本来无向上向下，用转作什么！”——世智辩聪！
总离不开这样的话语。

“也知尔向鬼窟里作活计！”——鬼窟就是世智辩聪，鬼聪明。鬼窟里作活计就是“落入阴界”，即堕入想阴，道理一大堆，遇事透不过。一旦腊月三十来到，那道理一点也用不上。

且道作么生辨个缁素？——怎么分辨出那“忽有个出来”的是鬼聪明啊？

有条攀条，无条攀例。——先说律条，后说案例：

引一段曹山律条：

莫行心处路——开口滔滔不绝地说心说性。莫行斯路！

不挂本来衣——正如这句“本来无向上向下，用转作什么？”。不挂此衣！

何须正恁么——还有“正恁么时如何如何”。何须这样！

切忌未生时——“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之话头尚未破参，便言说“未生时如何如何”。切忌叨叨！

看一个案例，看看人家云门是怎么说的。——试举看：

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

门云：糊饼！

哈哈！但能不犯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

【永寿童子】：嗯。谢谢老师的烧饼。

【七八】楞严妙触宣明

【七八】举：

古有十六开士，【成群作队有什么用处！这一队不唧留汉。】

于浴僧时随例入浴，【撞着露柱。漆桶作什么！】

忽悟水因。【恶水蓦头浇。】

诸禅德作么生会？他道“妙触宣明，【更不干别人事。作么生会他。扑落非他物。】

成佛子住。”【天下衲僧到这里摸索不着。两头三面作什么！】

也须七穿八穴始得。【一棒一条痕。莫辜负山僧好。撞着磕着。还曾见德山临济么？】

楞严会上，跋陀婆罗菩萨与十六开士，各修梵行，乃各说所证圆通法门之因，此亦二十五圆通之一数也。他因浴僧时，随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且道洗个什么？若会得去，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千

个万个，更近傍不得。所谓以无所得，是真般若；若有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见达磨谓二祖云：“将心来，与汝安。”二祖云：“觅心了不可得。”这里些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总不消得如许多葛藤，只消道个忽悟水因，自然了当。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且道悟个什么？到这般田地，一点也着不得。道个佛字，也须讳却。

他道：“妙触宣明，成佛子住。”宣，则是显也。妙触，是明也。既悟妙触，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么触，因甚却不悟！皆被尘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惶惶去，若向这里，洗亦无所得，触亦无所得，水因亦无所得，且道是妙触宣明，不是妙触宣明？若向个里，直下见得，便是妙触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触，还见妙处么？妙触非常触，与触者合，则为触；离，则非也。

玄沙过岭，磕着脚指头，以至德山棒，岂不是妙触！虽然恁么，也须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么交涉！尔若七穿八穴去，何须入浴！便于一毫端上现宝王刹，向微尘里转大*。一处透得，千处万处一时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处都是观音入理之门。

古人亦有闻声悟道，见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则故是，因甚十六开士，同时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证，同悟同解。雪窦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触处会取，出他教眼颂，免得人去教网里笼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洒洒落落。

颂云：

了事衲僧消一个，【现有一个。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跳出金刚圈。一个也不消得。】

长连床上展脚卧。【果然是个瞌睡汉。论劫不论禅。】

梦中曾说悟圆通，【早是瞌睡更说梦。却许尔梦见。寐语作什么！】

香水洗来蓦面唾。【咄！土上加泥又一重。莫来净地上屙。】

“了事衲僧消一个”，且道了得个什么事？作家禅客，聊闻举着，剔起便行。似恁么衲僧，只消得一个，何用成群作队！

“长连床上展脚卧”。古人道：“明明无悟法，悟了却迷人。长舒两脚睡，无伪亦无真。”所以胸中无一事，饥来吃饭困来眠。

雪窦意道，尔若说入浴悟得妙触宣明，在这般无事衲僧分上，只似梦中说梦。所以道“梦中曾说悟圆通，香水洗来蓦面唾。”似恁么只是恶水蓦头浇，更说个什么圆通！

雪窦道，似这般汉，正好蓦头蓦面唾。

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

【行脚】：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洗个热水澡，回家好睡觉。

【铁扫帚】：洗澡，既不洗灰，亦不洗体，洗个什么？

【CUFF】（接【铁扫帚】：洗澡，既不洗灰，亦不洗体，洗个什么？）：洗澡

【莲清】（【铁扫帚】：洗澡，既不洗灰，亦不洗体，洗个什么？）：所以说：【恶水蓦头浇。】！呵呵。

只是又：【咄！土上加泥又一重。莫来净地上局。】！嘿嘿。

【铁扫帚】：查资料：佛寺浴室，又名“宣明”。

佛寺浴室，又名“宣明”的来源，源自《楞严经》：

“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士，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

【永寿童子】：真的假的。从哪个辞典查到的？

【铁扫帚】：名称挺好的，处处提醒修行人。

<http://www.orientbuddha.org/fjxy/show.asp?id=1190>

【永寿童子】：原来如此。

浴室，安置跋陀婆罗（善守）之像，盖本《楞严经》水因圆通之说。

《首楞严经》卷五：“跋陀婆罗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触宣

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今佛寺浴室，又名“宣明”，即依此说。

又据《罗汉图赞集》所引清乾隆考证，此跋陀婆罗即《法住记》十六罗汉中之第六跋陀罗云。

【七九】投子闻声便打

垂示云：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活捉生擒，不劳余力。且道是什么人曾恁么来？试举看。

【七九】举：

僧问投子：一切声是佛声是否？【也解捋虎须。青天轰霹雳。自屎不觉臭。】

投子云：是。【赚杀一船人。卖身与尔了也。拈放一边。是什么心行！】

僧云：和尚莫豚沸碗鸣声？【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道什么！果然纳败缺。】

投子便打。【着！好打。放过则不可。】

又问：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否？【第二回捋虎须。抱赃叫屈作什么！东西南北。犹有影响在。】

投子云：是。【又是卖身与尔了也。陷虎之机。也是什么心行！】

僧云：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虽有逆水之波，只是头上无角。含血喫人。】

投子便打。【着！不可放过。好打。拄杖未到折，因什么便休去。】

投子朴实头，得逸群之辩。凡有致问，开口便见胆。不费余力，便坐断他舌头。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这僧将声色佛法见解，贴在他额头上，逢人便问。投子作家，来风深辨。这僧知投子实头，合下做个圈缋子，教投子入来，所以有后语。投子却使陷虎之机，钓他后语出来。这僧接他答处道：“和尚莫豚沸碗鸣声？”果然一钩便上。若是别人，则不奈这僧何。投子具眼，随后便打。咬猪狗底手脚，须还作家始得。左转也随他阿辘辘地，右转也随他阿辘辘地。这僧既是做个圈缋子，要来捋虎须。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缋头上，投子便打。这僧可惜许，有头无尾，当时等他拈棒，便与掀倒禅床，直饶投子全机，也须倒退三千里。

又问：“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头语无异。僧云：“唤和尚作一头驴

得么？”投子又打。这僧虽然作窠窟，也不妨奇特。若是曲录木床上老汉顶门无眼，也难折挫他。投子有转身处。这僧既做个道理，要换他行市，到了依旧不奈投子老汉何！不见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投子放去太迟，收来太急。这僧当时若解转身吐气，岂不作得个口似血盆底汉。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这僧既不能返掷，却被投子穿了鼻孔。

颂云。

投子，投子，【灼然！天下无这实头老汉。教坏人家男女。】

机轮无阻。【有什么奈何他处！也有些子。】

放一得二，【换却尔眼睛。什么处见投子。】

同彼同此。【恁么来也吃棒，不恁么来也吃棒。阇黎替他。便打。】

可怜无限弄潮人，【丛林中放出一个半个。放出这两个汉。天下衲僧要恁么去。】

毕竟还落潮中死。【可惜许！争奈出这圈绩不得。愁人莫向愁人说。】

忽然活，【禅床震动。惊杀山僧。也倒退三千里。】

百川倒流闹聒聒【嶮！徒劳伫思。山僧不敢开口。投子老汉也须是拗折拄杖始得。】

“投子，投子，机轮无阻。”投子寻常道：“尔总道投子实头，忽然下山三步，有人问尔道‘如何是投子实头处？’尔作么生抵对？”古人道：“机轮转处，作者犹迷。”他机轮转辘辘地，全无阻隔。所以雪窦道：“放一得二。”不见僧问：“如何是佛？”投子云：“佛。”又问：“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问：“如何是禅？”投子云：“禅。”又问：“月未圆时如何？”投子云：“吞却三个四个？”“圆后如何？”“吐却七个八个？”投子接人，常用此机。答这僧，只是一个“是”字，这僧两回被打。所以雪窦道：“同彼同此。”四句一时颂投子了也。

末后颂这僧道：“可怜无限弄潮人”，这僧敢揜旗夺鼓，道：“和尚莫豚沸碗鸣声？”又道：“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此便是弄潮处。这僧做尽伎俩，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毕竟还落潮中死”。

雪窦出这僧云：“忽然活”，便与掀倒禅床，投子也须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闹聒聒”。非唯禅床震动，亦乃山川岌岌，天地陡暗。苟或个个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诸人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小编注：ZhimingLi 也是齐老师网名。

【雪山童子】：恁么圆悟禅师道投子放去太迟？

老师！恁么圆悟禅师道投子放去太迟？是不是圆悟禅师以为在“僧问投子：一切声是佛声是否？”时，投子应该劈面便打！否则，“在投子道：是！”时，若那僧也是个作家，劈面便打！那么那僧就反宾为主了？

【ZhimingLi】：汾山谓仰山云：“寂子，莫入阴界！”

圆悟禅师道投子放去太迟？是不是圆悟禅师以为在“僧问投子：一切声是佛声是否？”时，投子应该劈面便打！

＊你却太早。

否则，“在投子道：是！”时，若那僧也是个作家，劈面便打！那么那僧就反宾为主了？

*争奈勺柄不在那僧手里。

【莲清】：补充的注解和疑问

古版的注解如下：

豚：都木切臀也____不注解还好，一注解便一头雾水了。

聒：古活切流水声____猜是古话即同流水声的意思。

岌：逆及切

罅：逆各切

____这两个能猜出原字的意思，却猜不出注解的意思了，呵呵。

【永寿童子】：老弟不懂“豚沸碗鸣”吧？

豚沸，尚可解为猪叫；碗鸣，不知是不是锅碗瓢盆交响曲！

许文恭解得更逗呵呵，说是放屁的声音。

【永寿童子】：我也不懂，请老师答。

【lvm】：你不是已经解释出来了么？

豚沸碗鸣声——放屁打碗的声音。

【永寿童子】：赫赫，怪不得闻声便打。

【莲清】：恩？

时有僧出作揖曰：；“问侯和尚吃饭了也未？不得么。”

和尚若要伸手拿棒，僧便喝！！

【永寿童子】：俺拂袖归儿童房。。

【莲清】：祝姐姐好梦。

俺决不会唤姐姐作那什么的。

【永寿童子】：那个下铺的莲什么同学

请勿打呼磨牙。。

【莲清】：^0^

【真实再来】（接【莲清】：恩？）：多嘴。

【善财】：^^

一回熟，二回生，

独木关前万人坑，

可怜追花逐叶客，

才入草黄草又青。

【铁扫帚】：以后转旧帖时，一贴一脚。

【lvm】：还有 21 脚，相约 2007 。

【铁扫帚】：扫帚便打！

【五体投地】：疼

【八〇】赵州急水打毬

【八〇】举：

僧问赵州：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闪电之机。
说什么初生孩儿子！】

赵州云：急水上打毬子。【过也。俊鹞趁不及。也要
验过。】

僧复问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也是作家
同验过。还会么？过也。】

子云：念念不停流。【打葛藤汉。】

此六识，教家立为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生。来为先锋，去为殿后。古人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若证佛地，以八识转为四智，教家谓之改名不改体。根、尘、识是三，前尘元不会分别，胜义根能发生识，识能显色分别，即是第六意识。第七识末那识，能去执持世间一切影事，令人烦恼，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识。到第八识，亦谓之阿赖耶识，亦谓之含藏识，含藏一切善恶种子。

这僧知教意，故将来问赵州道：“初生孩子，还有六识也无？”初生孩儿，虽具六识，眼能见、耳能闻，然未曾分别六尘好恶长短、是非得失，他恁么时总不知。学道之人要复如婴孩，荣辱功名，逆情顺境，都动他不得。眼见色与盲等，耳闻声与聋等。如痴似兀，其心不动，如须弥山。这个是衲僧家真实得力处。古人道：“衲被蒙头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应。虽然如此，争奈一点也瞒他不得。山依旧是山，水依旧是水。无造作、无缘虑，如日月运于太虚，未尝暂止，亦不道我有许多名相。如天普盖，似地普擎。为无心故，所以长养万物，亦不道我有许多功行。天地为无心故，所以长久，若有心则有限齐。得道之人亦复如是，于无功用中施功用，一切违情顺境，皆以慈心摄受。到这里，古人尚自呵责道：“了了了时无可了，玄玄玄处直须呵。”又道：“事事通兮物物明，达者闻之暗里惊。”又云：“入圣超凡不作声，卧龙长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长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虽恁么，更须跳出窠窟始得。岂不见教中道：“第八不动地菩萨，以无功用智，于一微尘中转大法轮。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不拘得失。任运流入萨婆若海。”衲僧家到这里，亦不可执着，但随时自在，遇茶吃

茶，遇饭吃饭。这个向上事，着个定字也不得，着个不定字也不得。

石室善道和尚示众云：汝不见小儿出胎时，何曾道我会看教。当恁么时，亦不知有佛性义、无佛性义。及至长大，便学种种知解出来，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尘烦恼。十六观行中，婴儿行为最，哆哆啾啾时，喻学道之人离分别取舍心，故赞叹婴儿，可况喻取之。若谓婴儿是道，今时人错会。

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计。”赵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曹山问僧：“菩萨定中闻香象渡河，历历地。出什么经？”僧云：“涅槃经。”山云：“定前闻？定后闻？”僧云：“和尚流也。”山云：“滩下接取。”又，《楞严经》云：“湛入合湛，入识边际。”又，《楞伽经》云：“相生执碍，想生妄想，流注生则逐妄流转。”若到无功用地，犹在流注相中，须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汾山问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问他见解？问他行解？若问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见解，如一瓶水注一铍水。”若得如此，皆可以为一方之师。

赵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转辘辘地。更向急水上打时，眨眼便过。譬如《楞严经》云：“如急流水，望为恬静。”古人云：“譬如驶流水，水流无定止。各各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赵州答处，意浑类此。

其僧又问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与他问处恰好。古人行履绵密，答得只似一个，更不消计较。尔才问他，早知尔落处了也。孩子六识虽然无功用，争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怎么答，可谓深辨来风。

雪窦颂云：

六识无功伸一问，【有眼如盲，有耳如聋。明镜当台，明珠在掌。一句道尽。】

作家曾共辨来端。【何必！也要辨个缁素。唯证乃知。】

茫茫急水打毬子，【始终一贯。过也。道什么！】

落处不停谁解看。【看即瞎！过也。滩下接取。】

“六识无功伸一问”，古人学道，养到这里，谓之无功之功，与婴儿一般，虽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别六

尘，盖无功用也。既到这般田地，便乃降龙伏虎、坐脱立亡。如今人但将目前万境一时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虽然无功用处，依旧山是山、水是水。

雪窦前面颂云：“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忌何须鉴作家。”盖为赵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来端。”

“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诸人还知落处么？

雪窦末后教人自着眼看，是故云“落处不停谁解看”。此是雪窦活句，且道落在什么处？

【铁扫帚】：念念不停流，意旨如何？

千万别回“急水上打毬子”。

【永光居士】：也知您尿急了就放裤

毕竟是初生孩子

【莲清】：您先去回家洗衣服。

抱孩子者一身骚。

【永光居士】：您也少拉点吧

莫与虚空添加风景线

【莲清】：灼然、灼然。

【lvm】（接【铁扫帚】：念念不停流，意旨如何？）：这个应该由你来讲。

【铁扫帚】：罚我唱个曲吧，如果还行别忘向破碗里扔个硬币

[报幕：《笑傲江湖》主题曲]

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摇，

涛浪淘尽红尘俗事知多少。

清风笑，竟惹寂寥，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苍生笑，不再寂寥，

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lvm】：要么从老人的开示里找到解说也行。

【铁扫帚】：查到一部分：

元音老人的开示：

《大手印浅释》第十二讲

无念者，念起不住也。僧问赵州：“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刚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不知道，总不会对境生心，妄想纷飞吧！婴儿是不是具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呢？这实际上是以婴儿作喻，问什么是“无念”？赵州答：“急水上打球子。”僧又问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投子答：“念念不停留”。在很急的流水上打球，球能停得住吗？一下子就被冲跑了。“不停留”就是无住。可见念起无住就是无念，而不是一个念头也没有才叫无念。……认取真心之后，“则自然而住”。无住之住，叫自然而住。自自然然、平平稳稳，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不再被境界所动摇，不再为妄念所困扰。这样学佛，才是真正得力。

《佛法修证心要问答集》

问：有人说：念念不停留也是修行中的过程。但按师父的开示，念念不停留是本性的大机大用，请师父再为指点。

答：‘念念不停留’，如还有个念念不停留在，就不究竟，仍要化去。我说的‘念念不停留’是用，‘当下即是空’，不需用心去化。

问：‘照而常寂，寂而常照’，究竟起念不起念？

答：照即是用，即是念念不停留。无念之可念，无起之可起，法尔显现，自然应缘。

问：什麼是无念？

答：无念不是压念不起，与死人相似，而是念起不随，念念不停留。尽管做一切事，心中不留丝毫痕迹，无一点执著。

问：有人认为心中心法下座后的观照，没讲清楚，而台湾禅师来传的观照有下手处。他认为观照即是法法平等，不起分别。做任何事，均要清楚，每个细节都不忽略。在观照中，当下即了，要念念不停留，如有停留即有不清楚处，即是妄心。

答：真没讲清楚吗？如果初观心的人对样样事都清楚，这是观境而不是观心。观心者知境本虚而不将心循境；知心本空而不住心，心境两空，当下无念。正无念时也不执著于无念，而当念起时也不落于有念，有无皆消，当下灵觉。而此灵觉之性，非心非境，全体是空。正于空时，却又了了分明，全体是假。空假不二，更无分别取舍，正于此时，正观历然矣！这不是如实观照吗？难道要如此人所说，将吃东西的味道留在心中或将同房的淫乐长期藏贮在心脑中，才是观照吗？假如这是观照，只是魔王

的观照，是下地狱的观照。再说，讲这个观照已是多余，已是钝置了行人。本来大家都是佛，只要醒悟，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就是当人的佛性。起念就是妙用，用不著照空，才是真正的禅法。此人叫大家每个细节都不忽略，这是‘不起分别’吗？这不是著相吗？细品食味与淫乐，还要将食品经过咽、喉、肠、胃的情形体会出来，这是‘当下即了’吗？既要念念不停留，又叫人将淫欲念发展扩大到身体各部和一切生活中去，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魔王说法，就是这样矛盾百出。

《略论明心见性》 结论

复次，做无念功夫，也不是把前念断、后念未起的真空无念时间逐渐延长为进步，譬如今日无念只一分钟，慢慢延长为五分钟、十分钟，乃至一小时或二十四小时为成功。须知无念是活泼泼的，不是呆板如木石一块。僧问赵州：如何是无念？州云：急水上打球子！后人下语云：念念不停留！所谓无念不是一念不生为无念，而是随起随息，无丝毫住相痕迹。故如上所述，正起念应缘时，亦不见念起，既无起又焉有灭？无生灭，故云无念。于不应缘接物时，虽一念不生，也只如虎尾春冰，遇缘即起，非如木石死寂无知也。

《<解脱歌>浅释》 纵将白刃临头颅，犹如利剑斩春风。

注意！不起心动念并不是指念头不起，而是说念起不着、无住叫无念，否则不起念头怎么做事？无念是不着相，不停留。念念不停留叫无念。停留在上面就是妄念。所以无念之念是正念。二祖心真空了，等把法传下去给三

祖，就去还债了。大富翁还你一点小债，如九牛一毛，不在乎。被杀前他说：“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我们修佛法就是要有这种大丈夫气概，才能满佛行愿。修佛法要胆大气壮，豪放慷慨，知道一切都是假的，放舍不粘，什么都不怕，本无生死。但胆大并不是王大胆，什么坏事都去干而不怕，那就糟了。

《〈悟心铭〉浅释》第四句：“荡然无住，是名无心。”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应无所住”的“应”字，往往被人误解作“应当”、“应该”的“应”字。其实不然，这个“应”字是“应缘接物”的“应”，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一切事件，接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荡然无染。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在理地上应该或应当无所住着的。我们倘能应缘而无所住，则恒沙妙用的灵活真心自然无所遮蔽地时时现前了。

所以无念是活的，是应缘而无所住染；不是压念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只要念起无住，不攀缘，不停留，随用随息，即是无念。僧问赵州：“如何是无念？”赵州云：“急水上打球子！”赵州后更反问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投子云：“念念不停留！”可见念起无住即无念，而不是一念不生方为无念也。又懒融禅师《无心颂》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即正在用心时，亦不见有心起用，道尽无心的意旨和妙用矣。

《心经抉隐》

修道要念念不忘，专心致志地将整个身心扑在道业上。不论修什么法，皆要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念念不忘地修去，才能成就。念佛的人不是说二六时中都要执持名号，不可稍懈吗？所谓二六时中，即二六一十二个时辰，也就是二十四小时，须将这佛号时时安在妄心中，念念不忘地执持不舍，这样死心踏地地用功，才能将妄心变成佛心。念佛是在心地上用功夫，是在生死最切近处下手，所以最易成就。任何事业，乃至十法界都是唯心所造，造贪、嗔、痴恶业，就落六道轮回。反之，念佛、念法、念僧就能成佛。所以修法要念念不忘地修，才能有所成就。

《楞严要解》

《楞严经》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各各圆满。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

有一次，潭州东明迁禅师和真如庵忠道者在一起阅读《楞严经》，至“如我按指，海印发光”处，忠问：“如我按指，海印发光，佛意如何？”迁禅师说：“释迦老子好与三十棒！”忠问：“为什么如此？”师喝道：“用按指作么？”“争奈暂时举心，尘劳先起！”……迁禅师对忠道者说：“也是海印发光！”就是告诉我们，应缘接物之时，正是真心妙用之处，即海印发光。不要当作起心动念，即落入尘劳。只要随起随灭，不住、不停留，正起之时，也不见有心可起，那就是真如的妙用。若以为不起心动念就是大道，那就错了。住在黑山背后，就不能成道了。我们要能随缘起用、应缘接物，一切事情都可以做，这正是我们的大机大用，这就叫做“无为而无不为”。

【八一】药山看箭射麋

垂示云：揠旗夺鼓，千圣莫穷；坐断諠讹，万机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体如然。且道。凭个什么，得恁么奇特！

【八一】举：

僧问药山：平田浅草，麋鹿成群，如何射得麋中麋？

【把髻投衙，擎头带角出来。脑后拔箭。】

山云：看箭！【就身打劫。下坡不走，快便难逢。着！】

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同。一死更不再活。弄精魂汉。】

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据令而行。不劳再勘。前箭犹轻后箭深。】

僧便走【棺木里瞠眼。死中得活。犹有气息在。】

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可惜许放过。据令而行。雪上加霜。】

雪窦拈云：三步虽活，五步须死。【一手抬一手搦。直饶走百步，也须丧身失命。复云：看箭！且道雪窦意落在什么处？若是同死同生，药山直得目瞪口呆。一向似无孔锤，堪作何用！】

这公案，洞下谓之借事问，亦谓之辨主问，用明当机。鹿与麀寻常易射，唯有麀中麀，是鹿中之王，最是难射。此麀鹿常于崖石上利其角，如锋铍颖利，以身护惜群鹿，虎亦不能近傍。这僧亦似惺惺，引来问药山，用明第一机。

山云：“看箭！”作家宗师，不妨奇特，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岂不见，三平初参石巩，巩才见来，便作弯弓势云：“看箭！”三平拨开胸云：“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巩弹弓弦三下。三平便礼拜。巩云：“三十年，一张弓两只箭，今日只射得半个圣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后举似大颠。颠云：“既是活人箭，为什么向弓弦上辨？”三平无语。颠云：“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法灯有颂云：“古有石巩师，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无一个。三平中的来，父子相投和。子细返思

量，元伊是射垛。”石巩作略，与药山一般。三平顶门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药山道“看箭”，其僧便作麈放身倒。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头无尾。既做圈绩要陷药山，争奈药山是作家，一向逼将去。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如展阵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则是，争奈不脱洒，粘脚粘手。所以药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

药山当时若无后语，千古之下遭人检点。山云“看箭”，这僧便倒。且道，是会是不会？若道是会，药山因什么却恁么道“弄泥团汉”？这个最恶，正似僧问德山：“学人仗镢鋤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山引颈近前云：“[囟-勿+力]！”僧云：“师头落也。”德山低头归方丈。又，岩头问僧：“什么处来？”僧云：“西京来。”岩头云：“黄巢过后，曾收得剑么？”僧云：“收得。”岩头引颈近前云：“[囟-勿+力]！”僧云：“师头落也。”岩头呵呵大笑。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机。正类此。恰是药山不管他。只为识得破，只管逼将去。

雪窦云：“这僧三步虽活，五步须死。”这僧虽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僧便走。雪窦道，只恐三步外不活，当时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

不奈他何。作家相见，须是宾主始终互换，无有间断，方有自由自在分。这僧当时既不能始终，所以遭雪窦检点。后面亦自用他语，颂云：

麈中麈，【高着眼看。擎头戴角去也。】

君看取。【何似生第二头走。要射便射，看作什么！】

下一箭，【中也！须知药山好手。】

走三步。【活鱖鱖地，只得三步。死了多时，】

五步若活，【作什么？跳百步。忽有个死中得活时如何？】

成群趁虎。【二俱并照。须与他倒退始得。天下衲僧放他出头。也只在草窠里。】

正眼从来付猎人，【争奈药山未肯承当这话。药山则故是，雪窦又作么生？也不干药山事，也不干雪窦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

.....。

雪窦高声云：看箭！【一状领过。也须与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塞却尔咽喉了也。】

麈中麈，君看取。衲僧家须是具麈中麈底眼，有麈中麈底头角，有机关，有作略。任是插翼猛虎戴角大虫，也只得全身远害。这僧当时放身便倒，自道：“我是麈。”

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这僧便走。也甚好，争奈只走得三步！

五步若活，成群趁虎。雪窦道，只恐五步须死。当时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时，便能成群去趁虎。其麈中麈，角利如枪，虎见亦畏之而走。麈为鹿中王，常引群鹿，趁虎入别山。

雪窦后面颂药山亦有当机出身处：“正眼从来付猎人”，药山如能射猎人，其僧如麈。雪窦是时因上堂，举此语束为一团话，高声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时起不得。

【莲清】：脑后拔箭？是什么意境啊？

【lvm】：古代武士的箭袋是斜背在背后的，向脑后一伸手就能拔出一支来。

箭不在弦上，还须向脑后去拔。早已失去先机！

【雪山童子】：看圆悟禅师的评却很似电影的旁白

另：雪窦高声云：看箭！**【一状领过。也须与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塞却尔咽喉了也。】**

这里的“打”，是做拔打箭的“来势”吗？

【lvm】：著语正是旁白。

另：雪窦高声云：看箭！**【一状领过。也须与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塞却尔咽喉了也。】**

这里的“打”，是做拔打箭的“来势”吗？

***这里的“打云”，是一边打他，一边向他说话。**

【雪山童子】：哦！僧便走。雪窦道，只恐三步外不活……

僧便走——所以雪窦道，只恐三步外不活。

如果那僧能于山云：“看箭！”便打云：“已塞却尔咽喉了也。”——便跳出了五步以外了吗？

【lvm】：他比不上德山跑得快。

【雪山童子】：恩！那僧不过是学了几招“套路”罢了。

恩！那僧不过是学了几招“套路”罢了。心有趣向，胸有取舍，所以直饶走百步，也须丧身失命。而德山胸中无物，好比青天澈露，只不过德山这个“外家”高手，遇到了沩山禅师这个“太极”高手，即使跑的快，赢也赢得有些“仓促”……

哎！明明知道学“套路”没有用，却偏偏又心痒难搔，这不是“心有趣向，胸有取舍”，又是什么？

大喝一声“呸！！！”

【莲清】（接【lvm】：他比不上德山跑得快。）：那德山是走五步喽？

纵这么，也是七步就趴下了。。。^0^

【善财】（接【lvm】：他比不上德山跑得快。）：蛤蟆跳得三跳

还是蛤蟆。

【小蚂蚁】：药山何不道，向来谁欲麈中麈？

【善财】：药山却不弄此精魂。

【小蚂蚁】：古道冷馊

【善财】：江淮热肠

【小蚂蚁】：菩提正命

【莲清】（接【lvm】：古代武士的箭袋是斜背在背后的，向脑后一伸手就能拔出一支来。）：看箭！

药山看箭射麀，雪窦拈香颂古，大好一箭，射中阿谁？

【lvm】：输却一半。

【莲清】：今日被 LVM 带累。

【我偏不用这个名】：如何才跳出五步外？

这僧虽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僧便走。雪窦道，只恐三步外不活，当时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

【lvm】：你偏不用哪个名啊？

【我偏不用这个名】：哈哈，我偏不用【我偏不用这个名】这个名。

悟空即如来，手心在手外。

跳出也跳外，见面说拜拜。

【lvm】：^o^

【永光居士】：齐老师：我看不懂“把髻投衙”是什么意思？

【lvm】：就象到“打假办”去推销假货一样。

【我偏不用这个名】（接【永光居士】：齐老师：我看不懂“把髻投衙”是什么意思？）：帮忙：佛学大词典——【把髻投衙】

【把髻投衙】

禅林用语。把髻，即战败时脱掉护头盔，走入敌阵；又指斩首时，抓住犯人之发髻并将之盘牢固定。衙，即官衙、官府。把髻投衙，原意谓自首请罪；在禅林中，转指禅僧愚蠢之程度，至完全不自觉自己之所作所为。

碧岩录第八十一则（大四八·二〇七中）：‘僧问药山：“平田浅草，麀鹿成群，如何射得麀中麀？”（把髻投衙，擎头带角出来，脑后拔箭）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

【八二】大龙坚固法身

垂示云：竿头丝线具眼方知，格外之机作家方辨。且道作么生是竿头丝线格外之机？试举看。

【八二】举：

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话作两橛。分开也好。】

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无孔笛子撞着毡拍板，浑仑擘不破。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

此事若向言语上觅，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没交涉！

古人分明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何故问在答处、答在问处？

这僧担一檐莽卤，换一檐鹞突，致个问端，败缺不少。若不是大龙，争得盖天盖地！他恁么问，大龙恁么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丝毫头。一似见兔放鹰，看孔著楔。三乘十二分教，还有这个时节么？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语无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夜迷巢。”

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将去。”若恁么会，尽是灭胡种族汉！殊不知，古人一机一境，敲枷打锁；一句一言，浑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脑，有时把住，有时放行，照用同时，人境俱夺，双放双收，临时通变。若无大用大机，争解恁么笼天罩地！大似明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

此公案与“花药栏话”一般，然意却不同。这僧问处不明，大龙答处恰好。不见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此谓之箭锋相拄。这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大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一如“君向西秦，我之东鲁”。他既恁么行，我却不恁么行，与他云门一倍相返。那个恁么行却易见，这个却不恁么行却难见。大龙不妨三寸甚密。

雪窦颂云。

问曾不知，【东西不辨。弄物不知名。买帽相头。】

答还不会。【南北不分。换却髑髅。江南江北。】

月冷风高，【何似生，今日正当这时节。天下人有眼不曾见，有耳不曾闻。】

古岩寒桧。【不雨时更好。无孔笛子撞着毡拍板。】

堪笑路逢达道人，【也须是亲到这里始得。还我拄杖子来！成群作队恁么来。】

不将语默对。【向什么处见大龙？将个什么对他好？】

手把白玉鞭，【一至七拗折了也。】

骊珠尽击碎。【留与后人看。可惜许！】

不击碎，【放过一着。又恁么去。】

增瑕颣。【弄泥团作什么！转见郎当。过犯弥天。】

国有宪章，【识法者惧。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三千条罪。【只道得一半在。八万四千无量劫来堕无间业，也未还得一半在。】。

雪窦颂得最有工夫。前来颂云门话，却云“问既有宗，答亦攸同”，这个却不恁么，却云“问曾不知，答还不会”。大龙答处，傍瞥直是奇特。分明是谁恁么问，未问已前，早纳败缺了也，他答处俯能恰好。应机宜道：“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尔诸人如今作么生会大龙意？答处傍瞥直是奇特，所以雪窦颂出，教人知道“月冷

风高”更撞着“古岩寒桧”。且道他意作么生会？所以适来道，无孔笛子撞着毡拍板。

只这四句颂了也，雪窦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此事且不是见闻觉知，亦非思量分别。所以云“的的无兼带，独运何依赖。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此是香岩颂，雪窦引用也。不见僧问赵州：“不将语默对，未审将什么对？”州云：“呈漆器。”这个便同适来话，不落尔情尘意想。一似什么？“手把白玉鞭，骊珠尽击碎。”是故祖令当行，十方坐断。此是剑刃上事，须是有恁么作略。若不恁么，总辜负从上诸圣。到这里要无些子事，自有好处，便是向上人行履处也。

既不击碎，必增瑕纇，便见漏逗。毕竟是作么生得是？“国有宪章，三千条罪。”五刑之属，三千莫大于不孝。宪是法，章是条。三千条罪，一时犯了也。何故如此？只为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龙，必不恁么也。

【铁扫帚】：“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

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无孔笛子撞着毡拍板，浑仑擘不破。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

这里圆悟禅师旁注“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是什么意味？

【lvm】：要说意味嘛：

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无孔笛子撞着毡拍板，浑仑擘不破。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

这里圆悟禅师旁注“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是什么意味？

***意味在这里：“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

***再给你找一个意味相同的：**

《指月录》卷二十九隆兴府兜率从悦禅师章，在“师室中设三语以验学者。一曰：拨草瞻风，祇图见性，即今上人性在甚么处？二曰：识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地时作么生脱？三曰：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甚么处去？”的章文下附载：

“张无尽（张商英）以颂答三问。其一曰：阴森夏木杜鹃鸣，日破浮云宇宙清。莫对曾参问曾皙；从来孝子讳爷名。二曰：人间鬼使符来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个转身时节子，莫教阎老等闲知。三曰：鼓合东村李大妻，西风旷野泪沾衣。碧芦红蓼江南岸，却作张三坐钓矶”。（第 608 页上）

***“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

* “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甚么处去？”

* “人从陈州来，却往许州去”

* 李大死后，“碧芦红蓼江南岸，却作张三坐钓矶”

【gentleLion】：若有来去，则在生死之中

其实初学佛人应该老实打基础

没有基础，就无法体会没有觉受的正见就是空慧

没有正见的觉受非正受。

【lvm】：也许张商英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铁扫帚】：赞同，这里的来去不是指“还在生死之中”。

因为张丞相第三句所颂的是禅师三关的第三句：

兜率从悦禅师：“三曰：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甚么处去？”

张商英：“三曰：鼓合东村李大妻，西风旷野泪沾衣。碧芦红蓼江南岸，却作张三坐钓矶。”

所以说，这里指的是“脱的生死”后“向甚么处去？”，已经不在生死之中。

【gentleLion】：在不在生死靠什么说了算？

【闻无鼎】（接【gentleLion】：在不在生死靠什么说了算？）：见谅，多嘴插一句，决不可能靠嘴尖面皮厚腹中空啊

靠修行到位！靠见地透彻！靠修心密打开本来！

【莲清】（【gentleLion】：在不在生死靠什么说了算？）：在不在生死靠什么说了算且置，

有个“靠什么说了算”，肯定还在生死里。

【gentleLion】：我盯了你这个问题很久了

恕弟直言不讳，你自认为的潇洒大自在，实际上是“我相”。

任何任何都出不了因缘法，此中若有所见皆是颠倒。

【莲清】：谢谢兄台关心，以后多指教。

我好象没说过类似的话呀哈哈。不过若给人一种“自认为的潇洒大自在”的印象，让人徒增厌恶和不高兴，的确不好哈。小弟调皮，还望多包涵。

所谓四风易守四风难防啊，我当常反省之。呵呵。

【gentleLion】：兄台多虑。

小弟要指出的不是您的“自认为的潇洒大自在”的风格，实际上这个小弟绝没在意。

小弟所要指出的是本来面目容易被人执着为我，这是我们凡夫的根深蒂固的习惯。

【永寿童子】（【gentleLion】：在不在生死靠什么说了算？）：张商英临死时候的表现，说了算。

【gentleLion】：那都等大限到来时的看具体表现

怎么有点赌博的味道。。。

【闻无鼎】：“赌博”

属没有把握的行径，而修心中心是在搞有把握的心行，和其岂可同日而语乎？

【永寿童子】：佛说：“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怎说是赌博。祖师心行都证实了这一点。

【gentleLion】：不说祖师，但说普通行人

【闻无鼎】：普通人与祖师相差者何？岂不谓觉与不觉？

【stone】：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要谁说了算？要对什么说了算？为什么要说了算？

若有说了算之心，必难“说了算”。

师兄吉祥：)

【闻无鼎】：恕余问先生一句

您这引自金刚经语“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属亲自证到的境界，还是属念叨着玩？

【stone】：您看是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阿弥陀佛。

【闻无鼎】：说两句您不爱听的话吧

汝如此这般叫：

1/被经论转！

1/趣谈名相劳！

1/入海算沙徒自困！

1/杂毒入心！如油入面，挥之难去啊！奉劝参阅《禅宗杂毒海》一书为要。

【stone】：蒙先生关心。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恕不再答。

阿弥陀佛。珍重。

【闻无鼎】：预祝先生明此大事，指日以待！

恭候商量。

【善财】（接【铁扫帚】：赞同，这里的来去不是指“还在生死之中”。）：看禅诗不光要识义，更要识句。

【lvm】：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生死是本有呢？还是本无呢？

【rj】：赫赫，赫赫。。。

lvm 老师怎的也不正经了。

有趣。

【gentleLion】：是啊

如此说来，LVM 是本有还是本无？

一切法平等。

【lvm】：哈哈！你本有我就本有，你本无我就本无。不抬杠了。

【善财】：呵呵，别吓着绒绒狮。

【lvm】：^o^

【gentleLion】：我以为你吓跑了

正准备办庆功宴，你又回来拉，呵。：)

【善财】：你本有他就本有，你本无他就本无呗。

【永寿童子】：你吓跑了他就吓跑了，你没吓跑他就没吓跑。呵呵

【善财】：^o^

呵呵

你是永寿同志么？

【丁零】（接【lvm】：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

不过，为啥书上老说生死本无呢？

【真实】：生死者，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gentleLion】：“者”尚且无有，体尚向何处觅？何复更有当体皆空之说

【丁零】（接【lvm】：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小子举手

说有道无俱不对。不过，为啥书上老说生死本无呢？

【lvm】：为啥书上老说生死本无？是因为你总执生死本有。

【gentleLion】：我总执生死本有的原因是一种惯性，也就是习气，由不得我啊。

【lvm】：修行不正是去惯性、除习气、恢复本来面目么。

【gentleLion】：本来面目中无惯性么？

若无惯性了，是不是说就爱去哪就去哪，或爱成就什么就成就什么的绝对自由？

:)

【lvm】：哦！同是“惯性”一词，你我理解竟有颇大的差距！

【善财】（接【lvm】：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试着以两种理解意译一下，还请指正：

兜率从悦禅师：

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甚么处去？

张无尽颂答：

鼓合东村李大妻，

西风旷野泪沾衣。

碧芦红蓼江南岸，

却作张三坐钓矶。

译一：

荒郊的乱岗凄风阵阵，

可怜的未亡人在那里哀伤不已，

坟上的草儿还没出青，

可她是否知道，

这荒冢的主人，

早转作了张三，

在碧芦红蓼的江岸，

又在垂钓。

译二：

世事无常犹若水月镜花，

四大聚散还同乾达婆城，

迷惑于万象幻相的人们啊，

就如村妇们一般，
永远在为无谓的失落悲苦。
可谁能道破，
这生死悲欢的迷剧之外啊，
又是谁，
在碧芦红蓼的江岸，
独。
坐。
钓。
台。

【lvm】：打破这个迷剧，便知本无生死。

世尊初成道时，便叹奇哉！

“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清净智、自然智、无师智、自然现前。”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本无生死。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你说的迷剧。

张商英是打破生死迷剧的人，见禅师问“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甚么处去”，便知禅师问的是涅槃。

槃。几乎人人会说“涅是不生，槃是不灭，涅槃就是不生不灭”，说归说，却还是潜在地死执实有生死。张商英已打破生死迷剧，见禅师这么问，便活脱脱地呈上涅槃的境界。

楼上说到意味。潜在地死执实有生死者也会说出一句“生死即涅槃”，张商英的“鼓合东村李大妻，西风旷野泪沾衣。碧芦红蓼江南岸，却作张三坐钓矶”，总比那脚跟不点地的学语（生死即涅槃）更有意味吧。

【gentleLion】（接【lvm】：打破这个迷剧，便知本无生死。）：一点看法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本无生死。

>>> 是说皆有佛性，皆可成为佛种，能成正果。（虽然尚未成佛，未显三十二相，未成就如来功德）。

如人知奶有酥性，虽未成酥，终可成酥（炼好的话）

如人知矿有金性，虽未成金，终可炼成。（炼好的话）

如人见东方微白，虽未见日，知光明不远。（不需费劲）

=====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是你说的迷剧。

>>> 只因妄想执着。最根本是执我。

>>> 若能不执我，渐渐放舍我执，法身则能成就。

【莲清】（接【lvm】：打破这个迷剧，便知本无生死。）：最后两段挺好的。

【stone】（接【lvm】：打破这个迷剧，便知本无生死。）：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

于生死中，不生不死。

一切颠倒妄想生死执著，都如电影拷贝上的小图。本来各自独立，不成其相。但人一摇动之，各种情节就“动”（生）起来了。

所谓了者，不必等情节停下（死），当时即了。此时说有说无，都是闲话了。

【lvm】：“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

【gentleLion】（接【lvm】：打破这个迷剧，便知本无生死。）：知本无生死后，谁是最大收益者？

【lvm】：哦？连生死都本无，那损益本有么？

【二麻子】（接【lvm】：要说意味嘛：）：张商英那前两颂都好，只是第三颂不甚妥，

命根不尽。LVM 兄怎么放过他了。

【lvm】（接【二麻子】：张商英那前两颂都好，只是第三颂不甚妥，）：可也有人说第三颂最好呢。

【二麻子】（接【lvm】：可也有人说第三颂最好呢。）：那是当然的事。。。。

人人看法不同。麻子觉得齐兄不会放过。

这颂比“东家做牛西家做马”要差不少。

【lvm】：这不正好是“东家做牛，西家做马”么：

鼓合东村李大妻，西风旷野泪沾衣——东家做牛；

碧芦红蓼江南岸，却作张三坐钓矶——西家做马。

【二麻子】：或许是麻子多嘴了。。。。。

那原文里的西家马，不见得需要先做完东家牛才能来做吧？

【lvm】：哦！没事，没事。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莲清】（接【lvm】：要说意味嘛：）：谢老师。另请教花药栏话是什么。

看了扫帚和老师的问答，我也凑热闹拉几刀。

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人从陈州来，

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却往许州去。

*意味在这里：“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

#问在答处，答在问处。

请老师指正。

另雪窦颂上面的那段评唱，有点算不清楚帐：

1. 花药栏话是什么？

2. 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此谓之箭锋相拄。

#此类似于老人以前说的：忠道者接着问：“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又作么生？”（虽然佛性时时都在发光，但一举心动念，就把本性光明遮蔽不见了，这又怎么解释？）迁禅师厉声猛喝：“也是海印发光！”

这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大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一如“君向西秦，我之东鲁”。

#此如和尚百年后哪里去？答：东家做牛，西家做马。

但：与他云门一倍相返？这帐是怎么算出来的？呵呵。

【lvm】：花药栏话，请参阅《碧岩录》第39则。

【莲清】：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云：花药栏。

【三九】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塏圾堆头见丈六金身。斑斑驳驳是什么？】

门云：花药栏。【问处不真，答来卤莽。[祝 / 土]着磕着。曲不藏直。】

僧云：便恁么去时如何？【浑仑吞个枣。放憨作么！】

门云：金毛狮子。【也褒也贬。两采一赛。将错就错。是什么心行！】

【永寿童子】：花药栏就是洗手间。

【永寿童子】（接【lvm】：花药栏话，请参阅《碧岩录》第 39 则。）：意思是说法身遍一切处吧？

【lvm】：花药栏却未必是清净处呢。

【八三】云门南云北雨

【八三】举：

云门示众云：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三千里外没交涉。七花八裂。】

自代云：【东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一合相不可得。】

南山起云，【乾坤莫睹。刀斫不入。】

北山下雨。【点滴不施。半河南，半河北。】

云门大师出八十余员善知识，迁化后七十余年，开塔观之，俨然如故。他见地明白，机境迅速，大凡垂语别语代语，直下孤峻。只这公案，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直是神出鬼没。

庆藏主云：“一大藏教还有这般说话么！”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计，道佛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既是古佛，为什么却与露柱相交？若恁么会，卒摸索不着。有者唤作“无中唱出”，殊不知宗师家说话，绝意识、绝情量、绝

生死、绝法尘，入正位更不存一法。尔才作道理计较，便缠脚缠手。

且道他古人意作么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恶是非，撼动他不得。便说有也得、无也得、有机也得、无机也得，到这里拍拍是令。五祖先师道：“大小云门元来胆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机’。”

他道：“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一时间且向目前包裹。僧问：“未审意旨如何？”门云：“一条绦三十文买。”他有定乾坤底眼，既无人会，后来自代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且与后学通个入路。所以雪窦只拈他定乾坤处教人见。若才犯计较露个锋铓，则当面蹉过。只要原他云门宗旨，明他峻机，所以颂出云：

南山云【乾坤莫睹。刀斫不入。】

北山雨，【点滴不施。半河南，半河北。】

四七二三相睹。【几处觅不见。带累傍人。露柱挂灯笼。】

新罗国里曾上堂，【东涌西没。东行不见西行利。那里得这消息来！】

大唐国里未打鼓。【迟一刻。还我话头来！先行不到，末后太过。】

苦中乐，【教阿谁知？】

乐中苦，【两重公案。使谁举？苦便苦，乐便乐，那里有两头三面来？】

谁道黄金如粪土。【具眼者辨。试拂拭看。阿刺刺。可惜许。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云，北山雨”，雪窦买帽相头、看风使帆，向剑刃上与尔下个注脚，直得“四七二三相睹”。也莫错过，此只颂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了也。后面劈开路打葛藤，要见他意，“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未打鼓”。雪窦向电转星飞处便道：“苦中乐，乐中苦”，雪窦似堆一堆七珍八宝在这里了，所以末后有这一句子云：

“谁道黄金如粪土”。此一句是禅月《行路难》诗，雪窦引来用。禅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测，古往今来转青碧。浅近轻浮莫与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谁道黄金如粪土，张耳陈余断消息。行路难，行路难，君自看。且莫土旷人稀，云居罗汉。

【铁扫帚】：为什么五祖演禅师说大小云门原来胆小？

五祖先师道：“大小云门元来胆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机’。”

【lvm】（接【铁扫帚】：为什么五祖演禅师说大小云门原来胆小？）：我更胆小。

【铁扫帚】：我不怕伤锋犯手。

临济将军，抡刀上阵，千军万马冲向敌首，手起刀落，快哉快哉！——“第八机！”

云门天子，十面埋伏，四门八卦红旗闪烁，铁围合困，投降投降！——“南云北雨”

（我后来蒙的）

【lvm】（接【铁扫帚】：我不怕伤锋犯手。）：哈哈！函盖不投。

【莲明】：请教老师和各位师兄

最后的禅月的诗读不通，意思和意境都是一头雾水。

【lvm】：先看看这个典故，看能不能对理解全诗有帮助：

“张耳陈余断消息”。

秦时陈胜起义，张耳和陈余两个人都是陈胜的部将，曾劝阻陈胜缓称王。虽然陈胜没有采纳，但这样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

后来，陈胜令部下武臣为将、张耳和陈余为副将，令他们三人率兵攻打赵国。武臣所战皆胜，迅速拿下了赵国。张耳和陈余劝武臣脱离陈胜、自立为王，武臣纳谏。

象张耳陈余这样的人，一开始还象是贤者，劝阻陈胜缓称王，实为贤者之举。哪知后来却劝武臣反叛，而速称王，这就暴露了他二人假贤者真小人的本质。他二人还有理由呢，他们说：“为陈胜计，不宜称王；为武臣计，正应称王。”其实这是诡辩，惑人视听，实际上无非是为一己私利而已。

“谁道黄金如粪土，张耳陈余断消息。”

谁道黄金如粪土——**哪知道他俩是假货呀！**

张耳陈余断消息——**可是现在连象他俩那样的人也找不到了。（也就是说，假贤者也不容易找到，何况真贤者了。）**

说到这里，对照前句“浅近轻浮莫与交，地卑只解生荆棘。”和后句“行路难，行路难，君自看。”，这么一对照，是否对全诗能有个理解呀？

【莲明】：那，且莫..云居罗汉呢？

本色行人，只就闭嘴，睁眼，看路行着便是了。若遇着一个半个知己，也只相逢一笑，更无剩语。

【lvm】：“云居罗汉”是不是典故，你靠搜索引擎这样有力的工具查一下吧。

【莲明】：哈哈，还真查到了！谢谢老师。以后我得这么学着点。

【云居罗汉】禅林用语。形容傲慢自负之状。以云居山上安置有五百罗汉，其下数百公尺之道路上行人惟觉仰之弥高，罗汉则以傲慢自负之状睥睨其下之往来行人。故有以云居罗汉称自负之人。碧岩录第十一则（大四八·一五一中）：‘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老僧不会，一口吞尽，也是云居罗汉）’此外，或依其字义，解为居于云上之罗汉，形容超脱世俗者。

【lvm】：信息时代，资料丰富，查找工具高效，只是……

只是今人的刻苦学习精神远不如过去了。

【莲明】：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只是…

如何是“刻苦”，学人还不会。^0^

【lvm】：哈哈！竟然不知道什么叫刻苦。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莲明】：哈哈，致敬！

【八四】维摩不二法门

垂示云：道是，是无可是；言非，非无可非。是非已去，得失两忘，净裸裸，赤洒洒，且道，面前背后是个什么？或有个衲僧出来道，面前是佛殿三门，背后是寝堂方丈。且道，此人还具眼也无？若辨得此人，许尔亲见古人来！

【八四】举：

维摩诘问文殊师利：【这汉太杀合闹一场。合取口！】

“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知而故犯！】

文殊曰：“如我意者，【道什么，直得分疏不下。担枷过状，把髻投衙。】

于一切法，【唤什么作一切法？】

无言无说，【道什么！】

无示无识，【瞞别人即得。】

离诸问答，【道什么！】

是为入不二法门。”【用入作什么！用许多葛藤作什么！】

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这一拶莫道金粟如来，设使三世诸佛，也开口不得。倒转枪头来也。刺杀一人。中箭还似射人时。】

雪窦云：维摩道什么？【咄！万箭攒心！替他说道理。】

复云：勘破了也！【非但当时，即今也恁么。雪窦也是贼过后张弓。虽然为众竭力，争奈祸出私门。且道雪窦还见得落处么？梦也未梦见，说什么勘破。嶮！金毛狮子也摸索不着。】

维摩诘令诸大菩萨各说不二法门。时三十二菩萨，皆以二见有为无为真俗二谛，合为一见，为不二法门。后问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盖为三十二人以言遣言，文殊以无言遣言，一时扫荡，总不要，是为入不二法门。殊不知灵龟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扫帚扫尘相似，尘虽去，帚迹犹存，末后依前除踪迹。于是文殊却问维摩

诘云：“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自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

若是活汉，终不去死水里浸却。若作恁么见解，似狂狗逐块。雪窦亦不说“良久”，亦不说“默然据坐”，只去急急处云：“维摩道什？”只如雪窦恁么道，还见维摩么？梦也未梦见在！维摩乃过去古佛，亦有眷属，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议辩才，有不可思议境界，有不可思议神通妙用。于方丈室中，容三万二千狮子宝座，与八万大众，亦不宽狭，且道是什么道理？唤作神通妙用得么？且莫错过！

若是不二法门，虽同得同证，方乃相共证知。独有文殊，可与酬对。虽然恁么，还免得雪窦检责也无？雪窦恁么道，也要与这二人相见。云：“维摩道什么？”又云：“勘破了也！”尔且道是什么处，是勘破处？只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万仞悬崖，向上舍得性命，跳得过去，许尔亲见维摩。如舍不得，大似群羊触藩。雪窦故然是舍得性命底人，所以颂出云：

咄这维摩老，【咄他作什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咄得不济事，好与三十棒。】

悲生空懊恼。【悲他作什么？自有金刚王宝剑。为他闲事长无明，劳而无功。】

卧疾毗耶离，【因谁致得？带累一切人。】

全身太枯槁。【病则且置，为什么口似匾担？饭也吃不得，喘也喘不得。】

七佛祖师来，【客来须看，贼来须打。成群作队，也须是作家始得。】

一室且频扫。【犹有这个在。元来在鬼窟里作活计。】

请问不二门，【若有可说，被他说了也。打云：和阇黎，也寻不见！】

当时便靠倒。【苍天苍天！道什么？】

不靠倒，【死中得活。犹有气息在。】

金毛狮子无处讨。【咄！还见么？苍天苍天！】

雪窦道“咄这维摩老”，头上先下一咄作什么？以金刚王宝剑，当头直截。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语云“维摩诘”，此云“无垢称”，亦云“净名”，乃过去

金粟如来也。不见僧问云居简和尚：“既是金粟如来，为什么却于释迦如来会中听法？”简云：“他不争人我。”大解脱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务成佛道，转没交涉。譬如《圆觉经》云：“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终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若顺行则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则入众生境界。寿禅师道：“直饶尔磨炼得到这田地，亦未可顺汝意在，直待证无漏圣身，始可逆行顺行。”

所以雪窦道“悲生空懊恼”。维摩经云：“为众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恼则悲绝也。

“卧疾毗耶离”，维摩示疾于毗耶离城也。唐时王玄策使西域，过其居，遂以手板纵横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

“全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广为说法，云：“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众病所集，乃至‘阴、界、入’所共合成。”

“七佛祖师来”，文殊是七佛祖师，承世尊旨往彼问疾。

“一室且频扫”，方丈内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请问不二法门也。

所以雪窦道“请问不二门，当时便靠倒”。维摩口似匾檐，如今禅和子便道“无语是靠倒”，且莫错认定盘星！

雪窦拶到万仞悬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抬一手搦。他有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珑，此颂前面拈云“维摩道什么？”

“金毛狮子无处讨”，非但当时，即今也恁么。还见维摩老么？尽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皆变作金毛狮子，也摸索不着！

【惭愧心】：请教老师和师兄：

1 雪窦道“悲生空懊恼”。维摩经云：“为众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恼则悲绝也。做何解？

2 雪窦复云：勘破了也！又做何解？

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lvm】（接【惭愧心】：请教老师和师兄：）：无解。或者说八万四千解。

【惭愧心】：谢谢老师和师兄

【铁扫帚】：“合取口”，是什么意思？

维摩诘问文殊师利：【这汉太杀合闹一场。合取口！】

【lvm】：就是“闭嘴！”的意思。

【八五】桐峰便作虎声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纤毫，尽大地人亡锋结舌，是衲僧正令。顶门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刚眼睛。点铁成金，点金成铁，忽擒忽纵，是衲僧拄杖子。坐断天下人舌头，直得无出气处，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气宇。且道总不恁么时，毕竟是个什么人？试举看。

【八五】举：

僧到桐峰庵主处，便问：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作家弄影汉。草窠里一个半个。】

庵主便作虎声。【将错就错。却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须会宗。】

僧便作怕势。【两个弄泥团汉。见机而作。似则也似，是则未是。】

庵主呵呵大笑。【犹较些子。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

僧云：这老贼！【也须识破。败也！两个都放行。】

庵主云：争奈老僧何！【劈耳便掌。可惜放过。雪上加霜又一重。】

僧休去。【恁么休去，二俱不了。苍天苍天！】

雪窦云：是则是，两个恶贼只解掩耳偷铃。【言犹在耳。遭他雪窦点检。且道当时合作么生，免得点检。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云、虎溪、桐峰。

看他两人恁么眼亲手辨，且道諝訛在什么处？古人一机一境、一言一句，虽然出在临时，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鱖鱖地。

雪窦拈。教人识邪正、辨得失。虽然如此，在他达人分上，虽处得失，却无得失。若以得失见他古人，则没交涉。

如今人须是各各穷到无得失处，然后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拣择言句处用心，又到几时得了去。不见云门大师道：“行脚汉莫只空游州猎县，只欲得提掇闲言语。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将去，[祝/土]向肚皮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举口，喃喃地便道‘这个是公才语，这个就身打出语，

这个是事上道底语，这个是体里语……’ 体尔屋里老爷姑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恁么行脚，驴年得休歇去！”

古人暂时间拈弄，岂有胜负得失是非等见！桐峰见临济，其时在深山卓庵。这僧到彼中遂问：“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峰便作虎声，也好就事便行。这僧也会将错就错，便作怕势。庵主呵呵大笑。僧云：“这老贼！”峰云：“争奈老僧何！”是则是，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点检。所以雪窦道：“是则是，两个恶贼只解掩耳偷铃。”他二人虽皆是贼，当机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铃。此二老如排百万军阵，却只斗扫帚。

若论此事，须是杀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纵而不擒，一向杀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虽然如是，他古人亦无许多事。看他两个恁么，总是见机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戏三昧，慧炬三昧，庄严王三昧。”自是后人脚跟不点地，只去点检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节。”且得没交涉！

雪窦道“他二人相见，皆有放过处”。其僧道“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峰便作虎声，此便是放过处。乃至道“争奈老僧何”，此亦是放过处。着着落在第二

机。雪窦道“要用便用”，如今人闻恁么道，便道当时好与行令，且莫盲枷瞎棒！只如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窦后面，便只如此颂出。且道毕竟作么生，免得掩耳偷铃去？

颂云：

见之不取，【蹉过了也。已是千里万里。】

思之千里。【悔不慎当初。苍天苍天！】

好个斑斑，【阇黎自领出去。争奈未解用在。】

爪牙未备。【只恐用处不明。待爪牙备，向尔道。】

君不见，大雄山下忽相逢，【有条攀条，无条攀例。】

落落声光皆振地。【这大虫，却恁么去！犹较些子。几个男儿是丈夫？】

大丈夫见也无？【老婆心切。若解开眼，同生同死。雪窦打葛藤，】

收虎尾兮捋虎须。【忽然突出如何收？收，天下衲僧在这里，忽有个出来，便与一撈。若无收，放尔三十棒，教尔转身吐气。喝打云：何不道“这老贼”！】。

“见之不取，思之千里”，正当险处都不能使，等他道“争奈老僧何”，好与本分草料。当时若下得这手脚，他必须有后语。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见之不取，早是白云万里，更说什么思之千里！

“好个斑斑，爪牙未备”，是则是，个大虫也解藏牙伏爪，争奈不解咬人。

“君不见，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声光皆振地。”百丈一日问黄檗云：“什么处来？”檗云：“山下采菌子来。”丈云：“还见大虫？”檗便作虎声。丈于腰下取斧作斫势。檗约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诸人出入，切须好看！老僧今日亲遭一口。”后来，汾山问仰山：“黄檗虎话，作么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汾山云：“百丈当时，合一斧斫杀！因什么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汾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不唯骑虎头，亦解收虎尾。”汾山云：“寂子甚有险崖之句。”雪窦引用，明前面公案，声光落落振于大地也。这个些子转变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

“大丈夫见也无？”还见么？

“收虎尾兮捋虎须。”也须是本分，任尔收虎尾、捋虎须，未免一时穿却鼻孔。

【永寿童子】：老师闭关了么？

我暑假到了，想去西南行脚。

想问问老师，如何行脚方是正行。

【lvm】：未踩着一寸路，未乘过车船机，便是行脚的正行。

【永寿童子】：知道了。

希望回来后老师已在北京。

【铁扫帚】：也被牵着鼻子走？

“收虎尾兮捋虎须。”也须是本分，任尔收虎尾、捋虎须，未免一时穿却鼻孔。

问：“收虎尾兮捋虎须”，也属于被牵着鼻子走？与本分有差别吗？如果是本分，这公案如何回答才是本分？

【wshiyao】：跟着走

【lvm】：其实未必。

【雪山童子】：这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收虎尾兮捋虎须。”也须是本分，任尔收虎尾、捋虎须，未免一时穿却鼻孔。

“收虎尾兮捋虎须。”也须是本分。若不是本分相见，任尔收虎尾、捋虎须，未免一时穿却鼻孔。

还有【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这里的条是不是指藤条？这里的例，是什么？是指裂缝吗？

【lvm】：条——律条；例——案例。都是比喻。

【雪山童子】：哦！知道了，谢老师！

【铁扫帚】（接【雪山童子】：这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有条攀条，无条攀例】，在前面的碧岩录帖子解释过。

但我没有找到。

【古韵】（接【雪山童子】：这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七月飞雪窦娥怨，腊月老小化纸钱。屈！

【铁扫帚】（接【lvm】：其实未必。）：洗耳恭听，愿闻其详。

【lvm】：不可住“本分”，且莫思“其详”。

【铁扫帚】：这样就本分了。

【lvm】：不但本分了，而且最详尽。

【莲明】：忽遇大虫时又作么生？

【莲明】：嘿嘿呵呵。

这老汉被俺一问，总是哑哑的。

【回复】：不杀生啦。

【铁扫帚】：“是则是，二俱不了”是指什么？

僧到桐峰庵主处，便问：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

庵主便作虎声。

僧便作怕势。

庵主呵呵大笑。

僧云：“这老贼！”

峰云：“争奈老僧何！”

百丈一日问黄檗云：“什么处来？”

檗云：“山下采菌子来。”

丈云：“还见大虫？”

檗便作虎声。

丈于腰下取斧作斫势。

檗约住便掌。

僧云：“这老贼！”峰云：“争奈老僧何！”是则是，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点检。所以雪窦道：“是则是，两个恶贼只解掩耳偷铃。”他二人虽皆是贼，当机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铃。此二老如排百万军阵，却只斗扫帚。

？这里的“是则是，二俱不了”是指“当机却不用”，和百丈公案相比，还是指不如“百丈”干脆？

？为什么可以说该公案百丈大用呢？

【莲明】：楼主切须看好，摘抄时您漏了一句。

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诸人出入，切须好看！老僧今日亲遭一口。”

【lvm】：下面有极其形象的比喻：

“此二老如排百万军阵，却只斗扫帚。”

【铁扫帚】：哦。

两个草扫帚比划，是看头不足。

【行脚】：劈头就一拳！

【八六】云门厨库三门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丝毫，截断众流不存涓滴。开口便错，拟议即差。且道作么生是透关底眼？试道看。

【八六】举：

云门垂语云：人人尽有光明在，【黑漆桶！】

看时不见暗昏昏。【看时瞎！】

作么生是诸人光明？【山是山水是水。漆桶里洗黑汁。】

自代云：厨库三门。【老婆心切。打葛藤作什么？】

又云：好事不如无。【自知较一半。犹较些子。】

云门室中垂语接人：“尔等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辉腾今古，迥绝见知。虽然光明，恰到问着又不会。岂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无人会他意。香林后来请代语，门云：“厨库三门。”又云：“好事不如无。”寻常代语只一句，为什么这里却两句？前头一句为尔略开一线路，教尔见。若是个汉，聊闻举着剔起便行。

他怕人滞在此，又云：“好事不如无。”依前与尔扫却。如今人才闻举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里是厨库，那里是三门。”且得没交涉！所以道：“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须是绝知见、忘得失、净裸裸、赤洒洒，各各当人分上究取始得。

云门云：日里来，往日里辨人。忽然半夜无日月灯光，曾到处则故是，未曾到处取一件物，还取得么？参同契云：“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睹。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断明暗，且道是个什么？所以道，心花发明，照十方刹。

盘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复是何物？”又云：“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但会取末后一句了，却去前头游戏，毕竟不在里头作活计。

古人道：“以无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这里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无事会。

古人道：“宁可起有见如须弥山，不可起无见如芥子许。”二乘人多偏坠此见。

雪窦颂云：

自照列孤明，【森罗万象。宾主交参。列转鼻孔。瞎汉！作什么？】

为君通一线。【何止一线！十日并照。放一线道即得。】

花谢树无影，【打葛藤！有什么了期！向什么处摸索！黑漆桶里盛黑汁。】

看时谁不见！【瞎！不可总扶篱摸壁。两瞎三瞎！】

见不见，【两头俱坐断。瞎！】

倒骑牛兮入佛殿。【中！三门合掌。还我话头来！打云：向什么处去也！雪窦也只向鬼窟里作活计，还会么？半夜日头出，日午打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寻常用得暗。所以云门大师与尔罗列此光明在尔面前。

“且作么生是诸人光明？”“厨库三门。”此是云门列孤明处也。盘山道，心月孤圆，光吞万像。这个便是真常独露。

然后“与君通一线”。亦怕人着在厨库三门处。

厨库三门则且从却。朝花亦谢，树亦无影，日又落，月又暗，尽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诸人还见么？

“看时谁不见！”且道是谁不见？到这里，当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后步自可见。

雪窦道“见不见”，颂好事不如无。合见又不见，合明又不明。

“倒骑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里去也。须是尔自骑牛入佛殿。看道是个什么道理？

【欲学】：请教老师，“厨库三门”字面上是何意思？

【lvm】：就是寺院的厨房、库房和山门。

【铁扫帚】：且得没交涉！

【lvm】：^o^

【铁扫帚】：好事不如无。

【行脚】：大和尚真逗人，勾人起个妄念，又给人一棒。

【八七】云门药病相治

垂示云：明眼汉没窠臼。有时孤峰顶上草漫漫，有时闹市里头赤洒洒。忽若忿怒那吒现三头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摄慈光。于一尘现一切身，为随类人和泥合水。忽若拨着向上窍，佛眼也觑不着。设使千圣出头来，也须倒退三千里。还有同得同证者么？试举看。

【八七】举：

云门示众云：药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

尽大地是药，【苦瓠连根苦。摆向一边。】

哪个是自己？【甜瓜彻蒂甜。哪里得这消息来？】

云门道：“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哪个是自己？”诸人还有出身处么？二六时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点，临济喝似雷奔，则且致。释迦自释迦，弥勒自弥勒。未知落处者，往往唤作“药病相投”会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余会，应机设教，皆是应病与药，如将蜜果换苦葫芦相似。既淘汝诸人业根，令洒洒落落。尽大地是药，尔向什么处插嘴。若插得嘴，许尔有转身吐气处。便

亲见云门。尔若回顾踌躇，管取插嘴不得，云门在尔脚跟底。药病相治，也只是寻常语论。尔若著有，与尔说无。尔若着无，与尔说有。尔若着不有不无，与尔去粪扫堆上现丈六金身，头出头没。只如今尽大地森罗万象乃至自己，一时是药。当恁么时，却唤那个是自己？尔一向唤作药，弥勒佛下生，也未梦见云门在！毕竟如何？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

文殊一日令善财去采药，云：“不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采，无不是药，却来白云：“无不是药者。”文殊云：“是药者采将来。”善财乃拈一枝草度与文殊。文殊提起，示众云：“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此药病相治话，最难看，云门室中寻常用接人。

金鹅长老，一日访雪窦。他是个作家，乃临济下尊宿。与雪窦论此药病相治话，一夜至天光，方能尽善。到这里，学解思量计较，总使不着。雪窦后有颂送他道：“药病相治见最难，万重关锁太无端。金鹅道者来相访，学海波澜一夜干。”

雪窦后面颂得最有工夫。他意亦在宾、亦在主，自可见也。颂云：

尽大地是药，【教谁辨的。撒沙撒土。架高处着。】

古今何太错！【言中有响。一笔句下。咄！】

闭门不造车，【大小雪窦为众竭力。祸出私门。坦荡不挂一丝毫。阿谁有闲工夫。向鬼窟里作活计。】

通途自寥廓。【脚下便入草。上马见路。信手拈来，不妨奇特。】

错！错！【双剑倚空飞。一箭落双雕。】

鼻孔辽天亦穿却。【头落也。打云：穿却也！】

“尽大地是药，古今何太错！”尔若唤作药会，自古自今，一时错了也！雪窦云：“有般汉不解截断太梅脚跟，只管道贪程太速！”他解截云门脚跟，为云门这一句惑乱天下人！云门云：“拄杖子是浪，许尔七纵八横。尽大地是浪，看尔头出头没。”

“闭门不造车，通途自寥廓。”雪窦道，为尔通一线路。尔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济个甚事！我这里闭门也不造车，出门自然寥廓。他这里略露些子缝罅，教人见。

又连忙却道“错！错！”前头也错，后头也错。谁知雪窦开一线路，也是错。既然鼻孔辽天，为什么也穿却？

要会么？且参三十年！尔有拄杖子，我与尔拄杖子。尔若无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tvbs】：“lvm”：lvm --如何是“药病相治”？
lvm

【lvm】：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

【tvbs】：一合相不可得。色不异空。皆不可得。齐师也问：“哪个是自己？”否？

【lvm】：哪个不是自己？

【tvbs】：齐师菩萨心肠，不忘众生。後学舍命顶礼。学佛者，当如是！！

【八八】玄沙三种病人

垂示云：门庭施設且恁么。破二作三、入理深谈，也须是七穿八穴，当机敲点，击碎金锁玄关，据令而行，直得扫踪灭迹。且道誦讹在什么处？具顶门眼者，请试举看。

【八八】举：

玄沙示众云：“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随分开个铺席。随家丰俭。】

忽遇三种病人来，作么生接？【打草只要蛇惊。山僧直得目瞪口呆。管取倒退三千里。】

患盲者，拈鎚竖拂，他又不见；【端的瞎！是则接物利生。未必不见在。】

患聋者，语言三昧，他不闻；【端的聋！是则接物利生。未必聋在。是那个未闻在？】

患哑者，教伊说，又说不得。【端的哑！是则接物利生。未必哑在。是那个未说在？】

且作么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诚哉是言。山僧拱手归降。已接了也。便打。】

僧请益云门。【也要诸方共知。着！】

云门云：“汝礼拜着。”【风行草偃。咄！】

僧礼拜，起。【这僧拗折拄杖子也。】

云门以拄杖拄。僧退后。门云：“汝不是患盲。”【端的瞎！莫道这僧患盲好。】

复唤近前来。僧近前。【第二杓恶水浇。观音来也！当时好与一喝。】

门云：“汝不是患聋。”【端的聋！莫道这僧患聋好。】

门乃云：“还会么？”【何不与本分草料。当时好莫作声。】

僧云：“不会。”【两重公案。苍天苍天！】

门云：“汝不是患哑。”【端的哑！口吧吧地。莫道这僧哑好。】

僧于此有省。【贼过后张弓。讨什么碗！】

玄沙参到绝情尘意想，净裸裸赤洒洒地处，方解恁么道。是时诸方列刹相望。寻常示众道：“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种病人来，时作么生接？患盲者，拈鎚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他说，又说不得。且作么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如今人若作盲聋喑哑会，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中死却，须是会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语接人。

有僧久在玄沙处，一日上堂，僧问和尚云：“三种病人话，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玄沙云：“许。”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这僧会得他玄沙意。后来法眼云：“我闻地藏和尚举这僧语，方会三种病人话。”若道这僧不会，法眼为什么却恁么道？若道他会，玄沙为什么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闻，和尚有三种病人话，是否？”沙云：“是。”藏云：“珪琛现有眼耳鼻舌，和尚作么生接？”玄沙便休去。若会得玄沙意，岂在言句上，他会底自然殊别。

后有僧举似云门，门便会他意，云：“汝礼拜着。”僧礼拜，起。门以拄杖掙。这僧退后。门云：“汝不是患

盲。”复唤近前来。僧近前。门云：“汝不是患聋。”乃云：“会么？”僧云：“不会。”门云：“汝不是患哑。”其僧于此有省。当时若是个汉，等他道“礼拜着”，便与掀倒禅床，岂见有许多葛藤！

且道云门与玄沙会处是同是别？他两人会处都只一般。看他古人出来，作千万种方便，意在钩头上。多少苦口，只令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师云：“一人说得却不会，一人却会说不得。二人若来参，如何辨得他？若辨这两人不得，管取为人解粘去缚不得在！若辨得，才见入门，我便着草鞋向尔肚里走几遭了也！犹自不省，讨什么碗！出去，且莫作盲聋喑哑会好。若恁么计较！所以道，眼见色如盲等，耳闻声如聋等。”又道：“满眼不视色，满耳不闻声，文殊常触目，观音塞耳根。”到这里，眼见如盲相似，耳闻如聋相似，方能与玄沙意不争多。诸人还识盲聋喑哑底汉子落处么？看取雪窦颂云：

盲聋喑哑，【已在言前。三窍俱明。已做一段了也。】

杳绝机宜。【向什么处摸索。还做计较得么？有什么交涉！】

天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么。】

堪笑堪悲。【笑个什么？悲个什么？半明半暗。】

离娄不辨正色，【瞎汉！巧匠不留踪。端的瞎！】

师旷岂识玄丝。【聋汉！大功不立赏。端的聋！】

争如独坐虚窗下，【须是恁么始得。莫向鬼窟里作活计。一时打破漆桶。】

叶落花开自有时。【即今什么时节？切不得作无事会。今日也从朝至暮，明日也从朝至暮。】

复云：“还会也无？【重说偈言。】

无孔铁锤！”【自领出去。可惜放过。便打。】

盲聋喑哑，杳绝机宜。尽尔见与不见、闻与不闻、说与不说，雪窦一时与尔扫却了也。直得盲聋喑哑见解、机宜计较，一时杳绝，总用不着。这个向上事，可谓真盲真聋真哑，无机无宜。

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窦一手抬一手搯。且道笑个什么？悲个什么？堪笑是哑却不哑、是聋却不聋；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聋却聋。

离娄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黄赤白，正是瞎！离娄，黄帝时人，百步外能见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黄帝游于赤水，沉珠，令离朱寻之不见，令吃诟寻之亦不得。后令象罔寻之方获之。故云，象罔到时光灿烂，离娄行处浪滔天。这个高处一着，直是离娄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

师旷岂识玄丝。周时绛州晋景公之子，师旷，字子野【一云，晋平公之乐太师也】，善别五音六律，隔山闻蚁斗。时晋与楚争霸，师旷唯鼓琴，拨动风弦，知战楚必无功。虽然如是，雪窦道，他尚未识玄丝在。不聋却是聋底人，这个高处玄音，直是师旷亦识不得。

雪窦道，我亦不作离娄，亦不作师旷。争如独坐虚窗下，叶落花开自有时。若到此境界，虽然见似不见、闻似不闻、说似不说，饥即吃饭，困即打眠，任他叶落花开。叶落时是秋，花开时是春，各各自有时节。雪窦与尔一时扫荡了也。

又放一线道，云：还会也无？雪窦力尽神疲，只道得个无孔铁锤。这一句急着眼看方见，若拟议又蹉过。

师举拂子云：还见么？

遂敲禅床一下云：还闻么？

下禅床云：还说得么？

【铁扫帚】：老师有何教导？

师举拂子云：还见么？

答：见！

遂敲禅床一下云：还闻么？

答：闻！

下禅床云：还说得么？

答：嘴巴两片皮。

【lvm】：也不盲聋喑哑。

【八九】道吾通身手眼

垂示云：通身是眼见不到，通身是耳闻不及，通身是口说不着，通身是心鉴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无眼作么生见、无耳作么生闻、无口作么生说、无心作么生鉴？若向个里拨转得一线道，便与古佛同参。参则且止，且道参个什么人？

【八九】举：

云岩问道吾：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当时好与本分草料。尔寻常走上走下作什么？ 闍黎问，作什么？】

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何不用本分草料？一盲引众盲！】

岩云：我会也。【将错就错。赚杀一船人。同坑无异土。未免伤锋犯手。】

吾云：汝作么生会？【何劳更问。也要问过。好与一撈。】

岩云：遍身是手眼。【有什么交涉！鬼窟里作活计。泥里洗土块。】

吾云：道即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同坑无异土。奴见婢殷勤。癡儿牵伴。】

岩云：师兄作么生？【取人处分，争得！也好与一撈。】

吾云：通身是手眼。【虾跳不出斗。换却尔眼睛。移却舌头。还得十成也未？唤爹作爷。】

云岩与道吾同参药山，四十年胁不着席。药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云岩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夹山。

大悲菩萨有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大悲有许多手眼，诸人还有也无？百丈云：一切语言文字，俱皆宛转归于自己。

云岩常随道吾咨参决择，一日问道：“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当初好与他劈脊便棒，免见后有许多葛藤。

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与他说道理，意要教他便会，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当深夜无灯光时，将手摸枕头，且道眼在什么处！

他便道：“我会也。”

吾云：“汝作么生会？”

岩云：“遍身是手眼。”

吾云：“道即太杀道，只道得八成。”

岩云：“师兄又作么生？”

吾云：“通身是手眼。”

且道遍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虽似烂泥却脱洒。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遍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于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获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则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罢参会。以手摸浑身。摸灯笼露柱，尽作通身话会。若恁么会，坏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须是绝情尘意想，净裸裸、赤洒洒地，方可见得大悲话。不见曹山问僧：“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时如何？”僧云：“如驴觑井。”山云：“道即太杀道，只

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么生？”山云：“如井觑驴。”便同此意也。尔若去语上见，总出道吾云岩圈缚不得。

雪窦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头上行。颂云：

遍身是，【四肢八节。未是衲僧极则处。】

通身是，【顶门上有半边。犹在窠窟里。瞎！】

拈来犹较十万里。【放过则不可。何止十万里！】

展翅鹏胜六合云，【些子境界。将谓奇特。点！】

搏风鼓荡四溟水。【些子尘埃。将谓天下人不奈尔何。过！】

是何埃壒兮忽生，【重为禅人下注脚。斩拈却著那里。】

那个毫厘兮未止。【别别！吹散了也。截！】

君不见，【又恁么去。】

网珠垂范影重重，【大小大雪窦作这个去就。可惜许！依旧打葛藤。】

棒头手眼从何起。【咄！贼过后张弓。放尔不得。尽大地人无出气处。放得又须吃棒。又打咄云：且道山僧底是、雪窦底是？】

咄！【三喝四喝后作么生？】

“遍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头”底便是，以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么见解，尽向鬼窟里作活计。毕竟遍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识去见他大悲话，直是犹较十万里！雪窦弄得一句活，道：“拈来犹较十万里。”

后句颂云岩道吾奇特处，云：“展翅鹏腾六合云，搏风鼓荡四溟水。”大鹏吞龙，以翼搏风鼓浪，其水开三千里，遂取龙吞之。雪窦道，尔若大鹏，能搏风鼓浪，也太杀雄壮。若以大悲千手眼观之，只是些子尘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厘风吹未止相似。雪窦道，尔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于是大悲话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壒兮忽生，那个毫厘兮未止。”雪窦自谓作家。一时拂迹了也。

争奈后面依旧漏逗，说个谕子，依前只在圈绩里：“君不见，网珠垂范影重重”，雪窦引帝网明珠，以用垂范，手眼且道落在什么处！

华严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无碍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无碍故；四、事事无碍法界，明一事遍入一切事、一事遍摄一切事，同时交参无碍故。所以道，一尘才举，大地全收。一一尘含无边法界。一尘既尔，诸尘亦然。

网珠者，乃天帝释善法堂前，以摩尼珠为网，凡一珠中映现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现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无尽，此用明事事无碍法界也。昔贤首国师，立为镜灯喻，圆列十镜，中设一灯。若看东镜，则九镜镜灯历然齐现。若看南镜，则镜镜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觉，不离菩提道场，而遍升忉利诸天，乃至一切处，七处九会，说华严经。雪窦以帝网珠，垂示事事无碍法界。然六相义甚明白，即总即别，即同即异，即成即坏，举一相则六相俱该。但为众生日用而不知，雪窦拈帝网明珠垂范，况此大悲话。直是如此，尔若善能向此珠网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无碍，方可见得手眼。所以雪窦云：“棒头手眼从何起。”教尔棒头取证、喝下承当。

只如德山入门便棒，且道手眼在什么处？临济入门便喝，且道手眼在什么处？

且道雪窦末后为什么更着个“咄”字？

参！

【铁扫帚】：这就是“回互”手法吗？

吾云：“汝作么生会？”

岩云：“遍身是手眼。”

吾云：“道即太杀道，只道得八成。”

岩云：“师兄又作么生？”

吾云：“通身是手眼。”

曹山问僧：“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时如何？”

僧云：“如驴觑井。”

山云：“道即太杀道，只道得八成。”

僧云：“和尚又作么生？”

山云：“如井觑驴。”

如于岫大夫问紫玉禅师：“如何是佛？”玉召大夫云：“大夫！”岫应诺。玉云：“即此是，无别物。”大夫有省。宁非直指！但药山闻之曰：“于岫大夫埋向紫玉山中了也。”岂不是不肯直指吗？后于岫大夫闻药山语而大疑，复往参药山。山曰：“有疑但问。”大夫问云：“如何是佛？”山亦召云：“大夫！”大夫应诺。山抓住时机追问云：“是什么？！”大夫大悟。你看这问语多有力量！这种大悟的效果，岂是直指所能达到的！

【yalmol】（接【铁扫帚】：这就是“回互”手法吗？）：换把“金刚扫帚”哦！！祝！生意兴隆！！

【guest】（接【铁扫帚】：这就是“回互”手法吗？）：不好意思，什么叫“‘回互’手法”？

【善财】：左手握右手。

【莲明】：小僧却道：急闪电，迅惊雷。

【善财】：脸盆里淹死多少汉。

【莲明】：死活就不管了，只是未审财叔那里还有多少盆

【善财】：杜撰禅和。

十面埋伏易，

天下无贼难。

【莲明】：财叔珍重。

【善财】：呵呵，亏你还是江湖老客，致个问端也不会，

问：什么叫“‘回互’手法”？

曰：左手握右手。

问：握后如何？

问：什么叫“‘回互’手法”？

曰：左手握右手。

问：杜撰禅和。

问：什么叫“‘回互’手法”？

曰：左手握右手。

问：与则相逢开口笑也？

问：什么叫“‘回互’手法”？

曰：左手握右手。

问：与则过后不思量也。

问：什么叫“‘回互’手法”？

曰：左手握右手。

问：不省何人得相似去也？

问：什么叫“‘回互’手法”？

曰：左手握右手。

问：与则一脉分五枝，东壁打西壁。

， ， ， ， ， ，

【莲明】：过奖。山野村婆，岂懂江湖。

便走。

【善财】：好走。

【tiaoxin】（接【善财】：呵呵，亏你还是江湖老客，致个问端也不会，）：房中这么多闲家具，如何行道？

【善财】：也是闲言语。

【guest】：hah，您比偶心直口快

【guest】（接【tiaoxin】：房中这么多闲家具，如何行道？）：行道 shi 什么家具？

【tiaoxin】：有时无声胜有声！

自吃一棒。

【guest】（接【善财】：呵呵，亏你还是江湖老客，致个问端也不会，）：再不好意思一下，左手握右手有啥好问的

【guest】：不是没事找事么？

【善财】：自有人疑着。

【雪山童子】（接【善财】：呵呵，亏你还是江湖老客，致个问端也不会，）：哈哈！伎死禅和，如麻似粟。

【善财】：哈哈

【gszy】：莫轻狂。

阿弥陀佛！

【古韵】（接【铁扫帚】：这就是“回互”手法吗？）：父严母慈。

【lvm】（接【铁扫帚】：这就是“回互”手法吗？）：手眼！手眼！

【云何】：手眼，手眼

【lc8315】：驴打滚，伤良农。农打驴，LVM，请道...哈哈....

【云何】：驴是好驴，只是瞎却一只眼，还是井觑驴吧

【lvm】（接【lc8315】：驴打滚，伤良农。农打驴，LVM，请道...哈哈....）：你竟是如此手眼！

【lc8315】：随缘施教，本是戏论。文佛唠叨，依样画芦。

【lvm】：哈哈！莫如说“依样画手眼”好。

【雪山童子】西西！手且不问，眼怎么画？

【lvm】：楼下的给你画了一个，但愿没有画瞎。

【雪山童子】：莫说画出的瞎！就是画不出的也瞎！

【lvm】：童子不瞎。

【雪山童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gszy】：眼睛不好，就到医院看看。或者.....

修治眼病咒。

阿弥陀佛！

【小水滴】（接【lvm】：童子不瞎。）：lvm 老师瞎不瞎？

【lvm】：问事即得，什么了退。

【雪山童子】：这老贼，赖有这一着！

【铁扫帚】（接【lvm】：问事即得，什么了退。）：问无所得，只进不退！

【淡如水】（接【雪山童子】：莫说画出的瞎！就是画不出的也瞎！）：0000000

爽.....

【莲明】：哈！手眼！手眼！

【淡如水】：（尸比）！！

继续.....放.....哈

【莲明】：嘿，老话：

你竟如此手眼！

【淡汝水】：西西．．．

鹦鹉学舌，算嘛？

【莲明】：唉唉

两重公案矣。

【sc】（接【lvm】：楼下的给你画了一个，但愿没有画瞎。）：手里有眼，画什么？

【lvm】：画【sc】。

【guest】（接【雪山童子】：西西！手且不问，眼怎么画？）：童子具眼

新年吉祥

【雪山童子】：瞎！！！

师兄新年快乐！！！

【lc8315】（接【lvm】：哈哈！莫如说“依样画手眼”好。）：诸位，若能当下“会”，应无“佛心经品亦通大随求陀罗尼”之缘起！！！

【铁扫帚】：啧啧，性空不碍缘起，缘起何碍性空呀。

【lc8315】：西瓜切两半，若不是西瓜，何不说东瓜。何处非净土！！！！

【铁扫帚】（接【lvm】：手眼！手眼！）：哈哈。

宏智禅师云：

影略门前倒刹竿，

个中消息授传难。

玲珑侍者能相委，

盘走明珠珠走盘。

【lc8315】：汝甚知：“向上一路”，此有一阶，请上！！！哈哈....

【铁扫帚】：啊呸！你这个人贩子！

【lc8315】：此是菩萨戏论。何不说个佛之戏论。

【铁扫帚】：哈哈，草贼大败。

【lc8315】：平等不二，许或不许。若色若空，脚跟稳否！！？？

【铁扫帚】：看来您脚不小，立足之地挺富裕。

【lc8315】：四臂观音，慈悲喜舍。马头明王，踏杀法界。

【铁扫帚】：无立足之地尚不被仰山禅师许可，何况有立足之地呢？

【lc8315】：“无立足之地”是天然，“有立足之地”是方便！后学依普贤愿。

【永光居士】（接【铁扫帚】：这就是“回互”手法吗？）：好比警察抓贼，贼头一露开枪便打，再露，再打。

若能做贼又不被枪打，也须“如井觑驴。”始得。

【会参禅的是骗子】：好比贼抓警察，警察一露头，你就招供，再露，再招供。

须知那个还不曾回到自己家的人是个贼，不是警察。

【lvm】：此处亦手眼。

【tnt】：何得没手没眼处？

【lvm】：恰在千手千眼处。

【今心】：千手千眼处是什么处？

【今心】：各位佛兄还有手眼也无？

【今心】：一切手眼无非直指“千手千眼”，倘顺语脉下搭东拉西扯，则总不恁么。

【永光居士】（接【lvm】：此处亦手眼。）：老师真会做贼

学生顶礼了。

【lvm】：亦手眼！↑亦手眼！

【永光居士】：喝！

且说来看，何处不是手眼？

【lc8315】：汝等应打杀，喂狗子。积福德。才得闻甚深密意！！

【lvm】：“喝”处不是手眼。

【云何】：引一句：隔壁桃花红又红

【雪山童子】：既然不是手眼，老师叫他什么？

【lvm】：哪个是正眼？

【雪山童子】：嘻嘻！您先告诉童子哪个不是正眼，我便答你。

【lvm】：莫乱捅！

【雪山童子】：正中要的！！！

祝老师万事吉祥！！！弟子给您叩头。

万事不来时，作么生？

【今心】：代师答：粘上死！

【雪山童子】：哈哈！知道了。谢老师！

【雪山童子】（接【lvm】：莫乱捅！）：哈哈！得令。

【vvvv】（接【lvm】：莫乱捅！）：一箭三中，老师真厉害。

【tnt】（接【lvm】：哪个是正眼？）：哈哈，掩耳急走过。

顶礼一切善知识。

【lc8315】（接【lvm】：“喝”处不是手眼。）：色即是空，何解？？？

【lvm】：风乎？马乎？牛乎？

【九〇】智门蚌月兔胎

垂示云：声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长时无间。净裸裸、赤洒洒，头髻松、耳卓朔。且道作么生？试举看。

【九〇】举：

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通身无影象。坐断天下人舌头。用体作什么？】

门云：蚌含明月。【光吞万象即且止，棒头正眼事如何？曲不藏直。雪上加霜又一重！】

僧云：如何是般若用？【倒退三千里！要用作什么？】

门云：兔子怀胎。【峻！苦瓠连根苦，甜瓜彻带甜。向光影中作活计。不出智门窠窟。若有个出来，且道是般若体？是般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智门道“蚌含明月，兔子怀胎”，都用中秋意。虽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云门会下尊宿，一句语须具三句。所谓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峻处，答这僧话，略露些子

锋铍，不妨奇特。虽然恁么，他古人终不去弄光影，只与尔指些路头教人见。

这僧问：“如何是般若体？”智门云：“蚌含明月。”汉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于水面浮，开口含月光，感而产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则珠多，无月则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门云：“兔子怀胎。”此意亦无异。兔属阴，中秋月生，开口吞其光，便乃怀胎，口中产儿。亦是有月则多，无月则少。他古人答处，无许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虽然恁么，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后人，去言句上作活计。

不见盘山道：“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复是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唤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里钉橛。古人道：“汝等诸人，六根门头昼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这里直须打叠六根下无一星事，净裸裸、赤洒洒地，方见此话落处。雪窦正恁么颂出：

一片虚凝绝谓情，【拟心即差，动念即隔。佛眼也觑不见。】

人天从此见空生。【须菩提好与三十棒，用这老汉作什么！设使须菩提，也倒退三千里！】

蚌含玄兔深深意，【也须是当人始得。有什么意，何须更用深深意！】

曾与禅家作战争。【千戈已息，天下太平。还会么？打云：阇黎吃得多少？】

“一片虚凝绝谓情”，雪窦一句便颂得好，自然见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个什么？只这一片虚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讨，也不必向别人求，自然常光现前。是处壁立千仞，绝谓情即是绝言谓情尘也。法眼《圆成实性颂》云：“理极忘情谓，如何得谕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遥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尘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又道：“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只此颂亦见一片虚凝绝谓情也。

“人天从此见空生”。不见须菩提岩中宴坐，诸天雨花赞叹。尊者云：“空中雨花赞叹，复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赞叹？”天云：“我重

尊者善说般若波罗蜜多。”尊者云：“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汝云何赞叹？”天云：“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又复动地雨花。看他须菩提善说般若，且不说体用。若于此见得，便可见智门道蚌含明月兔子怀胎。

古人意虽不在言句上，争奈答处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窦道“蚌含玄兔深深意”，到这里“曾与禅家作战争”。天下禅和子。闹浩浩地商量，未尝有一人梦见在。若要与智门雪窦同参，也须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圓悟禅师碧岩录卷第九（终）

【康康】：标题没法改，擅将老师文中第6行3字“兔”字改为“兔”字。

【lvm】：谢谢！应该是“兔”。

【铁扫帚】：如何是般若之相？

【lvm】：【铁扫帚】吃月饼。

【wshiyao】：无般若之相时，月饼何吃

【lvm】：月饼吃**【wshiyao】**

【wshiyao】：哈哈哈哈，果然是无手指月

【九一】盐官扇子犀牛

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离见，去缚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竖正法眼藏。也须十方齐应，八面玲珑。直到恁么田地，且道还有同得同证同死同生底么？试举看。

【九一】举：

盐官一日唤侍者：与我将犀牛扇子来。【打葛藤不少。何似这个。好个消息！】

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许。好个消息。道什么！】

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漏逗不少。幽州犹自可，最苦是新罗。和尚用犀牛儿作什么？】

侍者无对。【果然是个无孔铁锤。可惜许！】

投子云：不辞将出，恐头角不全。【似则似，争奈两头三面。也是说道理。】

雪窦拈云：我要不全底头角。【堪作何用。将错就错。】

石霜云：若还和尚即无也。【道什么！撞著鼻孔。】

雪窦拈云：犀牛儿犹在。【嶮！洎乎错认。收头去。】

资福画一圆相，于中书一“牛”字。【草蒿不劳拈出。弄影汉！】

雪窦拈云：适来为什么不将出【金[金+俞]不辨。也是草里汉！】

保福云：和尚年尊，别请人好。【僻地里骂官人。辞辛道苦作什么！】

雪窦拈云：可惜劳而无功。【兼身在内。也好与三十棒。灼然！】

盐官一日唤侍者：“与我将犀牛扇子来。”此事虽不在言句上，且要验人平生意气作略，又须得如此藉言而显，于腊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万境攸然，睹之不动，可谓无功之功、无力之力。盐官乃齐安禅师。

古时以犀牛角为扇。时盐官岂不知犀牛扇子破，故问侍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时中常在里许撞着磕着。盐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且道他要犀牛儿作什么？也只要验人知得落处也无。

投子云：“不辞将出，恐头角不全。”雪窦云：“我要不全底头角。”亦向句下便投机。

石霜云：“若还和尚即无也。”雪窦云：“犀牛儿犹在。”

资福画一圆相，于中书一“牛”字。为他承嗣仰山，平生爱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窦云：“适来为什么不将出？”又穿他鼻孔了也。

保福云：“和尚年尊，别请人好。”此语道得稳当。前三则语却易见，此一句语有远意。雪窦亦打破了也。山僧旧日在庆藏主处理会，道：“和尚年尊老耄，得头忘尾。”适来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儿，难为执侍，故云“别请人好”。雪窦云：“可惜劳而无功。”此皆是下语格式。古人见彻此事，各各虽不同，道得出来，百发百中，须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问着，只管作道理

计较。所以十二时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冻，求个证悟处。

看他雪窦颂一串云：

犀牛扇子用多时，【遇夏则凉、遇冬则暖。人人具足，为甚不知。阿谁不曾用！】

问着元来总不知。【知则知，会则不会。莫瞒人好！也怪别人不得。】

无限清风与头角，【在什么处？不向自己上会，向什么处会。天上天下，头角重生。是什么？无风起浪。】

尽同云雨去难追。【苍天苍天！也是失钱遭罪。】

雪窦复云：“若要清风再复，头角重生，【人人有个犀牛扇子，十二时中全得他力，因什么问着总不知？还道得么？】

请禅客各下一转语。”【盐官犹在。三转了也。】

问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也有一个半个。咄！也好推倒禅床。】

时有僧出云‘大众参堂去！’”【贼过后张弓。被夺却枪。前不构村，后不迭店。】

雪窦喝云：“抛钩钓鯢鲸。钓得个虾[虫+麻]。”便下座。【招得他恁么地。贼过后张弓。佛果自征此语云：“又直问尔诸人，这僧道‘大众参堂去’是会不会？若是不会，争解恁么道？若道会时，雪窦又道‘抛钩钓鯢鲸，只钓得个虾[虫+麻]’便下座，且道誦讹在什么处？试请参详看。”】

“犀牛扇子用多时，问着元来总不知。”人人有个犀牛扇子，十二时中，全得他力，为什么问着总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总不知，且道雪窦还知么？不见无著访文殊，吃茶次，文殊举起玻璃盏子云：“南方还有这个么？”著云：“无。”殊云：“寻常用什么吃茶？”著无语。若知得这个公案落处，便知得犀牛扇子有无限清风，亦见犀牛头角峥嵘。

四个老汉恁么道，如朝云暮雨一去难追。雪窦复云：“若要清风再复，头角重生，请禅客各下一转语。”问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时有一禅客出云：‘大众参堂去。’”这僧夺得主家权柄，道得也杀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与掀倒禅床。尔且道，这僧会犀

牛儿不会？若不会，却解恁么道。若会，雪窦因何不肯伊？为什么道‘抛钩钓鯢鲸，只钓得个虾[虫+麻]’，且道毕竟作么生？诸人无事，试拈掇看。

【：）】：让俺还牛，简单

一把揪着老和尚的鼻子——犀牛来乐！

【铁扫帚】：把破扇子交还不就得了？

【莲明】：捏捏扫帚兄的鼻子

【铁扫帚】：又是捏怪。

【莲明】：：（

【九二】文殊白槌如是

垂示云：动弦别曲，千载难逢。见兔放鹰，一时取俊。总一切语言为一句，摄大千沙界为一尘。同死同生，七穿八穴。还有证据者么？试举看。

【九二】举：

世尊一日升座。【宾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

文殊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子亲得。】

世尊便下座。【愁人莫向愁人说，说向愁人愁杀人。打鼓弄琵琶，相逢两会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这个消息。始从鹿野苑，终至拔提河，几曾用着金刚王宝剑。当时众中，若有衲僧气息底汉绰得去，免得他末后拈花，一场狼藉。世尊良久间，被文殊一拶，便下座。那时也有这个消息，释迦掩室，净名杜口。皆似此这个，则已说了也。

如肃宗问忠国师造无缝塔话，又如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之语，看他向上人行履，几曾入鬼窟里作

活计。有者道“意在默然处”，有者道“在良久处”。有言明无言底事，无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时说，说时默”。总恁么会，三生六十劫，也未梦见在！尔若便直下承当得去，更不见有凡有圣，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日日与三世诸佛把手共行。后面看雪窦自然见得，颂出：

列圣丛中作者知，【莫谤释迦老子好。还他临济德山。千个万个中，难得一个半个。】

法王法令不如斯。【随他走底，如麻似粟。三头两面。灼然能有几人到这里？】

会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难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闍黎定不是。】

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妨，第二第三槌总不要。当机一句作么生道？嶮！】

“列圣丛中作者知”，灵山八万大众，皆是列圣。文殊、普贤、乃至弥勒，主伴同会。须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处。雪窦意谓，列圣丛中，无一个人知有。若有个作家者，方知不恁么。何故文殊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雪窦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当时会中，若有个汉顶门具眼、肘后有符，向世尊未升座已前觑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

涅槃经云：“仙陀婆，一名四实：一者盐、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马。有一智臣善会四义，王若欲洒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盐；食讫奉器饮浆；欲出奉马。随意应用无差。”灼然须是个伶俐汉始得。只如僧问香严：“如何是王索仙陀婆？”严云：“过这边来。”僧过。严云：“钝置杀人！”又问赵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禅床，曲躬叉手。

当时若有个仙陀婆，向世尊未升座已前透去，犹较些子。世尊更升座，便下去，已是不着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钝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作么生是钝置处？

【丁零】：啥叫有言明无言底事，无言明有言底事？

【lvm】：哈哈！这里没“啥叫”。^o^

【小蚂蚁】：吃下秤砣铁了心 牛马相望不相逢

【丁零】：曲躬叉手是礼节吧？

【lvm】：是的。

【铁扫帚】：法王“如是”？法“如是”？

升座“如是”，升座前不“如是”？

【lvm】：【铁扫帚】的“如是”。

【grand】：【lvm】请道“个”同死同生句。

【grand】：对机，则平。不对机，罪过！！！哈哈...lvm有末后句，请道..

【lvm】：罪过！罪过！

【小蚂蚁】：对机 对机

【铁扫帚】：一石二鸟，您倒省劲。

借用岩头禅师名言：我与他同条生，不与他同条死。

【grand】：“同条生”，“同条死”。与“同死同生”，有何关联！！？？莫错会。

【铁扫帚】：我偏不和你同一个鼻孔出气。

【九三】大光与僧作舞

【九三】举：

僧问大光：长庆道“因斋庆赞”，意旨如何？【重光这漆桶。不妨疑着。不问不知。】

大光作舞。【莫赚杀人！依旧从前恁么来。】

僧礼拜。【又恁么去也。是则是，恐错会。】

光云：见个什么，便礼拜？【也好一撙。须辨过始得。】

僧作舞。【依样画猫儿。果然错会。弄光影汉。】

光云：这野狐精！【此恩难报。三十二祖只传这个。】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传这个些子，诸人还知落处么？若知，免得此过；若不知，依旧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裂转他鼻孔来瞒人。”若真个恁么，成何道理！

大光善能为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师，须与人抽钉拔楔、去粘解缚，方谓之善知识。大光作舞，这僧

礼拜，末后僧却作舞。大光云“这野狐精！”不是转这僧，毕竟不知的当，尔只管作舞，递相恁么，到几时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语截断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

雪窦只爱他道“这野狐精！”所以颂出。且道“这野狐精”与“藏头白，海头黑”是同是别？“这漆桶！”，又道“好师僧”，且道是同是别？还知么？触处逢渠！

雪窦颂云：

前箭犹轻后箭深，【百发百中。向什么处回避？】

谁云黄叶是黄金。【且作止啼。瞒得小儿，也无用处。】

曹溪波浪如相似，【弄泥团汉，有什么限！依样画猫儿，放行一路。】

无限平人被陆沈。【遇着活底人，带累天下衲僧摸索不着，带累闍黎出头不得。】

“前箭犹轻后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复云“这野狐精”，是后箭。此是从上来爪牙。

“谁云黄叶是黄金”。仰山示众云“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吾言。汝等无始劫来，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难顿拔。所以假设方便，夺汝粗识，如将黄叶止小儿啼、如将蜜果换苦葫芦相似。”古人权设方便为人，及其啼止，黄叶非金。世尊说一代时教，也只是止啼之说。“这野狐精”只要换他业识，于中也有权实、也有照用，方见有衲僧巴鼻。若会得如虎插翼。

“曹溪波浪如相似”。恍忽四方八面学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恁么。

“无限平人被陆沈”。有什么救处！

【净相妙涟】：请问：僧作舞与大光作舞有何不同？

【lvm】：前箭犹轻后箭深，谁云黄叶是黄金。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沈。

【莲明】（接【lvm】：前箭犹轻后箭深，谁云黄叶是黄金。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沈。）：老师又见个什么，便恁么作歌？

【lvm】：那不是雪窦颂么。

【莲明】：识字小童也这么说！

【lvm】：黄叶。

【莲明】：【瞒得小儿，也无用处。】

【善财】：官马相踏

【莲明】：放行一路！

【善财】：马焉相似，乌鸟则非。

【莲明】：一波才起一波沉

【善财】：。。

【心僧】（接【lvm】：那不是雪窦颂么。）：这野狐精！

【lvm】：野狐精在这里：

《五灯会元》

南岳下二世马祖一禅师法嗣百丈怀海禅师：

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随众听法。一日众退，唯老人不去。

师问：‘汝是何人？’

老人曰：‘某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某对云：“不落

因果。”遂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贵脱野狐身。’

师曰：‘汝问。’

老人曰：‘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

师曰：‘不昧因果。’

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曰：‘某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乞依亡僧津送。’

师令维那白椎告众，食后送亡僧。

大众聚议，一众皆安，涅槃堂又无病人，何故如是？’

食后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

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

黄檗便问：‘古人错祇对一转语，堕五百生野狐身。转转不错，合作个甚么？’

师曰：‘近前来！向汝道。’

檗近前，打师一掌。

师拍手笑曰：‘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

汾山举问仰山。

仰曰：‘黄檗常用此机。’

汾曰：‘汝道天生得，从人得？’

仰曰：‘亦是禀受师承，亦是自性宗通。’

洵曰：‘如是，如是。’

时洵山在会下作典座。

司马头陀举野狐话问典座：‘作么生？’

座撼门扇三下。

司马曰：‘太粗生。’

座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

今人颂曰：

不落不昧，本无忌讳。

忆往昔，

说别的气宇如王，谈这个藏囊盖被。

疑来疑去五百生，当机一语全崩溃。

从今后，

一条桺栗任纵横，野狐跳入金毛队。

【心僧】：前箭犹轻后箭深，谁云黄叶是黄金。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沈。

【vvvv】（接【lvm】：那不是雪窦颂么。）：既然是雪窦颂，为何老师唱着？

【lvm】：你也不得无份。

【vvvv】：无份什么？

【lvm】：“为何”什么？

【vvvv】：哈哈。老贼！老贼！

【vvvv】（接【lvm】：前箭犹轻后箭深，谁云黄叶是黄金。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沈。）：此深也？轻也？

【lvm】：“此”是什么？

【vvvv】：正要老师疑着。

【lvm】：^o^

【善财】：贼是小人，智过君子。

【vvvv】：老师！今天天热，给您把扇子。(递扇子一把)

【lvm】：别担心，不向你讨犀牛。

【莲明】：却拽老师鼻子出堂。

【lvm】（【莲明】：识字小童也这么说！）：黄金。

【莲明】（接【lvm】：黄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

【lvm】：果然！

【莲明】：老师果然是俺师！

【lvm】：莫！我怕拽鼻子。

【莲明】：小僧礼拜了退。

【莲明】（接【lvm】：果然！）：哈哈，老师什么心行！

【九四】楞严见与不见

垂示云：声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长时无间。净裸裸、赤洒洒，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狮子。则且置，且道：作么生是露地白牛？

【九四】举：

楞严经云：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好个消息。用见作什么！释迦老子漏逗不少。】

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咄！有甚闲工夫！不可教山僧作两头三面去也。】

若不见吾不见之地，【向什么处去也。钉铁橛相似。咄！】

自然非物。【按牛头吃草。更说什么口头声色！】

云何非汝！【说尔说我总没交涉。打云：还见释迦老子么？争奈古人不肯承当。打云：脚跟下自家看取。还会么？】

楞严经云：“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窦到此，引经文不尽，全引则可见。经云：“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辞多不录。

阿难意道：世界灯笼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唤作什么物，教我见佛意。世尊云：“我见香台。”阿难云：“我亦见香台，即是佛见。”世尊云：“我见香台则可知，我若不见香台时，尔作么生见。”阿难云：“我不见香台时，即是见佛。”佛云：“我云不见，自是我知。汝云不见，自是汝知。他人不见处，尔如何得知？”古人云：到这里只可自知，与人说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认见为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见时，如羚羊挂角，声响、踪迹、气息都绝，尔向什么处摸索！经意，初纵破、后夺破。

雪窦出教眼颂，亦不颂物，亦不颂见与不见，直只颂见佛也：

全象全牛翳不殊，【半边瞎汉。半开半合。扶篱摸壁作什么！一刀两段！】

从来作者共名模。【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犹自少在。】

如今要见黄头老，【咄！这老胡！瞎汉！在尔脚跟下。】

刹刹尘尘在半途。【脚跟下蹉过了也，更教山僧说什么！驴年还曾梦见么？】

“全象全牛翳不殊”，众盲模象，各说异端，出《涅槃经》。

僧问仰山：和尚见人问禅问道，便作一圆相，于中书“牛”字，意在于何？

仰山云：这个也是闲事。忽若会得，不从外来；忽若不会，决定不识。我且问尔，诸方老宿于尔身上指出那个是尔佛性。为复语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语不默底是，为复总是，为复总不是。尔若认语底是，如盲人摸着象尾；

若认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认不语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总不是，抛本象落在空见。如是众盲所见，只于象上名邈差别。尔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见觉是，亦莫道不是。祖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争得染尘埃。又云：道本无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见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见象得其全体，如佛见性亦然。

“全牛”者，出《庄子》。“庖丁解牛，未尝见其全牛，顺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须下手，才举目时，头角蹄肉一时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刀利如新发于硎。”谓之“全牛”。虽然如此奇特，雪窦道：纵使得如此，全象全牛与眼中翳更不殊！

“从来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里头摸索不着。自从迦叶乃至西天此土祖师、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

雪窦直截道“如今要见黄头老”，所以道，要见即便见，更要寻觅方见，则千里万里也。黄头老，乃黄面老子也，尔如今要见。

“刹刹尘尘在半途”。寻常道，一尘一尘刹，一叶一释迦。尽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只向一尘中见。当恁么时，犹在半途，那边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么处？释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么生说得！

【莲明】：请教老师：“经意，初纵破、后夺破。”怎么讲？

【lvm】：如今要见黄头老，刹刹尘尘在半途。

纵破：

“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

夺破：

“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莲明】：老师，要不就慈悲在这里扯扯算了，这个好象比较难体会。

直说不太可能了。俺举个比喻，是否类似这样：

纵破就比如给你劈开，让你伸头看看竹子里面是空的。

夺破就比如把竹子等夺走，让你无一物依附，切实体会到底是咋回事。

另，能否请老师慈悲解释一下这见不见的经文。

【lvm】：纵有“放纵”的意思，先同意你，再破。夺就不用说了吧。

“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大意是：我看见一件东西，你也看见了这件东西，你就认为你也看见了我的“见”。也就是说，咱俩都看见了，你认为那就是见我。**【以上纵破，以下夺破】**那么，我不看时，你怎么看不到我的“不见”呢！若你看见了我的“不见”，那我的“不见”就不是“不见”了（因为能被你看见嘛）。若你看不见我的“不见”，那只能说，我的“不见”不是一件东西（我的“见”自然也就不是一件东西咯），怎么能说“那不是你”呢！

【莲明】：谢谢！

“不弄精魂便不识，不识便不透，”

【九五】长庆说如来语

垂示云：有佛处不得住，住着头角生。无佛处急走过，不走过草深一丈。直饶净裸裸赤洒洒，事外无机、机外无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总不恁么，作么生行履？试举看。

【九五】举：

长庆有时云：“宁说阿罗汉有三毒，【焦谷不生芽。】

不说如来有二种语。【已是谤释迦老子了。】

不道如来无语，【犹自颠预。早是七穿八穴。】

只是无二种语。”【周由者也。说什么！第三第四种。】

保福云：“作么生是如来语？”【好一拶。道什么！】

庆云：“聋人争得闻！”【望空启告。七花八裂。】

保福云：“情知尔向第二头道。”【争瞒得明眼人。
裂转鼻孔。何止第二头。】

庆云：“作么生是如来语？”【错！却较些子。】

保福云：“吃茶去。”【领。复云：“还会么？”蹉
过了也。】

长庆、保福，在雪峰会下，常互相举觉商量。

一日，平常如此说话云：“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梵语阿罗汉，此云杀贼，以功能彰名，能断九九八十一品烦恼，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此是无学阿罗汉位。三毒即是贪嗔痴根本烦恼，八十一品，尚自断尽，何况三毒！长庆道：“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大意要显如来无不实语。

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世尊三百余会，观机逗教，应病与药，万种千般说法，毕竟无二种语。他意到这里，诸人作么生见得？佛以一音演说法，则不无。长庆要且未梦见如来语在，何故大似人说食终不能饱。

保福见他平地上说教，遂问：“作么生是如来语？”
庆云：“聋人争得闻！”这汉知他几时在鬼窟里作活计来也。

保福云：“情知尔向第二头道。”果中其言。

却问师兄：“作么生是如来语？”福云：“吃茶去。”枪头倒被别人夺却了也！大小长庆。失钱遭罪。

且问诸人，如来语还有“几个”？！须知恁么见得，方见这两个汉败缺，子细检点将来，尽合吃棒。

放一线道与他理会。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长庆道得不是。”只管随语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转处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长庆当时不便用。所以落第二头。保福云。吃茶去。便是第一头。若只恁口看。到弥勒下生。也不见古人意。若是作家，终不作这般见解。跳出这窠窟，向上自有一条路。尔若道“聋人争得闻”有什么不是处，保福云“吃茶去”有什么是处？转没交涉。是故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这因缘与“遍身是、通身是”因缘一般，无尔计较是非处。须是尔脚跟下净裸裸地，方见古人相相处。

五祖老师云，如马前相扑相似，须是眼辨手亲。这个公案若以正眼观之，俱无得失处。辨个得失，无亲疏处。分个亲疏，长庆也须礼拜保福始得。何故这个些子巧处，用得好如电转星飞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

颂云：

头兮第一第二，【我王库中无如是事。古今榜样。随邪逐恶作什么！】

卧龙不鉴止水。【同道方知。】

无处有月波澄，【四海孤舟独自行。徒劳卜度。讨什么碗！】

有处无风浪起。【吓杀人。还觉寒毛卓竖么。打云：来也！】

棱禅客，棱禅客，【勾贼破家。闹市里莫出头。失钱遭罪。】

三月禹门遭点额。【退己让人。万中无一。只得饮气吞声。】

“头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会第一第二，正是死水里作活计。这个机巧，尔只作第一第二会，且摸索不着

在。雪窦云：“卧龙不鉴止水。”死水里岂有龙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里作活计。须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处，方有龙藏，正似前头云“澄潭不许苍龙蟠”。不见道：“死水不藏龙。”又道：“卧龙长怖碧潭清。”所以道，无龙处有月波澄，风恬浪静。有龙处无风起浪，大似保福道“吃茶去”，正是无风起浪。

雪窦到这里。一时与尔打叠情解颂了也。他有余韵，教成文理，依前就里头，着一只眼，也不妨奇特。却道：“棱禅客，棱禅客，三月禹门遭点额。”长庆虽是透龙门底龙，却被保福蓦头一点。

【小斑】：可否这样说？

“作么生是如来语？”

1、云：“聒人争得闻！” **【如来禅】**

2、云：“吃茶去。” **【祖师禅】**

【lvm】：哈哈！虽有道理，恐不是仰山的本怀。

【小水滴】：如何是仰山的本怀？

【lvm】：哦！是说“祖师禅”一词的出处。

在仰山以前，“如来禅”一词就已经有了。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永嘉禅师《证道歌》

永嘉时，还没有“祖师禅”一词，所以“如来禅”一开始并不是与“祖师禅”相对而说。“如来禅”一开始的含义其实就是后来“祖师禅”的含义。

“如来禅”一词沿用久了，逐渐有了“教”的味道。到了仰山，他就突然冒出“祖师禅”一词来——“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

仰山时的“祖师禅”与永嘉时的“如来禅”，在各自的当时，其实并无二致。都是后人把理论思维加进去，逐渐就成了“教义”。

降及近代，“如来禅、祖师禅”几乎成了系统理论，已经很难找到永嘉时、仰山时的语境与含义了。所以我说“恐不是仰山的本怀。”

【小斑】：如果用宗门武库，怎么答复他？

【lvm】：果然“聋人争得闻”。

【小水滴】：我王库中无二等剑

【小斑】：吃茶去！

【九六】赵州真佛不渡

【九六】举：

赵州示众三转语。【道什么！三段不同。】

赵州示此三转语了，末后却云“真佛屋里坐”，这一句忒杀郎当。他古人出一只眼垂手接人，略借此语通个消息。要为人，尔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窦嫌他末后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颂三句。泥佛若渡水，则烂却了也；金佛若渡炉中，则镕却了也；木佛若渡火，便烧却了也。有什么难会！雪窦一百则颂古，计较葛藤，唯此三颂直下有衲僧气息。只是这颂也不妨难会，尔若透得此三颂，便许尔罢参。

泥佛不渡水，【浸烂鼻孔。无风起浪。】

神光照天地。【干他什么事！见兔放鹰。】

立雪如未休，【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将错就错。阿谁曾见尔来！】

何人不雕伪。【入寺看额。二六时中走上走下是什么？阇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这一句颂分明了，且道为什么却引神光？

二祖初生时，神光烛室亘于霄汉。又一夕神人现，谓二祖曰：“何久于此，汝当得道时至，宜即南之。”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极群书，每叹曰，孔老之教祖述风规。近闻达磨大师住少林，乃往彼晨夕参扣，达磨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光自忖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于砌下，迟明积雪过膝。达磨悯之曰：“汝立雪于此，当求何事？”二祖悲泪曰：“惟愿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磨曰：“诸佛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无有是处。”二祖闻诲励，向道益切，潜取利刀，自断左臂，致于达磨前。磨知是法器，遂问曰：“汝立雪断臂，当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师安心。”磨曰：“将心来，与汝安。”祖曰：“觅心了不可得。”达磨云：“与汝安心竟。”

后达磨为易其名曰慧可。后接得三祖灿大师。既传法，隐于舒州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沙汰僧。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无人知者。宣律

师《高僧传》，载二祖事不详。《三祖传》云，二祖妙法不传于世，赖值末后依前悟他当时立雪。所以雪窦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伪。”立雪若未休，足恭谄诈之人皆效之，一时只成雕伪，则是谄诈之徒也。

雪颂“泥佛不渡水”，为什么却引这因缘来用？他参得意根下无一星事，净裸裸地方颂得如此。五祖寻常教人看此三颂，岂不见洞山初和尚有颂示众云：“五台山上云蒸饭，古佛堂前狗尿天，刹竿头上煎[飯-反+追]子，三个胡孙夜簸钱。”又杜顺和尚道：“怀州牛吃禾，益州马腹胀。天下觅医人，灸猪左膊上。”又傅大士颂云：“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机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应须和。”若会得此语，便会他雪窦颂。

金佛不渡鑪，【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人来访紫胡。【又恁么去也！只恐丧身失命。】

牌中数个字，【不识字底猫儿也无话会处。天下衲僧插嘴不得。只恐丧身失命。】

清风何处无。【又恁么去也！头上漫漫，脚下漫漫。
又云：来也！】

“金佛不渡鑪，人来访紫胡。”此一句亦颂了也，为什么却引人来访紫胡？须是作家鑪鞴始得。紫胡和尚，山门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头，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拟议则丧身失命！”凡见新到便喝云：“看狗！”僧才回首，紫胡便归方丈。且道为什么却咬赵州不得？紫胡又一夕夜深，于后架叫云：“捉贼！捉贼！”黑地逢着一僧，拦胸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则是，只是不肯承当。”尔若会得这话，便许尔咬杀一切人，处处清风凛凛。若也未然，牌中数个字，决定不奈何！若要见他，但透得尽方见。颂云：

木佛不渡火，【烧却了也。唯我能知。】

常思破灶堕。【东行西行，有何不可。癞儿牵伴。】

杖子忽击着，【在山僧手里。山僧不用人。阿谁手里无？】

方知辜负我。【似尔相似，摸索不着。有什么用处。苍天！苍天！三十年后始得。宁可永劫沉沦，不求诸圣解脱。若向个里荐得，未免辜负。作么生得不辜负去？拄杖子未免在别人手里。】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灶堕。”此一句亦颂了，雪窦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灶堕。嵩山破灶堕和尚不称姓字，言行叵测，隐居嵩山。一日领徒入山坞间，有庙甚灵，殿中唯安一灶，远近祭祀不辍，烹杀物命甚多。师入庙中，以拄杖敲灶三下云：“咄！汝本塼土合成，灵从何来？圣从何起？恁么烹杀物命！”又乃击三下，灶乃自倾破堕落。须臾有一人，青衣峨冠，忽然立师前设拜曰：“我乃灶神，久受业报。今日蒙师说无生法，已脱此处，生在天中。特来致谢！”师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没。侍者曰：“某甲等久参侍和尚，未蒙指示，灶神得何径旨，便乃生天？”师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塼土合成，灵从何来？圣从何起？”侍僧俱无对。师云：“会么？”僧云：“不会。”师云：“礼拜着。”僧礼拜。师云：“破也！破也！堕也！堕也！”侍者忽然大悟。

后有僧举似安国师，师叹云：“此子会尽物我一如。”灶神悟此，则故是，其僧乃五蕴成身，亦云破也堕也，二俱开悟。且四大五蕴与塼瓦泥土，是同是别？既是如此，雪窦为什么道：“杖子忽击着，方知辜负我”，因甚却成个辜负去？只是未得拄杖子在。

且道雪窦颂“木佛不渡火”，为什么却引破灶堕公案？老僧直截与尔说，他意只是绝得失情尘意想，净裸裸地，自然见他亲切处也。

【九七】雪窦明珠在掌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举一明三，犹乖宗旨。直得天地徙变、四方绝唱、雷奔电驰、云行雨骤、倾湫倒嶽、瓮泻盆倾。也未提得一半在。还有解转天关、能移地轴底么？试举看。

【九七】举：

《金刚经》云：若为人轻贱，【放一线道，又且何妨。】

是人先世罪业，【驴驼马载。】

应堕恶道。【陷堕了也！】

以今世人轻贱故，【酬本及末。只得忍受。】

先世罪业，【向什么处摸索！种谷不生豆苗。】

则为消灭。【雪上加霜又一重。如汤消冰。】

《金刚经》云：“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只据平常讲究，乃经中常论。雪窦拈来颂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

里活计。昭明太子科此一分，为“能净业障”。教中大意说此经灵验，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狱业，为善力强，未受。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此经故能消无量劫来罪业，转重成轻，转轻不受，复得佛果菩提。据教家，转此二十余张经，便唤作持经。有什么交涉！有底道：“经自有灵验。”若恁么，尔试将一卷放在闲处，看他有感应也无！

法眼云。证佛地者，名“持此经”。经中云：“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且道唤什么作此经？莫是黄卷赤轴底是么？且莫错认定盘星！“金刚”谕于法体坚固，故物不能坏。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拟山则山摧，拟海则海竭。就谕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种：一、实相般若；二、观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实相般若者，即是真智，乃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净裸裸、赤洒洒者是。观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时中放光动地、闻声见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诠文字，即如今说者听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经”，又道“手不执经卷，常转如是经”。若据此经灵验，何止转重令轻、转轻不受，设使敌圣功能，未为奇特。

不见庞居士听讲《金刚经》，问座主曰：“俗人敢有小问，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请问。”士云：“无我相、无人相，既无我人相，教阿谁讲、阿谁听？”座主无对，却云：“某甲依文解义，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颂云：“无我亦无人，作么有疏亲。劝君休历座，争似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我闻并信受，总是假称名。”此颂最好，分明一时说了也。

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此四句偈义，全同证佛地者，名持此经。又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亦是四句偈，但中间取其义全者。

僧问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话堕也不知！”

雪窦于此经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经者，即是诸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若据祖令当行，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亦斩为三段。三世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这里设使有万种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转经，都不知是个什么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转得多少，只认黄卷赤轴，巡行数墨。殊不知全从自己本心上起，这个唯是转处些子。

大珠和尚云：向空屋里堆数函经看，他放光么！只以自家一念发底心是功德。何故？万法皆出于自心。一念是灵，既灵即通，既通即变。古人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若见得彻去，即是真如。忽未见得，且道作么生唤作真如！

《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尔若识得去，逢境遇缘，为主为宗。若未能明得，且伏听处分。雪窦出眼颂大，概要明经灵验也。颂云：

明珠在掌，【上通霄汉，下彻黄泉。道什么！四边諠訛，八面玲珑。】

有功者赏。【多少分明。随他去也。忽若无功时作么生赏？】

胡汉不来，【内外绝消息。犹较些子。】

全无伎俩。【展转没交涉。向什么处摸索。打破漆桶来相见。】

伎俩既无，【休去！歇去！阿谁恁么道？】

波旬失途。【勘破了也。这外道魔王！寻踪迹不见。】

瞿昙瞿昙，【佛眼觑不见。咄！】

识我也无。【咄！勘破了也。】

复云：勘破了也！【一棒一条痕。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赏。若有人持得此经，有功验者，则以珠赏之。他得此珠，自然会用，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万象森罗，纵横显现。此是有功勋。法眼云：证佛地者，名持此经。此两句颂公案毕。

胡汉不来，全无伎俩。雪窦裂转鼻孔，也有胡汉来，则教尔现，若忽胡汉俱不来时，又且如何！到这里，佛眼也觑不见。且道是功勋、是罪业？是胡、是汉？直似羚羊挂角，莫道声响，踪迹气息也无，向什么处摸索！至使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无门。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觅他踪迹不见。一日厨前抛撒米面，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践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见，便礼拜。

雪窦道，伎俩既无，若到此无伎俩处，波旬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众生为赤子，若有一人发心修行，波旬宫

殿为之振裂，他便来恼乱修行者。雪窦道，直饶波旬恁么来，也须教失却途路，无近傍处。

雪窦更自点胸云，瞿昙瞿昙，识我也无。莫道是波旬，任是佛来，还识我也无？释迦老子尚自不见，诸人向什么处摸索！

复云，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窦勘破瞿昙？瞿昙勘破雪窦？具眼者，试定当看。

【策篱王】：删除前两句，是不是更爽？

雪窦禅师：

胡汉不来，

全无伎俩。

伎俩既无，

波旬失途。

瞿昙瞿昙，

识我也无。

(删：明珠在掌，有功者赏。)

【菩提树】：与笨篱兄探讨，请 LVM 老师指正。

1、胡汉不来汝（删除前两句，是不是更爽）何来？ -
--正是有功者赏！

2、有功者赏！ ---无功者胡汉不来！

3、喝！说什么有无来去！ ---尽管来！

【lvm】：全无技俩。

【笨篱王】（接【菩提树】：与笨篱兄探讨，请 LVM 老师指正。）：明珠在掌——体，有功者赏——用。

嘿嘿，真的是压根儿删除不掉的。

【lvm】（接【笨篱王】：删除前两句，是不是更爽？）：如果你要删掉，就会发现，那根本不是能删的，如影随形。

如果你要抓住它不放，就会发现，那根本不是能抓住的，了不可得。

【笨篱王】：这颗明珠呢？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这颗明珠是不是还有“尘劳”的痕迹？

【lvm】：“胡汉不来，全无技俩。”

【策篱王】：两战失利。

倒是让我漏出了 poding

【心僧】（接【lvm】：如果你要删掉，就会发现，那根本不是能删的，如影随形。）：哈哈！老师，我给乱拼凑一下：

《金刚经》云：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

*如果你要删掉，就会发现，那根本不是能删的，如影随形。

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

*如果你要抓住它不放，就会发现，那根本不是能抓住的，了不可得。

【菩提树】（接【心僧】：哈哈！老师，我给乱拼凑一下：）：病人还没见，就下药！

【善财】：哈哈，莫非这就是师兄见处么？

【心僧】：复云：勘破了也！

明珠在掌，

有功者赏。

胡汉不来，

全无技俩。

伎俩既无，

波旬失途。

瞿昙瞿昙，

识我也无。

【小水滴】（接【心僧】：复云：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窦勘破瞿昙？瞿昙勘破雪窦？

【心僧】：是你堪破了我。

【lvm】（接【心僧】：哈哈！老师，我给乱拼凑一下：）：哈哈！果然乱拼凑。

【九八】天平早知两错

垂示云：一夏唠唠打葛藤，几乎绊倒五湖僧。金刚宝剑当头截，始觉从来百不能。且道作么生是金刚宝剑？眨上眉毛，试请露锋铓看。

【九八】举：

天平和尚行脚时，参西院，常云：莫道会佛法，觅个举话人也无。【漏逗不少！这汉是则是，争奈灵龟曳尾。】

一日，西院遥见，召云：从漪。【饶钩搭索了也！】

平举头。【着！两重公案。】

西院云：错！【也须是炉里锻过始得。劈腹剜心。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

平行三两步。【已是半前落后！这汉泥里洗土块。】

西院又云：错！【劈腹剜心。人皆唤作两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水、如金博金。】

平近前。【依前不知落处。展转摸索不着。】

西院云：适来这两错，是西院错？是上座错？【前箭犹轻后箭深。】

平云：从漪错。【错认马鞍桥唤作爷下额。以恁么衲僧，打杀千个万个，有什么罪！】

西院云：错！【雪上加霜】

平休去。【错认定盘星。果然不知落处。轩知尔鼻孔在别人手里。】

西院云：且在这里过夏，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西院寻常脊梁硬似铁，当时何不赶将出去。】

平当时便行。【也似衲僧。似则似，是则未是。】

后住院谓众云：【贫儿思旧债。也须是点过。】

我当初行脚时，被业风吹，到思明长老处，连下两错，更留我过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么时错，我发足向南方去时，早知道错了也。【争奈这两错何！千错万错，争奈没交涉。转见郎当愁杀人。】

思明先参大觉，后承嗣前宝寿。一日问：“踏破化城来时如何？”寿云：“利剑不斩死汉。”明云：“斩！”寿便打。思明十回道“斩”，寿十回打云：“这汉着甚死

急！将个死尸，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时有一僧问宝寿云：“适来问话底僧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宝寿亦打赶出这僧。且道宝寿亦赶这僧，唯当道他说是说非？且别有道理？意作么生？后来俱承嗣宝寿。

思明一日出见南院，院问云：“甚处来？”明云：“许州来。”院云：“将得什么来？”明云：“将得个江西剃刀，献与和尚。”院云：“既从许州来，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明把院手掏一掏。院云：“侍者收取。”思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刺刺！阿刺刺！”

天平曾参进山主来，为他到诸方，参得些萝卜头禅在肚皮里，到处便轻开大口道：“我会禅会道。”常云：“莫道会佛法，觅个举话人也无。”屎臭气薰人，只管放轻薄。且如诸佛未出世、祖师未西来]未有问答、未有公案已前，还有禅道么！古人事不获已，对机垂示，后人唤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后来阿难问迦叶：“世尊传金襴外，别传何法？”迦叶云：“阿难。”阿难应诺。迦叶云：“倒却门前刹竿着。”只如未拈花、阿难未问已前，甚处得公案来！只管被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会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来连下两错，直得周惶惶怖分疏不下，前不构村后不

迭店。有者道：“说个西来意，早错了也。”殊不知，西院这两错落处，诸人且道落在什么处？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

天平举头，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错”，他却不得当阳用处，只道我肚皮里有禅，莫管他。

又行三两步，西院又云“错”，却依旧黑漫漫地。

天平近前，西院云：“适来两错，是西院错？是上座错？”

天平云：“从漪错。”且喜没交涉！已是第七第八头了也！

西院云：“且在这里度夏，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

天平当时便行。似则也似，是则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赶不上。虽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气息。

天平后住院谓众云：“我当初行脚时，被业风吹到思明和尚处，连下两错，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么时错，我发足向南方去时，早知道错了也！”这汉也杀道，只是落第七第八头，料掉没交涉！如今人闻他道“发足向南方去时，早知道错了也”，便去卜度道：“未

行脚时，自无许多佛法禅道。及至行脚，被诸方热瞒。不可未行脚时唤地作天、唤山作水，幸无一星事。”若总恁么作流俗见解，何不买一片帽戴大家过时！有什么用处！佛法不是这个道理。

若论此事，岂有许多般葛藤！尔若道我会他不会，担一檐禅，绕天下走。被明眼人勘破，一点也使不着。雪窦正如此颂出：

禅家流，【漆桶！一状领过。】

爱轻薄，【也有些子。呵佛骂祖，如麻似粟。】

满肚参来用不着。【只宜有用处。方木不逗圆孔。阇黎与他同参。】

堪悲堪笑天平老，【天下衲僧跳不出。不怕旁人攒眉，也得人钝闷。】

却谓当初悔行脚。【未行脚已前错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用。一笔勾下。】

错！错！【是什么？雪窦已错下名言了也。】

西院清风顿销铄。【西院在什么处！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诸佛，天下老和尚，亦须倒退三千始得。于斯会得，许尔天下横行。】

复云：忽有个衲僧出云“错！”【一状领过。犹较些子】

雪窦错，何似天平错？【西院又出世。据款结案。总没交涉。且道毕竟如何？打云：错！】

“禅家流，爱轻薄，满肚参来用不着。”这汉会则会，只是用不得。寻常目视云霄道，他会得多少禅。及至向烘炉里才烹，元来一点使不着。五祖先师道，有一般人参禅，如琉璃瓶里捣糍糕相似，更动转不得，抖擞不出，触着便破。若要活泼泼地，但参皮壳漏子禅，直向高山，扑将下来，亦不破亦不坏。古人道，设使言前荐得，犹是滞壳迷封。直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

“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谓当初悔行脚。”雪窦道，堪悲他对人说不出，堪笑他会一肚皮禅，更使些子不着。

“错！错！”这两错，有者道“天平不会错”，又有底道“无语底是错”。有什么交涉！殊不知，这两错，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是他向上人行履处，如仗剑斩人，

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断。若向此剑刃上行得，便七纵八横。

若会得两错，便可以见“西院清风顿销铄。”

雪窦上堂，举此话了，意道“错！”。我且问尔，雪窦这两错，何似天平错？且参三十年！

【莲明】：西院唠唠两错。

西院云：且在这里过夏，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

天平何不当即掉头回来，摊开双手云：好啊，看看和尚怎么商量这两错！

【lvm】：错！

适来这一错，是你错？还是我错？

【莲明】：哈哈！

所以云：莫道会佛法，觅个举话人也无！

【lvm】：^o^ 你是天平的知音。

【莲明】：兜头恶水！

【雪山童子】（接【lvm】：错！）：再犯不容！

【疑着】：请教：若是喊佛祖一声，佛祖会不会应？

一日，西院遥见，召云：从漪。【铙钩搭索了也！】

平举头。【着！两重公案。】

【lvm】：疑着。

【疑着】：这老汉已应了也。

【JQK】：果然疑着！

【策篱王】：这西院和岩头禅师是什么关系？

【lvm】：哦！这个公案牵涉到的人，还有岩头，内见谱系：

六祖



青原行思南岳怀让



石头希迁马祖道一



天皇道悟百丈怀海



龙潭崇信黄檗希运



德山宣鉴临济义玄



岩头全𪚗雪峰义存宝寿沼(前宝寿)兴化存奖魏府大觉和尚



玄沙师备西院思明南院慧颺



罗汉桂琛



清凉文益清溪洪进



崇寿契稠天平从漪



资国圆进

山主

【策篱王】：为什么题目说天平“早知两错”？

错在哪里？

【lvm】（接【策篱王】：为什么题目说天平“早知两错”？）：题目是我弄的，如果不合适，咱们就修改。

错在哪里？

*贫儿思旧债。

禅家流，爱轻薄，

满肚参来用不着。

堪悲堪笑天平老，

却谓当初悔行脚。

错！错！

西院清风顿销铄。

【井中月】：西院两错天平老！

【策篱王】：“贫儿思旧债”，看口型象是说我呢。

“贫儿思旧债”，是啥意思？

【lvm】：不是说你的。

.....

后住院谓众云：【贫儿思旧债。也须是点过。】

.....

【策篱王】：愣是挤不出这老汉的水分来。

不像我，整天在论坛上湿漉漉的。

【lvm】：倾湫倒岳了也！

【gszy】：莫教湿却袈裟角.阿弥陀佛！

【lvm】：^o^

【SEAN】：「从漪」是什么意思？人名吗？

【小斑】：我查了一下，是天平禅师的名字。

词语来源：中华佛教

【天平从漪禅师】

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僧问：“如何得出三界？”

师曰：“将三界来与汝出。”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

师曰：“显露地。”

问：“如何是佛？”

师曰：“不指天地。”

曰：“为甚么不指天地？”

师曰：“唯我独尊。”

问：“如何是天平？”

师曰：“八凹九凸。”

问：“洞深杳杳清溪水，饮者如何不升坠？”

师曰：“更梦见甚么？”

问：“大众云集，合谭何事？”

师曰：“香烟起处森罗见。”

【九九】国师十身调御

垂示云：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作略箭锋相拄。遍界不藏，远近齐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么人境界？试举看。

【九九】举：

肃宗帝问忠问师：如何是十身调御？【作家君王，大唐天子，也合知恁么。头上卷轮冠，脚下无忧履。】

国师云：檀越踏毗卢顶上行。【须弥那畔把手共行。犹有这个在。】

帝云：寡人不会。【何不领话？可惜许！好彩不付。帝当时便喝，更用会，作什么？】

国师云：莫认自己清净法身。【虽然葛藤，却有出身处。醉后郎当愁杀人。】

肃宗皇帝在东宫时已参忠国师，后来即位，敬之愈笃，出入迎送躬自捧车辇。一日致个问端来，问国师云：“如何是十身调御？”师云：“檀越踏毗卢顶上行。”国师平生，一条脊梁骨硬如生铁。及至帝王面前，如烂泥相

似。虽然答得廉纤，却有个好处。他道，尔要会得，檀越须是向毗卢顶额上行始得。他却不荐，更道：“寡人不会。”国师后面，忒杀郎当落草，更注头上底一句云：“莫错认自己清净法身。”所谓人人具足，个个圆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敌。不见道，善为师者，应机设教，看风使帆。若只僻守一隅，岂能回互。看他黄檗老善能接人，遇着临济，三回便痛施六十棒，临济当下便会去。及至为裴相国，葛藤忒杀，此岂不是善为人师。

忠国师善巧方便，接肃宗帝，盖为他有八面受敌底手段。十身调御者，即是十种他受用身，法报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据法身，则一片虚凝，灵明寂照。

太原孚上座，在扬州光孝寺讲涅槃经。有游方僧，即夹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听讲。讲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广谈法身妙理，典座忽然失笑，孚乃目顾。讲罢令请禅者，问云：“某素智狭劣，依文解义。适来讲次，见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乏处，请上人说。”典座云：“座主不问，即不敢说。座主既问，则不可不言。某实是笑座主不识法身。”孚云：“如此解说，何处不是？”典座云：“请座主更说一遍。”孚曰：“法身之理，犹若太虚，竖

穷三际，横亘十方，弥纶八极，包括二仪，随缘赴感，靡不周遍。”典座曰：“不道座主说不是，只识得法身量边事，实未识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禅者当为我说。”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暂辍讲旬日，于静室中端然静虑，收心摄念，善恶诸缘一时放却，自穷究看。”孚一依所言，从初夜至五更，闻鼓角鸣，忽然契悟，便去叩禅者门。典座曰：“阿谁？”孚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传持大教，代佛说法，夜半为什么醉酒卧街？”孚曰：“自来讲经，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从今日已后，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汉，岂只去认个昭昭灵灵，落在驴前马后。须是打破业识，无一丝毫头可得，犹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但识常寂灭底，莫认声色，但识灵知，莫认妄想。所以道：“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达磨问二祖：“汝立雪断臂，当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师安心。”磨云：“将心来，与汝安。”祖曰：“觅心了不可得。”磨曰：“与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领悟。且道，正当恁么时，法身在什么处？

长沙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如今人只认得个昭昭灵灵，便瞪眼努目弄精魂，有什么交涉！

只如他道“莫认自己清净法身”，且如自己法身，尔也未梦见在，更说什么“莫认”！教家以清净法身为极则，为什么却不教人认？不见道“认着依前还不是”，咄！好便与棒。会得此意者，始会他道“莫认自己清净法身”。雪窦嫌他老婆心切，争奈烂泥里有刺。岂不见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谓玄路、鸟道、展手。初机学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问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未审如何是鸟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须足下无私去。”僧云：“只如行鸟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山云：“阇黎因什么颠倒？”僧云：“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处？”山云：“若不颠倒，为什么认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来面目？”山云：“不行鸟道。”须是见倒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应。直下打叠，教削迹吞声，犹是衲僧门下沙弥童行见解在。更须回首尘劳，繁兴大用始得。

雪窦颂云。

一国之师亦强名，【何必空花水月！风过树头摇。】

南阳独许振嘉声。【果然坐断要津。千个万个中难得一个半个。】

大唐扶得真天子，【可怜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瞎衲僧济什么事。】

曾踏毗卢顶上行。【一切人何不恁么去。直得天上天下。上座作么生踏？】

铁锤击碎黄金骨，【畅快平生。已在言前。】

天地之间更何物。【茫茫四海少知音。全身担荷。撒沙撒土。】

三千刹海夜沉沉，【高着眼。把定封疆。尔待入鬼窟里去那。】

不知谁入苍龙窟。【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也。还会么？咄！诸人鼻孔被雪窦穿了也。莫错认自己清净法身。】

“一国之师亦强名，南阳独许振嘉声”。此颂一似个真赞相似。不见道，至人无名，唤作国师，亦是强安名了。国师之道，不可比伦。善能恁么接人，独许南阳是个作家。

“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卢顶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脑，须是向毗卢顶上行，方见此十身调御。佛，谓之调御，便是十号之一数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亿身，大纲只是一身。

这一颂却易说。后颂他道“莫认自己清净法身”，颂得水洒不着，直是难下口说。

“铁锤击碎黄金骨”，此颂“莫认自己清净法身”，雪窦忒杀赞叹他。黄金骨一锤击碎了也，“天地之间更何物”，直须净裸裸、赤洒洒，更无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风光。一似“三千刹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无边刹，一刹有一海。正当夜静更深时，天地一时澄澄地，且道是什么？切忌作闭目合眼会。若恁么会，正堕在毒海。“不知谁入苍龙窟”，展脚缩脚，且道是谁？诸人鼻孔，一时被雪窦穿却了也。

【策篱王】：请教洞山接人三路有何不同？

【九九】国师十身调御

“岂不见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谓玄路、鸟道、展手。”

【lvm】：你这句话正好三路：

“有何不同”——**玄路；**

“三路”——**鸟道；**

“接人”——**展手。**

【策篱王】：三路是鸟道，可否说一路即是三路？

【lvm】：哈哈！如木御虫。

【策篱王】：憋死他人还赔命否？

【小水滴】：做茧自缚还赖别人。

【策篱王】：瞧，出来个顶命的。

【小水滴】：白搭了一条命。

【莲明】（接【lvm】：哈哈！如木御虫。）：老师这儿也是一道——横碑断古道

【lvm】：玄路耶？鸟道耶？

【莲明】：玄路，鸟路，如虫御木。

【一〇〇】巴陵珊瑚撑月

垂示云：收因结果，尽始尽终。对面无私，元不曾说。忽有个出来道，一夏请益为什么不曾说。待尔悟来向尔道。且道为复是当面讳却？为复别有长处？试举看。

【一〇〇】举：

僧问巴陵：如何是吹毛剑？【斩！嶮！】

陵云：珊瑚枝枝撑著月。【光吞万象。四海九州。】

巴陵不动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头落地。云门接人正如此，他是云门的子，亦各具个作略。是故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这个话正恁么地也。于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远录公云：未透底人，参句不如参意；透得底人，参意不如参句。云门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剑”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过于“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与“珊瑚枝枝撑著月”是同是别？

前来道：三句可辨，一镞辽空。要会这话，须是绝情尘意想，净尽，方见他道“珊瑚枝枝撑著月”。若更作道理，转见摸索不着。此语是贯休《还举人歌行卷》曰：

厚于铁围山上铁，薄似双成仙体缣。

蜀机凤雏动整翮，珊瑚枝枝撑著月。

王凯家中藏难掘，颜回饥僦愁天雪。

古松直笔雷不折，雪衣女啄蟠桃缺。

珮入龙宫步迟迟，绣帘银殿何参差。

即不知，骊龙失珠知不知。

巴陵于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剑，则是快，剑刃上吹毛试之，其毛自断，乃利剑谓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问处，便答这僧话。头落也不知。

颂云：

要平不平，【细若蚍蜉。大丈夫汉须是恁么。】

大巧若拙。【不动声色。藏身露影。】

或指或掌，【看！果然！这个不是。】

倚天照雪。【斩！觑着则瞎。】

大冶兮磨砢不下，【更用煅炼作什么！干将莫能来。】

良工兮拂拭未歇。【人莫能行。直饶干将出来，也倒退三千。】

别！别！【咄！有什么别处！赞叹有分。】

珊瑚枝枝撑著月。【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么处去？直得天下太平。醉后郎当愁杀人。】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侠客，路见不平，以强凌弱，即飞剑取强者头。所以宗师家，眉藏宝剑，袖挂金锤，以断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处，要平不平之事。为他语忒杀伤巧，返成拙相似。何故？为他不当面挥来，却去僻地里一截，暗取人头，而人不觉。

“或指或掌，倚天照雪。”会得，则如倚天长剑，凛凛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复是何物？此宝剑或现在指上，忽现掌中。昔日庆藏主说到这里，竖手云：还见么？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窦借路经过，教尔见古人意。且道一切处不可

不是吹毛剑也。所以道：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

《祖庭事苑》载〈孝子传〉云：楚王夫人，尝夏乘凉抱铁柱感孕，后产一铁块，楚王令干将铸为剑，三年乃成双剑，一雌一雄。干将密留雄，以雌进于楚王。王秘于匣中，常闻悲鸣。王问群臣，臣曰：剑有雌雄，鸣者忆雄耳。王大怒，即收干将杀之。干将知其应，乃以剑藏屋柱中，因嘱妻莫耶曰：日出北户，南山其松，松生于石，剑在其中。妻后生男，名眉间赤，年十五，问母曰：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剑，日夜欲为父报仇。楚王亦募觅其人，宣言：有得眉间赤者，厚赏之。眉间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间赤邪？曰：然。客曰：吾，甌山人也，能为子报父仇。赤曰：父昔无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须邪？客曰：当得子头并剑。赤乃与剑并头，客得之，进于楚王。王大喜，客曰：愿煎油烹之。王遂投于鼎中，客谄于王曰：其首不烂。王方临视，客于后以剑拟王头堕鼎中，于是二首相啮。客恐眉间赤不胜，乃自刎以助之，三头相啮，寻亦俱烂。（《川本》无此楚王一段。）

雪窦道：此剑能倚天照雪。寻常道：倚天长剑光能照雪。

这些子用处直得“大冶兮磨砢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将是也。故事自显。

雪窦颂了，末后显出道：“别！别！”也不妨奇特，别有好处，与寻常剑不同。且道如何是别处？“珊瑚枝枝撑著月。”可谓光前绝后，独据寰中，更无等匹。毕竟如何？诸人头落也！

老僧更有一小偈：

万斛盈舟信手拈，却因一粒瓮吞蛇。

拈提百转旧公案，撒却时人几眼沙。

佛果圓悟禅师《碧岩录》卷第十（终）

《碧岩录》后序

雪窦颂古百则，丛林学道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时为后学击扬剖析，则无以知之。

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予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师未尝过而问焉。流传四方，或致踳驳。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寻绎之，而妄有改作，则此书遂废矣。学者幸谛其传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刀/牛]人关友无党记

重刊圆悟禅师《碧岩集》疏

雪窦《颂古百则》，圆悟重下注脚。单示丛林，永垂宗旨，经也。学人机锋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无实诣，毁梓不传，权也。此书诸佛正眼，列祖大机，两经钳锤，一无瑕疵。兹欲与大慧长书并驾，同圆悟心要兼行。揭杲日于迷途，指南针于慧海。快然一睹，开彼群愚。相与圆成，不无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岁便悟云门睦州，可道是口头三昧；二百年不见碧岩雪窦，忽遭渠手下一交。怎忘得弓冶裘箕，莫断却儿孙种草。随人去脚跟后转，谁下得钓龙钩；有个具眼目底来，不看作系驴橛。此事当如筏喻，他时自会筌忘。家家门户透长安，前者呼、后者应；种种因缘归大数，昔之废、今之兴，莫怪山僧口多，终是老婆心切。不读东土书，安知西来意。重兴一代宗风，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读无尽灯。谨疏。

今某月某日疏

圆悟老祖居夹山时，集成此书。欲天下后世知有佛祖玄奥，岂小补哉。老妙喜深患学者不根于道，溺于知解，由是毁之。谓其父子之间矛盾，可乎？今嵎中张居士重为板行，果何谓哉？览者宜自择焉。

大德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法孙比丘净日拜手谨书。

圆悟禅师，评唱雪窦和尚颂古一百则。剖决玄微，抉剔幽邃。显列祖之机用，开后学之心源。况妙智虚凝，神机默运，晶旭辉而玄扃洞照，圆蟾升而幽室朗明，岂浅识而能致极哉。后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

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然成此书、火此书，其用心则一，岂有二哉。嵎中张明远偶获写本后册，又获雪堂刊本及蜀本，校订讹舛，刊成此书，流通万古。使上根大智之士，一览而顿开本心，直造无疑之地，岂小补云乎哉。

延祐丁巳迎佛会日径山住持比丘。[文/巾]陵拜书以为
后序

儒门子贡，极有功于东家圣人。藉令良马见鞭影而奔，皆如瞠若乎后之颜子。吾圣师游乎何言之天久矣。灵山会上，四众海集，世尊拈花宗旨，诸人罔措，独迦叶尊者，微为之破颜，与吾教中一唯之外口耳俱丧，同一顿彻悬悟。当时曾参，不直下剖击忠恕之秘钥，岂惟门人之惑滋甚。千载之下，何以祛一贯之迷云乎。

异时成都佛果圆悟老禅，笏夹山丈室，拈提雪窦《颂古百则》。其大弟子杲上座，惧学人泥于言句，辜负从上诸祖，取老和尚舌头，一截并付烈焰，烟而扬之拉[木*（天/韭）]堆。自以巨壑太虚投置毫滴，如古德德山卖弄油糍婆前，此疏钞已埃冷而无余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花落碧岩，阳坡如绣。历过去劫，死灰复然。不知

何许，许多葛藤，一一从嵎中张居士手栽无影树子上，全体败露，直得般若无说，诸天雨花。百七八十年，衲僧蓦地，横穿鼻孔，从前不曾嗅底宝熏，一旦水涌云蒸，于八万四千毛孔，悉普悉遍，可谓甚深希有、难值难遇之事。

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谓：勤宝经杲上座毁板，居士不当拾遗烬，而日月光景之故，受如是报。居士者疑其说，以质于予。予谓：圆悟门人，人人而杲上座。碧岩自碧，何得有说。杲上座见月亡指，遂乃追尤古佛，毒燎亘天，倒却刹竿，不放一线。彼未尝识月者，谁将乘一指而示之？或者又谓：杲上座火此书，盟之社鬼者深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予谓：当杲上座灼然秉炬时，炼得故纸通红，何缘密室通风，老勤巴命门舌根，别自有不坏处，一星迸散，明月空山，张居士那里得这消息来。把天然一段西蜀锦机，依旧织作旧日花样。意者主林神阴为之地，诃护至今，料亦是此书合出世因缘时节。清凉池上，针芥相逢，则书写读诵，为人演说之功，应获殊胜福德，何况金石刻镂，展转流布。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汉妄以情识卜度，居士缘其目前不足计拔之祸福，亦以情识卜度之，是相随赴火坑也，岂不冤哉。《冥验记》：沛国周氏，三子并暗。一日有客造门曰：“君可内省宿愆。”忽猛忆儿时，见燕窠三子，伺其母出，各以一

瘞藜吞之，斯须共毙，母还悲鸣而去。常自悔责。客曰：“君既知悔责，罪今免矣。”三子即皆能言。然则居士二子之病风丧心，得无亦有可悔恨之事乎？谈般若者，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居士能于此有省，纵无始劫来所造诸业，当应时消灭，即君二子之心疾，当如周氏三子之应时能言，可以不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函文字，覆藏遍界。若从杲上座之说，万年一念，更留踪迹作么？向上禅林无限尊宿，有两句最端的，曰“任尔即心即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后有谤如来正*者，君但应之曰“任汝说杲上座底是，我只说勤老师底是。”若不如是，即恐燎却面门，四百四病一时发矣，将如居士二子心疾何！不见古人道“养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学佛知恩，临老忏悔，他日作家炉鞴，跳出丈六金身。不知还见勤老师真个扬眉竖拂否？若还一句荐得，向道佛祖有誓，罪不重科，莫殃及他家儿孙好。虽然如是，且得没交涉。

是年延祐丁巳中元日海粟老人冯子振题

《碧岩集》行于世者数版，卷套多多，到上学徒盛笈非便也。故予欲成小字缩行省纸册，有年所矣。安政丁巳秋，笃信檀士戮力舍财，喜资上木，即命剜剝氏。事既竣

焉，喜舍刊梓制本贱价，固予初志也。若夫碧岩曲节，先哲序跋善美尽尽，予何言乎？简省刻成，故书詹言于策端。

尔安政六年岁在己未秋七月初吉敕住华园玉桃庵主万
宁玄汇敬识